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二四冊目次

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三）（元）馬端臨撰　元泰定元年西湖書院刻本　〇〇一

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三）

（元）馬端臨撰

元泰定元年西湖書院刻本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

國恤

虞舜攝政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帝乃殂落崩也堯壽一百一十七歲百姓如喪考妣百姓百官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絕密靜也四海四夷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所化者遠賈公彥禮疏曰易繫辭云古者期喪無數在黃帝九事章中是黃帝以前心喪終身不變也虞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則是唐虞之日心喪三年亦未有服制也

殷太甲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疏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凡有喪殯即位踰年即位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時設祀也嗣王祗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大三下五十三 仲三下卅二

高宗王宅憂亮陰三祀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禮記作諒闇鄭玄以為凶廬論語作諒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字義各不同

尚書大傳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隱痛也字或為殷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

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周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枧雍作頌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謂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庭直也陟降上下也言武王長世能以孝行為子孫法文王以直道事天治民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序緒也繼其序思其所行之道不忘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哉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袞冕憑玉几以發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帥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召命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歎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誌言曰疾

大三下八十 仲三下五十

蓋言曰病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無敢少解謹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渡於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懷來遠撫安近勸導善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責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幾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一念一毫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舉舉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

曰乙丑王崩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寢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爲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東翼室爲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康發文武以降閑寺嚴國命王於宮拔而外疑猶不開然後知周家之制曲以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丁卯命作冊度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爲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役而典設帳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畫爲斧[redacted]者設黼扆幄帳加成王生存之日也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桃枝竹席也黼白黑雜繒緣之華采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蒲席也綴雜彩也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莞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漆几也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刃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爲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爲貴金輅以封同姓爲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爲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爲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爲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西南嚮也

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鈗立于側階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外嚮也堂廉曰戺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鈗當作銳說文曰銳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賁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衛之義而無履心之戚下及秦漢階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之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以輿臺賤隸爲之有志於復古者宮琢舜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麻冕三十升麻爲冕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也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其祀不敢純用吉服也仍於殯則不可純凶服酌吉凶之間亦禮之變也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孫氏曰先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大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發道揚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下法之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可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眇小也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託於不能也顧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大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爲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尸太宗執璋瓚亞裸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以酢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宗人供王拜宗人供太保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以酒至齒曰嚌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

居也太保退居此所以同受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欲散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王出自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王出畢門立應門內蓋內朝所在也召公主西方諸侯畢公繼周公主東方諸侯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庭實賓諸侯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為王藩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貢贄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謂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則未為後也蓋有後者拜不拜未為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則疑未為後也此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相揖定位又皆再拜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云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昔君文武云云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

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

朱子語錄或問居喪朝服曰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以後繼統事于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舊說以廟門為殯宮之門不知是否若朝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第不知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涖事耳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帶也後世既無亮陰總己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為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為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為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耳 又或問康王釋喪服而被冕裳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禮之失何也對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

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謂君疾時也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時贊正君位者君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礼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口疏曰周礼太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射人職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及王舉動必隨王故知也君夫人卒於路寢言死者必於正處疏曰君謂諸侯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者曰小寢卒歸于正故在路寢莊公三十二年八月公薨于路寢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僖公薨于小寢即安謂就夫人寢也陳公薨不書地也文公薨于臺下襄公薨于楚宮定公薨于高寢皆非礼也

右始死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求之王平常所有事之處乘車王輅於太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太祖始祖廟也綏以旄牛尾為之綴於橦上王祀四郊乘王輅建太常今以復去其旒異之於生號曰復者各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各服朝服而復於太祖之廟當升自東當北面疊危西上云皐天子復如是者三乃卷衣投於有司以從之升自阼階入衣於尸復而不蘇乃行死事也郊事神之勳衆王輅生時九旗有簪有旒者來今死去旒是異於生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疏曰於小寢者前曰廟後曰寢廟之備也亦祀日嘗有事

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太祖天子始祖諸侯太祖廟也兩言於廟求神備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太祖廟是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隸僕服之內鄭則夏采服之 天子崩復曰天子復矣 始死時呼魂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 疏曰曾天半土王者一人而已故呼天子復而王者必知其呼矣而反若諸侯則曰某甫復字也

右復

鼓人大喪則詔太僕鼓 始崩及窆時也 太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 戒鼓擊鼓以警眾四方以鼓聲傳達而聞之也 大司馬大喪平士大夫 平者正其職與其位 司士大喪作士掌事 事謂奠斂之屬 疏曰始死則有奠及至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月半薦新遣祖奠大遣奠等皆是未葬以前無尸不忍異於生皆據奠也

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 大喪王后世子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辦 虎賁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 大故謂兵寇也大喪謂王崩非常之難須警備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 葛經武士尚輕 疏曰臣為王貴服皆斬衰斬衰麻經至葬乃服葛令王始死即服葛故云武士尚輕 大司徒若國有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 大故謂王崩及寇兵 司險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之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得達之 有故喪災及兵也閉塞要路之道備姦寇也 疏曰喪謂王喪 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 疏曰若天子諸侯之喪以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於邑里之內而為巷市

右戒臣民

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 僕人太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王崩小斂大斂遷尸於室堂朝之象也禮弓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喪以是舉遷尸於南牖下又云小斂於戶內是遷尸於室小斂 疏曰始死遷尸於北牖下又遷尸大斂於阼階大斂既又遷尸於西階以入棺遷尸於室之朝之象也者君所在臣之朝故云朝之象 玉府大喪共角枕角柶 角柶角七也枕以枕尸 疏曰枕尸用角柶以楔齒既夕禮楔貌如軛上兩末狀如枕把令可飯含中央楔齒 始死遷尸於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床謂所設床第當牖者也 疏曰遷尸於床者切在地冀生氣復既而不生故更遷尸於床而幠初死恐其僵以近南牖當牖也斂衾者大斂之衾也小臣用燕几者為尸恐足辟戾亦使小臣用燕几綴解見上綴足用燕几者為尸恐其僵拘之令直也 幕人大喪共帷幕帟綬 詳見殯具條 委人喪紀共其木材 木材

給浴事此已上祔條陳殯具條遺用

右遷尸楔齒綴足帷堂

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假 告訃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

右命訃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為位別於朝覲爵同同位 疏曰此言朝覲爵同同位然雜禮諸侯受含於朝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與此不同者覲禮先公而後侯侯而後伯亦是爵同同位但同姓之中先爵尊耳見檀弓 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 序使相次秩以出及 疏曰案下注六卿大夫之妻皆為外命婦其內命婦即下經內命女是也謂三夫人以下至女御也哭法以服之輕重為先後若然則內命婦為王斬衰者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在後也 內宗大喪序哭者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次外內宗及命婦哭天泣 九嬪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亦從后帥猶道也后哭眾之次敘者乃哭 疏曰外內命婦哭時皆依尊卑命數在后後為前後哭之故須帥導使有次序也唯天子之喪別姓而哭肆師序哭內宗序哭九嬪帥敘哭朝夕哭隸所通用 司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 疏曰此文承大喪之下令哭無去守則大夫士有使役守當須同為天子斬衰不可廢事空官故令哭不得去守也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正尸者謂遷尸南首也子世子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 疏曰君初喪哭位子坐于東方者世子也世子尊故坐子姓謂眾子孫也主人坐于床東入在室內尸東故云主人坐于東方者子謂世子也子姓謂眾子孫是子孫卿大夫立於後父兄子姓立於主人後云尸東方卿大夫以下士之位當在室內東方也云其在室但卿大夫及諸侯宗不宜與士以上禮言之士禮上言父兄子姓在子之下謂卿大夫言之正父子之位皆在室內也案但言眾宗以士言之當在室外者士言夫人之入在下正在堂上北面謂當在室下者亦近尸故主人坐于西方以下士言父兄子姓哭于堂下北面以其卑故在堂下西面者亦則諸父兄七子姓等在堂下西方北面者小功以下皆在堂下北面云婦人侯於床東面謂君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謂君之姑姊妹也在堂下西方立者子婦人姑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婦謂眾子婦也外命婦卿大夫妻外宗君之姑姊妹之女外宗等皆立于堂上北面者外命婦卿大夫妻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等皆在戶外命婦故知在堂上北面也 上此面也

右哭位

小宰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王喪諸侯諸臣有致含襚幣玉之事

右受含襚幣玉

司常大喪共銘旌銘旌王則太常也士喪礼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疏曰禮緯云天子之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案士喪礼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仞也

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書銘謂書士人名字於旌旐也天子書銘於太常諸侯以下書於旌旐男子稱名此並殷礼周世則尚文臣不名君天子復曰皐天子復矣

右為銘

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斗所以沃尸也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云釁讀為徽疏曰鄭云釁尸以鬯酒此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尸故以徽為莊飾義也

鬱人大喪之渳共其肆器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

肆師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築香草煮以為鬯以浴尸疏曰上小宗伯大肆以秬鬯渳彼秬鬯和鬱金香草以浴尸此築鬻者築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酒

典絲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以給線縷著盛之屬疏曰此鄭據士喪礼而言云以給線縷著盛者謂所作縫紩綴及口綦之屬皆用線縷也云文之屬者謂組繢之屬文謂繡畫之物也

內司服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疏曰后之喪大記大斂之後設飾內具之物謂內具大喪之所用絞紟衾冒之屬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襲時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死者入棺亦有數及內具之物以上下陳之男子不絞帶婦人有衣大小斂之通用

疏曰此襲衣者亦以其為必備之中重也亦以禮重者明有不變加以上服同實諸侯七稱身十二稱天子十三稱也尊卑異數不同也服之最早最中云公始賓故以上公襲二稱也此二帶於朱綠帶以素為中此朱帶雜以五采

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small notes, partly illegible] 爵弁亦自用君之上服也朝服者諸侯日視朝之服也玄端者玄衣纁裳也是服朔之服自爵弁至此十二服皆有尊卑之等

衣之帶以朱綠為飾大帶以素為之加於朱綠帶之上也謂於革帶之上又加大帶也

云尊卑襲數不同唯天子諸侯無文故略之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者疑辭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

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疏曰冒謂襲後小斂前所用以韜尸也冒有質殺者作兩囊每輒横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也上者曰質下者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

士喪礼云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上長短與手相

言冒之質從頭韜來至足下長三尺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綴以結之故云綴旁七也凡冒質長與手齊者謂冒上下通也

君設大盤造冰焉設牀襢第有枕

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漢礼器制度大盤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即夷盤也

檀弓曰夷盤謂承尸之盤也浴時牀上以沃水先納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

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齻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

疏曰檢王府已云大喪共含玉此又言之者蓋王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事而共之

舍人喪紀共飯米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

玉府大喪共含玉含玉璧形而小以為口實

天子飯九貝此蓋夏時制也周礼天子飯用玉

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

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疏曰言此三節各自有牀皆有枕席故鄭注士喪礼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云衽寢臥之席也

[small notes] 含襲及堂皆有牀也含牀設中是也又注士喪礼襲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云衽寢臥之席也下莞上簟是也君大夫士一也者貴賤同然也

右陳沐浴襲飯含之具

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渳尸以秬鬯杜子春讀渳為泯以秬鬯浴尸疏曰肆訓為陳大肆謂始陳尸伸之也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小祝又云大喪贊渳此小宗伯為之

春官大祝大喪以肆鬯渳尸肆鬯所為陳尸也云大祝大喪贊渳尸之渳為浴尸者杜子春云渳當為滌

小祝大喪贊渳故書渳為滌杜子春云渳謂浴尸

女御大喪掌沐浴王及后之喪疏曰王及后之喪沐浴用湯者素士喪礼浴時男子抗衾則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今王喪亦使女御浴者蓋以婦人亦供給湯物天官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

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沐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管人主館舍者也汲音急繘音聿又古穴反說吐活反掌管舍之人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挋音震挋拭也爪足謂斷足爪也管人汲不說繘者以事故不說去井索也盡階不升堂以水從西階而升知西階者以士喪礼云為垼於西牆下浴時沃水用枓酌盆水沃尸令浴也如它日謂如平生時浴也浴衣浴時除垢拭用浴衣浴罷用生時浴衣浴衣如平生尋常

之日浴盤餘汁并之坎中坎是甸人所掘於階間取土為竈之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衆而浴者內外宜別故用內御舉衾內御婦人亦管人汲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耳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甸人為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所取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 差七何反垼音役陶音桃重直龍反鬲音歷爨七亂反挋諸許反厞扶味反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為沐也沐汲用科沐於盤中文相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 疏曰差謂淅米取其潘汁也君大夫沐粱士沐粱者皆取用其米取其汁而沐也將沐之時甸人之官為垼于西牆下者土塈竈用其甸人具此為垼竈以煑沐汁陶人作瓦器之官重鬲者謂縣重之罌也是瓦瓶受三升以煑沐米為鬻實於瓶以疏布冪口繫以篾懸之屋以差者管人受沐乃煑之者淅於堂上管人亦升盡等不上堂而就御者受淅汁下往西階於垼竈中煑之也煑然甸人為廟竟取復魄云人所取是正寢西北厞以然竈煑沐汁也熊氏云厞謂隱之處也徹取屋外當厞隱處之薪管人授御者沐者此薪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取堂外當厞蔽之也管人受汁煑熟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也御者受汁入為尸沐也士喪禮云沐巾一又云挋用巾挋晞也清也如它日者事亦如平生也

小臣沐竟而翦手爪又治須象平生也濡濯者皇氏云須翦須濡濯謂不淨之汁也言所濡濯汁棄于坎中鄭注士喪禮云巾御浴衣亦并棄之於坎坎則夕禮云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此沐汁棄於坎浴汁亦然差是差率拔云淅詩云釋之叟叟是釋淅米也沐與浴俱有科俱有盤浴云用科沐云用盤是文相變也

右沐浴

大祝大喪相飯 疏曰云相飯者將含訖即飯含故言相飯也不言相含者大宰云大喪贊贈玉含玉此故不言

大宰大喪贊含玉 助王為之也疏曰贊謂助嗣王

右飯含

左傳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喪拜焉 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疏曰禮弔喪之法皆主人拜其弔者謝其勤勞弔者不答拜以其為事而來不自同於賓客此皆據弔及主人敵禮以上若其臣下來弔則主人不拜宋是前代之後王以敵禮待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者則否

右受弔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 簟細葦也下有莞 司服大喪共其斂衣服掌其陳序 疏曰云大喪王喪其中兼小喪也小斂皆十九稱大斂則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諸侯皆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云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 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 疏曰布絞者以布為絞縮從也謂從者一幅豎置於尸下橫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結束為便也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者謂大夫士等各用一衾故云皆一也舒衾於此故上衣十有九稱者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裹又屈衾裹之然後以絞束之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者謂將小斂陳衣也房中者東房也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絞紟不在列者謂不在十九稱之列不入數也小斂未有紟因絞不在列而言不紟耳 君無襚 無襚者不陳不以斂 疏曰君無襚者國君陳衣及斂悉宜用己衣不得陳用它人見襚者 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 上同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自西階 猶取也

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不詘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色之服也絺綌紵者當暑之褻衣也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用正服不用紵采謂五方正色之采非列采謂雜色也不入陳之也褻衣亦不陳除

復衣不以斂 詳見復條

封人凡喪紀則飾其牛牲 疏曰喪紀朝夕奠用脯醢有牲以其在外者

大小斂朔月月半薦新奠祖奠大遣奠皆有牲牢

牛人喪事共其奠牛 謂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 疏曰喪自未葬以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故謂之為奠朔月月半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殺大也唯有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非直牛亦有馬牲故鄭云謂殷奠遣奠也云喪所薦饋曰奠以無尸故也 地官

囿人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地官 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 天官

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歔人 作魰音魚本又作魚又音御 喪紀共其魚之鱻薧 天官 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喪紀亦如之 以上入官並陳大斂奠至祖奠遣奠條通用

右陳小斂衣奠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 疏曰主人即位于戶內者以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尸東今小斂當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喪大記上始死條下人右射人左遷尸條射人僕人遷尸並此條通用當互考也

小宗伯王崩及執事涖小斂大斂帥異族而佐 執事大祝之屬涖臨也視斂者並事屬官為之異族佐斂謂者可以相助 疏曰大祝職云大喪贊斂明不大祝執事小宗伯涖之云視斂者蓋事官之屬為之者以其諸侯更見主斂事者事官又主工巧之事以無正文故疑事官之屬為之也云異族佐斂者可以相助者此異族據姓而言之

大祝大喪贊斂 冬官主斂事春官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 胥樂官不掌喪事也胥當為祝字之誤也 疏曰大祝是接神者故使之執斂事是臨斂也衆祝佐之者衆祝喪祝也衆祝賤故副佐之於大祝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illegible]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 [illegible]

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illegible]

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illegible]

鋪絞紟踊鋪衾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illegible]

斂者既斂必哭 [illegible]

卒斂主人馮之踊 [illegible]

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 [illegible]

右小斂 [illegible]

大祝大喪徹奠 [illegible]

右徹始死奠

主人即位襲帶絰踊 [illegible] 母之喪即位而免 [illegible] 乃奠 [illegible]

賓出徹帷 [illegible]

右襲帶絰小斂奠

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illegible]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 [illegible]

右代哭

委人喪紀共其薪蒸木材 [illegible]

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 [illegible]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 [illegible]

右設燎

大斂於阼 [illegible]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illegible]

[illegible]

大斂君大夫

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illegible]

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

[illegible]

君即位而為椑歲壹漆之藏焉

[illegible]

天子之棺四重

[illegible]

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

[illegible]

杝棺一梓棺二

[illegible]

四者皆周

[illegible]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

[illegible]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

[illegible]

舍人喪紀共熬穀

熬君四種八筐加魚腊焉

[illegible]

大喪共帷幕帟綬

[illegible]

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

[illegible]

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

[illegible]

凡凶事仍几

[illegible]

右陳大斂衣及殯具之具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子弁絰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絰疏曰子弁絰即位于序端者序謂東序端堂廉謂堂之南頭也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者卿大夫是臣也故堂廉謂堂基南畔廉稜之上謂南近堂廉者子位既在東序臣故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案喪義云堂廉即堂上近南廉故為北面東上基在基上猶北面東頭為上也子在東尸在阼階故在基也者以東為上也又見堂下北面者謂諸父諸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外宗君之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也鄭注喪大記云外宗房中南面者以東為上也今謂尸在阼階尸在房中西北外宗是婦女當在房者臣鋪席者謂下莞上簟於阼階上供之斂也以喪禮鋪絞紟衾衣者士盥于盤上者士亦喪禮鋪紟於上鋪之衾等於上士二人舉遷尸是先即盥手於盤上士二人而中士也下士八人是喪禮云士舉遷尸于斂上者尸故先即斂手也盥手斂也斂者尸於斂上士亦裝束也事告者大宰也斂畢大宰告孝子斂畢也子馮之踊者亦是孝子待踊之事乃告之尸而起也孝子踊者亦馮也尸而踊者先馮尸而後踊者夫人命婦待後天人東面亦如之者亦馮也子馮者夫人命婦待其夫於尸西分屬云夫人亦服者命婦從不得為君服馮乃在斂於拜亦服者馮疏云子弁絰者未成服者也此云弁也是克未乃成服於此時

疏以大斂為文其小斂時子亦弁絰君大夫士之子皆然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右大斂

天子七日而殯舉者言早晚之期者皆數月數君大夫之喪疏曰天子諸侯既葬而遂其中故日期也

夫髹爪實于綠中髹音舒謂舒殯中者綠中將實爪鬢於綠中必為小囊盛之此舒也者舒為囊爪也鬢亂髮也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君用蓋漆者蓋合也合杜之上用漆也衽小要也合其衽也疏曰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衽小要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一衽有三束也

以椁菆木以周龍輴如椁而塗之天子以龍輴車畫轅為龍以椁者亦題加斧于椁上畢塗屋菆木也以周其上象以椁之形鑿以龍以椁者載柩龍輴不畫轅如其輴而四面塗之龍輴者殯時輴車載柩而書曰

加斧于椁上畢塗屋疏曰斧謂之黼白黑文以刺繡加於棺之衣上覆棺者加斧之上也又於椁上以覆棺之也畢盡也以屋覆棺已乃上盡塗之上其棺上也畢塗屋者畢盡也四面盡塗之也又

天子之禮也甸師喪事代

王受眚裁其罪不足以為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王能以精誠不孝使鬼神不保於王既殯太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也

受眚裁彌後之故所以禱藉田之神者甸人王受眚災藉田之事者謂王喪既殯後甸師氏於大祝取禱辭以大祝後大祝職云大喪付練祥掌國事甸人讀禱大祝大喪言甸人讀禱疏曰言

告說以辭也禱六辭之屬禱也甸人喪事代王受眚災大祝為禱辭授之旋以禱於藉田之神也疏曰大祝掌六辭五曰禱故於王既殯作禱辭以授甸人

小祝設熬置銘熬謂穀也置銘謂書死者名既殯置于西序上所以表柩所以哉然未殯之時置銘於重既殯在室時設於旁

右殯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為君服皆斬衰主人不奠喪禮主人不親奠而使人奠者以主人悲哀思慕不暇親事故也疏曰案士喪禮士大夫之士朋友

右大斂奠

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凶事服弁服弁服者王后齊衰王為之不杖朞也

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后小君也諸侯為之不杖朞

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也詔告

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

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王后服外命婦衰喪謂九嬪以下及女御於王服斬衰衰者齊衰也於天王齊衰也

追師疏曰追師掌王后之首服一曰

服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絰亦如之

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使其屬治喪事之上士下士謂九嬪世婦女御外命婦謂卿大夫之妻皆佐王后使其夫屬官治外命婦上士以下分治之大喪者疏曰凡有喪事內宰佐后使其屬官治外命婦外內命婦之服位鄭司農云外命婦正其服位謂在殯宮中之位正其服者正其服之服位也

諸子大喪正群子之服位疏曰服位者謂在殯宮中之位正其服者公卿大夫之子王之庶子得行喪服

肆師禁外內命男子之衰不中法者且授之杖外命男謂卿大夫及士之家男外命女謂卿大夫及士之妻外內命婦男女之衰不中法者禁之喪服記鄭注云以下不中法違衰裁者也天子七日授士大夫之杖五日授大夫杖三日授王子杖喪大記云七日授士杖是也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

七日授士杖四制云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疏曰外內命男女為王雖有數王之喪服斬衰以外命男女不同其服皆有升數多少及裁制之禁外使命女為王者已下服喪齊衰不杖者

者諸臣為王斬衰三升夫人為夫之君為王服斬衰以下為君士之正服衰三升也齊衰四升以上衰六升裁制者以喪服三升半冠六升言衰者裁制是也亦以衰為喪服斬衰裁制是也

云凡喪外則有數王之服齊衰以下及不杖之禁外命女為王者亦為服衰服衰者也不者定之諸侯之十二月終也斬衰服為王衰後服三十三月是大夫為王服不杖朞內命女為王齊衰三升半冠六升以其夫人以

之日仍是外制帷幄之事文也王喪有諸侯之臣已無授杖之數日制也以司服之臣於此之時授之杖

王之臣同斬衰杖也王喪其群臣同服斬衰五日授之杖天子崩三日子與夫人亦服杖矣故云凡有服者同授之杖

先王既明乎同斬衰則杖有五天子崩三日長子服

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人已下亦服杖矣但喪服同服有服諸侯之有服也

矣唯天子服杖亦當七日已矣是以王喪期同時有服之制也即杖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祝佐含斂先病 疏曰祝大祝也祝佐含斂故先病故先服杖也）五日官長服（官長大夫士 疏曰官長大夫士也）七日國中男女服（疏曰…男女謂庶人在官者…）三月天下服（…三月天下服…）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右成服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

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亦如之（…）

右陳寶器

顧命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入即位云云（詳見上文）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云云（詳見上文）

成湯既沒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云云（詳見上文）

春秋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何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據天子在踰年即位）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定公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公羊傳）

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

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踰年即位厲也（厲危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穀梁傳）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右嗣君即位

勉齋黃氏曰案即位之別有四正嗣子之位已見始死條下顧命有王麻冕黼裳道揚末命及康王之誥有惟予一人釗報誥之語乃既殯之後嗣君即繼體之位之禮今附見於此若踰年合改正元之位三年合正踐阼之位如春秋元年書即位則是踰年正改元之位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奉嗣王歸于亳則是三年正踐阼之位也然崩薨之日或在歲終則蓋有未殯而踰年者矣故踰年正繼體之位之禮遂無所附喪大記補經亦止於虞禮則三年之禮亦無所附今併列于此記之下其義則見於春秋傳註疏與喪禮及白虎通之說所當通考也

居倚廬不塗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宮謂圍障之也襢袒也謂不障疏曰此論初遭喪君大夫士居廬之禮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故云居倚廬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君為廬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大夫士襢之者襢袒也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案既夕禮註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喪大記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疏曰云廬倚廬也者謂於門之外東壁倚木為廬云舍堊室也者舍對廬為堊室也者兩下為之與廬異故云堊室也云親者貴者居倚廬者親謂大功以上貴謂大夫已上居倚廬云疏者賤者居堊室者謂小功緦麻賤謂士二者居堊室知義如此者以其經云辨其親疏貴賤明當如此解之也又引雜記者彼是諸侯之臣其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彼注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宮正

右喪廬

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䄙尾櫜疏飾小服皆疏木車不漆者鄭司農云蒲蔽謂藩蔽以蒲為蔽天子喪車之儀亦如犬以大白犬皮為覆笭故書疏為揟杜子春讀揟為沙玄謂既以皮為覆笭又以其尾為戈戟之弢粗布飾二物之側為之緣若攝服云服讀為箙小箙刀劍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為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書或為犬服疏曰又音果等力丁反鄭又音浮櫜本又作韜同思刀反箙音服下同蔽音弊悅綃反下服同素車棼蔽犬䄙素飾小服皆素素白土堊車也以白土為飾其襮服以諸幸繒為緣此卒哭所乘為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棼扶云反藻車藻蔽鹿淺䄙革飾故書藻作䕅杜

子春讀䕅為藻之藻直謂華藻也玄謂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為蔽也鹿淺䄙以鹿夏皮為覆笭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既練所乘一乘藻音早會反又駹車雚蔽然䄙髤飾故書駹作龍髤為軟杜子春云龍讀為駹軟讀為髤玄謂駹車邊側有漆飾也雚細葦席也以為蔽者取其潔也然果然也䄙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此大祥所乘雚音丸駹音尨九反軟音次漆車藩蔽豻䄙雀飾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為之豻胡犬雀黑多赤音七胡反少之色韋也此禫所乘

右喪車

外宗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內外宗及外命婦疏曰經直云外內鄭云內外宗及外命婦則內中以其外宗外中不兼內命婦也鄭不云內外宗及外命婦者意欲見內是內宗舉內以見外其外中則不得兼內故以宗見內以其婦內命婦殯斂之也故九嬪職云大喪帥敘哭者注云后哭衆乃哭內命婦九嬪敘之故鄭亦不言內命婦春官

世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苛譴也疏曰大喪謂王喪責也朝夕哭事外命婦其婦大夫士之妻內命婦九嬪以下有不敬者則苛責罰之春官哭位時內有天子之喪別姓而哭其師令序出哭內宗序哭九嬪帥序哭此皆通用當互考

朝夕哭不帷則孝子心欲見其殯肂也既出則施其帷聞也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備猶盡也疏曰此一節論國君之喪嗣主人朝夕哭踊之事國君喪嗣子朝夕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士備入者也士最卑賤故士入畢也所入有前後而相待畢入乃俱踊者也故待士入也

右朝夕哭

司服大喪共其奠衣服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疏曰守祧職云遺衣服藏焉鄭云大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於坐上此則奠衣服者也故陳於坐上凡設奠者皆有此衣服所以用之當等七官又陳大斂餘衣以襲衣等鋪設筵席素几皆此儀所通用此條見上奠當互考

右朝夕奠

遂人喪事共其廠遵箋遵謂殷奠時新祖奠遺奠之類也大奠朔月月半薦新祖奠遣奠疏曰殷猶大也大奠謂朔月月半不殷奠士喪禮月半不殷奠下士也下達者又以大夫以上有月半奠此有月半奠也疏又以不殷奠日不等者下殷者以小敘殷內有封人等七官陳大斂時內有司凡筵設奠奠用素几朝夕奠皆內有司服共其衣服皆此條通用此條凡殷奠遠用當考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前見

右朔月月半殷奠

按儀禮正經所載惟士喪禮而天子諸侯大夫之禮闕焉

勉齋黄氏著儀禮經傳通解因小戴通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以補其闕然後燦然可考今所紀國恤於黄氏禮書中撮取其專言天子喪禮處次第其節奏如前以見三代國喪之制然禮記所言君皆國君也其專言天子者無幾而註疏家以諸侯之禮通之於天子亦可緊見周禮所言雖皆天子之禮然惟職掌所及則載之而不関於職掌者無可攷則亦豈無遺軼姑叙其所可知者耳自始死至殺奠叙于此而卜宅以至虞則叙於山陵條下至於與臣民通用之禮則自有黄氏專書更不贅述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一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王禮考

國恤

漢高祖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illegible]）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群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即葬日也）賜民爵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illegible]）二千石以下有差

漢儀制皇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綿絮以彰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中央七日大斂棺以稻穅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墻壁埳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埳中下祠之出主置簀盖上立之牖中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棺則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高皇帝崩唅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黄金為縷腰以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黄金為縷請諸衣衾佗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不制衣[illegible]一尺新繒帛也）

帝初登遐朝臣稱曰大行皇帝

魏孫毓曰大行之稱一於漢氏漢書曰大行在前殿又曰大行無遺詔諡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諡而嗣帝已立臣下所稱辭宜有異以謂之大行言其有大德行必受大名君稱謚也

文帝後七年夏六月帝崩于未央宮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

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人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師古曰罹遭也）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illegible]）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師古曰[illegible]）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illegible]）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illegible]）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illegible]）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illegible]）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illegible]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illegible]）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illegible]）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illegible]）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臧郭穿復土屬將軍武（[illegible]）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

公非劉氏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按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過既葬之日皆大繆也攷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

致堂胡氏曰文帝成節儉紀身為世嚮責以小仁害大仁固有罪矣然遺詔所命者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歟而景帝冒用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為君父服斬衰自景帝始也且天子之所以不遂服三年者何謂哉謂妨政事耶謂費財用耶謂防攝政之人耶謂妨政事孰先於國家之大變也謂費財用即不得不可以為悅財用固所以行禮也謂防攝政之人則自堯舜至周末未聞有攝政之人而奪喪君之國者至於為臣民嫁娶祠祀之故則用輕費重尤為不倫揆之以理稽之以事無一而可不法堯舜三代乃安然以刻薄之景帝為師而無所戒懼特謂位尊勢隆得以自便是不知理義之為大也寥寥乎千載推晉武欲行古制而尼於裴杜之邪說獨魏孝文天性仁厚斷以不疑雖不盡合禮文而哀戚之情溢於杖絰讀其史者猶惻然感動想見其為人可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不惜哉

按後之儒者皆以為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為深譏然愚攷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而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為秉禮之國夫子稱其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可攷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

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不廢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文以是觀之則孝文之意大抵欲革秦之苛法耳蓋古人所謂方喪三年所謂爲天王斬衰者亦以資於事父以事君其義當然然禮曰古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又言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則亦未嘗不因其官之崇庳情之淺深而有所隆殺秦務欲尊君卑臣而驅之以一切之酷法意其所以令其臣民者哭臨之期衰麻之制必有刻急而不近人情者是以帝矯其敝釋其重服而爲大功小功纖釋其父臨而爲三十六日詔語忠厚懇惻與異時換倚勸課等詔皆仁人之言豈可訾也帝之詔固不爲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也何也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以三年然亦以葬後爲即吉之漸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于葵丘故書曰宋子貶之也晉悼公卒既葬未終喪而平公會諸侯于溴梁則書以晉侯矣晉獻公卒奚齊未葬而遇殺則稱君之子卓既葬而遇弒則稱君明未葬則不可明其爲君也自春秋以來諸侯多不能守五月之制蓋欲急於從吉也（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勸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自然亦當時所難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于沙丘九月葬漢高祖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即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即位蓋葬期愈促矣必葬而即位者可知其以吉禮即位也必促葬期者可知其決不能諒陰三年也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亡秦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爲之乎劉公非言翟方進後母死葬後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以爲明證然詳孝文之詔既不爲嗣君而設亦不宜以所謂三十六日者爲臣下居私喪之限制也俗吏薄孝敬而耽榮祿是以並緣此詔之語遂立短喪之法以便其私至方進之時遂指爲漢家之法耳

平帝元始五年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斂加元服奏可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

東漢志曰帝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閒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群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綿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漢舊儀曰帝崩唅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以玉爲札長一尺二寸半爲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飯唅珠玉如禮（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唅以玉諸侯飯以珠唅以璧卿大夫士飯以珠唅以貝）槃冰如禮（周禮凌人大喪共夷槃冰鄭玄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群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

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群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請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群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 [illegible]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illegible] 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 [illegible] 大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贊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群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群臣群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群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兵官戎 文帝遺詔毋布車及兵器不施輕車介士 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 文帝遺詔 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 文帝遺詔飲食酒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踐跣也 佐史以下布衣冠幘絰帶無過三寸臨庭中 [illegible] 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置以葬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 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

光武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宮前殿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省約 文帝制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銀為飾因其山不起墳 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 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

光武崩趙熹為太尉受遺詔典喪禮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乃正色扶下諸王以明尊卑顯宗崩熹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奉

顯宗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　冲帝崩太后以揚徐盜賊強盛恐驚擾至亂欲須所徵諸侯王到乃發喪李固對曰帝雖年幼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亡國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藏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也太后從之

趙典為尉亭侯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獨慨然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

魏武王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先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遺命百官當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

文帝黃初三年作終制 見山陵門 帝崩國內服三日

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毓奏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謚未葬宜稱大行以為古禮皆稱大行之文按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亦然今當如稱議稱大行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月帝將謁崇陽陵群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

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衰絰從行群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復服義無所依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軍揚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戊辰群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為沈痛况當食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司馬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群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牀以布巾裹草軺音遙輦版轝細犢車皆施縑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僚皆就朝晡臨位御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文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于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以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絕柰何柰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為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群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然猶素冠蔬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既葬帝及群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為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然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修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為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群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經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期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向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

詔下推將恐百世之上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逖命預造議妻曰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令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尊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羅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脩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為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遵諒闇之禮值終居篤允恭古制超絕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群臣之眾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群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臣子等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唯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一葉反）降欲以戚事斷則父在為母朞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非降皆從不敢獨也況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為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雖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烝烝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莫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殯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為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

晉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宮宜在何殿博士卞榷楊雍議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盡孝敬之心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宮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于西階既殯之後別莫下室之饋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具答榷雍議按禮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饋如他日宜饋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望則奠用太牢備物又問按景帝故事施倚廬於九龍殿上東廂今御倚廬為當在太極殿下諸王倚廬應何所榷琳議按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于翼室先儒云翼室於路寢今宜於太極殿上諸王宜各於其所居為廬朝夕則就位哭臨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朝一入而已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承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朞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咸康中恭皇后山陵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建文觀時損益今服教之地遠於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槩者懼非通制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勤註黃紙有封土者削降永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叙於義為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有王命猶不與傳散同今見在官即

言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所貶責為宜外以再周為限自此以內明依前詔雖在父母喪其責不異黃門郎徐衆等駁濛云若如濛議凡在官者已拘於制度不得奔赴至於既去雖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暫致身哉臣謂喪紀雖過去職者故宜還赴詔可濛又申述前議曰喪紀有數吉凶有斷豈可當於縞素既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喪使奔當以何服素服敘哀則在廷已吉陵無哭禮若玄冠致敬宜曰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准若不計遠近同服內則立制濃而無斷詔又付尚書左丞王彪之議云昔太寧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宜踰先制禮為君之母妻居喪飲食衎留君已除喪而後聞喪不稅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濛所上詔曰今輕此制於名教為不盡矣今直以議者既衆不必改先制宜依濛所上施行八年成帝崩尚書殷融上言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為限不及者除名付之鄉論臣以為夫名教興於義理忠孝發於自然不嚴而著不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宄敬之人發哀公巷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被求平初先帝稱宣帝遺詔乃不得令子弟詣陵唯蕩陰奔赴多不還及始為其制以篤時頗覲人情未有肅媿徒興簡黜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遵前代明凶行喪三日而已詔曰孝慈起於自然忠厚發於天成苟道不從豈有令禁至國澆薄及之何期況以今日之弊而欲齊準式於頹俗求自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無乃汗乎融曰重啓依王濛所上為條制康帝建元初融又議定不應奔赴山陵據周魯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所答曾子當謂國內卿大夫耳非如今日見在方外者也尚書僕射顧和議按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食闕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雖有喪遣可也魯人當親行事故不弔也

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虨啓先王制禮應在緦服詔欲降期虨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月

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謝安王邵鄭襲殷康袁宏殷茂車胤劉遵劉耽意皆同殷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期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為後九月明其同體也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日申情之言又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恬右丞戴謐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重臣為時所准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攀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其取閏乃二十六月乎於是啓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除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為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沖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內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期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期月故也己酉晦帝除縞即吉

徐廣論曰凡辯義詳禮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則禮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之過矣

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為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孝武太元六年為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錄尚書事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期為斷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
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
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父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
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
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朞於是帝制朞服
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何澄王雅車胤孔安國徐
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
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
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
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朞永安
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朞詔可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
貴贈淑媛為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
尊者為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
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宋武帝永初九年黃門侍郎王准之議鄭玄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
者云得禮按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
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使朝野一體詔可永初三年武帝崩
蕭太后制三年之服
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温持節監喪神
武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閤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
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於西解設廬太子心喪三年心喪有禫無禫
禮無成文代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
祥變有所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綅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
祥十五月祥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周不應復有再禫宜下以為永制
詔可

後魏自道武以來及諸帝崩皆依漢魏之制既葬公除
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殂帝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
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
匹夫之節以取僵仆群下惶灼莫知所言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
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為之一進粥於是諸王
公等皆詣闕上表請時定兆域及依漢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終制既
葬公除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
未忍聞冬十月王公復上表固請詔曰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宜情
所未忍帝欲親至陵所戊辰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
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甲戌帝謁陵王公固請
公除詔曰比當別叙在心己卯又謁陵庚辰帝出至思賢門右與群
臣相慰勞太尉丕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
頗所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左右皆齊從
吉四祖三宗因而不改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
不滿半溢晝夜不釋絰帶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
情奉行先朝舊典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諸
公何足憂怖祖宗情專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
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朕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可
聽之帝因謂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而漸令
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以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
葬葬而即吉故於下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
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袞
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
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閭曰杜預晉之碩學論
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
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請帝曰稱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

之心令早即吉者慮廢政事故也群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奉
冊令俯順群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
哀誠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之論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
亦誣矣秘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
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
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議者實情不
能忍豈徒苟免嫌而已哉今奉終儉素一已遵仰遺冊但痛慕之
心事繫於予庶聖靈不奪至願耳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等
獨除服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
竊為疑帝曰朕今逼於遺冊唯望至葬雖不盡禮蘊結差申群臣各
以親疏貴賤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群臣又言
春秋烝嘗事難廢闕帝曰自先朝以來恒有司行事朕賴蒙慈訓常
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
乖冥旨群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
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帝曰既葬即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
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曰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之時公卿每
稱當今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比盛夏商及至今日即
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今雖治化
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
慮帝曰魯公帶絰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
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
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
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
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尤
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
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

不當行況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
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群官亦哭而辭出

致堂胡氏曰孝文慕古力行尤著於喪禮其始終情文亦蔚然
可觀矣自漢以來未之有也後世孺慕之君可不景仰而先王
是憲乎方孝文之欲三年也在廷之臣無一人能將順其美者
莫不沮遏帝心所陳每下若非孝文至情先定幾何不為邪說
所惑耶禮曰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齊衰之喪
蓋對而不言也若夫八事之權非經禮也今孝文百官備矣百
物具矣是宜三日而殯三月而沐期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使
君不得自由其初守禮違眾欲行通喪甚力其終也不能三年
禮廢而復起如古之高宗者而群臣狃於漢制雜以國俗使其
於是期而祥改月而禫是用古者父在為母之服不中節矣無
乃不得其本遂殺其末耶夫禮惟其當而已施之當則如被袞
冕而執鎮圭施之不當是衣狐白裘而坐塗炭也豈不惜哉

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等
奏迎太子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顯陽殿哭踊久之欲待明乃行即
位之禮太尉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
於東序于忠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數聲止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
受服皇帝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前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群臣立於庭
中北面稽首稱萬歲

按先儒言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
位顧命所謂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
繼體之位顧命所謂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踰年正改元
之位春秋所書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踐阼之位舜格于文祖
及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是也漢以來遵短喪之制發
諒闇之說以日易月則踰年三年即位之禮不復聞大宗於

衰絰之中行嗣服之吉禮矣然漢高祖以四月甲辰崩五月丙寅葬其日惠帝即位則在崩後二十三日文帝以六月己亥乙巳葬景帝以丁未即位則在崩後七日葬後三日蓋西都人主皆預為陵寢故升遐之後不復循古者七月之制蓋有自崩至葬不及旬日者是以嗣君即位多在既葬之後至東漢則葬期漸遲於是始制令以大行柩前即位而歷代遵之蓋猶在既殯之後也今魏宣武方崩而太子不俟明即位毋乃太促乎且當時魏傳世既久時屬承平有何急迫之虞而於親肉未寒之時不待旦而襲其位乎孝文賢主力追古道以行親喪肅宗幼冲輔臣無識不能導之以率乃祖攸行而有此過舉魏德告終有由矣

後周武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群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帝祖跣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由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致堂胡氏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為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哀纍苫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詔明適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群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廷之寇與師伐鄴此皆禮所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使高祖至心如魏晉二君而講禮如孝文之詳訓臣下以方喪三年不出遊幸不動兵革以終禮制雖三代何以加諸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

國恤

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及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以金銀錦飾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並不須赴哀祀祭之禮亦從節儉其天下人吏勅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娶祠祀酒肉其宮殿中當朝夕各十五舉音皇帝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

元陵儀注詔問宗子在外州府令赴京師不所司奏曰案禮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人也又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據此則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赴山陵

唐禮樂志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徙其次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豫去其國恤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皆臨時采綴比附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考焉至開元制禮惟著天子賑恤水旱遣使問疾弔死舉哀除服臨喪冊贈之類若五服與諸臣之喪葬衰麻哭泣則頗詳焉

按唐志所言如此柳子厚作裴墐崇豐二陵集禮後序其說亦然且謂末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陵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黃裳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墐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贊變秘器斂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斥上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典冊興文物以受方國下之則制服節文

頒憲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捜揚剪截而悉得其中頗聞關大而不悖於事識者以爲司空公得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勒百執事之儀以爲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爲變禮而近古焉然則李義府許敬宗所刪開元禮所闕者撢之書悉有之矣今攷王溥作唐會要宋祁修唐書志於國卹略無所紀載豈未見裴書耶或撢之書亡於宋二公之時亦不復有耶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七月正德宮皇太后遺令曰皇帝以爲繼至重八表所尊勿衣衰絰勿居諒闇二年之制以日易月過三日便親朝政皇后諸妃及諸王公主並制本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百官内諸司使及諸道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監軍及前資官并幕佐官吏士庶僧道百姓並准本朝故事降服

施行勿使過制皇帝釋服不御八音勿廢祠祀勿斷屠宰勿禁宴樂園陵役制皆從儉省故申遺令奉而行之

其月太常禮院奏案故事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官内諸司使供奉官以下從成服三日每日赴長壽宮朝臨自後不臨其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至小祥日各釋服每至月朔月望小祥大祥釋服日未除服者縗服臨已除服者則素服不臨並赴長壽宮并拜靈訖移班近東並各奉慰又奏准故事文武前資官及六品以下未升朝官并士庶等各於本家素服一臨禁衛諸軍使已下各於本軍縗服素服一臨僧尼道士各於本寺觀一臨外命婦各於本家素服朝臨三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及察佐等聞哀後當日成服三日改從十三日除從之

宋開寶九年十月太祖崩遺詔喪制以日易月皇帝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等不得輒離任赴闕諸道州府臨三日釋服太宗奉遺詔即位殿之東楹號泣以見群臣服布四脚直領布欄腰絰命婦布帕頭裙帔皇弟子文武二品以上加布冠斜巾帽首絰大袖裙袴竹杖士民縞素婦人縗諸軍就屯營三日哭群臣素服請聽政不許宰相懇請始御長春殿群臣喪服就列上去杖絰服斜巾垂帽卷簾視事小祥上改布服四脚直領布欄腰絰布袴二品以上官亦如之大祥止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緇皮黑銀帶群臣及軍校以上皆本色慘服鐵帶靴笏諸王入内服縗衣出則服慘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崩皇太子散髮號擗奉遺詔即皇帝位萬歲殿之東楹群臣稱賀上衞哭四月群臣三表請聽政戊戌御崇政殿之西序又三表始御正殿有司言山陵前朔望不視事群臣詣閤奉慰詔群臣朔望並詣萬歲殿哭奠退詣内東門奉慰

乾興元年二月真宗崩有司言今月二十三日成服至二十五日群臣朝夕臨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朝臨自後每大小祥逐七禫除朔望並入臨奉慰至山陵從之又令逐七於觀音啓聖院開寶寺塔院設大會齋令中書樞密院分往行香特上雖用以日易月之制改服臨朝宮中實行三年之喪

嘉祐八年三月仁宗崩英宗即位于東階是日小斂命衞士坐甲東門三日命武臣十六人各將甲士二百巡檢皇城新舊城輔臣宿資善堂宗室宿崇政門外至成服止遣使齎詔告哀契丹夏國及賜遺留物上欲命韓琦攝冢宰行亮陰三年禮執政以爲不可三表乃聽政有司奏故事皇帝群臣釋慘常服宗室出則常服居則衰麻終喪軍民至禫除朝臣祔廟許嫁娶三京諸路至卒哭東京至祔廟百官三年毋聽樂每七日群臣朝臨四十九日止

治平元年三月丁酉朔以小祥禁京師樂至四月十五日庚申不視事至四月四日禁屠十日二年詔京師自二月一日開封諸縣自三

月一日禁樂自至四月十五日諸路禁前後各七日沿邊州軍勿禁三月朔望不御前後殿禮院奏近依國朝故事詳定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大祥至五月二十九日禫六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勑謹案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爲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吉蓋失之也祖宗時據通典爲正而未盡講求故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勑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不宜有異請以三月二十九日爲大祥五月擇日而爲禫六月一日而從吉於是大祥不御前後殿開封府停決大辟禁屠至四月五日待制觀察使以上及宗室管軍官日一臨二十八日而群臣皆入臨

按自仁宗以來視朝則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故於小祥大祥禫除之時亦行禁音樂及祭奠之禮蓋亦適禮之變云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喪禮如嘉祐制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哲宗即位凡喪禮並如治平故事

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唯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爲三年之喪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之制禮也今群臣易月人主實行三年之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朞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黲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卽吉纔八月矣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爲宜令群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朞而又服之乃禫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爲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三年之制略如今矣詔禮官詳議以聞其後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朝廷典禮時異且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爲法今言者欲令群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衰服差爲古之制緣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則又非特如臣僚所言故事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從之

元符三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凡喪禮並如治平熙寧故事

先是詔三省樞密院與侍從官議太平興國二年所用服紀九月太常寺言太宗皇帝上繼太祖兄弟相及遂行易月之制實服斬衰三年以重君臣之義公除已後庶事相稱具載國史今皇帝嗣位哲宗實承神考之世已用開寶故事爲哲宗服衰重今神主陞祔已畢百官之服並用純吉皇帝服御未經討論宜如太平興國二年故事禮部言太平興國中宰臣薛居正表稱公除以來庶事相稱猶未徹樂或未得宜卽是公除以後除不舉樂外釋衰從吉事理甚明今皇帝當釋縗御常服素紗展腳幞頭淡黃衫黑犀帶請下有司裁制宰臣韓忠彥等請從禮官議改吉服三上表乃詔候用朝服吉時詔不由門下徑付有司給事中龔原言喪制乃朝廷大事今行不由門下是廢法也臣爲君服斬衰三年古未嘗改且陛下前此議服禮官持兩可之論陛下既察見其疏其服遂正今乃不得已而從之臣竊謂陛下借開寶時并汾未下兵革未弭

祖宗櫛風沐雨之不暇其服制權宜一時也非故事也原坐降兩
官與知南康軍
紹興元年隆祐皇太后孟氏崩詔以繼體之重當承重服
徽宗以紹興五年四月崩于五國城七年正月問安使何蘚等還始
知凶問宰執入見上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臣張浚等力請方進少
粥上成服于几筵殿文武百僚朝晡臨於行宮自閏發至小祥百官
朝晡臨[illegible]至禫祭朝一臨太常等言禮制沿邊州軍不許舉哀
緣諸大帥皆國家所恃爪牙之臣休戚一體至於將佐皆懷忠憤宜
就所屯自剋擇而上成服日朝晡臨故校哭於本營命徽猷閣待制
王倫等為奉迎梓宮使
知邵州胡寅上疏略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及漢孝
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
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曰是禮言之由且不可況變故特異如

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犯胡塵
永訣不復實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於禮讎不復則服
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
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伏覩某月某日聖旨緣國朝故典以
日易月臣切以為非矣曰當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
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
大行幽厄之中凡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
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為誰
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痛何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讎之
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俗紀以三年為斷不然以
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
人之所安也又曰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
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晉
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曰是墨衰即戎孔子取其
誓命今六師戒嚴誓將北討萬機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夫
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
又曰如合聖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蒙塵
北狩大恩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伸鑾輿遠行遂至大故訃音所
至痛貫五情想慕慈顏杳不復見怨讎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
虞難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興自朕
躬致喪三年即戎衣墨況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
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議是使朕為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
大不恭論其罪陛下[illegible]出于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
下天地神明亦必以佐[illegible]一助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金國[illegible]至聞欽宗皇帝升遐詔朕當持斬
衰三年之服以日易月[illegible]當服黑帶去魚詣天章閣

南室地立班聽詔旨奉[illegible]進名奉慰次赴几筵殿
焚香舉哭六月權禮部[illegible]皇帝升遐照國
朝典故以日易月自五月二[illegible]几筵至六月十七日
大祥後所有衰服請權留[illegible]等祥忌之還從之
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乙亥光堯太上皇帝崩上號慟擗踊二日不
進膳尋諭宰執王淮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
自不妨聽政淮等奏通鑑載晉武帝雖有此意後來只是宮中深衣
練冠上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司馬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
欲行淮曰記得亦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
衰絰群臣吉服可乎上曰自有等降乃中批朕當衰絰三年群臣自
行易月之令其合行儀制令有司討論詔百官於以日易月之內衰
服治事二十日丁亥小祥上未改服王淮等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
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二十一日車駕還內上衰絰御輦設素仗軍民

見者往往感泣詔今自五日一詣梓宮前焚香上欲衰服素幞引輔
臣及使次而禮官奏請宜麻三年難行於外庭奏入不出十一月戊
戌朔禮官顏師魯尤袤等奏乞大祥禮畢改服小祥之服去杖絰禫
祭禮畢改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黄袍黑銀帶神主祔廟畢改服幞
頭黑鞓犀帶遇過宮燒香則於宮中衰絰行禮二十五月而除上批
淡黄袍改服白袍二日己亥大祥四日辛丑禫祭禮畢五日壬寅百
官請聽政不允八日百官三上表引康誥被冕服出應門等語爲請
九日詔可十五年正月十八日甲寅百日上過宮行焚香禮二十一
日丁巳上諭輔臣昨內引洪邁見云已過百日猶服衰絰因奏事應
以漸今宜服如古人以漸變之義而巾則用縞或羅服以羅綃非是若
用細布則可王淮等言自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出
而見客則以黲布今陛下舉千古不能行之禮足爲萬世法上又曰
晚間引宿直官之類□細淮曰古布有精子便是常服上不爲然自

是每御延和殿止衣白布折上巾布衫過宮則衰絰而杖三月壬子
啓攢上服初喪之服實發引□□掩攢□戊上親行第七虞祭大
臣言虞祭乃吉禮合用淡黄袍上曰只用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可也二
十日丙戌神主祔廟是日詔曰朕昨降旨決欲衰絰三年緣群臣屢
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猶
謂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大
臣乃不敢言蓋三年之制固自上心執而近臣皆主易月之說諫官
謝諤禮官尤袤心知其不可而不敢盡言惟敕令所刪定官沈清臣
再上書願堅主聽大事於內殿之旨將來祔廟畢日預降御筆截然
示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方來之章勿令再有奏請力全聖孝以示
百官以刑四海上納用焉

朱熹君臣服議曰淳熙丁未十月八日太上皇帝上僊遺誥至州
縣有司莫識衣冠制度大率盡用令式斬衰之服哀臨旣畢及被

禮部所下符則止當用布四脚直領布襴衫麻絰而已此符當與
遺誥同日俱下乃遲數日有司不度惑誤四方已如此而於布四
脚之下註云係幞頭於直領布襴下註云上領不盤則雖聞有舉
哀稍緩之處官吏傳襲亦多不曉四脚幞頭之說予記溫公書儀
及後山談叢所記頗詳乃問周武帝所製之常冠又布一方幅前
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頂四垂因以前邊抹額而繫
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頭亦
名折上巾其後乃以漆紗爲之而專謂之幞頭其實本一物也今
禮官以幞頭解四脚是矣而又不肯詳言其制則未知其若爲陳
之所謂周武之所制者耶抑將以紙爲骨使之剛强豎立亦若今
之漆紗所爲者耶至於直領布襴衫上領不盤之說則衆尤莫曉
蓋旣曰直領則非上領旣曰上領則不容不盤而言之中自相抵
牾至於如此雖□□□莫識其所以然也乃有强爲之說者曰雖爲

上領而不盤□□□□□□一要以說正圓但以長布直縫使
是以遶項而已予謂□□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知但求之於古
旣無所考則亦何敢□而從之耶況□猶生於古今之禮不同禮
官不能分別去取而徒欲依違其間是以生此回惑耳蓋直領者古
禮也其制具於儀禮其像見於三禮圖上有衣而下有裳者是也
上領有襴者今禮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襴相屬而帶束者是也竊
意國恤令章之本文必有曰直領布衫者而又曰布襴者其服直
領布衫則衆服布裙而加冠於首其服布襴衫則首加四脚而已
蓋其初雖合古今之禮而猶各有所施則亦未爲失也今旣不察
其異矣又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襴遂解直領爲上領不盤而增
襴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遷今以就古而不知其實之誤反至於廢
古以循今也又前此州縣誤用之禮皆著首絰而杖乃無文承用
之者遂緩徵以杖臨殊乖禮意獨無曰杖云者於禮爲粗合而亦

有所未盡蓋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所謂達官謂專達之官在今日則內之省曹寺監長官外之監司郡守凡一司之長者皆在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是也故今不杖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得之矣至使其長官下而同之而雖故相領帥若家居者無異文豈不薄哉又後數日乃得鄭吏所報朝廷冠服制度則云皇帝初喪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巾成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竹杖腰絰首絰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綾襯衫視事日去杖首絰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腰絰布袴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黑銀帶群臣之服分為三等上等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絰腰絰竹杖襯服中等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絰其下等則布幞頭襴衫腰絰而已詳此帝服有冠有裙而衫曰直領則是古之喪服當自為一襲者又有四脚有襴衫則皆當世常服又當別為一襲者而今乃一之則異如

字之所料矣然至於小祥之服則衫直領而下不裙宰臣之服則下雖有裙而衫非直領此又不可曉者其餘小多重複繆誤如合巾四脚冠帽乃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首[illegible]直領上領古裙今襴亦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身冠當服以終喪不當小祥而釋[illegible]四脚幞頭折上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名[illegible]服上等曰四脚中下等曰幞頭不知何謂其曰銀帶絲鞋白綾襯衫者則尤非喪禮之所宜服亦不待辨而知其非矣大抵其失在於兼盡古今以為天子備物之孝而不知考其得失而去取之正天子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然此等條目之多欲一一而正之則有不勝正者必循其

本而有以大正焉則曰斬衰三年為父為君如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負版掩衽布襯衫布裙麻腰絰麻首絰麻帶菅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以為十二梁群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為等大本既立然後慕著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變人情以為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如上領胡服之類者一切並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說之難行雖以元祐之盛時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論蓋不知自漢以來所以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哀痛之誠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庸夫臣民之眾冠婚祠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內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者無所難矣獨所

以下為臣民之喪雖曰未有所衰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處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若事親者親喪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之哀如父母之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疏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苫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為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如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疏之等以為隆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

三日其太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高官卑而差者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凶服上領之制相承已久而遽盡革之恐未爲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爲九品之別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雖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特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爲便服而去之哉（唐元公見）（禮儀用元下篇）禮民私衣五服制度皆如此禮但以緦疏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温公書儀但以冠襲袞用此制而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高氏送終禮一說無疑皆可更討論而正別爲公私通行喪

服制度須行民間令其士守以幾先王之禮大小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廢且使大義著定於臣民之家免至臨事紛錯疑惑衆聽

紹熙五年六月九日孝宗崩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聽在內成服太皇太后代皇帝行禮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時寧宗執孝宗之喪欲大祥畢更服禫兩月曰但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於是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自古孫爲祖服何嘗有此禮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吏部尚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違豫就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禪正宜倣古方喪之服以爲服非來有司失於討論今胡紘所奏引古據經別嫌明微委見允當欲從所請參以典故六月六日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姓並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饗祖廟將來禫祭令禮官檢照累朝禮例施行四月庚戌詔群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於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早來恭知太皇太后面奉聖旨以太上皇帝雖未康愈宮中亦行三年之制宜從所議朕躬奉慈訓敢不遵依議狀可付外施行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高宗之喪孝宗爲三年服及孝宗之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蓋從紹興以前之舊朱文公後入不以爲然奏言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攢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爲之制勿使肆爲華靡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也方文公上議時門人有疑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

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慶元三年壽聖太皇太后崩時太上皇承重寧宗降服爲齊衰朞

國恤喪禮

發哀

白聽遺誥始是日皇帝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折上巾塗

哀皇帝服素紗軟脚幞頭白羅袍黑銀帶太皇太后太上皇后皇后服亦並同 文武百僚並服常服黑帶去魚
入詣殿下立班定禮直官引班首出班於班前南向立搢笏讀遺
詔讀畢詔寫 次歸位並舉哭一十五聲再拜移班稍南立班首升殿奏慰
凡奉慰日有皇太后亦奏慰皇太后後倣此。
又舉臨
故事未成服以前行在文武百僚諸司長吏以上及近臣列校初日
朝晡臨於宮庭其餘職事官品於宮門外詣殿下立班再拜訖禮直
官引班首詣香案前搢笏三上香出笏歸位舉哭一十五聲再拜訖
班退自是朝晡臨小祥後朔一臨至外朝禫除止每七日皆臨至四
十九日止禫除後山陵前遇朔望日朝臨位兩或雪權免入臨行
在諸軍統制統領就寨掛服免入臨其餘將副并部隊將官隊使臣
并散使臣陞朝官以上常服哭於本營三日而止其常日朝服紙應
排立行門禁衛班直將校指揮御前忠佐侯百官赴臨即哭於殿門

外諸路監司州縣長吏以下自聞報到日服布幞頭直領襴衫上領
下襞腰絰以麻臨三日而除沿邊不用舉哀皇太后崩則晡臨至成
服後三日止餘並同。皇后崩發哀次日入臨成服後三日而止餘並同。

神帛

紹興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言檢會典故切
詳神帛之制雖不經見然考之於古蓋復之遺意也禮運曰及其死
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註云招之於天然古之復者以衣今用神帛招魂
其意蓋本於此今來孝慈淵聖皇帝神帛欲乞下太史局日下依上
件典故施行詔恭依

大殮成服

成服擇日或與大殮同日其日儀鸞司先設素幄於几筵之側稍前
時至分引行事陪位官易服就位立班定皇帝服素服詣几筵側素
幄即座太史奏時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常幄前俛伏跪奏
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爲大行皇帝外避成服奏訖俛伏興內侍官
承進皇帝釋素服易衰服禮直官引讀祝文官詣香案西面東立跪搢
太常卿導皇帝出幄詣几筵側西向褥位立奏請再拜哭在位官皆
再拜哭太常少卿導皇帝詣香案前三上香跪內侍進茶酒酹茶三
奠酒俛伏興奏少立俟讀祝文訖請皇帝哭盡哀在位官皆哭盡哀
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太常卿導皇帝還褥位再拜太常卿導
皇帝還幄服衰太常卿奏禮畢退百官移班進名班首出班致詞復
位再拜奉慰畢朝成服典故並同
凡成服日皇帝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絰杖皇太后衰用桐木杖腰絰首絰
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綃襯衫皇太后白綾襯衫。小祥日改用布四脚直領
布襴衫腰絰布袴已上舊制並同太宗之喪太常禮院上言皇帝服布斜巾四
脚大袖裙袴帽竹杖腰絰首絰直領布襴衫白綾襯服諸王皇親以
下亦如之加布頭冠絰服用絹皇太后皇后內外命婦布裙衫帔帕

頭首絰絹襯服六宮內人無帔皇帝皇后諸王公主諸縣主諸王夫
人六宮內人並左被髮皇太后全被髮有司言宮人散髮公主以下更不散髮帝曰豈有居父之喪不盡被髮已散髮矣 中書門下樞密使副使宣徽三司使翰林學士節
度使金吾上將軍文武二品已上布斜巾四脚頭冠大袖襴衫裙袴
腰絰竹杖絹襯服自餘百官並布幞頭襴衫腰絰兩省五品御史臺
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以上見任前任防禦團練使刺史內客省宣
政昭宣閤門使前殿及入內都知押班服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裙
袴腰絰諸都知同少府監依所定修製又諸軍人百姓白衫紙帽子
婦人素縵不花釵三日哭而止京城內外禁止音樂自四月三日成
服後至五日群臣朝晡臨六日至八日朝臨自後每遇大小祥朔望
日入臨殿庭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從之
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太常寺檢會故事言大祥日服素紗軟脚幞頭
白羅黑銀帶紹興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大祥高宗服白羅袍至

禪祭釋祥服日服素紗軟脚幞頭淺色黃羅袍黑銀帶及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常寺撿照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袍黑銀帶之拔成黃袍改服白袍自後每御延和殿並服大祥之服又不用皂幞頭其折上及白袍並以布爲之宮中則布巾布衫過宮則衰經而杖慶元三年壽聖太皇太后崩太上皇帝承重皇帝降服齊衰布幞頭幞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經白綾襯衫皇太后服太上皇帝衰成服麤布蓋頭衫帔首經絹襯服（與太皇太后服同）每奠祭日候皇帝[illegible]御幄次行燒香禮慶元六年慈懿太上皇后崩成肅太皇太后服麤羅帕頭襖白羅大袖衫淺黃緞子裙[illegible]例成服時於壽慈宮設幄舉哭行成服之禮皇后以下行禮大行皇帝喪成服日及貴妃內外命婦麤布蓋頭衫帔首經絹襯服六宮內無帔人布蓋頭長衫裙首經絹襯服內外命婦各入臨人仍加冠大行皇太后喪成服日服齊衰布蓋頭[illegible]內外命婦只帕頭不用蓋頭[illegible]皇太子服大上皇

帝喪成服日服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經絹襯服皇孫服太上皇帝喪成服日服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裙腰經未冠者依皇孫服制除去冠兼未赴朝謁所有朝晡臨亦不趂赴公主服成服日布帊頭幞頭裙衫首經絹襯服親王服慶元三年太皇太后崩慶元六年太上皇后崩吳興郡王並服布頭冠斜布四脚大袖襴衫袴腰經桐木杖絹襯服皇太后兄弟服例禮例衰服三年若入皇城門權易墨衰由權關門出入又逐七日百日在家設位行禮其掛服日於當日掛服自顯仁皇后上僊年誼等弟姪並解官行服（此從大儀）行皇后弟姪慶元六年恭淑皇后上僊太常寺言韓[illegible]係皇后兄合服大功九月族之子服典故合解官持服三年從之群臣服大行皇帝崩成服日並斬衰服（[illegible]皇太后服齊衰服）中書門下省樞密使副尚書翰林學士節度使金吾衛上將軍文武官二品以上布頭冠布斜巾四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經腰經竹杖絹襯衫皇太后崩服同但用桐木杖

不用首經文武五品以上并臺官監察御史以上內客省宣政昭宣使知閤門事及入內都知押班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經自餘文武百官三省樞密院書令史以上及御史臺閣門太常寺引班祗應人布襴衫腰經（皇太后同）小祥日文武百官並改服布幞頭布襴衫腰經布袴大祥日並改服素紗軟脚幞頭[illegible]布公服白羅錫帶[illegible]禪服白皇帝釋縗常服文武百官如常金玉帶佩魚易以黑帶去魚梁花緌鞋襪座者易以皂鞾去襪非宗室出則常服右則衰服依服[illegible]終喪係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常寺撿照禮故事權制禪服後群臣純吉服其後易以祔廟又易以小祥紹興七年正月二十五日詔群臣候祔畢純吉服繼令候過小祥日服吉及紹興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小祥二月二十三日百官純吉服淳熙十四年高宗升遐典故詔依紹興七年施行乃詔群臣易月之制及紹興甲寅從臣羅點等建議

今令群臣於易月之後大祥[illegible]服[illegible]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illegible]並權皆以衰服從事山陵之後春與再期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於燕服亦當稍爲之制去紅紫之飾此於臣子行之非有難[illegible]以略存三年之制當時臺諫集議以爲歷事所請雖未純如古亦略存遺意可以扶持衰薄補助名教詔從之嘉泰元年八月八日光宗小祥禮部討論乃合紹熙甲寅之制宮酌紹興已行之典及壽[illegible]命之文令百官過小祥純吉服自九月一日始紹興元年四月十八日太常寺言章獻明肅皇后崩乙未百官[illegible]遺誥[illegible]以日易月在京百官十三日而除祖宗以來皇太后崩故事是歲於章獻明肅[illegible]太后當時遺誥十三日令在京百官除服今來大行隆祐皇太后遺誥亦以十三日而除服合至今月二十六日百官依故事進名奉慰禮畢易常服從之自成服以後小大祥禪除日及朔望日百官並進名奉慰遇皇帝視事日宰相[illegible]

云去杖。小祥日，奏事去冠絰，奏事依此。皇帝聽政未釋服前，其引班若行弔臨之禮，即服衰絰；內殿引班奏事及從駕，常服黑帶。士庶以下服，軍人、百姓白衫紙帽，婦人素縵不花釵，三日止。士庶婚嫁，服除外不禁。文武臣僚之家，至山陵祔廟畢，並許嫁娶，不用花綵，仍禁樂。

立銘旌

銘旌高九尺，篆文，官用金泥篆號。如高宗銘旌，繙則書「大行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聖烈太上皇帝」。若皇太后、皇后銘旌並倣此。用螭頭襆座，上下板，並先下文思院製造，成服日立。

立重（檀弓曰重主道也[illegible]始死未作主先作重以木為之[illegible]重木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illegible]作主以易重[illegible]以依神）

立重，大殮成服日同立，擇吉時設於靈駕前。候將來發引日，奏事至[illegible]宮於攢宮埋瘞於黃堂[illegible]（[illegible]）

禁樂

內外品官禁樂二十七月，京城內外民庶自舉哀至祔廟，合行禁樂；外路民庶等禁樂百日，沿邊軍中及在外諸軍，量行教閱，不禁。未祔廟前，每遇大祠奏告用樂去處，備而不作。臨安府城內外禁樂，諸路準此。自起攢日，禁行在音樂，至祔廟畢，仍舊。小祥，諸路州軍縣鎮等處前後禁樂七日。紹興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顯肅大祥，依昭慈故事，行在禁樂七十五日，臨安府屬縣四十五日。（此後倣此）

停祭

自發哀後，擇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宗廟祭享并中小祠權停。至祔廟，景靈宮、龍圖等閣、祖宗神御殿，即序旦望及帝后生辰忌辰並仍舊。（至大祥[illegible]以後做此）

殿攢至百日

殿攢，行於大殮之後（高宗崩，大殮成服，後五日而殿攢），或與大殮同日（孝宗崩，大殮成服同日立殿攢），或行於小祥之後（顯仁皇太后崩，以小祥後三日殿攢）。其日行燒香禮。前一日，儀鸞司先設素幄於殿前攢方位之東稍前。其日祭時至，都大主管喪事官行祭主之禮，以俟太史報時，及導奉梓宮至殿攢方位。其合用儀物，令都大主管喪事官供應，都大主管喪事官監視殿攢訖，分引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定，皇帝服衰服，詣素幄，即座。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官請皇帝為大行太上皇帝殿攢行燒香之禮。」奏訖，俛伏，興。禮直官引讀祝文官詣案北面南立。簾捲，前導官前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北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哭，在位官皆再拜哭。前導官前導皇帝詣香案前，奏請上香，跪。內侍進茶酒，奏請酹茶酒，奏訖，俛伏，興。奏請少立，俟讀祝文官稍前跪讀祝文，奏請皇帝哭再拜，在位官皆哭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

還褥位，奏請拜，皇帝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退。百官移班稍南，進名，班首出班致詞，復位，再拜，奉慰。（皇太后殿攢，則太常卿奏云：「請皇帝為大行皇太后殿攢行燒香之禮。」餘並如上儀。）十三日小祥（如大祥以日易月之制），行奠祭禮。其日，儀鸞司先設素幄於几筵殿之東。時至，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皇帝服衰服詣幄，即御座，簾降。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祭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靈下褥位，向西立。奏請再拜舉哭，皇帝再拜舉哭，在位官皆再拜舉哭。前導官導皇帝升殿，詣香案前，三上香。內侍進茶酒，酹茶三奠酒，俛伏，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跪讀祝文訖，奏請哭盡哀，皇帝哭盡哀，在位官皆哭盡哀。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皇帝降階，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皇帝還幄，簾降。奏禮畢，百官奉慰，如上儀。皇帝改服大祥服。二十五日大祥（如小祥以日易月之制，行奠祭禮如前儀）。是日，皇帝改服禫服。二十七日禫

除奠祭如小祥儀是日皇帝釋禫服百日皇帝不御殿於几筵前行燒香禮如宮中之儀行在禁屠宰三日係前後各一日諸路州民禁樂并屠宰一日宰臣率百官入臨奉慰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禮部太常寺言檢照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后上僊太常禮院言按禮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景德中明德皇后以百日為卒哭蓋古之士禮不當施於朝廷詔改卒哭為百日自是以後慈聖光獻皇后及宣仁聖烈皇后過百日並不該載外禮數皆於神主祔廟以前行卒哭之祭乞令給舍臺諫同禮官參酌取裁詔依

告哀外國及外國弔祭

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上皇帝大殯是日差將作監韋璞充金國告哀使閤門舍人姜特立副之禮部太常寺言告哀使副并三節人從合服衣帶幞頭等照應禮例如在大祥內合服布幞頭襴衫布裹腰絰布凉衫在禫服內合服素紗軟脚幞頭黲色公服黑鞓犀帶青纖皁靴鞾候禫服除即從吉服仍只繫黑帶去魚凉繖韀並從禮制仍去鈒坐三節人衣紫衫黑帶並不聽樂不射弓弩候過界聽使副審度隨宜改易服用從之或遣留遺信物使用上服　外國弔祭禮真宗之喪契丹遣殿前都點檢崇義軍節度使耶律三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充入行皇帝祭奠使副左林牙右金吾衛上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馬延休充太皇后弔慰使副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充皇帝弔慰使副所司預於滋福殿設大行皇帝神御座又於稍東設御座祭奠弔慰使副各素服由西上閤門入陳禮物於庭中書門下樞密院並立於殿下再拜訖升殿分東西立禮直官閤門舍人贊引耶律三隱等詣神御座前階下俟殿上簾捲使副等並舉哭殿上皆哭再拜訖引升殿西階詣神御座前上香奠茶酒貽謀跪讀祭文畢降階復位又舉哭再拜訖稍東立俟皇太后升座中書樞密院起居畢簾外侍立舍人引慰弔

祭奠使副朝見殿上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副蕭日新等升殿進書訖降座俟皇帝升座中書樞密院起居畢升殿侍立舍人引弔慰祭奠使副朝見皇帝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副耶律寧等升殿進書訖賜三隱等襲衣冠帶器幣鞍馬隨行舍利牙校等衣服銀帶器幣有差弔慰使副蕭日新等復詣承明殿俟皇太后升座中書樞密院侍立如儀舍人引蕭日新等升殿進問聖躬書畢賜銀器衣著有差仍就客省賜三隱等茶酒又令樞密使副張士遜別會三隱等伴宴於都亭驛　中興後金國弔祭使行祭奠禮儀討前期儀鸞司於几筵殿東廊設御幄并殿上設神御座香案香爐酒果祭食盤盞等皇帝先詣梓宮前行燒香之禮如宮中之儀出宮御素幄簾降其合赴起居侍立等官並如儀內侍官捧祭文奠書案入於殿階下使副拜辭之右禮直官舍人通事引使副讀祭文官入殿門殿上簾捲皇帝於幄內舉哭殿上下官皆舉哭使副讀祭文訖稍位北向立俱再拜內侍官捧祭文奠書案升西階詣神御座前稍西使副讀祭文官隨升殿使副詣殿上北向立讀祭文官在祭文奠書案後立使副哭使詣神御座前一拜跪三上香奠茶奠酒畢就一拜興復位立內侍捧祭文詣神御座前讀祭文官詣神御座前一拜跪啓封讀祭文奠書訖就一拜與使副祭文官俱降西階下殿歸位並再拜皇帝於幄內舉哭殿上下官皆舉哭使人權退至幄殿下西立讀祭文官於使副後稱位直身立次舍人通事引使副赴殿讀祭文官依舊立受書傳詣訖降階與讀祭文官合一班立定更不宣班再拜舍人班前代奏萬福使出班奏附舍人班前代奏歸班再拜喝賜跪受再拜引出次引三節入四拜起居通事班前代奏萬福喝賜跪受並如上儀淳熙十五年二月李巘進呈禮官閤門國信所定弔慰使副德壽宮宰執以下皆用常服周必大奏昨顯仁時北使副至巳是祔廟故用常服今大行太上皇帝在殯且別宮無嫌陛下方衰絰受弔皆當亦

護衛官侍立況居殯發引服如初喪固未除也上曰宰執侍從當如
大祥服四脚幞頭衰經去杖正得中央
按歷代國恤儀制惟東漢史稍詳至唐而爲李義府許敬宗
輩所削志亡其禮故唐史無可攷者宋九朝史及會要所載
雖詳而儀註亦多未備今始摘其可攷者錄于此自請謚以
下至攢附廟則見山陵門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

山陵（事附 上陵）

太昊葬宛丘（在陳州）

女媧葬趙城縣東南（在晉州）

炎帝葬長沙（在潭州）

黃帝葬橋山（[illegible]）

顓頊葬臨河縣（皇覽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illegible]）

帝嚳葬濮陽頓丘城南（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宋澶州）

唐堯葬城陽穀林（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illegible]）

虞舜葬九疑山（皇覽曰[illegible]）

夏禹葬會稽（史記[illegible]）

殷湯葬亳陰（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illegible]）

太戊葬大名內黃縣東南

武丁葬陳州西華縣北（[illegible]）

周文王葬京兆咸陽縣（[illegible]）

武王葬京兆咸陽縣（皇覽曰[illegible]）

成王葬京兆咸陽縣

康王葬京兆咸陽縣[illegible]

桓王葬河南澠池縣東北

靈王葬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

景王葬河南洛陽縣太倉中

威烈王葬河南洛陽城中西北隅[illegible]

周官小宗伯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illegible]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illegible]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illegible]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illegible]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illegible]凡有功者居前。[illegible]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illegible]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illegible]及竁，[illegible]以度為丘隧，[illegible]葬於北方北首。[illegible]○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illegible]○大卜凡喪事命龜。[illegible]

右卜宅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illegible]

柏椁以端長六尺。[illegible]

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illegible]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illegible]

右井椁

小宗伯王崩，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illegible]

右廞明器

世婦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溉，為齍盛。[illegible]○內豎若有喪紀之事，則為內人之蹕。[illegible]

右陳朝祖奠

喪祝及辟令啟

右啓

閭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之

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士師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

子宮中則前蹕

內豎王后之喪遷

前王大喪亦如之　○小司寇前王辟

大司寇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

閭胥凡

喪紀之數聚衆庶

大司徒大喪

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

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

屬六綍及窆陳役

小司徒大

役帥邦役治其政教

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

喪祝及朝御匶

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喪祝乃奠

稍人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

遂師大喪共蜃車

之役

天府

悉于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車僕

巾車小喪共匶路

凡賓客喪紀奉馬而入陳

[illegible]

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illegible]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 [illegible]

右朝祖奠遣車馬

設祝及祖飾棺乃載 [illegible]

右載

[illegible] 棺飾焉 [illegible] 攻其 [illegible] 之材 [illegible]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 [illegible]

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 [illegible]

[illegible] 月而葬五重八翣 [illegible] ○天子七 [illegible]

[illegible]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illegible]

右飾棺

司服大喪共其廞衣服 [illegible] ○司常大喪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 [illegible] ○車僕大喪廞革車 [illegible]

○巾車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 [illegible]

○司裘大喪廞裘飾皮車 [illegible]

○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 [illegible]

○圉人凡賓客喪紀廞馬 [illegible] ○遣車視牢具 [illegible]

○司兵大喪廞五兵 [illegible]

○司干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illegible]

○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 [illegible]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 [illegible] ○大司樂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illegible]

○眡瞭大喪廞樂器 [illegible]

○笙師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illegible]

○鎛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illegible]

○籥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illegible]

○典庸器大喪廞筍虡 [illegible]

右陳明器

喪祝及祖飾棺遂御 [illegible]

右祖奠

大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 [illegible] ○瞽矇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illegible]

○小師大喪與廞 [illegible] ○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 [illegible]

○大史大喪遣之日讀誄 [illegible] ○凡喪事考焉 [illegible] ○小史大喪賜謚讀誄 [illegible] 佐大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illegible]

○惟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發建功于牧野及終將葬乃制謚法

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 [illegible] 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 [illegible]

壹民無爲曰神 [illegible] 靖民則法曰皇 [illegible] 德象天地曰帝 [illegible] 一德不懈曰簡 [illegible] 平易不訾曰簡 [illegible] 尊賢貴義曰恭 [illegible] 仁義歸

往曰王　敬事供上曰恭　立志及衆曰公　尊賢敬讓曰
恭　執應八方曰侯　既過能改曰恭　賞慶刑威曰
曰君　執事堅固曰恭　平正不阿曰君　愛民悌長曰恭
揚善賦簡曰聖　執禮御賓曰恭　敬祀享禮曰
聖　芘親之闕曰恭　照臨四方曰明　尊賢讓善
曰恭　譖訴不行曰明　威儀悉備曰欽　經
緯天地曰文　大慮靜民曰定　道德博聞曰文　純行不
差曰定　學勤好問曰文　安民大慮曰定　慈惠愛民曰
文　安民法古曰定　愍民惠禮曰文　闢土有德曰襄
賜民爵位曰文　甲胄有勞曰襄　綏土柔民曰德
小心畏忌曰僖　[illegible]不威曰德　有伐而還曰釐
剛彊直理曰武　質淵受諫曰僖　威彊叡德曰武
溫柔賢善曰懿　克定禍亂曰武　心能制義曰度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三　一

刑民克服曰武　聰明叡哲曰獻　夸志多窮曰
武　智質有聖曰獻　安民立政曰成　五宗安之
曰孝　淵源流通曰康　慈惠愛親曰孝　溫年好樂曰康
協時肇享曰孝　秉德不回曰孝　安樂撫民
曰康　令民安樂曰康　執心克莊曰齊　布德執義曰
穆　資輔共就曰齊　中情見貌曰穆　甄心動懼
曰頃　容儀恭美曰昭　敏以敬慎曰頃　昭德有勞曰
昭　柔德教衆曰靖　聖善周聞曰宣　恭己鮮言曰
靖　治而無眚曰平　寬樂令終曰靖　執事有制曰
平　威德剛武曰圉　布綱治紀曰平　彌年壽考曰胡
由義而濟曰景　保民耆艾曰胡　耆意大慮曰景
彊毅果敢曰剛　布義行剛曰景　追補前過曰剛
清白守節曰貞　猛以剛果曰威　大慮克就曰貞

不隱無屏曰貞　彊毅執正曰威　辟土服遠曰桓　治典不殺
曰祁　克敬勤民曰桓　大慮行節曰孝　辟土兼國曰桓
治民克盡曰使　能思辯衆曰元　好和不爭曰安
行義說民曰元　道德純一曰元　始建國都曰元
大省兆民曰思　主義行德曰元　外內思索曰思
聖善周聞曰宣　追悔前過曰思　兵甲亟作曰壯
行見中外曰愨　叡圉克服曰壯　狀古述今曰譽
勝敵克亂曰壯　昭功寧民曰商　死於原野曰壯
克殺秉正曰夷　屢征殺伐曰壯　安民好靜曰夷　武
而不遂曰壯　執義揚善曰懷　柔質慈民曰惠　慈仁
短折曰懷　愛民好與曰惠　述義不克曰丁
夙夜敬戒曰敬　述事不弟曰丁　夙興恭事曰敬　有功
安民曰烈　象方益平曰敬　秉德尊業曰烈　令善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三　二

典法曰敬　剛克為伐曰翼　剛德克就曰肅　思
慮深遠曰翼　執心決斷曰肅　外內貞復曰白　不
生其國曰聲　不勤成名曰靈　未家短折曰殤　死
而志成曰靈　愛民好治曰戴　死見神能曰靈
典禮不愆曰戴　亂治不損曰靈　短折不成曰殤
好祭鬼怪曰靈　隱拂不成曰隱　極知鬼事曰靈
不顯尸國曰隱　見美堅長曰隱　殺戮無辜曰厲　官人
應實曰知　愎很遂過曰刺　肆行勞祀曰悼
不思忘愛曰刺　年中早夭曰悼　早孤短折曰哀
凶年無穀曰穅　好變動民曰躁　外內從亂曰荒
不悔前過曰戾　好樂怠政曰荒　怙威肆行曰醜
在國遭憂曰愍　壅遏不通曰幽　在國逢難曰愍
早孤鋪位曰幽　禍亂方作曰愍　動祭亂常曰幽　使民

悲傷曰愍……柔質受諫曰慧……貞心大度曰匡……

……爽曰質……德正應和曰莫……溫良好樂曰良……

無私曰惠……慈和徧服曰順……思慮果敢曰趮……多能曰……

嗇於賜與曰愛……滿志多窮曰惑……危身奉上曰忠……思慮不……

爽曰原……克威捷行曰魏……好內遠禮曰煬……

順禮曰……好內怠政曰煬……怠政外交曰攜……

去禮遠正曰煬 教誨不倦曰長 疏遠繼位曰紹 肇敏行成曰直

義損過曰堅……內外賓服曰正 華言無實曰夸 好廉自克曰節……

……逆天虐民曰煬……好更故舊曰易……名與實爽曰繆……

民作刑曰克……擇善而從曰比……除殘去虐曰湯 亂而

不損為靈……隱哀之方也 景武之方也 施為文 除為武 辟

地為襄 服遠為桓 剛克為伐 柔克為懿 履正為莊 有過為僖 施而不

私為……無內……由義而濟為景 無志

……官象也……○賤不誄貴，幼不誄長……

……天子稱天以誄之……

……及葬，共其裸器，遂貍之……○司尊彝大……

○小祝：大喪，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

右大遣奠

量人：掌喪祭奠竁之俎實。

右包奠

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

……○鄉士：大喪紀，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

方相氏：大喪，先匶。

○喪祝：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小喪亦如之。

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

○司士：作六軍之士

執披 [illegible]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 [illegible]

小喪亦如之 [illegible]

大史大喪執灋以涖勸防 [illegible]

巾車大喪及葬執蓋從車 [illegible]

持旌 [illegible]

僕大喪持翣 [illegible] ○御 [illegible]

○女御后之喪持翣 [illegible]

○冢人大喪及葬言鸞車象人 [illegible]

○虎賁氏及葬從遣車而哭 [illegible]

○內豎王后之喪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 [illegible]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 [illegible]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illegible]

右柩行

巾車大喪及葬 [illegible] 陳車 [illegible]

方相氏大喪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 [illegible]

喪祝 [illegible] 及 [illegible]

冢人 [illegible] 共闈壙之度 [illegible]

稍人 [illegible] 共其葬 [illegible]

委人 [illegible] 共其薪蒸 [illegible]

澤虞 [illegible] 共其葦蒲之事 [illegible]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 [illegible]

掌蜃掌斂互物 [illegible]

右至壙

冢人共喪之窆器 [illegible] ○ [illegible] 封用

綍去碑負引君封以擁君命毋譁以鼓窆 [illegible]

大喪始崩戒鼓窆亦如之 [illegible] ○鼓人詔大僕鼓 [illegible] ○大僕 [illegible]

[illegible] ○遂師大喪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 [illegible] ○鄉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illegible]

周禮 [illegible] 卷二十三 [illegible]

[illegible] ○冢人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遂入藏凶器 [illegible]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illegible] ○司常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 [illegible]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 [illegible] 位藏樂器 [illegible] ○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 [illegible] 典瑞大喪共贈 [illegible] ○大司樂 [illegible] 王 [illegible] ○大宰大喪贊贈玉 [illegible] ○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為位 [illegible]

[illegible] ○冢人凡祭墓為尸 [illegible]

右墓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 [illegible] 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所惡也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 [illegible]

[illegible] 卷二十三 [illegible]

[illegible]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illegible]

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illegible]

○小宗伯王崩……詔相喪祭之禮

○司巫祭祀則共匰主……

○甸師祭祀共蕭茅……

[illegible]

……人共……人共……人共……人共……

[illegible]

○遂人共……○喪祝……奠……

右虞祭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illegible]

右作主○魯文公二年作僖公主

○作主非禮也

作主特祀於主

[illegible]

勉齋黃氏……杜預天子諸侯既葬除喪……

終制不與古同禮之議見晉書杜預傳於是杜註遂有既葬除喪諒闇以居心喪

葬及虞則免喪之說司馬公嘗言其失……其言乃曰衰麻

主於哀戚苟人無哀戚衰麻何益不……而……又謂杜預……

則雖不去喪可也……之……喪之制乃古

先聖人緣孝子之情為人制服盡大理……之所不容已者

豈可爲人而……以……

當為萬世之罪人坐以……莫大之……而舜言其不若陳逵

之言皆略而散實非所以明世教……先師朱文公曰左氏所

傳祔而作主則與禮家……不合……於廟則與

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

除之說

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者……

曷用虞主……練主用栗

[illegible]

……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特

柰何欲久葬而不能也（[illegible]）立主，喪主於虞（[illegible]），吉主於練焉。壞廟（[illegible]）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illegible]）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四

鄱陽 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

山陵

秦二世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徐廣曰：一作錮。錮，鑄塞。○正義曰：顏師古云：三重之泉，言至水也）而致椁（正義曰：言家內作宮觀及百官位次），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正義曰：灌音館。輸音戍），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正義曰：廣志云：鯢魚聲如小兒啼，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長尺餘，不堪食，皮利於鮫魚，鋸材木入。焉上有小穿，氣通中。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按：今帝王用漆燈冢中，則火不滅），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正義曰：音延，下同。羨，冢中神道），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正義：關中記云：始皇陵在驪山，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有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南諸山。括地志云：秦始皇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十里）。

漢舊儀：驪山者，古之驪戎國。晉獻公伐之而取二女曰驪姬。此山多黃金，其南多美玉，曰藍田，故始皇貪而葬焉。使丞相李斯將天下刑人徒隸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以章程，三十七歲，錮水泉絕之，塞以文石，致以丹漆，深極不可入。奏之曰：丞相臣斯昧死言：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制曰：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漢高祖十年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帝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赦櫟陽囚死罪已下（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特赦之）。

漢舊儀：太上皇萬年邑千戶，徙天下民貲三百萬以上與田宅，守

陵

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已下（記已下也）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群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太子即位賜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臣瓚曰作斥上謂作陵上也……）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長陵邑萬戶

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東園匠令丞主作陵內器物又有園郎寢郎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成帝時……）

（漢舊儀……青塋……白……嚴）

惠帝七年八月戊寅崩九月辛丑葬安陵（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去長陵十里）

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也就其水名以為陵號）下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蘇林曰主穿壙填瘞事也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填之即以為墳故言復土也）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臧槨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景帝五年春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夏募民徙陽陵

後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二月癸酉葬陽陵（自崩至葬凡十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邑各萬戶徙民與長陵等

武帝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武帝自作陵茂陵在槐里縣之茂鄉……本）

建元六年四月高園便殿火董仲舒言魯哀公時桓僖宮災亳社災人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今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災同

後元二年二月丁卯帝崩三月甲申葬茂陵（自崩至葬凡十八日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元帝時貢禹言武帝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武帝饗年久長比崩陵中至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也（……）

昭帝元平元年四月癸未帝崩六月壬申葬平陵（自崩至葬凡四十九日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

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田延年奏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從之

宣帝黃龍元年十二月甲戌帝崩初元元年正月辛丑葬杜陵（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

漢舊儀武帝治陵……宣帝杜陵……二千石將相守陵故三萬戶……五萬……

元帝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竟寧元年五月壬辰帝崩七月丙戌葬渭陵（自崩至葬五十五日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

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

成帝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二年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為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為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閎前為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處朕以長言下閎章公卿議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閎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閎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閎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眾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敦煌郡

陳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藏空虛下至眾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埶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

時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奢泰光祿大夫劉向上疏諫曰昔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服虔曰霸陵山北頭廁近水也李奇曰…帝登…）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師古曰錮謂鑄塞也…）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以薪…不封謂不積土為墳不樹謂不種樹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師古曰在上郡陽周縣…）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師古曰墓謂壙也墳謂積土也）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常在本邦故墓須表識…）為四尺墳

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閒師古曰二邑並在泰山[illegible]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孟康曰[illegible]可見而已[illegible]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禮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illegible]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illegible]始皇父也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山曲也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illegible]人

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雁珍寶之臧機械之變[illegible]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illegible]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師古曰[illegible]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illegible]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illegible]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室愈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師古曰[illegible]及魯嚴公[illegible]

刻飾宗廟多築臺囿[illegible]後嗣再絕[illegible]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illegible]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illegible]臣甚惽焉[illegible]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illegible]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illegible]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壟[illegible]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illegible]以息眾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宮人無子[illegible]乃守園陵者也

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四月己卯葬延陵自崩至葬凡五十四日[illegible]長安六十二里

哀帝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八月壬寅葬義陵自崩至葬凡百五日[illegible]長安四十六里

平帝元始元年詔義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發如淳曰陵上有宮殿象生制度為殿屋故[illegible]師古曰此說非也[illegible]

六月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牀上哀帝陵也[illegible]

（[illegible]）寢令以急變聞（非常之事急變）用太牢祠

五年十二月丙午帝崩葬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

東漢皇帝葬儀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裹以葦席巾門喪帳皆
以簟東車皆去輔轓疏布惡輪走卒皆布褠幘太僕四輪輈為賓車大
練為屋幭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
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
湊便房如禮（[illegible]）
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
馬先驅（[illegible]）

（[illegible]）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斿曳地畫日月
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鹵簿金
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
啟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
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
隨立群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
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
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
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
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奉
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
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
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紼長三
十丈大七寸為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
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
為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為六列鐸司馬八人
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
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
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illegible]）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
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
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
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illegible]）士羣下車司徒跪曰請就
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illegible]）
（[illegible]）
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illegible]）筲八盛容三升（[illegible]）黍一稷一麥一

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illegible]）
黍飴載以木桁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
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輖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illegible]）
彤弓一卮八牟八（[illegible]）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匜一具
（[illegible]）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虡鎛四無虡（[illegible]）
磬十六無虡（[illegible]）壎一簫四笙一
箎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illegible]）
干戈各一笮一甲一冑一（[illegible]）挽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illegible]）
（[illegible]）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
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
槃十瓦酒樽二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
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

羅泣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中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大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大常跪曰贈　畢皇帝促就位[illegible]

[illegible]

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并騶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illegible]衣奉[illegible]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

凡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白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反虞立主如禮[illegible]一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

[illegible]

[illegible]先亡殤日游冠衣于諸宮諸殿群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醳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醳小紅服纖醳纖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上皆服留黃冠百官衣皁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

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喪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也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笥藏宮殿後閣室

世祖建武二年以皇祖考墓爲昌陵　置陵令守視後改爲章陵因以舂陵爲章陵縣

六年四月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十年八月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十一年二月幸章陵祠園陵

十八年二月幸長安祠高廟有事于十一陵

二十二年幸長安祠高廟有事于十一陵以後幸長安謁陵不錄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

二十六年初作壽陵[illegible]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illegible]帝曰古者帝王之

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illegible]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光武葬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虡皆在周垣內堤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記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帝以中元二年二月[illegible]三月丁卯葬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

漢制正月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鍾鳴謁者治禮引客群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侍中尚書陛者皆神坐後公卿群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禮樂闋群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

皆神靈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
愛之心也周徧如禮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
禮亦如之

致堂胡氏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至于一則終事盡矣人子
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矣盖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
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
故仁智合而理義出既已送形而往安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
廟中而又致隆於寢園以元會儀上食奏濁郡國奏計言民疾
苦是反易陵廟之位以寢爲有知處廟而不重設寢廟
中之主而崇於寢所皆褻瀆也夫孝子既送豈得已而爲之不
可沐浴而不飲也故爲一飲不可飲而不寢也故爲之寢不可
寢而不葬也故爲之葬是以制中制以節哀者之過而引不肖者
之不及也若以孝子之思無窮之心則人子之不得見君者存
之於寢之爲近瀆諸寢之爲近者勿飾勿浴勿飯勿含之
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至此則七聖之善均於不行故不若
循禮中節之爲得也且明帝此舉盖生於原廟不若折衷以聖
人之制而直論情意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
之祭其寢非姐惟禮之循而就是其後子光武成
憲損益脩明之期平仕治其爲孝也雖聖王何以加焉

永平十七年陰太后崩將發於殿群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
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官三百人皆着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
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宮首太后魂車鸞路青羽盖駟馬龍旂九旒
前有方相鳳凰車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導公卿百官如天子
郊鹵簿儀後和熹后葬亲以爲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
嘗太后崩帝追慕無已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悲不
能寐即案歷明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令百官
采取以薦帝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
左右悲泣莫敢仰視

明帝葬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在縣北提
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記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
里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崩洪汎至戊辰葬
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
起墳東觀記曰帝作壽陵陵三丈五步外爲小廟萬年之後埽地而祭杅水脯
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
埽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章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上疏諫曰切見光武皇帝
躬履儉約之行宜存古典詔曰無起山陵陂池裁令流水
而已孝明皇帝大孝自所營創者古者丘壟且不
欲其著明況築郭邑建都郛哉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結
營陵墓帝從而止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右
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五
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帝以章和二年正月壬辰崩三月癸卯葬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右
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
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四十一里帝以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崩延平元年三月甲申葬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虡
在行馬中因寢殿爲廟園吏寺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
百五十步帝王世紀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帝以延平元年八月辛亥崩九月丙寅葬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吏寺舍在殿北隄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十一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延光四年三月丁卯崩事見上某興年未發喪四月己酉葬）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鍾虡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以建康元年八月庚午崩九月丙午葬）

沖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爲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以永嘉元年正月戊戌崩己未葬）

沖帝崩將北卜陵李固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從固議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爲行馬四出門寢殿鍾虡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殿爲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帝以本初元年閏六月甲申崩七月乙卯葬）

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帝以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崩建寧元年二月辛酉葬）

靈帝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如會殿之儀禮樂闋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觀殿前上先帝御坐具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蔡邕慨然嘆曰吾聞古不墓祭而朝廷有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亦祭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帝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國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

靈帝文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帝以中平六年四月丙辰崩六月辛酉葬）

獻帝禪陵帝王世紀曰在河內山陽之濁城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五

鄱陽　馬　端臨

王禮考

山陵

魏武王崩遺令無藏金玉珍寶葬高陵（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二月丁卯葬）

文帝黃初二年十月表首陽山東為壽陵

帝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忘亡也（椑音扶歷反親身之棺也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親身者曰椑）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呂氏春秋曰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

按魏武父子遺令俱欲薄葬世傳曹公疑冢七十有餘其防慮至矣秦始皇高帝神武俱厚葬且殺匠徒以滅口然易代之後不免發掘三人俱英雄而末著識達則曹為優云

始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黃初三年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繫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先帝高平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遂革上陵之禮及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

七年帝崩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五月丁巳崩六月戊寅葬）

明帝將送葬曹真陳群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止

孫盛曰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斯為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夫以義感之情猶盡臨隧之哀況乎天性發中敦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以棄君於惡群等之諫棄孰甚焉

明帝景初二年帝崩葬高平陵（正月丁亥崩二月癸丑葬）

帝崩殯於九龍殿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玄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曾孫其謂既冢也荀奕鄭玄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已上皆稱曾孫又訪故漢既葬容衣還儀者以為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褻服可施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為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令服也天子不為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引容衣也古冠以上服不以褻衣也尚書又訪容衣還群臣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王肅曰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吏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知如特祭也以為禮有損而不可去事亡如存況今無填衛

之禁而合於如事存之義可見於門內拜訖入帳臨乃除服

晉武帝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弃天下之日便已周年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等奏陛下至孝哀淋雖除衰殺蔬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帝曰朕得奉瞻山陵以叙哀憤躰氣自佳耳又曰今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以縗絰行（拜見圖門）

晉宣王遺令子弟群官皆不得謁陵景文遵旨武帝猶再謁崇陽陵（宣帝）一謁峻平陵（文帝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景帝陵）至惠帝復止也

晉尚書問摯虞禮天子七月葬新議曰禮無吉駕象生之飾四海遏密八音豈有釋其縗絰以服玄黃黼黻哉雖於神明哀素之心已不稱矣輒除鼓吹吉駕鹵簿遜號駁尚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丈物權用吉禮又禮卜家占宅朝服推此無不吉服也又巾車旃遣車及葬執蓋從方相玄衣裳此鹵簿所從出也今之吉駕亦象生之義凶服可除鼓吹吉服可設而不作摯虞曰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無吉駕導從之文思按禮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春秋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輅使以行禮又士喪禮有道車乘車以象生存此兼有吉駕明文既有吉駕則宜有導從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其凶服鼓吹宜除銘旌建太常畫日月星辰杜云九仞旒委地（此見崔凱喪服要集云）遣車易以轝牀輿莫祭之具及器服物皆覆以白練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爲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哀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爲名除不輓歌摯虞以爲輓歌因倡和而爲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武帝崩葬峻陽陵（四月己酉崩五月辛未葬）

惠帝崩葬太陽陵（十一月庚午崩十二月己酉葬）

元帝崩葬建平陵明帝徒跣至于陵所（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己丑崩太寧元年二月葬）

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義同友執率情而舉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遂止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時幼也孝武崩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曰今雖制釋服至於朔日月半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爲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黷無准非禮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爲近法尋武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山陵王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此詔百官拜陵自導始

明帝崩葬武平陵（七月戊子崩九月辛丑葬）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栢歷門號明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栢歷大爲煩費停之按蔡謨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門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記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爲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門以表喪俗遂行之簿帳即古吊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陵中唯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

成帝崩葬興平陵（六月癸巳崩七月丙辰葬）康帝徒行送喪至閶闔門乃升素輿至陵所

康帝崩葬崇平陵（九月戊戌崩十月乙丑葬）

穆帝永和八年峻平崇陽二陵崩（景帝陵 文帝陵）帝臨三日遣殿中都尉王惠如洛陽以衛五陵

穆帝崩葬永平陵（五月丁巳崩七月戊午葬）

哀帝崩葬安平陵（二月丙寅崩三月壬申葬）

簡文帝崩葬高平陵（七月己未崩十月丁卯葬）

孝武帝崩葬隆平陵（九月庚申崩十月甲申葬）

安帝義熙十二年劉裕北伐秦將姚光以洛陽降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

安帝崩葬休平陵（十二月戊寅崩正月庚申葬）

恭帝崩葬沖平陵

宋崔元凱喪儀云銘旌今之旐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於壙中遣車九乘謂結草爲馬以泥爲車疏布轄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遣奠牢肉斬取骨脛車各一枚

武帝崩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五月癸亥崩七月己酉葬）

武帝母孝懿蕭皇后崩遺令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塋域之外別爲一壙一遵往式乃開別壙與興寧合墳初武帝微時貧約過甚孝皇之祖葬禮多闕帝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祔葬至今故稱后遺令云

文帝每歲正月謁初寧陵孝武明帝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

文帝崩葬長寧陵（二月甲子崩三月癸巳葬）

孝武帝崩葬丹陽秣陵縣巖山景寧陵（五月庚申崩七月丙午葬）

明帝崩葬臨沙縣莫府山高寧陵（四月己亥崩五月戊寅葬）

齊高祖崩梓宮於東府前渚升龍舟葬於武進泰安陵於龍舟卒哭內外反吉（三月壬戌崩四月丙午葬）

武帝崩葬景安陵（七月戊寅崩八月丙寅葬）

明帝崩葬興安陵

梁武帝崩葬脩陵（五月丙辰崩十二月乙卯葬）

簡文帝崩葬莊陵（十月壬寅崩汁年後景平以四月乙丑葬）

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尚書左丞庾持云晉宋以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奉謚梓宮將登轀輬侍中版奏已稱某謚皇帝遣奠出於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稱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知謚沈文阿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轀輬版奏皆具謚皇帝登轀輬伏尋今祖祭以奉策謚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玄宮請依梁儀以傳無窮詔可

武帝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坐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劉師知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禮按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縗斬唯著鎧不異此即可擬爲謂六日成服俠靈坐須服縗絰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啟取左丞徐陵決斷陵云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爲縗絰若言公卿胥吏並服縗絰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文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杖絰而奉華蓋縗衣而升玉路邪同博士議謝岐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宮還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苴縗爰至士禮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宮靈扆共在西階稱爲成服亦無鹵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縗絰按梁昭明太子薨略是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吉不異左丞既推以山陵事爲意或謂與成服有殊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議奏聞上從師知議

武帝崩葬萬安陵（六月丙午崩八月甲申葬）

文帝崩葬永寧陵（四月癸酉崩六月丙寅葬）

宣帝崩葬顯寧陵（正月甲寅崩二月癸巳葬）

後魏道武帝崩葬盛樂金陵（天賜六年十月戊辰崩永興二年七月甲申葬）

明元帝崩葬雲中金陵（十一月己巳崩 十二月庚子葬）
太武帝崩葬雲中金陵
文成帝崩葬雲中金陵（五月崩 八月葬）
獻文帝崩葬雲中金陵
孝文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崩帝哀毀過禮諸王公詣闕上表
請時定兆域及依漢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詔曰自遭
禍罰慌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王公復上
表固請詔曰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親至陵所詔
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葬太后于永固陵帝
謁陵王公固請公除不從
按古者天子之喪七月而葬左傳以為同軌至荀卿子曰天
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又曰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三
月皆使其須足容事事足容成成足容文文足容備曲容備

物之謂道矣（容待也謂所待之期此事皆具也曲容委曲容物備物者也）蓋以萬乘之尊
四海之廣喪期至於三年則必備物盡禮以致其孝勿之有
悔焉耳此古孝子之心也秦漢以來習爲短喪之制例以既
葬釋服於是惟恐葬期之不促自兩漢至六朝人主之喪大
行在殯少有及兩月者是天子而不克行大夫士之禮也魏
孝文力行古道獨爲三年之喪而其臣狃於歷代之制固請
釋服欲釋重服則必先促葬期而帝答詔曰侍奉梓宮猶希
仿佛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固請而始葬既葬而終不釋限賢
矣哉
孝文帝崩葬長陵（四月丙午崩 五月丙申葬）
初帝孝於文明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豫營壽宮遂有終焉瞻
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爲山陵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
萬年堂云（方山即永固陵）

宣武帝崩葬景陵（正月丁巳崩 二月甲午葬）
孝明帝崩葬定陵（二月癸丑崩 三月乙酉葬）
齊神武帝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號義平陵
齊世子澄虛葬神武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頂之旁
爲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群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
取金而逃
文宣帝崩葬武寧陵（十月甲午崩次年二月丙申葬）
孝昭帝崩葬文靜陵
武成帝崩葬永平陵（十二月辛未崩次年二月甲申葬）
周文帝葬成陵
孝閔帝崩葬靜陵
明帝崩葬昭陵（四月辛丑崩 五月辛未葬）
武帝崩葬孝陵（六月丁酉崩 七月己未葬）

宣帝崩葬定陵（五月己酉崩 七月丙申葬）
隋文帝崩葬太陵與獨孤后同墳異穴士庶赴葬者皆聽入視陵內
（七月丁未崩 十月乙卯葬）
煬帝初葬吳公臺下後改葬雷塘
唐高祖葬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五月六日崩 十月庚寅葬）
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依漢長陵故事務存崇厚時限
既促功役勞弊秘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
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異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
墳厚壠珍物必備此適爲親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
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耳今爲丘壠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illegible]漢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冢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爲
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
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
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書今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

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
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為墳壠
又以長陵為法非所依也伏願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書奏不報
虞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十
五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事其於人力亦以勞
矣漢家大郡五十萬户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
臣所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令中書侍
郎岑文本謂曰朕欲一如遺詔朕臣子之心不忍頓為儉素如欲
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發毀之憂朕為此不能自
決任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
付所司詳議以聞司空房玄齡等議曰謹按漢高祖長陵高九丈
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為陵竊以長陵制度
過為宏侈二丈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為成

式實謂敬宜伏願仰遵故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為子卿等為臣
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朕於不義也今便敬依來
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唐凡國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
臘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而日進食又薦新於諸陵其物五
十有六品始將進御所司必先以送太常與尚食滋味薦之如宗廟

貞觀十三年正月一日太宗朝于獻陵先是日宿設黃麾仗周衛陵
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寮蕃夷君長皆陪列於司馬門內
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履哭於闕門西面再拜慟絕不能興禮畢改服
入于寢宮執饌閱視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慟左右侍
御莫不歔欷

十八年帝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終身復親見又省
子孫經營不須費人功古者因山為墳此誠便事九嵕山孤聳迴繞

因而旁鑿可置山陵處朕有終焉之理乃詔營山陵於九嵕山之上
足容一棺而已務從儉約又佐命功臣義深舟楫追念在昔何日忘
之漢氏相將陪陵又給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
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賜塋地一所及賜以秘器使窀穸
之時喪事無闕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而
列（墳高四丈已下三丈已上）若父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如之（若宮人陪葬則陵戶為之成墳凡諸陵皆置留守領甲士與陵令相知巡警左右兆域內禁人無得葬埋古墳則不毀之）

獻陵陪葬名氏楚國太妃萬氏館陶公主河間王孝恭襄邑王神
符清河王誕韓王元嘉彭王元則道王元慶鄭王元懿虢王元鳳
酆王元亨徐王元禮滕王元嬰鄧王元裕曹王元蔓霍王元軌江
王元祥密王元曉并州總管張綸榮國公樊興平原郡公王長諧
譙國公丘和巢國公錢九隴刑部尚書劉德威刑部尚書沈叔安

十年十一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於昭陵帝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

儉遺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
意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己有今因九嵕
山為陵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
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
上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
視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
固見之矣上泣為之毀觀

太宗崩葬昭陵在京兆府醴泉縣因九嵕層峰鑿山南西深七十五
丈為玄宮山旁巖架梁為棧道懸絕百仞繞山二百三十步始達玄
宮門頂上亦起遊殿（五月己巳崩八月庚寅葬）

文德皇后即玄宮後有五重石門其門外於雙棧道上起舍宮
人供養如平常及太宗山陵畢宮人亦依故事留棧道准舊山陵
使閻立德奏曰玄宮棧道本留擬有今日今既始終永畢與前事

不同謹按故事唯有寢宮安神供奉之法而無陵上侍衛之儀望除棧道固同山岳上嗚咽不許長孫無忌等援引禮經更有表請乃依奏

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貞觀中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列於北司馬門內

昭陵陪葬名氏　越國太妃燕氏趙國太妃楊氏紀國太妃韋氏賢妃鄭氏才人徐氏鄭國夫人彭城郡夫人蜀王愔趙王福紀王慎越王貞嗣紀王澄曹王明蔣王惲清河公主駙馬程知亮晉國公主駙馬韋思安豫章公主駙馬唐善識新興公主駙馬長孫曦蘭陵公主駙馬竇懷哲高密公主駙馬段綸長樂公主駙馬長孫冲遂安公主駙馬王大禮南平公主駙馬劉玄懿衡陽公主駙馬阿史那杜爾新城公主駙馬韋政舉城王公主駙馬薛瓘長廣公主駙馬楊師道襄城公主駙馬蕭銳長沙公主駙馬豆盧懷安康公主駙馬獨孤諶臨川公主駙馬周道務晉安公主駙馬史仁表中書令馬周中書令岑文本并男方倩中書令崔敦禮英國公李勣衛國公李靖虞國公溫彥博宋國公蕭瑀申國公高士廉梁國公房玄齡鄭國公魏徵高陽公許敬宗趙國公長孫無忌莒國公唐儉吏部侍郎馬載戶部尚書李大亮兵部尚書房仁裕禮部尚書張後胤國子祭酒孔穎達禮部侍郎孔志約工部侍郎孔元惠太常卿褚亮禮部尚書虞世南工部尚書閻立德吏部侍郎姜晦太常卿姜皎殿中監唐嘉會學士姚思廉衛尉卿鍾叔玉光祿卿姜遠秘書監岑景倩宗正卿李芝芳光祿卿房光義并男原州別駕韓咸陽縣丞暉衛尉卿房光敏并男潤州刺史延清河郡主壻贈鴻臚卿竇廷蘭金州刺史盧正松洪州刺史吳黑闥晉州刺史裴藝鄂州刺史竇義節衛州刺史蕭鄴吏部郎中馬覬幽州都督長孫敞原州都督李政明臨淮公李規瑯琊公王珎常州公李倩千金公李俊中山王李据汝州別駕房漸左清道率房栢江夏王道宗雍州長史李弼樊國公弘恭觀國公楊仁恭原州都督史幼虔陝王府司馬史爲諫蔣國公豆盧行業西平郡王李琛簡州刺史李寰安南都督姜簡薛國公阿史那忠鄂國公尉遲敬德嘉國公周仁護丹陽公李客師鴈門公梁建方虢國公張士貴胡國公秦叔寶周國公鄭仁泰大將軍薛咄摩大將軍蘇泥孰大將軍漢東公李孟嘗蔣國公盧寬大將軍尉遲寶林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大將軍丘行恭大將軍賀蘭整大將軍張世師大將軍許洛仁大將軍張延師大將軍瑯琊王斛大將軍懷德公于伯億左金吾大將軍梁仁裕大將軍史大奈大將軍汲利大將軍姜確大將軍可汗阿史那步真大將軍史奕大將軍李舜大將軍阿史那德昌大將軍公孫雅靖右監門將軍執失善左金吾將軍房先忠內侍張阿難橫野軍都督拔換都督渾大寧于闐王尉遲光盧國公程知節將軍伏懷古將軍杜君綽將軍麻仁靖將軍賀拔儼將會何道將軍楊思訓將軍元仲文將軍豆盧承基將軍斛思正貴將軍徐定成將軍康野將軍段志玄將軍薛萬鈞將軍元思玄將軍李承祖將軍薛承慶右衛郎將軍尉遲昱左衛郎將軍姜勗中郎將教存葵天冊府記室薛收右衛大將軍李思摩薩寶王替普新羅王女德真初長孫無忌自於昭陵封內先造墳墓至上元元年九月七日許歸葬

永徽二年有司言先帝時獻陵既三年惟朔望冬至夏伏臘清明社上食今昭陵喪期畢請上食如獻陵從之

六年正月朔高宗謁昭陵行哭就位再拜擗踊畢易服謁寢宮入寢哭踊進東階西向拜號久乃爲太牢之饌加珍羞拜哭奠饌閱服御而辭行哭出就北門御小輦還

顯慶五年詔歲春秋季一巡宜以三公行陵太常少卿貳之太常給

因陵仍著於令

高宗崩葬乾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弘道元年十二月四日崩文明元年八月庚寅日葬）

乾陵陪葬名氏　章懷太子賢　懿德太子重潤　澤王上金　許王素節　邠王守禮　義陽公主　新都公主　永泰公主　安興公主　特進王及善　中書令薛元超　特進劉審禮　尚書左僕射豆盧欽望　左僕射楊再思　右僕射劉仁軌　左衛將軍李謹行　左武衛將軍高侃

始貞觀禮歲以春仲月巡陵至武后時乃以四季月生日忌日遣使詣陵起居景龍二年右臺侍御史唐紹上書曰禮不祭墓唐家之制春秋仲月遣使具鹵簿衣冠巡陵天授之後乃有起居遂爲故事夫起居者參候動止事生之道非陵寢法請停四季及生日忌日節日起居準式二時巡陵手敕曰乾陵歲冬至寒食以外使二忌以內使朝奉它陵如紹奏至是又獻昭乾陵皆日日祭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禮無日祭陵惟宗廟月有祭故王者設廟祧壇墠爲親疏多少之數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又譏周祭志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則古皆無日祭者今諸朔望食則近於古之殷事諸節日食近於古之薦新鄭注禮記殷事月朔半薦新之奠也又既大祥即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近代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廟考經據禮固無日祭於陵唯漢七廟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於寢月祭於便殿元帝時貢禹以禮節煩數願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又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議者亦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後劉歆引春秋傳曰祭月祀時享歲貢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祭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後漢陵寢之祭無傳焉魏晉以降皆不祭墓國家諸陵日祭請停如禮疏奏天子以語侍臣曰禮官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沿革何專古爲乾陵宜朝晡進奠如故昭獻二陵日一進或所司苦於費可減朕常膳爲之

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瀆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因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久長中宗不納

中宗崩葬定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六月二日崩十一月己酉葬）

睿宗崩葬橋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五月十日崩十月庚午日葬）

致堂讀史管見言明皇於睿宗孝養素薄故其崩也五月而葬以爲薄於其親然愚嘗攷之自漢以來並未嘗守天子七月而葬之制如隋以前歷代葬期多只在一兩月之內蓋以預規山陵而嗣君又急於從吉故也雖至孝如晉武帝魏孝文亦止於其臣下之請不免拘近代之制惟以擾亂不克葬者方有數月之淹如梁武帝父子是也至唐高祖崩五月而葬則以升遐之後方營山陵故少遲於前代虞世南諫疏可見及太宗預爲壽藏則又不及五月高宗以後或遲或速大槩不越五六月雖少遲於近代而終未能復古禮明皇蓋亦循故事耳致堂豈未之考耶

橋陵陪葬名氏　節愍太子重俊　宜城公主　金城公主　長寧公主　城安公主　定安公主　鄎國公主　彭國公主　駙馬李思訓

開元十七年玄宗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覩岡巒有龍盤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於此後遂追先旨葬焉

天寶二年制每歲以九月一日薦衣于陵寢又以寒食薦餳粥鷄毬雷車五月五日薦衣扇

十三載制獻昭乾定橋五署改爲臺令丞各昇一階自後諸陵例皆稱臺

開元禮皇帝謁陵行宮距陵十里設坐於齋室設小次於陵所道西南大次於寢西南侍臣次於大次西南陪位者次又於西南皆東向文官於北武官於南朝集使又於南皆相地之宜前行二日遣太尉告於廟皇帝行至宮即齋室陵令以玉冊進署設御位於陵東南隅西向有岡麓之閡則隨地之宜又設位於寢宮之殿東陛之東南西向尊坫陳于堂戶東南百官行從宮室客使位神道左右寢宮則分方序立大次前其日未明五刻陳黃麾大仗於陵寢三刻行事官及宗室親五等諸親三等以上并客使之當陪者就位皇帝素服乘馬華蓋繖扇侍臣騎從詣小次步出次至位再拜又再拜在位皆再拜又再拜少選太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奉禮曰奉辭在位者再拜皇帝還小次乘馬詣大次仗衛列立以俟行百官宗室諸親客使序立次前皇帝步至寢宮南門仗衛止乃入繇東序進殿陛東南位再拜升自東階北向再拜又再拜入省服玩抆拭帳簀進太牢之饌加珍羞皇帝出尊所酌酒入三奠爵北立太祝二人持玉冊于戶外東向跪讀皇帝再拜又再拜乃出戶當前北向立太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出東門還大次宿行宮若太子諸王公主陪葬柏城者皆祭寢殿東廡功臣陪葬者祭東序爲位奠饌以有司行事或皇后從謁則設大次寢宮東先朝妃嬪次於大次南大長公主諸親命婦之次又於其南皆東向以行帷具帳謁所內謁者設皇后位於寢宮東大次前少東先朝妃嬪位西南各於次東司贊位妃嬪東北皆東向皇帝既發行宮皇后乘四望車之大次改服假髻白練單衣內典引導妃嬪以下就位皇后再拜陪者皆拜少選遂辭又拜陪者皆拜皇后還寢東大次陪者退皇后鈿釵禮衣乘輿詣寢宮先朝妃嬪大長公主以下從至北門降輿入大次詣寢殿前西階之西妃嬪公主位於西司贊位妃嬪東北皆東向皇后再拜在位者皆拜皇后繇西階入室詣先帝前再拜復詣先后前再拜進省先后服玩退西廂東向立進食皇帝乃降西階位辭再拜妃嬪皆拜詣大次更衣皇帝過乃出寢宮北門乘車還天子不躬謁則以太常卿行陵所司撰日車府令具軺車一馬清道青衣團扇曲蓋繖列俟于太常寺門設次陵南百步道東西向右校令具雜器以備汛掃太常卿公服乘車奉禮郎以下從至次設卿位兆門外之左陵官位卿東南執事又於其南皆西向奉禮郎位陵官之西贊引二人居南太常卿以下再拜在位皆拜謁者導卿贊引從衆官入奉行復位皆拜出乘車之它陵有芟治則命之自開元十七年以後無親謁陵故事

玄宗崩葬泰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四月五日崩次年二月辛酉葬

泰陵陪葬名氏　贈揚州大都督高力士

肅宗崩葬建陵在京兆府醴泉縣界四月十八日崩大年三月庚午葬

建陵陪葬名氏　尚父汾陽王郭子儀元和九年左金吾衛大將軍郭釗奏亡祖子儀陪葬

寶曆二年二月太常奏追尊孝敬皇帝以下四陵宜停朝拜事孝敬皇帝恭陵讓皇帝惠陵奉天皇帝齊陵承天皇帝順陵建陵於實所隨陵如遇年月通便陵寢修營宜令所司計其種植

前件四陵昔年追尊大號皆是恩制緣情而行當時已不合經典今乃二時朝拜上擬祖宗切以情禮之差過猶不及謹按禮記及歷代禮文并國朝故事皇帝旁親無服又云五代而親屬盡伏以四陵親非祖宗事無故德緣情權制禮合變更有司因循尚爲常典況今宗廟之上遷代已遠尊卑降殺朝拜[illegible]勑旨依奏

代宗崩葬元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 五月二十日崩 十月己酉葬 無陪葬
葬代宗時發引帝見轀輬車不當馳道移指丁未之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自利乎
命改轅直午而行
貞元十四年令有司修葺陵寢以昭陵舊宮先因火焚毀故詔百官詳議議者多云舊宮既被焚𤏲請移就山下或有議請修舊宮者上意亦不欲移由是復以山上爲定於是遣左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損完修八陵使及所司計獻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唯建陵不復創造但修葺而已所緣陵寢中帷幄牀褥一事已上並令制置上親閱焉
德宗崩葬崇陵在京兆府雲陽縣界 正月崩 十月葬 無陪葬
順宗崩葬豐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 正月崩 七月葬 無陪葬
憲宗崩葬景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 正月崩 五月葬
景陵陪葬名氏 惠昭太子寧 孝明太后鄭氏 懿安太后郭氏
賢妃王氏
穆宗崩葬光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 正月崩 十一月葬
光陵陪葬名氏 恭僖太后王氏 正獻太后蕭氏
敬宗崩葬莊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 十二月崩 次年七月葬
莊陵陪葬名氏 悼懷太子普
文宗崩葬章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 正月崩 八月葬 無陪葬
武宗崩葬端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 三月崩 八月葬
端陵陪葬名氏 賢妃王氏
宣宗崩葬貞陵在京兆府雲陽縣界 八月崩 次年二月葬
貞陵陪葬名氏 婕妤柳氏
懿宗崩葬簡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 七月崩 次年二月葬 無陪葬
僖宗崩葬靖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 三月崩 十二月葬 無陪葬

昭宗崩葬和陵在河南府緱氏縣界
梁太祖崩葬宣陵在洛京伊闕縣 六月五日崩 十月十日葬
後唐同光三年六月勅關內諸陵頃因喪亂例遭穿發多未掩修其下宮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據所管陵園修製仍四時各依例薦饗逐陵各差近陵百姓二十戶放雜差役以備灑掃其壽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差陵戶仍授尚書工部郎中李途京兆少尹完修奉諸陵使
後唐莊宗崩葬雍陵在洛京新安縣 四月崩 次年七月葬
明宗崩葬徽陵在洛京洛陽縣 十一月崩 次年四月葬
帝清泰三年車駕北幸路當徽陵乃至陵所朝謁
晉高祖崩葬顯陵在洛京壽安縣 六月十三日崩 十月十七日葬
漢高祖崩葬睿陵在洛京都城縣 正月二十七日崩 十一月二十七日葬
隱帝崩葬穎陵在許州陽翟縣 十一月二十一日崩 八月十二日葬
周太祖崩葬嵩陵在鄭州新鄭縣 正月十七日崩 四月十二日葬
先時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徒役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違吾吾不福汝
世宗顯德元年六月車駕征太原回拜嵩陵至陵所哀泣感左右祭奠而退賜奉陵將吏及近郊人金帛有差
世宗崩葬慶陵在鄭州管城縣 六月十九日崩 十一月一日葬
恭帝崩葬順陵在 慶陵之側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

山陵

宋宣祖安陵舊在京城東南隅太祖乾德元年改卜陵兆得地於河南府鞏縣南訾鄉鄧封村二年以宰相范質為改卜安陵使翰林學士竇儀等為儀仗使吏部尚書張昭為鹵簿使皇第開封尹為橋道頓遞使未幾質免相以開封尹代充改卜使兼總禮五使事奉新陵皇堂下深五十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下層每面長九十尺南神門至乳臺乳臺至鵲臺皆九十五步乳臺高二十五尺鵲臺增四尺神牆高九尺五寸周四百六十步各置神門角闕有司言改卜陵襄宣祖合有哀冊及文班官各撰挽歌二首吉仗用大駕鹵簿凶仗用大升轝龍輴鵝茸纛魂車香輿銘旌哀謚冊寶車方相買道車

白幰鵞素信幡錢山輿黃白紙帳暖帳千味臺盤衣輿拂舞明器輿虞梓宮裹衾儀褥素蔞包牲倉瓶五穀輿宠甗瓦甗事詔曰特與少府同製凶器又言進玄宮有纖帳覆梓宮藉以被料搏纖盝鐵山以然麻燈宣祖袞冕昭憲花釵翟衣贈玉十二神當壙當野祖明祖思地軸及留陵刻漏等並望修製從之有司言案儀禮改葬緦注云服緦者臣為君也子為父也妻為夫也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無服緦三月而除之後魏孝明帝改葬文昭皇太后崔光上言請至尊皇太子群臣並服緦麻既葬而除漢戴德云改葬無祖奠蓋祖奠設於柩車之前以謂為行始謂之祖爾今改葬在塋已久告遷而已今請皇帝服緦麻皇親及文武臣護送靈駕者皆服緦麻練葬而除不設祖奠陵所行一虞之祭宮祖謚冊謚寶在廟室中合遷置陵內其玄宮內贈玉鎮圭劒佩旒冕玉寶並以珉玉藥玉製被以青錦詔諸親群臣先為孝明皇后制服當服以會葬安陵中玉圭劒佩玉寶等皆用于闐玉孝明孝惠陵內珪珉玉藥玉餘從其奏三月丙戌改命樞密直學士薛居正為鹵簿使啓故安陵奉安宣祖昭憲皇后孝惠皇后梓宮於幄殿癸卯靈駕發引所過州府縣鎮長吏令佐素服出城奉迎并辞皆哭四月乙卯掩玄宮自發引至是皆廢朝禁京城音樂

乾德四年九月命內人詣鞏縣安陵薦寒衣遂為定式（自是寒食齊生）其後定制每歲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拜祖宗及后陵先齋三日牲用少牢一獻（國初安陵以大牢奉內）服本品祭服（唐禮具本品冕兼鷩服寢）奉御書祝版遣陵使上起居表其儀祭日質明禮生引奉禮先升奉幣次卿詣洗位解劒脫履升奉幣跪奠訖再拜降復位次詣罍洗訖升詣神坐前執爵奠酒俛伏興俟太祝讀文訖再拜降階佩劒納履復位禮生贊拜在位皆再拜詣焚版幣位東向俟焚火半退次詣諸陵奉行皆如儀後以卿闕分遣宗正寺大常禮官參行故事

十月皇后王氏崩有司言孝明孝惠皇后謚冊按禮皇后謚成於廟

將來定謚訖讀於太廟然後上謚禮儀使扈蒙奏謚曰白虎通后夫人於何所謚以為於廟臣子共定謚白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但敬之而已又唐元和中順宗皇后王氏崩德是憲宗之母禮官遂引賤不誄貴幼不誄長之文又云古者皇后之謚則讀之於廟者其制則夫典禮之訓有失厥中欲請凡母后之謚則定於廟而讀之受成於祖宗也今詳后夫人者有太后有皇后若其尊卑不同不異受成於祖宗乃幼不誄長之意也皇后之謚取天夫之義自君之命也可今請孝明皇后謚號俟百官議定制下後行冊之前命官告太廟告訖上於靈座從之

開寶九年帝幸西京至鞏縣親謁安陵奠獻號慟久之左右皆泣下

會要漢儀乘輿謁陵太官上食太常奏樂舞如吉祭及朝謁陵皆徹樂舉哭素服行事故列於凶禮

是年十月太祖崩卜葬以翰林學士杜彥圭為山陵按行使齋王廷

美爲山陵使兼橋道頓遞又有禮儀鹵簿儀仗使皆以侍官爲之次年三月奉册寳告于南郊讀於靈座前四月啓攢宮上與群臣皆服如初發朝晡臨易常服出宮城發引上親啓奠祖奠出皆明德門外行遣奠之禮讀哀册又詣大升轝前哭盡哀再拜奉辭釋縗還宮靈駕發至都城外百官奉辭訖凶仗如安陵進增輼輬車及神帛肩轝鹵簿三千五百三十九人乙卯葬永昌陵在河南鞏縣（作書出宋安陵）己未神主將至群臣出都城奉迎安於大明殿自啓攢前三日至奉安神主皆發朝五月己卯祔廟亦發朝仍禁京城音樂（年十月崩大四月葬）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崩以雍王元份爲山陵使餘四使及按行使副如前制有司言大行鹵簿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全用其數慮山陵近隘車騎塡委望加裁定詔用其半皇堂深百尺方廣八十尺陵臺方二百五十尺置守陵只五百人作殿以設聖容朝莫上食四時祭享十月丁酉靈駕發引以太宗好玩弓劍筆硯琴棊之屬列於仗内

僧道威儀奉引繪聖容三冠服一常服設輦殿置仗中有司言發引畢皇帝當改御吉服上不忍止以縗服還宮乙酉葬永熙陵甲寅神主至奉安於含光殿上服縗袍步出殿門迎拜嗚咽流涕前導神主至殿堦下群臣就列安神畢拜奠而退十一月祔廟上服縗袍前導神主由西上閤門出乾元門外奉辭餘如永昌陵之儀（三月崩十月葬）

元德皇后李氏（眞宗生母）以至道三年十月追尊先殯於普安禪院咸平元年議改卜園陵二年命使按行園陵地議立陵名禮官言周顯德末都省集議故事帝后同陵謂之合葬同塋謂之附葬漢呂氏陵在長陵西百餘步以同塋兆而無名號又唐穆宗二后王氏生恭宗蕭氏生文宗並附葬光陵之側今園陵鵲臺在永熙陵封地之内恐不須別建陵號從之

景德二年皇太后李氏崩四月司天監言奉詔集衆官以諸家葬書選定園陵年月今歲甲辰年分未到宜用閏九月二十三日權攢於壬地其修陵至丙午年始吉詔禮官詳定上奏曰伏以宗廟之儀享祀爲大若三年不祭則闕孰甚焉再三詢問日官復有論列安敢以禮官博士之議拒馮相保章之說況事繫園陵理務便宜今參詳典葬之議古有變禮合祔自乎姬旦始墨由乎晉衰書之簡編亦無譏議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既不欲穿壙動土則莫若就司天所擇之地依葬訖王后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盡塗之如今理重如不欲入土則至時焚之如此則是用攢禮而行葬名所冀粗合經典使可行虞祭升祔神主祭享宗廟宰相請依禮官之議詔可

景德三年八月詔以來春朝拜諸陵凡百費用以官物充增修館驛以備行宮從臣百司儲擬供御並從省約諸司需索非有勑命州縣不得供給道路不得廢役夫丁修治鄰近州府長吏不得擅離本任赴行在諸道不得以進奉爲名科配起居表章附遞置以聞

宰臣王旦言行宮損壞要須修葺上曰此亦勞民所至但餙州縣廨舍處之百司非有司職祗應不令扈從

九月一日太常禮院言朝陵準故事合排小駕鹵簿唐貞觀中 太宗朝獻陵宿設黃麾仗周衛陵寢今請逐陵寢並周設黃麾仗又古之記事必書方冊方即今祝版也方則燔之冊則藏於其室唐制前一日陵令以玉冊進御親書近臣奉出陵令受之今請酌中造竹冊四副祝畢焚之又舊設百官位於陵所從祝官及皇親并客使分於神道左右貞觀中並陪列於司馬門内今望準舊儀施行又舊儀詣寢宮到大次之時設百官位奏請行禮今望令預先入赴寢殿立班又貞觀中 皇帝至小次素服乘馬檢會今年正月内車駕朝拜明德攢宮止特服素白之衣當時 皇帝在大祥之内今既服除拜陵望止服淡黃袍又按貞觀永徽故事朝陵皆先親後尊拜辭訖出逕大次便進發今望準故事先朝永熙陵又儀注每至陵奏請行事

及辭　皇帝皆兩次再拜陪位官每陵亦各兩次再拜今請皇帝詣
安陵奉辭四度再拜永昌永熙陵各兩度再拜舊儀逐殿上食備
大牢之饌珍羞庶品近禮以羊豕代太牢今請備少牢之祭設其酒
斛羹食寢宮上亦羞庶品別行致奠之禮又舊儀前發二日太尉
告太廟今請依禮例告六室詔皆服素白衣行事次序如告太廟儀
餘依所請
十一月詔三陵陪葬皇子皇孫公主之未出閣者及諸王夫人之丞
亡將來朝拜日並令有司隨尊卑各設位於諸陵下宮之東序以致
祭焉
凡陪葬子孫安陵一百二十一墳量設三十位男子女子共祝版
二永昌陵十五墳量設十位祝版一永熙陵八墳量設五位祝版一
四年正月二十一日車駕進發幸鞏縣朝陵二十六日次鞏縣帝以
諸陵寢通齋鳴鞘及太常奏嚴金吾傳呼二十八日帝乘馬發行宮
至中路頓進蔬膳是夕齋于永安鎮之行宮二十九日夜漏未盡三
鼓帝乘馬卻輿輦繖扇至安陵外易素服步入司馬門行奠獻之禮次
詣永昌陵永熙陵又詣下宮凡上宮用牲牢冊祝有司奉事下宮備
膳羞內臣執事用家人禮百官皆陪位又詣元德皇太后陵奠獻又
於陵西南設幄殿祭如下宮禮帝每至陵寢望門而哭禮畢徧詣孝
明孝惠孝章懿德明德淑德皇后莊懷皇后陵遂單騎以內臣從
趣祀陵闕及親奠魏王岐王恭孝太子鄆王安王周王諸墳於後曾
至幄次更衣服詣諸陵奉辭初有司以朝拜無奉辭之禮帝感慕哀
切未忍遽去故復往焉至午而還左右進繖帝以陵闕在望卻之受
胙應水許進焉至行宮始御常膳仍遣官祭一品墳塋親諸親冢
大中祥符三年詔將來祀汾陰還日朝拜諸陵大略如景德四年之
禮
乾興元年二月真宗崩以宰相爲山陵使餘如舊制六月參知政事
王曾言奉詔按視山陵定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上方百四十尺宰
相等請以前後所降天書置陵中十月己酉葬永定陵自啓攢至祔
廟如舊禮
內侍雷允恭爲山陵都監司天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
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恐下有
石并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它子若如秦王墳何故不用中
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
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貴橫人不
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
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丁謂言之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恭
唯唯而已允恭乃入奏太后曰山陵使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
石石盡水出王曾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密奏之太后大驚乃
誅允恭謂貶崖州司戶始丁謂請名陵曰鎮陵及謂敗馬極謂三
陵皆有永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安乃永安縣名也宣祖陵止名
安陵又不知翼祖已名定陵於是復追改翼祖陵爲靖陵議者譏
損不學當時無正之者
景祐初滄州觀察使守節言寒食節例遣宗室拜陵而十月令內司
賓往非所以致恭乃詔宗室正刺史以上一員朝拜罷永定薦納之
非禮者
四年減柏子戶安陵永昌永熙各留四戶永定五十戶會聖宮十戶
嘉祐八年三月辛仁宗崩發諸路卒四萬六千七百八十人修奉山
陵學士珪言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天子稱天以誄之近制惟
詞臣撰議即降詔命頗違稱天之義欲稱與禮集中書門下御史臺
五品以上議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詔從之遂爲定制
十月中辰葬永昭陵庚子虞丙午祔初永安縣官月朔朝定陵望朝
三陵韓琦言昭陵未有朝日乃令縣官朔望分朝諸陵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遺詔山陵務從省約所歷郡縣無科率擾民
八月癸酉葬永厚陵稍如舊制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十月乙酉葬永裕陵
紹聖元年四月太史請徙去永裕陵禁山民墳一千三百餘以便國
音帝曰徙墓得無擾乎若無所害則勿令徙果不便國音當給官錢
以資葬費
元符三年春正月哲宗崩七月壬寅葬永泰陵
諸陵使制治平四年　永厚陵置使副使二增募奉先軍一指揮昭
陵東南禁地占民田者償價之熙寧五年兆昭孝院奉　永昭
永厚陵以官田給始詔文臣兩省武臣閤門使以上道陵下聽朝謁
殺事歲遣朝陵官自　宣祖至　真宗章惠皇后總以太常宗正卿
二人其餘　九陵則通道郎中或清望官二人分詣太常宗正卿闕
以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或大卿監充又闕遣以次官獨　永

定陵輪宗寺及太常禮院官一人春秋朝享因之檢察陵事以陵臺
令陪位若非時祭則遣陞朝官其　永厚陵準永定陵故事應諸陵
奉祀牙床什器各以東閣庭藏之元豐二年詔增陵園地為七十有
五步以應生火中五十之數禁昭陵東北山口路勿耕墾中有民田
則給其直或易以官地舊以兆域南地十頃有畸貸官費而監護官
循習以為圭田帝詔曰陵寢重事今守吏不法如此不可不深加懲
治其選強毅官勅治以聞初　永熙陵之艮巽方禁陟以鎮土至是
因日官有請乃命為陟於　永厚陵及濮園之東行鎮土法各於其
方以珍寶玉石為歆瘞之詔朝陵官非帶任執政事止莫獻薦新其
勿進湯持拜應諸陵官物皆籍二年一遣官檢察陵臺令通治陵事
隸太常寺仍尊按視陵域或內外林木歲以數申寺其典領官月一
出所藏衣冠及應供奉之物以時展閱暴涼六年太常博士何洵直
言自秦漢即陵為寢有事牲之具今祠陵官具牲牢俎豆以祭服行

禮而朝獻景靈宮純用時王之制陵寢義當一體其朝陵薦牙盤食
獻官止以常服六陵下宮及會聖宮門各視廟社宮門立戟二十四
皆從之後詔朝陵自今各遣官太常寺輪長貳餘以宗室遙郡防禦
使永安陵下宮之南令加舊地十步三尺仍視其制度增修厚陵其
永昌　永熙陵亦繕治之陵官輒離陵所以擅去官守法論若宮人
朝陵毋以伎樂迎送昭陵下宮　帝后同楹薦獻安陵以合祔及昌
熙定陵悉無　諸后神像長至元正清明節　帝后異宮酌獻上食
皆不豫饗七年因何洵直之請乃命各設后位遂選官定薦獻供奉
式焉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撫應永安軍祖宗陵寢西京應天禪院會
聖宮影殿兩壇可差西京留守及臺官一員日下前去躬親省視如
合修奉去處一面措置仍密具奏聞兩壇委汝州守臣依此又詔河
南府鎮撫使翟興團結本處義兵保護祖宗陵寢

紹興元年四月隆祐太后孟氏崩遺誥擇近地權殯俟息兵歸葬園
陵指取周身勿拘舊制以為它日遷奉之便六月殯于越州會稽縣
上亭鄉上許其誥曰昭慈獻烈攢宮方百步下宮深一丈五尺明器
止用鉛錫置都監巡檢各一員衛卒百人生日忌辰旦望節序排辦
如天章閣之儀以香火院為泰寧寺度士還溫州於溫州行祔廟之
禮
二年知紹興府張守言項嘗備位政府今叨領藩符伏覩昭慈獻烈
皇后攢宮近在本府界望許臣攢宮朝謁從之自是守臣皆從其請
三年禮部太常寺言春秋二仲薦獻諸陵權於行在法惠寺設位行
望祭禮從之自此每歲薦獻率循此例
紹興七年正月道君皇帝寧德皇后凶問至上舉哀成服命王倫為
奉迎梓宮使六月宰臣張浚等請南郊請謚廟號徽宗閏十月戶部
尚書章誼等言梓宮未還久廢謚冊之禮不行請依景德元年明德

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祔廟之禮及依嘉祐八年治平四年虞祭畢
百後卒哭而後祔廟乃於小祥前卜日行之從所梓宮至宜遵用安
陵故事行改葬之禮更不立虞主從之
九年正月大常寺言正月啟攢及掩攢之時將及大祥難以宜皇室若不
先擬陵名則春秋二仲有司為獻官先命宰臣上陵名乞依泰陵等
詔上陵名曰永固詔恭依
留守以金人歸河南地命大宗丞士㒟兵部侍郎張燾詣八陵按視
二人至西京朝拜陵寢民夾道驩迎遂入柏城披荊棘履瓦礫亦宜葺
之而去及還奏言諸陵下澗水自兵興以來涸竭幾十五年二使
到日水即大至父老驚嘆以為中興之祥上問諸陵寢如何燾不
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為之黯然
時方庭議為三京淮北宣諭使至西京先朝謁陵寢見永昌而下
皆遭發掘泰陵至暴露庭黃解衣覆之歸日痛哭流涕為上言之
由是大忤秦檜
十月禮部言永安軍守臣今已收復委知軍前詣諸陵逐位檢視除永
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陵園內並無損動內永安永昌永熙陵神臺
壘列殺枳橘柏株木未敢一面擅行補飾合就差所委修飾官奏告
行禮詔令河南府委官如法補飾不得滅裂
十二年四月禮部太常寺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至宜權攢龍
德宮以備安奉迎見梓宮皇帝及百官宜依永安陵改葬故事從之
詔依權攢禮官修奉陵寢或攢宮工部尚書莫將等請依景德元
年明德皇后權攢故事修奉攢宮部奏依八月車駕詣臨平鎮迎奉
二梓宮九月發引十月權攢在昭慈攢宮西北五十步用地二百五
十畝十三年改陵名曰永祐
朝野雜記徽宗初葬五國城後七年虜人乃以梓宮還行在梓宮
將至上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登舟易緦服百官皆如之既至

行在寓于龍德別宮以故待漏院為之行在宮南門外之東
帝后異殿先是遣人楊燁獻書于執政李光以梓宮可疑真偽未
辨左宣義郎王之道亦貽書諫官曾統欲乞命大臣取神觀之最
下者斵而視之然後奉安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
承之以槨有司預製袞冕翬衣以往至則納槨中不改斂
又曰徽宗梓宮將至宰相秦檜白令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省集
議禮寺當先奉陵寢或稱攢宮禮部員外郎眉山程敦厚希
檜旨獨上奏言仍攢宮之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山
之正典則若士存本之後寓臣以為宜勿徇虛名而當示大信於
是議者工部尚書莫將等乃言大史稱歲中不利大葬請用明德
皇后故權攢許之議狀遠引　明德而近捨　昭慈似有所避也
其後　高宗遺詔亦稱攢從今遂循故事
又曰永祐之稱攢也宰相秦檜之不欲行乃命信安孟王忠厚以
樞密使為之及懿思陵備置五使遂命右相周益公權攢宮從所
請也時左相王季海以母老惡凶事故不欲行然陵成而王卒罷
永阜之役既命左相留仲至未葬而仆至遂右相趙子直亦不欲
行乃以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郭師禹為總護使而命參知政事余
處恭扶御道梓宮既葬師禹封永寧郡王子直竟得罪慶元末永
崇陵將復土右相謝子肅亦不行乃命平原王韓侂胄為山陵非
宰相護送遂為故事
十三年十月禮部太常寺言將來郊祀禮畢合奏謝諸陵昭慈聖獻
皇后攢宮永祐陵攢宮已差官行禮內諸陵權於臨安府法惠寺設
位望祭差南班宗室二員行禮從之
二十年正月臣僚言陵廟之祭月有薦新永祐諸陵缺而未議望令
有司討論舉行其新物令逐宮預行關報紹興府排辦從之
三十一年淵聖皇帝凶問至以六月舉哀成服七月宰相陳康伯等

率百官詣南郊請謚廟號欽宗其餘並如徽宗典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欽宗之喪舉哀於天章閣南以學士院為
几筵殿遂上陵名曰永獻陵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寢地虜人
許以遷奉且并歸靖康梓宮朝廷難之虜人乃以禮陪葬于鞏
縣云

顯仁皇太后韋氏崩祔于永祐陵攢宮詔兩攢宮禁地內有遷士庶
墳冢屋宇及收買士庶田產山林地段並委守臣同檢察宮陵所撥
置告諭先佔定實直倍數支還取人戶情願毋令人吏乞覓騷擾
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竊惟攢宮之地舊占百步去冬新立四隅回環
不啻二十里居民悉已遷徙屋廬悉已毀撤寸土尺木率屬於官今
皆為禁地而士庶丘墓錯雜其中陰陽家流或謂盡宜挑去以肅靜
陵域且有內將外從天柱門三男方位之說或謂曾為攢宮不必挑
去是故上貽 聖慮命臣躬親前去看定臣遵奉 睿訓周視四隅
見得士庶墳冢元計九百三十八穴除近已挑去一百七十二穴外
有七百六十六穴見存竊以攢宮經今三十餘年無有議其非者今
二十里之內乃云盡合挑移始有紛紛之論太史局各守其說皆壁
疑似之語不可取信臣請以史傳及 祖 宗故事明之秦樗里子死
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
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且以天子之宮猶近而
當時不聞遷其墓也以今觀之一百七十二穴業已挑去而其實之
餘可奈何而見存七百六十六穴墳冢相望雖山林掩蔽皆在禁地
若一旦悉令挑去恐須泄地氣傷於人情有所未安欲下紹興府專
委守臣出榜備坐宮陵制內所收挑曉民間如對界內舊墳有願遷
出仰召保開說經府自陳令縣尉點視聽其遷出如不願者仍舊從
之

孝宗乾道六年以起居郎范成大為祈請使之虜請陵寢地

先時上賜宰臣陳俊卿手札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四十
餘年今欲特遣泛使就彼祈請卿以為如何可密奏來俊卿以為
未可坐罷相知福州乃遣成大行令學士院草國書以陵寢所在
欲求河南地為辭成大辭行秘書少監李燾等皆不以為然國子
博士丘宗山輪對論其無益啓海上不樂曰卿家祖先墳墓為人
占據是亦須理會否答云臣但能許之不能告之上赫怒成大既
出疆使還其國書云和約再成界山河以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
以為言援襄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
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
塗明年遣趙雄賀虜主生辰復附國書略曰惟列聖久安之陵寢
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其後虜
人徙葬欽宗於鞏原而判襄謀報乃謂虜以十萬騎奉遷陵寢以
來中外洶洶遣帥咸請增戍後卒無事

淳熙十四年高宗崩宰相王淮等上陵名曰永思詔攢宮遷理詔務
從儉約凡修營百費並從內庫及封樁錢物毋侵有司經常之費諸
路監司州軍府監止進貢表其餘禮並免仍不得以進奉攢宮為名
有所貢獻
按行使蕭燧等言相視到大行太上皇帝神穴地段係在徽宗皇
帝攢殿離閣之外正西北顯仁皇后攢殿近上正西向南乞差官
覆按施行詔戶部侍郎韓彥古充覆按使

紹熙五年孝宗崩宰相趙汝愚等上陵名曰永阜詔於永思陵下宮
之西修蓋攢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紹興初六飛駐越 昭慈聖獻皇后上賓
因卜地攢殯於會稽上皇初意使於修奉也及卜祐陵遂就其
側併舉 顯肅 憲節二后祔焉 顯仁高宗繼從其兆則迫
隘已甚矣 高宗之葬也趙子直時守蜀手疏論會稽攢宮淺

薄可為深憂宜復　祖宗山陵之制朝論不從於是自　昭慈
之西運用五音山勢漸遠其地愈卑矣　孝宗將殯子直為按
察使建議以攢宮本非永制實居淺土蔽以上宮初期恢復神
京奉遷神馭雖其志甚美而其事寔難且死者無終極國家有
廢興豈宜徒徇虛名以基實禍識者深以為然時日官荊大聲
已卜地　思陵之傍開深五尺下有泉石（此則神穴深九尺）按行使趙
德老以為土肉淺薄不可用子直乞改卜意欲以中軍寨為之
而宰相留仲至以為不然於是德老與覆按使謝子肅附其說
乃命大聲改卜於新穴之東視新穴纔高一尺一寸五分而已
孫從之為覆按使還言當少需時日別求吉兆而內廷左右以
上久居喪次內外不便皆主速葬之說乃詔侍從臺諫限三日
集議議者皆言神穴未安自合展期改卜況朝廷禮文何嘗盡
循古制豈必拘七月之期奏劉德修所草也朱晦翁時在經筵

復上奏論臺史國音之說不可信又言今穴視前穴（高）一尺（一寸五
前穴開深五尺七寸五分即據舊見二尺五寸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
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邪臣自南來經由嚴
州及富陽縣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說言又言臨安縣乃錢氏
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邃密此必有佳處可用而臣未之見也切
見近年地里出於江西福建者尤盛望下兩路帥臣監司疾速
搜訪量給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
或謂晦翁之意似屬蔡元定季通也所謂國音者蓋近世庸妄
之說以五音盡類群姓而謂冢地向背各有其宜以國姓論之
必當用壬山坐南向北之地晦翁謂以禮而言則死者北首者
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論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
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
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勢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
推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向北固已
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邪疏入不報其後卒定永
阜殯陵于會稽子直請如故事建陵臺同列又以後變踰前變
而止故崇陵亦因之若　成穆　成恭二后則先葬於赤山
　慈懿皇后則殯于南山淨慈寺

慶元六年光宗崩丞相謝深甫等上陵名曰永崇
按行使副韓邈黃鑑言判太史局荊大聲等相視得大行太上皇
帝神穴係在永阜陵西永思陵下宮開地段委是國作王氣聚秀
之地依得尊卑次序可以安建既而差官覆按從之

開禧三年成肅太后崩於永阜陵正北附殯
吏部尚書陸峻等言伏覩列聖在御間有諸后上仙緣無山陵可
祔是致別葬若上仙在山陵已卜之後無有下從葬者其它諸后
葬在山陵之前有神靈既安並不迁祔惟元德章懿二后方其葬

時名位未正暨行追冊其成穆皇后孝宗登極即行追冊改殯所
為攢宮典禮已備與章懿二后事體不同所以更不迁祔切稽前
件典禮揆緣變有前後勢所當然其於禮意却無隆殺今來太皇
太后上仙從葬阜陵依得上件典故從之（成肅孝宗正配未登極[illegible]成肅孝宗[illegible]登位後立為后）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六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七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王禮考 山陵

舁禮

南郊請謚

請謚於南郊先是太常寺已依例集謚號於尚書省侍從臺諫兩省官監察御史以上尚書省集謚郎官以上書謚考功擬謚詔恭依謚號既定翰林學士撰謚議謚議既定攝太傅上謚議投進入內次日奏皇帝命上謚冊寶于靈座前 [illegible] 南郊請謚儀註 [illegible]

[illegible]

劉告于祖宗 [illegible] 謚告太廟儀註前一日有司進入內中 [illegible] 皇太后謚則攝太尉率百官詣太 [illegible]

[illegible]

謚冊謚寶

攝太傅既率百官請謚進謚議入內訖次日俟內降出謚冊謚寶官次日率百官上於靈座前 [illegible] 又詔宰執一員奉冊寶 [illegible] 一員讀冊文攝中書令一員讀寶文攝侍中又差舉冊官舉王官 [illegible] 之皇帝謚寶用玉一紐以執政篆寶文 [illegible]

皇后謚寶曾垂籙者用玉不曾垂籙者用金上謚冊寶於靈座前儀註前一日上謚冊寶太傅等官並常服黑帶去魚詣殿門外幕次太常寺贊引祗應人禮部職掌及儀衛親從官等並於殿門外隨地排立以俟進請謚冊寶內侍官請降謚冊寶將出次引奉謚冊官奉謚寶官於內侍處受冊寶於殿門上幄次權置定次禮直官贊者引太傅以下詣殿門下隨地立班再拜訖 [illegible] 權退側身立俟有司奉迎儀衛進行大傅以下從至幄次權安奉訖太傅以下退歸本司宿齋其日文武百僚入詣幕次有司設權置冊寶褥位於殿下東向次奉謚冊寶入太傅以下行禮官並從至殿階下東向權置位冊北寶南太傅以下權退歸幕次俟有司排辦畢備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僚詣殿東廂外隨地之宜立班定次禮直官引讀冊中書令讀寶侍中詣冊寶之後褥位立次引舉寶官於讀冊中書令讀寶侍中之後立次引奉謚冊寶官詣冊寶褥之南東向立次引奉

上謚冊寶太傅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定禮直官贊太傅躬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太傅升殿詣香案前搢笏三上香跪一酹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再拜訖降階復位少立次再引太傅詣殿下褥位北向俛伏跪奏稱太傅臣某言奉詔謹奉上大行皇帝謚冊寶奏訖俛伏興退復位奉謚冊官詣冊案前立次舉冊官詣冊案搢笏跪舉冊匣興（凡舉冊寶皆禮部職掌助舉）職掌先捧冊案升殿詣殿上香案前置於褥北向次奉謚冊官搢笏奉謚冊以引太傅詣冊匣之後搢笏與少退稍西褥位東向立舉冊官執笏與少立次引讀冊中書令升殿詣冊案之後北向立舉冊官搢笏跪舉冊讀冊中書令搢笏跪讀冊訖執笏與降復位舉冊官與冊舉冊匣與職掌先捧冊案於殿上稍東褥位置定舉冊官舉冊匣跪置于案上舉冊官執笏與降復位初讀冊官讀冊將畢次引奉冊寶官詣寶案前舉寶官搢笏跪舉寶盝與職掌先捧寶案升詣殿上香案前置於褥位北向次奉謚寶官搢笏奉寶盝

次引太傅降階於寶盝之後搢笏次奉謚寶官以寶盝授太傅太傅受訖奉謚寶官執笏退復位立次舉寶官舉行太傅升殿至褥位北向跪奠寶盝於案上太傅執笏與少退稍西褥位東向立次舉寶官執笏與少立次引讀寶侍中升殿詣寶案之後北向立舉寶搢笏跪舉寶次讀寶侍中搢笏跪讀寶訖執笏與降復位立舉寶官與寶舉寶盝與職掌先捧寶案於殿上稍東褥位置定舉寶官舉寶盝跪于案上舉寶執笏與降復位立次引太傅降復位西向立定禮直官贊太傅躬拜在位官皆再拜（如遺而宰臣讀宣於殿裏外並禮上讀冊立班）次移班稍東進名班首出班致詞復位再拜奉慰退謚冊寶於本殿安奉令本殿官交割權行收掌至發引日降出付禮部陳列奉上謚冊寶合用擡舉謚冊寶擧官二十四人人負鄉綴二人執擧冶冊寶法物天武官二十二人人負一人儀衛皇城司親事二十人人負一人（令御輦院殿前司皇城司前殿前司依數差撥服色又依發引日分梓宮前儀衛司排列掌管此）

追謚寶冊於攢宮

啓攢

前三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其日侯總護使（先差執政一員為之）行啓攢禮畢奏還梓宮還殿安奉訖行事陪位官並服初喪服（內不曾製孝服者常服黑帶）就位立班皇帝服初喪之服詣幄即御座簾降引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啓攢祭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舉哭在位官皆再拜舉哭前導皇帝詣香案前北向立奏請皇帝三上香跪內侍進茶酒奏請皇帝酹茶三奠酒俛伏興奏請少立讀祝文訖奏請哭再拜皇帝哭再拜在位官皆哭再拜前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奏禮畢百官奉慰如上儀自是百僚並服初喪服朝一臨退不易服至發引奉辭靈駕畢易常服黑帶（自啓攢後未發引前臨安府內外禁樂諸路亦止此）

發引

三日前差官奏告用大昇轝并龍輴一副（先下文思院製造）總護使一員（以執政為之）橋道頓遞使一員（以侍從為之）主管梓宮前并回程應干事務一員（以內侍[illegible]為之）

紹興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常寺檢會故事差攝太傅持節奉梓宮赴攢宮監護元宮太常少卿執翣者障梓宮攝司徒率梓宮官升大升轝及引梓宮即元宮又攝司空復土九鈋監察御史監護元宮少府監進龍輴將作監奉梓宮登龍輴攝鎮元宮宗正卿充九虞及掩元宮祭官若點虞主官并題神主官殿前司依例差甲攢官一員甲軍一百人用喪葬儀仗依例權以儀衛服官紫袷衫執持儀物充代主管禁衛所先相度差撥其沿路引導宿頓排設用警場鼓吹挽歌依例條總護使同橋道頓遞使於前二日都大主管官禮部太常寺先就貢院按閱（[illegible]）

（大入門鼓一人金鉦四人擊鼓人兵共一十人一挽歌合用撲扶一人龍色四十八人挽歌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撰二十首文臣攝事官各二首導引歌詞學士院撰前一月先於太常寺教習排設訖警場及挽歌等兵部差撥前去軍司人并太常寺所差人數與製正係紹興一十九年例借請本身請給一月從四日依條除破）是日行啓奠祖奠遣奠禮攝太

傅後從 皇帝行禮又差攝侍中少傅等官所有祭器用牙牀三張

並先下文思院製造陪位行事官外餘文武百官並免立班於城外

奉辭 靈駕其哀謚冊寶於梓宮前禁衛內排列沿路排祭依例壓

祭絹內宰相使相各五十疋侍從臺諫各三十疋管軍知省知閤御

帶御藥門司直殿等各二十匹六曹郎官寺監卿少等各一十匹（紹興十四年例）其經過州縣合行排祭不係經過州縣並免至攢宮前一日差

官奏告 紹熙五年閏十月七日橋道頓遞使司言將來梓宮發引

渡江依舊例 梓宮前後官司除內人船外並於前兩日渡江應排

整肅不致諠譁從之卜日御史臺又言勘會 梓宮發引日百官出

城奉辭合設文臣路祭一座乞依例應臣選人並照本身料錢每三

十貫文省於臨安府送納令本府排辦候畢如有支不盡錢繳納左

藏庫從之（大行皇后亦免設祭）十一月十四日詔靈駕發引其排立禁衛請班

直親從等子并殿前司馬步軍經由道路坊巷官兵折食錢依 淳熙

十五年例令戶部日下特與倍支

啓奠

有司設牙牀牲牢禮饌太傅宰執總護使皇親侍 中前導官及應

陪位官外餘文武官並免立班徑赴城外候 靈駕奉辭合行事陪

位官就位立班 皇帝服縗至御幄即座（仗衛之官各服初喪之服）簾降太史局

報時前三刻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 皇帝行啓奠之禮簾捲前導

官導 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奏請拜舉哭 皇帝再拜舉

哭在位官皆再拜舉哭內侍官奉盤匜帨巾酒爵以進奏請去杖盥

手帨手洗爵拭爵前導官導 皇帝詣 靈座前太傅後從（凡升降及祖奠遣奠禮皆太傅後從）奏請跪三上香進幣爵酒官西向跪[illegible]幣次進爵酒奏請

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俛伏興奏請執杖少立哭止讀文訖奏

請哭再拜 皇帝哭再拜在位者皆哭再拜前導官導 皇帝還褥

位西向立奏請拜 靈駕少駐俟權置定輦官等並權退如有皇太

后即服縗服先詣梓宮前舉哭行燒香禮俟皇太后燒香禮畢然後

有司設牙牀行啓奠禮有皇太子同太傅等官立班

祖奠

俟啓奠既徹後有司設牙牀禮饌應行事陪位官詣殿下北向立太

常卿當幄前跪奏請 皇帝行祖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 皇帝出

幄詣殿上西向褥位立奏請拜舉哭行禮並如舉奠之儀訖前導

皇帝於稍東褥位西向立（太傅宰執前導官總護使司官屬權退詣殿門外以俟前導從往宣班）次

引皇親南班官於殿下稍東有皇太子則引皇太子升殿詣 皇帝

褥位之東西向立總護使升殿於皇太子之後西向立禮直官引侍

中奏請 靈駕進發（如行啓奠之禮少府監帥其屬進遣奠禮饌於殿下）輦官等升捧梓宮太傅

捧御導梓宮進發降殿太常少卿帥鄭奏者分左右障梓宮初梓宮

降殿 靈駕前奏請 梓宮升龍輴將作監捧梓宮登龍輴挽士奉

引至門外侍中奏請 靈駕權駐升大昇轝 皇帝歸幄簾降陪位

少退前導官立於御幄前如有皇太后即詣梓宮前舉哭行燒香禮

奉辭還宮

遣奠

俟少傅率梓宮官（將作監）奉 梓宮升大昇轝訖有司設哀冊牙牀牲

牢禮饌次引讀冊舉冊官進幣爵酒官各隨地之宜立酌酒官於酒

尊之後立陪位官皆立如祖奠之儀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 皇帝

行遣奠之儀簾捲前導官導 皇帝出幄詣大昇轝之前褥位立奏

請拜舉哭盥手帨手洗爵拭爵上香進幣爵酒受幣奠幣執爵三祭

酒奠爵俛伏興皆如啓奠之儀奏請執杖少立哭止讀哀冊官跪讀

哀冊訖奏請哭拜如上儀 皇帝權歸幄次禮直官引侍中奏請

靈駕進發有司率僧道儀衛法物等前引　靈駕前導官導　皇帝
出幄舉哭執絲繩俟大昇轝進發內侍官割繩前導官導　皇帝歸
幄哭止簾降前導官退　皇帝釋縗服服折上巾白袍黑銀帶以俟
還內管及應奉官就大昇轝前奉辭易常服黑帶從　靈駕總護使領
遺使都大主管官於　皇帝幄次朝辭餘行事官免又其餘文武百
官城外奉辭　靈駕訖進名奉慰（紹興元年四月十九日太常寺言明德皇后故事行遣奠禮讀冊奉辭訖　皇帝吉服還內易服華之倖太行　太皇太后發引日檢會故事）

大行皇后啓欑發引

皇帝服忌日之服黑鞓犀帶絲鞋親行祭奠燒香之禮（宰執不拜）陪位立
班臣僚並吉服入易帶立班於啓欑行禮時一臨而止自餘發引前
夜祭告并啓奠祖奠遣奠行禮陪位官（從官以上環衛發遣使南班宗室本宅親屬）及會
葬從班官臣僚並服初發之服至欑宮掩欑奉辭訖易常服退所有
縗服依禮畢毀棄（自啓欑日至發引前後殿不視事）其發引啓奠祖奠（並臨奠賓皆行禮）俟

梓宮發引升龍𨐌至和寧門降龍輴升大昇轝　皇帝親行遣奠之
禮（讀哀冊皇帝服衰再拜）及梓宮進發百官常服黑帶奉辭於城外訖赴後殿
門外進名奉慰親王宗室本宅親屬並隨行
慶元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和殿宰執進呈　太行皇后發引訖
免臣僚路祭　上曰此乃文具不須得止奉辭足矣十二月二日詔
太行皇后梓宮將來發引可出麗正東偏門又詔梓宮發引攢侍中
奏梓宮升降進發權駐差吏部侍郎費士寅攝太傅持御遣梓宮監
掩欑宮差總護使吳環攝太傅帥奉梓宮官奉升大昇轝又引梓宮
升攝少保差太常少卿俞豐（係接梁后故事除授此）

掩欑

掩欑升神主祔廟用栗主一神主一大匱二小匱二腰輿二汲水鐵
浴桶二（全）燒香案二（素羅衣子全）白羅拭巾一（長八尺小八尺）筆硯墨一副白羅
巾二（各長八尺小二尺白用青羅巾二）皇　襯藉神主虞主裝羅褥子二浴斛趺座二（行）

子全　曲几二（衣子全）油絹帕二（各三幅）皁匱羅夾帕二（各一幅入打皇帝用帶羅皇后用紅羅）
升祔室法物等並先下文思院製造欑宮內安設用黝三疋纁二疋
（下古畫表文供還傳如物帛）贈玉一段（虛黑漆匱玉塗沫貝增實漆全下文思院製造）監掩欑宮（書攝太傅供差）
（侍容御史）復土九鉌（差攝太保人役等官為之）侍　其日俟大昇輿詣宮侍中詣大昇輿
前俛伏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靈駕降轝升龍輴詣獻殿奠訖俛伏
興有司掖梓宮升龍輴入詣獻殿上訖俟掩欑日時前行遷奠禮有
司於梓宮前陳設祭器實以禮料畢先引陪位官並立定次引奉禮
郎已下入就位立定次行禮總護使詣殿梓宮前立贊者曰躬拜總
護使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舉哭次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人就位
立定次引行禮總護使詣盥位盥手帨手洗爵拭爵詣酒尊所跪執
爵俟太官令酌酒訖興詣梓宮跪上香奉禮郎奉幣行禮總護使再
拜舉哭在位官皆舉哭總護使復位又再拜在位官再拜訖哭止次
引總護使詣望瘞位立奉禮郎太祝太官令重行立定有司瘞祝幣

訖退俟掩欑時至引侍中詣梓宮前俛伏興有司掖遷侍中臣某言
請靈駕赴欑宮奏訖俛伏興有司掖遷梓宮少傅引梓宮即欑宮畢
權退俟梓宮進皇堂訖次引將作監掩欑官大傅監察御史並監掩欑
宮次引少保復土九鉌俟掩欑官將畢內謁者詣浴虞主訖以羅巾拭
訖引內謁者詣欑宮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神靈上虞主奏
訖俛伏興扶侍奉啓匱櫃訖捧腰輿內侍捧虞主升腰輿至獻
殿上南向權置定次引內謁者詣虞主腰輿前俛伏跪奏稱內謁者
臣某言請虞主降輿升座內侍捧　虞主即坐訖權退俟掩欑官訖
次詣虞主前行虞祭禮是日百官進名奉慰總護使奉應在欑宮官
奏表奉慰（淳熙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左丞相周必大等言檢照故事山陵五使從虞神主還百官宗賓之時屬曲一年先已立虞廟總護使所以經紀梓宮在安安懿仁皇后攢宮用夫先令未神王在會帶休不同臣等欲參酌典故準按淡江欲行事官自從已傳指揮大回從之）

虞主神主

紹興七年閏十月二十五日朱震充題神主虞主言按後漢禮儀志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又按杜佑通典載儀註虞祭之禮止言太祝捧主匱置於座啓匱於前捧出神主不言題謚祔廟之儀則曰乎前一日質明太祝以香湯浴栗主拭以羅巾題栗主官盥洗捧栗主就褥題神主墨書訖以光漆重模之則是唐制唯題栗主亦不題虞主也宋朝 仁宗皇帝上僊呂夷簡奏請虞主不題謚詔兩制及待制以上官與禮官會議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奏乞如夷簡所奏從之今欲乞依漢唐及 仁宗山陵故事虞主更不題謚俟祔廟前期一日奏依敕命書題神主詔恭依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太常寺又言顯仁皇后將來權攢宮合行九虞祭依禮例權攢宮畢行第一虞其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虞並係在路合於宿頓宗正卿行禮其第六虞在京日係在殯林並今欲乞渡江訖令宗正卿行禮禮畢迎虞主入慈寧宮奉安皇帝服袍履導於慈寧宮門外有司奉安訖皇帝行安神之禮其第七第八第九虞依與故皇帝行禮百官陪位（陵土未有祔則百官並不陪位）詔恭依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太常少卿王普言謹按通典神主之制有匱有趺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下與齊今太廟祖宗帝后主之匱有蓋無底雖於祏室牙牀各設趺座然祭享遷奉之時唯匱蓋以覆神主在中不免敧側動搖有乖嚴奉豈渡江之後失其舊制邪茲者恭文顯德仁孝皇帝神主虞主之匱欲依通典並造底蓋仍乞添造祖宗帝后神主匱底庶得合於禮制兼亦便於遷奉詔依

第一虞至第六虞祭

太常卿既行權攢宮之禮並如還奠之儀（惟不用陪位官權攢之後與禮使以下並服常服黑帶）

奉迎虞主

依例用細仗五百人太常鼓吹一百三十人（下兵部太常寺豈又神主祔廟日同）山陵等使並隨還京文武百僚合出城奉迎虞主官並常服黑帶其日破儀仗道儀衛親從等並詣權安虞主幄次前排立禮直官引禮儀使升詣虞主香案前搢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執笏降復位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禮儀使都大主管官以下詣虞主幄前褥位立班定禮直官揖躬拜禮儀使拜在位官皆再拜次引禮儀使升詣虞主香案前搢笏三上香執笏降復位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禮儀使都大主管官升詣殿幄分立定禮直官引內謁者詣虞主腰輿前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虞主進行奏訖俟虞主進行至宮門外禮儀使以下並權退以俟皇帝行奉迎之禮（禮儀使等止於宮門）虞主將至皇帝自內服履袍歸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於幄前俟虞主將至殿前扶侍夾侍捧腰輿入殿禮直官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奉迎虞主行安神之禮奏訖俛伏興退復位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門內奉迎虞主升殿至殿上權駐前導官導皇帝於殿上稍東褥位少立次引內謁者詣虞主腰輿前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虞主降輿升座權安奏訖俛伏興退內侍扶捧虞主升座啓匱于後以巾覆之訖少退前導官導皇帝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訖前導官導皇帝升殿詣虞主香案前奏請皇帝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又奏請皇帝再拜訖前導官導皇帝降階復位西向立俟內侍啓巾捧匱覆虞主訖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禮畢奏訖俛伏興前導官導皇帝還內百官進名奉慰次宗正卿以酒脯行安神禮如有太皇太后皇太后俟內侍奉虞主升座後前導官導皇帝權歸御幄次提舉官奏請太皇太后皇太后詣虞主前北向立內侍官啓匱于後以羅巾覆之訖少退太皇太后皇太后行安神燒香禮如宮中之儀訖退淳熙十五年二月宰執進呈虞主祭乃吉禮合用靴袍上曰只用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可也

第七至第九虞祭

並皇帝親行禮闔日而祭其日有司設牙牀牲牢禮饌行禮前御史導閤門太常寺先引文武百官詣几筵殿東外立班定次禮直官引讀文官詣殿上東向立進幣爵酒官詣殿上西向立酌酒官於殿上酒罇之後北向立定次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詣幄前立定皇帝入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虞祭之禮奏訖俛伏興退復位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內侍啟虞主匱于後以羅巾覆之訖奏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以內侍進盥匜沃內侍奏請皇帝帨手內侍進爵又奏請皇帝洗爵內侍進巾又奏請皇帝拭爵訖前導官導皇帝詣虞主前奏請皇帝跪三上香進幣爵酒官搢笏跪先進幣次進爵酒又奏請皇帝受幣奠執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訖俛伏興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搢笏跪讀祝文訖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內侍啟虞主巾捧匱覆虞主訖前導官前導皇帝歸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次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禮畢訖俛伏興退復位前導官退陪位行事官以次退文武百僚進名奉慰第八第九虞並如上儀(第七第八第九虞祭禮制闔日行禮乞集既畢以俯朝前日皇帝親行卒哭之禮如太史局所選擇日聚稍遠用今三日一虞九日行九虞禮畢以補前二日卒哭)

太行皇后掩攢後行禮

行第一虞虞主將回行第二虞禮畢奉迎几筵殿安奉皇帝行安神燒香禮如宮中之儀畢次行第三虞第四虞第五虞第六虞第七虞第八虞第九虞(並係太常卿行事逐日一祭)祭禮畢次行卒哭祭次迎奉祔廟

卒哭

其日有司設牙牀牲牢禮饌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皇帝御幄簾降次引皇太子宰執從駕官立班太常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卒哭之祭簾捲前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內侍啟虞主匱于後以白羅巾覆之(皇太后虞主覆以青羅巾)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內侍奉盥匜帨手巾酒爵以進奏請皇帝盥手帨手洗爵拭爵前導官前導皇帝詣虞主前奏請皇帝跪三上香進幣爵酒官跪進幣次進爵酒奏請皇帝受幣奠幣執爵酒三祭酒於茅苴奠爵俛伏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跪讀祝文訖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內侍啟虞主巾捧匱覆虞主訖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奏禮畢百官進名奉慰

太行皇后卒哭

係南班宗室正任行禮百官吉服赴後殿門進名奉慰

神主祔廟

用細仗二百人(紹興十五年四月減作五百人)差官奏告仍行享太廟別廟禱差初獻亞獻官差侍從一員題祔廟神主神主祔廟合添一室先令兩浙運司討會太常寺修蓋又造室牌一面先進請御書修製畢

皇帝行穿神奉辭之禮

其日儀仗鼓吹僧道儀衛等於門外排立皇帝詣几筵殿前御幄簾降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穿神奉辭之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几筵殿上褥位西向立內侍啟虞主匱于後以白羅巾覆虞主訖(皇太后虞主則用青羅巾)奏請拜皇帝再拜前導官導皇帝詣虞主香案前奏請皇帝三上香又奏詣虞主香案前奏請皇帝三上香又奏請皇帝再拜前導官導皇帝詣殿門外御幄簾降輦官舉腰輿詣几筵殿下置定內謁者詣虞主前跪奏請虞主降座升輿進行奏訖內侍啟羅巾以匱覆虞主扶持夾侍捧腰輿官奉虞主升腰輿輦官舉輿進行虞主將至宮門御幄簾降前導官導皇帝步導虞主進行至宮門前導官導皇帝詣褥位西向立內謁者侍虞主前跪奏請虞主少駐扶侍夾侍輦官以下並權退有司陳香案等前導官導皇帝詣香

樂前北向奏皇帝再拜又奏請皇帝三上香又奏請皇帝再拜訖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奏禮畢鞶官擎虞主腰輿進行儀仗鼓吹威儀禮直官引禮儀使都大主管官後從詣太廟皇帝還內

其日以鼓吹金吾仗及本殿儀衛從物導引虞主祔太廟親王南班宗室皆騎從文武百僚吉服陪位設登歌宮架樂舞以謚冊寶於虞主腰輿前陳列至太廟收奉於冊寶殿其虞使祔廟畢赴太廟冊寶殿權行安奉

大行皇后祔廟

紹興七年徽宗及顯肅皇后祔廟有司言今梓宮未還乞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祔廟之禮太常寺言檢會山園陵故事梓宮發引日皇帝於宣德門外奉辭百僚於板橋奉辭其攢宮日奏請神靈上虞主訖埋重於皇堂隧道次行第一虞至瓊林苑行第七虞祭畢迎虞主於集英殿皇帝於殿門奉迎百僚於板橋奉迎至殿皇帝行安神燒香畢退次有司行第八虞至第九虞祭畢皇帝行卒哭之祭至祔廟前一日皇帝詣垂拱殿祔廟日自集英殿導至宣德門外奉辭有司奉虞主至太廟行祔廟之禮於故事即無該載廟門外埋重之文今來欲比附故事於祔廟前擇日自几筵殿迎重於報恩廣孝觀權行安奉是日皇帝先次几筵前燒香如宮之儀畢還內次宰執率百僚燒香畢退禮儀使奉合迎重有司奉迎詣本觀候時奏請神靈上虞主訖埋重於本觀別方次太常卿行第一虞祭只與第二虞祭已後每日依禮例行一虞祭至第七虞祭畢奉虞主還几筵殿日百僚於行宮門外奉迎至几筵殿門皇帝服衰服奉迎前導虞主升殿畢次詣幾筵行禮訖還內次有司行第八第九虞祭至祔廟前二日皇帝行卒哭之禮祔廟前一日皇帝齋於內殿有司不奏刑殺文書至祔廟日皇帝自几筵殿導虞主至行宮門外奉辭畢禮儀使奉虞主詣太廟奏請神靈上神主訖以次行祔廟之禮今來欲依明德皇太后攢殯故事先行虞祭畢次行卒哭而後祔廟若將來迎奉梓宮到合遵用永安陵故事行改葬之禮更不立虞主從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七

鄱陽 馬端臨

樂考一

歷代沿革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

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 [illegible]

黃帝作咸池 [illegible]

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illegible] 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清 [illegible] 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曰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少皞作大淵 [illegible]

顓頊作六莖 [illegible]

帝嚳作六英 [illegible]

唐堯作大章 [illegible]

虞舜作大韶 [illegible]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illegible]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illegible]

庶尹允諧（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見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耳）

夏禹作大夏（[illegible]）

那猗與那與置我鞉鼓（[illegible]）商湯作大濩（[illegible]）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illegible]）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illegible]）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illegible]）

紂弃先祖之樂廼作淫聲書曰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illegible]）

周武王作大武（武以武功定天下也）

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illegible]）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illegible]）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illegible]）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illegible]）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illegible]）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illegible]）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illegible]）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也（[illegible]）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illegible]）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illegible]）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illegible]）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illegible]）分夾而進事蚤濟也（[illegible]）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illegible]）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illegible]）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

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illegible]

成王時周公作勺[illegible]又有房中之樂以歌后妃之德[illegible]

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illegible]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illegible]以樂舞教國子[illegible]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illegible]

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illegible]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illegible]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illegible]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illegible]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illegible]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illegible]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

妣[illegible]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illegible]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illegible]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illegible]

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illegible]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illegible]

不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宋然各自為一而不相聯屬乎故曰繹如也以成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太師摯適齊大音泰○太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鼗武入於漢鼗音桃○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

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避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比猶同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衛靈公之晉至於濮水之上夜聞鼓琴之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而寫之至晉見平公公置酒師涓鼓之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

右周室既衰雅樂漸廢淫聲迭起夫子欲起而正之而不得其位以行其志然當時雖以伶人賤工猶有所守而不輕為流俗所移如師曠止濮上之音摯干而下至逾河蹈海以避者必以不能諧世俗之樂故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弦匏笙簧會守拊鼓會猶合也皆也言眾皆待擊鼓乃作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文謂鼓也武謂金也治亂以相訊疾以雅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鎗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

文侯曰敢問如何欲知音樂異意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為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當謂不失其所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後世也

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

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言四國皆出此溺音）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孟子見梁惠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歟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范氏曰戰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

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鍾鼓管籥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孔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按春秋時雖伶官猶以蠱聲淫樂為可恥而戰國之際則時君直以世俗之樂為可好蓋世變於是愈下矣然去之百世之後先王之鼓樂絕響而聖賢之格言猶存深思而熟翫之猶可以得其風流遺韻之髣髴也故以子夏孟子之說繼夫子論樂之後

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唯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同五行樂之色

二世尤以鄭衛之音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

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庭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殺勤非此和説不
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后行遠
乎二世然之

右太史公樂書所述如此如李斯進諫之言殊與其素論相反蓋焚經滅籍者李斯之説也恣情縱欲者趙高之説也二論相須以相成而始皇之所謂貽謀二世之所謂善繼同此一道耳斯既進邪説以媚始皇而復欲持正論以抗高猶勸人以飲而復咎其醉也豈不愚哉

漢興樂家有制氏（魯人善樂事也）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鏗鏘金石之聲）

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安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豆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姬唐山姓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帝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帝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令歌兒習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言昭容樂生於武德舞也）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氐皆因秦舊事焉

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孝景元年詔高皇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武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

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太宗廟

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樂府之名蓋始此）采詩夜誦（采詩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謳謠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時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

河間獻王有雅材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有所祖述

班孟堅曰昔殷周之雅頌乃上本有娀姜嫄禼稷始生玄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大任大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樂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鍾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皆以鄭聲施於朝廷

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詔世宗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其後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

本始四年詔樂府減樂人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

帝寢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圜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二人皆黃門鼓吹也）高於匡衡可相國也上笑

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大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師古曰講習也）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師古曰風化也）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宋曅等習孔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師古曰表顯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師古曰存謂存意於禮樂）民到于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哀帝時詔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

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五侯王鳳以下定陵淳于長富平張放）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卽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師古曰孫讀曰遜）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師古曰趨讀曰趣）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祀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師古曰巴巴人也俞俞人也當高祖初爲漢王得巴俞人並趫捷善鬬與之定三秦滅楚因存其武樂也巴俞之樂因此始也巴卽今之巴州俞卽今之渝州各其本地）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二十五人茲邡鼓員三人（師古曰邡音方）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云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師古曰招讀與翹同）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柎員二人給盛德（師古曰剛及別柎皆鼓名也柎音附）主調篪員二人（師古曰篪以竹爲之……音池）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師古曰竽笙類也三十六簧音于）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師古曰柱工主箏瑟之柱者）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師古曰……琴瑟之弦……之也）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師古曰縵樂雜樂也音漫）凡鼓八員一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師古曰孟說是）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

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爲楚樂四會元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元十二人（李奇曰銚長鐵韋昭曰銚國名音姚師古曰韋說是也銚音姚）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鍾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李奇曰以馬乳爲酒撞挏乃成也師古曰挏音動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馬酒也）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湛讀爲沈沔讀爲湎）

平帝元始元年放鄭聲五年召天下通知鍾律者

世祖建武十三年四月耿弇罷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其後登封泰山北郊祀后土用樂皆如南郊

明帝永平三年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引尚書琁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乃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自是樂凡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之二曰周頌雅樂辟雍饗射六宗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樂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illegible]敵也）又采百官詩頌以爲登歌其後章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熹平四年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撰錄以成樂志

大予樂令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

十月蒸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光武草創禮樂未備今始奏之）既而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高皇帝除殘賊有天下作武德之舞孝文躬行節儉除刑措澤長帝制昭德之舞孝武開地置郡威震海外宣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守內治平方外殄服能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魏魏比隆前代樂名宜曰大武之舞（文始五行五德之舞爲之）

章帝即位太尉趙熹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東平王蒼上言昔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在世祖廟當用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作武德之舞從之

建初五年始行十二月迎氣樂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歌元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祭祀志又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天子迎春於東堂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迎夏於南堂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迎秋於西堂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迎冬於北堂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二月迎氣樂也

和帝即位有司奏上尊章帝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可

順帝陽嘉二年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樂器隨月律（袁紀云初復月律作應鍾）諸行出入皆鳴鍾作樂其有災眚有它故若求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行謂乘輿出入也）

獻帝建安八年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因亂久廢今復見之）（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

魏武帝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爲漢雅樂郎尤悉樂事於是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郎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商能歌宗廟郊

祀之曲舞師馮肅能曉知先代諸舞夔悉領之遂考經籍近采故事
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鍾磬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柴玉左延年之
徒妙善鄭聲被寵唯夔好古存正

文帝受禪後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歌詩多則前代之舊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

明帝太和初詔曰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為名樂官自知故為太樂太樂漢舊名後漢依讖改為大予樂官至是改復舊於是公卿奏今請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夫歌以詠

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為斌臣等謹制樂舞名章斌之舞斌以章明聖德今有事於天地宗廟此則三舞宜並以為薦及臨朝太享並宜舞之臣等思惟二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代同功以至崇平也侍中繆襲又奏安世歌本漢時歌名今詩非往歌之文則宜變改安世樂猶周房中之樂也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以風天下正夫婦焉宜改安世之名而為正始之樂襲又省安世歌詩有后妃之義方今享先祖恐失禮意可改安世歌曰享神歌奏可文帝已改安世為正始而襲至是又改為享神王肅議高皇至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按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立雲黃雀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之意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

歷代樂制

晉武帝初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使傅玄為詞又令荀勖張華夏侯湛成公綏等各造郊廟諸樂歌詞

九年荀勖杜夔所製律呂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依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律成遂頒下太常使太樂總章鼓吹清商施用隋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系此為名求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荀勖遂典知樂事啓朝六解音者共掌之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其樂章亦張華所作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魏武始咸熙章斌二舞皆竟并舞曰宣文武舞傅玄又作先農先蠶歌詩

泰始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同用正德大豫之舞自武帝受禪命傅玄改漢鼓吹鐃歌造為二十曲述為功德代魏鼓角橫吹曲按周禮以鼖鼓鼓軍事說者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吹角為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多思於是減為半鳴而尤更悲矣胡角者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

懷帝永嘉之末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為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為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鐘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歌詞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

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以來依於此
禮自造新聲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成樂曰則氏成尺文句長短不齊蓋以歌詠五聲本有節而識學知音足以制聲度曲二代三京襲而不變）則於今難以意言于
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大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
猶有未備

明帝太寧末又詔阮孚等增益之

成帝咸和中乃復置大樂官以載緩為令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
也初荀勖既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鐘磬未竟而勖薨至
惠帝元康三年詔其子黃門郎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遇喪亂遺
聲舊制莫有記者庾亮為荊州與謝尚共為朝廷修復雅樂亮尋薨
庾翼桓溫尊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
之際而鄴下樂人頗有來者謝尚時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太
樂并製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

孝武大元中破符堅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
備焉及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

宋武帝永初元年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應設雅樂乃昔樂也太常
鄭鮮之等各撰立新歌黃門侍郎王韶之撰歌辭七首並合施用十
二月又奏依舊正朝設樂改大樂諸歌辭詔王韶之又撰二十二章
又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後舞

文帝元嘉九年大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
又改之二十年南郊始設登歌詔顏延之造歌詩廟舞猶闕

孝武孝建元年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郊廟宜設樂於是使
內外博議竟陵王誕等並同萬秋議建平王宏議以凱容為韶舞宣
烈為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為名章皇太后以奉永樂永安等樂仍
舊皇帝祠南郊及廟迎神送神並奏四夏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皇帝
詣郊初登壇及廟門中詣東壁奏登歌其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
獻奏永安之樂郊廟同孝武又使謝莊造郊廟舞樂明堂諸樂歌辭
一年有司又奏先郊廟舞樂皇帝親奉初登壇及入廟詣東壁並奏
登歌不及三公行事左僕射建平王宏重議公卿行事亦宜奏登歌
有司又奏元會及二廟齋祠登歌依舊並於殿庭設作廟祠依新儀
註登歌人上殿絃管在下今元會登歌人亦上殿歌絃管在下按廢
帝元徽五年大樂雅鄭共千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

齊武帝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使學士博士撰搜簡採
用恭議大廟登歌宜用司徒褚淵回之辭餘悉用黃門郎謝超宗辭
超宗所撰多刪顏延之謝莊辭以為新曲其太廟二室及郊配辭並
尚書令王儉所作其祀南郊群臣出入奏肅咸之樂牲出入奏引牲
之樂薦籩豆毛血奏嘉薦之樂迎送神奏昭夏之樂皇帝入壇東門
奏永至之樂升壇奏登歌初獻奏文德宣烈之樂次奏武德宣烈之
樂太祖高皇帝配享奏高德宣烈之樂飲福酒奏嘉胙之樂就燎位奏

昭遠之樂還便殿奏休和之樂還北郊初獻奏地德凱容之樂次奏
昭德凱容之樂瘞埋奏隸幽之樂餘樂並與南郊同明堂初獻奏凱
容宣德之樂嘗出入及餘樂與南北郊同祠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
之樂太祝祼地奏登歌諸皇祖各奏凱容帝還東壁上福酒奏永胙
送神奏肆夏其群臣出入牲出入薦毛血迎神詣便殿並與南郊明
堂同太祖神室奏高德宣烈之樂穆后神室奏穆德凱容之樂高宗
神室奏明和凱容之樂四年藉田詔驍騎將軍江淹造藉田歌二章
六年制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黃門班在五品）

明帝建武二年雩祭明堂用謝朓造辭

梁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下詔求學術通明者皆陳所見時對樂
者七十八家咸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素善音律遂自制四
器名之為通以定雅樂莫不知韻（諸在制器中）初齊永明中舞人所冠幘
並簪筆武帝曰筆笏盖以記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身服

朝衣而足蔡謨議屢纂音於是去肇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雅樂以武舞爲大壯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爲大觀舞取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爲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增徹食之雅焉皇帝出入宋孝武孝建二年起居注奏宋至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太廟同用皇太子出入奏胤雅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胤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書周官三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撤饌奏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雍徹也並三朝用之牲出入宋廢帝元徽二年儀注奏嘉薦至是爲牲雅取左氏傳牲牷肥腯也郊明堂太廟並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夏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誠雅取尚書至誠感神皇帝飲福酒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胙至齊不改梁初改爲永胙至是改爲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玉爵獻卿今之福酒亦古獻之義也北郊明堂太廟同共就燎位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遠及齊不改就埋位齊永明六年儀注奏幽隸至是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也衆官出宋元徽三年儀注奏肅咸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俊雅取禮記司徒選士之秀者而升之于學曰俊士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其辭並沈約所製也是時禮樂制度粲然有序鼓吹齊宋並用漢制曲又充庭用十六曲武帝乃去其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時也更製新歌以述功德天監七年將有事于太廟詔曰禮云齋日不樂今親奏始出宮振作鼓吹外有詳議八座丞郎恭議請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以定制初武帝之在雍鎭有童謡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曰銅謂金蹄謂馬也白金已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謡言故

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爲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管弦帝既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勸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爲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爲之其後臺城淪沒自此樂府不修風雅咸盡矣及王僧辯破侯景諸樂並在荆州經亂工器頗闕

元帝詔有司補綴纔備荆州陷沒周人初不知採用工人有知音者並入關中隨例多沒爲奴婢

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曰齊氏承宋武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奏樂俱同唯北郊之禮頗有增益皇帝入壝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胙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幽隸帝還便殿奏休成衆官入出並奏肅咸此乃元徽所闕永明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樂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齊永明中改奏昭夏帝遂依之是時並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辭

文帝天嘉元年始定圜丘明堂及宗廟樂都官尚書到仲舉奏衆官入出皆奏肅咸牲出入奏引和五引牲薦毛血奏嘉薦迎送神奏昭夏皇帝入壇奏永至皇帝升陛奏登歌皇帝初獻及太尉亞獻光禄勳終獻並奏宣烈皇帝飲福酒奏嘉胙就燎位奏昭遠還便殿奏休成

宣帝太建元年定三朝之樂採梁故事奏相和五引各隨王月祠用宋曲宴准梁樂蓋取人神不雜也五年奏尚書左丞劉平儀曹郎張崖定南北郊及明堂儀注改元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爲名工就位定協律校尉舉麾大樂令跪贊云奏懋韶之樂降神奏通韶牲入出奏潔韶帝入壇及還便殿奏穆韶帝初再拜舞七德工執干楯曲終復綴出就懸東繼舞九序工執羽籥獻爵於天神及太祖之座奏登歌帝飲福酒奏嘏韶就燎位奏報韶至六年十一月侍中尚書左僕射徐陵儀曹郎中沈罕奏來年元會儀注先會一日大樂展宮懸高

絙于案於殿庭客入奏相和五引帝出黃門侍郎指麾於殿上掌向
應之舉於階下奏康韶之樂詔延王公登奏變韶奉珪璧訖初引
下殿奏亦如之帝興入便殿奏穆韶更衣又出奏亦如之帝舉酒奏
級韶進膳奏侑韶帝御茶果太常丞跪請進舞七德繼之九序其鼓
吹雜伎晉宋舊儀更附益

後主嗣位沉荒於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
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
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製其歌詞綺艷相高極於輕薄男女唱和
其音甚哀

後魏道武皇帝定中山獲其樂懸未遑刊改因時而用之代歷分崩
頗有遺失

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彥海定律呂協音樂及追尊曾祖祖考
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舞皇始舞道武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

後更奏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王夏太祝迎神于廟門奏迎神曲由古
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由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祚嘉神明之
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陛步以為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
八佾舞次奏送神曲道武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圜丘樂用皇矣奏雲
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祭地祇於北郊方澤樂用神祚奏大
武之舞正月上日饗群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
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又有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
叙祖宗開業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有百五十章六年冬詔大
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

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為鐘鼓之節

太武帝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破沮渠氏）得其伶人器服並擇而
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其後鼓樂音制罕復傳
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

孝文帝大和初司樂上書陳樂章有闕求習群官議定其事并訪吏
人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廣修器數甄立名器以諧八音詔可雖經
衆議卒無洞曉音律樂部不能立其事彌有殘缺然方樂之制及四
夷歌舞稍列于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為壯麗於往時矣後又詔中書
監高閭令與太樂詳採古今以備樂典歷年未久而閭卒

宣武帝正始中詔太常卿劉芳主修營樂器時揚州人張陽子義陽
人檀鳳鳳陳孝孫戴當千吳殿陳文明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正聲
八佾文武二舞鐘磬管弦登歌聲調芳皆令教習參取是非初御史
中尉元匡與芳等競論鐘律

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匡服上言其事大師高陽王雍等奏停之先是
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國頗閑樂事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神龜
二年夏有司及蕭寶寅等奏言仲儒數持已心輕欲製作不可依許
詔曰如所奏（語在聲律篇中）正光中詔侍中安豐王延明與其門生河間信

都芳博採古今樂事芳後乃選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准圖二十
餘事而註之不得在樂署考正聲律也至普泰初前廢帝詔尚書長
孫稚太常卿祖瑩理金石

武帝永熙二年春祖瑩撰議曰按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
第自滅學以後禮樂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今請改韶舞為崇德
武舞為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懸神來讌享宗廟所設
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陰極体同至尊理宜咸降皆
舞間然大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舊式詔曰以成為號良無
間然六代之舞皆以大為名今可準古為大成也其舞但依舊為文
武而已餘如儀後大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
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鐘終於中呂今古雜曲隨調舉
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正
之九雲所錄或雅或鄭至於謠俗四夷雜歌但記其聲折而已不能

知其本意又名多舛譯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者悉令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失初孝文皇帝因討淮漢宣武定壽春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荊楚西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享宴兼奏之其圜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五冬元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各有差等自宣武已後始愛胡聲洎於遷都屈茨琵琶五弦箜篌胡簀胡鼓銅鈸打沙羅胡舞鏗鏘鏜鎝（上音湯下音答）洪心駭耳撫箏新靡絕麗歌響全似吟哭聽之者無不悽愴琵琶及當路琴瑟殆絕音皆初聲頗復閑緩度曲轉急躁按此音所由源出西域諸天諸佛韻調娑羅胡語直置難解況復被之土木是以感其聲者莫不奢淫躁競舉止輕飈或踊或躍乍動乍息蹻（姜反）腳彈指撼頭弄目情發於中不能自止論樂豈須鼓鐘但問風俗淺深雖此胡聲足敗華俗非唯人情感動衣服亦隨之以變長衫戇帽闊帶小鞾自號驚緊爭入時代婦女衣髻亦尚危側不重從容俱笑寬緩盖聲之危者勢不久安此非先見何以能立形貌如此心亦隨之亡國之音亦由浮競豈唯哀細獨表微操絃執籥雖出瞽史易俗移風實在時政

北齊文宣初尚未改舊章宮縣各設十二鎛鐘於其辰位四面並設編鐘編磬各一筍簴合二十架設建鼓於四隅郊廟會同用之其後將有創革尚藥典御祖珽上書曰魏氏來自雲朔未移其俗至道武破慕容寶于中山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棄之天興初吏部郎鄧彥海奏上廟樂創製宮縣而鐘管不備樂章闕雜以簸邏迴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盖符堅之末呂光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永熙中錄尚書長孫承業（稚已具後魏事中）共臣先人太常卿瑩等斟酌繕修戎華兼採至於鐘鼓律呂亦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創製請以為準珽因採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宮懸之器仍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舞所號所謂洛陽舊樂者也

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之樂群臣之出奏肆夏牲入薦毛血並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獻亞獻禮五方上帝並奏高明之樂為覆燾之舞皇帝入壇門及升壇飲福酒就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高祖配享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祼地奏登歌其四祭廟及禘祫六代五代高祖曾祖祖諸神室並奏始基之樂為恢祚之舞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樂為宣政之舞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樂為光大之舞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樂為林德之舞其入出之儀同四郊之禮其時郊廟宴享之樂皆魏代故西涼伎即是晉初舊聲魏太武平涼所得也秦漢二代是魏晉相承之樂其吳聲者是江南宋齊之伎鼓吹朱鷺等二十曲皆改古名以叙功德古文有黃雀釣竿二曲略而不用孟議定其名被於

鼓吹諸川鎮戍各給鼓吹樂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為差諸王為州皆給鼓吹赤鼓赤角皇子則增給吳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皆給青鼓青角中州刺史以下及諸鎮戍皆給黑鼓黑角樂器皆有衣並同鼓色雜樂有西涼鼙舞清樂龜茲等然吹笙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來皆所愛好至河清已後傳習尤盛

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習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為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翫無倦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為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

後周文帝霸政平江陵大獲梁氏樂器及建六官乃令有司詳定郊廟樂歌舞各有等差雖著其文竟未行之也

武帝天和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雩壇太廟禘祫俱用六舞

南郊則大夏降神大濩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雩壇以大武降神正德獻熟次作大夏大濩武德山雲之舞太廟禘祫則大武降神山雲獻熟次作正德大夏大濩武德之舞時享太廟以山雲降神大夏獻熟次作武德之舞拜社以大濩降神正德獻熟次作正德之舞五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濩獻熟神州夕月籍田以正德降神大濩獻熟建德二年十月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宮懸依梁三十六架朝會則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鷩夏（鷩音）五等諸侯元日獻玉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執爵奏登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濩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於是正定雅音為郊廟樂創造鍾律頗得其宜乃以梁鼓吹熊羆十二按每元正大會列於縣間與正樂合奏初太祖輔魏之時高昌內附及得其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六年罷掖庭四夷之樂其後帝聘皇后於突厥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於大司樂習焉採用其聲被於鐘石取周官制以陳之

宣帝時改前代鼓吹朱鷺等曲製為十五曲述受魏禪及戰功之事帝每晨出夜還恒陳鼓吹嘗幸同州自應門至赤岸數十里間鼓吹俱作祈雨仲山還令京城士女於街巷奏樂以迎之公私頓弊以至於亡也

隋文帝開皇二年尚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俄而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奏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然淪謬既久積年議不定帝怒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耶命治書侍御史李諤引宏等以下將罪之諤奏曰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斯事體大不可速成帝稍解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得陳大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隋代雅樂唯奏黃鍾一宮郊廟享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復

通或有能為蕤賓之宮者享祀之際肄之竟無覺者弘又修皇后房內之樂文帝龍潛時頗好音樂故嘗因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婦之義因即取之為房內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於是秘書監牛弘秘書丞姚察散騎常侍許善心儀同三司劉臻內史舍人虞世基等更共詳議按周官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此乃周制立二王三恪通已為六代之樂至四時祭祀則分而用之以六樂配十二調一代之樂則用二調矣隋去六代之樂又無四望先妣之祭今既與古祭法有別乃以神祇位次分樂配焉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圜丘（黃鍾所以宣六氣也耀魄天神最為尊極故奏黃鍾以祀之）奏太簇歌應鍾以祭方澤（太簇所以贊陽出滯厚載之重故奏太簇以祀之）奏姑洗歌南呂祀五郊神州（姑洗所以修絜百物五郊神州天地之次故姑洗以祀之）奏無射歌夾鍾以祭巡狩方嶽（無射所以示人軌物岱鳳視秩事無射以祀之）同用文武二舞其圜丘降神八變宗廟禘祫降神九變皆用昭夏其餘享祭皆一變皇帝入出奏皇夏群官入出皆奏肆夏舉酒上壽奏需夏迎送鬼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咸夏宴享殿上奏登歌并文舞武舞合為八曲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梁以三朝元會奏之今改為五音其聲悉依宮商不使差越唯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通前為十三曲并內官所奏天高地厚二曲於房中奏之合十五曲其登歌祀神宴會通行之若有大祀臨軒陳於階壇之上若冊拜王公設宮懸不用登歌釋奠則唯用登歌而設懸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律之聲使不失五常之性調暢四體令得時氣之和故東廣太子丞鮑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可依十二月均感天地和氣此則殿庭月調之義也祭祀既以分樂迎氣臨軒朝會並用當月之律

正月懸大族之均及十二月懸大呂之均欲感人君情性允協陰陽之序也并撰歌詩三十首詔並令施用先是文帝遣內史侍郎李元操直內侍省盧思道等製清廟歌詞十二曲令於大樂教習以代周歌至仁壽堂煬帝為太子時從享于太廟乃上言清廟之詞文多浮麗不足以宣功德請更議之於是詔吏部尚書牛弘開府儀同柳顧言秘書丞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禮部侍郎蔡徵等更詳故實剏製雅樂歌詞

煬帝大業元年詔修高祖廟樂唯新造高祖歌九首仍屬戎車不遑刊正禮樂之事竟無成功而帝矜奢頗耽淫曲御史大夫裴蘊揣知帝情奏搜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聲調音律凡三百餘人並付大樂倡優雜戲來萃止其哀管雜聲淫絃巧奏皆出鄴城之下高齊之舊曲也

初開皇時新樂既成萬寶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

久將盡時四時全盛聞者不以為然至大業末乃驗寶常後貧餓而死將死取其樂書焚之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行於世時有盧賁蕭吉並撰樂書皆為當世所用至於天機去寶常遠矣又有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金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多習鄭聲寶常所為皆歸於雅正然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煬帝將幸江都有樂人王令言妙達音律其子常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起變色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是以知之帝竟遇弒於江都

唐太宗貞觀初合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漫為之折衷漢以來郊祀明堂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近代加祼地迎牲飲福酒今夕牲祼地不用樂公卿攝事

又去飲福酒之樂周享諸神樂多以夏為名宋以永為名梁以雅為名後周亦以夏為名隋氏因之唐以和為名旋宮之樂久喪漢章帝建初三年鮑鄴始請用之順帝陽嘉二年後廢累代皆黃鐘一均變極七音則五鐘廢而不擊謂之啞鐘祖孝孫始為旋宮之法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造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其著於禮者一曰豫和以降天神冬至祀圓丘上辛祈穀孟夏雩季秋享明堂朝日夕月巡狩告于圜丘燔柴告至封祀太山類于上帝皆以圜鐘為宮三奏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各一奏文舞六成五郊迎氣黃帝以黃鐘為宮赤帝以函鐘為徵白帝以太簇為商黑帝以南呂為羽青帝以姑洗為角皆文舞六成二曰和順以降地祇夏至祭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春秋巡狩告社宜于社禪社首皆以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各三奏文舞八成望于山川以蕤賓為宮三奏三曰永和以降人鬼時享禘

祫有事而告謁于廟皆以黃鐘為宮三奏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各二奏文舞九成祀先農皇太子釋奠皆以姑洗為宮文舞三成送神各以其曲一成蜡兼天地人以黃鐘奏豫和蕤賓姑洗太簇奏順和無射夷則奏永和六均皆一成以降神而送神以豫和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于天神以大呂為宮于地祇以應鐘為宮于宗廟以圜鐘為宮祀先農釋奠以南呂為宮望于山川以函鐘為宮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黃鐘為宮地祇之俎以太簇為宮人鬼之俎以無射為宮又以徹豆凡祭祀俎入之後接神之曲亦如之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以黃鐘為宮七曰太和以為行節亦當以黃鐘為宮凡祭祀天子入門而即位與其升降至于還次行則作止則止其在朝廷天子將自內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應乃奏之其禮畢興而入撞蕤賓之鐘左五鐘應乃奏之皆為黃鐘為宮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及皇太子王公群后國老若皇后之妾御皇太子之

宫臣出入門則奏之皆以太簇之商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皇太子亦以飯皆以其月之律均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册以行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宫有會以行若駕出則撞黄鍾奏太和出太極門而奏采茨至于嘉德門而止其還也亦然至開元中又造三和曰祴和豐和宣和共十五和樂祴和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則奏豐和享先農則奏之宣和孔宣父齊太公廟奏之

文收新樂既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古人沿情制樂國之興衰未必由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所起帝曰夫聲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玉樹伴侶之曲尚存爲公奏之知必不悲尚書右丞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大宗時詔秘書監顔師古等撰定弘農府君至高祖太武皇帝六朝樂舞名其後變更不一而自獻祖而下廟舞略可見也獻祖曰光大之舞懿祖曰長發之舞太祖曰大政之舞世祖曰大成之舞高祖曰大明之舞太宗曰崇德之舞高宗曰鈞天之舞中宗曰太和之舞睿宗曰景雲之舞玄宗曰大運之舞肅宗曰惟新之舞代宗曰保大之舞德宗曰文明之舞順宗曰大順之舞憲宗曰象德之舞穆宗曰和寧之舞敬宗曰大鈞之舞文宗曰文成之舞武宗曰大定之舞昭宗曰咸寧之舞其餘闕而不著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右僕射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哉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内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自是元日冬至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其後更號神功破陣樂九功舞本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宫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吕才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其舞容進蹈安徐以象文德上元舞高宗所作也大祠享皆用之至上元三年詔惟圓丘方澤太廟乃用餘皆罷

玄宗初賜第隆慶坊坊南之地變爲池帝即位作龍池樂又作聖壽樂又作小破陣樂又作光聖又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閲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時民間以帝自潞州還京師舉兵夜半誅韋后製夜半還京樂二曲帝又作文成曲與小破陣樂更奏之其後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帝浸喜神仙之事詔道士司馬承禎製玄真道曲又製大羅天曲紫清上聖道曲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鐃鈸鐘磬幢

簫琵琶琵琶圓體脩頸而小號曰秦漢子蓋絃鼗之遺製出於胡中傳爲秦漢所作其聲金石絲竹以次作隋煬帝厭其聲澹曲終復加解音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宫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園法部更置小部音聲三十餘人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帝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横笛達官大臣慕之皆善言音律帝常言羯鼓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方也蓋本戎羯之樂其音太簇一均龜茲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聲焦殺特異衆樂開元二十四年升胡部於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後又詔道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

開元八年瀛州司法參軍趙慎言論郊廟用樂表曰祭天地宗廟

樂合用商音又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調鄭玄云此無商調祭尚
柔商堅剛也以臣愚知斯義不當但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克
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即殊周室五音損益須遂便宜豈可將
木德之儀施土德之用又說者以商聲配金即作剛柔理解殊不
知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體寔由其人人和則音和人怨則
聲怨故禮稱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秪如
宮聲為君商聲為臣豈以臣位配金為臣道使為剛乎其三祭並
請加商調去角調
代宗繇廣平王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進製寶應長寧樂十八曲
以獻皆宮調也大曆初又有廣平太一樂凉州曲本西凉所奏也本
聲本宮調有大遍小遍貞元初樂工康崑崙寓其聲於琵琶奏於玉
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鐘宮其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
河東節度使馬燧獻定難曲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以德宗誕辰未
有大樂乃作繼天誕聖樂以宮為調帝因作中和樂舞山南節度使
于頔又獻順聖樂又令女伎為佾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文宗好雅樂詔太常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
曲雲韶樂有玉磬四簴琴瑟筑簫篪籥跋膝笙竽皆一登歌四人分
立堂上下童子五人繡衣執金蓮花導舞者三百人階下設錦筵遇
內宴乃奏謂大臣曰笙磬同音沈吟忘味不圖為樂至於斯也自是
臣下功高者輒賜之樂成改法曲為仙韶曲
武宗會昌初宰相李德裕命樂工製萬斯年曲以獻
宣宗大中初太常樂工五千餘人俗樂一千五百餘人帝每宴群臣
備百戲帝製新曲教女伶數十百人衣珠翠緹繡連袂而歌其樂有
播皇猷之曲又有葱嶺西曲士女蹋歌為隊其詞言葱嶺之民樂河
湟故地歸唐也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太常奏皇帝南郊奏慶和之樂舞崇德之舞皇

帝行奏慶順之曲奠玉幣登歌奏慶平之曲太廟迎神舞開平之舞
迎俎奏慶肅之曲酌獻奏慶熙之曲飲福酒奏慶隆之曲送文舞迎
武舞奏慶融之曲亞獻終獻奏慶休之曲追尊四祖廟各有樂舞登
歌樂章
後唐莊宗起於朔野所好不過胡部鄭聲先王雅樂殆將掃地
莊宗廟酌獻舞武成之舞明宗廟酌獻舞雍熙之舞各有登歌樂章
一首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始詔定朝會樂章二舞鼓吹十二案太常禮院
奏正至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玄同之樂飲訖殿中監受虛爵群臣
就坐再拜受酒皇帝三飲皆奏文同之樂上舉食文舞奏昭德之舞
武舞奏成功之舞三飲訖盡爵復於坫侍中奏禮畢群臣再拜奏大
同雍宸之舞皇帝降坐百僚旅退（其月又奏宮懸歌舞未全請雜用九部雅樂教坊法曲從之）
八年詔太常復文武二舞定正至朝會樂章自唐末喪亂禮樂制
度亡失已久太常卿崔梲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
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懸二
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冠黃紗袍白中
單白練褠襠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
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褠襠甲金飾白
練褠襠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
二人加鼓吹十二案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
鼓一金錞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
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
梲金帛群臣左右覩者皆嗟歎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
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
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
發聲悲離煩慝如蕤賓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

皆悲憤其年高祖崩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爲之流涕焉

後漢高祖受命判太常寺張昭奏改唐祖孝孫所定治康之舞爲治安之舞凱安之舞爲振德之舞又改正觀中九功舞爲觀象之舞七德舞爲講功之舞其治安振德二舞請依舊郊廟行用以文舞降神武舞送神其觀象講功二舞請依舊宴會行用昔周朝奏六代之樂即今二舞之類是也其賓祭常用別有九夏之樂即肆夏皇夏等是也梁武帝善音樂改九夏爲十二雅前朝祖孝孫改雅爲和示不相沿也今改和爲成取韶樂九成之義也十二成樂曲名祭天神奏豫和今改爲禋成之樂祭地祇奏和順今改爲順成之樂祭宗廟奏永和今改爲裕成之樂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和今改爲肅成之樂皇帝臨軒奏大和今改爲政成之樂王公出入奏舒和今改爲弼成之樂皇帝食舉及飲宴奏休和今改爲德成之樂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正和今改爲扆成之樂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今改爲允成之樂正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今改爲慶成之樂郊廟俎入奏雍和今改爲騂成之樂皇帝祭享酌獻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和今改爲壽成之樂祖孝孫元奏十二和曲開元中又奏三和遂有十五和之名梁置十二雅蓋取十二天之成數契八音十二律之變輒益三和有乖稽古又緣祠祭所用不可盡去今取其一焉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宣和今改爲師雅之樂三公升殿會訖降階履行奏祴和今廢同用弼成之樂享先農籍田奏豐和今廢同用順成之樂舞已上四十二成雅樂名皇帝至正受朝賀用樂次第正仗公卿入奏弼成之曲冬仗公卿入奏弼成之曲皇帝坐奏政成之曲正仗冬仗同公卿獻壽奏壽成之曲正冬仗同皇帝舉爵奏德成之曲正冬仗同皇帝興奏政成之曲正冬仗同群臣會畢降階奏弼成之曲正冬仗同公卿出奏弼成之曲正冬仗同

周太祖廣順元年太常卿邊蔚奏改前朝治安爲政和之舞振德爲善勝之舞觀象爲崇德之舞講功爲象成之舞又議改十二成樂曲爲十二順曰昭順曰寧順曰肅順曰感順曰治順曰忠順曰康順曰雍順曰溫順曰禮順曰禋順曰福順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九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

歷代沿革

宋太祖皇帝受命，以竇儼兼太常，儼奏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爲高安，祭地爲靜安，宗廟爲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爲嘉安，皇帝臨軒爲隆安，王公出入爲正安，皇帝飲食爲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爲順安，皇太子軒懸出入爲長安，正冬朝會爲永安，郊廟俎入爲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爲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獻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寧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慶之舞。從之。其後和峴奏：陛下揖讓得天下，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文舞爲玄德升聞之舞。尚書武王一戎衣天下大定，請改武舞爲天下大定之舞。從之。

建隆初，用王朴樂，上謂其聲高，近於哀思，詔和峴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比舊樂始和暢。詳見律呂

眞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言：樂工習藝匪精，每祭享止奏黃鍾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望示條約。臨祭祭使文仲儒復上言，請修飾樂器，調正音律。乃詔翰林學士李宗諤等編録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又裁兩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明年八月，上御崇政殿，張宮縣閱試，召宰相親王臨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鍾磬按律準次合登歌，鍾磬塤篪琴阮笙簫各二色合奏，箏瑟筑三色合奏，迭爲一曲；後以鎛鍾爲六變九變，又爲朝會上壽之樂，及文武二舞、鼓吹、導引、警夜之曲。精習，上甚悅。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宮之際，必換管；絃雖於遞易，樂工單仲辛遂改爲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諸調皆協。今令仲辛誦唱八十四調，遂超補副樂正，賜袍笏銀帶，自餘皆賜衣帶緡錢；又賜宗諤等器幣有差。自是樂府制度頗有倫理。先是，惟天地感生帝、郊廟用樂，親祀用宮縣，有司攝事止用登歌，自餘大祀未暇備樂。時既罷兵，垂意典禮，明年乃詔自今諸大祀並宜用樂，皆同感生帝六變，如通禮所載。

太祖室酌獻奏大定之曲，太宗室酌獻奏大盛之曲。

大中祥符元年，以將行封禪，詔改酌獻昊天上帝禧安之樂爲封安，皇地祇禧安之樂爲禪安，飲福禧安之樂爲祺安，別又制天書樂章瑞安、靈文二曲，每親行禮用之，又作醴泉、神芝、慶雲、靈鶴、瑞木五曲，施於朝會。

五年，聖祖降，奏薦獻聖祖文舞曰發祥流慶之舞，武舞曰降眞觀德之舞。自是玉淸昭應宮、景靈宮親薦皆備樂，用三十六虡。景靈宮以宮架狹，止用二十虡

眞宗廟室酌獻奏大明之曲。

仁宗景祐二年，時承平久，上留意禮樂之事。先是，判太常寺燕肅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乃命館閣宋祁、李照同預。至是，肅等上所考定樂器。上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照樂何如，照對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胡部樂高二律。擊黃鍾才應仲呂，擊夾鍾才應夷則，是冬興夏令，春召秋氣。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創意造律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鎛鐘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傳以爲唐舊鐘，亦有朴所製者。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夐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簴，可使度量權衡協和。詔許之，仍令就錫慶院鑄之。照請下潞州求上黨縣羊頭山秬黍，及下懷州河內縣取葭莩

毀王律以候氣從之尋以王曾呂夷簡爲都大管勾鑄造大樂編鍾
粲齊同都大管勾仍以入內都知閻文應提舉照旣鑄成編鍾一簴
以奏御遂建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鍾審之其聲猶
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爲律管之法以九十
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抄一黍之量得四星六抄九十
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舊太常鍾磬十六枚爲一簴而
四清聲相承不擊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可去
侍讀學士馮元等駁之詳見編鍾律下照謂舊聲高乃以太府尺爲法照
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而新聲極下起五月造至八月成議者以爲迂
誕罷之　上尋出御製景祐樂髓新經六篇賜近臣其一釋十二均
二明主所事三辨音聲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
陽數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論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以
四時建之於日月通之於鞮竺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旣而右司諫

議韓琦等言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率以意爲律度請復用舊樂詔下
其議而晏殊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攷據請
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乃詔太常雅樂悉仍舊制照所造勿復施用
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
射爲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
閏十一月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制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翰林
學士王堯臣請命天章閣待制趙師民預詳定仍乞借髙若訥所校
十五等古尺又召國子監直講胡瑗益州進士房庶同議大樂
四年冬知制誥王洙等獻新樂議者以爲鍾磬皆不合古遂復命近
臣詳定仍命參政劉沆梁適監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
各作鍾律以獻五年九月親臨視之遷胡瑗阮逸等官而議者謂黃
鍾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隋用累黍爲尺而制律
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無

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
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
唐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上雖勤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
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其後詔改名大安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
大安之樂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
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禮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
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朝會非先王薦上帝享祖考之
意帝以爲然
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
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恊然照卒莫之辨又
朴所製編鍾皆側垂照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鍾給銅於鑄瀉務得
古編鍾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粤
朕皇祖寶龢鍾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鍾夷則

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
其鑄鍾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
王無射鍾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受
朝前一夕殿庭設仗衛旣具而大雨雪至壓宮架折帝於宮中跣
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羲叟之言爲驗
仁宗廟室酌獻奏大仁之曲
英宗廟室酌獻奏大英之曲
神宗元豐三年詔劉几范鎮楊傑詳定大樂
初傑言大樂之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金聲舂
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
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失之
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禀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
六度皆以人聲爲度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或詠一言而

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闋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
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謂依永律
呂叶奏是謂和聲先儒以爲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
效人非效樂者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永以詠依聲律
不和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諧鐘磬缺四清聲雖樂九
成以簫爲主商樂和平以磬爲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首鐘磬簫者
衆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衆樂本乃倍之爲十六且
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輕清爲臣
子故其四聲曰清聲或曰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是有本
而無應也八音何從而諧哉今樂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
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鐘磬簫宜
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
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塤篪笛箎阮箏筑奏一聲

則鎛鐘特磬編鐘磬擊三聲聲煩而掩衆器遂至奪倫則鎛鐘特
磬編鐘編磬節奏與衆器同宜勿連擊帝乃下鎮凡參定鎮作律
尺等欲圖上之而凡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
即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成第加恩賚而鎮謝曰此劉几樂
也臣何預焉鎮又言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
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
樂安可得哉不報

初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鐘可校乃詔許借
朴鐘爲清聲不得銷毁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鐘
已斁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
朴鐘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

哲宗元祐三年范鎮上所成樂並其圖法賜詔獎美

徽宗崇寧元年詔置講議司以大樂之制訛謬殘缺太常樂器弊壞
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箫篪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
失之太高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
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成象曲不叶譜樂工率農夫市
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素曾不知音議樂
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依據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
博求知音之士而蜀人魏漢津上言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
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鐘之律禹效黃鐘之法以聲爲律
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
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寸謂之物
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
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則黃鐘之律
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
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然後

均絃裁管爲一代之樂詔可其年七月景鐘成次年帝鼐八鼎成八
年新樂成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
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天顔和豫詔賜名曰大晟寘大晟府大司樂
一員典樂二員並爲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以其樂施之郊
廟朝會并舊樂不用又詔春秋釋奠賜宴辟雍貢士鹿鳴聞喜宴悉
用大晟樂屏去倡優淫哇之聲仍令選國子生教習樂舞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親祠登歌宮架二舞及大祠中祠登歌二舞之
制（見樂懸門）

五月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燕饗已詔有司以大晟
樂播之教坊試於殿庭五聲既具無怗懘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
可以所進樂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於是令尚書省立法新徵角二
調曲譜已經按試者並令大晟府刊行後續有譜依此其宮商羽調
曲譜自從舊新樂器五音八聲方全舊匏笙石磬之類已經按試者

大晟府畫圖疏說頒行教坊均容直開封府各頒降二副開封府用所頒樂器明示依式造粥教坊均容直及中外不得違今樂敢高下其聲或别爲他聲或移改增損樂器舊來淫哇之聲如打鬭哨笛砑鼓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類與其曲名悉行禁止違之者與聽之者悉坐罪

蔡絛國史補初漢津獻說請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爲九爲黃鍾之律又以中指之徑圍爲容盛度量權衡皆自是而出又謂有太聲有少聲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耦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怪劉昺之兄煒以曉樂律進未幾而卒昺始主樂事乃建白謂太少不合儒書以太史公書黃鍾八寸七分琯爲中聲奏之於初氣班固書黃鍾九寸琯爲正聲奏之於中氣因請帝指時止用之中指又不得徑圍爲容盛

故後凡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

大樂緜建隆迄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准較西京銅望臬石尺爲新度以定律呂於是歷建隆後有和峴樂仁宗留意樂律判太常寺燕肅言器久不諧復以朴准考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准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瞽法鑄編鍾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石爲磬範中金爲鍾圖三辰五靈爲器之飾於是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詔集侍從禮官參定聲律而阮逸胡瑗實主其事更造磬鍾止下一律以大安名之鍾聲弇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於是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御歷嗣守成憲未遑有所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行祖訓一切下王朴二律用仁宗所制編鍾追考成周公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黍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鍾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於是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范鎮以爲聲雜鄭衛退而請太府銅制律造樂哲宗初以樂來上按試於庭以李照樂下一律於是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以爲出鎮一家之學卒置不用徽宗欲制作以文太平有方士魏漢津始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說請帝三指爲黃鍾之律度鑄帝鼐景鍾謂之雅樂賜名曰大晟頒之天下播之教坊於是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

右四朝史志序言宋樂中興以前其制屢易本末大槩如此然李照阮逸劉几之樂行而隨廢范鎮之樂元未嘗行至大晟樂既成始盡弃舊樂以其制頒行天下蓋建隆之樂至崇寧而始盡變耳嘗試論之樂之道雖未易言然學士大夫之

說則欲其律呂之中度工師之說則不過欲其音韻之入耳今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然照傑漢津之說亦既私爲工師所易而懵不復覺方且自詫改制顯受醲賞則三人者亦豈真爲審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張文收輩之萬一也哉

高宗建炎元年就維楊行郊祀禮凡鹵簿樂舞禮文多未備嚴更警
場至就取軍中金鼓權一時之用
紹興饗明堂舊樂皆燬於維楊乃相度裁減權用遇雨望祭禮例止
設登歌通作宮架之樂其部色合用樂工止四十七人乃招收承平
舊工以補之
上初即位下詔朕方日極憂念屏遠聲樂不令過耳承平典故雖
寶廢名存亦所不忍悉從減罷至紹興十年禮部侍郎施坰奏昨
內外暫止用樂今徽考大事已畢慈寧又已就養其時節上壽禮
宜舉樂一如舊制禮部尋言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方來賀自今
冬至元正舉行朝賀之禮依國朝故事合設大仗及用樂舞等庶
明天子之尊舊典不至廢墜詔俟來年舉行
十三年郊祀詔修圓壇有司言大禮排設備樂宮架樂舞一料外登
歌樂依在京夏祭例合用兩料其樂器登歌則用編鐘編磬各一架

柷敔二搏拊鼓二琴五色自一三五七至九絃各二瑟四篴四塤箎
簫並二巢笙和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麾幡一宮架則
用編鐘編磬各十二架柷敔二琴五色各十瑟二十六巢笙及簫並
一十四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竽笙十塤一十二箎一十八篴二
十晉鼓一建鼓四麾幡一乃從太常下之兩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
之廣東荊湖南北刷取舊管大樂上于行都有闕則下軍器所製造
并添修雅飾遇雨則油帕排設用樂牀而樂器浸備其樂工以太常
寺所請詔依在京依選擇行止畏謹人召募合登歌宮架用四百四
十人同日分詣太社太稷九宮貴神每祭各用樂正二人執色樂工
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計用一百二
十八人就用文舞畜充其二舞引頭二十四人各行募補所募樂工
舞師照在京例分三等廩給其募到樂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教
習引舞色長文武舞頭舞師并分詣樂工等自八月一日教習所貴

樂藝精熟不至疏鹵而樂工漸集
十四年正旦朝會始陳樂舞在庭公卿奏觴獻壽据元豐詳定朝會
樂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乃奏
瑞曲惟吹笙而餘樂不作第三爵奏瑞曲堂上歌堂下笙一歌一吹
相間第四爵合樂仍奏瑞曲而上下之樂交作今悉倣舊典首奏和
安次奏嘉木成文滄海澄清瑞粟呈祥三曲其樂專以太蔟為宮太
蔟之律生氣湊達萬物於三統為人正於四時為孟春故元會用之
時命給事中段拂等討論景鍾制度按大晟樂書黃帝有五鍾一
曰景鍾景者大也黃鍾者樂之所自出而景鍾又黃鍾之本故為
樂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則用之自齋宮詣壇則擊之以召至陽
之氣氣既間聲闋衆樂乃作祀事既畢陞輦又擊之
是年內出御製郊祀大禮天地宗廟樂章及詔宰執學士院兩省
官刪修郊祀大禮樂章付太常肄習天子親祀南郊圜鍾為宮三

奏黃鍾為角一奏太蔟為徵一奏姑洗為羽一奏樂凡成六歌景
安用文德武功之舞饗明堂夾鍾為宮三奏黃鍾為角太蔟為徵
姑洗為羽各二奏樂凡九成歌誠安用右文化成威功睿德之舞
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圜鍾為宮三奏黃鍾太蔟姑洗各一奏凡六
成所奏樂與南郊同歌興安用發祥流慶降真觀德之舞前一日
朝饗太廟黃鍾為宮三奏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皆二奏
樂凡九成歌興安所用文武二舞與南郊同僖祖廟用基命之樂
舞翼祖廟用大順之樂舞宣祖廟用天元之樂舞太祖廟用皇武
之樂舞太宗廟用大定之樂舞真宗仁宗廟樂舞曰熙文曰美成
英宗神宗曰治隆曰大明哲宗徽宗欽宗廟樂舞曰重光曰承元
曰端慶皆以無射宮奏之每歲祀昊天上帝者凡四正月上辛祈
穀孟夏雩祀季秋饗明堂冬至祀圜丘是也圜鍾為宮樂奏六成
與南郊同乃用景安之歌帝臨嘉至神娭錫羨之舞祀地祇者二

夏至祀皇地祇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樂奏八
成乃用寧安之歌儲靈錫慶嚴恭將事之舞立冬後祀神地祇樂
奏八成歌寧安與祀皇地祇同名而異曲用廣生儲祐厚載凝福
之舞孟春上辛祀感生帝赤熛怒其歌大安其樂舞則與歲祀昊
天同三年一祫及時饗太廟九成之樂興安之歌與大禮前事朝
饗同而用孝熙昭德禮洽儲祥之舞大社太稷用寧安八成之樂
與歲祀地祇同至於親御翰墨製贊宣聖及七十二弟子以廣先
朝崇儒右文之聲天子視學親行酌獻定釋奠爲大祀用凝安九
成之樂郡邑行事則樂止三成云他如親饗先農親祀高禖則倣
壇壝奏樂舞按習於同文館法惠寺親耕籍田則据宣和舊制陳
設大樂而引呈耒耜護衛耕根車儀仗鼓吹至以二千人爲率先
農用靜安高禖樂用景安皇帝親行三推禮樂用乾安

孝宗乾道元年郊祀詔禮文依藝祖乾德郊天例務從省約於是縣樂
工伎率至減半壇下宮架二百七人省十之一琴二十人瑟十二人
各省其半笙簫箎可省者十有八人塤可省者一十人其閒慢樂
色量省人數

淳熙六年行明堂禮禮命禮官參酌南郊明堂註用紹興成憲而兼
酌元豐大觀舊典定爲後世法程其用樂作止之節前三日太常設
登歌於壇上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壇南內壝之外立舞表於酇綴之
閒（明堂登歌設於堂上前楹閒宮架設於庭中） 前一日設協律郎位二一於壇上樂簴西
北一於宮架西北押樂官位二太常丞於登歌樂簴北太常卿於宮
架北省牲之夕押樂太常卿及丞入行樂架叶律郎展視樂器祀之
日樂正率工人二舞以次入皇帝乘輿自青城齋殿出樂正撞景鍾
降輿入大次景鍾止（明堂不用景鍾） 服大裘袞冕自正門入協律郎跪俛伏
舉麾工鼓柷宮架乾安之樂作凡升降行止皆奏之（明堂奏儀安） 至午階
版位西向立協律郎偃麾戞敔（明堂至阼階下樂止） 凡樂皆協律郎舉麾而後
作偃麾而後止禮儀使奏請行事宮架作景安之樂（明堂作誠安） 文舞進
左丞相等升詣神位前樂作六成止皇帝執大圭再拜內侍進御匜
帨宮架樂作帨手畢樂止禮儀使前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
升自午階（明堂升自阼階） 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明堂至堂上作誠安）
奠鎮圭奠玉幣于上帝樂止詣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前如上儀
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明堂降自阼階） 宮架樂作至版位樂
止奉俎官樂正門宮架豐安之樂作（明堂作禧安） 跪奠俎訖樂止內侍以
御匜帨進宮架樂作帨手拭爵樂止禮儀使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午
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明堂無升壇） 登歌僖安之樂作
（明堂作慶安） 詣神位前三祭酒少立樂止讀冊皇帝再拜每詣神位並如
之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奏
請還小次宮架樂作入小次樂止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作穆安）
舞者立定樂止亞獻升詣酌尊所西向立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皇太子爲

亞獻作穆安） 三祭酒以次酌獻如上儀樂止終獻亦如之奏請詣飲福位
宮架樂作至午階登歌樂作將至位樂止登歌僖安之樂作（明堂作胙安）
飲酒福禮畢樂止禮儀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
版位立樂止（明堂不降階） 徹豆登歌熙安之樂作（明堂作歆安） 送神宮架景安
之樂作一成止（明堂作誠安） 詣望燎望瘞位宮架樂作至位樂止（明堂望瘞）
瘞畢還大次宮架乾安之樂作（明堂作憩安） 至大次皇帝乘大輦出大次
樂正撞景鍾鼓吹振作降輦還齋殿景鍾止百官宗室班賀于端誠
殿奏請聖駕進發軍樂引導至麗正門大樂正令奏采茨之樂進入
門樂止（明堂親賀于紫宸殿不奏采茨） 過御麗正門肆赦前期太常設宮架樂于門
之前設鉦鼓于其西皇帝升門至御閣大樂正令撞黃鍾之鍾右五
鍾皆應乾安之樂作升御座樂止金雞立太常擊鼓因集鼓聲止宣
制畢大樂正令撞蕤賓之鍾右五鍾皆應皇帝還御幄樂止乘輦降
門作樂引導至文德殿降輦樂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太常寺大樂局祀天神祭地祇饗宗廟應用大樂名件凡三十四種歌色一也笛色二也塤色三也篪色四也笙色五也簫色六也編鍾七也編磬八也鎛鍾九也特磬十也五色琴十一也瑟色十二也柷敔十三也搏拊十四也晉鼓十五也建鼓十六也鞞應鼓十七也雷鼓祀天神用十八也雷鼗鼓同上十九也靈鼓祭地祇用二十也靈鼗鼓同上二十一也路鼓饗宗廟用二十二也路鼗鼓二十三也雅鼓二十四也相鼓二十五也單鼗鼓二十六也旌纛二十七也金錞二十八也金鐲二十九也單鐸三十也双鐸三十一也鐃鐸三十二也奏座三十三也麾幡三十四也此外又有景鍾者天子親祀上帝則用之非祠官所常用

寧宗嗣位禮樂之事違式舊典未嘗敢有改作先是孝宗廟奏用大倫之樂舜光宗祔廟奏用大和之樂舜韶恭依

上初纂承當中興六七十載之間士多嘆樂典之久墜類欲蒐講古制以補聖世遺軼於是姜夔進大樂議于朝夔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鍾鎛鍾景鍾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鍾三磬未必相應塤有大小簫篪邃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合度琴瑟絃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為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蔟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鍾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一句而鍾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叶古人槁木貫珠之意況樂工苟焉占籍擊鍾磬者不知聲

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地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宮為君為父商為臣為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和徵為火羽為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為夫徵為婦商雖父宮實祉之子常以婦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祉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祉有子而生生不窮休祥不召而自至災害不祓而自消聖主方將講禮郊見願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隱括四聲而使之叶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歌詩之事其次教以舞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

歷代製造律呂

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嶰溪之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六雌鳴六詳見後卷

虞舜同律度量衡

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典同掌六律六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故書同作銅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玄謂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皆以銅為之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數度廣長也齊量侈弇之所容凡和樂亦如之和謂調其故器也

漢文帝令丞相北平侯張蒼始定律歷

太史公律書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兵書云夫戰太師吹律合商則戰克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主卒同心徵則急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焉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云云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正義曰潮仙二音高驪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即古朝鮮地時朝鮮王滿據之也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阸音厄選音思兗反蠕音如兗反○索隱曰蠕音軟選蠕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也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正義曰任音而禁反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戈日久正義曰荷音何我反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犬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又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言六七十翁亦未嘗至於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謂有德君子者耶

永嘉陳氏曰律呂之法起於黃帝氏律呂之說定於太史公知黃帝氏之法而不知太史公之說則雖與制律知太史公之說而未知黃帝氏之法則雖未能制律而不害其為律矣何者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制十二之管吹陽律以候鳳吹陰律以

擬凰而十二律之法由是而定信乎起於黃帝氏者也黃帝氏之法雖存而太史公之說未出則天下之人雖知律之不可闕於樂而不知所以制律之本雖知律之不可廢於度量衡而不達所以制律之意本不知而意不達則雖斷竹鑄鍾定形亢竅區區用上黨之黍分其長短而較其合否窮日夜之力以為之未見其能定也然則太史公之說果安在哉蓋太史公之為律書也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之文帝尤加詳焉既曰陳武請伐朝鮮而文帝以謂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雞鳴狗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之時能不擾亂由是而百姓遂安耆老之人不至市廛遨遊嬉戲如小兒狀嗚呼若太史公者可謂知律呂之時而達制律之意者也何則當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協和而天地之氣亦

隨以正奇制度以候之其氣之相應自然知吾律之爲是其氣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爲非因天地之正氣以定一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所謂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殆謂是歟然則律呂之說豈非定於太史公者

武帝正樂置協律之官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玄成試問房樂府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月令章句曰以姑洗爲角南呂爲羽則徵爲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管也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鍾以主十二月之聲然後以放升降之氣鍾難以分別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書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長短爲制○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調度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前書註曰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管古以玉爲琯○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絃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絃令與黃鍾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

朱子語錄文蔚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註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爲宮便以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這七律自爲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一弦是全律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弦要取其聲用柱子來逐弦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是如此

平帝元始中王莽秉政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典領條奏言之最詳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筭其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筭數以命百事也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孟康曰黃鍾子之律也子數一太極元氣含三爲一是以一數變而爲三也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孟康曰初以子一數丑三數則得因其成數以三乘之歷十二辰得是積數也五行陰陽變化之數備於此也其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蘇林曰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筭九枚相因之數有十正面之數實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筭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徑象乾坤黃鍾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鍾之長張晏曰林鍾長六寸韋昭曰黃鍾管九寸十分之一得其一分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孟康曰以四十九成陽六爻爲十乾乾之策數二百一十六以成六爻是爲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曆生律張晏曰推曆十二辰以生律呂也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張晏曰準水平量知多少故曰嘉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師古曰賾亦深也索亦求也度長短者不失毫氂孟康曰毫兔毫也十毫爲氂師古曰度音大各反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師古曰撮音倉括反權輕重者不失黍絫孟康曰章音○羲應劭曰十黍爲絫十絫爲一銖師古曰絫音來賓反此字讀亦百絫細之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筭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詳具後卷鍾律篇律十有二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

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職在內官（內官署名百官表之內官長諸）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廷尉掌之（法度所起故屬廷尉）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權衡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職在大行鴻臚掌之（平均與宜齊一適故在鴻臚權度量衡詳見下卷本門）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取銅者以合於同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因竹為引者事之宜也（引長十丈高一分寬六分惟竹篾柔而堅為宜耳）

後漢肅宗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從之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弦候部莫知復見

靈帝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

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也音不可書以時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榷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為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應氣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至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濕故炭重）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易緯曰冬至人主不出宮寢兵從樂五日擊黃鍾之磬公卿大夫列士之意得則陰陽之聲和如度夏至之日如冬至之禮之日從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如度者其歲美人民和順晷不如度者其歲惡人民多譌言政令為之不平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一尺則日食退一尺則月食月食則正臣下之行日食則正人主之道）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半端（葭莩出河內）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其如曆（月令章句曰古之為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數正則音亦正矣鍾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為法律亦以寸分長短為度故口徑黃鍾之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其餘皆稍短雖大小圍數無增減以度量者可以文數口傳與眾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

魏武帝時杜夔精識音韻為雅樂郎中令鑄銅工柴玉有巧思多所造作為時人所知夔令玉鑄鍾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詐於魏武取所鑄鍾雜參更試然後知夔為精妙而玉之謬也

晉武帝時張華荀勗校魏杜夔所造鍾律其聲樂多不諧合乃出御府古今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具校減新尺短夔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笛具五音以應京房之術笛體之音皆各用蕤賓林鍾之角短則又倍之二笛八律而後成去四分之一而以本宮管上行度

之則宮究也因宮究以本宮徵管上行度之則徵究也各以其律展轉相因隨究疎密所宜置之或半之或四之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謂勗為暗解（初勗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及掌樂事呂未諧曰得趙人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時阮咸善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識勗新律聲高以謂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作樂勗自以為遠不及咸常意咸謂之不調以為異己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夫耕於野得周玉尺勗以校己所理鍾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

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以為京房六十律上下相生終於南事乃因京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鍾律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期之日此律曆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此則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

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爲一部以一部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以之分配七音則建日冬至之聲黄鍾爲宮太蔟爲商林鍾爲徵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五音七聲於斯和備其次日建律皆依次類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宮徵亦以次從以考聲徵氣辨識時序萬類所宜各順其節自黄鍾終於壯進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下生自依行終於億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已上生唯安運一律爲終不宜其數皆取黄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本以九三爲法各除其實得寸分及小分餘皆委之即各其律之長也脩其律部則上生下生宮徵之次也今畧其名次云　黄鍾一部三十四律每律直三十四分日之三十一　大呂一部二十七律每律直一日及二十七分日之三　太蔟一部三十四律　林鍾一部三十四律　夷則一律二十七律　南呂一部三十四律　無射一部二十七律　應鍾一部二十八律

梁武帝素善鍾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又立爲四器名之爲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弦一曰玄英通應鍾弦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黄鍾弦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大呂弦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強二曰青陽通太蔟弦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鍾弦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弦用一百四十二絲長七尺一寸一分強三曰朱明通中呂弦用一百九十九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弦用一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強林鍾弦用一百八十絲長六尺四寸四曰白藏通夷則弦用一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弦用一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二分大強無射用一百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一分強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爲十二笛黄鍾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太蔟笛長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

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用笛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并周代古鍾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

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有陳仲孺者自江南歸魏頗閑樂事請依前漢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問仲孺言前被符問京房准定六十律之後雖有器存曉之者尠至後漢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緩急聲之清濁仲孺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答曰仲孺在江左之日頗受琴又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准術成數昭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孺不量庸昧切有意焉遂竭愚忠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量衡曆出自黄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存但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源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孺淺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至於清濁相宜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准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五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至乖謬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黄鍾作樂器隨月律長謂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爲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宜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定非唯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黄鍾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黄鍾爲宮太蔟爲商林鍾爲徵則一任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爲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

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為十二之窮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京乃以中呂為宮猶用林鍾為商黃鍾為徵何由可諧仲孺以為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准不妙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濁是以為難其依按見尺作准調弦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唯云准形如瑟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九寸調中一弦令與黃鍾相得按畫以求其聲遂不辨准須柱以求柱有高下弦有粗細餘十二弦復應若為致令攬者迎前拱手又按房准九尺之內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為准一寸之內亦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准一分之內乘為二千分又為小分以辨強弱中間是促雖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孺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入常准尺分之內相生之韻已自應合然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准平妙直須如停水其中弦一柱高下須與

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弦不得舉弦又中弦粗細與琴宮相類中弦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鍾一管相合中弦下依數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弦須施柱如箏又凡弦皆須素張使臨時不動即於中弦按畫一周之聲度著十二弦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調以宮為主清調以商為主平調以角為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如錦繡自上代以來消息調准之方並史文所略出仲孺愚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平仲孺尋之分數精微如彼定弦急緩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視掌上不知藏中有准既未識其器又安能施弦也且遂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毫釐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尋奇哉但仲孺自省庸淺才非睹足正可粗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蕭寶寅又奏金石律呂制度調均自古以來鮮或通曉仲孺雖粗述而學不師授云出已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用舊之旨輕欲製造臣切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豈非常人能明可如所奏

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甚曉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焉

隋文帝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參定音樂沛國公鄭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常求訪終莫能通初周文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宮聲也

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五曰沙臘華言應聲也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箑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之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蔟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為宮乃用黃鍾宮聲應用南呂為商乃用太蔟為商應用應鍾為角乃取姑洗為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聲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餘篇明其旨趣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并立議正之有萬寶常者妙達鍾律徧解八音常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

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著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文帝後召見問鄭譯所定音樂可否對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遂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遂從之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并撰六樂譜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千八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後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立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毁之又太子洗馬蘇夔駮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准此而言每應宮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為七調七調之所作出未詳譯荅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調之七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蔟為人始是

為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是為四時四時三時是以為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於是衆從譯議譯又與夔俱云按今樂府黃鍾乃以林鍾為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黃鍾宮以小呂變徵互為相生之道今請推黃鍾為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為變徵衆皆從之夔又與譯議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呂時以音樂久不通譯夔等一朝能為之以為樂聲可定而何妥舊以學聞推為儒首帝素不悅學不知樂妥又恥已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還相為宮曰經文雖道旋相為宮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以古來不取若依鄭玄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和韻今譯惟取黃鍾之正宮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韻亦乃簨簴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萬舞矣而又非其七調之義曰近代書記所載緩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時牛弘總知樂事

不能精究音律寶常又脩洛陽舊典言幼學音律師於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調古樂周之璧翣殷之崇牙懸入角七盡依周禮備矣所謂正聲又近前漢之樂不可廢也是時競為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殺亂或欲各令脩造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遂先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高曰洋洋和雅甚與我會妥因陳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大悅班賜妥等修樂者自是譯等議寢帝又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內以木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于按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帝異之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

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

致堂胡氏曰音五爾而律呂十有二猶十二支而配十干所以變而不窮也律呂陰陽也闕一則不和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今獨奏黃鍾而不用餘音是有君而無臣無民無事無物其為君也不亦亢乎何妥佞人也逢迎周宣立五后者隋文豈不知之而命以典樂妥能揣其主猜防克忌之微而尊隆君道獨歸於黃鍾帝果悅而從之遂使古樂盡廢後世無所考焉其罪豈不甚哉且禮樂曆數有國之大事也王澤竭息易學不傳有欲議禮則紛如聚訟有欲修樂則諂承君意雖有欲正曆則必請殺異己者竟不能復三代之正況欲行先王之道乎夫論事莫驗於成敗之效萬寶常妙達鍾律樂聲雅淡必

近古矣而爲蘇威父子所抑及太常樂成萬寶常聞之曰亡國之音也淫厲而哀天下將盡矣不二十年而其言驗向使隋文以五音不可偏廢折何妥鄭譯牛弘之徒而專委寶常製作雖不能救隋之亡而先代正音必不至泯絕於隋世矣雖知寶常知樂之聲音而未知樂之道也如知樂之道則其將死當以其書授之好樂者使傳於後而以不遇遂焚其書無虞博易良由未知和樂之心故曰不知樂之道也

唐高祖初受禪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至武德九年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孫正雅樂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樂以十二月各順其律旋相爲宮製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周禮有旋宮之義亡絕已久莫能知之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

太宗貞觀初張文收善音律常覽蕭吉樂譜以爲未甚詳悉乃取歷代沿革截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唯用其七餘有五鍾仍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樂音皆響徹時人咸伏其妙尋授協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復採三禮更加釐革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圜鍾爲宮詳見樂門雅樂既成文收復請重正餘樂帝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末喪亂雖改音律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文收既定樂復鑄律銅三百六十皆藏於大樂署

總章中潤州得玉磬以獻張文收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者得月數當十三今闕其一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言而得裴知古武太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切云此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行未半里馬驚墮地死常觀人迎婦聞婦珮玉聲曰此婦人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其知音皆此類也近代言樂衛道弼爲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次之道弼皆爲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雜扣鍾磬使夔闇名之無誤者由是反歎伏又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尋以告俄擊齋鍾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與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其或效乃具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鑢磬數處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云此磬與鍾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

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中官李輔國獻之云太常諸樂調皆下不合黃鍾請悉制諸鍾帝以爲然乃悉取太常諸樂器入于禁中更加磨劘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觀之以還太常然以漢律攷之黃鍾乃太蔟也當時議者以爲非是

周世宗顯德六年樞密使王朴上疏曰臣聞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既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

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爲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將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賓旅恢政教厚風俗以其功德之形容告於神明俾百代之後知邦國之所由行者也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洎東漢雖有太予丞鮑鄴興之亦人亡而音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調謂之啞鍾蓋不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復古道乃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懸之器方無啞者所以知太宗之道與三五同功焉安史之亂京都爲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紕繆逮乎黃巢之餘工器俱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酌詳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案周官考工記之文鑄鍾十二編鍾

二百四十變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逮乎偽梁後唐歷晉與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於禮樂至于十二鎛鍾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之編鍾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七聲作黃鍾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四調於是乎泯滅樂之缺壞無甚於今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思復三代之風臨視樂懸親自考聽知其亡失深動上心乃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粗加和會以臣曾學律曆宣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為衆管至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宣聲長九尺張絃各如黃鍾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如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為太蔟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為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為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為應鍾第

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為蕤賓第二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為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為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為夾鍾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為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為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為黃鍾之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為均之主者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宮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恐未詳悉望下中書門下集百官及內外知音者較其得失然後依調製曲八十四調曲有數百今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謂之黃鍾之宮聲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樂至於用曲多與禮文相違既不敢用唐為則臣又懵學獨力未能備究古今亦望集多聞知禮樂者上本古典下順常道定其義理於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曲聲數長短幾變幾成議定而製曲方可久長行

用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并所定尺所吹黃鍾管所作律準謹並上進乃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兵部尚書張昭等議於太常寺命太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鍾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凌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從之

宋太祖皇帝以雅樂聲高詔有司重加考正時判太常寺和峴上言古聖設法先立尺寸作為律呂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取合其音謂之形器但以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秬黍求為準的後代試之或不符會西京銅望臬可較古法即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王朴所定尺比校短於石尺四分作樂聲之高蓋由於此況影表測於天地則管律可以準繩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黃鍾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由是重法十二律管雅樂和暢

仁宗時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時鄧保信阮逸胡瑗等亦奏造

鍾律詔翰林學士丁度等取保信逸瑗等鍾律詳攷得失度等上議以為黍有圓長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圓黍又首尾相銜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亦既有差故難以定鍾磬謹詳古今之制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亦裁管不以權量參校故歷代黃鍾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兼制權量亦不同周漢制度故漢制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說悉起於黃鍾今欲器數之制參伍無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為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相銜又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又言歲有豐儉地有肥墝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天物之生理難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槩耳故前代制亦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參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調律是謂晉前尺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

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以公曾尺挍校古器與本銘尺
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
之前尺爲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切惟周
漢二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銷毀金石典正之物
罕復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有法錢而已
周之圜法歷載曠遠莫得而詳秦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
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暨隋朝多以五銖爲號既歷代尺
度屢改故小大輕重鮮有同者又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
其首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然有唐享國三百年其制
度法度雖未逮周漢亦可謂治安之世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當依
漢錢分寸若以爲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
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古之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
舊尺俟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舊可也乃詔罷

其議
宋祁田況薦益州進士房庶曉音郡上其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
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
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
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於
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云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
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
九十分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乃
爲言曰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璦以橫黍累
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七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
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徑
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一說爲是蓋累黍爲尺始失之於隋書當
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弃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嘆

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至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不能更造
亦律止沿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鍾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
群議冀有所獲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誠衆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
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庶說
造律尺龠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龠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鍾
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律成
以爲今所用黍非古所謂一稃二米黍也尺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
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
闕今以旋相五行相生法徵得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
風俗今太常教坊鈞容及天下州縣各自爲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
者帝王巡狩方岳必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謂宜頒格律自京師及
州縣毋容輒異有擅高下者論之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龠又令
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

配五音迭相爲主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
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之庶推以旋相之法謂五行相戾
非是當改變徵爲變羽易變宮爲閏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
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聽軍
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略矣是時瑗逵制樂有
定議乃補庶試秘書省校書郎遣之鎮又上書曰陛下制樂以事天
地宗廟以揚祖宗之休茲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
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竊惟樂者和氣也發
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
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有形者秬黍也律
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
不相戾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爲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
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其和安可得哉謹條十者非是之驗惟裁擇焉

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許慎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後漢任城縣産秬黍三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爲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爲酒者謂之秬鬯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斛秠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黑黍設有眞黍以爲取數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爲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空徑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厘六毫圍十分三厘八毫是圍九分外大其一分三厘八毫而后容千二百黍除其圍廣則其長止七十六分二厘矣說者謂四厘六毫爲方分古者以竹爲律竹形本圓而今以方分置筭此律之爲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黄鍾之長又云九十分黄鍾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曰黄鍾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黄鍾之重施於赤則曰黄鍾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爲尺又不起於黄鍾此赤之爲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所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厘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筭也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鬴法方赤圓其外深赤容六斛四升方赤者八寸之赤也深赤者十寸之赤也何以知赤有八寸十寸之别按周禮璧羨度赤好三寸以爲赤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赤以爲赤則八寸十寸俱爲赤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赤八赤爲步今以周赤六十四寸爲步八赤者八寸之赤也六赤四寸者十寸之赤也同謂之周赤者是周用八寸十寸赤明矣故知以八寸尺爲鬴之方十寸赤爲鬴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鬴方赤積千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赤圓其外容十斗旁有庣焉當隋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律嘉量斛方赤圓其外庣九厘五毫冪百六十

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赤深一赤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筭法圓分謂之徑圍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筭之此筭數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鈞聲中黄鍾漢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黄鍾鬴斛之制有容受有赤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薄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眞此權衡爲非是八也又按梟氏爲鍾大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今無大小厚薄而一以黄鍾爲率此鍾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爲法也今亦以黄鍾爲率而無長短薄厚之别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爲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無形之聲者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厘六毫孰是律之起赤與赤之起律孰是龠之圓制與方制孰是鬴之方赤圓其外深赤與方赤孰是斛之方赤圓其外庣旁九厘五毫與方赤深赤六寸二分孰是筭數之以圓分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鍾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薄厚而中律與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眞黍眞黍至然後可以爲量爲鍾磬量與鍾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爲樂也今赤律本末未定而詳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萬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云也然議者不言有司論議依違不決而顧謂作樂爲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所大惑也倘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顧於政令不已大乎

元祐初鎭用房庶律法上所定樂下詔褒美楊傑言按爾雅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法律有用秬黍之文無用秠之説以爲必得秠然後制

律未之前闕也鎮所造銅量斛在上斗在下左耳為升右耳上為合
下為龠上三下二與漢制符矣漢志量聲中黃始於黃鍾而反覆焉
孟康曰反斛聲中黃鍾覆斛亦中黃鍾之宮臣叩鎮所造銅量其聲
不與黃鍾合則非漢制也黃帝命伶倫斷竹節兩間聽鳳之鳴以為
律呂此造律之本也初無用黍之法至漢制乃有用黍之制鎮以為
世無真黍乃用大府尺以為樂尺而又下一律有奇其實下舊樂三
律矣其可用乎鎮樂律卒不行
司馬光君實與范鎮景仁往反論鍾律書　君實書云蒙示房生
尺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
一黍之起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
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縱置
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
大其空徑四厘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

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
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為黃鍾九寸
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為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
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謬袪
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
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夫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
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
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
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
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
乎必若所云則為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
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為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
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借使

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
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
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
所為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
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
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
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
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
求律之為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為黃鍾之律是則律生
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
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厘六毫此四厘六毫者何從
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
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為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

煩則上下輩之所為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厘六毫不及半分
故弃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戴死空之處而
欲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為九
寸取其三分以為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
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
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
黍為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
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其容與其重
非千二百不可至於度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
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
樂太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中呂不知生所謂中呂者果后夔之
中呂耶開元之中呂耶若開元之中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
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為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

取以為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景仁復書曰一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豈它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篆為脫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廣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理義哉又云一黍之起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為究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一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為究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皆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班之書不為究長而反為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為新尺一丈二尺者若實之意以積為排積之積廣為一黍之廣而然耶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毛萇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徑三分圍三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今者三分四厘六毫其圍十分三厘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累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廣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上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鍾之重施於量則由黃鍾之龠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為尺耶豈得謂尺生量耶又云廣言太常樂太高黃鍾適當古之中呂不知中呂者果后夔之中呂耶開元之中呂耶若開元之中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異者之樂府工

所為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為異而不知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其真黍用度之法制為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尼也豈真后夔開元之去乎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后能和聲今律有四厘六毫之差以為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君實書又曰近於夢得處連得所賜兩書且云鑄周斛漢斛已成欲令光至詣局就觀周室既衰禮缺樂弛典章亡逸疇人流散律度量衡不存乎世咸夏韶護不傳乎人重以暴秦焚滅六籍樂之要妙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求之甚難自漢以來諸儒取諸胸臆以億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校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無形之域訟無證之廷迭相否臧紛然無已雖使后夔復生不能決矣彼周斛出於考工記非經見是果固未得而知如漢斛者劉歆為王莽為之就使其器尚存亦不足法況景仁復改其形制恐徒役心費銅炭而已

按古人言律為萬事本度量衡皆由是律以和聲度以審度量以嘉量衡以權衡度有長短量有小大衡有輕重雖庸愚之人皆能知之至律之於聲或雅或淫或和或乖則雖賢哲之士不能遽曉蓋四者之中議律為難度或長或短量或小或大衡或輕或重三物皆生民日用不可闕者然以四海九州觀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以古往今來觀之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蓋隨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於用而初無害於事固不必盡同也至律則差之絲忽不能以諧聲聲不諧不足以為樂樂不和不足以致治蓋四者之中制律為尤難是以古人之於律或求之於絲竹伶倫之管京房之準是也或求之於金石編鍾編磬鑄鍾嘉磬之屬是也雖曰假器物以求之然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

筆不能書假如有人與后夔伶倫並世而生亦豈能盡得其依律和聲之法乎後之儒者病樂之不和識欲更律而更律之法或取之絫黍或求之古之度量然絫黍之法漢制特以較度量衡所謂黃鍾之長黃鍾之龠黃鍾之重云者特以明三物之與律相表裏耳未嘗專言絫黍以爲律也至於古之度與量則周鬴漢斛與魏晉以來尺十有五種相去且千年其流傳至於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詳也倘其果爲古器則不知造此器之時其與虞朝之同律度量衡周王之致制度果無纖毫之差乎亦不可得而詳也而方倀倀然於千百載之後搜求古雅之器於荒丘古墓之中而自以爲得之蓋亦疎矣蓋律度量衡雖曰相爲表裏然至易曉者度量衡也至難知者律也隨時而變易屢易而無害於事者度量衡也假如古者度短量小衡輕世度長量大衡重則當其或短或小或輕之時多取之或長或大或重之時少取之而數自同此一器何害於事乎周鬴民之稱什一虞取其五黍取其大半蓋病在於重欲不以大其器也一定而不易易則害於樂者律也今失其難者而反取則於其易者失其不可易者而反取則於其屢易者何哉竊以爲必欲製律必如杜夔荀勗阮咸張文收之徒自有宿悟神解如聽牛鐸而知其可以諧音聽玉磬而知其爲閏月所造之類而後可以語此如其不然或專求之於累黍或專求之於周鬴漢斛魏尺之屬毋異刻舟而尋劍也李照胡瑗房庶之說皆以黍求律者也范蜀公力主房庶之說以爲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則太長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厘六毫則太短皆以亦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鍾之長就三分則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爲是累千百言大要不過如此愚請得而詰之夫古人之制律管皆有分寸如十二律管皆徑三分圍九分黃鍾之管長九寸自大呂以下以次降殺是也然則欲制律必先定分寸而古今之分寸不可攷矣是以隋書因漢制之說以一黍爲一分則是十黍爲一寸分寸既定然後管之徑圍可定管之徑圍既定然後律之長短可定瑗與照雖有縱橫之異然以黍定分以黍之分定管之徑圍則一也今庶既盡闢縱橫之說而欲以是千二百黍亂實之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不知庶之所謂空徑三分之管既非縱黍之分復非橫黍之分則何以爲分乎未有分寸不先定而可以制律者如庶之所謂分既非縱黍復非橫黍則必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倘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則只須以其三分爲徑以九十分其長爲黃鍾之管爲律本不因於黍矣何煩實黍於管又何煩於漢書中增益八字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數乎此愚所以未敢以爲通論也　律以竹爲管然竹有大小其大者容千二百不能以寸其小者不及千二百黍而盈尺矣故必先以黍爲分度之三分爲徑然後實以千二百黍則九十分其長爲黃鍾之管矣愚雖不能曉鍾律切意古人以黍定律其法如此

徽宗崇寧三年正月方士魏漢津言禹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又中指之徑圍乃容盛也則度量權衡皆自是出而合焉又曰有大聲有少聲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人道也宜用帝三指爲法先鑄九鼎諸鍾均絃裁管爲一代樂從之劉炳主樂事建白太少不合儒書請罷太少議而太史公書黃鍾八寸七分琯爲中聲奏之因請帝指時指用中

指不用徑圍為容盛之法遂為正聲之律十二中聲之律十二清聲之律四凡二十有八王尺二金尺一長於王朴尺二寸一分和峴尺一寸八分弱阮逸等尺一寸七分短於鄧保信尺三分弱太府布帛尺四寸量大於漢魏而小於隋權衡之制黃鍾所容為十二銖得太府四錢二分又曰十二律統一歲一律統一月一月之律六宮六商六角六徵六羽太少各居其三總十二律宮商角徵羽角七十有二凡三百有六十古者天地四方咸有災變則參酌歲氣運譜以調之故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此謂歲會氣之平也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未至而至為太過至而不至為不及故聖人持五運之政猶權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補之以調鼎則有法以調樂則有術事微則參本方之鼎而運本均之譜事迸則參剋制之鼎而運剋制之譜政和末蔡京引沈宗堯為太晟府典樂宗堯復申漢津太少之議時京子攸提舉大晟府又奏田為為典樂宗堯憤之令樂工斷黃鍾琯二一倍之一半之紿為曰此太少律也為信之以白攸攸因執以為是遂不用劉炳中聲八寸七分琯而止用九寸琯又為一律長尺有八寸曰大聲一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乃有三黃鍾律云

文獻通考卷百三十一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二

鄱陽馬[illegible]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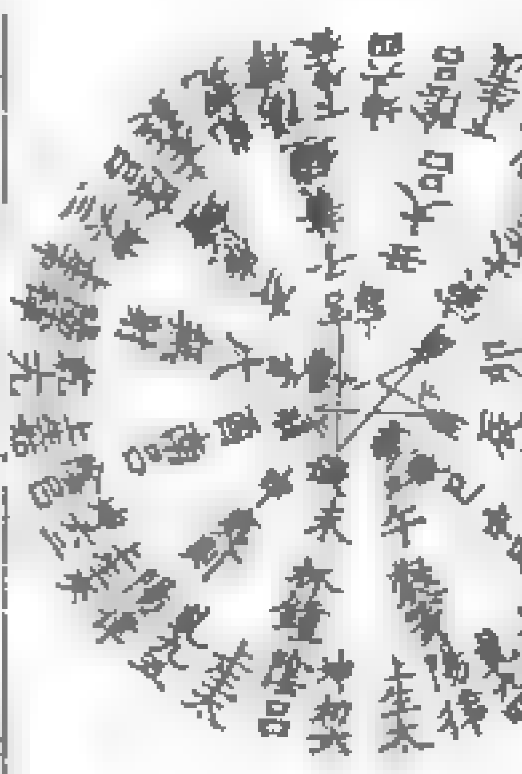
樂考

律呂制度

朱晦庵儀禮經傳通解鍾律篇

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泠音零綸音倫崑音昆應劭曰大夏西戎之國也）取竹於嶰溪之谷以生而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嶰胡買反竅音叫○孟康曰嶰溪昆侖之北谷也晉灼取谷中之竹生而內孔外肉厚薄自然均者截以為筩不復加削也師古曰黃鍾之宮律之最長者○今黃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分徑三分四釐六毫○）制十二筩以聽鳳皇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律呂之本（筩大東反比頻寐反○師古曰此合於黃鍾之宮故曰可以生之謂上下相生也十一管皆生於黃鍾之宮故曰律呂之本）其雄鳴者為陽律曰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其雌鳴者為陰呂曰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於是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大樂和矣（六呂周禮作六同國語作六間鄭康成曰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大者以調五聲之使相大如錄有文章搢猶揚也律立均出度以八音乃可得而調五聲之均矣金鍾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尚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度則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度黃鍾之長而以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度大各反後皆同度徒洛反師古曰子穀猶言穀子耳秬即黑黍也中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為分寸也）以之嘉量則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嘉量矣（量音力張反合音閤槩工代反○孟康曰槩欲其直故以水平之井水清則平也師古曰槩所以槩平斗斛之上者也嘉善也）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鍾一龠千二百黍之重為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而為兩十六

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舜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之謂也。以上用周禮呂覽漢志隋志通典



六十律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 傳後漢鄭康成曰：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布十二辰。子爲黄鍾，黄鍾管圍九分而長九寸，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黄鍾乾之初九也，隔八而下生林鍾，坤之初六。林鍾又隔八而上生太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前漢司馬遷生鍾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如黄鍾九寸，倍之則爲十八寸，三之則爲三寸，以法除之，得林鍾六寸。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如林鍾六寸，四之則爲二十四寸，三之則爲三寸，以法除之，得太蔟八寸，故上四下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案此十二字當作宮九徵六商八羽五角七，蓋傳寫之誤。太蔟八寸，角五十八字。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黄鍾之宮。置一而九三之至十九，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算，爲子之寸法矣。置子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算，而以寸法約之則得九寸。而通其實之全數得九十萬。六百八十一有三算，爲一寸而以九之，故

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此諸儒無異說也，其論之不同者，今備如左，覽者可以致其得失焉。

	黄鍾	大呂	太蔟	夾鍾	姑洗
鄭說十分正寸	九寸	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	八寸	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	七寸九分寸之一
史記生鍾分因正寸辰數分	子一分 黄鍾全律之數凡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算	丑三分二 以三乘子之數得三爲三分，去一得二爲丑數，林鍾未律之數一十一萬八千○九十八算，凡丑律皆放此	寅九分八 以三乘子之數三得九爲分，又以三乘丑之二得六，益之一得八爲太蔟，凡一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算	卯二十七分十六 以三乘寅之數得二十七爲卯分，上生益數又得三十二，而去下數爲南呂，凡一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算 此分十六作七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以三乘卯之數得八十一爲分，以三乘卯之上數而益之，爲六十四，凡一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算，又爲姑洗
史記律數計新書寸分	八寸七分一 一當作七十	七寸五分三分一 一作一	七寸七分二 二當作七十	六寸一分三分一 一當作七	六寸七分四 四當作七十
今依生鍾法約定分釐毫絲忽皆以十爲九而止	九寸	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八寸	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七寸一分

中呂	蕤賓	林鐘	夷則	南呂	無射
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十四	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六寸	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五寸三分寸之一	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以三乘辰上數得此上數為子之厘法又三分辰下數而去一得此下數為應鐘凡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算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以三乘巳上數得此上數為子之厘數又三分以下數而益一得此下數為蕤賓凡一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算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以三乘午上數得此上數為子之分法又三分午下數而去一得此下數為大呂凡一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算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以三乘未上數得此上數為子之毫數又二分未下數而益一得此下數為夷則凡一十一萬〇〇五百七十二算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以三乘申上數得此上數為子之十法又三分申下數而去一得此下數為夾鐘凡一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算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以三乘酉上數得此上數為子之絲數又三分酉下數而益一得此下數為無射凡九萬八千三百〇〇四算
五寸九分三分二	五寸六分三分一 二作 一	五寸七分四 七當作十	五寸四分三分二 字衍 四分	四寸七分八 七當作十	四寸四分三分二
六寸五分八厘三毫四絲三分絲之二	六寸二分八厘	六寸	五寸五分五厘一毫	五寸三分	四寸八分八厘四毫八絲

應鐘
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以三乘戌上數得此上數為子之實又三分亥下數而去一得此下數為中呂凡一十三萬一千〇〇七十二算
四寸二分三分二
四寸六分六厘

右十二律分寸釐毫絲數 今依鄭氏與太史公說不同太史二說又自為異而今皆取之且以鄭先於為者鄭氏之言分寸審度之正法也太史之言欲其使於損益而為微敘之準則也盡律管之長以九為本上下相生以三為法而鄭氏所用正法破一寸以為十分而其下歧分為厘歧厘為毫歧毫為絲歧絲為忽皆必以十為要則其數中損益之際皆有餘分雖有巧曆然不能盡是以自分而下遂不可持而直以九相乘歷十二管至破一寸以為一萬九千餘分而律暴可得而記焉衆亦皆於雖記而為差終不若太史公之法為得其費而暢考也蓋其以子為一而十一三之以至於亥則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算而子為全算之實可知矣以實為子之寸數而酉為寸法則其律有九寸可知實以長為子之分數而未為分法則其寸有九分可知矣以午為子之厘數而巳為厘法則其分有九厘可知矣以申為子之毫數而卯為毫法則其厘有九毫可知矣以或為鍾數而丑為時法則毫有九絲可知矣下而為忽亦而雜而九之聲出鍾宜而不害其得乎自孰之數以之損益斷三分之數聲齊聲直易記而不差也其曰黄鐘八寸十分一者亦發且是但以正表之數合其增去之分故不同耳其實則不異也○史記律數十部作七者五皆用本字而叢插其下乘之筭本司馬貞說括之說其夾賓夷三律誤字則今以算得之

宮	商	角	徵	羽
土	金	木	火	水
君	臣	民	事	物
最下最濁	次下次濁	高下清濁之間	次高次清	最高最清

右五聲五行之象清濁高下之次。傳樂記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凡聲濁者為尊清者為卑怗懘敝敗不和貌

宮	徵	商	羽	角
八十一	五十四	七十二	四十八	六十四
下生徵	上生商	下生羽	上生角	下生變宮

右五聲相生損益之先後之次○史記律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唐杜佑通典曰宮生徵（三分宮數八十一分各二十七下生去一去二十七餘五十四以爲徵○故徵數五十四也）徵生商（三分徵數五十四分各十八上生者加一十八於五十四得七十二以爲商故商數七十二也）商生羽（三分商數七十二分各二十四下生者去一去二十四餘四十八以爲羽故羽數四十八也）羽生角（三分羽數四十八分各十六上生者加一加十六於四十八得六十四以爲角故角數六十四也）此五聲大小之次也是黃鍾爲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有五聲其爲宮商之法亦如之故辰各有五聲合爲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先儒疑史記此說止是黃鍾一均之數非衆律之通法今詳通典六十一辰宮商之法亦如之蓋若以十一律爲宮亦用此數以乘之太蔟之分數而損益之林鍾爲均則以八十一爲五十四二十七爲十八之類也）

變宮	變徵
四十二（餘九分分之六）	五十六（餘九分分之八）
羽後宮前	角後徵前

變宮說見下條

上生變徵

右二變相生之法　國語周景王問於伶州鳩曰七律者何　韋昭註曰周有七音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按漢志則與此同蓋以黃鍾爲法）（韋註準此）　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今按五聲相生至羽亂生則黃鍾一十有四隔八下生當得害羽一一然其數三分損一每分各得一十有一可損益故五聲之正至此而窮若欲生之則須更以所餘一）

	黃鍾	大呂	太蔟	夾鍾	姑洗	中呂	蕤賓
正	九寸	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八寸	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七寸一分	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六寸二分八釐
半	無	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四寸	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	三寸五分	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	三寸一分四釐
變	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		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		七寸○○一釐二毫二絲○○二初二抄（不用）		
變半	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		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		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初一抄		

分折而爲九損其三分之一分乃得四十二分餘之分一分六而僅得變宮之數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變徵其數五十有六餘九分分之八以爲變徵正合相生之法自止以當下生則又餘二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亡物之至於是而變焉然而二變但爲和繆已不得以正聲矣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鍾
六寸	五寸五分五厘一毫	五寸三分	四寸八分八厘四毫八絲	四寸六分六厘
三寸 不用	二寸七分二厘五毫	二寸六分 不用	二寸四分四厘二毫四絲	二寸三分三厘 不用
五寸八分二厘四毫一絲一忽三初		五寸二分三厘一毫六絲○一初六杪		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絲三分杪之一
二寸八分五厘六毫五絲○○六初		二寸五分六厘○七絲四忽五初三杪		二寸三分○○三毫六絲六忽六杪三分杪之二 不用

右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

傳通典曰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如黃鍾之管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也十二正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爲宮則五聲初無定位高者或下下者或高宮商失序而聲不和諧故取其半律以爲子聲書上生而所生者短則下而聲自此以爲用然以三分損益之法計之則亦適合下生之數自此以下律又以其正律下生而復得其本法而於半律又合上生之數此唯有其正律之而它律不復黃鍾齊以四寸半爲半律而置以爲無者以九分之十析至杪者無可能之數也林南應不用者相生之不及也此又杜氏所未言故詳著之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中呂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上生黃鍾三分益一不及正律九寸之數但得八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以爲黃鍾之變律半之得四寸

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八以爲黃鍾變律之子聲此依本文補加詳其不及正數以爲字以爲主之變律七字變律之子聲四字今所增入本數但用十分之寸計之尚爲繁冗今以九分之寸更定此一釐內而於此存其本文又上下相生以至中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以爲子聲之律按今黃鍾以下仲呂上生之所不及故無變律而惟黃太姑南應有之計正變通十八律各有半聲爲三十六聲其間又有八聲無而無所用實計二十八聲而已杜氏又言變律止下相生以至仲呂則是書曾十二聲合爲四十八聲於此太過而無所用也今猶然俗樂皆有四清聲其原蓋出於此然欠八聲且無變律則其法又太簇夾鍾而用有不周矣覽者詳之漢志曰黃鍾不復與它律爲役者黃鍾至尊無與並也言黃鍾唯於本宮用正律若它律爲宮不復用黃鍾爲役也此與通典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爲宮則黃鍾之爲商角徵羽變律之義相須而本志所言有未盡者故別其大略附於此云

	宮 下生	徵 上生	商 下生	羽 上生	角 下生	變宮 上生	變徵
第一宮	黃正	林正	太正	南正	姑正	應正	蕤正
第二宮	林正	太正	南正	姑半正	應正	蕤半正	大半正
第三宮	太正	南正	姑正	應正	蕤正	大半正	夷正
第四宮	南正	姑半正	應正	蕤半正	大半正	夷半正	夾半正
第五宮	姑正	應正	蕤正	大半正	夷正	夾半正	無正
第六宮	應正	蕤半正	大半正	夷半正	夾半正	無半正	中半正

第七宮蕤正	大半正	夷正	夾半正	無正	中半正	黃半變
第八宮太正	夷正	夾正	無正	中正	黃半變	林變
第九宮夷正	夾半正	無正	中半正	黃半變	林半變	太半變
第十宮夾正	無正	中正	黃半變	林變	太半變	南變
第十一宮無正	中半正	黃半變	林半變	太半變	南半變	姑半變
第十二宮中正	黃半變	林變	太半變	南變	姑半變	應變

右旋宮八十四聲之圖。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孔氏正義曰十二辰各自為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帀凡六十聲○今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為六十聲今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為八十四聲皆唐以來法皆如此云）

	為宮	為商	為角	為徵	為羽
黃	於本律	於無	於夷	於中	於夾
大	本律	應	南	蕤	姑
太	本律	黃	無	林	中
夾	本律	大	應	夷	蕤

（十二管自本律之外為它律之四聲者合其律為調）

（以上黃宮五調各用本均土聲而以黃鍾起調黃鍾畢曲餘律倣此）

姑	本律	太	黃	南	林
中	本律	夾	大	無	夷
蕤	本律	姑	太	應	南
林	本律	中	夾	黃	無
夷	本律	蕤	姑	大	應
南	本律	林	中	太	黃
無	本律	夷	蕤	夾	大
應	本律	南	林	姑	太

右六十調之圖（六十調即前旋宮圖內六十聲也其二變十二調即四聲五聲之正不可為調故止於六十也）

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樹（作馬鳴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窌中（窌居孝反）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以鳴丁六反聲疾衍）凡將起五音凡首（首者音之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九九九九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黃鍾本宮八十一數生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本八十一益以一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為百有八是為徵數）有三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百有八三分之一三十六去之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七十二三分之一二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也）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

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徵六十四是角之數）。太史公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漢志曰：商之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於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

右明五聲之義

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韋昭曰：律謂六律六呂也。陽為律，陰為呂。均者，均鐘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均鐘者，度鐘之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有之。）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神瞽，古樂正，知天道者也。[illegible] 考，合也。謂合中和之聲而量 [illegible]）度律均鐘，百官軌儀，（[illegible]）紀之以三，（[illegible]）平之以六，（[illegible]）成於十二，（[illegible]）天之道也。（[illegible]）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illegible]）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illegible]）

（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十一月陽伏於下，物始萌於五聲為宮，含元處中，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之本也。）由是第之，（[illegible]）二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illegible]）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illegible]）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illegible]）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illegible]）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illegible]）為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illegible]）元間大呂，助宣物也。（[illegible]）二間夾鐘，出四隙之細也。（[illegible]）三間中呂，宣中氣也。（[illegible]）四間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illegible]）五間南呂，贊陽秀也。（[illegible]）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illegible]）律呂不易，無姦物也。（[illegible]）漢志曰：律十有二，陽六為

律陰為呂律以統氣類呂以旅陽宣氣黃鍾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鍾也天之中數五（韋昭曰一三在上七九在下）五為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韋昭曰二四在上八十在下）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師古曰孳讀與滋同滋益也萌始生）為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孟康曰黃鍾陽九林鍾陰六言陽唱陰和）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蔟蔟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師古曰奏進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孟康曰辜必也必使之絜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師古曰種物種生之物楙古茂字也種音之勇反）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師古曰夷亦傷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閡種也（孟康曰閡臧塞也陰雜陽氣臧塞為萬物作種也晉灼曰外閉曰閡師古曰閡音五代反下言該閡亦同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孟康曰統緒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為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於未令種剛強大故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楙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孟康曰棣謂通達也師古曰棣音替）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蔟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

宓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為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師古曰正音之成反下皆類此）林鍾未之衝丑為地正太蔟寅為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迺終有慶（孟康曰未在西南陰也陰而入陽為失其類也）答應之道也及黃鍾為宮則太蔟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謂正聲無有殺分也）不復與它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也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孟康曰上二月之氣各以其月之律為宮非五音之正則聲有高下差降空積者鄭氏分一寸以為數千）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亡與並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師古曰易說卦之辭也倚立也參奇也兩耦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孟康曰十九歲為一章一統凡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一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鍾之實也繇此之義（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起十二律之周徑（孟康曰律孔徑三分參天之數也圍九分終天之數也）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為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鍾之實（孟康曰林鍾長六寸圍六分以圍乘長得積三百六十分也師古曰期音基謂十二月為一期也）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蔟之實也（孟康曰太蔟長八寸圍八分為積六百四十分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聖人稟天造化之功代而行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師古曰則法也堯帝能法天而行化）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餽之象也（師古曰餽字與饋同易家人卦六二爻辭曰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之道取象於此无所必遂但居中主饋食而已故云然）三統相通故黃鍾林鍾太蔟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為合六為虛

五爲聲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爲十二而律呂
和矣

右明十二律之義（十二律之名必有深指然圖弁漢志所云如此支離附合恐非本眞今姑存之不足深究也）

黃鍾之實九寸　下生者倍其實得十八爲法　三分其法得一者
六爲六寸以爲林鍾

林鍾之實六寸　上生者四其實得二十四以爲法　三分其法得
一者八爲八寸以爲太蔟

太蔟之實八寸　下生者倍其實得十六以爲法　三其一得三以
分其法　十五得三者五爲五寸　餘一爲三分寸之一
合之爲南呂

南呂之實五寸三分寸之一（計十六分）　上生者四其實得六十四以爲
法　三其三得九以分其法　用六十三得九者七爲七寸
餘一爲九分寸之一　合之爲姑洗

姑洗之實七寸九分寸之一（計六十四分）　下生者倍其實得一百二十
八以爲法　三其九得二十七以分其法　用一百八得二十
七者四爲四寸　餘二十爲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合之爲應鍾

應鍾之實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計一百二十八分）　上生者四其實得
五百十二以爲法　三其二十七得八十一以分其法　用四
百八十六得八十一者六爲六寸　餘二十六爲八十一分寸
之二十六　合之爲蕤賓

蕤賓之實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計五百十二分）　上生者四其實得
二千四十八以爲法　三其八十一得二百四十三以分其法
用一千九百四十四得二百四十三者八爲八寸　餘一百四
爲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　合之爲大呂

大呂之實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計二千四十八分）　下生者倍

其實得四千九十六以爲法　三其二百四十三得七百二十
九以分其法　用三千六百四十五得七百二十九者五爲五
寸　餘四百五十一爲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合
之爲夷則

夷則之實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計四千九十六分）　上生
者四其實得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以爲法　三其七百二十
九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以分其法　用一萬五千三百九得二
千一百八十七者七爲七寸　餘一千七十五爲二千一百八
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　合之爲夾鍾

夾鍾之實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計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
分）　下生者倍其實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以爲法　三其二
千一百八十七得六千五百六十一以分其法　用二萬六千
二百四十四得六千五百六十一者四爲四寸　餘六千五百
二十四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合之
爲無射

無射之實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計三萬二千七
百六十八分）　上生者四其實得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爲法　三
其六千五百六十一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分其法　用
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六爲六寸
餘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
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合之爲中呂

中呂之實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
四（計十三萬一千七十二分）　上生者四其實得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
八以爲法　三其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得五萬九千四十九
以分其法　用四十七萬二千三百九十三得五萬九千四十
九者八爲八寸　餘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爲五萬九千四十

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　合之爲黄鍾之變

右律寸舊法（本周禮鄭玄註及杜佑通典法推之定爲此數）

黄鍾之實九寸　三分其實得三以爲法　下生者倍其法得六寸以爲林鍾

林鍾之實六寸　三分其實得二以爲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八寸以爲太蔟

太蔟之實八寸　三分其實得二寸六分以爲法　下生者倍其法得五寸三分以爲南呂（凡言分者皆九分寸之一）

南呂之實五寸三分　三分其實得一寸七分以爲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八分（內收二十七分得三寸）　合之得七寸一分以爲姑洗

姑洗之實七寸一分　三分其實得二寸三分三釐以爲法　下生者倍其法得四寸六分六釐以爲應鍾（凡言釐者皆九釐分之一）

應鍾之實四寸六分六釐　三分其實得一寸五分二釐以爲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分八釐（內收十八分爲二寸）　合得之六寸二分八釐以爲蕤賓

蕤賓之實六寸二分八釐　三分其實得二寸八釐六毫以爲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八寸三十二釐二十四毫（內收二十七釐爲三分又收十八毫爲二釐）　合之得八寸三分七釐六毫以爲大呂（凡言毫者皆九分釐之一）

大呂之實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三分其實得二寸七分二釐五毫以爲法　下生者倍其法得四寸十四分四釐十毫（內收九分爲一寸又收九毫爲一釐）　合之得五寸五分五釐一毫以爲夷則

夷則之實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三分其實得一寸七分七釐六毫三絲以爲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八分二十八釐二十四毫十二絲（內收二十七分爲三寸又收二十七釐爲三分又收十八毫爲二釐又收九絲爲一毫）　合之得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以爲夾鍾（凡言絲者皆九分毫之一）

夾鍾之實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三分其實得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以爲法　下生者倍其法得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以爲無射

無射之實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三分其實得一寸五分八釐七毫五絲六忽以爲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分三十二釐二十八毫二十絲二十四忽（內收十八分爲二寸又收二十七釐爲三分又收二十七毫爲三釐又收十八忽爲二絲）　合之得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以爲中呂（凡言忽者皆九分絲之一）

中呂之實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三分其實得二寸一分八釐七毫一絲五忽以爲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以爲黄鍾之變

右律寸新法（本太史公律書生鍾分蔡元定以十分釐毫絲忽爲之得此數）

子一	黄鍾之律
丑三	爲絲法
寅七	爲寸數
卯二十七	爲毫法
辰八十一	爲分數
巳二百四十三	爲釐法
午七百二十九	爲釐數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爲分法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爲毫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爲寸法
戌五萬九千〇〇四十九	爲絲數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黄鍾之實

右黄鍾寸分數法（蔡元定所按黄鍾九十寸以三分爲損益數以三曆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黄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黄鍾寸分釐毫絲之法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黄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九寸爲黄鍾蓋黄鍾之）

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以三約之爲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爲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爲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爲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爲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圍之分以十數法而相生之分釐絲忽以九爲法者何也曰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即十而要九物生者約十而爲九即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始寸元爲九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

子一分〔一爲九寸〕

丑三分二〔一爲三寸〕

寅九分八〔一爲寸〕

卯二十七分十六〔三爲寸。一爲三分〕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九爲寸。一爲一分。〕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二十七爲寸。三爲分。一爲三釐〕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八十一爲寸。九爲分。一爲釐〕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二百四十三爲寸。二十七爲分。三爲釐。一爲三毫〕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七百二十九爲寸。八十一爲分。九爲釐。一爲毫〕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寸。二百四十三爲分。二十七爲釐。三爲毫。一爲三絲〕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六千五百六十一爲寸。七百二十九爲分。八十一爲釐。九爲毫。一爲絲〕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寸。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分。二百四十三爲釐。二十七爲毫。三爲絲。一爲三忽〕

右黃鍾生十一律數〔按志然未見其所用之實數本將始以備傳寫之誤而參攷焉〕

文獻通考卷百三十二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攷

度量衡

虞書同律度量衡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註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又云周尺有二寸又云相去十九寸是周以十寸爲尺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也〕

考工記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隨前量煎金錫重則而六分之以金多少重鑄然後更平鑄之令平正〕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以其容爲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此言大方耳圜其外者爲之脣〕其臀一寸其實一豆〔臀謂底〕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在旁可舉也〕重一鈞〔重三十斤〕其聲中黃鍾之宮〔應律之首〕槩而不稅〔[illegible]古得以量而不稅〕

沙隨程氏曰鬴銅重一鈞深尺內方尺其聲中黃鍾之宮豈扣擊而得其聲否乎又漢斛重二鈞方尺以圜函方聲中黃鍾夫鬴漢斛相去甚遠乃俱脗合黃鍾此愚所未解也有告過者曰以聲定龠若鬴斛則離合其數與黃鍾之聲會耳非扣擊而得其聲也

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六斗四升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元而豆區釜自大於舊本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是也本或作五豆爲區五區爲釜者非也〕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

漢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

黍中者孟康曰子北方北方黑謂黑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子穀猶言穀子耳秬即黑黍無取北方為號中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為分寸也○秬音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為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孟康曰高一分廣六分一為陽六為陰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師古曰蒦音約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師古曰信讀曰伸言其長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師古曰內官署名也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廷尉掌之師古曰法度所起故屬廷尉也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師古曰龠今音閱所以量多少也師古曰量音力張反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師古曰因度以生量也其容謂其中所容受也又多少力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孟康曰概欲其直也以水平之井水清則平也師古曰概所以槩平斗斛之上者也音工代反又音工內反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師古曰嘉善也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鄭氏曰庣音條桃之桃庣過也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釐五豪然後成斛今尚方有王莽時銅斛制盡與此同師古曰庣不滿之處也音吐彫反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孟康曰其上謂仰斛也其下謂覆斛之底受一斗也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師古曰縻繫也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孟康曰三十斤為鈞二鈞萬一千五百二十銖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聲中黃鐘覆斛亦中黃鐘之宮宮為君也臣瓚曰作斛受一斛覆之受一斗故曰反覆焉師古曰覆音方目反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師古曰米粟之量故在太倉也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師古曰底平也謂以底石厲物令平齊也底音指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師古曰七政日月五星也故曰玉衡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孟康曰權衡是三等為參在輿

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忖為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孟康曰忖度其義有十八也鈞斤石凡七與下十一象為十八也張晏曰易三畫而成一爻十八變具六爻而成卦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為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臣瓚曰謂如鐶之形如鐶也如淳曰體為肉孔為好師古曰鐶者釋之體也音直連反又音肩好音呼到反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李奇曰黃鐘之重十二銖兩十二得二十四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孟康曰六甲為六旬一歲有八節六甲周行成歲以六乘八節得之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鐘之象也孟康曰數始於銖終於石石重百二十斤象十二月終於十二辰復於子律黃鐘一龠容千二百黍為十二銖故曰復於子黃鐘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孟康曰謂等與物鈞才得其平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孟康曰立準以望以水為平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為五則規者所以規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師古曰繇與由同由用也輔弼執玉以翼天子師古曰翼助也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言尹氏居太師之官執持國之權量維制四方輔天子

使下無逆意也咸有五象其義一也職在大行鴻臚掌之（平均也直齊一遠近故在鴻臚）

魏初杜夔造斛即周禮所謂嘉量也深尺方尺實一鬴（鬴音輔）臀一寸實一豆耳三寸實一升重一斤聲中黃鐘晉氏播遷亡其彝量

隋志言歷代度量衡之制

審度

史記曰夏禹以身為度以聲為律禮記曰丈夫布手為尺周官云璧羨起度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尺以起度量易緯通卦驗十馬尾為一分淮南子云秋分而禾䆉定䆉定而禾熟律數十二䆉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䆉者禾穗芒也說苑云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為一分孫子算術云蠶所生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此皆起度之源其文舛互唯漢志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

五度審矣後之作者又憑此說以律度量衡並因秬黍散為諸法其率可通故也黍有大小之差年有豐耗之異末代量校每有不同又俗傳訛替漸致增損今略諸代尺度一十五等并異同之說如左

一周尺

漢志王莽時劉歆銅斛尺

後漢建武銅尺

晉泰始十年荀勗律尺為晉前尺

祖沖之所傳銅尺

徐廣徐爰王隱等晉書云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為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闇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鐘吹新律命之皆應梁武鍾律緯云祖沖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錢八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雷次宗何胤之二人作鍾律圖所載荀勗校量古尺文與此銘同而蕭吉樂譜謂為梁朝所考七品謬也今以此尺為本以校諸代尺云

二晉田父玉尺

梁法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七釐

世說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校尺所造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梁武帝鍾律緯稱主衣從上相承有周時銅尺一枚古玉律八枚檢主衣周尺東昏用為章信尺不復存玉律一口蕭餘定七枚夾鍾有昔題刻迺制為尺以相參驗取細毫

中黍積次酬定今之最為詳密長祖沖之尺校半分以新尺制為四器名為通又依新尺為笛以命古鍾按刻夷則以笛命飲和韻夷則定合按此兩尺長短近同

三梁表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分二釐一毫有奇蕭吉云出為司馬法梁朝刻其度於影表以則影按此則奉朝請祖暅所筭造銅圭影表者也經陳滅入朝大業中議以合古乃用之調律以制鍾磬等八音樂器

四漢官尺實比晉尺一尺三分七毫

晉時始平掘地得古銅尺

新吉樂譜云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泠道縣舜廟下得玉律度為此尺傅暢晉諸公讚云荀勗新造鍾律時人並稱其精密惟陳留阮咸譏其聲高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以校荀勗今尺短校四分時人以咸為解此兩尺長短近同

五魏尺杜夔所用調律比晉前尺一尺四寸七釐魏陳留王景元四
年劉徽註九章云王莽時劉歆斛尺弱於今尺四寸五釐比魏尺其
斛深九寸五分五釐即晉荀勗所云杜夔尺長於今尺四寸半是也
六晉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
蕭吉云晉氏江東所用
七後魏前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釐
八中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
九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即開皇官尺及後周市尺
後周市尺比玉尺一尺九分三釐
開皇官尺即鐵尺一尺二寸
此後魏初及東西分國後周未用玉尺之前雜用此等尺甄鸞算術云
周朝市尺得玉尺九分三釐或傳梁時有誌公道人作此尺寄入周
朝云與多鬚老翁周太祖及隋高祖各自以為謂已周朝人間行用

及開皇初著令以為官尺百司用之終于仁壽大業中人間或私用之
十東後魏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八毫
此是魏中尉元延明累黍用半周之廣為尺齊朝因而用之魏收魏
史律曆志云公孫崇永平中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為寸法尋太
常卿劉芳受詔修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而中尉元匡
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太和　十九
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之黍黃鍾之長以定銅尺有
司奏從前詔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與修金石迄武定未有論律者
十一蔡邕銅籥尺
後周玉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釐
從上相承有銅籥一以銀錯題其銘曰籥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
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以為一合三分損益轉生
十二律祖孝孫云相承傳是蔡邕銅籥後周武帝保定中詔遣大宗
伯盧景宣上黨公長孫紹遠岐國公斛斯徵等累黍造尺從橫不定
後因修倉掘地得古玉斗以為正器據斗造律度量衡因用此尺大
赦改元天和百司行用終於大象之末其律黃鍾與蔡邕古籥同
十二宋氏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
錢樂之渾天儀尺
後周鐵尺
開皇初調鍾律尺及平陳後調鍾律水尺此宋代人間所用尺傳入
齊梁陳以制樂律與後晉尺及梁時俗尺劉曜渾儀尺畧相依近當
由人間恒用增損訛替之所致也周建德六年平齊後即以此同律
度量頒于天下其後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議曰切惟權衡度量
經邦懋軌誠須詳求故實攷校得中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遺尚書
故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為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
調鍾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曆志度之若

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鍾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
復小稀實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於
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為
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
中按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
即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
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又俟
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隱鉤深以律計分義無差異漢
書食貨志云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為近依文據理
符會處多且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為定彌合時宜至於玉尺
累黍以廣為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尋訪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梁尺
量過為短小以黍實管彌復不容據律調聲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諧
明王盛軌同律度量哲后通規臣等詳校前經斟酌時事謂用鐵尺

於理爲便未及詳定高祖受終牛弘辛彥之鄭譯何妥等久議不決
既平陳上以江東樂爲善曰此華夏舊聲雖隨俗改變大體猶是古
法祖孝孫云平陳後廢周玉尺律便用此鐵尺律以一尺二寸即爲
市尺
十三開皇十年萬寶常所造律呂水尺實比晉前尺一寸八分六釐
今太樂庫及內出銅律一部是萬寶常所造名水尺律說稱其黃鍾
律當鐵尺南呂倍聲南呂黃鍾羽也故謂之水尺律
十四雜尺趙劉曜渾天儀土圭尺長於梁法尺四分三釐實比晉前
尺一尺五寸
十五梁朝俗間尺長於梁法尺六分三釐
於劉曜渾儀尺二分實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釐梁武鍾律緯云宋
武平原送渾天儀土圭云是張衡所作驗渾儀銘題是光初四年鑄
土圭是光初八年作並是劉曜所制非張衡也制以爲尺長今新尺四

分三釐短俗間尺二分新尺謂梁法尺也
嘉量
周禮㮚氏爲量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
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緊而不稅其銘曰時
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春秋左
氏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曰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六斗四
升也鬴十則鍾六十四斗也鄭玄以爲方尺積千寸比九章粟米法
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祖冲之以算術考之積凡一千五百
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圓其外減傍一釐八毫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
毫七秒二忽有奇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
九章商功法程粟一斛積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積一千六百二十寸
菽荅麻麥一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據精麤爲率使價齊而不等
其器之積寸也以米斛爲正則同於漢志孫子算術曰六粟爲圭十

圭爲抄十抄爲撮十撮爲勺十勺爲合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
之始四圭爲撮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漢志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
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
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
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
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
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圓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
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其斛
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圜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
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冲之以圓率考之此斛當徑一尺四
寸三分六釐一毫九秒二忽庣旁一分九毫有奇劉歆庣旁少一釐
四毫有奇歆數術不精之所致也
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註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
三寸五分五釐深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之三王莽銅斛

於今尺爲深九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釐七毫以徽術計
之於今斛爲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此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
尺短也
梁陳依古齊以古升五升爲一斗後周武帝保定元年辛巳五月晉
國造倉獲古玉斗暨五年乙酉冬十月詔改制銅律度遂致中和累
黍積龠同茲玉量與衡度無差准爲銅升用頒天下內徑七寸一分
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兩天和二年丁亥正月癸酉朔十五日戊子
校定移地官府爲式此銅升之銘也其玉升銘曰維大周保定元年
歲在重光月旅蕤賓晉國之有司修繕倉廩獲古玉升形制典正若
古之嘉量太師晉國公以聞勑納於天府暨五年歲在叶洽皇帝乃
詔稽準繩考灰律不失圭撮不差累黍遂鎔金寫之用頒天下以合
太平權衡度量今若以數計之玉升積玉尺一百一十寸八分有奇

斛積一千一百八十五分七釐三毫九秒又甄鸞算術云玉升一升得官斗一升三合四勺此玉升大而官斗小也以數計之甄鸞所據後周官斗積玉尺九十七寸有奇斛積九百七十七寸有奇後周玉斗并副金錯銅斗及建德六年金錯題銅斗實同以秬黍定量以玉秤權之一升之實皆重六斤十三兩開皇以古斗三升為一升大業初依復古斗

衡權

衡者平也權者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璇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權者銖兩斤鈞石也以秤物平施知輕重也古者黍累錘錙鍰鈞鋝鎰之目歷代差變其詳未聞前志曰權本起於黃鐘之重一籥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其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為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好者周旋亡端終而復始亡窮已也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衡平而鈞權矣是為五則備于鈞器以為大範案趙書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碓其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續咸議是王莽時物後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達獻古銅權一枚上銘八十一字其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又云黃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辛歲在大梁龍集戊辰其定天命有人據土德受正號即真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己巳歲次實沈初班天下萬國永遵子子孫孫享傳億年此亦王莽所制也其時大樂令公孫崇依漢志先修稱尺及見此權以新稱稱之重一百二十斤新稱與權合若符契於是付崇調樂孝文時一依漢志作斗尺

梁陳依古稱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為一斤周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

開皇以古稱三斤為一斤大業中依復古稱

唐太宗貞觀時叶律郎張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銅斛二銅稱二銅甌十四稱尺一斛左右耳與臀皆方積十而登以至於斛與古玉尺玉斗同皆藏於大樂署武后時太常卿武延秀以為奇翫乃獻之及將考中宗廟樂有司奏請出之而稱尺已亡其跡猶存以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量衡皆當三之一

程氏演繁露曰通典叙六朝賦稅而論其總曰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註云當今謂即時蓋當佑之時也唐時一尺比六朝制一尺二寸也又曰開元九年勑度以十寸為尺尺二寸為大尺量以十升為斗斗三升為大斗此謂十寸而尺十升而斗者皆秬黍為定也鐘律冠冕湯藥皆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則黍尺一尺外更增三寸黍量一斗更增三升也唐志祖綃長四丈二尺

宋朝平定四方凡新邦悉頒度量於其境其偽俗尺度斗斛不中法度者皆去之

太宗淳化三年三月詔曰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入九賦是均故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鈞為姦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為通規事下有司監內藏庫崇儀使劉承珪言太府寺舊銅式自一錢至十斤凡五十一輕重無準外府歲受黃金必自毫釐計之式自錢始則傷於重遂尋究本末別製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為精備其法蓋取漢律子穀秬黍為則廣十黍以為寸從其大樂之尺秬黍黑黍也樂尺自黃鐘之管而生也謂以秬黍中者為分寸輕重之制就成二術二術謂以尺黍而求釐又參累黍之數因度而求釐度者尺丈之總名焉因謂因尺而求之也析寸為分析分為釐析釐為毫析毫為絲十絲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自積黍而取參從積黍而取參則十黍為參十參為銖二十四銖為兩錙皆以銅為之以釐參造一錢半及一兩等二秤各懸三毫以

星準之。等一錢半者，以取一秤之法。其衡合樂尺一尺二寸，重一錢，錘重六分，盤重五分。初毫星準半錢，至梢總一錢半，折成十五分，分列十釐。（第一毫下等半錢，當五十釐，若十五斤秤等五斤也。）中毫至梢一錢，折成十分，分列十釐。末毫至梢半錢，折成五分，分列十釐。等一兩者，亦為一秤之則。其衡合樂尺一尺四寸，重一錢半，錘重六錢，盤重四錢。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銖，下別出一星，星等五絫。（每銖之下復出一星，等五絫，則四十八星等二百四十絫，計二千四百黍為一兩。）中毫至梢五錢，布十二銖，銖列五星，星等二絫。（布十二銖為五錢之數，則一星等二絫，都等一百二十絫為半兩。）末毫至梢六銖，銖列十星，星等一絫。（每星等一絫，都等六十絫，為二錢半。）以御書真草行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兩銖四絫為一錢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為一秤之則。其法初以積黍為準，然後以分而推忽為定數之端，故自忽、絲、毫、釐、黍、絫、銖各定一錢之則。（謂皆定一錢之則，然後製取等秤也。）忽萬為分，（以一萬忽為一分之則，以十萬忽定為一錢之則。忽者，吐絲為忽，分者，始微而著，言可分別也。）絲則千，（以一千絲為一分，以一萬絲定為一錢之則。）毫則百，（以一百毫為一分，以一千毫定為一錢之則。毫者，毛也。自忽、絲、毫三者皆斷數。）釐則十，（以十釐為一分，以一百釐定為一錢之則。釐者，牛尾毛也，曳赤金成絲為之也。）轉以十倍倍之，則為一錢。（轉以十倍倍之，謂自一萬忽至十萬忽之類，定為則也。）黍以二千四百枚為一兩，（一龠容千二百黍，為十二銖，則以二千四百黍定為一兩之則。兩者，兩龠也。）絫以二百四十，（謂以二百四十絫定為一兩之則。）銖以二十四，（二十四銖為一兩，則銖者，言殊異也。）遂成其秤。秤合黍數，則一錢半者，計三百六十黍之重，列為五分，則每分計二十四黍。又每分析為一十釐，則每釐計二黍十分黍之四，（以十釐分二十四黍，則每釐先得二黍，餘四黍析為四十分，則一釐又得四分，是每釐得二黍十分黍之四者也。）每四毫一絲六忽有差為一黍，則釐絫之數極矣。一兩者，合二十四銖為二千四百黍之重，每百黍為銖，十銖為絫，二銖四絫為錢，二絫四黍為分，一絫二黍重五釐，六黍重二釐五毫，三黍重一釐二毫五絲，則黍絫之數成矣。其則用銅而鏤文，以識其輕重。新法既成，詔以新式留禁中，取太府寺舊秤四十、舊式六十以新式校之，乃見舊式所謂一斤而輕者有十，謂五斤而重者有一。式既若是，權衡可知矣。又比用大秤如百斤者，皆懸鉤於架，校鏤於衡，鏤或偃仆，手或抑按，則輕重之際，殊為懸絕。至是更鑄新式，悉由黍絫而齊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損也。又令每用大秤，必懸以絲繩，既置其物，則卻立以視，不可得而抑按。復鑄銅式，以御書淳化三體錢二千四百暨新式三十有三、銅牌二十授於太府。又置新式於內府、外府，復頒于四方大都，凡十有一副。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幣，而太府權衡舊式失準，得因之為姦，故諸道主者坐逋負而破產者甚眾。又守藏更代，校計爭訟，動必數載。至是新制既定，姦弊無所措，中外以為便。（度量權衡皆太府掌造，以給內外官司及民間之用。凡遇改元，即差變新式，有者以年號印而識之。其印有方印、長印、八角印，明制度而防偽濫也。）度量衡舊太府寺掌之。熙寧四年，詔歸文思院。紹聖四年，立增損衡量及私造賣之禁令，轉運司置局鬻賣。

大觀四年，詔以所定樂指尺頒之天下，其長短闊狹之數，以今尺計定。

政和元年，詔諸路轉運司以所頒樂尺製給諸州，州製以給屬縣，自今年七月為始，毀棄舊尺。

二年，臣僚上言，請以大晟樂尺帝指為數，製量權衡式頒之天下，仍釐正舊法。又言新尺既頒，諸條內尺寸宜以新尺紐定。（謂如絹長四十二尺，闊二尺五分為匹，以新尺計四十三尺七寸五分，闊二尺一寸三分五釐之五為匹，即是一尺四分一釐三分釐之二為一尺，如天武等收五釐，尺八寸以新尺計六尺四分一釐三分釐之二之類。）仍令民間舊有斗升秤尺，限半年首納，出限許人告，斷罪給賞。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三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攷

金之屬 雅部

陳氏樂書曰：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閶闔，其聲尚羽，其音則鏗，立秋之氣。先王作樂，用之以為金奏焉。周官鍾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鼓人掌四金之聲音。孟子曰金聲，是也。金奏之樂未嘗不用鼓，特謂之金者，以金為主故也。禮曰：內金，示和也。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國語曰：金奏肆夏。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則奏金而鳴之，內以示情，外以示和也，音之實也。

鍾

世本云：黃帝工人垂所造。（[illegible]）○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鍾，和五音。傳曰：黃帝命伶倫與營援作十二鍾。○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鳧氏為鍾，兩欒謂之銑（欒，鍾口兩角），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此四名者，鍾體也。鄭司農云：于，鍾脣之上袪也。鼓，所擊處。[illegible]），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此二名者，鍾柄。[illegible]）。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illegible]）。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illegible]）。于上之攠謂之隧（[illegible]）。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間，去二分以為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illegible]）。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illegible]）。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illegible]）。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illegible]），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振（[illegible]）。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illegible]）；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為隧，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illegible]）。○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illegible]）。單穆公曰：不可。夫鍾不過以動聲（[illegible]），若無射有林，耳弗及矣（[illegible]）。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illegible]）。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illegible]）；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illegible]）。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illegible]）；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illegible]）。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illegible]）。律度量衡於是乎生（[illegible]），小大器用於是乎出（[illegible]），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illegible]），比之不度（[illegible]），鍾聲不可以知和（[illegible]），制度不可以出節（[illegible]），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問於伶州鳩，對曰：臣聞之，琴瑟尚宮（[illegible]），鍾尚羽（[illegible]），石尚角（[illegible]），匏竹利制（[illegible]），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illegible]）。聖人保樂以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illegible]）。故樂器重者從細（[illegible]），輕者從大（[illegible]）。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illegible]）

其調利也革木一聲（一聲，革鼓也，木柷敔也，無清濁之變也）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和音克諧也）聲以和樂（諧也，平則和也，故可平）律以平聲（律，以式八音而調和其云：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大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所以平五聲也）金石以動之（鐘磬動五聲也）絲竹以行之（管絃所行也）詩以道之（道已志也，書曰詩言志）歌以詠之（詠詩也，書曰歌永言）匏以宣之（笙）瓦以贊之（贊，助也）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中也）極之所集曰聲（聲，會也，所會集也，曰五聲也）聲應相保曰和（保，安也）細大不踰曰平（細大之聲相應曰平。今無射有林，是不平也）如是而鑄之金（鑄金以為鐘也）磨之以石（磨石以為磬也）繫之以絲木（繫之以絲木，以為琴瑟也）越之匏竹（越，謂孔也，匏竹以為笙管也）節之鼓（節其長短大小也）而行之以遂八風（行之以遂八風也。正西曰兌，為金，為閶闔風；西北曰乾，為石，為不周風；正北曰坎，為革，為廣莫風；東北曰艮，為匏，為融風；正東曰震，為竹，為明庶風；東南曰巽，為木，為清明風；正南曰離，為絲，為景風；西南曰坤，為瓦，為涼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滯，積也。陰而積則夏有霜雹，散陽則冬無冰，李梅實之類也）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罷，勞也）故曰樂正（樂正，樂之正也）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細謂無射也，主謂大林也，細而大，是作細而大過其律，妨於正聲）用物過度妨於財（用物過度，謂金多也）正害財匱妨於樂（正害，謂妨正聲也，財匱，謂妨於財用也）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細抑，無射細聲也，大陵，大林大聲也，言無射不容於耳，大林之聲不能容之也）聽聲越遠非平也（越，遠也，言無射之聲高遠，聽之不能及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以財用也）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中德，中庸之德也，中音，中和之音也）德音不愆以合神人（合神人，謂祀享宴也）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樂由音而行也）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以發）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鐘，聚也）輿以行之（車須音而行）小者不窕（窕，不滿也）大者不槬（槬，橫大不入也）窕則不咸（不咸，不充人心也）槬則不容（心不容也）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不堪其能久乎

陳氏禮書曰典同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則樂

器待律然後制而律度又待鐘然後生故有十二辰之鐘以應十二月之律十二辰之鐘大鐘也大鐘特縣詩書爾雅所謂鏞是也非十二辰之鐘則編焉周禮所謂編鐘是也鐘體之別五銑于鼓鉦舞是也鐘柄之別二甬衡是也衡上有旋旋飾有蟲介於于鼓舞之間有帶布於帶間有枚先儒曰銑金之澤者又曰銑小鑿也鐘奕亦謂之銑其以類堅然也于則銑間之曲袪者也鼓則于上之待枹者也鉦則鼓舞之正中者也舞則聲之震動於此者也甬出舞上者也衡橫甬上者也帶類篆故謂之篆乳有數故謂之枚然鐘之長短徑圍經無明說其言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間者鉦體之徑居銑間之八也去鉦二分以為之鼓間者鼓間之徑居銑間之六也以其鼓間為之舞修修舞之徑也舞徑亦居銑間之六也去舞徑二分以為舞廣廣舞之長也舞長居銑間之四也舞長四而徑間亦四

武鼓徑六而長亦六鄭氏以為此鐘口十其長十六也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若黃鐘之律九寸十六之而銑取其十以為度則銑徑五寸有奇鉦鼓舞之所居者遞去二分則舞脩三寸有奇舞廣二寸有奇林鐘之律六寸十六之而銑取其十以為度則銑徑三寸有奇鉦鼓舞之居者遞去二分則舞二寸有奇舞廣一寸有奇餘律之鐘亦然賈公彥曰律各倍半以為鐘舉一端也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蓋鉦體居銑之六與鼓間同鉦間又殺矣與鼓間異此所以各十分之以為厚薄鄭氏曰鼓鉦之間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太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以謂鼓外二間鉦外一間而十分之以其一為厚薄其說誤矣

陳氏樂書曰嘗考唐史商盈孫按鳧氏栾銑于鼓鉦舞之法用

筭法乘除鎛鐘之輕重高下定編鐘之制黃鐘九寸五分倍應鐘三十三分有半差爲四十八字口項之量徑衡之圍莫不有齊量焉使工按圖鑄之凡二百四十枚及其成也音韻與磬協矣今太常所用舊鐘無慮千枚其間或類古法大抵出於孫所造也外此則器律短而聲高矣聖朝嘗詔李照制嘗調律而更鑄焉其法悉圓其形而弇一孔其上出柄蟠龍之飾雖和應於一時然較古鐘如鈴而不圓者異矣唐制凡私家不設鐘磬三品以上女樂五人五品以下不過三人是不知周官大胥樂縣之制也

鏞 書笙鏞以間詩鼖鼓維鏞註云鏞大鐘也爾雅大鐘曰鏞

鎛 周禮鎛師註鎛如鐘而大禮書韋昭杜預云小鐘依禮鎛從薄與錢鎛之鎛同 隋志金之屬二一曰鎛鐘每鐘懸一簨簴各應律呂之應即黃帝所命伶倫鑄十二鐘和五音者也 宋仁宗明道初詔定大樂集賢校理李照言古者鎛鐘擊爲節檢而無合與之義大射有二鎛皆亂擊焉後周以十二鎛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總考十二鎛鐘而樂工相承殿庭習用三調六曲三調者黃鐘太蔟蕤賓也六曲者調別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環而擊之宗諤上言曰金部之中鎛鐘爲難如一聲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二鎛工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眞宗嘗詔黃鐘太蔟二宮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詔元等詢考擊之法元等奏言後周嘗以相生之法擊之音韻克諧國朝亦用隨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廟謂宜使十二鐘依辰列位隨均爲節便於合樂仍得并施郊廟若軒縣以下則不用此制所以重備樂尊王制也詔從焉慶曆四年大安樂成詔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凡鎛十二黃鐘高尺二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通衡并旋蟲共高八寸四分隧徑二寸二分深一寸二厘篆帶每面縱者四橫者四枚景枚鼓與舞四

廓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欒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鐘並與黃鐘同制而兩欒間遞減至應鐘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鐘重一百四十八斤並如新律本律議者以爲周禮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則是大鐘宜厚小鐘宜薄今大鐘重一百六斤小鐘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鐘厚非也 五年二月乾寧軍進古鐘一送詳定所四月知制誥王洙奏黃鐘爲宮最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會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据此以黃鐘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鐘大小之制則黃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才四分之一 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爲宮即黃鐘大呂反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参酌其鎛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爲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五月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三鐘磬一以黃鐘爲率與古爲異臣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之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侍詳定切聞崇天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嘵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

阮逸瑗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事務爲異說以規恩賞朝廷制
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
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
但取和諧近雅者合用之大觀閒議禮局言伶州鳩曰大鈞有鎛無
鐘鳴其細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然則鐘大器也鎛小鐘也以
宮商爲鈞則謂之大鈞其聲大故用鎛以鳴其細而不用鐘以角徵
羽爲鈞則謂之小鈞其聲細故用鐘以昭其大而不用鎛然後細大
不踰聲應相保和平出焉是鎛鐘兩器其用不同故周人各立其官
後世之鎛鐘非特不分大小又混爲一器復於樂架編磬之外設鎛
[illegible]
宗

爾雅鐘中者曰剽（音漂）

棧 爾雅鐘小者曰棧 晉時剡縣民於田中得一鐘長三寸口徑
四寸銘曰棧（音盞）唐時岑陽耕者得古鐘高尺餘揚杖叩之曰此姑洗
角也既剮拭有刻在兩欒果然

陳氏樂書曰虞夏之時小鐘謂之鐘大鐘謂之鏞周之時大鐘
謂之鐘小鐘謂之鎛則鎛之爲用其實編鐘也編鐘之用其實
歌鐘也一器而三名之各有攸趨爾

又曰莫非鐘也大者謂之鏞以民爲大故也書言笙鏞詩言賁
鼓維鏞鏞鼓有斁是已小者謂之棧以象功之淺者也昔晉人
得鐘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棧是已若夫大而不鏞小而不棧
則又掠其大小之聲而歸於中焉其斯已爲剽歟儀禮大射阼
階之東笙磬其南笙鐘其南鎛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笙鐘其南
鎛皆南陳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
大無鎛鳴其細也蓋細鈞角徵也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鎛大
鈞宮商也必和之細故有鎛無鐘則鎛小鐘大明矣晉語左傳

鄭伯嘉納晉之寶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及其鎛磬韋昭杜預皆
以鎛爲小鐘然言歌鐘及其鎛則鐘大鎛小可知鐘師掌金奏
大鐘也鎛師掌金奏小鐘也許慎曰鎛鎛于之屬所以應鐘磬
也於理或然鄭康成謂鎛如鐘而大孫炎郭璞釋大鐘之鏞亦
名爲鎛不亦失小大之辨歟以經考之自虞至周鏞大而鐘小
自周公制禮鐘大而鎛小雖有改制之名無變大小之實也秦
漢以來鐘鎛之制小者或數寸大者或容千石皆不本律度故
梁去衡鐘而設鎛隋疑無射之鎛無合曲之義乃襲後周以十
二鎛相生擊之聲韻始克諧矣聖朝之初鑄鐘有三調六曲更
詔依均擊之與編鐘相應要知失細大之制非成周制作之意
也傳曰黃鐘之鐘容秬黍一斛一斛八斗爲度國語曰度律均
鐘以定中聲白虎通曰鎛者時之聲也節度之所生也有節度
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斯言信矣

編鐘 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註云鐘磬編縣之二八十六
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十六枚之數起於八音
倍而設之故十六也禮書曰後世宗鄭氏說用四清聲以謂夷則南
呂無射應鐘四宮管短則減黃鐘大呂太蔟姑洗四管之半以爲清
聲而應之則樂音諧今大晟樂宗前代制亦用十六枚以十二枚爲
正鐘四枚爲清鐘焉 隋志金之屬二曰編鐘小鐘也各應律呂大
小以次編而縣之上下皆八合十六鐘縣於一簨簴 宋仁宗明道
初改制大樂命[illegible]李照等預議翰林學士馮元等同共討論
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一簨簴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
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
鐘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
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
絃之箏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

尊爲十二之數也且鐘磬八音之首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夷賓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於古臣等以爲不可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四清之意蓋爲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王之不易也聲重大者爲尊輕清者爲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陵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爲且如舊制便　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元祐間范鎮爲樂論上之其論鐘曰夫鐘之制周官鳧氏言之甚詳而訓解者其誤有三若云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上其誤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橫爲修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間則舞間之方常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既言鼓間與舞脩相應則鼓與舞皆六所云鉦六舞四其誤二也又云鼓外二鉦外一彼既以鉦鼓皆六無厚薄之差故從而穿鑿以遷就其說其誤三也今臣所鑄編鐘十二皆從其律之長故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以爲鐘之身鉦者正也居鐘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爲之鼓上去二以爲之舞則鉦居四而鼓與舞皆六是故于鼓鉦舞篆景爽隧甬衡旋蟲鐘之文也著於外者也廣長空徑厚薄大小鐘之數也起於內者也若夫金錫之齊與鑄金之狀率按諸經差之毫釐則聲有高下不可不審其鑄鐘亦以此法而四倍之今太常鐘無大小無厚薄無金齊一以黃鐘爲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黃鍾最薄而輕自大呂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其可乎且清聲者不見於經惟小胥註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尤爲非是

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楊傑註元祐樂議以破鎮說曰鎮謂清聲不見於經惟小胥註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尤爲非是

國朝舊有四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按編鐘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獨見於周禮小胥之註哉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鐘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其事載於禮樂志不爲不詳豈因劉几然後用哉且漢承秦秦未嘗制作禮樂其稱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法也其王朴樂內編鐘編磬以其聲律太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不用及神宗朝下二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諧協矣周禮曰鳧氏爲鐘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則清聲豈不見於經哉今鐘磬簫笛塤篪巢笙和笙獻於朝廷簫必十六管是四清聲在其間矣自古無十二管之簫豈簫韶九成之樂已有鄭衛之聲乎禮部太常亦言鎮樂法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而樂如舊制

陳氏樂書曰先王作樂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歸於十二天之道也然則以十有二辰正鐘磬樂縣之位豈他故哉凡以齊量數度考中聲順天道而已蓋編鐘十二同在一簴爲一堵鐘磬各一堵爲肆春秋傳歌鐘二肆則四堵也小胥之職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是鐘磬皆在所編矣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於鐘言編則磬可知明堂位曰叔之離磬編則雜雜則特謂之離磬則特縣之磬非編磬也言磬如此則鐘可知也荀卿言縣一鐘大戴禮言編縣一言特縣鐘磬如此則編鐘編磬亦可知豈非金石以動之常

相待以為用乎由是觀之鍾磬編縣各不過十二古之制也漢服虔以十二鍾當十二辰更加七律一縣為十九鍾隋之牛洪論後周鍾磬之縣長孫紹援國語書傳七律七始之制合正倍為十四梁武帝又加濁倍三七為二十一後魏公孫崇不參縣之合正倍為二十四至唐分大小二調兼用十六二十四枚之法皆本二變四清言之也蔽於二變者不過溺於國語書傳蔽於四清者不過溺於樂緯皆非聖經之意也惟聖朝李照范鎮廢四清用十二律之議何者智識之明而遠過於諸子乎李照雖知去四清而不知去二變猶不去四清也將何以成和樂邪其自論也（編鐘宮聲用之先儒說於甲丙戊壬之位十二律各有正聲又取黃鍾至夾鍾四律為清聲此牛洪鄭康成又樂肆之說也）古者編鐘編磬登歌用之以節歌句故堂上擊黃鍾特鍾而堂下編鐘應之擊黃鍾特磬而堂下編磬應之上下唱和之道也

青鍾　赤鍾　黃鍾　白鍾　黑鍾　昔黃帝作五聲以正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心　三曰黃鍾洒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淮南子謂孟秋之日西館御女白色白綵撞白鍾是也宋徽宗崇寧三年作大晟樂鑄景鍾成景鍾者黃鍾之所自出也垂則為鍾仰則為鼎鼎之大終於九斛中聲所極製煉玉屑入於銅齊精純之至音韻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龍惟天子親郊乃用之立於宮架之中以為君圍於是命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為之銘其文曰天造我宋於穆不已四方來和十有二紀樂象厥成維其時矣迪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龍受之天地一指於論景鍾中聲所止有作于斯無聲于彼九九以生律呂根抵維此景鍾非弇非侈在宋之庭屹然特峙天子萬年既多受祉維此景鍾上帝命肅其承伊何以燕翼子永言寶之宋樂之始太中大夫劉昺編修樂書金部有七曰景鍾以謂景鍾乃樂之祖而非常用之樂也黃帝五鍾一曰景鍾景大也鍾西方之聲以象厥成惟功大者其鍾大世莫識其義久矣其聲則黃之正而律呂由是生焉平時弗考風至則鳴紹興十三年命給事中段拂等討論景鍾制度按大晟樂書黃帝有五鍾一曰景鍾景者大也黃鍾者樂所自出而景鍾又黃鍾之本故為樂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則用之自齋宮詣壇則擊之以召至陽之氣既至聲闋眾樂乃作祀事既畢升輦又擊之蓋天者群物之祖今以樂之祖感之則天之百神可得而禮音韻清越拱以九龍立於宮架之中以為君圍環以四清聲鍾磬鎛鍾特磬以為臣圍編鍾編磬以為民圍內設寶鍾球玉外為龍虡鳳琴景鍾之高九尺其數九九實高八尺一寸垂則為鍾仰則為鼎鼎之大中於九斛退藏實八斛有一焉內出皇祐大樂中黍尺參以太常舊藏黃鍾律編鍾高適九寸正相脗合遂遵用黍尺製造鍾成左僕射秦檜為之銘其文曰皇宋紹興十六年中興天子以好生大德既定寰宇乃作樂以暢天地之化以和神人維茲景鍾首出眾樂天子專用諸禋祀謹拜手稽首而獻銘德純懿兮舜文繼緒壽域兮孰內外為上帝兮偉茲器聲氣應兮同久視貽子孫兮彌萬世

陳氏樂書曰尚書大傳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出撞黃鍾左五鍾皆應然後少師奏登車告出也撞蕤賓右五鍾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由是觀之黃鍾所以奏肆夏也蕤賓所以奏采齊也出撞陽鍾而陰應之是動而節之以止入撞陰鍾而陽應之是止而齊之以動易稱對物不可以終動不可以終止之意也樂師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先於行以肆夏先於趨以采齊豈主出言之耶禮記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豈主入言之耶大戴禮言步中采齊趨中肆夏誤矣後世奏采齊之樂為行步之節豈知古采齊肆夏之制歟

金錞　錞于　周禮小師以金錞和鼓其形象鍾頂大腹揜口弇以

伏猷為鼻內幹子鈴銅舌凡作樂振而鳴之與鼓相和國語曰戰以錞于儆其民也又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鐘鼓錞于振鐸則錞之和鼓以節聲樂和軍旅其來尚矣後世之制或為兩馬之形或為蛟龍之狀引舞用焉非周制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四金者錞鐲鐃鐸也以金錞和鼓鄭氏註云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則鳴之與鼓相和賈公彥疏云錞于之名出於漢之大予樂官南齊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廣漢什邡民段祚以錞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周斛斯徵精三禮為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闕樂有錞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

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曰此錞于也眾弗之信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宣和博古圖說云其製中虛椎首而殺其下王黼亦引段祚所獻為證云今樂府金錞就擊於地灌水之制不復考矣是時有虎龍錞一山紋錞一圜花錞一縶馬錞一龜魚錞一魚錞二鳳錞一虎錞七其最大者重五十一斤小者七斤淳熙十四年澧州慈利縣周赧王墓傍五里山摧盖古墓也其中藏器物甚多予甥余玠宰是邑得一錞高一尺三寸上徑長九寸五分闊八寸下口長徑五寸八分闊五寸虎紐高一寸二分闊寸一分并尾長五寸五分重十三斤紹熙三年予仲子簽書峽州判官於長陽縣又得其一甚大高二尺上徑長一尺六分闊一尺四寸二分下口長徑九寸五分闊八寸虎紐高二寸五分足闊三寸四分并尾長一尺重三十五斤皆虎錞也予家有古彝器百種此遂為之冠小錞無款捐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大者破處五寸許聲不能渾全然亦可考擊也後復得一枚與大者無小異自峽來宜諸蔣離中取者不謹斷其紐匠以樂銲而栅之遂兩兩相對若三禮圖景祐大樂圖所畫形製皆非東坡志林記始興王鑑一節云記者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使古器形制不可復得其彷彿甚可恨也正名此云

金鐲　金鉦　丁寧　周禮古人以金鐲節鼓司馬職公司馬執鐲軍行鳴鐲詩曰鉦人伐鼓國語曰鼓丁寧春秋傳曰射汰輈而著於丁寧說文曰鐲鉦也韋昭曰丁寧鉦也鄭康成曰鐲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蓋自其聲濁言之謂之鐲自其儆人言之謂之丁寧自其正人言之謂之鉦其實一也後世合宮縣用之而有流蘇之飾非周制也先儒謂非雅樂之器是不稽四金以節聲樂之過也近代有大銅疊縣而擊之亦此類

大金鐃　小金鐃　小鉦周禮鼓人以金鐃止鼓大司馬卒執長鐃以其聲譊譊然故以鐃名之說文曰鐃小鉦也象鐘形旁有二十四銑飾以流蘇柄中上下通漢鼓吹曲有鐃歌所以退武舞也豈亦周之遺制歟蓋其小者似鈴有柄無舌執而鳴之以止鼓大者象鐘形漆旁有二十四銑宮縣用之飾以流蘇蓋應律聲而和樂也

金鐸　周禮鼓人以金鐸通鼓兩司馬執鐸三鼓摝鐸振鐸樂記曰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司馬法曰鐸聲不過琅釋名曰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則鐸大鈴也舞者振之舞眾以為節是金鐸以金為舌所以振武事也舞武事者執之晉荀氏曰趙人牛鐸以諧樂亦得古人之遺也摝上振之為摝者止行息氣也

陳氏樂書四金通論曰聖人作易參天兩地而倚數因三而三之其數六因兩而兩之其數四鼓陽也而六之參天之數也金陰也而四之兩地之數也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

旅以正田役必掌以鼓人者鼓爲樂之君故也蓋六鼓之有四
金猶六律之有六呂未有能偏廢者也故錞之聲淳鐲之聲濁
鐃之聲高鐸之聲明淳則陰與陽和故可以和鼓倡而和之故
也鐲則承陽而節之故可以節鼓行而節之故也高則陰勝於
陽而可以止鼓退而止之故也明則陰與陽通而可以通鼓作
而通之故也在易之艮位之終止也位之終止則窮故以漸進
繼焉既濟治之終止也治之終止則亂故以未濟終焉亦六鼓
終於通鼓之意也大司馬言鐲鐃則鳴之而已鐸則或振或摝
其用則先鐲而後鐃與此不同者此言理之序大司馬言用之
序故也然大司馬不言錞者以大司馬方習戰陳之事非倡和
之時故也釋名金鼓校號也將帥號令之所在也左傳曰凡師
有鐘鼓曰伐呂氏春秋曰金鼓所以一耳也法令所以一心也
孫子曰夫金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

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一衆之法也由是觀之金鼓之用於軍旅
則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也況用之以節聲樂者乎後世以角
代金非古制也

木鐸 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記曰振木鐸于朝天子之政也小宰正歲率治官之屬而觀治象小司徒正歲率其屬而觀教象之法皆徇以木鐸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宮正司烜以之脩火禁於國中鄉師凡四時之召以之徇于市朝士掌國五禁之法以之徇于朝是木鐸以木爲舌所以振文事也故舞文事者執之振文事一也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爲教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豈非言而教之之事歟

金鐸形如鐃有柄金舌木鐸形如金鐸稍矮如甌有柄木舌

金之屬 胡部

陳氏樂書曰周官鞮師掌教鞮樂旄人掌教舞夷樂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凡祭祀饗燕用焉然則胡部之樂雖先王所不廢其用之未常不降之於中國雅部之後也故鞮師旄人鞮鞻氏所以居大司樂之末歟後世以龠龔爲頭管進之雅部之前失先王所以立樂之方也臣嘗觀漢明帝時北單于來請音樂詔報曰前單于言先帝時賜呼韓邪竽瑟箜篌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屬武節以功戰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不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也然則匈奴亦通用中國樂矣用華音變胡俗可也以胡音亂華如之何而可

方響 鐵響 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也方響以鐵爲之脩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者纔三四寸周正樂載西涼清樂方響一架十六枚具黃鐘大呂二均聲唐武帝朝朱崖李太尉有樂史廉郊嘗携琵琶於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躍出其岸視之乃方響蕤賓鐵也豈指撥精妙

能致律呂之然耶和凝有響鐵之歌蓋本諸此

編鐘 唐西涼部非特有方響亦有編鐘焉豈中國之制流入於夷狄邪齊武帝始通使於魏使虞謂其兄子儉曰古語謂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之非虛言也

正銅鈸 銅鈸亦謂之銅盤本南齊穆士素所造其圓數寸中間隆起如浮漚出西戎南蠻扶南高昌疏勒之國大者圓數尺以韋貫之相繫以和樂唐之燕樂清曲有銅鈸相和之樂今浮屠氏清曲用之蓋出於夷音也（唐胡部合諸樂擊小銅鈸子合曲西京部天竺部龜茲部安國部康國部亦用之）然有正與和其大小清濁之辨歟

銅鈸 銅鈸謂之銅盤本西戎南蠻之器也昔晉人有銅澡盤無故自鳴張茂先謂人曰此器洛陽宮鐘聲相諧宮中撞鐘故鳴也後驗人果爾大抵音比則和聲同則應非有物使之然也

銅鐃 浮屠氏所用浮漚器小而聲清世俗謂之鐃其名雖與四金

之鐃同其實固異矣

銅鉦　鉦如大銅疊似銅疊縣於簨而擊之南蠻之器也

銅角　高昌之樂器也形如牛角長二寸西戎有吹金者銅角是也陶侃表有奉獻金口角之說謂之吹金豈以金其口而名之邪或云本出吳越非也

龍頭角　晉書安帝記曰桓玄製龍角或曰所謂元龍角也大抵角頭象龍其詳不可得而知史參武昌記曰武昌有龍山欲雨上有聲如吹角然則龍頭角豈推本而為之乎傳曰角十二具於鼓左右後列各六具以代金然則四金之志不尚其來舊矣

大銅鼓　銅鼓鑄銅為之作異獸以為飾惟以高大為貴面闊丈餘出於南蠻天竺之國也昔馬援南征交趾得駱越銅鼓鑄為馬式此其遺也今秘閣所藏頗多特其大小異制耳

中銅鼓　銅鼓之小者或大首纖腹或容體廣面雖以銅為體要須

待革成聲也

小銅鼓　唐樂圖所傳天竺部用之蓋以革冒其一面形如腰鼓面廣二尺面與身連遍有蟲魚草之狀擊之響亮不下鳴鼉唐貞元中驃國進樂亦有是鼓咸通末龔州刺史張直方因葺城池掘得一銅鼓捨于延慶寺以代木魚僖宗朝林藹守高州鄉墅牧童閒田中蛤鳴欲進捕之一蛤躍入穴中掘而取之得一銅鼓其上隱起多鑄蛙黽之狀豈鳴蛤乃銅鼓之精耶

鐵拍板　九部夷樂有拍板以節樂句蓋本無譜也唐明皇遣黃幡綽造譜乃於紙上畫兩耳進之上問對曰但有耳道則無失節奏矣韓文公目為樂句大周正樂所傳連九枚今教坊所用六枚蓋古今異制也

銅鑼　後魏宣武以後始好胡音洎於遷鄴屈茨琵琶五弦箜篌胡直胡鼓銅鈸打沙鑼其聲大抵初頗紆緩而轉躁急蓋其音源出西域而被之土木故感其聲者莫不奢淫躁競舉止佻輕或踴或躍乍動乍息蹻腳彈指撼頭弄目情發於中而不能自止此誠胡聲之敗華俗也

金之屬　俗部

陳氏樂書曰俗部之樂猶九流雜家者流非朝廷所用之樂存之不為益去之不為損民間用之雖無害於事然方響十六同為一架雜用四清之聲適足以使民之心淫矣鄭衛之音欲民之移風易俗難矣如欲用之去四清以叶律可也

大編鍾二十四枚　中編鍾十六枚　小編鍾十四枚　古者編鍾大小異制有二十二律而為二十四者大架所用也有合十二律四清而為十六者中架所用也有倍七音而為十四者小架所用也昔宋沇登光宅寺塔見鐸一無風自搖洋洋有聞摘而取之果姑洗編鍾又嘗道逢度支運乘其間一鈴亦編鍾也及配縣音皆合其度豈亦識微在金奏乎

大鐸　鐸本小鍾沈約誤以為大不考經傳之過也為元樂或謂此鐸鍾延官帑中所獲者其柄內空扣之不得其聲豈淪翳土莽泉漬壞蝕失其真響耶至其小者差與太常編大小相類云許慎曰鐃鐲以于之屬所以止鼓則鼓鐲以二金擊以應之

博山鍾　戴延之西征記鍾大者三十二博山頭形環紐作師子頭鍾身彫鏤龍虎文長二丈厚八尺大面廣一丈二尺小面七尺或作蛟龍或作鳥獸周繞其外陸翽鄴中記其說亦然

飛廉鍾　趙將軍張玖領邑民徙洛陽六鍾猛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鍾一沒盟津中戴延之西征記曰陝縣城西北二面河中對城西北角水涌起銅鍾翁仲頭髻常出水上漲減與水齊晉軍當至髻不復出唯見水中有聲聞數里翁仲本在城內大司馬門外為賊所徙當西入關至此而反郭緣生述征記曰洛陽太極殿前大鍾六枚父老云曾欲有移此鍾者聚百數長絙挽之鍾聲振地自是莫敢復犯然則太極殿六鍾豈邑民所徙者邪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太極殿前左右各二銅鍾相對大者三十二圍小者二十五圍廣古今五行記曰咸川聲可言

有永大成小韶編鐘立每編懸從西也四鐘為聲半居先後準之東不協也

儀鐘　後魏宮架之制四箱有儀鐘十四虡懸而不用元孚奏去之至魯牛私建言古者鑄鐘擬儀禮叩擊為節無合曲之義大射二鎛皆亂擊焉乃依後周十二鎛相生擊之聲韻自此諧矣

衛鐘　江左貴鐘之宮其東衛鐘其制蓋大夫於鑄畫鬼氏鍾衛之遺制歟至梁去衛設鎛

古文鐘　吳喜志林曰吳時於江中得銅一百餘字募求讀者竟無人曉何承天晉中興書曰義熙十一年霍山崩毀出銅鐘六枚上有古文科斗書人莫能識廣古今五行記曰會稽人陳青於井中得小鐘長七寸二分上有古文十八字其四字可識云會稽岳命郭云懸懷帝復元帝中興之應自宣帝至恭帝數十八其為古文則一其所以可識不可識者豈歷年滋久浸滅不可復知耶然先儒著其事應切意其未必然也

千石鐘　漢高帝廟巨鐘十枚其容受千石撞之聲聞百里說苑曰秦始皇建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

九乳鐘　傳曰君子鑄金為鐘四時九乳是以撞鐘以知君鐘調是君道得衆均以為九乳象九州豈古人制作皆有所法象耶

平陵鐘　杜陵鐘　漢高帝平陵宣帝杜陵其鐘皆在長安更始征西欲從諸洛陽重不能致懸在清明門裏道南其西者平陵鐘也東者杜陵鐘也古之人用鐘非特在庭雖廟亦用之古今樂錄曰高廟中四鐘皆秦時廟鐘也重十二萬斤明帝徙二鐘在南宮然餘鐘非制毀之可也徙之南宮亦未免咎後世人主之侈心歟

華鐘　張衡曰發鯨魚鏗華鐘薛綜以為凡鐘欲令大鳴故作蒲牢於上所以撃之者為鯨魚皆象刻文故曰華鐘也

鳴鐘　豐山有鐘霜降則鳴黃河有鐘陰雨則鳴氣感之也山海經五行志

漢魏鼓鐘山摧則鳴類召之也東方朔傳武帝時未央宮殿前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山崩時同日

唐太宗召張文收於太常令與祖孝孫參定雅樂有古鐘十二近代惟有其七餘五者俗號啞鐘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由此觀之近代惟用其七者豈有它哉蔽於不用十二律而濁於二變故也然則二變不可用於鐘律明矣

啞鐘

古磬　其編縣之次與雅樂鐘磬異下格以左為宜其一黃鍾二太簇三姑洗四中呂五蕤賓六林鍾七南呂八無射上格以右為首其一應鍾二黃鍾之清三大簇之清四姑洗之清五中呂之清六大呂七夷則八夾鍾此其大凡也後世或以鐵為之教坊燕樂用焉非古制也非可施之公庭用之民間可也

旃鐸　吳鐸　鐸制有二有以木為舌頭者今太常用之所以引文武之舞也

風鐸　後周世宗朝長孫紹遠初為太常廣造樂器無不克諧惟黃鍾不調居常恚之後因聞浮屠入三層上鳴鐸聲雅合宮調取而配奏之果諧韻矣

牛鐸　晉荀勖嘗道於趙聞賈人牛鐸之聲而識之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取之晉樂自是克諧真知音者也唐承周隋之亂樂縣獨無徵音李嗣真一旦聞砧聲有應之者後以表中鐸入振之於東南隅果掘得一石裁為四器補樂縣之闕

銅鐸　晉懿帝建興中晉陵陳寵於田野間得銅鐸五枚皆有龍虎形通禮義纂曰鐸大鈴振之以通鼓曰周官以金鐸通鼓

錞于　周官有錞于之制蓋樂作則鳴之與鼓相和五代後周已亡其制隋于蓋當時宮縣內與箕樂中用之豈錞于之變體歟

晉之上有獸形如蓋

鐵笛　鐵笛之制未知所起今民間往往有之

銅管　秦咸陽宮有銅人十二坐高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竽笙各有所執組綬華彩儼若生人筵下有銅管上口高數尺一管內空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琴瑟竽筑皆作與真樂無辨西京雜記言之

銅琵琶　昔元行冲為太常卿時有人於古塚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命工匠易銅以木其為聲雖清而雅然亦失其故音矣

鼓吹鉦　說文曰鐃金聲也釋名曰金禁也為進退之禁也東觀漢記段熲有功而還介士鼓吹鐃鐸金鼓雷震動地然則鼓吹鉦其來尚矣今太常鼓吹部用之然鉦鐃一也特其名異耳繆襲作魏鼓吹曲十六篇韋昭作鼓吹曲十六篇傳玄作晉鼓吹曲二十二篇沈約作梁鼓吹曲十二篇然則鼓吹鉦未嘗不協鼓吹曲矣　以蛟龍為簴下有趺中懸鉦鉦形圓如銅鑼（周禮鼓人以金鐲如形如鐲與此異）

警嚴鉦　采芑鉦人伐鼓然則警嚴鉦其來尚矣今大常鼓吹部警嚴用之（形如圓盤）

刁斗　鐎鐺　漢書舊儀中宮衛宮城門擊刁斗又名臣奏曰漢興以來宮殿省閣五六重周衛刁斗篆文曰刁斗持時鈴也然則刁斗者守衛師行之器也以銅作鐎其形如銚而無緣其中所容一斗耳晝炊夜擊李廣軍用焉俗謂之鐎鐺唐宮縣內無算樂非古之制也

銅角　南史綦母之貴倖嘗以鼓角横吹自隨張興世嘗為天子鼓角又梁鼓角横吹曲六十有六

銅磬　銅鈸　銅磬梁朝樂器也後世因之方響之制出焉今釋氏所用銅鉢亦謂之磬蓋妄名之耳齊梁間文士擊銅鉢賦詩亦於磬之類胡人之音也

銅簴　秦始皇歛天下銅鐵作銅簴於咸陽漢高帝廟有銅簴二魏明帝徙之洛陽尚在三輔黃圖曰始皇造簴三丈鐘小者十石[illegible]

鐵磬　南齊之器初宮城初郄敵樓用鼓磬夜以應更唱太祖以鼓多驚眠遂易以鐵磬其更鼓之遺歟

鐵葉　民間有鐵葉箭削銳其首塞以蠟寘横之於口呼吸成音豈簧之遺體歟

金管　昔華歆嘗與管寧共鋤園得金管一寧以鋤擲之與瓦礫無異

銅律　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故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要之不若用竹一本於自然而已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三十五

鄱陽 馬端臨貴與 著

樂考

石之屬 雅部

陳氏樂書曰石之為物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角其音則辨立冬之氣也先王作樂擊之以為磬之屬焉蓋金石之樂其聲未嘗不相應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國語曰金石以動之唐李真以車鐸而得徵音之石則其相應可知三代之樂既壞於秦漢至成帝尚未有金石之樂及晉武破符堅之後而四廂金石始備焉後世復以泗濱石其聲下而不和而以華原所出者易之信乎審一以定和難哉

周禮冬官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絃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絃則磬之倨句也磬之制有大小此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耳倨音據句音鉤注同知如字先虔符各反 其博為一博謂股博也博廣也 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玄謂股外面鼓內面也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 已上則摩其旁鄭司農云磬聲大上則摩其旁玄謂大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大音泰劉它蓋反下同 已下則摩其耑大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耑音端劉又音穿本亦作端

宋明道製新樂特磬十二黃鍾大呂股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太蔟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弦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黃鍾厚二寸一分大呂以下第加其厚至應鍾厚三寸五分詔以其圖送中書議者以為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為鼓博三分其鼓股以其一為之厚今磬無博厚無長短非也 元祐初范鎮上樂議曰臣所造編磬皆以周官磬氏為法若黃鍾股之博四寸五分股九寸鼓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三寸而其厚一寸其弦一尺三寸五分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長而三分損益之如此其率也今之十二磬長短厚薄皆不以律而欲求其聲不亦遠乎鍾有齊也磬石也天成之物也以其律為之長短厚薄而其聲和此出於自然而聖人者能知之取以為法後世其可不考正乎考正而非是則不為法矣特磬則四倍其法而為之國朝祀天地宗廟及大朝會宮架內止設鎛鍾惟后廟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祔后廟特磬遂為無用之樂臣欲乞凡宮架內於鎛鍾後各加特磬貴乎金石之聲小大相應

陳氏樂書曰古之為磬尚象以制器豈貴夫石哉尚聲以盡意而已鍾圓中規磬方中矩則倨勾一矩有半觸其弦也其博為一股博一律也股為二後長二律也鼓為三前長三律也股非所擊也短而博鼓其所擊也長而狹 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康成云股外面鼓內面則擊者為前而在內不擊者為後而在外內者在下外者在上其大小長短雖殊而其厚均也黃鍾之磬股鼓皆厚二寸則餘磬可推矣史傳論造磬者多矣或謂黃帝使伶倫為之或謂堯使毋勾氏為之或謂叔為之以明堂位考之叔之離磬則特縣之磬然則非特縣之磬未必非勾氏伶倫所造也曲禮言立則磬折垂佩考工記言磬折以三五則磬取屈折之義也先儒謂磬之為言勁也豈因屈折然邪

又曰小華之山其陰多磬石鳥危之山其陽多磬石高山涇水出焉其中多磬則磬石所自尚雖不一要之一適陰陽之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已蓋取其土少而水多其聲和且潤也然其制造之法倨勾一矩有半外之為股內之為鼓其博厚莫不有數存於其間已上則摩其旁而失之太清已下則摩其耑而失之太

濁要之一適清濁之中者薄以磨且厚而已有虞氏命夔典樂擊石拊石至於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者由此其本也蓋八卦以乾於君八音以磬爲主故磬之爲器其音石其卦乾乾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爲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有西有北時有秋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疏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論磬嘗謂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在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在族黨閭巷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如此則磬之所尚豈在夫石哉存乎聲而已然擊石拊石堂上之樂也百獸率舞堂下之治也堂上之樂足以兼堂下之治堂下之樂不足以兼堂上之治故昔王阜爲重泉令擊磬而鸞舞則夔之擊磬而獸舞豈無是理哉唐天寶中廢泗濱磬而以華原石代之卒致祿山之禍元白賦詩以譏之誠有意於去鄭存雅矣自時而後有取華陽響石爲七縣焉豈亦得泗濱浮磬之遺乎徐景安謂浮磬擊有五音以七音言之非也 泰則[illegible]山以[illegible]德曰則此樂西蓋得山而泗水故也

玉磬 天球

陳氏樂書曰春秋之時齊侯以玉磬賂晉師止兵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禮記郊特牲言諸侯宮縣而擊玉磬明堂位言四代樂器而拊搏玉磬則玉之於石類也玉磬則出乎其類矣書曰天球在東序詩言受小球大球蓋物之美者莫如玉而球又玉之美出於自然者也先王樂天以保天下因天球以爲磬以其爲堂上首樂之器其聲清徹有隆而無殺衆聲所求而依之者也商頌曰依我磬聲本諸此歟呂氏春秋言堯命夔鳴球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傳言金石有聲不考不鳴禮言玉之清越以長樂也由是觀之鳴球之樂雖出於所考要之其聲清越以長無異於羽屬鱗屬之鳴也捽人爲筍簴取羽屬清揚而遠聞者以爲磬簴故擊其所縣而由是簴鳴取鱗屬以爲筍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然則謂之鳴球非若瀛州青石之磬不擊而自鳴也其鳴也因變而已漢武帝建招仙靈閣於甘泉西上有浮金輕玉之磬非古制也其武帝之侈心乎晉賀循奏登歌之簴采玉以造磬隋蘇夔妙達音律造玉磬獻於齊唐制宗廟殿庭用玉磬則玉磬堂上之樂登歌用焉書言拊搏琴瑟以詠而以鳴球爲先義可見矣 [illegible] 登歌磬於壇上之西歌鐘於東[illegible]南北向至竹立於壇下 國語曰[illegible]璆[illegible]章曰軒

朱璆磬蓋璆與球同而字異其實一也 治聞記曰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於翟泉獲玉磬[illegible]

編磬 離磬

陳氏樂書曰磬之爲器昔人謂之樂石立秋之音夷則之氣也蓋其用編之則雜而小離之則特而大叔之離磬則專簴之特磬非十二器之編磬也古之爲鐘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其爲磬非有齊量也因玉石自然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而已尔雅大磬謂之毊徒鼓磬謂之寋周官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言編鐘於磬師則知有編磬矣尔雅言大以見小磬師言鐘以見磬大則特縣小則編縣儀禮鼗倚于頌磬西紘則所謂紘者其編磬之繩歟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康成釋之謂編縣之十六枚同在一簴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禮圖取其倍八音之數而因之是不知鐘磬特八音之二者尔謂之取其數可乎典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則

編鍾編磬不過十二爾謂之十六可乎按漢書成帝時於犍水濱得石磬十六未必非成帝之前工師附益四清而爲之非古制也康成之說得非因此而遂誤歟古有大架二十四枚同一簨虡通十二律正倍之聲亦庶乎古也（鄭樸曰磬音磬以王編之）宋朝元豐中施用李照編鍾阮逸編磬仍下王朴樂二律以爲中和之聲可謂近古矣然補注四聲以足十六律非先王之制也

笙磬 頌磬（歌磬）

陳氏樂書大射之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西階之西頌磬東面蓋應笙之磬謂之笙磬應歌之磬謂之頌磬笙磬位乎阼階之東而面西以笙出於東方震音象萬物之生也頌磬位乎西階之西而面東以頌出於歌聲而聲出於西言之方也鄉飲酒之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鄉射之禮笙入立於縣中西面蓋笙磬在東而面西頌磬在西而面東笙入立于縣中之南而面北故頌磬歌于西是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所以貴人聲也笙磬吹于東是以東方爲下所以賤匏竹也大射磬倚于頌磬西紘頌磬在西而有紘是編磬在西而以頌磬名之特磬在東而以笙磬名之周官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太師之縣則頌磬編磬也笙磬特磬也縣則又兼編與特言之然言笙磬繼之以鍾鎛應笙之鍾鎛也笙師共笙鍾之樂是已言頌磬繼之以鍾鎛應歌之鍾鎛也左傳歌鍾二肆是已詩言笙磬同音書言笙鏞以間大鍾謂之鏞則笙鏞特縣之鍾也以笙鏞爲特縣之鍾則笙磬爲特縣之磬明矣蓋笙震音磬乾音其音皆陽鏞兌音其音則陰是笙磬異器而同音笙鏞異音而同和然則特磬特鍾編鍾編磬皆各堵而同肆鎛則隨之而矣大夫判縣天子倍之而爲宮士去天子之三而爲特諸侯倍士之二爲軒名位不同樂亦異數故也唐之歌磬編縣十六同一簨虡合二八之聲如祀設於壇上宗廟設於堂上皆次歌鍾之西鄙登歌之句非不合周之頌磬也然不知編縣十六同一簨虡鄭康成之說非先王之制也

寋

徒鼓鍾謂之修徒鼓磬謂之寋唐禮書先蠶降神宮縣之樂不用鎛鍾以十二大磬代之與房中之樂同設非先王之制也

石之屬 胡部

編磬（十六枚） 唐西涼部之樂非特有編鍾亦有編磬段安節樂府雜錄論之詳矣以西涼方響推之一架用十六枚則其編鍾編磬亦不過十六耳

石之屬 俗部

編磬 上每簨二十四枚 中（每簨十六枚） 下（每簨十一枚）

編磬二十八之說始於漢之鄭康成非古制也大架所用二十四枚應十二律倍聲唐李沖所傳也小架所用十四枚通黃鍾一均上倍之大周正樂所出也二八之制其失自乎四清二七之制其失自乎二變上不失之四清下不失之二變其爲李沖所傳者乎樂苑曰堂上磬十四枚下七枚具黃鍾一均聲上七枚倍也非徒不知去二變以協律亦不知堂上特設黃鍾一以尚拊之制也

石鼓 傳称八方之荒有石鼓焉蒙之以皮其音如雷零陵有鳴石二其狀似鼓亦謂之石鼓磬之類也晉時吳郡臨平有石鼓出焉考之無聲張華謂武帝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卒如其言聲聞數里郭緣生述征記曰逢山祠有石人石鼓臨海記曰白鶴山有石鼓如金石之響後秦記曰天水冀地石鼓鳴野雞皆雊齊地記曰城東祠山有石鼓將有冠難則鳴所以豫警備也吳輿記曰長城有夏架山石鼓盤石爲足聲如金鼓鳴則三吳有兵矣郡國志吳王離宮在石鼓山南有石鼓要之

皆感應異器鼓鳴即兵起非樂器之常也

玉鼓 春秋孔演圖有人金卯與於豐擊玉鼓駕六龍然則鼓蓋有以玉為之者矣

石鍾 武昌記鍾臺山有一石鍾或時鳴響遠邇聞之故名鍾臺裴子野宋略曰永嘉元年鍾山洪水有鍾自山流出時人因以名之

玉律 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六孔為十二音晉武帝時汲冢亦獲玉律故古法物有七品而姑洗中呂玉律居二焉尚書中候曰用玉為律以候之東漢以玉律十二候氣於殿中以竹律六十候氣於靈臺以十二律候氣先王之法也以六十律候之豈因京房之陋歟王子年拾遺亦謂延吹玉律而天神俱降其言迂誕

玉琯 黃帝之時西王母獻昭華玉琯然則下管蓋有以玉為之者矣

玉笙 漢奚景及說文曰舜祠下得笙白玉管則古人蓋有以玉為笙者

紫玉簫 白玉簫 唐咸寧中張穀冢中得紫玉簫古有紫玉簫曲是也明皇天寶中安祿山自范陽入覲獻白玉簫管數百陳於梨園則玉簫之器蓋不始於古矣

玉琴 吳均續齊諧記述王彥伯善鼓琴嘗至吳郵亭維舟中渚秉燭理琴見一女子坐東床取琴調之似琴而非聲甚哀雅類今之登歌乃楚明光曲也唯嵇叔夜能為此聲彥伯請受之女要為彈遲明女取錦繡等物贈別彥伯以玉琴而答之而去則古人固有以玉為琴者矣

玉笛 梁州記咸寧中有盜切發張駿冢得白玉笛唐天寶中明皇命紅桃歌貴妃梁州曲親御玉笛為之倚曲則玉之為樂器非特可為笙簫亦可為笛矣今士夫之家往往有之開天傳信記唐明皇嘗坐朝時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進奏曰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躬小不安耶明皇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余以上清之樂流亮清越殆非人間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諸樂以送吾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吾以玉笛尋之盡得之矣坐朝之際慮或遺忘故懷玉笛時以手指上下尋之非不安也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為臣一奏之其奏其音寥寥然不可名也力士又再拜且請其名明皇笑曰此曲名紫雲迴遂載於樂章今太常刻石在焉

瑤簴 如衣架 詞曰簫鍾兮瑤簴然則瑤玉以為鍾簴希代之器非可為後世法也

玉方響 杜陽編述唐文宗時有宮娥沈阿翹本吳元濟之妓嘗自進元濟所與一白玉方響光明潔冷可照數十步以犀為槌以雲檀香為架芬馥襲人彌月不散制度精妙希世之寶也

神鉦 其狀如鼓 郡國志洞庭山有宮五門東有石樓樓下兩石鼓扣之其聲清越世所謂神鉦也晉孝武樂章曰神鉦一震九域同來

石角 三國典略曰初魏世山摧得三石角藏之武庫至是齊主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此角賜平秦王歸彥曰余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事時將此角嚇漢也

土之屬 雅部

陳氏樂書曰土則埏埴以成器而沖氣出焉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之維其時則秋夏之交其風則涼其聲尚宮其音則濁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為塤之屬焉蓋塤篪之樂未嘗不相應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又曰如塤如篪樂記以塤篪為德音之音周官笙師并掌而教之則其聲相應信矣

土鼓 陳氏樂書曰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明堂位曰土鼓蕢桴伊耆氏之樂也蓋樂以中聲為本土也者於位為中央於氣為沖氣則以土為鼓以土蕢為桴所以達中聲者也伊耆氏之

樂所尚者土鼓則中聲作焉所擊者蕢桴則中聲發焉禮之初始諸燔黍捭豚以爲食汙尊抔飲以爲飲然則蕢桴土鼓有不爲樂之初乎周官籥章凡逆暑於中春迎寒於中秋祈年於田祖祭蜡以息老物一於擊土鼓而已有報本反始之義焉夫豈以聲音節奏之末節爲哉此所以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也然土鼓之制窐土而爲之故禮運之言土鼓在乎未合土之前與壺涿氏炮土之鼓異矣杜子春謂以瓦爲匡陶以革爲兩不稽禮運之過也

瓦鼓 周官壺涿氏除水蟲以炮之鼓鄭康成以謂瓦鼓也

古缶 形如足盆或曰形如覆盆以四杖擊之 土音缶立秋之音也古者盎謂之缶則缶之爲器中虛而善容外員而善應中聲之所自出者也唐堯之時有擊壤而歌者因使鄭以麋輅冒缶而鼓之是以易之盈缶見於比用缶見於坎鼓缶而歌見於離詩之擊缶見於宛丘是缶之爲樂自唐至周所不易也昔秦趙會於澠池趙王爲秦王擊缶亦因是已孰謂始於西戎乎先儒之説一何疎邪徐幹曰聽黃鍾之音知擊缶之細則缶之樂特其器之細者歟

大塤 古塤 小塤

陳氏樂書曰周官之於塤教於小師播於瞽矇吹於笙師以塤爲德音見於禮如塤如壎見於詩則塤之爲器立秋之音也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如秤錘然火之形也塤以水火相合而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和而後成聲故大者聲合黃鍾大呂小者聲合太簇夾鍾要在中聲之和而已風俗通謂圍五寸半長一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六空也蓋取諸此爾雅大塤謂之嘂以其六孔交鳴而喧嘩故也譙周曰幽王之時暴辛公善塤世本曰暴公作塤蓋塤之作其來尚矣謂之暴公善塤可也謂之作塤臣未之敢信矣塤又作壎者金方而土圓水平而火銳一從熏火也其徵爲黑則水而已從圓則土之形圓故也或謂塤青之氣陽氣始起萬物暄動據水土而萌始於十一月成於立春象萬物萌出於土中是主土王四季所言非主正位六月而言亦一説也 塤六孔上一前三後二王子年拾遺記曰春皇庖犧氏灼土爲塤禮樂於是興矣

雅塤 頌塤 古有雅塤如鴈子頌塤如雞子其聲高濁合乎雅頌故也今太常舊器無頌塤至皇祐中聖制頌塤調習聲韻並合鍾律前下一穴爲太簇上二穴右爲姑洗啓下一穴爲仲呂左雙啓爲林鍾後二穴一啓爲南呂雙啓爲應鍾合聲爲黃鍾頌塤雅塤對而吹之尤協律清和可謂善矣誠去二變而合六律庶乎先王之樂也

土之屬 胡部

胡缶 古者西戎用缶以爲樂空項因亦擊缶焉然則缶本中國樂器切意夷人竊而用之也李其曰擊甕扣缶其秦之聲豈以秦人盡有西戎之地而爲此聲故也

土之屬 俗部

七孔塤 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九者陽數之窮六者陰數之中古塤六孔用其方色所以應六律出中聲也今太樂舊塤七孔上下皆圓而緣之以應七音而已非先王雅樂之制也 明道時壇官言大樂塤舊以漆飾今黃其色以本七音又

八缶 如水盂凡八累之律上 唐永泰初司馬滔進廣平樂蓋有八缶具黃鍾一均聲

八孔塤 景祐馮元樂記今太樂塤八孔上一前五後二緣飾其上釋名曰塤之爲言喧也謂聲濁喧喧然主壎言之又曰塤壎也主壎言之故説文曰壎爲樂器亦作塤其實一也

水盞 九 近世民間用九甌盛水擊之謂之水盞合五聲四清之音其制蓋始於李琬特世俗之樂非雅調也

拊瓶 和甕 擊甌（以下二條以上附）　唐武宗大中初天興縣丞郭道源取邢甌越甌十二酌水作調以筯擊之其音妙於方響咸通中吳𧑓亦精於此劉安曰窮鄉之社扣甕拊瓶相和而歌以為樂豈亦擊甌類歟墨子衰夫息於吟缶之樂亦此類

擊壤　壤之為器以木為之形如履前廣後銳長一寸餘童子之樂也與堯時擊壤而歌者異矣

鼓盆（甕缶）　古之缶制形如覆盆缶類也莊周鼓盆而歌以明哀樂不入於胸次齊景公飲酒去冠被裳而鼓盆晏子責之

土鞚　唐歷代樂儀論俗樂之器土則附革而為鞚也呂不韋曰堯使鄭以麋輅冒缶而鼓之然則土鞚豈亦麋輅冒缶之類歟

胥鼓　胥鼓之制大者尾小者木皆廣首纖腹沈約宋書蕭思話好打細胥鼓豈謂此歟

秦琵琶　晉阮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冢者得琵琶以尾為之時人多不識之以琴合調大抵異器而同音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三十六

鄱陽馬端臨

樂考　雅部

革之屬　雅部

陳氏樂書曰革去故以為器而群音首焉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鍾其聲其音讙冬至之器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為鼓之屬焉蓋鞉所以兆奏鼓者也二者以同聲相應故祀天神以雷鼓雷鞉祭地祇以靈鼓靈鞉享人鬼以路鼓路鞉樂記亦以鞉鼓合而為德音周官少師亦以鞉鼓并而鼓之也

拊　陳氏樂書曰拊之為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為鼓白虎通謂革而糠是也其設則堂上虞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周禮所謂登歌令奏擊拊是也書曰搏拊明堂位言拊搏者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蓋秉水者拊之付作樂者付之拊搏拊從事有父之用焉荀卿曰架一鍾而尚拊大戴禮曰架一磬而尚拊則拊設於一鍾一磬之東其衆器之父歟荀卿曰鼓其樂之君邪然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知其衆聲之君歟樂記曰會守拊鼓堂上之樂衆矣所待以作者在拊堂下之樂衆矣所待以作者在鼓蓋堂上則門內之治以拊為之父堂下則門外之治以鼓為之君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而樂則實通而合和之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所以為古樂之發也與夫新樂之發獶雜子女不知父子豈不有間乎

足鼓　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鼓足左傳曰楚伯棼射王鼓跗蓋少昊冒革以為鼓夏后加四足焉周王兵革鼓有跗豈亦夏制之遺歟

楹鼓 建鼓　陳氏樂書曰明堂位曰殷楹鼓以周官考之太僕建

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也是楹為一楹而四稜也貫鼓於端猶四植之桓圭也莊子曰負建鼓建鼓可負則以楹貫而置之矣商頌曰置我鞉鼓是也魏晉以後復商置而植之亦謂之建鼓隋唐又棲翔鷺於其上國朝因之其制高六尺六寸中植以柱設重斗方蓋蒙以珠網張以絳紫繡羅四角有六龍竿皆銜流蘇璧璜以五采羽為飾竿首亦為翔鷺旁又挾鼙應二小鼓而左右然詩言應田縣鼓則周制應田在縣鼓之側不在建鼓旁矣

縣鼓　陳氏樂書曰鼓之制始於伊耆氏少昊氏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而周官鼓人晉鼓鼓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鍾師以鼓奏九夏所謂縣鼓也禮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應榑縣鼓則縣鼓周人所造之器始作樂而合乎祖者也以應鼓為和終之樂則縣

鼓其倡始之鼓歟蓋宮縣設之四隅軒縣設之三隅判縣設之東西李照謂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東北隅之鼓合太簇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依月均而考擊之於義或然誠若非之踈矣且三代所尚之色夏后氏以黑商人以白周人以赤則鼓之色稱之亦可知矣二禮圖曰商人加左鞞右應以為衆樂之節

雷鼓　雷鼗　鼓人以雷鼓鼓神祀大司樂雷鼓雷鼗降天神之樂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六面有革可擊康成註雷鼓雷鼗八面

靈鼓　靈鼗　鼓人以靈鼓鼓社祭大司樂靈鼓靈鼗降地祇之樂鄭康成註靈鼓靈鼗六面

路鼓　路鼗　鼓人以路鼓鼓鬼享大司樂路鼓路鼗降人鬼之樂鄭康成註路鼓路鼗四面　宋仁宗朝道時改制大樂直史館宋祁上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鼗且植用諸鼓率多陋

敝於是勅元等詳求典故而言曰建鼓四今皆具而不擊別設四散鼓於縣間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於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散鼓于今仍在又雷鼓靈鼓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賴散鼓以為樂節而雷鼗靈鼗路鼗闕而未制今既修正雅樂謂宜申勅大匠改作諸鼓使擊考有聲及創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罷四散鼓如乾德詔書奏可時有上言以為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載考擊之法而大樂所製以柱貫中故擊之無聲更令改造山趺上出雲以承鼓刻龍以飾柱面各一工擊鼓一工左執鼗以先引凡圜丘降神六變初八面皆三擊推而左旋三步則止三者取陽數也又載鼗以為節率以此法至六成靈鼓路鼓亦如之建鼓植于四隅皆有左鞞右應乾隅左鞞應鍾亥之位也中鼓黃鍾子之位也右應大呂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

之位也中鼓夾鍾卯之位也右應沽洗辰之位也巽隅右應仲呂巳之位也中鼓蕤賓午之位也左鞞林鍾未之位也坤隅右應夷則申之位也中鼓南呂酉之位也左鞞無射戌之位也宜隨月建依律呂之均擊之詔可　元豐三年詔議樂禮部侍郎范鎮上言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代之不應經義安得為樂哉不報

陳氏樂書曰雷天聲也靈地德也路人道也天神之樂六變而雷鼓雷鼗六面地示之樂八變而靈鼓靈鼗八面人鬼之樂九變而路鼓路鼗四面者金之為物能化不能變鬼亦如之金非土不生以土之五加金之四此其樂所以九變歟鄭司農謂雷鼓雷鼗六面則是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非也古之人辨其聲用鼓人救日月以雷鼓則詔王鼓以救日月亦天事故

也冥氏攻猛獸以靈鼓毆之以攻猛獸亦地事故也司馬掇旅王執路鼓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以田獵達窮與遽令亦人事故也其所以不同者特不用鼗尔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者特不用鼓尔凡此三鼓皆設宮縣之四隅而擊之以節樂以鼓無當於五聲弗得不和故也聖朝景祐中太宗詔太常凡祀天神祀地祇享宗廟宮架每奏降神四曲送神一曲先播鼗次鳴柷次擊散鼓凡三擊而樂作散鼓隨樂每間一字二擊之以爲樂節凡樂終即播鼗憂敔散鼓相間三擊而止然以散鼓代雷靈路鼓用之至於升降等樂復不用鼗鼓臣恐未合先王雅樂也且舊制三鼓皆以木交午相貫以兩端爲面故不能聲又竿首爲木鳳焉聖朝詔爲雷鼓八角冒革爲一面承以槃趺轉以金樞髤朱繪雲冠柱以升龍作靈鼉之象靈鼓六路鼓四餙亦如之其所異者竿首作翔鷺趺作猛而

已其爲建鼓一也隋制路作鷺宣以竿首有翔鷺而遂誤之邪臣嘗論古者立鼗鼓之制祭祀則先播鼗以兆奏三鼓縣樂則先擊朄鞞以兆奏建鼓蓋未嘗並用也後世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並設建鼓鞞應於四隅又設雷鼓靈鼓路鼓於架內道之左右晉鼓於架內道之中間非先王異祭享別同異之意也雷鼓以馬革冒爲馬鼓也靈鼓以牛革冒爲牛鼓也

夔鼓

昔東海流波之山有獸焉其音如雷命之爲夔黃帝得之以作鼓撅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蓋有所傳聞然也唐擱鼓有靈夔吼之曲豈本此歟

鼗 麻鞞鞣 料 鞀

鼗小鼓以木貫之有兩耳還自擊雷鼗三鼓靈鼗四鼓路鼗二鼓餘皆一鼓

陳氏樂書曰鼓以節之鼗以兆之作樂之道也兆於北方則冬所以兆生物也八音兆於革音則鞉所以兆奏鼓也月令脩鞀鞞世紀帝嚳命垂作鞀鞞釋名曰鞞裨也裨助鼓節也蓋大者謂之鞞尔雅謂之麻以其音概而長也小者謂之鞀尔雅謂之料以其音清而不亂也蓋鼓則擊而不播鼗則播而不擊雷鼓雷鼗六面而工十有二以二人各直一面左播鼗右擊鼓故也靈鼓靈鼗八面而工十有六路鼓路鼗四面而工八人亦若是歟商頌言置我鞉鼓則鞉與鼓同植非有播擊之異與周制差殊矣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縣五聲以聽曰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呂氏春秋曰武王有誡謹之鞀由是觀之欲誡者必播鞀鼓矣蓋鞀兆奏鼓者也作堂下之樂必先鼗鼓者豈非樂記所謂先鼓以警誡之意歟漢以大鞀施於大儺亦一時制也後世無聞焉鞀一本作鞉 國朝始詔復二鞉以備郊廟之樂亦可謂知復古矣鄭清之東陽記晉書遣偏師新蔡攻東陽東陽郡山下民間嘗上有鼓聲若數萬人戚況鼓而山鼓亦是石鼓少嘗耕田料鞞之声歸以告舜舜曰若先芳耳爾非不祥也

鼖鼓

陳氏樂書曰鼓之小者謂之應大者謂之鼖書顧命鼖鼓在西序周官鼓人鼖鼓鼓軍事司馬中春教振旅諸侯執鼖鼓春秋傳曰師之耳目在吾鼓旗又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則以鼓鼓軍事其可忽乎司馬法千人之師執鞞萬人之師執大鼓韗人鼓長八尺面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則所謂鼖鼓者大鼓而已鼖鼓軍事則晝以作衆之鼓非夜以警衆之鼜也鄭氏以鼜爲鼖誤矣凡此非特用之以和軍旅雖節聲樂亦用之故詩言鼖鼓維鏞以文王能作大事考大功作樂以象其成也鼖鼓路鼓皆謂之大者人道之大鼓者人事之大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鬼享以路軍事以鼖

鼛鼓

考工記韗人爲皐陶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則皐鼓中高而兩端下鼓狀如形中上寬下狹詩曰鼛鼓弗勝又曰鼓鐘伐鼛蓋鼛鼓

所以鼓役事也

晉鼓　晉鼓其制大以短蓋所以鼓金奏也鐘師以鐘鼓奏九夏鎛師掌金奏之鼓豈晉鼓歟司馬春振旅軍將執晉鼓吳與越戰載常建鼓韋昭謂建路楹而植之（以木杜貫鼓下爲趺上爲楹商魯鼓射則鼓鵞其肆而兩旁有虎蘇晉無是否）蓋晉鼓之建於軍猶路鼓之建於寢也李照制晉鼓爲樂部然晉鼓所以鼓金奏非所以節樂也

提鼓　大司馬春振旅師帥執提鄭氏曰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

大鼙　中鼙　小鼙

陳氏樂書曰鎛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掌固曰夜三鼜以戒號鄭氏皆謂鼓之以鼜鼓然鼜雖鼓人用之以鼓軍事諸侯執之以振旅要皆非警夜之鼜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平旦五通爲發明三鼜之制大

致若此鄭氏之說不亦昧乎宋沈約樂志曰長丈二尺鼜鼓凡守備及役事鼓之其言守備則是及鼓役事則非也鼓人不云乎鼜鼓鼓役事局嘗以鼜鼓合而一之乎蓋役事上之所以役下警守下之所以事上役下必以仁未嘗不欲緩故以皐鼓實上必以義未嘗不欲亟故以鼜鼓鼜愷之樂比賓射爲輕故眡瞭先言賓射而鼜愷獻亦如之然軍之鼜夜以鼜所以同憂戚也獻功以愷所以同和樂也惟能同憂戚然後可以同和樂故愷樂獻于社而眡瞭奏鐘鼓以樂之若然者人人孰不能出死斷亡而偷哉

朔鼓（朄鼓）　周官小師凡小樂事鼓朄儀禮大射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鞞在其北有瞽詩曰應田縣鼓先儒以田爲朄則朔鞞皆小鼓也以其引鼓故曰朄以其始鼓故曰朔後世樂府有左鞞右應之鼓設而不擊用四散鼓在縣四隅擊以爲節不合儀禮之制革正之可也朄亦在縣亦名鞞

應鼓　陳氏樂書曰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應田縣鼓爾雅曰小鼓謂之應蓋堂下之樂以管爲本器之尤小者也應之爲鼓鞞之尤小者也周官小師大祭祀下管擊應鼓徹歌大享亦如之是作樂及其小者乃所以爲備也大師大祭祀擊拊鼓朄亦此意歟今夫祀天神以雷鼓雷鼗祭地祇以靈鼓靈鼗享人鬼以路鼓路鼗而又擊應鼓朄者當堂上擊拊之時則堂下擊應鼓朄以應之然後播鼗而鼓矣應施於擊拊又施於歌徹其樂之終始歟

鼙鼓

陳氏樂書曰鼙卑者所鼓也故周人論司馬所執五鼓推而上之王執路鼓鼓之尤大者也推而下之旅師執鼙鼓之尤小者

也尊者執大卑者執小上下之分也司馬法曰萬人之師執大鼓千人之師執鼙儀禮大射應鼙在阼階西建鼓之東朔鼙在西階西建鼓之北鼙與鼓其聲皆以鼙爲主及北建而用之則鼙常在其左矣古之奏樂先擊西朔而東鼙應之是朔鼙倡始者也應鼙和終者也禮圖謂商人加左鼙右應爲衆樂之節蓋不考儀禮左應右朔之過也鼙或鼓在早上於鼓爲卑故也或革在早右以其上革故也

革之屬　胡部

羯鼓　羯鼓龜茲高昌疏勒天竺部之樂也狀如漆桶下承以牙床用兩杖擊之其聲焦殺明烈合太簇一均在雞婁鼓之上都曇谷臘之下唐明皇素達音律尤善於此嘗謂羯鼓八音之領袖自制曲以奏之宋璟亦謂明皇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此則羯鼓之能事也

羯鼓中　大周正樂所傳羯鼓之制其色尚赤上無帶下無座蓋與
唐代樂圖後世教坊者異矣世俗亦謂之兩杖鼓

羯鼓下 兩杖鼓　羯鼓之制䡇用山桑棬用銅鐵杖用黃檀狗骨花椒
然鐵不精練棬不至勻則應條高下紐揆不停鼓面緩急若琴
暉之頑病者矣杖不絕濕氣而復柔膩則其聲不能發越而縱
亮戰褭而健舉矣曹嗣王皐為荆南節度有客懷二棬見之皐
捧而嘆曰此至寶也必開元中供御棬也已而問之果得於高
力士矣杜鴻漸為三川副元帥成都匠者有以二杖獻之鴻漸
示於衆曰此尤物也必常衣襟下收之積時也已而問之果蓄
之脊溝中二十年矣李琬為雙流縣丞嘗至長安夜聞羯鼓聲
曲頗妙謂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雞乎雖至精能然而無
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具言所以琬曰夫耶婆毛雞
掘柘急遍解之工如所教果得諧協而盡其聲矣 如柘枝用渾脫解甘州用急了頭解之類是也　由是觀之采於羯鼓者不過此三人尔豈非用志不分
乃凝於神然耶唐明皇遇中春殿庭景物明媚柳杏將吐因謂
勝槩若此安可不賞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自製春光好詞臨
軒奏擊神思自得柳杏頓拆謂左右曰不以我為天公得乎又
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迥徹奏之遠風懷來庭葉紛墜其妙絕如此

檐鼓　檐鼓西涼高麗之器也狀如甕而小先冒以革而漆之是其
制也

都曇鼓　都曇鼓扶南天竺之器也其狀似腰鼓而小以小槌擊之

毛貟鼓　毛貟鼓其制類曇而大扶南天竺之樂器也

答臘鼓　答臘鼓龜茲疎勒之器也其制如羯鼓抑又廣而短以指
揩之其聲甚震亦謂之揩鼓也後世教坊奏龜茲曲用焉

答臘鼓中　中答臘鼓大周正樂用之

答臘鼓下　唐樂圖所傳龜茲疎勒部用之其制大抵與後世教坊
者相類特其設色異耳

雞婁鼓　雞婁鼓其形正而圓首尾所擊之處平可數寸龜茲疎勒
高昌之器也

雞婁鼓下　後世教坊奏龜茲曲用雞婁鼓左手持鼗牢腋挾此鼓
右手擊之以為節焉 其形如甕腰有環以綬帶係之腋下

齊鼓上　齊鼓狀如漆桶一頭差大設齊於鼓面如麝臍然西涼高
麗之器也

齊鼓下　大周正樂所傳齊鼓其形狀雖不甚相遠其設飾不同 兩漢賁以[illegible]鞞賁鼓

漢鼓　靁鼓之制廣首而纖腹 即杖鼓也 漢人所用之鼓

魏鼓 杖鼓 拍鼓 細腰鼓 正鼓 和鼓　昔苻堅破龜茲國獲羯
鼓鞨鼓杖鼓腰鼓漢魏用之大者以瓦小者以木類皆廣首纖
腰宋蕭思話所謂細腰鼓是也唐有正鼓和鼓之別後周有三等
之制右擊以杖左拍以手後世謂之杖鼓拍鼓亦謂之魏鼓每
奏大曲入破時與羯鼓大鼓同震作其聲和壯而有節也今契
丹拍鼓如震鼓而小

鞉牢　鞉牢龜茲部樂也形如路鞉而一柄疊三枚焉古人嘗謂左
手播鞉牢右手擊雞婁鼓是也

密須鼓　左傳之分唐叔以密須之鼓又曰密須之鼓與其輅文王
之所以大蒐也

鼓拌　風土記越俗飲燕即鼓拌以為樂取大素圜拌以廣尺五六
者抱以著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為節舞者摽地擊掌以應
拌節而舞焉

革之屬　俗部

棡鼓 小鼓上有蓋　隋大駕鼓吹有棡鼓長三尺朱髹其上工人青地
苣文大業中煬帝享燕用之唐開元李義羅曰棡鼓小鼓也按

圖鼓上有蓋常先作之以引大鼓亦猶雅樂之奏柷與金鉦相應皆有曲焉律書樂圖云掆鼓一曲十捺一曰驚雷震二曰猛虎駭三曰鷙鳥擊四曰龍媒蹀五曰靈夔吼六曰鵰鶚爭七曰壯士奮怒八曰熊羆哮吼九曰石墜崖十曰波盪壑並各有辭其辭無傳焉太常鼓吹前部用之

羽葆鼓 上有冊青羽葆 隋書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垂流蘇羽葆唐羽葆之制縣於架上其架飾以五采流蘇植羽也蓋鐃鼓羽葆鼓皆飾以冊青形制頗類掆鼓今太常鼓吹後部用之律樂圖云羽葆一部五色十八曲一大和二休和三七德四騶虞五基王化六纂唐風七厭炎精八肇皇運九躍龍飛十殄馬邑十一興晉陽十二濟陰十三應聖期十四御宸極十五寧兆庶十六服遐荒十七龍池十八破陣樂然則羽葆其節奏如此而已破陣終焉豈後世賞軍功之樂邪昔陶侃平蘇峻除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則其為賞功之樂可知矣今鼓吹騎從者自羽葆鼓等皆馬上擊之其制與隋唐異矣

警鼓 傳曰嚴警鼓一十二面大將營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纛後故大周正樂謂凡鼓施於邊徼謂之警鼓昔楚厲王有警鼓與百姓為戒既而飲酒太過而擊民大驚使人止之居數月警而擊之民莫有赴者然則警衆之鼓可不慎其所擊哉隋大業中煬帝制宴享設鼓吹夜警用一曲俱盡次奏大鼓然不和非宴享所當用也

鐃鼓 五采重蓋 唐六典曰凡軍鼓之制有三一曰銅鼓二曰戰鼓三曰鐃鼓其制皆五采為蓋宋觀樂圖鐃鼓鼓吹部用之唐朝特設為儀而不擊尔然劉瓛定軍禮謂鼓吹未知其始漢以雄朔野而有知鳴笳以和簫非八音也隋大業中鐃鼓十二曲供大駕六曲供皇太子三曲供王公宴享所用也觀漢鼓吹鐃歌十八曲晉有鼓吹鐃歌古辭十六篇宋有鼓吹鐃歌十篇然則鐃歌豈非鼓吹鐃歌之鼓邪 唐自鐃鼓以下為鐃鼓部律書樂圖云鐃軍樂也其部四也七曲一曰破陣樂二曰上車三曰行車四曰向城五曰平安六曰懽樂七曰太平各有辭也

節鼓 節鼓不詳所造蓋拊與相二器之變也江左清樂有節鼓狀如博局朱綠畫其上中間圓竅適容鼓焉擊之以節樂也自唐以來雅樂登歌用之傅休奕節賦曰黃鍾唱歌九韶興舞口非節不詠手非節不拊是也隋制節鼓上自大駕中自皇太子下達正一品並朱漆畫飾以葆羽其曲十有二唐六典用之所以興止登歌之樂如縣內之柷敔其制五采重蓋青樂部以之今太樂升歌用之或以為舂鼓非也

鷺鼓 重蓋鼓栖 鷺鼓精也魯頌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古之君子仕於伶官傷頌聲之不作故飾鼓以鷺欲其流風存焉或言移雷鼓建康宮之端門有雙鷺唳鼓而飛于雲末或言孫恩破

雷門鼓見白鵠飛去俱近乎怪

鶴鼓 制如鷺鼓 唐宮縣之樂有鼓四座而鶴居其一齊武帝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大周正樂鷺一作鶴二鼓於樂録見之矣

鼉鼓 建鼓畫鼉頭 鼉鼓之名見於詩之靈臺詩人託之其鳴更更為靈德之應非實鼓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建靈鼉之鼓然其制不得而詳知

連鼓 唐張文收燕樂有之今太常鼓吹後部用之

方鼓 方鼓八面 鼓加柷 唐大曆中司馬滔進廣平樂作鼓應黃鍾一均聲

朝鼓 諫鼓 朝鼓有木可提執旋於朝則登聞之鼓敢諫之鼓是也 昔人有諫鼓之歌其本諸此

大鼓 後世大鼓古鼖鼓也其制長八尺唐六典曰凡大駕鼓吹並朱漆畫之是也 龍匣畫裝其下有趺 昔吳王夫差啓蛇門以厭越越人雷為

門以檴之擊大鼓於雷門之下而蛇門聞焉唐德宗自山南還宮而闕輔有懐光吐蕃之虞詔太常習樂去大鼓至鄭餘慶爲卿始奏復用大鼓今太常鼓吹奏嚴用之雖所以節曲亦所以待暴也

常用大鼓（棆羽） 周禮者十人之長執鐃百人之師執鐸千人之師執鼙萬人之將執大鼓隋制大駕用大鼓飾以棆羽工人皂地笙文皇太子王公亦得用之故大駕十五曲皇太子十一曲王公十曲今教坊用焉（倂書樂圖云大鼓十五曲内三曲嚴用第一曰元驎合邏第二曰元驎他固第三曰元驎跋至慮雷鉢十二曲警用第一曰元咳大至逵第二曰門列乾第三曰攻達祈刑統第四曰賀羽真第五曰鳴都路第六曰第七曰雷鶴捷第八曰元咳赤賴第九曰比叛它物真第十一曰貪大訐第十二曰賀栗胡真）

中鼓 小鼓（鼓上貫一鞁卧之） 隋志皇太子有大鼓小鼓而無金鐲大鼓長鳴工人紫帽緋袴褶小鼓中鳴工人青帽青袴褶正一品大鼓長鳴工人紫帽赤布袴褶小鼓中鳴工人青布袴褶

世有龍頭大㭊中鼓獨揭小鼓隨品秩（同音駭鼓扇）及唐樂圖其制有一大鼓鼓上貫一小鼓皆卧之律書樂圖云小鼓九曲馬上用八曲嚴警用並屬鼓吹部也（第一曲曰漸漸二篇斗三警鼓四鳴五合節六覆七步入新樂會星九曲台）

抱鼓 桴鼓 桴鼓唐燕樂有之（其制如大鼓下自故）今太常鐃吹前部用之一曰抱鼓也傳曰在村墅曰抱鼓抱一作桴謂擊鼓也

交龍鼓 以交龍爲筍虡下有趺中縣鼓今太常鼓吹部宣德門外肆赦日用之

三杖鼓 頭鼓 聒鼓 和鼓 三杖鼓非前代之制唐咸通中有王文舉尤好弄三杖揆萬不失一近世民間尤尚此樂其器有三等與歌者句拍相附爲節一曰頭鼓其形類鞉歌者左右執之以發歌二曰聒鼓轂其聲在二鼓之間三曰和鼓此二鼓鼓大相和成聲其要在乎杖也（頭鼓有柄庶耳如鞉鼓和鼓有柄無兩耳）

雲花黃鼓 雲花白鼓 天子郊祀廟享用雲花黃衣鼓四山陵用雲花白衣鼓二吉凶禮也

青鼓 赤鼓 黑鼓 北齊諸州鎮戍各給鼓吹工之多寡以大小等級爲差諸王爲州給赤鼓皇子增給青鼓上刺史給赤鼓中州以下及諸鎮戍給黑鼓皆有衣角亦如之宋朝沿襲斯制諸州鎮戍未嘗不給鼓角第其色之同異未純於北齊之制也

頰鼓（其貴如建鼓一木貫之四旁流蘇頂刻白鷺其下縣三鼓） 唐宮縣之樂四角簨鼓四座一曰應鼓四旁有小鼓謂之鞞鼓二曰頰鼓三曰騎鼓四曰雷鼓皆彩畫其上各安寶輪用彩翠飾之其樂工皆戴平幘衣緋大袖每色十二人於樂縣內作謂之座部伎也

熊羆鼓上 熊羆鼓其形制小而有架具羽葆流蘇之飾唐樂圖所傳羽葆部熊羆十二案用之

熊羆鼓下（樂如民家中鼓） 此鼓今太常熊羆十二案用之非古也與唐

樂圖所傳制度異矣

漏鼓 街鼓 梁朝宮殿門夜滿盡擊漏鼓以開夜漏上水一刻擊漏鼓以閉五更三籌正街門擊鼓諸街遊擊小鼓使聲徹皇墻諸門爲朝士入朝之節（每正衙門開及止儀亦本此）

唐鼓 後世堂上樂用之未詳所起然爲是鼓者蓋不知堂上之樂有拊而無鼓矣

黃鐘鼓 春秋感精符冬日至人主與群臣左右從樂五日乃使八能之士擊黃鐘之鐘擊黃鐘之鼓公卿大夫列士亦使八能之士擊黃鐘之鼓鼓黃鐘之瑟吹黃鐘之律則天地之氣以和應黃鐘之音矣亦應時造理之樂也

夏至鼓 冬至鼓 易通卦驗曰冬至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圓徑五尺七寸先王之制未必如此其異帝王世紀曰黃帝殺夔以其皮爲鼓聲聞五百里然則古之冒鼓者亦

不必牛馬之皮雖夔皮亦用之矣
聖鼓 盛宏之荆州記陽山縣有豫章木可二丈號爲聖木秦人伐爲鼓顙顙成忽奔逸至桂陽又王部之始興記息於臨武遂之洛陽因名聖鼓城亦近乎恠云
散鼓 宋朝初載宮縣之樂設建鼓於四隅徒用爲儀而不擊設散鼓四以代之非古制也景祐中易之以三等鼗鼓之制可謂近古矣
教坊鼓 其制如大鼓蟠龍西鞚有架有趺今教坊所用鼓制如此
撫拍 大周正樂有撫拍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撫之以節樂也其持拊之變体歟搏拊以作樂所以發中聲而已未聞用之以節樂也撫拍之制其去古遠矣
青角 赤角 黑角
革角長五尺形如竹筩本細末大唐鹵簿及軍中用之或以竹木或以皮非有定制也侯景圍臺城嘗用之大抵胡部俗部通用之器也北齊諸州鎮戍各給鼓吹諸王給赤鼓赤角皇子增給吳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給青鼓青角中州以下及諸州鎮戍給黑鼓黑角器皆有衣並同鼓色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三十六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三十七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樂考

絲之屬 雅部

陳氏樂書曰絲飾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聲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哀夏至之氣也先王作樂弦之以爲琴瑟之屬焉蓋琴瑟之樂君子所常御其大小雖不同而其聲應一也故均列之堂上焉

樂書琴瑟上論曰古者琴瑟之用各其聲類所宜雲和陽地也其琴瑟宜於圜丘奏之空桑陰地也其琴瑟宜於方澤奏之龍門人功所鑿而成也其琴瑟宜於宗廟奏之顓帝生處空桑伊尹生于空桑禹鑿龍門皆以地名之則雲和豈禹貢所謂雲土者歟瞽矇掌鼓琴瑟詩鹿鳴鼓瑟鼓琴書曰琴瑟以詠大傳亦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由是觀之琴則易良瑟則静好一於尚宮而已未甞不相須用也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古之人作樂聲應相保而爲和細大不踰而爲平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五聲和矣鄉飲酒禮二人皆在左何瑟後首挎越燕禮小臣左何瑟面執越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詩曰並坐鼓瑟何不日鼓瑟傳言趙王爲秦鼓瑟皆不及琴者以瑟見琴也舜作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不及瑟者以琴見瑟也後世有雅琴雅瑟頌琴頌瑟豈其聲合於雅頌雅琴一也或謂伏犧作之或謂神農作之或謂帝俊使晏龍作之瑟一也或謂朱襄氏使士達作之或謂伏犧作之或謂神農晏龍作之豈皆有所得聞然邪

琴瑟中論曰古之論者或謂朱襄氏使士達制爲五絃之瑟鼓

搜又判之爲十五絃舜益之爲二十三弦或謂太帝使素女鼓
五十絃瑟帝悲不能禁因破爲二十五弦郭璞釋大瑟謂之灑
又有二十七弦之說以理考之樂聲不過乎五則五弦十五弦
小瑟也二十五弦中瑟也五十弦大瑟也彼謂二十三弦者然
三於五聲爲不足七於五聲爲有餘豈亦惑於二變二少之說
而遂誤邪漢武之祠太乙后土作二十五弦瑟今太樂所用亦
二十五弦蓋得四代中瑟之制也莊周曰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
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其信矣乎聶崇義禮圖亦師用郭
璞二十三弦之說其常用者十九弦誤矣蓋其制前有柱則清
從其柱則濁有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者有七尺二寸廣尺八
寸者有五尺五寸者豈三等之制不同歟然詩曰椅桐梓漆爰
伐琴瑟易通卦驗冬日至鼓黃鐘之瑟用槐八尺一寸夏日至用桑
五尺七寸是不知美檟槐桑之木其中實而不虛不若桐之能發

金石之聲也昔仲尼不見孺悲鼓瑟而拒之趙王使人於楚鼓
瑟而遣之其拒也所以愧之不屑之教也其遣也所以諭之不
言之戒也宋朝太常瑟用二十五弦其二均之聲以清中相應
雙彈之第一絃黃鐘中聲第十三絃黃鐘清應其按習也令左
右手互應清正聲相和亦依鐘律擊數合奏其制可謂近古矣
誠本五音互應而去四清先王之制也二均二聲於聲十 二清聲十二絃清一絃 象琴第一撥大抵於其中身設柱子右手彈中聲十二弦下調 清聲十二其律宜同第一弦大呂中第十四弦大呂清第三弦 太簇中第十五弦太簇清第四弦夾鐘中第十六弦夾鐘清第 五弦姑洗中第十七弦姑洗清第六弦仲呂中第十八弦仲呂 清第七弦蕤賓中第十九弦蕤賓清第八弦林鐘中第二十弦 林鐘清第九弦夷則中第二十一弦夷則清第十弦南呂中第 二十二弦南呂清第十一弦無射中第二十三弦無射清第十二弦 無射清第十二弦應鐘中第二十四弦應鐘清 臣嘗考之虞
書琴瑟以詠則琴瑟之聲所以應歌者也歌者在堂則琴瑟亦
宜施之堂上矣切觀聖朝郊廟之樂琴瑟在堂誠合古制紹聖
初太樂丞葉防乞宮架之內復設琴瑟豈先王之制哉

琴瑟下論曰琴之爲樂所以詠而歌之也故其別有暢有操有
引有吟有弄有調堯之神人暢爲和樂而作也舜之思親操爲
孝思而作也襄陵會稽之類夏后氏之操也訓伯之類商人之
操也離憂之類周人之操也謂之引若魯有關雎引衛有思歸
引之類也謂之吟若箕子吟夷齊吟之類也謂之弄若廣陵弄
之類也謂之調若子晉調之類也黃帝之清角齊桓之號鐘楚
莊之繞梁相如之綠綺蔡邕之焦尾以至玉牀響泉韻磬清英
怡神之類名號之別吟木沉散抑抹剔操擽擘倫齡綽璞之類
聲音之法也暢則和暢操則立操引者引說其事吟者吟詠其
事弄則弄習之調則調理之其爲譜之法十有三先儒之說詳
矣由是觀之琴之於天下合雅之正樂治世之和音也得其粗
者足以感神明故六馬仰秣者伯牙也鬼舞於夜者賀韜也得
其妙者幾與造化俱矣故能易寒暑者師襄也召風雲者師曠

也小足以感神明大足以奪造化然則琴之爲用豈不至矣哉
宋中興樂志論曰八音之中金石竹匏土木六者皆有一定之
聲革爲燥濕所薄絲有弦柱緩急不齊故二者其聲難定鼓無
當於五聲此不復論惟絲聲備五聲而其變無窮五絃作於虞
舜七絃作於周文武此琴制之古者也厥後增損不一宋朝始
製二絃以象天地謂之兩儀琴每絃各六柱又爲十二絃以象
十二律其倍應之聲靡不必備太宗因大樂雅琴加爲九絃按
曲轉入大樂十二律清濁互相合應大晟樂府嘗罷一三七九
惟存五絃謂其得五音之正最優於諸琴也今復俱用太常琴
制其長三尺六寸三百六十分象周天之度也姜夔樂議分琴
爲三準自一暉至四暉謂之上準上準四寸半以象黃鐘之子
律自四暉至七暉謂之中準中準九寸以象黃鐘之正律自七
暉至龍齦謂之下準下準一尺八寸以象黃鐘之倍律三準各

具十二律聲按絃附木而取然須轉絃合本律所用之字若不轉絃則誤觸散聲落别律矣每一絃各具三十六聲皆自然也分五七九絃琴各述轉絃合調圖五絃琴圖説曰琴爲古樂所用者皆宫商角徵羽五音故以三絃散聲配之其二變之聲惟用古清商謂之側弄不入雅樂七絃琴圖曰七絃散而扣之則間一絃於第十暉取應聲假如宫調五絃十暉應七絃散聲四絃十暉應六絃散聲二絃十暉應四絃散聲大絃十暉應絃散聲惟三絃獨退一暉於十一暉應五絃散聲古今無知之者竊謂黄鍾大吕並用慢角調故於大絃十一暉應三絃散聲太簇夾鍾並用清商調故於二絃十二暉應四絃散聲姑洗仲吕蕤賓並用宫調故於三絃十一暉應五絃散聲林鍾夷則並用慢宫調故於四絃十一暉應六弦散聲南吕無射應鍾並用蕤賓調故於五絃十一暉應七絃散聲以律長短配絃大小各有其

序九絃琴圖説曰絃有七有九實即五絃七絃倍其二九絃倍其四所用者五音亦不以二變爲散聲也或欲以七絃變五音二變以餘兩絃爲倍若七絃分配七音則是今之十四絃也聲律訣云琴瑟觳四者律法上下相生也若加二變則於律法不諧矣或曰如此則琴無二變之聲乎曰附木取之二變之聲固在也合五七九絃琴總述取應聲法分十二律十二均每聲取絃暉之應皆以次列

朱子嘗與學者共講琴法其定律之法十二律並用太史公九分七法爲準損益相生分十二律及五聲位置各定按古人以吹管聲傳於琴上如吹管起黄鍾則以琴之黄鍾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以次徧合諸聲則五聲皆正唐人紀琴先以管色合字定宫絃乃以宫絃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其高下出於臨時非古法也調絃之法散聲隔四而得二聲中暉亦如之而得四聲八暉隔三而得六聲九暉按上者隔二而得四聲按下者隔一而得五聲十暉按上者隔一而得五聲按下者隔二而得四聲每疑七絃隔一調之六絃皆應於第十暉而第三絃獨於第十一暉調之乃應及思而得之七絃散聲爲五聲之正而大絃十二律之位又衆絃散聲之所取正也故逐絃之五聲皆自東而西相爲次第其六弦會於十暉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徵與散徵應也四與六者宫與散少宫應也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絃會於十一暉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同會於一暉也旋宫清調之法旋宫古有隨月用律之説今乃謂不必轉軫促絃但依旋宫之法而抑按之恐難如此泛論當每宫指定各以何聲取何絃何唱各以何絃取何律爲均乃

見詳實又以禮運正義推之則每律各爲一宫每宫各有五調而其每調用律取聲亦各有法此爲琴之綱領而説者罕乃缺典也當爲一圖以宫統調以調聲令賓主次第各有條理乃先作三圖一各具琴之形體暉絃尺寸散聲之位二附按聲聲律之位三附泛聲聲律之位列于宫調圖前則覧者曉然可爲萬世法矣

大琴　中琴　小琴

陳氏樂書曰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而琴又以中暉爲君是故君子常御不離乎前非若鐘鼓陳於堂下列於縣簴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喧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固足以感人善心禁人邪意一要諸中和之誠而已夫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以合五音之調實始於舜蓋南風生養之氣也琴夏至之音也舜以生養之德播夏至之音始也其和底豫

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然則所謂琴音調而天下治無若乎五音者豈不在茲乎蓋五絃之琴小琴之制也而倍之而爲十絃中琴之制也四倍之而爲二十絃大琴之制也明堂位曰大琴中琴四代之樂也爾雅大琴謂之離以四代推之二琴之制始於有音明矣

次大琴　古者大琴二十絃次者十五絃其絃雖多少不同要之本於五聲一也

雅琴

陳氏樂書曰西漢趙定善鼓雅琴爲散操東漢劉琨亦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則雅琴之制自漢始也宋朝太宗皇帝因太樂雅琴更加二絃召錢堯卿按譜以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九絃按曲轉入太樂十二律清濁互相合應御製韶樂集中有正聲翻譯字譜又令鈞容班部頭任守澄并教坊正部頭花日新何

元善等註入唐來燕樂半字譜凡一聲先以九絃琴譜對大樂字并唐來半字譜並有清聲今九絃譜內有大定樂日重輪月重明三曲并御製大樂乾安曲景祐韶樂集中太平樂一曲譜法互同他皆倣此可謂善應時而造者也誠增一絃去四清聲古琴之制善莫大焉仲呂大定樂一百三十字青呂角曰重輪一百四十一字月重明一百一十一字無射宮乾安曲四十八字太宗因前代七絃加二絃曰清角清黃爲九絃一生黃鐘二弦太呂三弦太簇四弦夾鐘五弦姑洗六弦仲呂七弦蕤賓八弦林鐘按上爲夷則九弦南呂按上爲無射應鐘令還編鐘按習每一擊一彈各依郎官焉

十二絃琴　宋朝嘗爲十二絃琴應十有二律倍應之聲靡不兼備蓋亦不失先王制作之實也

兩儀琴二絃每絃各六柱　宋朝初制兩儀琴琴有二絃絃各六柱合爲十二其聲洪迅而莊重亦一時之制也

七絃琴

陳氏樂書曰古者造琴之法削以嶧陽之桐成以檿桑之絲徽以麗水之金軫以崑山之玉雖成器在人而音含太古矣蓋其制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朞之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絃有五象五行也腰廣四寸象四時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象天地也暉十有三象十二律也餘一以象閏也其形象鳳而朱鳥南方之禽樂之主也五分其身以三爲上二爲下參天兩地之義也司馬遷曰其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由是觀之則三尺六寸六分中琴之度也八尺一寸大琴之度也或以七尺二寸言之或以四尺五寸言之以爲大琴則不足以爲中琴則有餘要之皆不若六八之數爲不失中聲也至於絃數先儒謂伏羲蔡邕以九孫登一郭璞以二十七頌琴以十二楊雄謂陶唐氏加二弦以會君臣之恩桓譚以爲文王加少宮少商二弦釋知匠以爲文王武王各加一以爲文弦武絃是爲七弦蓋聲不過五小者五弦法五行之數也中者十弦大者二十絃法十日之數

也一弦則聲或不備九絃則聲或太多至於全之爲二十七半之爲十三皆出於七絃倍差溺於二變二少以應七始之數也爲是說者蓋始於夏書而曼衍於左氏國語是不知夏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豈爲左氏者求其說不得而遂傅會之邪故七絃之琴存之則有害古制削之則可也宋朝太常琴制其長三尺六寸三百六十分象周天之度弦有三節聲自焦尾至中暉爲濁聲自中暉至第四暉爲中聲上至第一暉爲清聲故樂工指法按中暉第一弦黃鐘大呂按上爲二弦太簇夾鐘按上爲第三弦姑洗仲呂按上爲第四弦蕤賓單彈第五絃爲林鐘夷則按上爲第六弦爲南呂無射按上爲第七弦爲應鐘黃鐘清按上爲凡此各隨鐘律彈之莫不合中呂之商中太平之曲非無制也誠損二弦去四清合先王中琴之制則古樂之發不過是矣唐李冲操琴通中呂黃鐘無射三宮之說蓋未究其本矣先儒之論有宮聲又有變

宮聲已失尊君之道而琴又有少宫少商之弦豈古人祝壽之意哉其害理甚矣

大瑟 中瑟 小瑟 次小瑟 世本云庖犧氏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具二均聲 爾雅大瑟謂之灑 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弦其常者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也易通卦驗曰人君冬至日使八能之士鼓黃鍾之瑟瑟用槐木長八尺一寸夏至日瑟用桑木長五尺七寸槐取氣上也桑取氣下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李商隱詩云錦瑟無端五十弦說者以爲錦瑟者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絃所起觀昭釋名箜篌云師延所作靡靡之樂蓋空國之侯所作也段安節樂府錄云箜篌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兢解題云漢武依琴造坎侯言坎坎應節也後訛

爲箜篌乎按史記封禪書云漢公孫卿爲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武帝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箜篌應劭曰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前漢郊祀志備書此事言空侯瑟自此起顏師古不引劭所註然則二樂本始曉然可考雖劉昺博洽亦不深究且空元非國名其說尤穿鑿也初學記太平御覽編載樂事亦遺而不書莊子言魯遽調瑟二十五絃皆動蓋此云續漢書云靈帝胡服作箜篌亦非也

姜夔定瑟之制桐爲背梓爲腹長九尺九寸首尾各九寸隱間八尺一寸廣尺有八寸岳崇寸有八分中施九梁皆象黃鍾之數梁下相連使其聲冲融首尾之下爲兩穴使其聲條達是傳所謂大瑟達越也四隅刻雲以緣其武象其出於雲和漆其壁與首尾腹取椅桐梓漆之全設二十五絃絃一柱崇二寸七分別以五色五五相次蒼爲上朱次之素與黔又次之使肄習者便於擇弦絃八十一絲而朱之是謂朱絃其尺則用漢尺凡瑟弦具五聲五聲爲均凡二變之聲則柱後抑角羽而取之五均凡三十五聲十二律六十均四百二十聲瑟之能事畢矣

頌瑟

陳氏樂書曰瑟者閉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故前其柱則清却其柱則濁按三禮圖頌瑟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也其合古制歟子曰夫瑟二十五絃其僕人鼓之則爲笑賢者以其義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雖有暴亦不爲之變誠有味其言也

琴操

陳氏樂書曰自三代之治既往而樂經亡矣樂經亡則禮素而詩虛是一經缺而三經不完也今夫琴者君子常御之樂蓋所

以樂心而適情非爲憂憤而作也苟遇乎物可詠者詠之可傷者傷之大爲典誥小爲雅頌而諷刺勸戒靡不具焉其利於教也大矣古之明王君子多親通焉故堯有神人暢舜有思親操襄陵始禹訓佃始湯以至文王拘幽周公越裳成王儀鳳老聃列仙伯牙之水仙懷陵孔子之將歸猗蘭曾子歸耕殘形之類大抵因時事而作豈爲憂憤邪後世論之者過也降自唐虞迄于晉宋善琴者八十餘人周秦以前其聲傷質漢魏而下其音淩薄故漢末太師五曲魏初中散四弄其間聲含清側文質殊流吳弄清潤若長江綠流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濤有少年壯氣凡若此類不可勝數然世罕知音反以箏勢入琴譜缺雖存其亡盍乎

步

爾雅曰徒鼓琴謂之步蓋鼓琴而無章曲則徒鼓而已猶之舍車而徒也

絲之屬　胡部
胡琴　唐文宗朝女伶鄭中丞善彈胡琴昭宗末石潨善胡琴也琴
一也而有胡漢之異特其制度殊耳
奚琴　奚琴胡中奚部所好之樂出於弦鼗而形亦類焉其制兩絃
間以竹片軋之民間或用
鞄琴　隋煬帝平林邑國獲扶南樂工及鞄琴其制至陋不可用但
以天竺樂傳寫其聲不齒樂部
胡瑟　弁韓國有瑟其形如筑彈之有音曲與胡琴類
胡弄
陳氏樂書曰越裳操者因越裳獻雉而作也趙師曹善鼓琴切
利天王子般遮彈之而聲聞舍利爲之起舞焉摩訶兜勒張騫入
西域所得者也晉楚人劉琨世爲樂吏制胡茄五弄趙耶利所
修者也胡家四弄有上舞下舞上間弦下間弦明君所傳者也

今夫彈操弄者前緩後急妙曲之分布也時中急後緩節奏之
停歇也或疾打則聲如劈竹或緩挑則韻並風生亦有聲正屬
而以指按殺亦有響絕而意猶未盡是以知聲不知音彈絃不
彈意也陶潛嘗曰但取琴中意何勞弦上聲可謂深於琴音矣
大箜篌　小箜篌　劉熙釋名曰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樂蓋空國
之侯所存也後出桑間濮上師涓爲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
而有之因命滛樂爲鄭衛焉或謂漢武使樂人侯暉作坎侯蓋
取其聲坎坎以應樂節後世聲訛爲箜篌爾二說蓋有所受之
也舊說皆如琴制唐制似瑟而小其絃有七用木撥之以合二
變故燕樂有大箜篌小箜篌音逐手起曲隨弦成蓋鶴鳴之嚦
唳玉聲之清越者也然非夷狄之制則鄭衛之音非燕樂所當
用也或謂取其空中名之眞臆說歟昔有白首翁溺于河其妻
麗玉素善十三絃箜篌作爲公無渡河曲以寄哀情唐咸亨初

初第一部有張小子大和初有李齊皐及其女並善此伎教坊
雖亦有人能者未有一二爾
按箜篌或以爲師延所作靡靡之樂蓋鄭衛之滛聲也或以爲
漢武帝使樂人侯調作之以祠太一蓋漢世郊廟之樂而非先
王之雅樂也然俱不言來自胡中陳氏樂書以入胡部未知何
據當考
豎箜篌　胡樂也其體曲而長其弦二十有二植抱於懷用兩手齊
奏之俗謂豎箜篌亦謂之胡箜篌高麗等國有豎箜篌卧箜篌
之樂其引則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所作也霍里子高晨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
壺亂流而渡其妻止之不能及竟溺死於是懷箱鼓琴作歌而哀之以象其聲故曰箜篌引　漢靈帝好此樂
後世教坊亦用焉
卧箜篌　西陽雜俎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卧箜篌爲明妃
出塞聲有田僧超能吹笳爲壯士歌項羽吟將軍崔延伯出師

每臨敵令僧超爲壯士聲遂單騎入陣
鳳首箜篌　出於天竺伎也其制作曲頸鳳形焉扶婁高昌等國鳳
首箜篌其上頗奇巧也
搊琵琶　五絃　傅玄琵琶賦曰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
故使工人裁箏筑爲上馬之樂今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氣也
盤圓柄直陰陽敘也柱有十二配律呂也四弦法四時也以方
俗語之曰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風俗通曰以手琵琶因以
爲名曰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杜贄曰秦苦長城之役百姓
弦鼗而鼓之並未詳孰實其器不列四箱今清樂奏琵琶俗謂
之秦漢子圓体修頸而小疑是弦鼗之遺制傅玄云体圓柄直
柱有十二其他皆充上銳下曲項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傳是
漢制兼似兩制者謂之秦漢蓋謂通用秦漢之法梁史稱侯景
之害簡文也使太樂令彭儁賫曲項琵琶就帝飲則南朝似無

曲項者五絃琵琶稍小蓋北國所出舊彈琵琶皆用木撥彈之
大唐貞觀中始有手彈之法今所謂搊琵琶者是也風俗通所
謂以手琵琶之知乃非用撥之義豈上代固有搊之者手彈法近代已
廢自裴洛兒始爲之國史補曰趙璧之彈五絃人問其術璧曰始則心驅
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
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白樂天云人情重今多賤古古琴有
弦人不撫更從趙璧藝成來二十五弦不如五亦諷諫之道也
大琵琶十弦 小琵琶五絃 琵琶之制刳桐弦鐵而鼓之龜腹鳳頸
能據龍放其器則瑩瑛也宮調八十一旋宮三調而所樂非琴
非瑟特變徵新聲而已唐明皇悅之時有宦官使蜀得異木奇
文琵琶以獻楊妃每奏於梨園諸王貴主並爲琵琶弟子天寶
之亂嘗奏是器於凝碧池上舊人李龜年徒能歔欷而已
秦漢琵琶 本出於胡人弦鼗之制圓体脩頸如琵琶而小柱十有

二惟不關已爲異蓋通用秦漢之法四弦四隔合散聲四隔聲
十二總二十聲唐貞元中有曹綱裴興奴並善其藝綱善運撥
若風雨興奴長於攏撚時人謂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安鄴門中
又有樂吏楊志善此其姑尤妙自矜其藝靳惜不傳志嘗切聽
彈弄私以鞋帶記其節奏因攜樂就姑彈之姑大驚異恐傳其
藝夫以一藝之精古人且重以傳之況有大於此者苟非其人
其可輕授之哉
崑崙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市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
琶號爲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己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綠
腰綠腰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因以爲名誤言綠腰也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
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中妙絕
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爲師女郎遂更衣出乃莊嚴寺段師善本
也翌日德宗召之令授異常乃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

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
樂器十數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矣
蛇皮琵琶 扶南高麗龜茲疏勒西涼等國其樂皆有蛇皮琵琶以
蛇皮爲槽厚一寸餘鱗介具焉亦以楸木爲面其捍撥以象皮
爲之圖其國王騎象其精妙也近代以琵琶旋宮但歷均調
不分清濁倍弦應律多非正聲華音所不取也
屈茨琵琶 後魏宣武以後酷嗜胡音其樂器有屈茨琵琶說者謂
制度不存八音之器所不載以意推之豈琵琶爲屈茨之形然也
卧箏 搊箏 彈箏 箏秦聲也傅玄箏賦序曰世以爲蒙恬所造今
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準六合弦柱擬十二月設之
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能
之哉今清樂箏並十有二弦他樂皆十三弦軋箏以竹片潤其弦而軋之彈箏用骨爪長寸餘以代指 高麗樂
器用彈箏一搊箏一卧箏一自魏至隋並存其器至於制度之

詳不可得而知也唐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五絃
箜篌箏者謂之搊彈家開元初制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
歌舞之宜春院爲首尾搊彈家在行間効之而已

絲之屬 俗部

頌琴十三弦柱如箏 古之善琴者八十餘家各因其器而名之頌琴
居其一焉其弦十有三其形象箏移柱應律宮縣用之合頌聲
也齊桓公以鐘名之李汧公以韻磬名之是不知鐘磬各自有
器非所以名琴也唐貞元中成都有雷生斷琴其業精妙天下
鮮儷大中有賀若夷尤善此藝後爲待詔彈一曲上嘉歎之賜
緋衣至今號爲賜緋調
擊琴五絃以竹管承 梁柳世隆素善彈琴其子惲每奏父曲居常感
思因變其體備寫古調嘗賦詩未就誤以筆捶琴坐客以筯扣
之惲驚其哀韻乃制爲雅音而擊琴自此始矣蓋其制以管承

弦又以竹片約而束之使弦急而聲亮舉而擊之一為曲節江
左有之非古制也
一絃琴　魏孫登彈一絃琴善嘯每感風雷嵇康師之故其贊曰調
一弦兮斡參寥廓嘯一曲兮能驟風雷江左樂用焉
十三絃琴　二十七絃琴　古者制五絃之琴以應五聲琴之正也
後世易之以二十七弦三倍七音之數琴之變也
月琴 五絃十三柱形似琵琶　月琴形圓項長上按四絃十三品柱
豪琴之後轉弦應律晉阮咸造也唐太宗更加一弦名其弦曰
金木水火土自開元中編入雅樂用之豈得舜之遺制歟
素琴　素琹　昔人梓之日常彈素琴素琹矣陶隱居不解音律而
畜素琴一張每有酒輒撫弄以寄其意可謂達君子無故不徹
琴瑟之意矣
清角 黃帝琴 宋元集要　鳳凰 趙后琴 西京雜記　號鐘 齊桓公琴　繞梁 楚莊王琴

綠綺 司馬相如琴　清英 楊雄琴　焦尾 蔡邕琴　怡神 謝莊琴
寒玉石 李勉琴　和志 宇趙之琴　六合 琴周元　石枕 咏氏琴　落霞 姓如
右諸琴求諸先王之制雖未盡合亦一代絕特之器也
響泉　韻磬　國史補載李汧公勉者雅性好琴嘗斲桐為之多至
數百張求之無不與之其中二者一名響泉一名韻磬張宏靜
嘗會名客觀鄭宥調二琴各置一榻動宮宮應動角角應冥希
代寶也茂因記之謂余家世所寶遭廣明之亂韻磬為火所毀
響泉有洛僧自賊中挈去建中四年南康王韋皋在蜀得之用
佐陀羅太換臨岳承弦命李陽冰篆之至大順中客游巴蜀見
携響泉以行云然響泉之奇世或肆鑒但以他琴僭恭被音絕
而此有餘韻世又有竊其名者苟以墨跡篆文驗之則真偽殊矣
按響泉韻磬為李勉所製號稱名琴唐史載之此段言其首尾
尤詳但既曰廣明之亂為僧所取矣而又曰建中四年為韋皋

所得夫建中先於廣明百餘年廣明所失之琴而曰至建中始
得之何其繆也此據樂書所採國史補之說疑有誤當考
荔枝　荔枝性堅文直色正而音切生於南閩以芳實美味聞裁之
為琴非古也侍御史尉遲君與長樂馮端始為之馮宿述之
百納琴　唐汧公李勉嘗收桐孫之精者雜綴為之謂之百納琴用
蝸殼為暉其間三面尤絕異即響泉韻磬也
伏羲琴　夫子琴　靈開琴　靈和琴　自古善琴者八十餘家一
十八樣究之雅度不過伏羲大舜夫子靈開靈和五等而已餘
皆求意新狀奇終乖古制君子不貴也
陳氏樂書琴制論曰琴之為器有龍池者以龍潛於此其出則
興雲雨以澤物而人君之仁如之有鳳池者以南之禽其浴則
歸潔其身又人君之德如之有軫池者亦曰軫柱以其急於發
令切洒以成禮也池側有鳥掌二所以護軫之動而合制也鳳

額下有鳳嗉一所以接喉舌而中令者也琴底有鳳足用黃楊
木表其足色本黃也臨岳若山岳峻極用棗木表其赤心也人
肩者顧其臣有俯就隨肩之象也鳳翅者左右翼之有副貳人
主之象也龍唇者聲所由出也龍齦者吟所由生也龍口所以
受絃而其聲又所以飾之也鳳額所以制嗉而其臆又所以承
之也總而言之琴長三尺六寸六分當春之日腹中天地二柱
當心膂之任也天柱方厚七分居姑洗仲呂之界地柱方厚六
分居南呂無射之界若定位小差近上則損上聲近下則損下
聲當中心則其聲品節矣然斲製之妙蜀稱雷霄郭諒吳稱沈
鐐張越霄諒清雅而沈細鐐越並鳴而響亮唐明皇反蜀詔雷
儼待詔襄陽馮昭亦善攻斲擯之不售鄭使廬公鈞聞之見重
受一張仍贈之詩自是馮氏門其價酒矣 伏羲樣長三尺九寸三分與後周大衆泰
尺同舜樣用古玉尺長三尺八寸二分孔子樣長三尺六寸四
分與周尺同秦始皇樣用玉尺一池司馬相如同後晉尺長三

尺八寸六分半一也後漢蔡邕用官尺長三尺七寸八分倍牙
尺同梁表尺長三尺七寸二分嵇康用鍇中尺長三尺七寸一
也晉東山樣今尺長三十二分孚士孟用鐵尺三尺九寸三分
無也唐百西用水平尺二尺六寸四分古歙用竹言鳳非梧桐
不棲非竹
實不食

樂書琴暉論曰琴之為樂絃合聲以作主暉合律以配臣自臨岳際下至龍口銜絃以夷則為中界夷則至臨岳下際以仲呂為中界仲呂上至臨岳下際以太簇為中界其夾鐘姑洗蕤賓林鐘四暉即泛調取定又以太簇翻至龍口而暉數足矣自古十有三其一象閏蓋用螺蚌為之近代用金玉瑟瑟水晶等寶未聞有絃繩之義蓋所以示其明瑩以節者繳而已俗傳暉作徽纆之徽誤矣

樂書琴勢論曰古者手勢所象本蔡氏五弄趙耶利所修也左大指象日右無名指象月右大指象大風右食指象青雲右中指象高山右小指象地右無名指象下水龍行者指行如之虎

行者指步如之蟹行者倫指如之鶚行者轉指如之輕行者泛指是也儒父吟未接覆手是也亮生嘯小起手是也仙人笑下瑈是也然彈琴之法必兩手相附其獨雙燕對舞兩鳳同翔要在叶弦作勢而不在聲外搖指趙師彈琴未有一聲無法凡一弄之內清側殊途一句之中莫不陰陽爪潤至如楚明光白雪寄清調中彈楚清聲易水鳳歸林寄清調中彈楚側聲登隴望秦寄胡笳調中彈楚側聲竹吟風哀松露寄胡笳調中彈楚清聲若此之類非一可謂妙矣

樂書琴聲論曰白虎通曰琴者禁止於邪以正人心蓋其然乎今夫宮聲感人則其意懽和商聲感人則其意勁正角聲感人則其意奮厲徵聲感人則其意舒緩羽聲感人則其意和平故正直勇義者聽之則奮厲倍苦節孝行忠烈者聽之則感傷貧苦孀孤抱怨者聽之則感慨輕縱浮薄好喧譁者聽之則震戢

然則修身治性反其天眞有不在於是乎虞舜鼓之而五星見伯牙鼓之而駟馬仰秣瓠巴鼓之而魚躍潛藻以至師曠之致鶴舞賀鄰之致鬼舞朱康之致晝動衛次翁之致異香降王敬伯之致神女現師文之變易寒暑孫登之感動風雷然動天地感鬼神有不在於是乎由此觀之古人所謂至樂通天地變四時又曰安國家治人民莫若乎五音豈不信歟關關嚶嚶春鳥聲也肅肅雍雍秋鴈聲也巍巍湯湯山水聲也

又曰古人之論琴聲有經有緯有從宮商角徵羽文武以上為經聲也黃鐘及大呂閏暉以上十三聲為緯聲也風雅聲陰陽聲武成聲吟詠聲談話聲姑息聲五音聲五調聲長樂聲胡笳聲止息聲具聲蜀聲齊聲楚聲度弦聲騰聲抑揚聲調絃擬掠聲長彈聲摘聲楚清側聲雅質側聲鵾扶輪指聲宛美清聲高望遠側聲九此二十四聲為從聲也右七絃為正十三暉為

副正副相應一絃合十三種升降同為九十一聲琴含太虛一氣運九十種聲如此其變亦已盡矣至於取聲之法又有本有汎有散有末有剔有櫟有璧有緯有璪有齪有倫以總之誠去四清二變以諧音律則琴音調而天下治矣左指按絃間上打聲振動左指令諸面右指擊循憑想公當是朴聲也在纖按弦右手擘弦今令然經肯是凡聲也左指不覆不擊弦聯鉤然聲彈是撤擘左指按弦右指打擊擲覆向前搓令聲下偶撥是散聲者摘向下未二三鉉左指不著是未聲右指句上剔一弦是剔聲也右指食第一觸ケ向上覺擲二三絃單擊其食指令弦擘天是撞聲也若指兩上一弦是擘聲也右指向下又爲一弦爲弦也右指擘食指舊二鼓文上內下擊下弦從實至急可十聲聲爲撮聲也右兩指各嵌只絃聲聲打爲爲聲右兩指倫次共一弦爲倫聲也也

樂書琴論曰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曲之師長也古琴曲有歌詩五篇操二篇引九篇其歌詩一曰鹿鳴周大臣傷時在位而作也二曰伐檀魏國女閔傷怨曠而作也三曰騶虞召國女傷失嘉會而作也四曰鵲巢召國男悅正女而作也五曰白駒衰

世失朋友而作也其操十有二一曰將歸孔子之趙聞殺犢鳴
而作也二曰猗蘭孔子傷不關時而作也三曰龜山孔子因季
桓受齊女樂而作也四曰越裳周公爲其重譯來享而作也五
曰拘幽文王拘於羑里而作也六曰岐山周人爲太王而作也
七曰履霜尹吉父子伯奇傷無罪而作也八曰雉朝飛牧犢子
感雙雉而作也九曰別鶴商陵牧子傷父母奪志而作也十曰
殘形曾子夢狸而作也十一曰水仙伯牙爲仙舞而作也十二
曰懷陵伯牙爲子期而作也其引一曰列女楚樊姬所作也二
曰伯姬魯伯姬所作也三曰正女魯漆室女所作也四曰思歸
衛女所作也五曰霹靂楚商梁遇風雨而作也六曰走馬樗里
牧恭爲感天馬而作也七曰箜篌霍里高所作也八曰琴引秦
屠門高所作也九曰楚引楚龍丘子高所作也自餘歌詩操引
不可勝紀要其大致亦不出乎此然以詩推之鹿鳴之宴群臣
伐檀之刺貪鄙騶虞之美王道成鵲巢之美夫人之德白駒刺
宣王之不用賢與是說不類矣豈好事者妄取其名而詭爲之
說哉

又曰昔人論琴弄吟引亦多矣有以孔子撰之者獲麟將歸畏
匡厄陳之類也有以伯牙製之者望仙懷陵流水流泉之類也
有以嵇康爲之者長清短清長側短側之類也有以劉琨爲之
者登隴望秦竹吟風哀松露悲漢月是也胡笳五弄趙師所修
有以明君爲之者平調清調瑟調蜀調胡笳呉興杜瓊是也然
觀琴調掠引有宮引商引角引徵引羽引平調有林宮林商林
角林徵林羽是琴音之用不出五聲而已後世兼以二變四清
定弦數多寡其爲智亦疎矣

番瑟 四絃　雅瑟 二十三弦　三禮圖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二尺八
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之爲言嬴
也古者大瑟謂之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其制
與雅瑟大同而小異豈時異之制歟

十九絃瑟　二十七絃瑟　黄鐘瑟　易通卦驗冬至日使八能之
士鼓黄鐘之瑟用槐八尺一寸爲之夏至日用桑五尺七寸爲
之失古人用桐之意矣

平清瑟　隋何妥好音律留意管絃文帝令定鐘律於是乎平清瑟
之調聲宋朝雅樂作大呂黄鐘二均聲至妥始奏專用黄鐘詔
下公卿議從之

靜瑟　王子年拾遺録曰古之圓山有林木焉疾風震地而林木不
動以其木爲瑟故曰靜瑟也

寶瑟　昔盧邁有寳瑟各直數十萬有寒玉石磬響泉和志之號由
此觀之非特琴爲然雖瑟之寳者亦不嫌其同名矣

太一樂　太一之制十二絃六隔大抵與琴相類合散聲十二隔聲

七十二絃散聲應律呂以隔聲旋相爲宮合八十四調唐開元
中司馬滔所進者也後世雅樂宮縣内用之然亦溺於七音之
失矣

天寶樂　天寳樂形類石幢其弦十四而設柱黄鐘一均足正倍七
聲移柱作調以應律天寳中任偃所進也疑者亦孰焉

繞梁　繞梁之制大致與箜篌相似宋武帝大明中沈懷遠被徙廣
州爲之也懷遠亡其器亦絶矣

雙鳳琵琶　唐天寳中宦者白秀正使西蜀回獻雙鳳琵琶以邏逤
檀爲槽温潤輝光隱若圭璧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貴妃每自
奏於梨園音韻淒清飄如雲外殆不類人間諸王貴主競爲貴
妃琵琶弟子

金縷琵琶 鐵柱金縷柄　北齊褚淵善彈琵琶武帝時在東宮賜之金
縷柄銀柱琵琶 高帝曲宴群臣酒酣各使效伎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王儉曰臣

（無所辭惟和詞書因恍前滿相如封禪書）

曲頸琵琶　曲頸琵琶　唐樂有大小琵琶之制今教坊所用乃其曲頸也非直頸也梁史稱侯景之亂使太樂令彭儁賫曲頸琵琶就簡文帝飲則南朝無是制明矣

大忽雷琵琶　小忽雷琵琶　唐文宗朝內庫有琵琶二號大忽雷小忽雷時有內弟子鄭中丞常彈小忽雷遇時頭脫送崇仁坊趙家修治適遭訓註之亂人莫知者已而中丞身歿權相攜吏梁厚本賂樂匠得趙家所修治器每至夜分輕彈後遇良辰飲於花下酒酣彈數曲有黃門過而聽之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翌日達上聽文宗遽遣中使召之赦厚本罪別加錫賚咸通中有米和郎田從道尤善此藝況有忽歌兒之歌蓋生於此

阮咸琵琶　阮咸五絃此秦琵琶而頸長過之列十二柱焉唐武后時蒯朗於古冢得銅琵琶晉阮咸所造也元亨中命工以

木為之聲甚清雅頗類竹林七賢圖所造樂器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善彈故也宋朝太宗舊制四絃上加一絃散呂五音（呂調有數之）（去ナ強為宮謂上聲弦為下聲為下羽）阮類琴有濁中清三倍聲上隔四柱濁聲也應琴下暉中隔四柱中聲也類琴中暉下暉下隔四柱清聲也類琴上暉今大常樂工俗譜按中隔第一絃（第一柱下按黃鐘第二柱下按大呂）第二絃（第一柱上按太簇第一柱下按夾鐘第二柱下按姑洗第三柱下按仲呂）第三絃（第一柱上按蕤賓第一柱下按林鐘第二柱下按南呂）第四絃（第一柱下按夷則）第五絃（下第一柱按無射第二柱下按應鐘第三柱是大呂清第四柱是太簇清亦有夾鐘清在下隔也）凡此本應五音非有濁中清之別也今誠去四清聲以合五音則阮琴亦不是過也

雲和琵琶　雲和琵琶如箏用十三絃施柱彈之足黃鐘一均而倍六聲其首為雲象因以名之非周官雲和琴瑟之制也晉嵇康曰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則体靜而心閑信乎琵琶不如琴瑟遠矣唐貞觀末有裴神符者妙解琵琶

惟作聖靈奴大風傾杯樂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深愛之然亦世俗之樂也

二絃琵琶（四隔一孤柱）　釋名曰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二絃形如琵琶四隔一孤柱合散聲隔八柱聲總十聲得聲生於日之數也

六絃琵琶　六絃之器狀如琵琶而長四隔孤柱一合散聲六隔聲二十四柱聲一總三十一聲隔調應律唐天寶中史盛所作也

七絃琵琶　七絃之制形類阮咸而旁有少缺近取便身也絃十三隔孤柱一合散聲七隔聲九十一柱聲一總九十九聲唐開元中鄭喜子所進也

八絃琵琶　北齊李搔李德忱素善音律因採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

五絃箏　十二絃箏　十三絃箏　風俗通曰箏五絃筑身而瑟弦

并涼州箏形如瑟是也京房制五音準如琴十三弦實乃箏也阮瑀曰身長六尺應律數也弦有十二四時度也柱高三寸三才具也二手動應日月務也故清者感天濁者感地而唐唯清樂箏十二彈之為鹿骨爪長寸餘代指他皆十三弦今教坊無十二弦者不知五弦合乎五音十二弦合乎十二律而十三絃其一以象閏也

宋朝用十三弦箏第一絃為黃鐘中聲設柱並同瑟法然非雅部樂也（十二中聲第一絃黃鐘清聲二弦大呂三弦太簇四弦夾鐘五弦姑洗六弦仲呂七絃蕤賓八絃林鐘九絃夷則十弦南呂十一絃無射十二絃應鐘十三絃黃鐘清聲）

銀裝箏　宋何承天幼好律歷之學尤善彈箏文帝賜之銀裝箏一

雲和箏　唐清樂部有雲和箏蓋其首象雲與雲和琵琶之制矣于頔嘗令客彈琴其嫂聽而嘆曰三分之中一分箏聲亦可謂知音矣

鹿爪箏　梁羊侃素善音律自造採蓮歌頗有新致伎妾列侍

窮極奢靡有彈箏陸大喜者著鹿骨爪長七寸古之善箏者不獨此也郝學謝常桓伊何承天之於晉辛宣仲之於宋皆世所謂善箏者也其得妙趣遺音者特薛門周而止耳故時人謂之薛門周能使喜者墮淚戚者起舞焉

軋箏　唐有軋箏以片竹潤其端而軋軋因取名焉

鼓箏　說文曰箏鼓弦筑身樂也英雄記述袁紹使鼓箏於帳中燉煌實錄述索承宗伯夷成善鼓箏又張華令郝生鼓箏史記李斯曰彈箏而歌者真秦之聲晉書曰桓伊撫箏而歌由此觀之箏之為樂真秦聲也古人非特鼓而彈之亦撫而歌之者矣昔魏文帝曰斬泗濱之梓以為箏則梓之為木非特以為琴瑟亦用之為箏者矣凡此非君子常御之樂魏之游楚常攜以自隨君子不取也

擊筑　筑之為器大抵類箏其頸細其肩圓以竹鼓之如擊琴然又有形如頌琴施十三弦身長四尺二寸頸長三寸圍四寸五分首長七寸五分闊六寸五分品聲按柱左手振之右手以竹尺擊之隨調應律焉高漸離擊之於燕漢高祖擊之於沛而戚夫人亦善焉至唐置於雅部長四尺五寸折九尺之半為法是不知特世俗之樂非雅樂之音也宋朝沿襲唐制設柱同箏法第一弦黃鐘正聲（次第十二正聲全）第十二絃黃鐘清聲箏似指彈筑以筋擊大同小異其按習並依鐘律彈擊之法降之於俗部可也

樂準　西漢京房性好鐘律之音聲作準器其狀如瑟長丈而有十三絃隱几間九尺應黃鐘之律九寸其中一弦下有畫分寸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實乃箏也漢史官候部用之唐元和以後律家莫能為者後為陳仲儒頗閑樂事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是不知京氏之術得諸小黃門令焦延壽而已非聖王之制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三十八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樂考

匏之屬　雅部

陳氏樂書曰匏之為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為母象植物之生焉其卦則艮其方東北之維其時春冬之交其聲尚議其律大呂太蔟其風融其音啾立春之氣也先王作樂以之為笙竽之屬焉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國語曰匏竹利制蓋匏竹相合而成聲得清濁之適故也

笙

巢笙　世本云隨作笙未審何代人禮記曰女媧之笙簧說文曰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宮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大笙謂之簧小笙謂之和詩傳云吹笙則簧鼓矣蓋笙中之簧也周禮春官大司樂笙師掌教龡竽笙（鄭衆云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教之[illegible]也龡音吹）爾雅曰笙十九簧曰巢十三簧曰和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舜祠得笙白玉管後代易之以竹耳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竹母曰匏以匏為之故曰匏陳氏樂書曰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入乎坎則華而趨新故其音華而為鼓成乎艮則始作而施生故其音匏而為笙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篠列管匏中而施簧管端則美在其中鐘而為宮盖所以道達沖氣律中大簇立春之音也故有長短之制焉有六合之和焉故五經析疑曰笙者法萬物始生道達陰陽之氣故有長短黃鐘為始法象鳳凰蓋笙為樂器其形鳳翼其聲鳳鳴其長四尺大者十九簧謂之巢以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簧謂之和以大者唱小者和也儀禮有之三笙一和而成聲是也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

南笙鍾蓋笙艮音也於方為陽鍾兌音也於方為陰周官笙師掌教吹笙共其鍾笙之樂以教械夏書曰笙鏞以間是鼓應笙之鍾而笙亦應之也眡瞭掌擊笙磬詩曰笙磬同音則磬乾音也與笙同為陽聲是擊應笙之磬而笙亦應之也笙磬則異器而同音笙鍾則異音而同樂儀禮有衆笙之名而鏞在建鼓之間蓋衆笙所以備和奏洽百禮豈特應鍾磬而已哉鹿鳴所謂鼓瑟鼓琴吹笙鼓簧應琴瑟之笙也賓之初筵曰籥舞笙鼓應鼓之笙也檀弓孔子十日而成笙歌儀禮歌魚麗笙由庚笙之類應歌之笙也然則笙之為用豈不備哉此帝舜用之所以鳳儀子晉吹之所以鳳鳴也記曰女媧之笙簧世本曰隨作笙簧庸詎知隨非女媧氏之臣乎黃帝制律以伶倫造鐘以營援則女媧作笙竽以隨不足疑矣聖朝李照作巢笙合二十四聲以應律呂正倍之聲作和笙應笙竽合清濁之聲又自制大笙上

之太樂亦可謂之復古制矣今太常笙濁聲十二中聲十二清聲十二俗呼為鳳笙孟蜀王所進樂工不能吹雖存而不用比者按清濁正三倍聲皆得相應誠去四清聲吹之雖用之雅樂亦惡在其為不可哉今巢笙之制第一管項子應鍾清聲第二管二中音黃鍾正聲應中音子三第三管應鍾正聲應頭子四第四管南呂正聲應第五子五中呂管也村王聲聲應六大托管數寶濁聲應托聲七十五管大呂正聲無應八大諸管始洗濁聲有應第五子南呂清然第四管十中音子黃鍾青應中音十一托聲管頭寶正聲應大托十二昔聲管始先正聲應大諸十三仙呂管夾鍾正聲經應十四高聲管大簇正聲十五平調十林鍾青聲十六平調管林鍾正聲十七後韻太簇為聲應應聲十八黃聲管應則正聲無應十九托聲管仲呂正聲為應聲

和笙　鳳笙

陳氏樂書曰傳曰大笙音聲衆而高也小者音相和也斯不然笙大小之辨乎說文曰笙正月之音十三簧象鳳身蓋其簧十二以應十二律也其一以象閏也宋朝登歌用和笙取其大者倡則小者和非阮逸所謂其聲清和也用十三簧非阮逸所謂十九簧也巢和若均用十九簧何以辨小大之器哉阮逸謂竽笙起第四管為黃鍾巢笙起中音管為黃鍾和笙起平調為黃鍾各十九簧皆有四清聲三濁聲十二正聲以編鐘四清聲參驗則和笙平調子是黃鍾清也竽笙第五子是太簇清也中呂管是大呂清也中音子是夾鍾清也既已謂之竽矣謂之笙矣安得合而一之為竽笙邪儀禮所謂三笙一和者不過四人相為倡和爾執謂竽和之類邪蔡邕月令章句曰季秋之月上丁入學習吹笙所以道氣也管蕭笙竽皆以吹為者也

大竽　小竽

竽亦笙也今之笙竽以木代匏而漆殊愈於匏削乘之南尚仍古制南蠻笙則是變其聲衣矣

陳氏樂書曰昔女媧氏使隨裁匏竹以為竽其形參差以象鳥翼火類也火數二其成數則七焉冬至吹黃鍾之律而間音以竽冬則水王而竽以之則水器也水數一其成數則六焉因六

而六之則三十六者竽之簧數也因七而六之則四十二寸者竽之長數也月令仲夏調笙竽淮南子謂孟夏吹笙竽蓋不知此周官笙師掌教吹竽笙則竽亦笙類也以笙師教之雖異器同音皆立春之氣也樂記曰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塤篪然後為之鐘磬竽瑟以和之是樂之倡始者在鞉鼓椌楬塤篪其所謂鐘磬竽瑟也特其和終者而已韓非子曰竽者五聲之長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倡則諸音皆和豈聖人制作之意哉說文曰竽管三十六簧象笙以竽宮管在中故也後世所存多二十三管具二均聲焉宋朝宋祁嘗於樂府得古竽有管而無簧刻管參差及曲頭皆為鳳飾樂工皆以為無用之器惟棐防欲更造使具清正倍三均之聲是不知去二變四清以合乎聲律之正也通禮義纂曰漢武帝丘仲作笙竽三十六管豈以丘仲作尺四寸之笛遂誤以為竽邪竽笙重有與巢和笙丁之樂也律法圖口吹竽有以知法度竽音調則度數

待矣

陳氏樂書曰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鐘之宮則樂之有簧以宮管在中也莫非簧也有笙中之簧有非笙中之簧鹿鳴曰吹笙鼓簧莊子言簧鼓笙中之簧也君子陽陽曰左執簧巧言曰巧言如簧非笙中之簧也傳稱王遥有五舌竹簧今民間有鐵葉之簧豈非簧之變體歟

匏之屬 胡部

十七管竽 十九管竽 二十三管竽 宋朝大樂諸工以竽巢和併為一器率取胡部十七管笙為之所異者特以宮管移之左右而不在中爾雖名為雅樂實胡音也或二十三管或十九管二十三管則兼乎四清二變十九管則兼乎十二律七音要皆非古制也李照雖更制大竽然不能蕃舊器而兼用之亦未為

深知樂也

埒竽 樂府錄謂埒竽形類小鐘以手埒之則鳴矣非古制也如簧而舌背

雅簧 三禮圖有雅簧上下各六聲韻諸律亦一時之制也潜夫論曰簧削鋭其頭有傷害之象寒蟬蜜有口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也然則巧言如簧而詩人所以傷讒良有以也唐樂圖以線為首尾直一線一手貫其紐一手鼓其線横如口中呼吸成音真野人之樂耳

竹簧 虞虞 漢書内得西王母命侍女許飛瓊鼓震虞之簧神仙傳王遥有五舌竹簧三在石室中遥自取其二以其一與室中人對鼓之然則震虞之簧豈以竹簧歟震為蒼竹故也

胡蘆笙 瓠笙 唐九部夷樂有胡蘆笙宋朝至道初西南蕃諸蠻入貢吹瓢笙豈胡蘆笙耶

胡篴 常式如反黃布無書 後魏宣武素悅胡聲其樂器有胡鼓胡篴玉篇謂篴笙是也

匏之屬 胡部

竽笙 近代竽笙十九簧蓋後人象竽倍聲因以名之然竽笙異器而同和故周官竽與笙均掌之以笙師焉既為之竽矣安得又謂之笙乎古人之制必不然矣世人或謂大笙謂之簧是不知笙中有簧而簧非笙也

鳳翼笙 參差竹其制如兩生之竹而排一攢 音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亦名參差竹蓋管於緱山月下吹之唐大和中有尉遲章尤妙於此宣宗已降有范漢恭其子師保在陝州亦曲盡父藝咸通以後有相存贊揚敬元並稱妙手

義管笙 二管十七簧 宋朝大樂所傳之笙並十七簧舊外設二管不定置謂之義管每變均易調則更用之世俗之樂非先王之制也

雲和笙 漢武帝内傳西王母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蓋其首

象雲也與雲和琴雲和箏類矣

十七管笙 唐樂圖所傳十七管之笙通黃鐘二均聲清樂用之

十二管笙 唐樂圖所傳十二管之笙雅樂用之

十二月笙 十二枚 後周鄭譯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十六管宣帝令與斛斯徵議徵駁之曰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然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深恐鄭聲亂樂未合古制切謂不可帝納之停譯所獻其制今亡

篍 篍吹筩也言其聲秋秋然也急就篇箛篍起居課後先言簧篍及篍為作休之節今關閭間欲相號令乃吹指為節此吹筩之遺制歟

擊竹 擊竹之制近世民間多有之蓋取竹兩片緊厚者治而為之其長數寸手中相擊為節與歌指相和為方之漸離所善者固異矣

竹之屬　雅部

陳氏樂書曰竹之爲物其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議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濫春分之氣也先王作樂竅之以爲簫管之屬焉

管簫　筊簫　簫世本曰舜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長二尺爾雅曰編二十三管長一尺四寸曰筶十六管長尺二寸者曰筊凡簫一名籟前代有洞簫今無其器蔡邕曰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然則邕時無洞簫矣

陳氏樂書曰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干其聲若簫蓋簫之爲器編竹而成者也長則聲濁短則聲清其狀鳳翼其音鳳聲中呂之氣夏至之音也然鳳凰聲中律呂以五行推之乃南方朱鳥則火禽也火生數二成數七而夏至又火用事之時二七十四則簫之長尺有四寸蓋取諸此爾雅大簫謂之筶小者謂之筊郭璞謂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是也然尺四寸者二十四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筶尺二寸者十二管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筊蓋應十二律正倍之聲也郭璞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失之矣（簫者陰氣之管也坤以二四爲六而地數至十而止故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二管取陰氣自然之數）

韶簫　舜作十管韶簫長尺有二寸其形參差象鳳翼所以應古之數聲之所由生也風俗通之論疑有所本矣或以三尺言之毋乃太長乎（釋名曰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

葦籥　竹籥　籥不知誰所造按禮記葦籥伊耆氏之樂則伊耆已有籥矣周禮有籥師掌教國子秋冬吹籥歷代文舞之樂所執羽籥是也詩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爾雅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大者曰産中者曰仲小者曰箹（仲丁仲反　箹音擽）

陳氏樂書曰易曰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爾雅曰葦醜芀郭璞曰其類皆有芀秀葭蘆葦也則葦籥竹籥皆震音也蓋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行於十二辰而律呂具矣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而籥之爲器本於黃鍾之龠數而三之所以通中聲而上下之律呂之所由生也古之人始作樂器而葦籥居其先焉震爲六子之首籥爲衆樂之先其斯以爲稱始乎葦伊耆氏施於索饗也成乎竹周人以之本始農事也或以伊耆爲堯然堯時八音已具豈特葦籥土鼓而已哉

豳籥　陳氏樂書曰詩者中聲所止也籥者中聲所通也土者中聲所本也周官籥章掌土鼓豳籥者以其近寒逆暑必以中聲之詩奏之中聲之鼓歛之中聲之籥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聲所順者中氣無往不爲中和之紀矣

産籥　仲籥　箹籥　陳氏樂書曰大籥謂之産中謂之仲小謂之箹籥之大者其聲生出不窮非所以爲約也小者其聲則約而已若夫大不至於不窮小不至於太約此所謂以之仲也然則鄭郭三孔之籥豈其中者歟毛萇六孔之籥豈其大者歟雖然皆不出乎中聲而廣雅有七孔籥爲笛之說豈傅會七音而遂誤乎

竹律　陳氏樂書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所以宣揚六氣九德究極中和順天地之體合鬼神之德通五行之性遂萬物之情者也是故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鑄金作鍾十二月之聲效升降之氣立和適之音然鍾難分別又截竹爲管謂之律者聲之清濁率法以長短爲制故也黃帝以聽爲之遠取諸物也夏禹以聲爲之近取

諸身也今夫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本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雖法存形器而道契精微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窮天下之妙者莫不準焉豈非八音之管轄五聲之喉衿也京房欲證中呂一分且合黃鍾九寸是使周元之度六甲無還移歸餘之法五歲無再閏之期失陰陽之大紀乖律呂之本原也

管

篞(乃結反) 篎(音妙) 管爾雅曰長尺圍寸并漆之有底大者曰簥(音驕)中者曰篞小者篎古者以玉爲管舜時西王母獻白琯是也月令均琴瑟管簫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長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說文曰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詩云嘒嘒管聲周禮孤竹之管於圜丘奏之孫方之管於方丘奏之陰竹之管於宗廟奏之(鄭玄云孤竹竹特生者也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

陳氏樂書曰樂以木爲末竹爲本古者以候氣律管截而吹之濁倍其聲爲堂下之樂頭管所以和衆樂之聲以其探本故也爾雅大者謂之簥以聲大而高也小者謂之篎以其聲小而深也其中謂之篞則其聲不小不大不高不深如黑土之在水中也蓋其狀如篪笛而六竅又有底焉長尺圍寸併兩漆而吹之漢大予樂有焉其所主治相爲終始所以道陰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女媧始爲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之會帝嚳展管有虞氏下管則管爲樂器其來尚矣至周而大備教之於(小師)播之於瞽矇吹之於笙師辨其聲用則孤竹之奇禮天神孫竹之衆禮地示陰竹之幽禮人鬼各從其聲類故也後世爲雙鳳管以足律音豈得古制歟禮記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者在下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祭義曰昔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成王賜之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燕禮大射儀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周之升歌不過清廟鹿鳴四牡皇皇華而

下管不過象武新宮則舜升歌下管之詩雖不經見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於上歌以詠之於堂上事成而下管以吹之於堂下豈非以無所因者爲上有所待者爲下邪廣雅管象篪長八寸圍寸八孔無底豈以後世之制言之歟周頌言磬筦將將商頌言嘒嘒管聲依我磬聲則堂上之磬堂下之管其聲未嘗不相應然則所依者磬聲而已

都良管 班管

昔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聖氏爲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至於帝嚳命咸墨吹苓展管亦因是也

孤竹管 孫竹管 陰竹管

陳氏樂書曰先王之制管所以道達陰陽之聲然陽奇而孤陰偶而群陽大而寡陰小而衆陽顯而明陰幽而晦孤竹之管與圜鍾之宮合以之降天神取其奇而孤也孫竹之管與函鍾之宮合以之出地示取其少而衆也陰竹之管與黃鍾之宮合以之禮人鬼取其幽而晦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於斯見矣

篴

陳氏樂書曰周官笙師掌教吹籥簫篪篴管五者皆出於笙師所教無非竹音之雅樂也杜子春謂如今時所吹五孔竹篴則是篴當或爲滌蕩之滌非矣漢部所用雅笛七竅不知去二變以全五聲之正也蔡邕曰形長尺圍寸無底有穴今亡大抵管笛一法爾唐制尺八取倍黃鍾九寸爲律得其正也(漢丘仲笛以後一穴爲商音晉荀勖笛去以後一穴爲角謂九寸穴上關也)宋朝太常笛無尺寸第依編架黃鍾爲合聲然兼二變而吹之未盡得先王雅樂之制(今太常笛從下而上一穴大蔟半竅爲大呂次上一穴爲姑洗半竅爲夾鐘次上一穴爲仲呂次上一穴爲林鐘半穴爲蕤賓次上一穴爲南呂半竅爲夷則變聲爲應鍾謂閏黃鐘清與仲呂變發爲變聲半竅爲無射後一穴爲黃鍾清中管起應爲首爲宮其次上穴大呂爲商又次上穴夾鐘爲角又次上穴仲呂爲變徵又次上穴蕤賓爲正徵又次上穴夷則爲羽變宮爲無射謂後穴與第三穴

（變變是也如此即不用半竅謂之十二律用兩節成曲也今按習亦且以太常半竅出起間聲亦叶律施用）

大篪 小篪 世本云暴辛公所造舊志云一曰管非也雖不知暴辛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琯則是已有此器辛公安得造篪乎爾雅曰大篪謂之沂（音銀）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曰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今有胡吹非雅樂也（蔡邕月令章句云篪竹也六孔有距橫吹之鄭玄云仲氏吹篪）

陳氏樂書曰篪之爲器有底之笛也暴辛公善之非其所作者也大者尺有四寸陰數也其圍三寸陽數也小者尺有二其則全於陰數要皆有翹以通氣一孔達寸有二分而橫吹之或容覆或潛伏篪爲不齊者也爾雅大塤謂之嘂嘂則六孔交鳴而喧嘩沂則一孔而其聲清辨或曰篪之爲言啼也或曰沂之爲言悲也豈其聲自空而出若嬰兒之悲啼然耶周官笙師教吹塤篪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又曰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是壎篪異器而同樂伯仲異體而同氣故詩人取以況焉世本以篪爲管沈約非之當矣先儒言篪有六孔七孔八孔十孔之說以中聲論之六孔六律之正聲也八孔八音之正聲也十孔五聲正倍之聲也蓋其大小異制然耶鄭司農有七孔之異論未免泥乎七音之失也（篪六孔如鐵囊）宋朝篪六孔而橫吹（下一穴在前外穴四穴在前）（九在後）太常篪無尺寸第依編架黃鐘爲合聲然兼七竅而用之未純乎雅樂也（鄭外一穴爲太簇半穴爲大呂次上一穴爲姑洗半穴爲夾鐘又次上一穴爲蕤賓半竅爲仲呂又次上一穴爲林鐘又次上一穴爲南呂半竅爲夷則七竅全開爲應鐘半竅爲無射倍鐘大呂大簇夾鐘啃吹各有清聲）

和 爾雅曰徒吹謂之和蓋聲過則淫中則和故也周禮之吹作歟此其意歟

簜 書於海岱惟揚言篠簜既敷繼之以瑤琨篠簜孔安國以竹箭爲篠大竹爲簜則簜之爲竹特大於篠其笙簫之類歟儀禮大射儀簜在建鼓之閒此之謂也

竹之屬 胡部

觱篥（悲篥 笳管 頭管 風管） 觱篥本名悲篥出於胡中其聲悲（或云儒者相傳胡人吹角以驚馬後乃以笳爲首竹爲管）

陳氏樂書曰觱篥一名悲篥一名笳管羌胡龜茲之樂也以竹爲管以蘆爲首狀類胡笳而九竅所法者角音而其悲篥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焉唐天后朝有陷冤獄者其室配入掖庭善吹觱篥乃撰別離難曲以寄哀情亦號怨回鶻焉後世樂家者流以其族宮轉器以應律管因譜其音爲衆器之首至今鼓吹教坊用之以爲頭管是進夷狄之音加之中國雅樂之上不幾於以夷亂華乎降之雅樂之下作之國門之外可也宋朝元會乘輿行幸並進之以冠雅樂非先王下管之制也然其大者九竅以觱篥名之小者六竅以風管名之六竅者猶不失乎中聲而九竅者其失蓋與太平管同矣（以今教坊所用上七空後二空以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十字譜其聲）

漆觱篥 唐九部夷樂有漆觱篥

雙觱篥 胡部安國樂有雙觱篥唐樂圖所傳也

銀字觱篥（銀字管） 唐德宗朝有將尉遲青素善觱篥冠絕古今時幽州有王麻奴河北推爲第一手後以尉遲令於高般涉調中吹勒部羝曲曲終尉遲領頤而已謂麻奴曰何必高般涉也即自收銀字管於般涉中吹之麻奴恭聽愧謝自此不復言律矣元和太和以來有黃日遷楚林尚六六史敬約史漢瑜之徒皆雅能者然方尉遲遲乎天冠而地屨也（[illegible]時史敬約以觱篥州有道調上說是曲乃移指乃隨曲換一成此曲）

十八管簫 唐樂圖所傳之簫凡十八管取五聲四清倍音通林鐘黃鐘二均聲而梁部用之

二十一管簫 此簫取七音而三倍之龜茲部所用豈宜存之以亂

華音哉

歌簫　隋煬帝七年征遼東簫及笳各四面則後亦用簫歌者矣非古制也唐鐃吹部有歌簫笳并歌四種凡七曲本諸此歟歌簫笳工服武弁朱褠衣革帶

雙角長鳴　角書記所不載或云羌胡以驚中國馬馬融又云出吳越谷倫黃帝會群臣於泰山作清角之音似西鳳雙鳴二龍齊吟丹蚩繞首雄虹帶天橫吹雙角之實不過如此樂録亦云蚩尤氏率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黃帝乃命吹角為龍吟以禦之晉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畫長鳴角一雙幡毦副是其遺志也沈約徐廣並謂經史所不載則黃帝之說豈先儒傅會之論

中鳴鼓吹亦其制類長鳴

陳氏樂書曰胡角本應胡笳之聲通長鳴中鳴凡有三部魏武帝北征烏丸越沙漠軍士聞之悲不動鄉關之思於是武帝半減之為中鳴其聲尤更悲切蓋其制並五采衣幡掌畫蛟龍五采腳故律書樂圖以為長鳴一曲三聲並馬上嚴警用之第一龍吟二曰彪吼三曰阿聲其中鳴一曲二聲一為盪聲二為牙聲亦馬上警用之也其大者謂之歎邏迴胡人用之本所以驚中國馬非中華所宜用也宋朝審定音樂更制鼓吹雖角之尺度均一聲比鐘律內之乘輿行幸外之郡邑警備莫不奏之以為警嚴是用羌胡之音以和軍旅以鄙聲樂易為不易之以先王雅樂以為鼓吹乎存之有虧中國之制削之則華音息起非強中國弱夷狄之意歟隋大角工平巾幘緋衫白大口袴內宮鼓樂服色準此大鼓長鳴工服青地苣文

警用

陳氏樂書曰晉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御史中丞司馬恬奏劾大不敬厥明溫見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又陸士衡為河北都督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孫拯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然則軍中用警角尚矣衛公兵法曰軍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沒時撾鼓千槌三百三十三槌為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為一疊三角三鼓而昏明畢也宋張與世謂父曰天子鼓角非田家所吹然則桓溫人臣屯中堂而用之雖欲勿劾得乎哉宋朝警角天下郡邑並得用之非特武嚴之士也然用之邊郡可也徧用諸郡邑恐未為盡善之制耶

大胡笳大箛

杜摯笳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晉先蠶儀註車駕住吹小箛發吹大箛箛即笳也又有胡笳漢舊筝笛録有其曲不記所出本末　胡笳似觱篥而無孔後世鹵部用之豈張博望所傳摩訶兜勒之曲耶晉有大箛小箛蓋其遺志也沈遼集大胡笳十八拍世號為沈家聲小胡笳十九拍末拍為琴聲世號為祝家聲唐陳懷古劉光濟嘗勘停歇句度無謬可謂備矣楚調有大胡笳鳴小胡笳鳴並琴筝笙得之亦其遺聲歟杜賦以為老子所作非也

蘆笳

胡人卷蘆葉為笳吹之以作樂漢筝笛錄有其曲李陵有胡笳牙動之說是也

吹鞭

漢有吹鞭之號笳之類也其狀大類鞭焉者今牧童多卷蘆葉吹之

小胡笳小箛

陳氏樂書曰昔先蠶儀註凡車駕所止吹小箛發大箛其實胡笳也古之人激南楚吹胡笳叩角動商鳴羽發徵風雲為之搖動星辰為之變度況人乎劉疇嘗避亂塢壁賈胡欲害之者百數疇援而吹之為出塞之聲動遊客之思群胡卒泣遜而去劉越石為胡騎圍之者數重越石終夜奏之群胡卒棄圍而奔由此觀之笳聲之感人如此其深施之於戎路可也晉之施於車

竊謂儀不幾乎褻妄於夷邪（多嗚事出書事之器書則越石事出世說）

蘆管　胡人截蘆爲之大槩與觱篥相類出於北國唐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楊柳枝新傾杯二曲有數拍不均嘗命俳優辛骨䶵拍不中因瞋視骨䶵憂懼一夕而斃（唐咸通中丞相李蔚自大梁移鎮淮□□也亭日賓有小校薛陽陶因獻朱崖李相陸暢元白所撰蘆管歌第一□出其管於亭奏之蓋其管絶微每於一觱篥管中常容三管使元業蔟析載）

胡篪（小篪）　沈約曰胡篪出於胡吹非雅器也今太樂雅篪長一尺二寸則篪之小者非尺有四寸之大者也孔子上出三分名翹後世有笛吹謂之小篪豈亦出胡吹歟篪或作篴與籥不齊故也

羌笛（五孔）　胡笛

陳氏樂書曰馬融賦笛以謂出於羌中舊制四孔而已京房因加一孔以備五音風俗通漢武帝時丘仲作尺四寸笛後更名

羌笛焉宋書云有胡笛小篪出於鼓吹豈梁之胡歌邪靈帝好胡笛而漢室以傾明皇喜胡笛而唐祚幾墜以中華爲夷之主䟦躓胡爲亂之音則天下何以觀化爲哉然而不亂且亡未之有也廣雅曰籥謂之笛七孔有黃鍾大呂爲二均聲蓋不考笙師籥箎異器之過也古者羌笛有落梅花曲開元中有李謨善吹獨步當時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命謨吹笛謨爲之盡妙時有一老父泛舟聽之因奏一聲湖波搖動笛遂中裂即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政視之有三龍翔舟而聽老人曲終以笛付謨謨吹之竟不能聲而老父亦失所在矣大中以來有王六六王師簡亦妙手也

大橫吹　小橫吹　並以竹爲之笛之類也律書樂圖云橫吹胡樂也昔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漢時常給邊將魏晉以後二十八解又不復存其所用者唯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也唐樂所載大橫吹部有節鼓角笛簫笳觱篥七色小橫吹部有角笛簫笳觱篥桃枝觱篥六色惟大橫吹三十四曲內三曲馬上警嚴用之（一曰懽樂猶二曰空口遠二曰賀六渾其餘二十一曲備擬所用一曰靈泉崖二曰達和若曰空亭□□白淨王子四曰宮□建歡五曰鳴和羅純□六曰數度熟七曰吐九剉純北綸八曰宣比數九曰□□十曰六胡白爾箱十一曰鳴□□十二曰比大伏大羽十三曰於理真片十四曰素和朝律十五曰□豎賀十六曰爲嶽甘十七曰特企漢十八曰度蒙哀十九曰阿若干橫塞二十曰大賀貞二十一曰破陣樂）

陳氏樂書曰古者更鹵簿作鼓吹鼓吹之樂在魏晉則輕在江左則重至隋始分爲四等一棡鼓二鐃鼓三大橫吹四小橫吹唐又別爲五部一鼓吹二羽葆三鐃吹四大橫吹五小橫吹大駕則嚴夜警施之鹵簿爲前後部皇后皇太子以下咸有等差迨于宋朝總號鼓吹云

龍頸笛　橫吹自北國梁橫吹曲曰下馬吹笛是也今教坊用橫八孔鼓吹世俗號爲龍頸笛（笛首爲龍頭有項參下焉）

義觜笛　如橫笛而加觜西梁樂也今高麗亦用焉

竹之屬　俗部

雅簫（一十四）頌簫（十六）　禮圖雅簫尺有二寸二十四彄頌簫尺有四寸十六彄郭璞大簫二十三管小簫十六管蓋二十四管備律呂清濁之聲先王之制也十六管兼十二律四清而爲之豈古制哉今教坊所用長五六寸十六管有底而四管不用非古人制作之意也

籟簫　莊周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郭璞謂簫一名籟廣雅亦曰籟謂之簫蓋簫籟比竹而成聲猶天地之籟籟風竅而怒號也許慎以籥爲籟是不知籥如篴而三竅未嘗比竹爲之呂氏春秋有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越王不喜未爲

知音者也
短簫　短簫鐃歌單吹鼓吹之樂也廣樂記有二十一管簫羽葆鐃吹橫吹部用之豈短簫歟其曲有悲思翁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元雲朱露之類是也何承天謂黃帝使岐伯作之以揚德蓋有所受歟崔豹古今註曰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燕樂群臣短簫鐃歌鼓吹之常亦一賜有功諸侯也

讌樂簫二十一管　讌樂之簫凡二十一管具正均七聲左清倍左濁倍通五均焉世俗之樂也與龜茲部所用者大同小異爾唐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張率更制爲景雲河清歌名曰燕樂當時元會第一奏是也

清樂簫十七管　教坊簫十七管　唱簫　和簫　景祐樂記教坊所用之簫凡十七管以脩簫十字記其聲然清樂所用十七管其聲法不同故並存之宋樂有唱簫各二人和簫十人亦一時制也

鼓吹簫十三管　景祐樂記十三管之簫凡三種鼓吹部用之

李冲簫二十三管　唐李冲所傳之簫凡二十三管雖制作不同亦一時之制也豈惑於郭璞大簫之說邪

鳳簫　洞冥記帝常夕東望有青雲焉俄見雙鵠集於臺上有頃化爲神女舞於臺下握鳳管之簫舞落霞之琴歌清吳春波之曲亦隣於怪也

陳氏樂書曰白虎通曰簫者中呂之氣也易說曰夏至之樂補以簫春秋說曰夏至作樂間以簫然則簫爲中呂之樂夏至之音豈不信哉月令仲夏之月令樂師均管簫亦此意也

七孔籥　劉熙釋名曰籥躍也氣躍而出也古者取卯地之竹以爲籥春分之音爲物振躍而出也然三漏之籥所以通中聲先王之樂也七漏之籥所以備二變世俗之樂也聶崇義禮圖所傳并今太常所用者三孔而已豈亦得先王之制歟

霜條篪八孔　劉熙釋名曰篪啼也聲自孔出如嬰兒啼聲也廣雅曰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有六孔前一後四頭一月令仲夏之月調篪蓋調之使和故也洞冥記所謂吹霜條之篪亦豈過是東觀漢記明帝幸南陽舊宅作雅樂奏鹿鳴用塤篪和之以娛嘉賓信乎一時之和樂也

陳氏樂書曰禮言吹篪掌之笙師詩言吹篪主之仲氏則篪亦笙類而仲氏以況中聲中焉先王之雅樂也故後世推善吹者前有伍子胥後有朝雲而已洛陽伽藍記述後魏河間王琛有朝雲者善吹篪能爲團扇歌壠上聲及琛爲秦州刺史屢討叛羌不勝因令朝雲吹之羌人聞者皆感泣而降故秦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信乎樂之感人如此苟以之移風易俗天下胡爲而不寧哉古史考曰古有篪尚矣蘇成公善篪而記者因以爲作誤也或謂暴辛公所造亦無據矣舊志以篪爲管是不知篪春分之音而管十二月之音也

雙管　黃鍾管　大呂管　樂法圖云東律主黃鍾聖人吹管知律管音調則度律歷正矣然則黃鍾之管九寸與長尺之制異矣九寸之管主黃鍾則十寸之管應十日可知矣楊雄曰聲生於日言黃鍾如此則大呂管可知矣唐李冲謂管有一定之聲絃多舒緩之變故捨旋宮琵琶制旋宮雙管法雖有於簡易道實究於精微矣然大呂管通五均則是黃鍾管通七均非也

七星管　廣雅曰管象篪長尺圍寸有六孔無底風俗通說文皆曰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象物貫地而牙故也蔡邕章句管者形長一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以三者推之管象篪而六孔長尺圍寸而無底十二月之音也唐之七星管古之長笛也一定爲調合鍾磬之均各有短長應律呂之度蓋其狀如篪而長其數盈尋而七竅橫以吹之旁一竅幎以竹膜而爲

助聲唐劉係所作也用之雅樂豈非溺於七日歟班固曰黃帝作律以玉爲管長尺六孔爲十二月音甚言十二月音則是至於論以玉爲管是不考黃帝取嶰竹之過也籟況有七星管歌有龍吟四澤欲與兩鳳引九雛驚雛爲之句

雙鳳管　雙鳳管蓋合兩管以定十二律之音管端施兩簧刻鳳以爲首左右各四竅左具黃鍾至仲呂之聲右具蕤賓至應鍾之聲古者截候氣律管併而吹之以達六陰六陽之聲其制不過如此升之雅樂也

太平管　太平管形如跋膝而九竅是黃鍾一均所異者頭如齊藥爾唐天寶中史盛所作也然九竅則陽數之窮失古人所以道中聲之意也

駱駝管　以曲竹爲之其首如橐駝因以立名唐樂圖有之非古制也

跋膝管　跋膝管其形如篴而短與七星管如篪而長者異矣唐清

樂部用之然亦七竅具黃鍾一均其失又與七星管同矣

拱辰管 六孔　宋乾德中太常和峴論樂器中有裁手笛其制雅笛而小其長九寸與黃鍾之管相埒其竅有六與雅聲相應然四竅在左兩竅在右笛工兩手交叉而拱之如拱揖之狀因更名曰拱辰管而鼓吹登歌用焉與唐呂才歌白雲馬滔太一樂等列之宮縣旋宮爲八十四調亦可謂進雅矣然旋宮之制不本於周官之三宮八十四調尚溺於七音之失未全乎古樂之法也既而太宗造九弦之琴列之太樂而拱辰亦自此廢豈非有意於復古歟

昭華管　昔漢高祖入咸陽周行府庫珠珍異寶不貲其尤驚異者有笛長二尺三寸其名曰昭華琯焉

簫管　尺八管　中管　豎篴　簫管之制六孔旁一孔加竹膜焉足黃鍾一均聲或謂之尺八管或謂之豎篴或謂之中管尺八其長數也後世宮縣用之豎篴其植如篴也中管居長篴短篴之中也今民間謂之簫管非古之簫與管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住洛南回向寺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笛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當回可將此付汝主僧進於玄宗特以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將死預將管打破告諸人曰可以同將就壙亦謂此云尺八之爲樂名今不復有呂才傳云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太宗召才參論樂事尺八之所出見於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不載

雅笛 六孔　笛之爲樂所以滌蕩邪心歸之雅正者也後世雅笛之制非竅而爲五以合五聲必竅而爲六以叶六律傳緯有六孔

之說豈雅笛歟古者論笛之良不過衡陽之篠也故師曠得其雄宋意得其雌焉蓋無異於伶倫斷嶰谷雌雄之竹以爲律呂也由是觀之舜之簫韶九成鳳凰至於來儀庸詎知非其雌雄之竹耶

長笛 六孔如尺八而長　短笛 尺餘　昔人有吹笛而歌曰閑夜寂以清長笛亮且鳴則長笛六孔具黃鍾一均如尺八而長晉桓子野之所善馬融之所頌伏滔之所賦王子猷之所聞相如之所善蔡邕之所制也魏明帝時令和承受笛聲以作律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古歌詞曰長笛續短笛晉劉和善吹裁音十二以應律劉和之東箱長笛四尺二寸今樂府所用短笛長尺有咫此笛長短之辨也

雙笛 五孔　雙笛之制蓋起於後世馬融賦之詳矣易京君明素識音律因四孔之笛更加一孔以備五音焉

竪笛 六孔 竪笛之制六孔具黄鍾一均聲應十二律之調升之雅樂可也後世宮縣用之不亦可乎昔時黄鍾笛三尺八寸奚縱又減三尺六寸五分豈非於此歟

手笛 六孔如笛而小 和峴論太樂手笛之制如雅笛而小其長九寸與黄鍾律管等矣其孔有六與羌笛同矣昔宗同善吹以爲新引唐雲朝霞善吹以爲新聲孫處善吹而作犯調李牟善奏而風至皆一時妙手也

七孔笛 風俗通曰笛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雅正也長尺四寸七孔樂書曰笛之滌也可以滌蕩邪氣出揚正聲七孔下調漢部用之蓋古之造笛剪雲夢之霜筠法龍吟之異韻所以滌蕩邪氣出揚正聲者也其制可謂善矣然用七孔以通七音非先王之制也

十二律笛

陳氏樂書曰漢蔡邕推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有十二律故黄鍾之笛正聲應黄鍾下徵應林鍾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奇正聲調法黄鍾爲宮應鍾爲變宮南呂爲羽林鍾爲徵蕤賓爲變徵姑洗爲角太蔟爲商然宮生徵黄鍾生林鍾徵生商林鍾生太蔟商生羽太蔟生南呂羽生角南呂生姑洗角生變宮姑洗生應鍾變宮生變徵應鍾生蕤賓下徵調法林鍾爲宮南呂爲商應鍾爲角黄鍾爲變徵太蔟爲徵姑洗爲羽蕤賓爲變宮清宮爲調姑洗爲宮蕤賓爲商林鍾爲角南呂爲變徵應鍾爲徵黄鍾爲羽太蔟爲變宮凡笛體用角律其長者八之短者四之空中實容長者十六三宮三十一變也伏空四所以便事用也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三釐有奇太蔟之笛正聲應太蔟下徵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三分一釐有奇夾鍾之笛正聲應夾鍾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寸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鍾長二尺二寸三分三釐有奇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呂長三尺九寸九分五釐有奇林鍾之笛正聲應林鍾下徵應太蔟長三尺九分七釐有奇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鍾長三尺六寸南呂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呂長三尺二寸應鍾之笛正聲應應鍾下徵應蕤賓長三尺九寸九分六釐有奇其法可謂詳矣然不知去二變以全五音去六十律以全十二律其於先王之制不亦遠乎

十二箱笛

陳氏樂書曰十二箱笛之制其長短之度增損有所不同故晉荀勗作律笛十二以正雅樂黄鍾箱笛三尺八寸元嘉中鍾宗之減爲三尺七寸奚縱又減五分爲三尺三寸七分縱又減一寸一分爲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三尺五寸宗之減爲二尺

九寸七分縱又減一寸一分爲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三尺五寸宗之減爲二尺九寸七分縱又減五分爲二尺九寸二分蕤賓箱笛二尺九寸宗之減爲二尺六寸縱又減二分爲二尺五寸八分自餘律笛無所損益一仍蔡邕之制而已至梁武帝又制十二笛寫四通聲飲古鍾玉律并周世古鍾爲故黄鍾笛三尺八寸大呂三尺六寸太蔟三尺四寸夾鍾三尺二寸姑洗三尺一寸中呂二尺九寸蕤賓二尺八寸林鍾二尺七寸夷則二尺六寸南呂二尺五寸無射二尺四寸應鍾二尺三寸然黄鍾之元九合天地之氣故其笛十有八調上生者悉倍其韻下生者傳差一調半上生悉五指應飲下生者悉三指應飲下生中呂雖云不復生至於數窮復本又得上生黄鍾天地自然之數也黄鍾十八調下生林鍾七調黄鍾笛三拍聲應林鍾笛飲聲林鍾七調上生太蔟十四調林鍾笛五指聲應太蔟笛應聲

太蔟十四調下生南吕五調半太蔟笛三指聲應南吕笛飲聲
南吕五調半上生姑洗十一調南吕笛五指聲應姑洗笛飲聲
姑洗十一調下生應鐘四調姑洗三指聲應應鐘笛飲聲應鐘
四調上生蕤賔八調應鐘笛五指聲應蕤賔笛飲聲蕤賔八調
上生大吕十六調蕤賔笛五指聲應大吕笛飲聲大吕十六調
下生夷則六調大吕笛三指聲應夷則笛飲聲夷則六調上生
夾鐘十二調夷則笛五指聲應夾鐘笛飲聲夾鐘十二調下生
無射四調半夾鐘笛三指聲應無射笛飲聲無射四調半上生中
吕九調無射笛五指聲應中吕笛飲聲雖當時號爲雅樂考之
先王之制其不及遠矣

柯亭笛　昔蔡邕嘗經會稽柯亭見屋東十六椽竹取以爲笛果有
異聲晉桓伊善音樂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保而吹
之至於爲王徽之作三調弄豈得已哉文士傳柯亭爲高遷亭
誤矣

煙竹笛　國史補載李舟嘗於村舍得煙竹笛以遺李牟堅並鐵石
牟得之當時號爲第一手月夜泛江倚舟吹之其聲寥亮逸發
往往異於它笛希代之器也俄有客至請笛吹之呼吸盤辟應
指粉碎舟亦失客所在疑其爲蛟龍云

鳳鳴笛　昔黄帝使伶倫採竹於嶰谷以爲律斬竹於昆溪以爲笛
或吹之以作鳳鳴或法之以作龍吟由是觀之古人制作未有
不貴其有循而體息然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三十九

鄱　陽　馬　端臨

樂考

木之屬　雅部

陳氏樂書曰木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則巽其方東南之維
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鐘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
也先王作樂斷之以爲敔柷之屬焉樂記曰作爲椌楬德音之
音柷敔以椌楬爲用椌楬以柷敔爲體二者之聲一合一止未
嘗不相待也

柷椌擊敔楬戛甄止　柷敔不知誰所造樂記曰聖人作爲椌楬
讀柷敔也椌苦江反楬若八反　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
連底旁開孔内手於中擊之以舉樂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
七鉏鋙碎竹以擊其首而逆戛之以止樂宋仁宗明道時禮官
言柷舊以方畫木爲之外圖以時卉則可矣而中設一色非稱
也先儒之説曰有柄連底桐之鄭康成以爲投椎其中撞之今
當創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爲柷之中東方圖以青隱
而爲青龍南方圖以赤隱而爲丹鳳西方圖以白隱而爲騶虞
北方圖以黑隱而爲靈龜中央圖以黄隱而爲神螾撞擊之法
宜用康成之法奏可

陳氏樂書曰周官小師掌教播鼗柷敔周頌有瞽亦曰鼗磬柷
圉蓋堂下樂器以竹爲本以木爲末則管籥本也柷敔末也柷
之爲器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
擊也陰始於二四終於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所以作
樂則於衆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兑之道焉此柷所以居
宫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敔之爲器狀類伏虎西方之陰物
也背有二十七鉏鋙三九之數也櫟之長尺十之數也陽成三

變於九而以陰十勝之所以止樂則能以反爲非特不至於流而失已亦有足禁過者焉此敔所以居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也書曰戛擊禮曰楷擊樂記曰聖人作爲椌楬荀卿曰鞉柷拊椌楬似萬物蓋柷敔以椌楬爲體椌楬以戛楷擊爲用也爾雅曰所以歌敔謂之止所以鼓柷謂之籈則柷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其止者戒之於蚤也敔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其籈者潔之於後也然樂之出虛故其作樂虛椌必欲空琴必用桐拊必用糠皆以虛爲本也及其止則歸於實焉此敔所以爲伏虎形歟然樂之張陳戛擊必於堂上柷敔必於堂下何耶曰柷敔器也戛擊所以作器也器羽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在上是作樂者在下所以作之者在上在上命物者也在下受命者也豈非貴賤之等然邪今夫堂上之樂象廟朝之治堂下之樂象萬物之治荀卿以拊柷椌楬爲似萬物則是以堂上之拊亦

似之誤矣柷敔椌楬皆一物而異名荀卿以柷椌離而二之亦誤矣華譚新論謂椌楬不如流鄭之樂真有意哉止者柷之者椌名也蓋與敔之名也宋朝太樂柷爲方色以圖瑞物東龍西虎南鳳北龜而底爲神螭敔因唐制用竹以二尺四寸析爲十二莖樂將先擊其首次三戛鉏敔而止與舊柷四面畫山井用木櫟鉏敔者異矣雖曰因時制宜要之非有意義孰若復古制之爲愈哉先儒以柷爲立夏之音又謂乾主立冬陰陽終始故聖人承天以制柷敔一何踈耶晉宋故事四箱各有柷敔同時戛作亦非古人之制也隋牛弘罷之不亦宜乎

舂牘 周制春官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祴樂教之視瞭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髤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祴夏之樂牘應雅教其舂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疏舂以人兩手築地凡費惡皆舂之所爲也以此三器築地與祴樂爲節

舂杵亦謂之頓相相助也以節樂也或謂梁孝王築睢陽城擊鼓爲下杵之節睢陽操用舂牘後代因之

陳氏樂書曰應樂如鼖之應物其獲也小矣故小鼓謂之應所以應大鼓所倡之聲也小舂謂之應所以應大舂所倡之節也周官笙師掌教牘應牘長七尺應則如桶而方六尺五寸中象柷有椎連底左右相擊以應柷也斯不亦大小之辨乎禮圖其形正圓而外皆朱唐樂圖及大周正樂皆內黑外朱然以禮推之一在木下爲本在木上爲末在木中爲朱則木之爲物含陽於內南方之火所自而藏也故應以木爲之而內外朱焉固其理也彼持內黑之說直臆論歟

木之屬　俗部

大拍版　小拍板 拍版長潤如手重大者九版小者六版以韋編之胡部以爲樂節蓋以代抃也抃擊其節也晉發狀中抃足故抃者因其聲以節舞蹈鼓部

彼人頗謂爲歌舞之節亦拊之意也唐人或用之爲樂句明皇嘗令黃幡綽撰譜幡綽乃畫一耳進之明皇問其故對曰但能聽則無失節奏可謂善諷諫矣宋朝教坊所用六版長寸上銳薄而下圓厚以檀若桑木爲之豈亦柷敔之變體歟

立均 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韋昭謂其制以木長七尺係之以絲以均鐘聲以出大小清濁之度漢大予樂有之宋均曰長八尺而施弦然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則三五合而爲八尺而施弦固足以考中聲均鐘音而出度也韋昭七尺之說豈亦溺於七音之失後世京房之準晉之十二笛梁之四通皆所以考律和聲而說者以爲定律之器始於管鐘移於笛銜於通蓋立均之變體也胡人有五旦五䏙之名亦均之異名歟

腰鼓 腰鼓之制非特用土也亦有用木爲之者矣土鼓瓦音也木

鼓木音也其制同其音異欄衡衣綠衣所擊者是也

撞木　古者撞鍾擊磬必以濡木以上兩堅不能相和故也海中有魚曰鯨有獸曰蒲牢素畏鯨魚擊鯨則蒲牢鳴猶晉有石鼓不鳴取蜀中桐材斲為魚形擊之則鳴後世猶是作蒲牢於鍾上而狀鯨魚以撞之則石磬之器亦上削桐為魚形以擊之張衡謂發鯨魚鏗華鍾是也

八音之外

梵貝玉螺　貝之為物其大可容數升蠡之大者也南蠻之國取而吹之所以節樂也今之梵樂用之以和銅鈸釋氏所謂法螺赤土國吹螺以迎隋使是也梁武之樂有童子伎倚歌梵貝

玉蠡　唐貞元中五印度種落有驃國王子獻樂器躬總樂凡一十二笛皆諷釋氏經唄吹蠡擊鼓或歌且舞纓絡四垂珠璣榮發周流萬變燦然可觀蠡聲若[illegible]林邑每擊鼓以警衆吹蠡以即戎則蠡又不特用於樂矣

骨管　牙管　哀笳以羊骨為管而無孔惟恤禮用之今鼓吹備而不用以觱篥代之鹵簿與熊羆十二案工員尚存焉宋朝更以紅象牙管毀而吹之其聲與律隔八相吹仍存羊骨舊制焉

玳瑁笛　宋嘉祐中王疇欲定大樂嘗就成都房庶取玳瑁古笛以校金石然則笛之為器豈特玉與竹哉

桃皮笛　桃皮觱篥　桃皮卷而吹之古謂之管木亦謂之觱篥其聲應觱篥橫吹之南蠻高麗之樂也今鼓吹部其器亦存

嘯葉　銜葉而嘯其聲清震橘柚尤善或云卷蘆葉而為之形如笳故也

筍虡

周禮冬官梓人為筍虡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脂牛羊屬膏豕屬臝者謂虎豹貔螭為獸淺毛者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也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致美味也臝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虡貴野聲也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為鐘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嘽為啁頌卜也宏聲音大也弇於檢反燿所教反鳴音猶䟫云凡猛獸有力者皆前粗後細故云大胷燿後出目短耳謂不言何物恐是[illegible]之屬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喙啁口也頎長短貌故書顅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為鬜頭無髮之鬜數音覺顅苦顏反[illegible]云鵠鳥乃家長決吻食之時則以近喙本大故云未物數目日[illegible]色也寫鷹鷙有力而舞之大故以為鵰翠擊其所懸清揚者發也擊小知其聲之出於所刻者之工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摶圓也鴻傭也上論鍾磬之虡用鳥獸不同此論二者之筍同用龍蛇鱗物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謂之而頰頷也[illegible]起也之而頰須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自鳴矣匪采貌也[illegible]色界反撥音發眡音視頰須鬣頰口忽反覽也疏云鱗之而頰之有鬐鬣也匪與有匪君子之匪同采色之工精妙則才神采色雖擊未擊其物已似能鳴矣若刻畫不精則神采不猛其狀類如委坐此反下經雖擊其虡則[illegible]若攫之獸如此以藏其爪出目作其鱗之而皆可見也又覆擬之而其實無鱗之而非[illegible]

鐘筍　螺筍　橫木　兩端刻龍蛇鱗物之形

鐘虡　植木刻猛獸之形為之趾

磬虡　植木刻羽鳥之形為之趾

業　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

崇牙　樅也上飾刻畫之為重牙即業之上齒也樅峻峙皃

樹羽　置羽也置之於栒虡之上用

璧翣　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

曹氏曰業虡崇牙樹羽皆所以垂鐘磬也其置飾則有漸明堂

位曰夏后氏之龍簨虡商之崇牙周之璧翣蓋橫木爲簨飾以鱗屬植木爲虡飾以贏羽之屬又加大版於其上形捷業然謂之業此夏后氏之制也至商人又於龍簨之上制畫爲重牙以掛垂紘所謂崇牙也周人又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所謂植羽也

陳氏樂書曰樂出於虡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虡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鐘虡飾以贏屬磬虡飾以羽屬器異異虡故也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之有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設於崇牙其形高以峻虡則植之設之以業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業業之上有崇牙筍之兩端又有璧翣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簨虡所以架鐘磬崇牙璧翣所以飾筍虡夏后氏飾以龍商飾以崇牙而無璧翣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故周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是也荀子謂大

禹銘於筍虡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訟獄者揮鞀其言雖不經見彼蓋有所受亦足考信矣周官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設筍虡吉禮也大喪廞筍虡凶禮也喪禮旌旐璧翣與筍虡同者爲欲使人勿之有惡焉爾筍亦爲簨者以生東南故也虡亦爲虡者以樂出虛故也

又曰秦始皇建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虡漢儀高廟撞千石之鍾十枚豈亦襲秦之侈心之弊而不能正之耶李尤銘曰漢因於周由若重規人因秦器事有可施其言過矣漢魏以來有四箱金石之樂其架少則或八或六多則十六二十至隋始益爲三十六架高宗蓬萊宮充庭有七十二架飾筍以飛龍飾趺以飛廉飾虡以摯獸上列植羽旁垂流蘇武后稱制飾宮縣之樂廟朝以五采軒縣以朱各從方色非三代之制也聖朝依倣古制

天子宮縣鎛鐘十二虡編鐘十二虡凡三十六虡各依辰次每鎛鐘左右設編鐘編磬每辰次列三架合太常按習御制曲譜宮縣每奏一聲鎛鐘一擊之編鐘編磬三擊之清濁先後互相爲應大昭小鳴和之道也虡亦爲鐻者莊周述梓慶將削木爲鐻未嘗敢以耗氣齋七日忘吾四肢然後入山林觀天性軀別見成鐻然後加手故見者驚猶鬼神抑何妙哉古者鐘磬虡皆取中虛之木故寓其所縣今由其虛鳴今鐘磬之虡以實木爲之故其鳴不由虛非先王制作之意

九龍虡　其上爲蟠龍昔吳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鐘虡淮南子述之爲其不足法後世故也其楚人之侈心乎

大架　小架編鐘磬之虡也漢魏以來有四箱金石之樂其樂縣之架少則或六或八多則十六二十至唐始益爲三十六架高宗蓬萊宮有七十二架其大小之辨可知矣設安節雅樂部宮縣四面五架即古簨虡也其上安金銅仰陽以鷺鷥爲孔雀羽裝之

兩面綴以流蘇以綵翠絞爲之十二律鐘上有九乳依月律排之每面石磬及編鐘各一架各列編磬十二亦依律呂編之雲韶部用玉磬四架亦可謂詳矣

熊羆架　熊羆架十二悉高丈餘用木雕之其狀如床上安版四旁爲欄　其中以登梁武帝始設十二案鼓吹在樂縣之外以施殿庭宴饗用之圖熊羆以爲飾故也隋煬帝更於案下爲熊羆貙貐騰倚之狀象百獸之舞又施寶幰於上用金彩飾之奏萬宇清月重輪等三曲亦謂之十二案樂非古人朴素之意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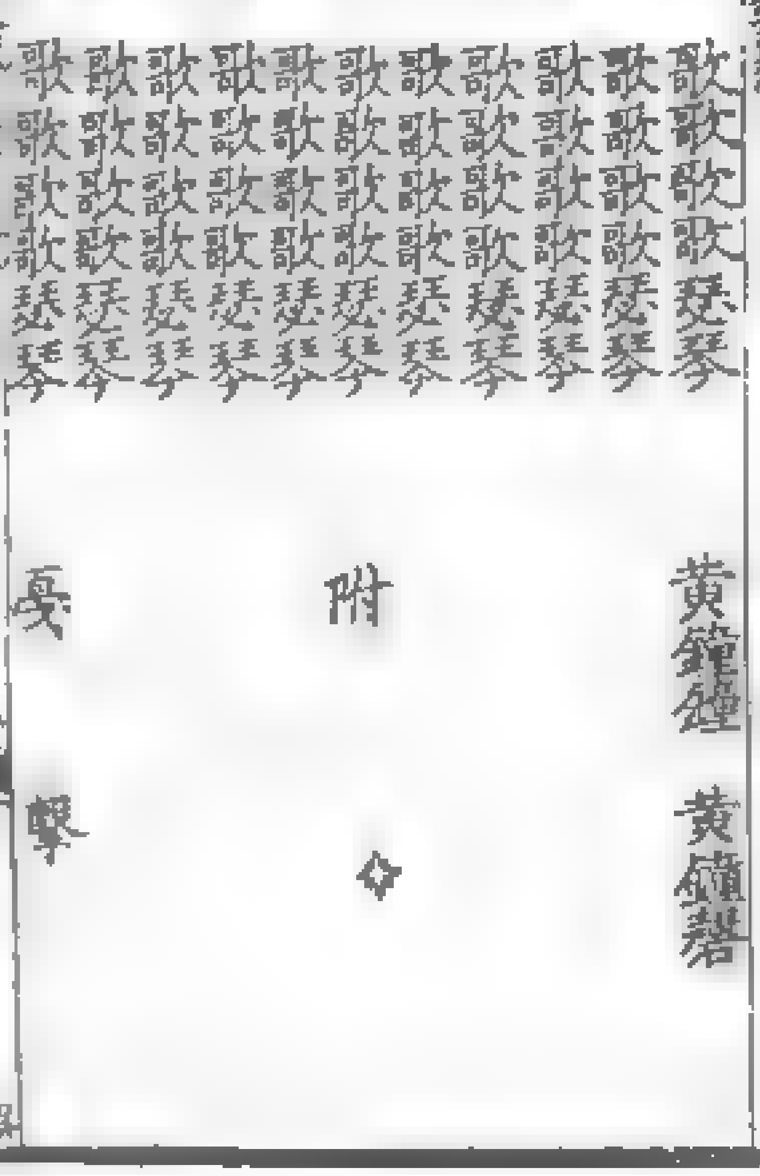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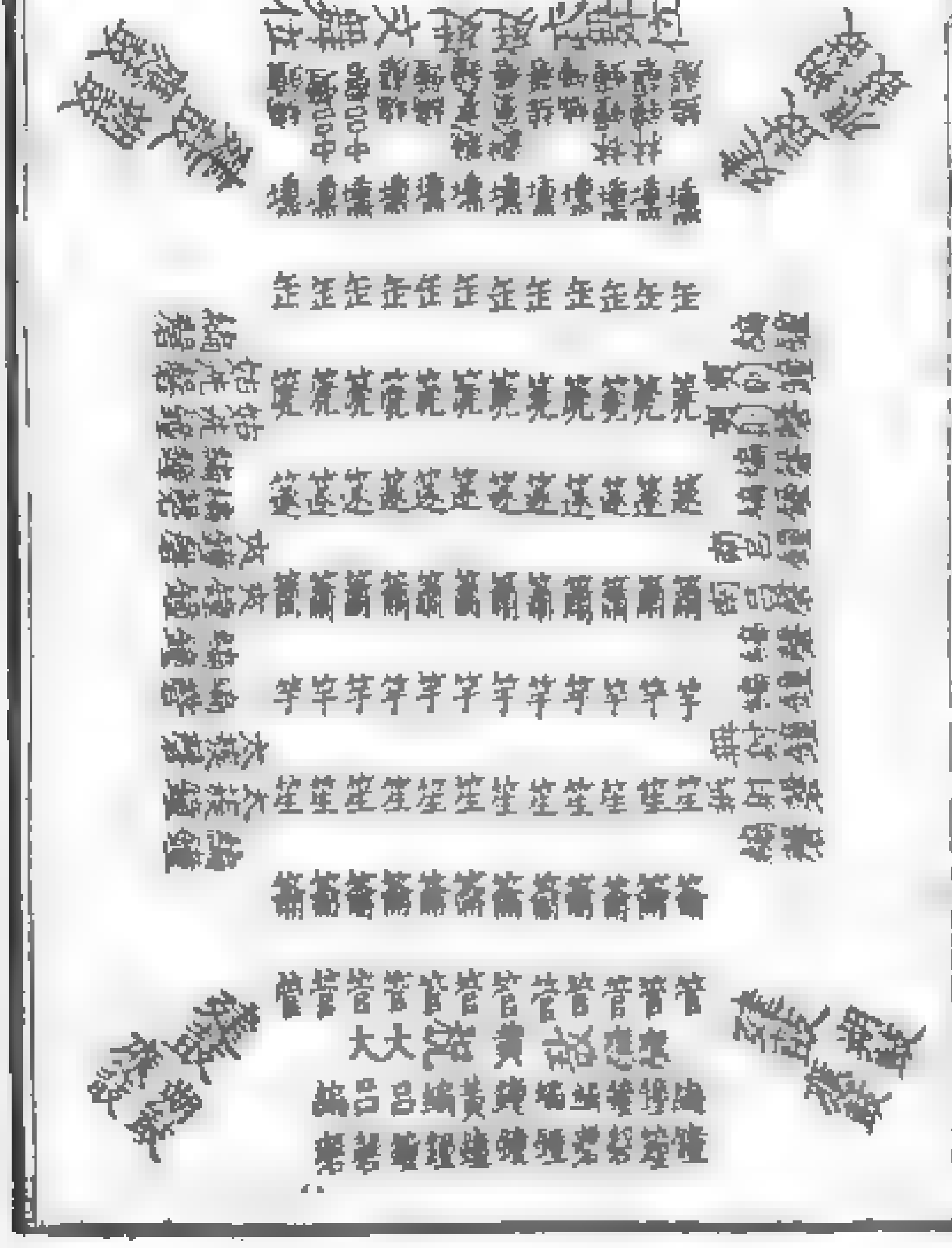
樂考

樂懸

堂上樂圖



堂下樂圖



陳氏樂書曰古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舜之為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以象廟朝之治故繼之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以象萬物之治故繼之鳥獸蹌蹌禮記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祭義曰昔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燕禮大射曰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由此觀之周之聲歌不過清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不過象武新宮則舜升歌下管之詩雖無經見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於上歌詠於堂上事成於下管吹於堂下豈非無所因為上有所待為下邪極而論之堂上之樂以詠為主堂下之樂以間為主則律和聲也兩者並用然後上合奏而不失中和之紀矣然則樂之張陳戛

擊必於堂上柷敔必於堂下何邪曰柷敔器也戛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在上貴賤之等也六如為律六間為呂言以間而不言律與周官言與同同意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為堂上之樂則一鐘一磬尚拊亦堂上之樂也蓋古者歌詩搏拊而縣興故一鐘黃鐘之特鐘也一磬黃鐘之特磬也方其工之升歌也搏拊而鐘磬焉黃鐘之鐘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鐘應之黃鐘之磬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磬應之所以節歌者之句也豈非以歌中聲之詩必假鐘聲之鐘磬以發其音邪宋朝堂上之樂不設一鐘一磬而尚拊臣恐未合先王之制神瞽考中聲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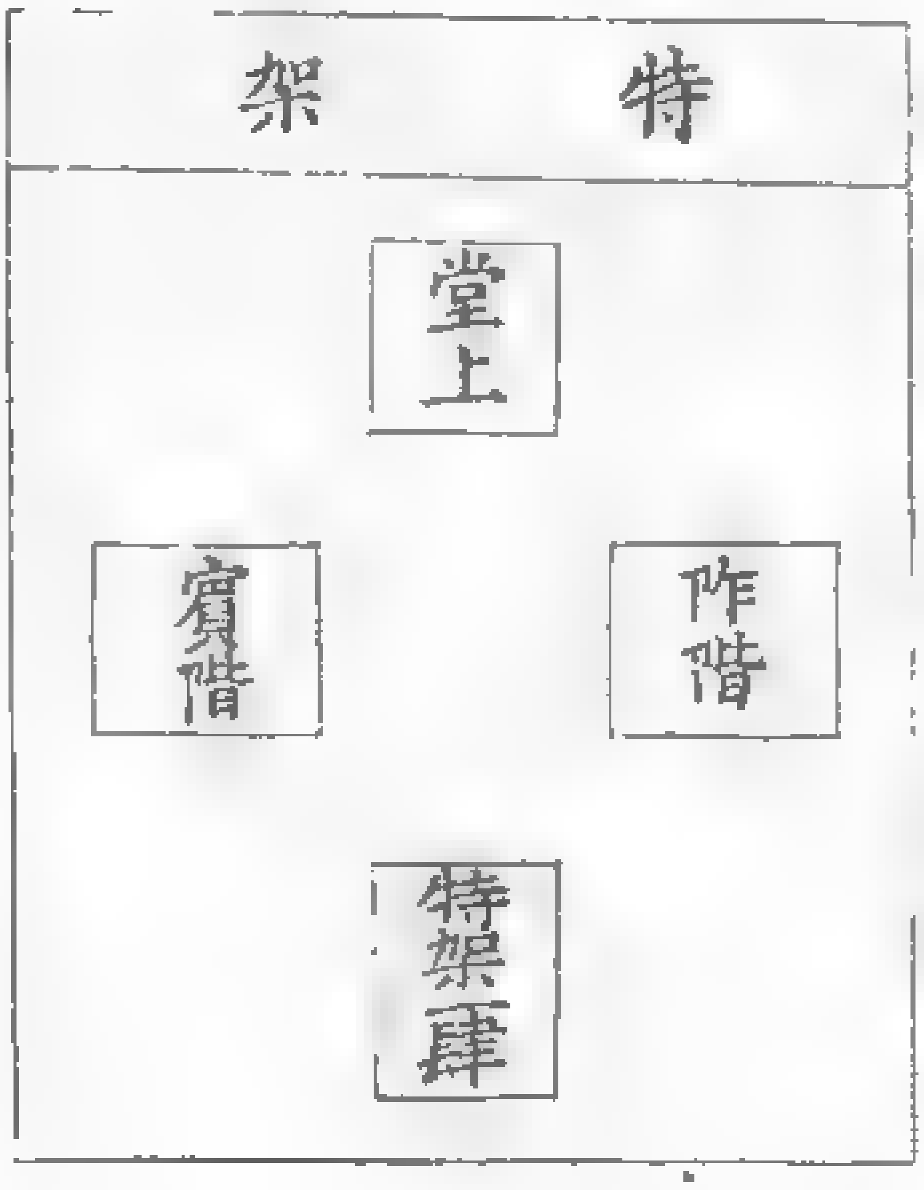
又曰古之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而堂上之樂作矣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而堂下之樂作矣琴瑟作於堂上象廟朝之治簫管作於堂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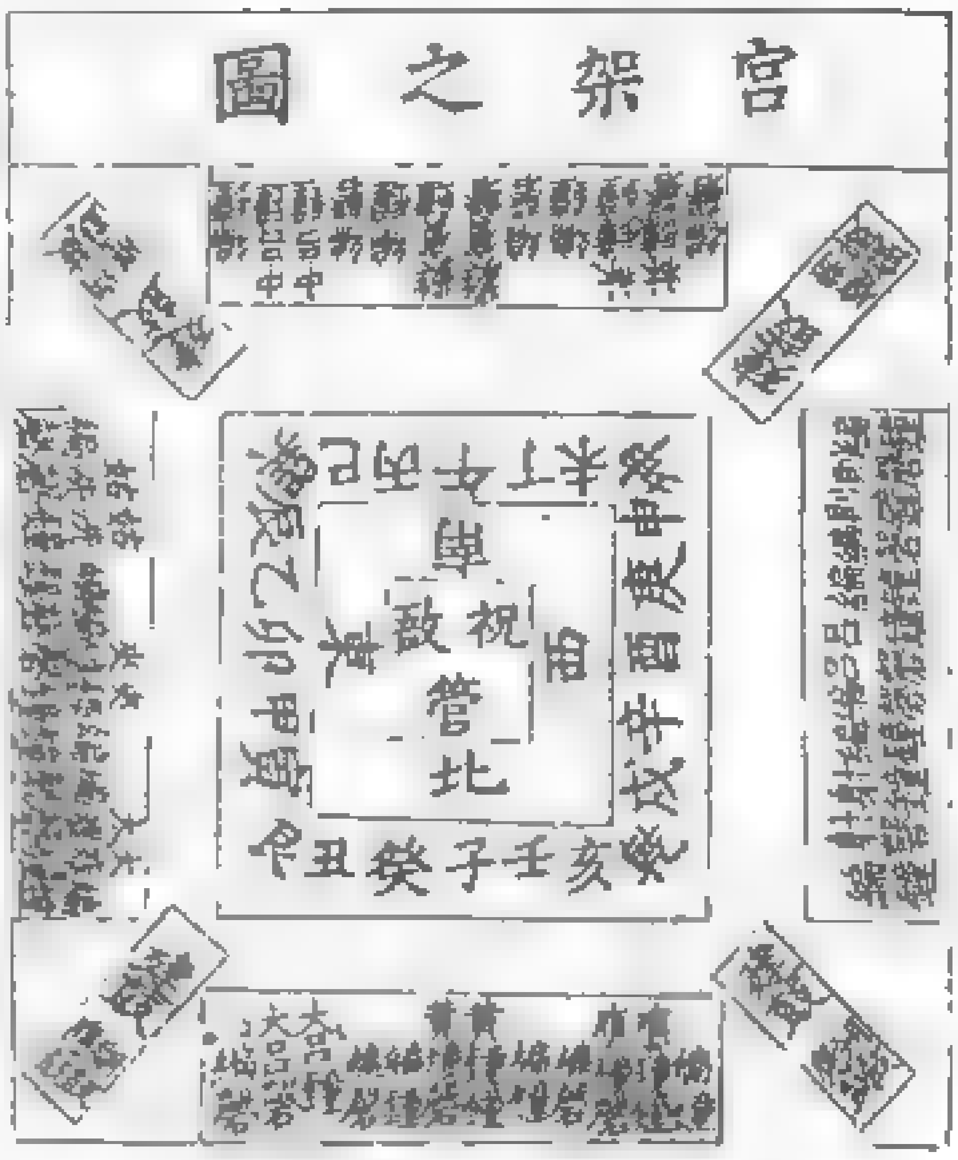
萬物之治則德自此顯足以奮至德之光氣自此調足以動四氣之和其於著萬物之理也何有若夫荀卿謂君子以鐘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從以磬管周頌謂鐘鼓喤喤磬管將將是各堂上下之樂而雜論之非分而序之故也荀卿以堂上鞉柷椌楬爲似萬物則是以堂上之拊似之誤矣

樂書房中樂論曰燕禮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周禮笙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漢書曰漢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梁書曰周備六代之樂至秦餘韶房中而已由是推之房中之樂自周至於秦漢蓋未嘗廢其所異者特秦更爲壽人漢更爲安世魏更爲正世至晉復爲房中也漢惠帝使夏侯寬合之管絃晉武帝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秦隋高祖嘗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暉遠對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中之樂也高祖大悅然則房中之樂非無鐘磬也毛萇侯芭孫毓皆云有鐘磬是已鄭康成王肅謂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之節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君子也陳統曰婦人尚柔以靜爲體不宜用鐘至隋牛弘修樂採蕭統之說而然之取文帝地厚天高之曲命賓御登歌上壽而已是不深考關雎磬師之過也賈公彥亦謂房中之樂以祭祀則有鐘磬以燕則無鐘磬是亦文先儒之過又從而爲之辭也唐禮書房中之樂不用鐘鎛以十二大磬代之是不知一音不備不足以爲樂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掌凡樂事大祭祀宿懸遂以聲展之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不

小胥正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辨其聲樂縣謂鐘磬之屬懸於筍虡者鄭衆云宮懸四面懸軒懸去其一面判懸又去其一面特懸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懸軒懸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懸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故謂之軒懸去南面辟王也判懸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懸之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凡懸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鐘磬者編懸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也半天子之卿大夫西懸鐘東懸磬亦半天子之士懸磬而已鄭衆云以春秋傳曰歌鐘二肆





陳氏樂書曰樂縣之制自夏商而上未有聞焉自夏商而下其略始見於尚書大傳其詳備於周禮春官以書大傳推之自古天子將出撞黃鐘右五鐘皆應黃鐘在陽陽主動君出則以動告靜而靜者皆和故馬鳴中律步者有容駕者有文御者有數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右五鐘皆應蕤賓在陰陰主靜君入則以靜告動而動皆和故狗犬彘鳴及倮介之蟲莫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然則十二鐘在縣之制權輿於此歟以周禮春官推之大司農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小胥之職正縣樂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蓋縣鐘十二為一堵如墻堵然二堵為一肆春秋襄十年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是也宮縣四面象宮室王以四方為家故也軒縣缺

其南避王南面故也判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郊特牲譏諸侯宮縣漢武帝爲張四縣晉元帝備四箱金石豈王宮縣歟春秋譏衛仲叔于奚請曲縣後漢光武賜東海恭王鍾簴之樂豈諸侯軒縣歟禮大夫無故不徹縣楚子享郤至爲地室而縣焉田蚡前廳羅鐘鼓立曲旃豈大夫判縣歟鄉射笙入于縣中西面則東縣磬而已鄉飲磬階縮霤笙入磬南則縮縣而已豈士特縣歟通禮義纂曰軒縣三面歌鐘三肆判縣兩面歌鐘二肆特縣一面惟磬而已其說是也然則鄉射有卿大夫詢衆庶之事鄉飲酒乃卿大夫之禮皆特縣者也以詢庶賓賢能非爲已也故皆從士制燕禮諸侯之禮而工止四人以從大夫之制意亦類此以儀禮考之大射樂人宿縣爲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

南鐘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
在西階之東南面𡐓在建鼓之閒鞉倚於頌磬西紘由是觀之
宮縣四面軒縣三面皆鐘磬鎛也判縣有鐘磬而無鎛特縣有
磬而無鐘以王制論之則然以侯制論之又半於王制矣王制
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肆則諸侯之卿大夫東西各一堵王之
士特縣南一肆則諸侯之士一堵可知矣鄭康成曰鐘磬十六
在一虡爲一堵杜預曰縣鐘十六爲一肆後世四清之聲與焉
是亦傅會漢得石磬十六遂號而爲之志也服虔一縣十九鐘
之說不亦詭哉
又曰大射之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
鎛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
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
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𡐓在建鼓之間鞉倚頌磬西紘蓋

堂上之階自階而左爲阼自階而右爲西笙磬在阼階之東而
面西頌磬在西階之西而面東由笙磬而南鐘鎛所以應笙者
也由頌磬而南鐘鎛所以應歌者也階雖分乎東西其鐘鎛同
陳一也自阼階堂下言之一建鼓在其西而面南鞞在其東而
亦面南焉自西階堂下言之一建鼓在其階之南而面東朔鼙
在其北而亦面東焉一建鼓在其階之東面南𡐓在建鼓之間
鞉倚于頌磬之西紘蓋諸侯之樂備三面以爲軒縣大射之儀
東西有鐘磬之縣推之則天子宮縣堂上之階笙磬頌磬各十
二縣堂下阼階而南特鐘特鎛亦各十二縣西階而南編鐘編
鎛亦各十二縣天數也隋志曰武帝至漢中得梁故樂縣法數漢制縣鐘如今用之變之於梁在變也
又曰陰精之純莫如金陽精之純莫如玉天以陰陽生道乾以
西北定位也於萬物金北陽位也於物爲玉孔子寓象於易揚
雄寓象於太玄莫不有是說焉今夫莫尊於天莫親於地先王

所以奉事而祭祀以謂舉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惟金與玉而
已故金罍金爵以禮之圭邸璧琮以祀之則樂以金鐘玉磬固
其宜也昔禹王天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
黻冕宜有金鐘玉磬不施於天地特施於廟朝哉聖朝著令天
子親祠南郊及大饗登歌用金鐘玉磬可謂得古人致美之意
矣比年以來太樂丞葉防倣唐朝一時苟簡之制欲移郊祀天
地金鐘玉磬施諸廟朝至於天地特用質素石磬而已是厚於
自奉而薄於天地豈先王禮意哉葉防所據雖出於唐末之於
經亦不過書有鳴球格祖考之文然不知書舉祖考以見天地
而鳴球不特施廟朝也厘而正之實在聖時庶乎神宗皇帝奉
事天地誠意於萬古垂而無窮矣通禮義纂曰天地尚質用石宗廟須嚴尚文用玉磬必用之者聲有正陰陽之參主於金石也
漢舊儀高廟撞千石之鐘十枚即上林賦所謂撞千石之鐘立萬石

之虡是也鐘當十二而此十枚未識其義議言皆言漢世不知用宮
縣按漢章和世實用旋宮漢代群儒備言其義牛弘祖孝孫所由準
的知漢代之樂爲最備漢樂歌云高張四縣謂宮懸也後漢則亡矣
漢丞相田蚡前堂羅鐘磬置曲旃光武又賜東海恭王鐘虡之樂郎
漢代人臣尚有金石樂晉喪亂以來江右金石不具本史云至孝武
帝太元中破苻堅獲樂工楊蜀等正四廂樂金石始備諸家著晉史
者皆言太元四年四廂金石大備其實樂府止有黃鐘姑洗蕤賓太
蔟四格而已十二律不具何謂四廂備樂之文其義焉在
魏散騎常侍王肅議曰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
官單文爲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弘也漢武帝東巡狩封禪還
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宮懸之
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不文不謂庶物當減也禮
天子宮懸舞八佾今祀圜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宮懸之樂八

佾之舞奏可肅又議曰說者以爲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
舞咸池宗廟唯舞大武似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傳
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會之日具作
六代之樂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燕會比之爲細王制曰庶
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以燕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
官以六律六呂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
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
而作也至於六舞獨分擘而用之非所以厭人心也又周官韎
師掌教韎樂（韎莫拜反）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東夷
之樂也又鞮鞻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吹而歌之燕亦如
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大享及燕曰如之
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之於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
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也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高

皇帝大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均之
舞尚書盧毓奏協律中郎將左延年議按周禮以雲門祀天又
今宗廟用宮縣則祀天地宜用宮縣博士趙怡以爲古無四縣
四縣自周始爾未有作古樂而用近縣也按今天地之樂縣謂
之上下管與虡簨笙鏞同不言二縣宜如故事但設上下管而
已侍中繆襲議周存六代之樂故各有所用今樂制既亡唯承
漢氏韶武魏承舜又周爲二王之統故文始天武大武德武始
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鐘舞文始以禮天地奏太蔟舞大
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
舞武始大鈞以祭宗廟及二至祀丘澤於祭可兼舞四代又漢
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祭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
兼以育命方澤祀天地宜宮懸如延年議司空衞臻議圓丘宜
用大韶樂宜宮縣宗廟之樂宜用武始咸熙

宋文帝元嘉中鍾宗之更調金石十四奚縱之又改之晉及宋齊縣
鐘磬大準相似皆十六架
陳氏樂書曰自兩漢而下晉及宋齊鐘磬之縣皆不過十六虡
黃鐘之宮北方北面編鐘起西其東編鐘其東衡其東鎛太蔟
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
東面起南所次並如黃鐘之宮設建鼓於四隅縣內四面各有
柷敔武帝曰今太樂有黃鐘姑洗蕤賓太蔟四格鎛爲四指各
置五鐘別以五鐘應之然大傳言天子出撞黃鐘右五鐘皆應
是起建丑月至建巳月也入撞蕤賓右五鐘皆應是起建未月
至建亥月也合二五而十之就黃鐘蕤賓則十二律之數備矣
晉太元中楊蜀正四廂宋元嘉中鍾宗之調金石不知乎此乃
用四律律各鑄五鐘奏樂之日各以參之置左則缺右置右則
缺左失之遠矣

梁制凡律呂十二月而各一鐘天子宮縣黃鐘蕤賓在南北自餘則
在東西黃鐘廂宜用鐘磬各二十四以應二十四氣也當是時因去
衡鐘設十二鎛鐘各依辰位而應律每一鎛鐘設編鐘磬各一簴
合三十六架植建鼓於四隅元會備用焉初宋齊以太蔟代夾鐘在東
廂西嚮以姑洗代南呂在西廂東嚮不亦失乎
梁武帝制曰先儒皆以宗廟宜設宮縣按周官奏黃鐘歌大呂舞雲
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夷則歌小呂
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虞書云戛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下管鞀鼓合止柷敔笙鏞以
間周禮則分樂享祀虞書則止鳴四縣求之於古無宮縣之文
按所以不宮縣者事人禮縟（音辱數也）事神禮簡禮器云天子之堂
九尺而至敬不壇天子龍袞而至敬不文觀天下物無可以稱
其德者則以少爲貴郊特牲云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

利所以交於神也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王肅初不分析此前數旨直言用天子之制若郊廟既均其制二神禮文復何以同今宜祀天地宗廟迎所應須便即設之則非宮非軒非判非特直以致敬所以應施用耳

後魏詔公孫崇劉芳更造金石又詔祖瑩理之大樂令張乾龜謂瑩曰劉芳所造六格郊丘宗廟用之北廟黃鐘之均實夷則之調餘三廟宮商不和共用一笛又有姑洗太蔟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用獲是夷則鐘磬之縣各有十四𥳑復更爲十六其後元孚復詢張乾龜等前置宮縣四廂筍簴十六又有儀鐘十四簴縣架首初不叩擊元孚始按律求聲依十二月設縣會旋相爲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亦可謂用心矣然樂縣十二應十二中氣古之制也四廂十六義用四清之過也儀鐘十四簴用正倍七音之過也

後周長孫紹遠謂樂以八爲數時裴正上書以爲大舜欲聞七始周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 十一

武爰創七音特林鐘作黃鐘以爲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遂定以八數焉後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商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黃鐘正宮用林鐘爲調首紹遠復奏曰天子縣八肇自先民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鐘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帝終廢七音屬紹遠遘疾慮有司遽損樂器乃與樂部齊樹言之要之廢八縣七非也廢七縣八亦非也析之聖經惟縣十二爲合古制矣

隋初宮縣四面面各二簴通十二鎛爲二十簴各一負建鼓四負歌琴瑟簫筑箏搊箏臥箜篌小琵琶面各十人在編磬下笙竽長笛橫笛簫篳篥篪塤面各八人在編鐘下舞各八佾宮縣簨簴金五博山飾以流蘇植羽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神皆朱宗廟殿庭加五色漆畫天神縣內加雷鼓地示加靈鼓宗廟加路鼓殿庭不加鼓縣工皆平巾幘朱連裳後牛弘等更定其制與後周故事用七正七倍合爲十四長孫紹遠援國語書傳七律七始之說並據一言之也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而同爲簴後魏公孫崇設鐘磬正倍參縣之洪等並以爲非而據周官縣鍾磬堵肆編縣二八之文并引樂緯宮爲君商爲臣君臣皆尊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架十六又參用儀禮及大傳爲宮架陳布之法北方南面應鐘起西磬次之黃鐘次之鐘次之大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鼓東方西向太蔟起北磬次之夾鐘次之鐘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東南鼓南方北向中宮起東鐘次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鐘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東向夷則起南鐘次之南呂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西鼓若大射撤其北面而加鉦鼓祭天雷鼓祭地靈鼓宗廟路鼓各有鞉焉儀禮宮架四面鼓鎛鐘十二簴各依辰位甲丙庚壬之位設鐘乙丁辛癸之位陳磬共二十簴宗廟殿庭郊丘及社用之植建鼓於四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爲均四廟同作取詩毛公傳四架皆同之義也每鎛鐘建鼓別一工鐘磬簴別一工歌工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 十二

二執節工一每鼓簴琴瑟箏筑別一工每鐘簴竽笙簫笛塤篪別一工縣內柷在東敔在西別一工高祖時宮架樂器裁有一部殿庭用之平陳又獲二部宗廟郊丘分用之至是並藏樂府更造三部五部二十格工一百四十三宗廟二十格工一百五十享宴二十格工一百七舞工各二等並一百三十二推龍搊箏臥箜篌小琵琶橫笛篳篥五器然箏筑尚存亦未純周官之制歟

唐樂縣之制宮縣四面天子用之若祭祀則前祀二日太樂令設縣於壇南內壝之外北嚮東方西方磬簴起北鐘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西鐘簴次之鎛鐘十有二在十二辰之位樹雷鼓於北縣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柷敔於縣內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鐘歌磬於壇上南方北向磬簴在西鐘簴在東琴瑟箏筑皆一當磬簴之次匏竹在下凡天神之類皆以雷鼓地祇之類皆以靈鼓人鬼之類皆以路鼓其設於庭則在南而登歌者在堂若朝會則加鐘磬十二簴設鼓

吹十二案於建鼓之外案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皆二
登歌鐘磬各一虡節鼓一歌者四人琴瑟箏筑皆一在堂上笙和簫
篪塤皆一在堂下若皇后享先蠶則設十二大磬以當辰位而無路
鼓軒縣三面皇太子用之若釋奠于文宣王武成王亦用之其制去
宮縣之南面判縣二面唐之舊禮祭風伯雨師五岳四瀆用之其制
去軒縣之北面皆植建鼓於東北西北二隅特縣去判縣之西面或
陳於階間有其制而無所用凡直者為簨橫者為簴虡以縣鐘磬皆
十有六周人謂之一堵而唐人謂之一虡自隋以前宮縣二十虡及
隋平陳得梁故事用三十六虡遂用之唐初因隋舊用三十六虡高
宗蓬萊宮成增用七十二虡至武后時省之開元定禮始依古著為
二十虡至昭宗宰相張濬已修樂縣乃言舊制太清宮南北郊社稷
及諸殿庭用三十虡而太廟含元殿用三十六虡濬以為非古而廟
庭狹陿不能容三十六乃復用二十虡而鐘虡四以當甲丙庚壬磬

虡四以當乙丁辛癸與開元禮異而不知其改制之時或說以鐘磬
應陰陽之位此禮經所著宮縣登歌工人皆介幘朱連裳革帶烏皮履鼓人及階下工人皆武弁朱褠衣革帶烏皮履若在殿庭加白練褠襠白布襪鼓吹工人亦如之皇后庭諸后廟及郊祭立二十架同舞
八佾先聖及皇太子朝廟並九架舞六佾縣間設柷敔各一柷左敔
右錞于撫拍頰相鐃鐸次列于路鼓南舞人列於縣北登歌二架登
於堂上兩楹之前編鐘在東編磬在西登歌工人坐堂上竹人立堂
下殿庭加設鼓吹於四隅燕享陳清樂西涼樂架對列於左右箱設舞
筵於其間舊皇后庭但設絲管隋大業尚侈始置鐘磬猶不設鎛鐘
以鎛磬代武太后稱制用鐘因而不革

唐凡宮縣軒縣之作奏二舞以為眾樂之容一曰文舞二曰武舞宮
縣之舞八佾軒縣之舞六佾文舞之制左執籥右執翟二人執纛以
引之文舞六十四人供郊廟服委貌冠玄絲布大袖白練領褾白紗中單絳領褾絳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白布襪其執纛人衣冠各同文舞謂之九功武舞之制左執干右執鉞二人執旌居前二人執鼗二人
執鐸四人執金錞二人奏之二人執鐃以次之二人執相在左二人
執雅在右武舞六十四人供郊廟平冕餘同文舞若供殿庭服武弁平巾幘金支緋絲布大袖繡襠甲金飾白練褠襠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布袴烏皮鞾其執旌人衣冠各同當色舞人餘同工人也武舞謂之七德凡簨虡飾以崇牙流
蘇樹羽宮縣每架則金五博山軒縣則金三博山鼓承以花趺覆以
華蓋中橫曰簨豎曰虡飾簨以飛龍飾趺以飛廉鐘虡以鷙獸磬虡以鷙鳥上則樹羽旁縣流蘇周制也以崇牙設制也飾以博山後代所加也凡樂器之飾天地之神尚赤宗廟及殿庭尚彩東宮亦赤
凡中宮之樂則以大磬代鐘鼓餘如宮縣之制　凡磬天地之神用
石宗廟及殿庭用玉凡有事於天神用雷鼓雷鼗地神用靈鼓靈鼗
宗廟及帝社用路鼓路鼗皆建於宮縣之內　凡大燕會設十部之
伎於庭以備華夷一曰燕樂伎有景雲之舞慶善之舞破陣樂之舞
承天樂之舞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
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其十部所用工人樂器在清樂及四方樂誌中每先奏樂三日太樂令宿設縣於庭其日率工人

入居次協律郎舉麾樂作十麾樂止文舞退武舞進
陳氏樂書曰天寶之亂肅宗克復兩京至德以來惟正旦含元
殿受朝賀設宮架自餘郊廟大祭但登歌無壇下庭中樂舞矣
僖宗廣明之後金奏幾亡而搜募樂器略無存者昭宗將謁郊
廟而有司請造架樂於是張濬為修奉樂架使悉集太常諸工
詢逮不得其法博士商盈孫按故實據算取法以鎛鐘之輕重
高徑還定編鐘以相參校正黃鐘九寸五分倍應鐘三寸三分
半九為四十八等繪狀以聞乃詔金工依法鑄之得二百四十
枚齊先令處士蕭承訓梨園樂工陳言交定石磬至是合奏焉
音韻克諧時營復太廟其庭陋狹濬因建議曰舊制太廟含元
殿設架三十六格南北郊社稷太清宮及餘殿各二十格兵興
以來雅樂淪缺請仍周漢故事設樂虡二十詔以為可亦姑通
時宜也唐之樂架雖稍罷隋之侈長然自皇太子而下並無樂

架之制而尊卑無別非先王之舊也

後周世宗詔王朴詳定雅樂朴以爲今之鐘磬在架者皆唐商盈孫所定雖有作器之名而無相應之實至於十二鎛鐘不考宮商但循環擊之鐘磬徒架而已朴乃作準求律以備樂器張昭等議以爲朴之新法可習而行之未幾朴卒明年周室禪位故器服制度但而未完

宋太祖建隆初修復器服四架二舞十二案之制位置陳布多仍唐舊然承兵戰之餘制度草創故施於殿庭樂止二十格乾德中秘書監尹拙建言宜增三十六虡唐設二負頗多今則至少宜補其數使無缺而已於是詔定架工一百四十登歌工二十五樂虡三十六舊編鐘之下列笙竽簫篪塤篴之工編磬之下列偶歌琴瑟箏筑之工其後悉集樂工重列於架中歌者最在前而以九絃琴五絃七絃琴等瑟筑分列歌工之左右又塤篴笙篪簫架竽之工十六次歌者之後真宗再見昭應景靈宮皆用備樂景靈宮中只施二十格唐制大中小

祠用樂成以宮架軒架爲之亭雖有司攝事亦如之至宋朝惟天地感帝宗廟用樂天子親行宮架登歌具焉有司攝祠止奏登歌初太祖即位並準唐禮郊祀樂設二十虡惟饗中祠南郊有司設增三十六格至太宗時有司發其誤欲復舊禮詔不許因遂爲常真宗景德中乃詔大祠悉用樂仁宗又詔釋奠文宣王武成王及祀先農得用樂是時樂意帝作勑李照等改鑄鐘鎛羅搜鐘磬架十六之數用十二枚以應律先是架隅建鼓不擊別施散鼓於架內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去散鼓而樂工積習遂不能罷又祀天地宗廟雖設雷鼓靈鼓路鼓擊不能聲又無三鼓至於簨虡刻畫亦多失傳或費翁飾於鐘虡或猛獸負於磬趺或木鳳棲於鼓上或山華以爲植羽至是悉詔有司革正其謬更造建鼓鞞應十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爲均與鎛鐘相應照又謂別作晉鼓以爲樂節按乾德詔書云散鼓不用復造三裁祀天以雷鼓八面面各一工前一工左播鼗右擊鼓餘七工皆

隋雅音鼗鼓路鼓亦如之又增大竽大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五器於樂架未幾照所建白皆罷真可爲太息也然古之樂架特鐘十二編鐘十二特磬十二編磬十二合四十八虡而爲宮架今用三十六虡恐未合先王之制也議詔有司去竽筑之器削二變四清之聲而譜先王樂架之制亦庶乎復古矣神宗元豐四年十一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于床並非其序請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床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爲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鎛十二虡爲宮縣明矣故或以爲配十二辰或以爲配十二次則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十二甚者又以爲三十六方唐之盛日

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樂架十二太常以爲用樂架十二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虡四虡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徽宗政和三年四月議禮局上親祠登歌之制（大朝會同）金鐘一在東玉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金鐘北稍西敔一在玉磬北稍東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東西籍內一絃二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一琴四在金鐘之南西上玉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又於午階之東（大觀則於泰階之東宗祀則於東階之東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設笛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爲一列西上（大朝會和笙在笛南）塤一在笛南（大朝會在篪南）閏餘匏一簫一各在巢笙南又於午階之西（太簇則於泰階之西宗祀則於西階之東大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西）設笛二篪一巢笙二和笙爲一列東上塤一在笛南七星匏一九星匏一在匏笙南簫一在九星匏西鐘磬柷敔搏拊琴瑟

工各坐於壇上(太廟宗祀大報會則於殿上) 塤篪笙笛簫匏工並立於午階之東
西(太廟則於泰階之東西宗祀於兩階之間大報會則於昇殿香案之東西) 樂正二人在鍾磬南歌工四
人在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之西東向樂正
幞公服(大報會服緋公服方心曲領白大帶金銅革帶烏皮履) 樂工介幘執麾平巾幘並緋紬
鸞彩白綃袴抹帶(大報會同) 又上親祠宮架之制(景慕宮宣禧門大報會附) 四方各設
編鍾三編磬三東方編鍾起北編磬間之東向西方編磬起北編鍾
間之西向東方編磬起西編鍾間之北方編鍾起西編磬間之俱北
向設十二鎛鍾特磬於編架內各依月律四方各鎛鍾三特磬三東
方鍾鎛起北特磬間之東向西方特磬起北鎛鍾間之西向南方特
磬起西鎛鍾間之北方鎛鍾起西特磬間之皆北向(景慕宮宣禧宮鎛鍾特磬無)
(如每歲大祠宮架設) 植建鼓鞞鼓應鼓於四隅建鼓在中鞞鼓在左應鼓在
右設敔於北架內柷一在道東敔一在道西設瑟五十二(朝會五十六宣德門五十四)
列為四行二行在柷東二行在敔西次一絃琴七左四右三(宣德門五十一朝會五十) 次
三絃琴一十有八(宣德門二十) 次五絃一十有八(宣德門二十) 並分左右次七
絃琴二十有三次九絃琴二十有三並左各十有二右各十有一(宣門
七絃九絃各二十五並左十有三右十有二) 次巢笙二十有八分左右(宣德門三十二) 次匏笙三
在巢笙之間左二右一 次簫二十有八(宣德門大朝會一十) 次竽二十次篪二
十有八(宣德門二十六朝會篪三十三右十有七右十有六) 次塤一十有八(宣德門朝會二十) 次笛二
十有八並分左右(宣德門笛三十六朝會三十二左十有七右十有六) 雷鼓雷鼗各一在左又
雷鼓雷鼗各一在右(社稷靈鼓靈鼗各二太廟路鼓路鼗各二大朝會晉鼓二宣德門不設) 並在三絃
五絃琴之間東西相向晉鼓一在匏笙間少南北向副樂正二人在
柷敔之間北向歌工三十有二(宣德門四十朝會二十有六) 次柷敔東西相向列
為四行左右各二行樂師四人在歌工之南北東西相向運譜二人
在晉鼓之左右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之右東向副樂正
同樂正服(大報會同樂正朝服) 樂師緋公服運譜綠公服(大報會介幘褠衣白紬抹帶) 樂工
執麾人並同登歌執麾人服(朝會同) 又上親祠二舞之制(大報會附) 文舞六

十四人執干戚俱為八佾文武分立於表之左右各四佾引文舞二
人執纛在前東西相向舞色二人在纛之前前分東(若武舞則在執旌之前) 引
武舞執旌二人鼗二人雙鐸二人單鐸二人鐃二人持金錞四人奚
金錞二人鉦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分立於宮架之東西北向北上武
舞在其後舞色長幞頭抹額紫繡袍引二舞頭及二舞郎并紫平冕
皂繡鸞衫金銅革帶烏皮履(大報會引文舞頭及文舞郎並進賢冠黃鸞衫緋褶褾褾革帶烏皮履)
(武舞頭及武舞郎並平巾幘緋鸞衫黃畫甲身背襠豹文口大袴起梁帶烏皮鞾) 引武舞人武弁緋鸞衫抹
褠紅錦臂鞲白紬袴金銅革帶烏皮履(大報會同) 又上大祠中祠登歌之
制編鍾一在東編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編鍾之北稍西敔一在
編鍾稍東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俱東西向一絃三絃五絃七
絃九絃琴各一瑟一在編鍾之南西上編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壇下
午階之東(大廟則於殿下泰階之東明堂則於東階之西) 設笛一篪一塤一為一列西
上和笙一在笛南巢笙一在篪南簫一在塤南午階之西亦如之東
上(太廟則於泰階之西明堂則於兩階之東) 鍾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西
(明堂太廟則於室上殿上於兩階之東) 塤篪笛笙簫工並立於午階東西(太廟則於泰階之東西明堂)
(禮於兩階之間若不用宮架則登歌工人並陞) 樂正二人在鍾磬南歌工四人在敔東俱
東西相嚮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之西東向樂正公服執麾
挾仗色掌事平巾幘樂工黑介幘並緋紬鸞衫白紬抹帶(三京師內年每歲祭)
(社稷風師雨師雷神靈星文宣王用登歌雩祀陳設樂器並同每歲大中祠登歌) 又上大祠宮架二舞之制
四方各設鎛鍾三各依月律編鍾一編磬一北方應鍾起西編鍾次
之黃鍾次之編磬次之大呂次之皆北向東方太蔟起北編鍾次之
夾鍾次之編磬次之姑洗次之皆東向南方仲呂起東編鍾次之蕤
賓次之編磬次之林鍾次之皆北向西方夷則起南編鍾次之南呂
次之編磬次之無射次之皆西向設十二特磬各在鎛鍾之內植庭
建鼓鞞鼓應鼓於四隅設敔於北架內柷在左敔在右雷鼓雷鼗各
二(地祇用靈鼓靈鼗太廟別廟則路鼓路鼗) 分東西在歌工之南瑟二在柷東次一絃三

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二各爲一列敔西亦如之巢笙竽箎塤笛各四爲四列在雷鼓之後若地祇則在靈鼓後太廟則在路鼓後晉鼓一在笛之後俱北向副樂正二人在柷敔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柷敔之南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宮架西北向副樂正本色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及樂正平巾幘服同登歌樂工凡軒架之樂三面其制去宮架之南面判架之樂二面其制又去軒架之北面特架之樂一面文武二舞並同親祠二舞郎並紫平冕皂繡袍銀褐裙白絹抹帶與親祠稍異詔並頒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一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著

樂考

樂歌

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律謂十二律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倫理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左傳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審聽之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勑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怠萬事墮其功不成歌以申戒也帝拜曰往欽哉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夏太康失道畋游十旬弗反其弟五人待于洛汭述大禹之戒作五子之歌

右是爲虞夏之詩乃三百五篇以前者蓋嘗以爲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風雅雖有一國天下之不同然大槩風者閭閻之間民庶之所吟諷所謂陳詩以觀民風是也雅者朝廷之上君臣之所詠歌所謂王政所由廢興是也其詩則施

之於宴享頌者美盛德告成公者也其詩則施之於祭祀然未有三百五篇之前如康衢如擊壤則風之祖也如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祖也如五子之歌則又變風變雅之祖若頌者獨無所祖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又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則祭祀亦必有詩歌而無可考者意者太古之時詩之體未備和氣所感和聲所播形為詩歌被之金石管絃施之燕享祭祀均此詩也未嘗不可通用初不必歌功頌德極揄揚贊嘆之盛而後謂之頌也至周之時風雅頌之別始截然周室既東而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必孔子之聖周流四方參互考訂然後能知其說所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然肆夏繁遏渠即時邁執競思文也本頌也而叔孫穆子以為天子享元侯之詩豈周人雅頌亦通用耶或叔孫穆子之時未經夫子厘正故簡編失次遂誤以頌為雅耶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剴今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荅述曰語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役為之使也

前漢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與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為之設禁焉

陳氏樂書曰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大師大磬舞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豈非九夏之樂乎

樂師凡射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註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

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孔氏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　工告於樂正曰正樂備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陳氏樂書曰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衆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作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於是備矣大用之天下小用之一國其於移風易俗無自不可況用之鄉人乎風天下而正夫婦實本於此然則觀之者豈不知王道之易易也哉鄉飲酒義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由是觀之工歌鹿鳴四牡皇華所寓君臣之教則升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北面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以寓父子之教則笙入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間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合樂三終也三終雖主於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為文故也

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亡其篇　奏貍首以射

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註云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曾孫侯氏

春秋左氏傳曰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
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
甯武子佯不知此所謂其愚不可及）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正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
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王
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今陪臣來繼
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謂之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襄公四年穆叔如晉報聘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樊遏渠即時邁執競
思文也）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
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何也對曰三夏天子之所以
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
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
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
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
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
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
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
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
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
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
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
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
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
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

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
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
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
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也）

按太史公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
之音今觀季子請觀周樂而魯人爲之歌諸詩二南以下十
五國風二雅三頌皆係焉則此三百五篇者皆被之絃歌掌
之司樂工師以時肄習之所謂雅樂也蓋非始於夫子矣而
晦庵辨桑中詩序其說曰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
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
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享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
邪之所歌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
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

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蓋鄭衛國風
如桑中溱洧諸篇所言皆淫奔謔浪之辭序者以爲刺奔而
晦庵盡斥序說以爲淫奔之人所自賦之詩故疑其非雅樂
也愚以爲未然蓋季子所觀樂者周樂也使鄭衛諸詩爲里
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
淫邪之詩乎然嘗因是考之詩之被於絃歌也不過以爲宴
享賓客祭祀鬼神之用但求之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
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宴
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後有序說可證者也至於周南
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
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
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
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己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

之而賦六月季武子晷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誦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為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為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它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閒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其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於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於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而不合者不知其何說晉荀偃曰歌詩必類而今如儀禮及穆叔所言則類

者少不類者多君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為合宜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漢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

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即古之采詩也哀帝罷樂府却鄭聲之音者無奏見尤何哀奏不可罷者夜誦員五人亦作其中蓋樂也師古曰采詩依古遺人的是來貢百姓謳謠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有趙代秦楚之謳此非雅樂也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延年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妄弟得幸為李夫人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漢郊祀之歌十九章

練時日一四十八句 帝臨二二十二句 青陽三二十二句

朱明四十二句 西顥五十二句 玄冥六十二句

惟泰元七二十四句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云 天地八二十六句丞相匡衡奏罷黼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

日出入九十三句

天馬十太一況一章十二句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徠二十四句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又有二章曰太一曰[illegible]各七言四句見樂書非此十九章內

景星十二二十四句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十三八句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十四八句 華爗爗十五二十八句 五神十六二十句

朝隴首十七二十句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瑜十八十二句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赤蛟十九

陳氏樂書曰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而八音調均又不叶

鐘律內之掖庭才人外之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之朝廷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識其鏗鏘而不論其意欲以風動衆庶豈不難哉又如馬象赤蛟之類皆歌之宗廟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其論不亦正乎哀帝雖有放罷鄭衛之詔減樂府之員然不能據經倣古制為雅樂亦亡益焉

漢有房中樂本周樂秦改曰壽人房中者婦人禱祠於房中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好楚聲故房中是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大孝備矣 八句　七始華始 八句　我定歷數 八句

王侯秉德 七句　海內有姦 八句　大海蕩蕩 八句

安其所 八句　豐草葽 八句　雷震震 十句

都荔遂芳 十句　桂華 八句　美芳 八句

嘉薦芳矣 八句　皇皇鴻明 六句　浚則師德 一句

孔容之常 八句　承帝明德 八句

漢短簫鐃歌亦曰鼓吹曲多敘戰陣之事凡二十二曲

朱鷺 鷺惟白色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為詩[illegible]　思悲翁

艾如張 [illegible]

上之回 漢武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出遊幸焉[illegible]

擁離 [illegible]

戰城南 [illegible]

巫山高 古辭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大略言江淮水深無梁以臨水遠望思歸而已後之作者皆涉陽臺雲雨之說非舊意也

上陵 漢章帝元和二年帝自作詩四篇一曰思齊姚皇二曰六騏驎三曰竭肅雍四曰陟叱根與食舉承元氣二曲為宗廟食舉又以重來上陵二曲合八曲為上陵食舉如此所言自是八曲之一名或作於武帝之前亦不可知蓋因上陵而為之也　將進酒

有所思亦曰嗟佳人 漢大樂食舉十三曲第七曰有所思亦以此樂侑食　芳樹　上邪

君馬黃 古詞云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言美人歸以南以此驅車馬令我心傷但取第一句以命題其主意不在馬也　雉子班聖人出　臨高臺

遠如期亦曰遠期 漢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二曰重來三曰初造四曰俠安五曰歸來六曰遠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涼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十二曰承元氣十三曰海淡淡魏時以遠期承元氣海淡淡三曲為不適用故省之

石留　務成　玄雲

黃爵行　釣竿篇 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父其妻思之而為釣竿之歌每至河側輒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遂傳以為樂曲

夾漈鄭氏曰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

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為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

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汚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其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

按夾漈以爲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序訓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矣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故也先儒蓋嘗病之矣然詩也易也禮也豈與義理爲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官人百

吏所以取秩祿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筮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爲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爲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難之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爲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

夾漈鄭氏曰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爲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爲相和歌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爲風雅不分然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燕享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爲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

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同其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所由不可不知也

按夾漈此論拳拳乎風雅頌之別而以為漢世頗謬其用然漢明帝之樂凡四今所傳者惟短簫鐃歌二十二曲而所謂大予所謂雅頌所謂黃門鼓吹則未嘗有樂章至於短簫鐃歌史雖以為軍中之樂多叙戰陣之事然以其名義考之若上之回則巡幸之事也若上陵祭祀之事也若朱鷺則祥瑞之事也至艾如張巫山高釣竿篇之屬則又各指其事而言非專為戰伐也魏晉以來倣漢短簫鐃歌為之而易其名於是專叙其創業以來伐叛討亂肇造區宇之事則純乎雅頌之體是魏晉以來之短簫鐃歌即古之雅頌矣

漢鞞歌舞五曲

關中有賢女　章和二年中（漢章帝所造）　樂久長
四方皇　殿前生桂樹

夾漈鄭氏曰右鞞舞之歌五曲未詳所始漢代燕享則用之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章和二年則章帝所作舊詞並亡曹植鞞舞詩序云故西園鼓吹李堅者能鞞舞遭世亂越關西隨將軍段煨先帝聞其舊伎書召堅堅年踰七十中間廢而不為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晉泰始中又製其詞焉按鞞舞本漢巴渝舞高祖自蜀漢伐楚其人勇而善鬭好為歌舞帝觀之曰武王伐紂之歌使工習號曰巴渝舞其舞曲四篇一曰矛渝二曰安弩渝三曰安臺四曰行辭其辭既古莫能曉句讀魏使王粲制其辭粲問巴渝帥而得歌之本意故改為矛渝新福弩渝新福安臺新福行詞新福四歌以述魏德其舞故常二八桓玄將僭位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啓增滿八佾梁復號巴渝隋文帝以非正典罷之

陳氏樂書曰昔新都初獻樂於明堂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其為東漢之資歟東漢蔡邕叙樂四品郊廟神靈一也天子享燕二也蕭子雲曰南郊樂歌二漢同用五郊互奏之至於廟樂則明帝時東平王蒼等制歌舞一曲十四句薦于世祖之廟自時厥後蓋亦有其文矣至於臨朝享燕樂聲尤備遭董卓之亂典章焚蕩故不存焉當是時也光武喜鄭聲順桓說非心聲靈帝耽胡樂梁商大臣朝廷之望也會賓以薤露之歌為樂京師近地諸夏之本也嘉會以魁櫑挽歌之技為樂國家久長之兆也然則人主之為樂可不戒之哉

魏武帝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使創定雅樂又有散騎常侍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詳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縣鐘磬而黃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韻

魏短簫鐃歌十曲

楚之平（言魏也　代漢朱鷺）
戰榮陽（言曹公也　代漢思悲翁）
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　代漢艾如張）
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　代漢上之回）
舊邦（言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死亡士卒也　代漢擁離）
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　代漢戰城南）
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丸於柳城也　代漢巫山高）
平南荊（言曹公平荊州也　代漢上陵）
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　代漢將進酒）
應帝期（言文帝受命應期也　代漢有所思）
邕熙（言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　代漢芳樹）
太和（言明帝繼體得大和平也　代漢上邪）

魏鞞舞歌五曲

明明魏皇帝（代漢關中有賢女）　太和有聖帝（代漢章和二年中）

魏歷長 代漢戰文長　天生烝民 代漢四方皇
爲君旣不易 代漢戰前生桂樹

陳氏樂書曰魏文帝旣受漢禪雖有改樂舞之名無變詩歌之實鼓簫子顯曰魏辭不見疑用漢辭也沈約曰魏國初建使王粲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後並作於太祖之廟今安世之辭不行於世獨著渝時歌焉考之晉志漢巴渝舞有矛渝弩渝安臺行辭本歌曲四篇其辭旣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王粲更造其辭爲矛渝弩渝安臺行辭新福歌曲其述魏德時行辭一篇而已用之郊廟豈足以形容功德告於神明也哉

吳使韋昭倣漢鐃歌作十二曲以述功德

炎精缺 言漢室衰微孫堅奮志在匡救王迹始此也　漢之季 言堅悼漢之微興兵討董卓也
攄武師 言權卒父業而征伐也　烏林 言周瑜破曹武焚烏林也
秋風 言權悅以使人人忘其死也　克皖城 言權親破皖城也
關背德 言蜀將關羽背德而擒之也　通荊州 言權與蜀交好後關羽背德復修好也
章洪德 言權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　順歷數 言權順圖籙之符而建大號也
承天命 言以德踐位道化至盛也　玄化 言修文武則天行仁澤天下喜樂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二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樂考 樂歌

晉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爲之詞云

祠天地五郊夕牲歌 十句　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 十句
饗天地五郊歌 三十六句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 十六句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 十二句　天郊饗神歌 四十句
地郊饗神歌 四十四句　明堂饗神歌 十二句
祠廟夕牲歌 八句　祠廟迎送神歌 十二句
祠征西將軍登歌 八句　祠豫章府君登歌 八句
祠潁川府君登歌 八句　祠京兆府君登歌 八句
祠宣皇帝登歌 十二句　祠景皇帝登歌 十二句
祠文皇帝登歌 十二句　祠廟饗神歌二首 一首二十二句 一首二十三句

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壁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勗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爲樂章又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又爲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食舉樂歌詩合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

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頎音祈頎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勗造晉皆爲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爲三言五言焉張華以爲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辭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留折皆繫於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此則華勗所明異旨也時詔又使中書侍郎成公綏亦作焉今並抹列之云

四廂樂歌

正旦大會行禮歌五首成公綏撰 一首九句 一首六十一句 一首六十七句 一首一十七句 一首四十四句

正旦大會王公上壽酒歌荀勗撰八句

食舉樂東西廂歌荀勗撰一百六十七句

冬至初歲小會歌張華撰二十句　宴會歌張華撰二十二句

命將出征歌張華撰二十句　勞還師歌張華撰二十句

中宮所歌張華撰十六句　宗親會歌張華撰十六句

泰始九年命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其樂章亦張華所作

正德舞歌二十四句　大豫舞歌二十四句

永嘉之亂四海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至太元中破苻堅始獲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云

歌宣帝曹毗撰十二句　歌景帝曹毗撰十二句

歌文帝曹毗撰十二句　歌武帝曹毗撰十二句

歌元帝曹毗撰十二句　歌明帝曹毗撰十二句

歌成帝曹毗撰十二句　歌康帝曹毗撰八句

歌哀帝曹毗撰十二句　歌簡文帝王珣撰十二句

歌孝武帝王珣撰十二句　四時祠祀曹毗王珣二十二句

武帝令傅玄作短簫鐃歌曲二十二篇以述功德

靈之祥代朱鷺言宣帝佐魏有石瑞之祥三十句

宣受命代思悲翁言宣帝禦諸葛二十句　征遼東代艾如張言宣帝討滅公孫氏十句

宣輔政代上之回言宣帝之業十九句　時運多難代擁離言宣帝討吳有征無戰十二句

景龍飛代戰城南言景帝也二十一句　平玉衡代巫山高言景帝調萬國十三句

文皇統百揆代上陵言文帝也二十三句　因時運代將進酒言時運之變聖策潛施十句

惟庸蜀代有所思言文帝平蜀二十六句　天序代芳樹言用人盡其才十五句

大晉承運期代上邪言聖皇受圖十四句　金靈運代君馬黃言晉金運三十六句

於穆我皇代雉子班言武帝也三十五句　仲春振旅代聖人出言晉蒐田以時二十一句

夏苗田代臨高臺言蒐田爲苗除害二十二句　仲秋獮田代遠如期言蒐以時不廢武事二十二句

順天道代石留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也二十九句

唐堯代務成言聖皇即位化被四表二十句　玄雲乃漢舊名言用人各盡其才三十八句

伯益代黃爵行言聖德受命應靈祥也二十八句　釣竿乃漢舊名言聖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三十八句

晉鞞舞歌詩五篇

洪業篇代魏明明魏皇帝六十句　天命篇代魏太和有聖帝三十四句

景皇篇代魏魏歷長五十一句　天晉篇代魏天生蒸民五十句

明君篇代魏爲君既不易五十二句

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亦陳於殿庭楊泓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今列于後

拂舞歌五篇

白鳩篇亦曰白符舞二十二句　濟濟篇二十四句

碣石篇曹操撰武帝分爲四篇一曰觀滄海二曰冬十月三曰土不同四曰龜雖壽凡四篇每篇各一十四句　獨祿篇或作獨漉二十四句

淮南王篇舊說淮南王安求仙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而去其家臣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是歌言安仙去此則假設家爲此說耳不然亦是後人附會也

夾漈鄭氏曰按晉楊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鳧舞符即鳧也白

鳧舞即白鳩舞也白鳧之辭出於吳其本歌云平平白鳧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謂晉爲金德吳人患孫晧虐政而思從晉也然碣石章又出於魏武則知拂舞五篇並晉人採集三國之前所作惟白鳧不用吳舊歌而更作之命以白鳩焉

胡角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

鼓角橫吹十五曲

黃鵠 一作鵠吟　隴頭吟 亦曰隴頭水　望行人
折楊柳　關山月　洛陽道
長安道　豪俠行　梅花落 胡笳曲

紫騮馬　驄馬 舊有驄馬驅非橫吹曲　雨雪
劉生 不知何代人觀齊梁以來所謂劉生之辭皆稱其任俠周遊三秦間或云抱鄴事狂爲清都郎
古劍行　洛陽公子行

夾漈鄭氏曰右鼓角橫吹曲案周禮以鼖鼓鼓軍事舊云用角其說謂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命吹角爲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帝北征烏桓越涉沙漠軍士聞之悲思於是減爲十鳴尤更悲矣按此有十五曲後之角工所傳者只得梅花耳今太常所試樂工第三等五十曲抽試十五曲及鳴角人習到大梅花小梅花可汗曲是梅花又有小大之別也然角之制始於胡中國所用鼓角蓋習胡角而爲也黃帝之說多是謬悠況鼓角與胡角聲類既同故其曲亦相參用而梅花之辭本於胡笳今人謂角鳴爲邊聲初由邊徼所傳也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豪俠行梅花落紫騮馬驄馬八曲後代所加也

相和歌　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夜宿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者復合之爲十三曲

其歌雜曲　並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

鳳將雛　漢代舊歌曲也應璩百一詩云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然則其來久矣將由聲音訛變以至於此矣

碧玉歌　晉汝南王妾名寵好故作歌之

懊儂歌　石崇綠珠所作絲布澀難縫一曲而已東晉隆安初人間訛謠之曲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擷齊高帝謂之中朝歌

子夜　子夜歌者有女子曰子夜造此歌晉武太元中瑯琊王軻家有鬼歌子夜庾僧虔家亦有鬼歌之則子夜太元以前人也

長史變　晉司徒長史王歆臨敗所製

阿子歌　歡聞歌　晉穆帝升平初里子輩或歌於道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又呼歡聞否以爲送聲後人演其聲以爲此二曲宋齊時用莎乙之語稍訛異也

桃葉歌　晉王子敬妾名緣於篤愛所以作歌

前溪歌　車騎將軍沈充所製

團扇歌　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好歌而珉好持白團扇故云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公莫舞　即巾舞也蓋取高祖鴻門會飲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高祖且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爲公莫害漢王也亦謂之公莫曲後之舞者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本即舞後人因爲辭焉

白紵舞　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疑是吳舞也晉俳歌又云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吳音呼緒爲紵疑白紵即白緒也

鞞舞歌一篇鐸舞歌一篇拂舞伎六曲並陳於元會

宋武帝永初中太常鄭鮮之等撰立新歌王韶之所撰歌辭七曲並施於郊廟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設登歌詔顏延之造郊天夕牲迎送神饗歌詩三篇孝武大明中使商談造文帝太后廟歌明帝又自造昭宣二太后歌詩謝莊造明堂歌王儉造太廟二室及郊配辭其它多仍晉舊

督護歌　彭城內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宋武帝使內直督護丁旿（音五）收殮殯之逵之妻帝長女也呼旿至閤下自問殮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歌是宋武帝所製云督護上征去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

讀曲歌　宋人爲彭城王義康所製其歌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四弟

烏夜啼　宋臨川王義慶所作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爲江州至鎮相見而哭爲文帝所怪徵還義慶大懼伎妾聞烏夜啼聲叩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爲兗州刺史因作此歌故其和云籠窗窗不開烏夜啼夜夜憶郎來（今所傳歌似非義慶本旨詞曰歌舞諸年少娉婷無種迹菖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

石城樂　宋臧質所作石城名在竟陵質嘗爲竟陵太守於城上眺矚見群少歌謠通暢因此作曲云生長石城下開門對城頭樓中美年少出此見依投

莫愁樂　出於石城樂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謠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容齋洪氏隨筆曰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畫工傳其貌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唐書樂志曰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古詞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者是也李義山詩曰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傳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送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似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者是也盧氏之盛如此所云不早嫁東家王莫詳其義近世周美成樂府西河一闋專詠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爲石城乎

襄陽樂　劉道彥爲襄陽太守有惠政由此有襄陽樂歌

壽陽樂　南平穆王爲荊河州作

棲烏夜飛　荊州刺史沈攸之作攸之舉兵發荊州來未敗之前思歸京師所以歌云日落西山還去來

三州歌　諸商客數由巴陵三江口往還因共作此歌又因三州曲而作採桑

齊高帝建元初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史學者博士並撰擇而用之至於請勑之外凡義學者亦令製焉參議太廟登歌宜用司徒褚淵辭然起宗所撰又多刪顏延之謝莊之詞用者新曲而已鼓吹之樂宋齊並用漢曲寓易其名以寓當代之事其充庭用十六曲高祖乃去其四存其十二以合四時如漢曲朱鷺爲木紀漢曲有所思易爲期運集之類是已

估客樂　齊武帝所作帝爲布衣時嘗游樊鄧踐祚以後追憶往事作是歌使太樂令劉瑤教習百日無成或啓釋寶月善音律乃使寶月奏之便就勑歌者重爲感憶之聲梁改爲商旅行其辭二首（一曰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憶往事意滿情不敘二曰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楊叛兒　本童謠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隨母入內及長

為太后所寵愛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語訛轉婆爲叛也 歌云曾上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爐

梁武帝即位之初思弘古樂帝素善鍾律詳悉舊事遂自製定禮樂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國樂以雅爲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作雅歌十二則天數也其辭並沈約所製凡二十曲

俊雅三曲四言 取禮記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也 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

皇雅三曲五言 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皇帝出入奏皇雅 二郊太廟同用

胤雅一曲四言 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祚胤也皇太子出入奏之 三朝用焉

寅雅一曲三言 取尚書周官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也王公出入奏寅雅 三朝用焉

介雅三曲五言 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上壽酒奏介雅 三朝用焉

需雅八曲七言 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食舉奏需雅 三朝用焉

雍雅三曲四言 取禮記大饗客出以雍徹也徹饌奏雍雅 三朝用焉

滌雅一曲四言 取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也牲出入奏滌雅 比郊明堂太廟同用

牷雅一曲四言 取春秋左傳牲牷肥腯也薦毛血奏牷雅 比郊明堂太廟同用

諴雅三曲二曲三言一曲四言 取尚書至諴感神也降神及迎送奏之 南北郊明堂太廟同用

獻雅一曲四言 取禮記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今之飲福酒亦古獻酢之義也皇帝飲福酒奏獻雅 比郊明堂太廟同用

禋雅一曲四言 取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也 比郊明堂太廟之禮埋燎俱奏禋雅

夾漈鄭氏曰有宗廟之樂有天地之樂有君臣之樂尊親異制不可以不分幽明異位不可以無別按漢叔孫通始定廟樂有降神納俎登歌薦祼等曲武帝始定郊祀之樂有十九章之歌明帝始定黃門鼓吹之樂天子所以宴群臣也嗚呼風雅頌三者不同聲天地宗廟君臣三者不同禮自漢之失合雅而風合頌而雅其樂已失而其禮猶存至梁武十二曲成則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君臣宗廟之事同其事矣此禮之所以亡也雖曰本周九夏而爲十二雅然九夏自是樂奏亦如九淵九莖可以播之絲竹有譜無辭而非雅頌之流也

梁南北郊明堂宗廟之禮加有登歌其歌詩一十八曲

南郊皇帝初獻奏登歌二曲三言

北郊皇帝初獻奏登歌二曲四言

宗廟皇帝初獻奏登歌七曲四言

明堂徧歌五帝登歌五曲四言　太祖太夫人廟舞歌一曲四言

太祖太夫人廟登歌一曲四言　大壯舞歌一曲四言

大觀舞歌一曲四言　相和五引角徵宮商羽每引一首

鼓吹宋齊並用漢曲又克庭用十六曲梁高祖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時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

本紀謝 代朱鷺 言齊謝梁升也　賢首山 代思悲翁 言武帝破魏軍於司部肇王迹也

桐柏山 代艾如張 言武帝牧司王業彌章也　道亡 代上之回 言東昏喪道義師起樊鄧也

忱威 代擁離 言破加湖元勳也　漢東流 代戰城南 言義師克魯山城也

鶴樓峻 代巫山高 言平郢城兵威無敵也　昏主恣淫慝 代上陵 言東昏政亂武帝起兵弔民伐罪也

石首局 代將進酒 言義師平京城仍廢昏定大事也

期運集 代有所思 言武帝應籙受禪德盛化遠也　於穆 代芳樹 言大梁開運君臣和樂休祚方遠也

惟大梁 代上邪 言梁德廣運仁化洽也

武帝崇信佛法置佛法十曲名爲正樂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愛水斷苦轉等設無遮大會則爲之

善哉　大樂　大歡　天道　仙道

神王　龍王　滅過惡　除愛水　斷苦轉

襄陽蹋銅蹄 武帝西下所作也帝鎭雍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爲詞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管絃

上聲歌 此因上聲促柱得名或用一調或用無調名如古歌詞所

謂哀思之音不合中和梁武因之改辭無邪句
常林歡　宋梁間曲宋世荊雍為南方重鎮皆王子為之牧江左詞
詠莫不稱之以為樂土故宋隨王誕作襄陽之歌齊武帝追憶樊鄧
梁簡文樂府歌云分手桃林岸送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東
又曰宜城投（音豆）酒今行熟停鞍係馬暫棲宿桃林在漢水上宜城
荊山北荊州有長林縣江南謂人情為歡常長聲相近蓋取樂人
誤長為常
陳並用梁樂惟改七室舞辭
皇祖步兵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皇祖正員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皇祖懷安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皇高祖安成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皇曾祖太常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皇祖景皇帝神室奏景德凱容舞辭
皇考高祖武皇帝神室奏武德舞辭　右各一曲四言
後主嗣位沉荒謹佚遣宮嬪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江
南遂亡舉宗北歸是代北之應也
玉樹後庭花（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亦亡國之明兆也）　黃鸝留
金釵兩臂垂（或言煬帝作）　堂堂
右四曲並陳後主時所造恒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為詩太
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以為此曲
桃葉　陳之世盛歌王獻之桃葉曲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
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後隋晉王伐陳始營於桃葉山下韓擒虎渡
江陳大將任蠻奴至新林以導北軍
後魏　來自雲朔肇有諸夏樂操土風未忘其俗道武天興初吏部
郎鄧彥海奏上樂創制宮懸而鐘管不備樂章既闕雜以簸邏迴歌

至太武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
苻堅之末呂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作改變雜以秦聲所謂
秦漢樂也孝文頗為詩歌以勗在位謠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
漢魏旁羅宋齊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暢
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
按歷代樂歌惟南之宋齊北之拓跋魏無所考見此段姑摭隋書
禮樂志序數語以括之前編宋齊二段皆出陳氏樂書俱言其大
槩耳宋齊運祚短促元魏出夷戎故史籍不備後來難以稽據云
北齊文宣初禪未遑改制至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三朝之樂各
有樂章
大禘圜丘及北郊歌辭
夕牲群臣入門奏肆夏一曲四言
迎神奏高明一曲四言（登歌辭同）

牲出入奏昭夏一曲四言
薦毛血奏昭夏一曲四言（群臣出奏肆夏進熟群臣入奏肆夏辭同初入）
進熟皇帝入門奏黃夏一曲四言
皇帝外丘奏黃夏一曲四言（壇上登歌辭同）
皇帝初獻奏高明一曲三言
皇帝奠爵訖奏高明樂覆燾之舞一曲四言
皇帝獻太祖配饗神座奏武德之樂昭烈之舞一曲四言（皇帝小退當昊天上帝神座前奏皇夏辭同上皇夏）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一曲五言（皇帝詣東陛還便坐又奏皇夏辭同初入門）
送神降丘南陛奏高明一曲五言（皇帝之望燎位又奏皇夏辭同上皇夏）
紫壇既燎奏昭夏一曲四言（皇帝自望燎還本位奏皇夏辭同上皇夏）
皇帝還便殿奏皇夏一曲四言（群臣出奏肆夏辭同上肆夏祠感帝用圜丘辭）
五郊迎氣奏高明每帝各一曲

祠五帝於明堂樂歌辭

先祀一日夕牲群官入自門奏肆夏一曲四言

太祝令迎神奏高明樂覆燾舞辭一曲三言

太祖配饗奏武德樂昭烈舞辭一曲四言 五方天帝奏高明之樂覆燾之舞辭同迎氣

牲出入奏昭夏一曲四言

薦毛血奏昭夏一曲四言 群臣出奏肆夏迎神群臣入奏肆夏同上辭夏辭

進熟黃帝入門奏皇夏一曲四言 皇帝升壇奏皇夏辭同

皇帝初獻奏高明樂覆燾舞辭一曲三言

皇帝祼獻奏高明樂覆燾舞辭一曲四言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一曲五言

太祝送神奏高明樂覆燾舞一曲三言

皇帝還便殿奏皇夏一曲四言

享廟樂辭

先祀一日夕牲群臣入奏肆夏一曲四言

迎神奏高明登歌一曲四言

牲出入奏昭夏一曲四言

薦毛血奏昭夏一曲四言 二公出奏肆夏進熟群臣入奏肆夏辭同

進熟皇帝入北門奏皇夏一曲四言

太祝祼地奏登歌一曲四言 皇帝詣東階奏皇夏升殿又奏皇夏辭同

皇帝升殿殿上作登歌一曲四言

皇帝初獻皇祖司空公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一曲四言

初獻皇祖吏部尚書神室同上樂舞辭一曲四言

初獻皇祖秦州使君神室同上樂舞辭一曲四言

獻太祖武貞公神室同上樂舞辭一曲四言

獻皇祖文穆皇帝神室同上樂舞辭一曲四言

皇帝獻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樂昭烈舞一曲四言

獻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樂宣政舞辭一曲四言

獻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樂光大舞一曲四言

皇帝還東壁飲福酒奏皇夏一曲四言

送神奏高明辭一曲三言

皇帝詣便殿奏皇夏一曲四言 群官出奏肆夏辭同

元會大饗協律不得升陛黃門舉麾於殿上今列其歌辭

賓入門四廂奏肆夏一曲四言

皇帝出閤奏皇夏一曲四言

皇帝當扆群臣奉賀奏皇夏一曲四言

皇帝入宁變服黃鍾太蔟二廂奏皇夏一曲四言

皇帝變服移幄坐於西廂帝出升御坐姑洗奏皇夏一曲四言

王公奠璧奏肆夏一曲四言

上壽黃鍾廂奏上壽曲辭一曲三言

皇太子入至坐位酒至御殿上奏登歌三曲四言

食至御前奏食舉樂辭十曲三言

文舞將作先設階步辭一曲四言

文舞辭一曲四言

武舞將作先設階步辭一曲四言

武舞辭一曲四言

皇帝入鍾鼓奏皇夏辭一曲四言

鼓吹二十曲皆改古名以叙功德

水德謝 代朱鷺言魏謝齊興

戰韓陵 代艾如張言神武滅四胡定京洛

滅山胡 代擁離言神武屠劉蠡高車蠕蠕向化

戰芒山 代巫山高言神武破周十萬之師

破侯景 代將進酒言文襄殄侯景克復河南

出山東 代思悲翁言神武戰廣河破尒朱兆創大業

殄關隴 代上之回言神武誅賀拔岳定關隴

武定 代戰城南言神武立魏主天下安近于鄴

禽蕭明 代上陵言文襄破梁兵俘馘

定汝潁 代君馬黃言文襄擒周大將於長葛平汝潁

克淮南代芳樹言文宣遣將南剪梁國盡取江北之地

嗣丕基代有所思言文宣統大業　聖道洽代雉子斑言文宣克隆思不服

受魏禪代聖人出言文宣應天順人也　平瀚海代上邪言蠕蠕遠來如期

服江南代臨高臺言梁主蕭繹遠來附化　刑罰中代遠如期言孝昭舉直措枉獄訟無怨

遠夷至代石留行言化霑海外西夷遠使朝貢也　嘉瑞臻代務成言河清龍見符瑞總至也

成禮樂代玄雲言功德化洽制禮作樂

古又有黃雀釣竿二曲略而不用並議定其名被於鼓吹

無愁　伴侶　後主嘗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服簪纓而為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倚弦而歌別採新聲為無愁伴侶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官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以至亡國

後周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闕恭帝元年平荊州大獲梁氏樂器

乃詔曰六樂尚矣其聲歌之節舞蹈之容不可得而詳也自宜依准成周制其歌舞祀五帝日月星辰用黃帝樂歌大呂祭九州社稷水旱雩禜用唐堯樂歌應鍾祀四望饗諸侯用虞舜樂歌南呂祀四類幸辟雍用夏禹樂歌函鍾祭山川用殷湯樂歌小呂享宗廟用周武王樂歌夾鍾皇帝出入奏皇夏賓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蕃國客出入奏納夏功臣出入奏章夏皇后進羞奏深夏宗室會聚奏族夏上酒宣樂奏陔夏諸侯見奏驁夏皇帝大射歌騶虞諸侯歌貍首大夫歌采蘋士歌采蘩其文雖具而未及施用而閔帝受禪明帝踐阼雖革魏氏之樂未臻雅正天和元年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建德二年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其宮縣依梁三十六架朝會皇帝出入奏皇夏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驁夏諸侯正日獻玉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執爵奏登歌十八曲舉食奏深夏

陳氏樂書曰嗚呼六樂復於後周而後周無成王之治後庭作於

大唐而大唐無煬帝之亂是無它樂在人和不在聲音故也

圜丘歌辭

降神奏昭夏一曲七言　皇帝將入門奏皇夏一曲四言

俎入奏昭夏一曲四言　奠玉奏昭夏一曲四言

皇帝升壇奏皇夏一曲四言　皇帝初獻作雲門舞一曲三言

皇帝初獻配帝作雲門舞一曲四言

皇帝初獻及獻配帝畢奏登歌一曲三言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一曲四言　撤奠奏雍樂一曲三言

帝就望燎位奏皇夏一曲四言　帝還便坐奏皇夏一曲四言

降神奏昭夏　奠玉奏昭夏　初獻奏登歌舞詞同

望燎位奏皇夏　各一曲四言

祀五帝歌辭

奠玉帛奏皇夏　初獻奏皇夏　各一曲四言

皇帝初獻青帝奏雲門舞一曲三言

初獻配帝舞一曲四言

皇帝初獻赤帝奏雲門舞一曲七言

獻配帝奏舞一曲四言

皇帝初獻黃帝奏雲門舞一曲五言　獻配帝舞一曲五言

初獻白帝奏雲門舞一曲四言　獻配帝舞一曲四言

初獻黑帝奏雲門舞一曲六言　獻配帝舞一曲六言

宗廟歌辭

皇帝入廟門奏皇夏一曲四言　降神奏昭夏一曲四言

俎入升階奏皇夏一曲四言　皇帝獻皇高祖奏皇夏一曲五言

獻皇曾祖德皇帝奏皇夏一曲五言

獻皇祖太祖文皇帝奏皇夏一曲五言

獻文宣皇太后奏皇后一曲四言

獻閟皇帝奏皇夏一曲五言
皇帝還東壁飲福酒奏皇夏一曲四言
還便坐奏皇夏一曲四言
皇帝輦前代鼓吹制爲十五曲以頌功德
玄精季（代朱鷺言魏道陵遲太祖肇基王業）　征隴西（代思悲翁言太祖起兵誅侯莫陳悅掃清隴西）
迎魏帝（代艾如張言太祖迎孝武西幸都關中）　平竇泰（代上之回言太祖討擒竇泰）
復恆農（代擁離言太祖攻復陝城震關東）　克河苑（代戰城南言太祖俘斬齊衆於沙苑）
戰河陰（代巫山高言太祖破齊於河上）　平漢東（代上陵言太祖命將平隨郡安陸）
取巴蜀（代將進酒言太祖遣軍定蜀）　拔江陵（代有所思言太祖遣將擒蕭繹平南土）
受魏禪（代芳樹言閔帝受禪即位）　宣重光（代上邪言明帝入承大統）
哲皇出（代君馬黃言高祖雄叡天下向風）　平東夏（代雉子班言高祖平齊定山東）
擒明徹（代聖人出言高祖擒陳將吳明徹）

隋高祖嘗詔李元操盧思道等制清廟歌辭十二曲令齊樂工曹妙達於大樂教習以代周歌太廟之中迎神七言象元基曲獻奠登歌六言象傾杯曲送神五言象行天曲其後牛洪等但改其辭使合鐘律而調經勑定不敢易也至仁壽初煬帝爲皇太子乃上言曰清廟歌辭文多浮麗不足以揄揚功德請更議之於是制詔牛洪等善心等更詳故實改定樂詞其祀員丘皇帝入至版位及降神奏昭夏升壇奏皇夏受玉帛登歌奏昭夏初獻奏誠夏飲福奏需夏反爵於坫復位及就燎位復次奏皇夏有司未及施行煬帝大業初又令柳顧等多增開皇樂器大益樂員郊廟歌詞並依舊制唯新造高祖廟歌九曲而已繼又令秘書省定殿前工歌十四首太常刪定樂曲一百四首五曲宮調黃鐘也一曲應調大呂也二十五曲商調太蔟也十四曲角調姑洗也十三曲變徵調蕤賓也八曲徵調林鐘也二十五曲羽調南呂也十三曲變宮調應鐘也凡此以詩爲本參以古調雖欲播之絃歌被之金石亦竟無成功焉

圜丘降奏昭夏一曲三言
皇帝升壇奏皇夏一曲四言（皇帝既燎還大次並奏皇夏辭同）
登歌辭一曲四言
皇帝初獻奏誠夏辭一曲四言
皇帝既獻奏文舞辭一曲四言
皇帝飲福酒奏需夏一曲四言
武舞辭一曲四言
送神奏昭夏辭一曲三言
五郊歌辭五首（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青帝歌辭奏角音一曲四言
赤帝歌辭奏徵音一曲四言　黃帝歌辭奏宮音一曲四言
白帝歌辭奏商音一曲四言　黑帝歌辭奏羽音一曲四言
感帝奏誠夏辭一曲四言（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雩祭奏誠夏辭一曲七言（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蜡祭奏誠夏辭一曲四言（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朝日夕月歌辭二首（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朝日奏誠夏辭一曲五言
夕月奏誠夏辭一曲五言
方丘歌辭四首（唯此四首與餘並同圜丘）
迎神奏昭夏辭一曲三言　奠玉帛登歌一曲四言
皇地祇歌辭奏誠夏一曲四言　送神歌辭奏昭夏一曲三言
神州奏誠夏辭一曲四言（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社稷歌辭四首（迎送神登歌與方丘同）
春祈社奏誠夏一曲四言　春祈稷奏誠夏一曲四言
秋報社奏誠夏一曲四言　秋報稷奏誠夏一曲四言
先農奏誠夏辭一曲四言（迎送神與方丘同）
先聖先師奏誠夏辭一曲四言

太廟歌辭

迎神歌辭一曲四言　登歌辭一曲四言

俎入歌辭一曲四言郊丘社廟同　皇高祖太原府君神室歌辭

皇曾祖康王神室歌辭　皇祖獻王神室歌辭

皇考太祖武元皇帝神室歌辭　已上並一曲四言

飲福酒歌辭一曲四言郊丘社廟同　送神歌辭一曲三言

元會皇帝出入殿庭奏皇夏辭一曲四言郊丘社廟同

皇太子出入奏肆夏辭一曲四言

食舉歌辭八曲七言　上壽歌辭一曲三言

宴群臣登歌辭一曲四言　文舞歌辭一曲四言

武舞歌辭一曲四言　大射登歌辭一曲五言

凱樂歌辭三首

述帝德一曲四言　述諸軍用命一曲四言

述天下太平一曲四言

皇后房內歌辭一曲四言

地厚　天高　高祖潛龍時頗好音樂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記言夫婦之義因即取之為皇后房內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

驍壺　蓋投壺樂也隋煬帝所造以投壺有躍矢為驍壺今謂之驍壺

汎龍舟　煬帝幸江都宮所作又令太樂令白明達造新聲期萬歲樂藏鉤樂七夕樂相逢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鬭雞子鬭百草還舊宮樂掩抑摧藏哀音斷絕

唐高祖受禪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至武德九年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孫考正雅樂乃作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為宮按禮記大樂與天地同和詩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故制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調

一曰豫和　二曰順和　三曰永和　四曰肅和

五曰雍和　六曰壽和　七曰太和　八曰舒和

九曰昭和　十曰休和　十一曰正和　十二曰承和其所用已見樂門

夾漈鄭氏曰祖孝孫本梁十二雅以作十二和故可采也周太祖迎魏帝入關平荊州大獲梁氏之樂乃更為九夏之奏皇帝出入奏皇夏賓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蕃國客出入奏納夏有功臣出入奏章夏皇后進羞奏深夏宗室會聚奏族夏上酒宴樂奏陔夏諸侯相見奏驁夏雖曰本於周官祭之樂抑亦取於梁氏十二雅有其議而未能行後復變更大抵自兩朝以來祀饗之章隨時改易任理不任音任情不任樂明樂之人不能主樂主樂之司未必明樂所行非所作所作非所行惟梁武帝自曉音律又詔百司各陳所聞帝自糾擿前違裁成十二雅

付之大樂自此始定雖制作非古而聲有論準十二律以法天之成數故世世因之而不能易也

唐太常樂章

太清宮薦獻大聖祖玄元皇帝奏混成紫極之舞

天寶元年四月十四日有司奏請降神用混成之樂送神用太一之樂樂章十一按樂人名姓未詳

獻德明興聖皇帝廟酌獻並奏長發之舞樂章九吏部侍郎李暐撰獻祖宣皇帝室酌獻奏光大之舞

正觀十四年秘書監顏師古議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至開元十三年封禪定廟樂改用光大之舞樂章闕

懿祖光皇帝室酌獻奏長發之舞

開元十三年定議依舊用長發之舞至正元十四年四月太常奏與

德明興聖獻祖廟並同用宮懸登歌之樂章闕
太祖景皇帝室酌獻奏大政之舞
正觀十四年秘書監顏師古定議請奏永錫之舞給事中許敬宗議
奏大有之舞至開元十年改定用大政之舞樂章闕
世祖元皇帝室酌獻用大成之舞
正觀十四年秘書監顏師古議請奏大有之舞許敬宗議改用大成
之舞樂章闕
高祖太武皇帝室酌獻奏大明之舞正觀十四年秘書監顏師古議
奏大明之舞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室酌獻奏崇德之舞　先是文德皇后
廟樂正觀十四年顏師古請奏光大之舞許敬宗議同及太宗祔廟
遂停光大之舞唯奏崇德之舞樂章闕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室酌獻奏鈞天之舞

中宗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室酌獻奏太和之舞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室酌獻奏景雲之舞　已上廟正觀
十四年六月日顏師古許敬宗已定樂章廟舞之號至開元二十九
年六月十日太常又奏準十三年封禪日有司所定九廟酌獻用舞
之號皆列於次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室酌獻奏廣運之舞
中書令郭子儀撰樂章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室酌獻奏惟新之舞
吏部尚書劉晏撰樂章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室酌獻奏保大之舞
中書令郭子儀撰樂章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室酌獻奏文明之舞
尚書左丞平章事鄭餘慶撰樂章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酌獻奏大順之舞
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絪撰樂章
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室酌獻奏象德之舞
中書侍郎平章事段文昌撰樂章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室酌獻奏和寧之舞
中書侍郎平章事牛僧孺撰樂章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室酌獻奏大鈞之舞
中書侍郎韋處厚撰樂章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室酌獻奏大成之舞
中書侍郎崔珙撰樂章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室酌獻奏大定之舞
中書侍郎李回撰樂章
宣宗聖武獻文孝皇帝室舞號　檢未獲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室舞號　檢未獲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室舞號　檢未獲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室酌獻奏咸寧之舞　撰樂章人闕
讓皇帝廟樂章六　吏部侍郎李紓撰
諸太子廟樂章六　檢撰人姓名未獲
儀坤廟樂章十二　散騎常侍徐彥伯撰
惠昭太子廟樂章六　左散騎常侍歸登諫議大夫杜羔給事中李
逵吉舍人職方郎中知制誥王涯等共撰
悼懷太子廟樂章六　檢撰人姓名未獲
莊恪太子廟樂章六　給事中裴泰章蘇滌等共撰
祀五帝樂章十五　顯慶元年左僕射于志寧撰
立春日祀青帝壇降神奏角音之舞六變立夏日祀赤帝壇降神奏
徵音之舞六變季夏土王祀黃帝壇降神奏宮音之舞六變立秋日

祀白帝壇降神奏商音之舞六變主冬日祀黑帝壇降神奏羽音之
舞六變夏至日祭皇地祇樂章三奏順和之舞六變
開元十二年禮部侍郎賀知章撰
祭神州地祇樂章三奏順和之舞八變
正觀十七年太府卿蕭璟撰
春分日祀朝日樂章三奏元和之舞六變
顯慶元年禮部侍郎許敬宗撰　至乾元元年中書令徐浩又撰
祭太社太稷樂章四　正觀十七年左僕射于志寧撰
祭風師樂章四降神奏元和之舞　正元六年秘書監包佶撰
祭雨師雷師樂章五降神奏元和之舞　正元六年秘書監包佶撰
蜡祭百神樂章四降神奏豫和之舞　禮部侍郎許敬宗撰
祭先農樂章三奏豐和之舞二變　顯慶三年太子洗馬郭瑜撰
祭先蠶樂章二奏永和之舞　顯慶三年太子洗馬郭瑜撰

釋奠樂章八文宣公廟奏宣和之舞　顯慶六年國子博士范頵等撰
武成王廟樂章五奏宣和之舞三舞　正元六年原王傅于邵撰
祀九宮貴神樂章六奏元和之舞　撰人姓名未攷
祭龍池樂章十　開元元年內出編入雅樂十六年築壇於興慶
宮以仲春之月祭之紫微令姚元崇等撰
殿庭元日冬至朝會樂章七元日迎送皇帝奏太和　開元十三
年侍中源乾曜撰
群官行奏舒和上公上壽奏休和　顯慶五年中書侍郎李義府撰
皇帝受酒登歌奏昭和中宮朝會樂章四　皇后正和再奏
中書侍郎李義府撰
東宮朝會樂章五迎送皇太子奏承和　中書侍郎李義府撰
太子受酒登歌奏昭和
鄉飲樂章十七　撰人姓名未攷

鹿鳴三奏南陔一奏嘉魚四奏崇丘一奏關雎五奏鵲巢三奏
大射樂章四　撰人姓名未攷
皇帝射騶虞二奏王公射貍首一奏迎送皇帝入閤奏太和
唐朝五十五曲　舞曲奏樂並不在此
傾盃曲　長孫無忌作　樂社樂曲　魏徵作
黃驄疊曲　太宗破竇建德也乘馬名黃驄驃及征高麗死於道頗哀之命樂工製黃驄疊曲　英雄樂曲　虞世南作
右四曲太宗內宴詔無忌等作之皆宮調也
景雲河清歌　亦名燕樂高宗即位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采古誼為景雲河清歌
慶善樂　破陣樂　承天樂
一戎大定樂　將伐高麗宴洛陽城門觀屯營教舞按新征用武之勢
八紘同軌樂　象高麗平天下大定　夷美賓曲　高宗平李勣作是曲以獻
右七曲高宗朝所作也
立部伎八曲　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又選立部伎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則雅聲可知

一安舞　二太平樂　安舞太平樂周隋遺音
三破陣樂　四慶善樂　五大定樂
六上元樂　七聖壽樂　八光聖樂
坐部伎六曲
一燕樂　二長壽樂　三天授樂
四鳥歌萬歲樂　武后時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為樂　五龍池樂　明皇為平王時
賜第隆慶坊之南地忽變為池中宗泛舟其上明皇即位乃作龍池之樂
六小破陣樂　夜半樂　明皇自潞州還京師舉兵夜半誅韋后故作夜半樂還京樂
還京樂　文成曲　明皇作　霓裳羽衣曲　河西節度
使楊敬忠獻一說羅公遠與明皇遊月宮見仙女數百皆素練霓裳舞於廣庭問其曲曰霓裳羽衣帝記其音而還故作是曲
元真道曲　道士司馬承禎奉詔作　大羅天曲　茅山道士李會元作
紫清上聖道曲　工部侍郎賀知章作　景雲
九真　紫極　小長壽

承天樂　順天樂（六曲並大清宮成　太常卿韋縚作）

君臣相遇樂曲（商調　韋縚作）　荔枝香（明皇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故名荔枝香）

梨園法曲（法曲本隋樂其音清而近雅獨奏其聲明皇愛法曲選坐部伎三百教梨園宮女數百亦為梨園弟子）

涼州（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之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

伊州　甘州

千秋節（明皇生日）

右三十四曲並明皇朝所作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涼州今轉為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其實從西涼府來也凡此諸曲唯伊涼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聊記十數聯以資談助如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守管絃聲款逐側商調裏唱伊州細蟬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公子邀歡月滿樓雙成揭調唱伊州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胡部笙歌西部頭梨園弟子和涼州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空數米嘉榮霓裳奏罷唱涼州紅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聽得涼州雙管逐丞相新裁別離曲聲聲飛出舊梁州只愁拍盡涼州杖畫出風雷是撥聲一曲涼州今不清邊風蕭颯動江城滿眼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梁州曲昨夜蕃軍報國讐沙州都護破梁州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皆王建張祜劉禹錫王昌齡高駢溫庭筠張籍諸人詩也

夾漈鄭氏曰按今之樂有伊州涼州甘州渭州之類皆西地也

又按隋煬帝所定九部夷樂西涼龜茲天竺唐居之類皆西夷也觀詩之雅頌亦自西周始凡是清歌妙舞未有不從西出者八音之音以金為主五方之樂惟西是承雖曰人為亦莫非五行之精氣而然

陳氏樂書曰唐明皇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名曲如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曲終繁聲名為入破已而三州之地悉為西蕃蹈藉境寖削矣故江南偽唐李煜樂曲有念家山破識者謂不祥之兆也我宋龍興開寶八祀王師收其地煜乃入朝國破念家山之應也今誠削去繁聲革入破之名庶幾古樂之發也

又曰竊觀唐之樂歌突厥鹽歌于龍朔而閻知微卒有陷突厥之誅楊柳唱于永淳而徐敬業卒構揚柳二州之亂寶慶之曲作而太子任廢堂堂之曲奏而唐祚中絕以至舞媚娘條貫曹翠荳之作未有無其應者由是知聲音之道實與政通而治亂之兆皆足聽而知之況其昭昭者乎然明皇雅好度曲未嘗使蕃漢雜奏迨天寶之末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識者異之明年遂及祿山之難豈得無所感召而然哉然則帝王奏樂可不謹乎

按鄭氏主於聲音而言陳氏主於讖應而言故其說不同然成周之時未嘗不以夷樂參用於祭享之間也跡明皇所以召禍者自有其故豈皆入破合奏致之乎

寶應長寧樂（代宗由廣平王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進作以獻十八曲宮調）

廣平太一樂（大曆元年作）

右二曲代宗朝所作也

定難曲（河東節度馬燧獻）　中和樂（德宗生日自作）

繼天誕聖樂（德宗生日昭義節度王虔休所獻以宮為調）

孫武順聖樂（山南節度于頔所獻）

右四曲德宗朝所作也

雲韶法曲　霓裳羽衣舞曲

右二曲文宗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作也臣下功高者賜之樂又改法曲為仙韶曲

萬斯年曲

原缺

朝謁太清宮九首 兩制分撰
太尉奉聖號寶冊用眞安 一章八句
寶冊升殿用大安 一章八句
降聖用眞安 一章十二句
奉玉幣用靈安 一章八句
奉饌用吉安 一章八句
酌獻用大安 一章八句
飲福用大安 一章八句
亞獻終獻並用正安 一章八句
送聖用眞安 一章八句
上聖號五首 晁迥
玉清昭應宮奏告用隆安 一章八句
初殿奉冊寶用登安 一章十句
二聖殿奉絳紗袍用登安
景靈宮奉寶冊用登安 一章八句
太極觀奉寶冊用登安 一章八句
太廟告饗七首 四首李宗諤撰 一首李維撰 一首晁迥撰 一首李迪撰
告受天書用瑞文 一章八句
太祖太宗加上尊謚用顯安 一章八句
東封畢恭謝酌獻用封安 一章八句
祀汾陰畢躬謝酌獻用正安

聖祖降親告用瑞安 一章八句
元德皇后升祔用顯安 一章八句
六室加謚用顯安 一章八句
祀汾陰畢親謝元德皇太后廟三首 學士分撰
迎神用肅安 一章八句
奉俎用豐安 一章四句
送神用理安 一章八句
五嶽廟加帝號祭告八首 兩制分撰
迎神用靜安 一章八句
冊入內用正安 一章八句
酌獻用嘉安 五章章八句
送神用靜安 一章八句
上尊號一首
冊寶入門用正安 一章八句
正冬朝會二十八首 四首竇儀撰 二十四首竇儼等撰
皇帝升座用隆安 一章八句
公卿入門用正安
上壽用禧安 二章章八句
皇帝舉酒第一盞用白龜 一章八句
皇帝舉酒第二盞用甘露 一章八句
皇帝舉酒第三盞用紫芝
皇帝舉酒第四盞用嘉禾 一章八句
皇帝舉酒第五盞用玉兔
群官三舉酒 三章章八句
群官第一盞酒罷作玄德升聞 二章章八句
六變 六章章八句
第二盞酒罷作天下大定 二章章八句
六變 六章章八句
又二十三首 蘇易簡學士[illegible]撰
上壽用和安 二章章八句
皇帝舉酒第一盞用祥麟
第二盞用升鳳
第三盞用河清
第四盞用白龜
第五盞用瑞麥 右並一章八句
群官舉一盞酒罷作以盛天下 二章章八句
六變 六章章八句
第二盞酒罷作威加海內 二章章八句
六變 六章章八句
又十四首 晁迥等分撰
皇帝升坐用隆安 一章八句
公卿入門用正安
[illegible]章八句
皇帝舉酒第一盞用祥麟
群官舉酒用正安 三章章八句
第三盞用河清 並一章八句
第一盞酒罷作盛德升聞 二章章八句
第二盞酒罷作天下大定 二章章八句
降坐用隆安 一章八句
又五首 李宗諤分撰
皇帝舉酒第一盞用醴泉
第二盞用神芝
第三盞用慶雲
第四盞用靈鶴
第五盞用瑞麥 並一章八句
[illegible]御樓三首 翰林學士竇儼撰
[illegible]用采茨
升座用隆安
[illegible] 並一章八句
又四首 知制誥[illegible]意撰
車駕至樓前用采茨
索扇用隆安
升座降座用隆安 並一章八句

籍田駕至樓前用采茨田仗御樓二首 宋白等撰
車駕至樓前用采茨　升座用隆安 並一章八句
乾興元年御樓二首 李維等撰
升座用隆安　降座用隆安 並一章八句
天安殿冊五嶽帝一首 楊億撰
冊出入用正安 一章八句
冊皇太子二首 翰林學士宋白等撰
皇太子出入用正安　群官稱賀用正安 各一章八句
鄉飲酒三十四章 淳化三年兩制分撰
鹿鳴六章章八句　南陔二章章八句
嘉魚八章章四句　崇丘二章章八句
關雎十一章章四句　鵲巢六章章四句
鼓吹曲

南郊四首 判太常寺和峴撰
導引一首　六州一首　十二時一首
封禪四首
導引一首　六州一首　十二時一首
親告太廟導引一首　奉祀導引　六州　十二時各一首
詣玉清昭應宮奉告導引一首　親饗太廟導引一首
南郊恭謝　導引　六州　十二時各一首
天書導引七首　封禪　奉祀　詣玉清昭應宮　詣南郊
建安軍迎奉聖像導引　玉皇大帝　聖祖天尊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各一首
聖像赴玉清昭應宮導引 各一首同上
奉寶冊導引　玉清昭應宮　景靈宮　太廟 各一首
仁宗御撰樂章

直舍人院劉敞請皇帝親製迎送神樂章表臣聞惟孝能饗唯聖能作何則升降之節俎豆之事祝史所兼預者非孝之首也金石之奏羽籥之容工師所勉及者非樂之本也故卿雲之歌待虞舜而後著清廟之什必姬旦而後顯誠以奮至德之光叙勑天之命非群下淺識所可及也伏見陛下發明詔躬孝思將以季冬毅旦大祫太室此實曠古之上儀奉先之懿典況燿千載舞禦萬世誠宜後飾厥文揮綽厥聲使幽都震響蒙長登觀全容官肄儀御習展器有司之事略皆備矣至於樂有迎神送神之章所以合乎六律播乎八風詔告天地之間榆揚肸蠁之際上當對越先烈以稱長發之祥下可垂之永年以襲舊六之業茲体甚大難以屬人伏惟尊號陛下性與道合藝由天縱制作軼河洛聲身中律度誠少留睿思裁成能事日月光華金玉英潤於以安神靈受萬福來集發揚耳目度尹允諧則度越周漢淩舜姚如宜棠芝赤鴈浮孝淺近之比哉

景祐元年親饗景靈宮
降真大安　送真大安 並一章四句
親饗太廟
迎神興安　真宗室酌獻大明　送神興安
降神景安 並一章四句　送神景安 一章四句
景祐二年親祀南郊三聖並侑
奠幣齋安　酌獻彰安 並一章四句
親饗奉慈廟
章獻明肅皇太后室奠瓚達安 一章四句　酌獻厚安 一章八句
章懿皇太后室奠瓚報安 一章四句　酌獻衍安 一章八句
常祀南郊
太祖配位奠幣定安　酌獻英安 並一章四句

孟春祈穀祀昊天上帝
太宗配位奠幣仁安　酌獻紹安並一章四句
孟春祀感生帝
宣祖配位奠幣皇安　酌獻肅安並一章四句
孟春雩祀昊天上帝
太宗配位奠幣獻安　酌獻感安並一章四句
夏至祭皇地祇
太祖配位奠幣恭安　酌獻英安並一章四句
季秋大饗明堂
真宗配位奠幣誠安　酌獻德安並一章四句
孟冬祭神州地祇
太宗配位奠幣化安　酌獻韶安並一章八句
章惠皇太后室奠瓚禽安一章四句　酌獻昌安一章八句

皇祐二年親祀明堂
降神誠安一章八句
昊天上帝皇地祇五天帝神州地祇奠玉幣鎮安一章八句
酌獻慶安一章八句　三聖配位奠幣信安一章八句
酌獻孝安一章八句　送神誠安一章八句
至和元年太廟祫享
迎神興安　奠瓚嘉安　送神興安並一章八句
熙寧六年至政和五年因事更定增為樂章凡三百八十有四親祠南郊罷並侑之禮其奠幣之曲如左其樂章除郊廟大祭禮文所無沿革者所改創詞曲章句更不具述親祠廟及熙寧以後更定之禮文其樂章略具如左
饗明堂奠幣
英宗誠安一章四句　酌獻德安一章四句
饗太廟
英宗酌獻大安一章八句
常祀四孟饗薦臘饗
太尉奠瓚嘉安一章八句　后廟奠瓚嘉安一章八句
禘祫孟饗臘饗　宗正卿升殿正安一章四句
祫享
仁宗大和　英宗大康
上仁宗英宗徽號冊寶入門升殿顯安一章八句
五方帝九宮貴神皇地祇等以下祭祀
亞終獻文安一章四句
祠高禖亞終獻文安　升降正安各一章八句
望祭嶽鎮海瀆
東望　迎神凝安　升降同安　奠玉幣明安
酌獻成安　送神凝安並一章八句

南望　迎神　酌獻　送神
中望　迎神　酌獻　送神
西望　迎神　酌獻　送神
北望　迎神　酌獻　送神樂章章句並同東望各有辭
司中司命迎神欣安　升降欽安　奠幣容安
酌獻雍安　送神欣安並一章八句
風師迎神欣安　升降欽安　酌獻亞獻雍安
奠幣容安　送神欣安並一章八句
雨師迎神升降酌獻亞獻奠幣送神樂章章句並同風師各有辭
先蠶迎神明安　升降肅安　奠幣娛安
酌獻美安　亞終獻惠安　送神禪安並一章八句
五龍迎神禧安　升降雅安　奠幣文安
酌獻懽安　亞終獻嘉安　送神登安並一章八句

武成王廟　初獻升降殿同安一章八句
蜡祭東西郊　降神㽘安　升降肅安　奠幣欽安
捧俎承安　酌獻擇安　亞終獻㝉安　送神宣安並一章八句
南北方　迎神簡安　升降穆安　奠幣吉安
酌獻禔安　亞終獻㝉安　送神成安並一章八句
皇帝上尊號冊寶　入門正安一章八句
皇后冊寶　出入正安　升降乾安　降座乾安並一章八句
正冬朝會　皇帝初舉酒慶雲　再舉酒嘉禾
三舉酒靈芝並一章八句
元符二年親祀南郊六變夾鐘宮三奏黃鐘角一奏太蔟徵一奏姑洗羽一奏
常祀皇地祇八變林鐘宮二奏太蔟角二奏姑洗二奏南宮羽二奏
感生帝降神六變夾鐘宮大安三奏

五方帝青帝降神六變夾鐘宮三奏黃鐘角一奏太蔟徵一奏姑洗羽一奏高安
赤帝降神六變夾鐘宮三奏高安
黃帝降神六變夾鐘宮三奏高安
白帝降神六變夾鐘宮三奏高安
黑帝降神六變夾鐘宮三奏高安
太廟朝饗迎神九變黃鐘宮三奏大呂角二奏太蔟徵二奏應鐘羽二奏興安
常饗太廟迎神九變黃鐘宮三奏大呂角二奏大蔟徵二奏應鐘羽二奏興安
親祀明堂降神六變夾鐘宮三奏黃鐘角一奏太蔟徵一奏姑洗羽一奏誠安
景靈宮薦饗降聖六變夾鐘宮三奏黃鐘角一奏太蔟徵一奏姑洗羽一奏太安
神州地祇迎神八變林鐘宮二奏寧安
太社太稷迎神八變林鐘宮二奏靈安
朝日降神六變夾鐘宮三奏高安
夕月降神六變夾鐘宮二奏高安已上新章並不載具
先農　迎神凝安　升降同安　奠幣明安
酌獻成安　送神凝安並一章八句
文宣王廟　迎神凝安　初獻升降同安
奠幣明安　酌獻成安並一章八句
兗國公位　酌獻成安　送神凝安　舒王位酌獻成安並一章八句
武成王廟　迎神凝安　奠幣明安　酌獻成安並一章八句
留侯位　酌獻　送神　凝安一章八句
高禖降神六變夾鐘宮三奏高安

增上神宗徽號寶冊升殿顯安一章八句
大朝會皇帝初舉酒靈芝　再舉壽星　三舉甘露各一章八句
哲宗受傳國寶命官改制樂章凡三章大朝會上壽用之
其一永昌　其二神光　其三翔鶴各一章八句
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冊寶
皇帝升座乾安　皇帝降座乾安
太皇太后升座坤安　降座坤安
太尉等奉冊寶出入門正安各一章八句
南郊禮成迴仗　御樓采茨一章八句　乾安二章章八句
大觀三年製聞喜燕狀元以下
入門正安　第一盞賓興賢能　第二盞於樂辟雍
第三盞樂育英材　第四盞樂　第五盞正安之曲各一章八句
政和二年鹿鳴燕

第一正安　第二樂育賢材　第三賢賢好德
第四烝我髦士　第五利用賓王　各一章八句
祭九鼎帝鼐
降神景安　奉饌豐安　亞終獻文安　春分蒼鼎亞終獻成安
立夏罡鼎迎神凝安　亞終獻成安　夏至彤鼎酌獻成安
立秋阜鼎酌獻成安　秋分晶鼎亞終獻成安
立冬魁鼎迎神凝安　酌獻成安
冬至寶鼎奠幣明安　並一章八句
鼓吹曲
英宗祔廟導引一章
熙寧二年仁宗英宗御容赴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導引一章
章惠皇太后神主赴西京導引一章
中太一宮奉安神像導引一章

英宗御容赴景靈宮奉安導引一章
十年南郊皇帝歸青城用降僊臺一曲
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后發引長行四曲儀仗內導引一曲
警場內三曲　六州　十二時　祔陵歌　各一首
三年虞主回京儀仗內　導引一曲
警場內三曲　六州　十二時　虞主歌　各一首
虞主祔廟儀仗內　導引一首
景靈宮諸廟神御　導引一首
慈孝寺彰德殿還章獻明肅皇后御容赴景靈宮衍慶殿安奉導引
一首
神宗皇帝靈駕發引自京至陵所樂曲
導引　六州　十二時　永祐陵歌　各一首
虞主回京鐵樂曲

導引　六州　十二時　虞神　各一首
神主祔廟　導引一首
高宗朝郊祀樂章紹興十三年郊祀始命學士院製宮廟獻饗及圜
壇行禮登門肆赦樂章凡五十有八至二十八年以臣僚有請改定
於是御製樂章十有三及徽宗元御製仁宗廟樂一共十有四篇餘
則分命大臣與制儒館之士一新撰述并談節別廟樂曲凡七十有四
明堂親饗時饗祫饗樂章紹興元年太常言明堂大禮當用樂章已
循次用歌管按譜聲律協請下學士院製撰於是翰林學士汪藻以
所撰樂章奏御付于太常至七年宮廟獻饗始用登歌大樂乃命隨
樂增製紹興末升祔徽宗以成嚴父之禮太常復請重加刪潤務令
詞意相叶內出奠幣酌獻等篇
紹興十五年正旦朝會以群臣固請歸尊慈極始用樂樂章十
紹興十一年皇帝發皇太后冊寶　十三年皇帝發皇后

冊寶 [illegible]
冬至圜丘祀昊天上帝　紹興中分館職撰一十七曲
孟春祈穀　紹興中分館職撰三曲　孟夏雩祀　紹興中分館職撰一曲
季秋大饗明堂　紹興中分館職撰一十五曲
祀神州地祇　紹興中分館職撰一十六曲
朝日　夕月　紹興中分館職撰各十曲
風師　紹興中分館職撰六曲　雨師雷師　紹興中分館職撰七曲
太社太稷　紹興中分館職撰一十七曲　親饗先農　紹興中學士院撰一十二曲
親耕籍田　紹興十六年學士院撰七曲　先蠶　紹興中分館職撰六曲
蜡祭東方百神　紹興中分館職撰一十四曲　西方百神　紹興中分館職撰一十四曲
南方百神　乾道中分館職撰七曲　北方百神　乾道中分館職撰七曲
釋奠至聖文宣王　迎神用凝安　黃鍾為宮
大呂為角　大蔟為徵　應鍾為羽

初獻盥洗用同安　陞殿　奠幣用明安
捧俎用豐安　文宣王位酌獻用成安
兗國公酌獻曲名同文宣王　鄒國公酌獻曲名同文宣王
亞終獻用文安三位並用此章
昭烈武成王紹興初分館職撰七曲　感生帝紹興中分命館職撰一十六曲
高禖紹興十七年學士院撰一十曲　九宮貴神紹興中分館職撰十一曲
火祀熒惑紹興中分館職撰一十一曲　出火大辰紹興中分館職撰一十二曲
納火大辰紹興中分館職撰一十二曲　祚德廟紹興中分館職撰八曲
祀五帝　青帝　赤帝　黃帝
白帝　黑帝紹興中分館職撰一十二曲
祀五方嶽鎮海瀆　東方　南方
中央　西方　北方紹興中分館職撰各九曲
孝宗朝郊廟樂章並遵用高宗朝所製其重加刪潤者凡七章是時

翼祖廟係祧酌獻樂不復用欽宗升祔及製廟樂雖在紹興末年至是始奏于廟云

孝宗時郊祀前二日朝獻景靈宮樂曲並同郊祀除升殿還大次二章并加刪潤外有製撰不同者凡八章

明堂親饗樂曲並同高宗朝其上帝奠幣地祇奠幣上帝酌獻太祖酌獻皇帝入小次亞獻送神還大次各有刪潤

乾道七年皇帝恭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冊寶樂章三十三首

乾道七年冊命皇太子樂章四首

光宗朝樂章並遵孝宗朝所用其別廟樂改撰二篇明堂未嘗親享

寧宗朝郊廟樂章除導用高宗御製十三章外多更撰新篇其景靈宮降聖太廟迎神圓壇降聖四聲迭奏舊皆四聲同一歌辭今始隨所奏聲各撰一曲其三朝朝獻樂章諸飲福位舊與升殿同終獻舊與與亞獻同朝饗樂章諸室舊與升殿同還位舊與入門同亞終獻亦同今並各製一篇僖宣二祖既祧不復用廟樂孝宗光宗皆用祔廟後譔樂章袷祭樂章僖祖東向昭穆以次設十二幄慶元始祧僖宣別爲廟而就饗奏樂云

寧宗時姜夔進大樂議其議登歌當與奏樂相合周官歌奏取陰陽相合之義歌者登歌徹歌是也奏者金奏下管是也奏六律主乎陰聲不同而德相合也自唐以來始失之故趙謹言云祭祀有下奏太簇上歌黃鍾俱是陽律既違禮經抑乖會合今太常樂曲奏夾鍾者奏陽歌陰歌陽其合難窮乃或歌應鍾奏黃鍾者奏陽歌陰其合宜歌大呂乃雜歌夷則夾鍾仲呂無射某苟欲合天人之和此所當改其議祀享惟登歌徹豆當歌詩古之樂或奏以金或吹以管或吹以笙不必皆歌詩周有九夏鍾奏奏之此所謂奏以金也大祭祀登歌既畢下管象武管者簫篪之屬象武皆詩而吹其聲此所謂吹以管者也周六笙歌自南陔皆有聲而無其詩笙師掌之以供祭饗此所謂吹以

笙者也周陛歌清廟徹而歌雍詩一大祀惟兩歌詩漢初此制未改迎神曰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聲無詩至晉始失古制既登有詩夕牲有詩饗神有詩迎神送神又有詩隋唐至今詩歌愈富樂無虛作謂宜倣周制除登歌徹歌外繁文當刪以合乎古其議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古者祖宗有功德必有詩歌七月之陳王業是也歌於軍中周之愷樂愷歌是也漢有短簫鐃歌之曲凡二十二篇軍中謂之騎吹其曲曰戰城南聖人出之類是也魏因其聲製爲克官渡等曲十有二篇晉亦製爲征遼東等曲二十篇唐柳宗元亦嘗作爲鐃歌十有二篇述高祖太宗功烈我朝　太祖　太宗平僭僞一區宇　眞宗一戎衣而卻醜虜　仁宗海涵春育德如堯舜　高宗再造大功上儷　祖宗願詔文學之臣追述功業之盛作爲歌詩使知樂者協以音律領之太常以播于天下變乃旨作聖宋鐃歌曲　宋受命曰上帝平上黨曰河之表定維揚曰淮海清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荊

州曰皇城暢取蜀曰蜀土邃取廣南曰時雨霑下江南曰望鍾山吳越獻國曰大哉仁澤泉獻土曰謳歌歸克河東曰伐功繼征澶淵曰帝臨墉美仁治曰維四業歆中興曰炎精復凡十有四篇上于尚書省書奏詔付太常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

樂舞

雲門大卷 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鄭注黃帝樂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也

陳氏樂書曰周官大司樂舞雲門以祀天神傳曰雲出天氣雨出地氣則堯之樂以雲門名之以天氣所由出入故也世之論者以黃帝之樂爲咸池亦曰雲門大卷然雲門大卷取諸天咸池取諸地其可合而一之乎周官以雲門爲六變之樂鄭友直以十二成直言之不知奚據而云魏王朗謂自雲門至大武皆太廟舞樂名然則六樂之用衆矣豈特爲太廟設哉

大咸 大司樂鄭注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禪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

陳氏樂書曰莊周嘗謂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樂緯呂氏春秋前漢志白虎通李善亦謂黃帝作咸池則咸池爲黃帝之樂信矣鄭康成賈公彥釋周禮遽以雲門大卷爲黃帝樂大咸爲堯樂是溺於世次先後之說而不知考正名實之過咸池雖黃帝所作而堯亦脩而用之故其作大章之樂未足以爲備至脩用黃帝之樂然後備樂矣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雲門大卷大章所以表堯之躰天道也咸池所以表堯之躰地道也不然其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哉昔武仲嘗謂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人神也然清廟周人祀文王之詩也而以咸池之樂陳之豈周人兼而用之乎考之周官舞咸池以出地示傳曰洗光咸池則咸池日所出之地八變之樂也古者一變爲一成則八變其八成歟鄭友直以十成言之非也

大磬 大司樂鄭注大磬舜樂也言其能紹堯之道也磬上昭反

吳季札見舞韶箾者(箾音朔)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矣

陳氏樂書曰周官舞大磬以祀四望又以禮之人鬼則磬之爲樂無所不通奏之天地之間則四望之神可格也奏之宗廟之中則人鬼之靈可禮也書曰簫韶九成蓋帝王功成作樂所以象成者也遭秦煨燼之餘六樂殘缺惟餘韶武而已漢室龍興更爲文始五行之舞其名雖存而實已亡矣

舜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於賓主階間抑武事)

七旬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其道)

大夏(大司樂鄭注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平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

吳季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

陳氏樂書曰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大師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得非九夏之樂乎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來賓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蓋王者之於天下出而與物相見則粲然有文明之華功業之大然多故生於豐大之時而無故見於隨時之義則其出而與民同患又不可不思患而預戒之也禹作九夏之樂本九功之德以爲歌而夏書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嘗不先患慮之而戒之哉且天下之民以王之爲君九夏之樂以王夏爲之君故王出入奏王夏尸非神也象神而已然尸之於神在廟則均全於君是與之相敵而無不及矣故尸出入奏肆夏牲所以食

神實以召之也神藏於幽微而有以召之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亦昭乎故牲出入奏昭夏外之爲出內之爲納四方之賓或以朝而來王或以祭而來享非可却而外之也容而納之偉爲之賓客悅遠人之道也故四方賓來奏納夏東南爲文西南爲章則章者文之成明之著者也人臣有功不錫樂以章之則其卒至於晦闇不明非崇德報功之道也故臣有功奏章夏古者將祭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致精明之德可以交神明矣故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王內朝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合之以道不過是矣故族人侍奏族夏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非特於禮爲然樂亦如之是以先王之於樂未嘗不以祴示戒焉故客醉而出奏祴夏大射公入驁則公與王同倫爵位尊重焉然位不期驕而驕至祿不期侈而侈生則自放驕傲之患難乎免於身矣是以先王之於樂未嘗不以驁示戒焉故公出入奏驁夏蓋禮勝易離樂勝易流九夏之樂必終於祴驁者以反爲文故也若然尚何壞之有乎詩言鐘鼓既戒與此同意九夏之樂有其名而亡其辭蓋若幽雅幽頌矣夏之世非特有文舞亦有武舞矣舞干羽于兩階是也後周朝會之禮帝出入奏皇夏太子出入奏賜夏王公出奏驁夏諸侯獻玉帛奏納夏宗室會聚奏族夏食舉奏深夏北齊文宣之世宗廟群臣出入奏肆夏牲出入薦毛血奏昭夏入門升壇飲福就燎奏皇夏梁武之時凡客出入及帝出閤入宁升堂並奏肆夏然則禹奏九夏而王道成齊梁後周亦奏之而王道衰者非九夏之樂不善也爲其徒有禹樂之名而無禹樂之實故也禹樂謂之大夏而季札曰美哉勤而不德者以其不自滿假有大而能謙必豫故也公羊子家駒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

佾以舞大武大夏文樂也以八佾舞之則可以朱干玉戚舞之豈所宜哉禮記明堂位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其言非不當也然不專施於周公之廟而或用於群公之廟非成王崇德報公之意也雖然備九夏之樂惟天子爲然元侯不與焉享元侯則肆昭納三夏而已大夫不與焉故大夫而肆夏自趙文子始也周禮謂之肆昭納魯語謂之繁遏渠故杜子春以爲每夏而有二名也呂叔玉謂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文思也豈非不知三夏爲樂非周樂然邪

大濩 大司樂鄭注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所也

吳季札曰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陳氏樂書曰呂氏春秋曰湯命伊尹作爲大濩晨露周人舞之以享先妣荀卿曰步中武象趨中韶濩所以養耳也春秋之時

宋人作桑林之舞以享晉侯則大濩桑林之舞商人之後作之非始湯也荀卿言周之勺武起而韶濩廢是不知周兼用六樂之意也

大武 大司樂鄭氏注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

吳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 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 曰美哉猶有憾 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也 見舞大武者 武王樂 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樂記夫武始出而北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注並見樂歷代公華

陳氏樂書曰春秋傳曰於文止戈爲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也所以示志詩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言武志則講武其事也大武之義不過如此蓋樂之一變爲一成文樂九成九變故也武樂六成六變故也周人始作備樂而合乎祖不過大武而已其成於變可知也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則二王之後戾止而觀厥成者得非所以崇天子之意歟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武奏大武歌是詩而舞之可知矣記有言八佾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周官樂記皆先大夏後大武以世次先後言之祭義明堂位皆先大武後大夏者尊時王之制故也

象

內則成童舞象注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

陳氏樂書曰吉事有祥象事知器維周之禎則福之先見事之有祥者也象舞則王事兆見事之器者也吉事之祥寓之於象

事之器則文王舞象成者孰非形容文王所以有天下之象邪樂記曰樂者非謂弦歌干揚樂之末節也童子舞之內則曰成童舞象蓋文王之時雖王事兆見而大統猶未既集也以未既集之統舞之以未成人之童此所以謂之象舞歟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皆言下而管象春秋傳亦曰象箾南籥文王之樂歌維清於堂上奏鍾鼓於堂下舞象於庭其所形容者熙邦國之典而已未及於法則也肇上帝之禋而已未及於郊祀也熙邦國之典則人受之矣肇上帝之禋則天受之矣然則維周之禎豈過是哉先儒以象爲武王樂而託以三象之說誤矣

勺

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

陳氏樂書曰勺水爲汋勺酒爲酌是酌者有挹而損之之道也大武之樂武王作之於前成王酌先祖之道以成之於後其事則武其道則養天下然武所以毒天下而又有以養之者以武

有七德而安民和衆阜財固在其中矣其作樂告成而形容之
不亦可乎燕禮言若舞則勺記言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皆
小舞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則大舞也周官大舞以大司樂
掌之小舞以樂師掌之然則周之舞豈不重於武宿夜乎此勺
象所以不言大濩乎大武配六樂而謂之大也豈非以大濩大
勳至是然後集邪傳曰舜樂莫盛於韶周樂莫盛於勺以韶爲
盛則是以勺爲盛不知莫重於武之說也白虎通謂周公之樂
曰勺其爲智亦疎矣
夾漈鄭氏曰古有六舞後世所用者韶武二舞而已後世之舞
亦隨代皆有制作每室各有形容然究其所常用及其制作之
宜不離是文武二舞也臣疑三代之前雖有六舞之名往往其
所用者亦無非文武二舞故孔子謂韶盡美又盡善武盡美矣
未盡善不及其他誠以舞者聲音之形容也形容之所感發惟
二端而已自古制治不同而治具亦不離文武之事也然雲門大
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凡六舞之名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
由儀凡六笙之名當時皆無辭故簡籍不傳惟師工以譜奏相
授耳古之樂惟歌詩則有辭笙舞皆無辭故大武之舞秦始皇
改曰五行之舞漢高帝改曰文始之舞魏文帝復文始曰大韶
舞五行舞曰大武舞並有譜無辭雖東平王蒼有武德舞之歌
未必用之大抵漢魏之世舞詩無聞至晉武帝泰始九年荀勗
曾典樂更文舞曰正德武舞曰大豫使郭夏宋識爲其舞節而
張華爲之樂章自此以來舞始有辭而有辭失古道矣

帗舞　樂師掌教國子小舞有帗舞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帗
舞者舞師掌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女巫掌歲時祓除旱暵則
舞雩盖帗之爲言祓也社稷及百物之神皆爲民祓除故以帗舞舞
之然則教國子以是責之保社稷故也鄭司農曰帗舞者全羽羽舞
者析羽鄭康成曰帗析五采繒爲之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其亦互
備之歟

羽舞　樂師凡國有羽舞舞師掌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籥師掌
教國子舞羽龡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詩曰右手
秉翟所謂羽舞者翟羽可用爲儀執之以舞所以爲蔽翼者也春秋
之時隱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羽舞之制自天子達於士名位不同舞亦異數不過降殺以兩而已
諸侯用六羽則是考仲子之宮而用之非僭而何聖人言初獻所以
貶之也

皇舞　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樂師掌教國子小舞有
皇舞蓋皇陰類也而能爲其類之長陰中之陽也旱暵則欲達陰中
之陽故以皇舞舞之與巫師女巫之舞同意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
衣飾翡翠之羽又曰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

旄舞　傳曰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牦牛尾而歌八闋則旄者其牦
牛之尾歟古之人非特操之以歌亦操之以舞旄牛之尾舞者所持
以指麾猶旌旄注牦牛之尾鄉士所設以標識者也周官旄人掌教
舞散樂舞夷樂然則旄舞豈亦旄人所教耶

干舞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
亦如之司兵祭祀授舞者兵司戈盾祭祀授旅者殳故士戈盾授舞
者兵亦如之言兵則不止於干言干則一器而已郊特牲曰朱干設
錫冕而舞大武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樂記曰樂者非謂
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祭統曰及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則
干者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自天子達於童子未嘗不執是舞之
所以象其有武事也然亦特樂之末節而已故樂師教國子以之者
欲其由末以知本也舞師祭山川以之者以其有阻固扞敵之功也
漢舞先武德後文始唐舞先七德後九功其意以謂武以威衆而平

原缺

難文以附衆而守成平難在所先守成在所後唐太宗謂封德彜曰朕始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言過矣考之於古周官司兵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詩曰龍盾之合又曰蒙伐有苑春秋傳曰狄虒彌建大車之輪以爲櫓國語曰官師奉文犀之渠以爲盾先儒以櫓爲大盾以伐爲中干則盾之見於經傳有櫓干伐渠之異名其爲盾一也盾之爲物以革爲之其背曰瓦左傳曰中其楯瓦是也瓦設錫記曰朱干設錫是也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羽蒙雜羽也其緊之也以繡韋其屬繡韋也以紛書曰矯乃干矯者緊以紛也國語曰輕罪贖以鞼盾則鞼士繡帛也舞者所執之干其制如此隋初武舞三十二人執戈三十二人執戚皆配以盾而半執龍盾半執龜盾蓋惑於鄭氏其背如龜之說也是不知所謂龜鎮者其背耳非其飾也孔安國釋書之禹謨以舞干羽爲文舞又失之矣今之鹵簿即干櫓之櫓豈古者櫓櫓通用邪

人舞　以手舞之而無所執舞以干戚羽旄爲飾以手舞足蹈爲容故樂記樂師均以人之手舞終焉通禮義纂曰古者臣之於君有拜手稽首之禮自後魏以來臣之受恩者皆以手舞足蹈爲喜抃之極也豈亦源流於此歟

野舞　地官舞師掌教小舞凡野舞則皆教之教舞至於野人不遺則舞師所教亦無所不至矣

正義曰大司樂所教雲門以下六舞是大舞舞師所教帗舞以下七者是小舞內則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是小舞又云二十舞大夏即此六舞也

陳氏樂書曰執干揚而舞之兵舞也列五采繒爲之帗舞也析鷸羽爲之羽舞也以凰之羽爲之皇舞也以旄牛之尾爲之旄舞也鄭司農曰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

戚舞雲翹育命之舞亦庶乎近古也然舞盡美矣未盡善也故干戚之舞又非所以爲備樂歟聖朝太樂舞器第加繪飾而已其去古制遠矣可不復之乎

揚戚　詩曰干戈戚揚樂記曰樂者非謂干揚也故童子舞之廣雅曰鉞戚斧也毛萇謂揚鉞也孔安國謂劉斧屬蓋揚鉞戚斨劉皆斧也特所由之名異耳黃鉞以金飾其柄也玉戚以玉飾其柄也蓋皆有剛斷之材焉

翟　詩曰右手秉翟左傳曰五雉爲五工正爾雅有鷂諸雉鷂雉鳩雉鷩雉秩秩海雉鸐山雉鶾幷短鶾雉翬雉鷂雉南方曰𪄠儔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而舞之所取者特鸐山雉耳以其羽尤可用爲儀故也南齊鄭義更以翟爲笛飾以髦爲飾以羽梁武帝曰翟是五雉之一取其毳羽以秉之耳寧謂羌笛邪其說是也今太樂以雉羽捘纓爲之而髹木置其柄豈亦近古制歟春秋公羊傳書隱公六年考仲子宮初獻六羽何休曰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是泥於漸卦其羽可用爲儀之說不知禮有舞翳之文詩有秉翟之義也

鷺　宛丘曰無冬無夏值其鷺羽無冬無夏值其鷺翿蓋羽舞者所執鷺翿舞者所建既值其所執之鷺羽又值其所建之鷺翿是常舞而不知反也宛丘刺之豈不宜哉今太樂文舞不以翟羽而以鷺羽舞之素而無文特陳國之淫樂非先王雅舞也易而復古此其時乎

翿纛　羽葆幢　君子陽陽曰左執翿宛丘曰值其鷺翿爾雅曰翿纛也郭璞以爲今之羽葆幢蓋舞者所建以爲容非其所持者也今太樂所用高七尺干首棲木鳳注髦一重綴纁帛畫升龍馬二工執之分立於左右以引文舞亦得古之遺制也

旌　春秋時宋人作桑林之舞以旌夏晉侯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旌夏大旌也舞者行列以大旌表識之也大射禮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亦其類歟然武樂象成者也故得以旌參

之今太樂所用注旌三重高纛等二工分立左右以引武舞亦得古之遺制

節　爾雅曰和樂謂之節蓋樂之聲有鼓以節之其舞之容有節以節之故先代之舞有執節二人之說至今因之有析朱繒三重之制蓋有自來矣

麾（羣千）周官巾車掌木路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書曰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則麾周人所建也後世叶律郎執之以令樂工焉其制高七尺干飾以龍首綴纁帛畫升龍於上樂將作則舉之止則偃之堂上則立於西階堂下則立於樂縣之前少西唐樂錄謂之羣千今太常武舞用之

箾　大周正樂舞箾謂之箾春秋傳見舞象箾南籥者杜預曰舞所執然其詳不可得而知矣

舞衣

冕　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祭統曰冕而揔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樂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由此觀之天子冕而揔干郊祀則袞冕也宗廟則袞冕鷩冕也食老更則鷩冕而已唐制天子之制大裘冕者祀天地之服也下至平冕者郊廟舞郎之服也先王之制冕而揔干非特施於郊廟雖食老更於太學亦用焉以宗廟之禮食老更之賢德亦可謂敬之至矣若夫諸侯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則又借天子之禮古人不為也由此論之諸侯冕而舞大武禮經猶以為僭況舞郎之舞其可用平冕乎然則如之何而可曰爵弁以舞文韋弁以舞武不亦可乎

按冕服先王之盛禮也非郊廟祭祀之大事不服之然天子親冕而揔干則施之於郊廟及養老之時蓋敬之至而以盛禮事之也唐人乃以平冕為舞郎之服則是樂工可以服王公之服矣切意古人舞者必自有其服書所謂胤之舞衣是也其曰冕而揔干云者蓋以祭祀養老之時君服冕以從事遂親起舞以示敬非曰舞者必合服冕也又如祭祀之時君親牽牲割牲養老之時君親執醬執爵其時亦必皆以冕服從事猶冕而揔干之類也然遂謂祭祀之牽牲割牲者養老之執醬執爵者雖賤有司皆服人君之服可乎君親耕籍田則冕而朱紘躬秉耒亦豈凡秉耒者皆可冕服乎後世不明其義而以平冕為舞郎之服誤矣流傳既久南唐之時優伶遂有乞取大殷皇帝平天冠為戲以資笑噱者蓋後世之視舞同乎戲劇而又因其誤以平冕為舞服遂亦以戲衫視冕矣

皮弁

明堂位曰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蓋皮弁以白鹿皮為之其衣則布十五升其色象之則素衣其衣也素積其裳也大武所以象征誅必朱干玉戚冕而舞之者以武不可覿故也大夏所以象揖遜必皮弁素積裼而舞之者以文不可匿故也記曰襲之裼也見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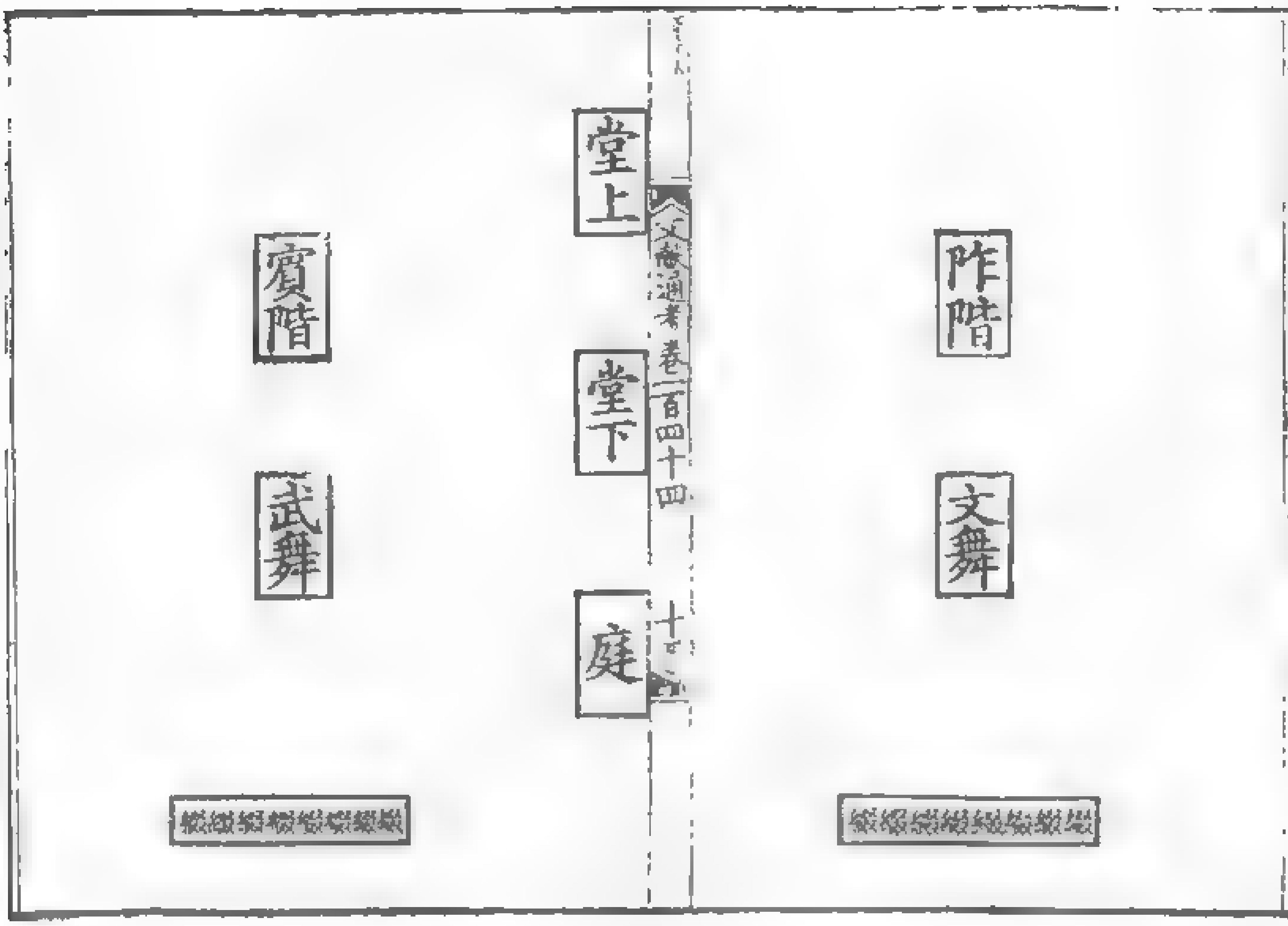
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裘可知也由是觀之裼襲未嘗相因也干戚羽籥未嘗並用也於大夏言裼而舞則大武冕而舞必用襲矣於大武之舞言干戚則大夏之舞必用羽籥矣

陳氏樂書曰書曰胤之舞衣在西方孔安國曰胤國所謂舞者之衣皆中法然古者皮弁素積冕服之外無所經見特庶舞者之衣法五方色謂之五行之舞漢去三代未遠疑亦得古遺制也唐趙慎言曰今祭器茵褥總隨五方五郊衣服獨乖其色舞者常持皂飾工人皆服降衣臣愚竊不便之其舞人工人衣服請依方色宗廟黃色仍各以所主標袖亦可謂知言矣今誠祖述其制而行之使舞工之服五郊各放五色天祀以玄地祭以黃宗廟以纁亦庶乎近古若夫宗廟以黃則不知地示果用何色耶

舞綴兆

樂記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注綴謂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

少也民逸則德盛鄰相去近舞人多也



陳氏樂書曰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經曰行其綴兆行列得正焉蓋位則鄰也所以爲綴列則佾也所以爲行正之以辨其序巡之以肅其慢則治民勞者鄰遠而佾寡其德殺故也治民逸者鄰短而佾多其德盛故也非故不同凡各稱德而已天子之於諸侯生則旌以舞没則表以謚觀舞之行綴足以知臨民之德聞謚之異同足以知爲治之行然則爲諸侯者孰不敏德崇行以法天下後世爲哉今之舞者不列於庭而列於堂下其退文進武不復有出入之序非古人所謂八佾舞於庭序出入舞者之意也至於進退疾徐之際又不復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拊會之節古人所謂文以揖遜武以擊刺之意也講而習之正今日急務也

萬舞　商頌曰萬舞有奕衛風曰公庭萬舞魯頌曰萬舞洋洋春秋曰萬入去籥左氏傳曰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又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館于宮側而振萬焉晉志曰萬舞象功足舞也先王所以習戒備自商至周所不易也何休釋公羊萬舞之說以爲象武王以萬人伐紂不亦失乎武舞一也謂之干舞其名也謂之萬舞其數也禮樂所謹不過名數而已

東萊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干舞武舞之別名也籥舞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舞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舞羽吹籥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簡兮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於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總名明矣

漢衛高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

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視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師古曰言自制作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師古曰遵前代之法）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大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蘇林曰言昭容樂生於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人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氐皆因秦舊事焉

陳氏樂書曰周存六代之舞至秦惟餘韶舞而已漢興制氏世職大樂第識鏗鏘鼓舞之末節未始知其義也然漢舞宗廟之酎用卑者之子不得而與其豫之者上則二千石之子下則五大夫之子取適子高五尺已上年十二到三十顏色和身体修治者以為舞人雖與周人異制亦未失用國子之實也今之舞者不過用市井畎畝之人素不知歌舞者為之其何以格神明移風俗乎

公莫舞即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高帝且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莫害漢王也後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制

巴渝舞者漢高帝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目率賨人以從帝為前鋒號板楯蠻勇而善鬭既定秦中以功封閬中侯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

武帝時用事甘泉圜丘用女舞童三百

東漢光武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及雲

翹育命舞

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歌元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祭祀志又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 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天子迎春於東堂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迎夏於南堂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迎秋於西堂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迎冬於北堂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至立秋迎氣於黃郊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

明帝永平三年十月烝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宣書曰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其舞人執羽籥五行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其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舞德者高祖四年作言行武以除亂也其舞人執干戚光武草創禮樂未備今始奏之故云初也）

永平八年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靈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

章帝即位議顯宗廟樂東平王蒼上言昔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祖昭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作武德之舞上從王議

祠靈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芸耨驅

爵及穫刈舂歎之形象其功也
和帝即位有司奏上尊章帝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曰可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五

鄱　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樂考

樂舞

魏武帝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杜夔時舞師馮肅曉知先代諸舞夔總之始設軒懸復先代古樂文帝受禪改漢安世樂為正世嘉至樂為迎靈昭容樂為昭業漢巴渝舞為昭武雲翹舞為鳳翔育命舞為靈應武德舞為武頌文始舞為大韶五行舞為大武明帝太和初詔議廟樂改大予樂為太樂（[illegible]漢書名也）太祖武皇帝樂曰武始之樂高祖文皇帝樂曰咸熙之舞烈祖明皇帝樂曰章斌之舞凡此三舞天地宗廟燕享及朝饗用之總名大鈞之樂也王肅等議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高皇大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當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以文始大武武德武始太鈞可以備四代之樂猶周存六代之樂也故奏黃鍾舞文始以禮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守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二至祀丘澤可兼舞四代又漢雲翹育命之舞猶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圜丘育命祀方澤卒如肅議

亦近古感制也

鞞舞未詳所起然漢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魏曹植鞞舞歌序曰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煨先帝聞其舊伎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戒下國之陋樂焉

晉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樂而改樂章繼而命荀勗領其事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之舞羽籥舞曰宣文之舞咸寧初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乃廢宣武宣文之舞同用正德大豫勗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鍾磬事勗

蕘後詔其子藩修定以施郊廟
鞞舞漢曲至晉加以杯謂之世寧舞也張衡舞賦云歷七盤而蹤躡
王粲釋云七盤陳於廣庭顏延之云遞間關於盤扇鮑昭云七盤起
長袖皆以七盤為舞也干寶云晉武帝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舞矜
手以接盤反覆之至危之象言晉代之士苟貪飲食智不及遠至宋改為宋世寧齊改為
齊代昌唐謂之盤舞隸清樂部中
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疑是吳舞也晉俳歌又
云皎皎白緒節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紵疑白紵即白緒也
鐸舞漢曲也晉鞞舞亦五篇及鐸舞歌一篇幡舞一篇鼓舞伎六曲
並陳於元會其舞故常二八桓玄即真太樂遣衆伎尚書殿中郎袁
明子啓增八佾相承不復革宋明帝自改舞曲歌詞猶存舞並闕其
鞞梁謂之鞞扇舞也幡舞扇舞後並亡
宋武帝紹晉衰亂之後改正德舞為前舞大豫舞為後舞文帝元嘉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五　二

中令奚縱參議宗廟舞事會軍興而寢至孝武有司奏宋承晉氏末
有稱號前舞後舞有乖古制於是前舞為凱容之舞後舞為宣烈之
舞既而建平王宏又議以凱容為韶舞宣烈為武舞故以正德為宣
化之舞大豫為興和之舞郊廟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
之樂何承天三代樂序稱正德大豫舞蓋出三代容樂其聲節有古
之遺音蓋然不知二舞乃出宣舞宣文魏大武三舞也宣舞魏韶舞
也宣文魏武始舞也魏改巴渝為昭舞五行為大武凱容舞執籥秉
翟則魏武始舞也宣烈舞有牟弩有干戚牟弩漢巴渝舞也干戚周
舞也由是言之何承天之論未為知樂者也明帝又自改鞞舞曲歌
辭大明中以鞞拂雜舞合之鐘石施之殿庭順帝昇明中王僧虔以
為乖於雅體何其言之邪
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義康於東府正會依舊給伎總章工
馮大列相承給諸王伎十四種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博士傅隆議

以為未詳此人數所由唯杜氏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
以為非也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
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杜以為一例又減
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左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
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議甚允今諸王不復舞佾其總章舞伎即古
之女樂也殿庭八八諸王則應六八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
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有八則
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
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二列又二列輒減二人近降太半非唯
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
孝武帝祠南郊初獻奏文德宣烈之舞次奏武德宣德之樂太祖高
皇帝配享奏高德宣烈之樂北郊初獻奏地德凱容之樂次奏昭德
凱容之樂明堂之樂並同二郊之奏宗廟太祖神室奏高德宣烈之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五　二

樂穆后奏穆德凱容之樂高祖奏明德凱容之舞
齊永明中釋寶月為太樂令鄭義泰論曰笛飾以旄籥飾以羽今笛
籥並用羽旄制進賢冠幘不替箏朱衣褾服中廁皁緣曲領白布袜
複舃義泰乃改替箏笛籥同用竹朱漆籥三孔笛一頭五色毦籥兩
頭孫羽毦者為皮裁梁武帝辨之曰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箏笏
以記事受言舞者何事替箏耶
梁室肇有天下任昉宗王肅之議凡郊廟備六代之樂武帝非之以
為仲尼晏朝之意於是不備宮架不編舞六代至於郊廟及三朝設
軒非判非特直以至恭所應施用而已何其率邪故其
命武舞為大壯文舞為大觀南郊舞奏黃鍾取陽始化也北郊舞奏
林鍾取陰始化也明堂宗廟舞奏夾鍾取恭名陰主之義也三朝則
大壯奏夷則大觀奏姑洗取其月王也彼謂魏晉以降不應以巴渝
夷狄之舞雜周舞真為論歟

梁武帝時太常任昉奏據魏王肅議周礼賓客皆作備樂況天地宗
廟事之大者周官以下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致鬼神以
和邦國請依王肅祀祭郊廟備六代樂帝曰按言大合樂者是使六
律與五聲克諧八音與舞蹈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
後即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此則曉然已明肅則失其旨
矣推檢記載初無宗廟郊禋徧舞之文唯明堂之位云以禘禮祀周
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幘裼而舞大夏納夷蠻之
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按所以舞大武大夏者止欲備其文武
二舞耳非兼用六代也夏以文受周以武功所以故兼之而不用護
者護武舞也周監於二代質文乃備納蠻夷樂者此明功德所須旨
止施禘祭不及四時也今四海之祭而不徧舞者何夫祭尚於敬不
欲使樂繁禮縟故季氏逮闇而祭日不足以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
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彼義反倚於綺反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

他日祭子路與焉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
而不知禮乎儒者知子類晏事猶舞六代不知有司跛倚不敬已大
若依肅議用六代樂者郊堂既有迎神之樂又登歌各頌功德徧以
六律繼以出入方待樂終然後罷祭者此則非仲尼雖晏朝之旨若
三獻礼畢即便卒事則無勞於徧舞也
陳武帝宗祀朝饗並遵梁制武舞奏大壯夷則作夾鍾爲應之七月
金始王取其剛斷也文舞奏大觀姑洗作應鍾爲應之三月萬物必
榮取其布惠也文帝天嘉五年詔劉平張崖定二郊明堂儀改天嘉
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為名更舞七德之舞工執干楯曲終復綴出就
縣東繼舞九叙之舞工執羽籥
後魏道武帝定中山獲其樂縣自制樂舞追尊祖考諸帝樂用八佾
奏皇始之舞冬至祭天於南郊圓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夏至祭
地於北郊方澤樂用天祚奏大武之舞及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平涼

大祠享皆用之至上元三年詔惟圓丘方澤太廟乃用餘皆罷又曰
神功破陣樂不入雅樂功成慶善樂不可降神亦皆罷而郊廟用治
康凱安如故儀鳳二年太常卿韋萬石奏請作上元舞兼奏破陣慶
善二舞而破陣樂五十二徧著于雅樂者二徧慶善樂五十徧著于
雅樂者一徧上元舞二十九徧皆著于雅樂又曰雲門大咸大磬大
夏古文舞也大濩大武古武舞也為國家者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
舞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神功破陣樂有武事之象功成慶善樂
有文事之象用二舞請先奏神功破陣樂初朝會常奏破陣舞高宗
即位不忍觀之乃不設後幸九成宮置酒韋萬石曰破陣樂舞所以
宣揚祖宗盛烈以示後世自陛下即位寢而不作者久矣禮天子親
總干戚以舞先祖之樂今破陣樂久廢群下無所稱述非所發孝思
也帝復令奏之舞畢歎曰不見此樂垂三十年追思王業勤勞若此
朕安可忘武功邪群臣皆稱萬歲然遇饗燕奏二樂天子必避位坐

者皆興太常博士裴守真以謂奏二舞時天子不宜起立詔從之及
高宗崩改治康舞曰化康以避諱武后毀唐太廟七德九功之舞皆
亡唯其名存自後復用隋文舞武舞而已
開元元年瀛州司法參軍趙慎言按周禮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
大咸大濩大武是知古之舞者即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
降福靈光燭壇今之舞人並容貌蕞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
降福固亦難矣隋猶以品子為之號為二舞郎遠乎聖朝遂變斯
制誠願革茲近誤考復古道其二舞人取品子年二十以下顏容
修正者為之令太常博士主之准國子學給料行事之外習六樂
之道學五禮之儀十周年量文武授散官號曰雲門生又五郊工
人舞人衣服合依五色按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
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是知五方
帝德色玉不同四時文物各隨方變異以同色相感同事相宜陰

陽交泰莫不由此今祭器茵褥總隨於五方五郊衣服獨乖於方色舞者常持皂飾工人恒服絳衣以臣愚知深爲不便其工人衣服各依方色其宗廟黃色仍各以所主色標袖又以樂治身心禮移風俗請立樂教以化兆民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其國子諸生請教以樂經同於禮傳則人人知禮家家知樂自然風移俗易災害不生其樂經章目雖詳稍乖旨要請委通明博識修撰訖然後頒下

大定舞　本出破陣樂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文甲持槊歌云八弦同軌樂以象平遼東而邊隅大定也

聖壽舞　唐高宗武后作舞用百四十人金銅冠五色畫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凡十六變而畢有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之字然先王作樂有六變而止者有八變而止者有九變而止者未聞十六變也不亦失大樂必易之意耶

光聖舞　唐明皇作舞者八十人鳥冠五采畫衣兼以上元聖壽之容以歌王業所興也

讌樂舞　唐張文收所造也舞工二十人緋綾爲袍絲布爲袴又分四部景雲舞八人慶善舞四人承天舞四人樂用玉磬二格大方響一格搊箏筑臥箜篌大箜篌小箜篌大琵琶小琵琶大五弦琵琶小五弦琵琶吹葉大笙小笙大篳篥小篳篥大簫小簫正銅鈸和銅鈸長笛短笛楷鼓連鼓鞉鼓桴鼓各一工歌二開元以後並亡唯景雲舞僅存爾

長壽舞　武后長壽年所制舞者十有二人衣冠皆畫

天授舞　武后天授年所制舞者四人畫衣五采鳳冠

萬歲舞　鳥歌萬歲樂舞唐武太后所造也當是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又常稱萬歲故爲樂以象之舞者三人緋大袖並畫鸜鵒冠作鳥像嶺南有鳥似鸜鵒稍大乍視不可辨久養之能言南人謂之吉了亦云料開元初廣州獻之言音雄重如丈夫委曲識人情慧於鸚鵡遠矣漢書武帝紀書南越獻能言鳥豈謂此邪北方常言鸜鵒踰嶺乃能言傳者誤矣

龍池舞　唐明皇所作初帝在藩邸居龍慶坊坊之南忽變爲池望氣者異焉中宗末年汎舟池中及即位以坊爲宮池水逾大彌漫數里故爲此樂以歌其祥舞者十有二人爲列服五色紗雲衣芙蓉冠無憂履四工執蓮花以引舞一奏而五疊

小破陣樂舞　唐明皇造舞者四人金甲冑蓋生於立部伎也

師子舞　唐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師子摯獸出於西南夷天竺師子等國綴毛爲之各高丈餘人居其中像其俛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秉拂爲習弄之狀五師子各放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樂舞以足持繩者服飾作崑崙狀

中和舞　唐德宗造舞因成八卦仲春麟德殿會百寮觀新樂詩且

敘其舞曰朕以仲春之首紀爲令節聽政之暇韻於歌詩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舞

六合還淳舞　唐調露二年上御洛城南樓賜太常奏六合還淳之舞

順聖舞　昔于司空頔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一人舞於中央幕客韋授笑曰何用窮兵獨舞觀其言雖詼諧然亦不爲無味矣豈古所謂譎諫耶

承天舞　承天樂舞四人紫袍進德冠並銅帶

聖主回鑾舞　唐大定元年天后幸京師同州刺史蘇瓌進聖主還京樂舞上御行宮樓觀之賜以束帛令編之樂府

一戎大定舞　唐龍朔元年上召李勣何史那上官儀等宴于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名之一戎大定樂皆親征遼東形容用武之象也

神宮大樂舞　唐武后長壽中親享萬象神宮因制此舞用舞者九百人作之神宮之庭焉

霓裳舞　唐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太常卿馮定總樂工閱之於庭端凝若植文宗乃召升階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因錫禁中瑞錦令錄所著古體詩以獻豈莊周所謂旦暮遇之者邪自兵亂以來霓裳羽衣曲其音遂絕江南偽主李煜樂工曹者素善琵琶因按譜得其聲煜后周氏亦善音律又自變易徐鉉聞曹曰法曲本緩而此聲太急何也曹曰宮中人易之議者以為非吉祥也後歲餘而周氏卒矣

景雲舞　舞者八人花錦為袍五綬為褲綠雲冠黑皮鞾

坐部舞　立部舞　唐安樂太平破陣慶善大定上元聖壽光聖等舞皆雷大鼓雜以龜茲之樂大定樂加金鉦唯慶善舞獨用西涼樂檔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更其衣冠合之鐘石別享郊廟以破陣為七德之武舞慶善為九功之文舞自武后捂亂毀唐宗廟斯禮寖廢矣安樂等八舞皆立奏之樂府謂之立部伎也自長壽天授鳥歌萬歲龍池小破陣等舞皆同龜茲樂舞人皆穿皮鞾惟龍池舞備用雅樂而無鐘石舞躡履燕樂等六舞皆坐奏之樂府謂之坐部伎也唐之雅樂其雜夷蠻之制如此然則卒致胡雛之禍者有以也夫

傾盃舞　唐明皇嘗令教舞馬百駟分為左右部時塞外亦以善馬來貢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金鈴飾其鬣間雜以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凡數十疊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抃轉如飛或命壯士舉榻馬舞其上樂工數十環立皆衣以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妙齡姿美者充之每遇千秋節大宴勤政樓奏立坐二部伎畢則自內廐引出舞之其後明皇幸蜀而舞馬散在民間祿山頗心愛之自是以數十匹置之范陽後為田承嗣所得而雜於戰馬置之外棧既而軍中饗士樂作馬舞不能自止廝養輩謂其為妖擁篲以擊之馬立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尚存故態廐吏遽以為怪白承嗣箠之終斃於櫪下惜哉由是觀之山海經述海外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穆天子傳有馬舞之舞亦信有之矣

軟舞　唐開成末有樂人崇胡子能軟舞其腰支不異女郎也然舞容有大垂手有小垂手或像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然則軟舞蓋出體之自然非此類歟

健舞　唐教坊樂垂手羅迴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阿遼柘枝黃麞拂林大渭州達摩支之屬謂之健舞故健舞曲有大杆阿連柘枝劍氣胡旋胡勝軟舞有涼州蘇合香屈柘團亂旋甘州焉

歎舞　唐咸通中伶人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為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沽少年效之謂之拍彈時同昌公主喪除懿宗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為歎百年舞曲舞人皆盛飾珠翠仍畫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覆地調語悽惻聞者流涕懿宗嘗厚賜之時宰相曹確屢論之不納至僖宗朝卒為崔彥昭所奏死於嶺表豈得放鄭遠佞之意邪

杜氏通典前代樂飲酒酣必起自舞詩云屢舞僛僛是也宴樂必舞但不宜屢耳前代譏在屢舞不譏舞也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舞是也魏晉以來尤重以舞相屬謝安以屬桓嗣是也近代以來此風絕矣宋孝武帝大明中以鞞拂雜舞合之鐘石施於廟庭鳩舞馬舞竹書穆天子傳亦有之宋鮑昭又有鶴舞賦此舞或時而有非樂府所統今翔麟鳳苑廐有蹀馬俯仰騰躍皆合曲節朝會用樂則兼奏之

梁太祖開平初造崇德之舞以祀昊天開平之舞以享宗廟然廟有四室室為一舞一室曰大合之舞二室曰象功之舞三室曰來儀之舞四室曰昭德之舞

後唐樂舞無所更造獨宗廟四室別立舞名懿宗用昭德之舞獻祖

用文明之舞太祖用應天之舞昭宗用承平之舞莊宗用武成之舞明宗用雍熙之舞

晉高祖初詔崔棁等制定樂舞棁等講求唐制盡復其器服工員改文曰昭德之舞武曰成功之舞始為大會陳之並雜取教坊諸工以備行列屈信俯仰頗有儀度其後太常更自廣募工員多出市人閭胥未幾而元會朝饗遂用寺工以陳於廷進退無旅而歌如虞殯當時識者觀之知晉之相亡兆於此矣

漢高祖即位之初太常張昭進言唐有治康凱安七德九功四舞不可廢罷宜更名號示不相襲也故治康曰治安之舞凱安曰振德之舞九功曰觀象之舞七德曰講功之舞治安振德用之郊廟觀象講功施之燕享又宗廟四室室別名舞一室曰靈長之舞二室曰積善之舞三室曰顯仁之舞四室曰章慶之舞未幾高祖廟有司上觀德之舞云

周廣順初太常卿邊蔚奏改治安為政和之舞振德為善勝之舞觀象為崇德之舞講功為象成之舞宗廟樂舞信祖廟舞肅雍之舞僖祖廟舞章德之舞義祖廟舞善慶之舞慶祖廟舞觀成之舞太祖廟舞明德之舞世宗廟舞定功之舞

宋朝建隆之初竇儼首議更周樂舞之名以崇德舞為文德之舞象成舞為武功之舞權籍教坊及開封府樂戶子弟充之冠服用唐舊制而已

太祖皇帝乾元殿朝群臣更詔大明殿上壽詔用文德武功之舞然郊廟殿廷同制其容綴未稱朝廷揖遜之意故和峴建言宜先奏文舞爲殿廷所用文舞宜為盛德升聞之舞取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之義也舞工用百二十八人八佾之數判為八列列十六工皆著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二工執五采纛引之文容變數略倣唐儀次奏武舞宜為天下大定之舞取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之義也舞工亦準文舞之數被金甲持戟二工執五色旗引之一變象六師舉二變象上黨平三變象維揚定四變象荊湖復五變象邛蜀來六變象師還振旅至於鐃鐸雅相鐃鼓并舞舞工冠服仍舊而已太宗淳化中峴弟嵘復奏改殿廷二舞以光太祖功烈今亦應更定舞名其舊用盛德升聞宜更名化成天下之舞取易稱化成天下之義也天下大定更名威加海內之舞取漢高祖為威加海內之歌也蓋其舞亦六變爲一變象講武二變象漳泉歸三變象杭越朝四變象殄并汾五變象清銀夏六變象兵還振旅每變樂一曲而已詔從之和峴弟兄可謂善因時而造者

真宗又詔殿廷二舞復用乾德舊名祥符中崇奉玉清昭應宮等諸祠每乘輿薦獻並作備樂別號文舞曰發祥流慶之舞武舞曰降真觀德之舞又因太宗籍萬國朝天之曲造同和之舞裁平晉之曲造定功之舞郊廟並奏之天聖中孫奭進言太常雅樂郊廟酌獻上用

登歌不作文舞亞獻又不作武舞止奏正安而已於是劉筠等議自是宗廟酌獻復用文舞武舞工先入以須亞獻而亞獻終獻並舞正安之曲郊祀天地與宗廟既異廟室各有稱頌功德故文舞迎神之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齊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焉明道中冬至皇帝率群臣於文德殿莊獻明肅皇太后行上壽之禮設宮縣進厚德無疆之文舞四海會同之武舞各三變而罷

宋祖宗廟室樂舞之名僖祖室曰大善之舞順祖室曰大寧之舞翼祖室曰大順之舞宣祖室曰大慶之舞太祖室曰大定之舞太宗室曰大盛之舞真宗室曰大明之舞仁宗室曰大仁之舞英宗室曰大英之舞神宗室曰大成之舞諸后之室凡行酌獻之禮孝惠孝章位同奏大統之曲淑德位奏大昌之曲章懷位奏大治之曲自餘隨帝室所奏云

陳氏樂書曰切觀祖宗之室曲異之舞至於后室一用文德之舞而武舞不用焉豈非慰於先儒婦人無武事之說邪春秋書初獻六羽非無武舞也特舉羽以見干耳如曰不然閟宮祀姜嫄之詩何以美萬舞洋洋乎古人亦嘗振萬於文夫人之側亦足考信矣方今誠於諸后之室并奏文武之舞以娛樂神靈以形容德美真曠代甚盛之舉而不失先王之制也

又曰周人教國子之舞有大司樂有小樂師又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然則古之舞者非獨給繇役之賤者而已雖爲國子爵爲下士亦預焉漢太樂律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至六百石關內侯至五大夫之子取其適者五尺以上年十二至三十顏色和身體修治身以爲舞人古國子下士之實也唐之郊廟舞工不合古制趙慎言奏議隋代循以品子爲之號二舞郎唐興承變其制誠願復古道取品子年

二十以下容質修正者備二舞之員令太常博士主之准國子學給料閑日得習六樂學五禮滿十歲量文武授散官號雲門生其制亦可謂近古矣然不設課試之法勸沮之術未爲備制也聖朝舞郎之制尚仍唐舊誠推慎言之法補之以課試勸沮之方以之饗郊廟接神祇未有不降格而來饗矣今日不得不爲之留意也

神宗元豐二年詳定所以朝會樂而有請者十其三定文舞武舞各爲四表表距四步爲酇綴各六十四文舞者服進賢冠左執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執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進蹈安徐進一步則兩兩相顧揖三步三揖四步爲三辭之容是爲一成餘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爲第一成至第三表爲再成至北第一表爲三成覆郤行至第三表爲四成至第二表爲五成復至南第一表爲六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則集雉尾置於紼漆之柄求之古制實無所本聶崇義圖羽舞所執類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結綬系於柄此纛翳之謂也請按圖以翟羽爲之其四武舞服平巾幘左執干右執戈二工執旌居前執鼗執鐸各二工金錞二四工舉二工執鐲執鐃執相在左執雅在右亦各二夾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於南表前先振鐸以通鼓乃擊鼓以警戒舞工聞鼓聲則各依酇綴總干正立安位堂上長歌以咏嘆之於是播鼗以導舞舞者進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見舞漸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以金錞和之以金鐲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陔步舞者發揚蹈厲爲猛賁趫速之狀每步一進則兩兩以戈盾相嚮一擊一刺爲一伐爲一成謂之一變至第二表爲一變至第三表爲二變至北第一表爲三變舞者覆身郤行而南至第三表爲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舂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爲五變舞蹈而進爲兵還振旅之狀振鐸搖鼗擊鼓和以金錞廢鐲鳴鐃復至南第

一表爲六變而舞畢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執干戚若用八佾而爲擊刺之容則舞者執干戈說者謂武舞戰象樂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擊刺戈則擊兵矛則刺兵玉戚非可施於擊刺今舞執干戚蓋沿襲之誤請左執干右執戈

哲宗元祐四年十二月始命大樂正葉防撰三朝二舞儀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第一變舞人去南表三步總干而立聽舉樂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顧作猛賁趫速之狀再鼓皆轉身向裏以干戈相擊刺足不動再鼓皆回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向立干戈各直腰再鼓各前進以左足在前右足在後左手執干當前右手持戈在腰爲進旅再鼓各相擊刺再鼓各退身復位整其干爲退旅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轉面相向秉干持戈坐作再鼓各相擊刺再鼓皆起收其干戈爲克捷之象再鼓正立

過節則蹲第二變聽舉樂依前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正
面作再鼓各轉身向裏相擊刺足不動再鼓各轉身向外擊刺如前
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陳其干戈左右相顧為貴速之狀
再鼓皆併入行以八為四再鼓皆兩兩對相擊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
在右右在左再鼓皆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
再鼓各揚其干戈再鼓交相擊刺再鼓皆總干正立遇節樂則蹲第
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向再鼓整干戈以象登
臺講武再鼓皆擊刺於東南再鼓皆按盾舉戈東南嚮而望以象漳
泉奉土再鼓皆擊刺於正南再鼓皆按盾舉戈西南嚮而望以象杭越
來朝再鼓皆舞一步正立再鼓皆擊刺於西北再鼓皆按盾舉戈西
北嚮而望以象克殄并汾再鼓皆擊刺於正西再鼓皆按盾舉戈西
嚮而望以象肅清銀夏再鼓皆舞進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
再鼓皆置干戈于地西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舉皆左右舞蹈象以

文止武之意再鼓皆就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盡即
止以象兵還振旅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第一變舞人立南表之南
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
而上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皆右顧右揖再鼓皆開手蹲再鼓皆進
一步正立再鼓皆少卻身初辭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顧以右手
在前左手推出為再辭再鼓皆左顧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為固辭
再鼓皆合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俛身相顧初謙合手
當胷再鼓皆右側身左垂手為再謙再鼓皆左側身右垂手為三謙
再鼓皆躬而授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退一
步轉面相向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開手蹲正立再
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向再鼓皆卻身為初辭再鼓皆舞辭如上儀再
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再鼓
相向再鼓皆顧為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

正立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向再
鼓皆相趨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鼓皆左揖再鼓皆開手蹲正立再
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向再鼓皆卻身初辭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
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兩相向再鼓皆相顧初謙再
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躬而受之正立節樂則蹲凡二舞綴表器及
引舞振作並與大祭祀之舞同協律郎陳沂按閱以謂節奏詳備自
是朝會則用之

徽宗政和二年議禮局上親祠二舞之制　詳見樂懸門

高宗紹興十三年詔討論郊廟樂舞僖祖廟用基命之樂舞翼祖廟
用大順之樂舞宣祖廟用天元之樂舞太祖廟用皇武之樂舞太宗
廟用大定之樂舞真宗仁宗廟樂舞曰熙文曰美成英宗神宗廟樂
舞曰治隆曰大明哲宗徽宗欽宗廟樂舞曰重光曰承元曰瑞慶皆
以無射宮奏之　詳見樂制門

寧宗即位孝宗廟奏用大倫之樂舞光宗廟奏用大和之樂舞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五卷

鄱陽 馬 端臨 著

樂考

俗部樂（女樂）

清樂者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以來舊曲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張氏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隋平陳後獲之文帝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流於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復會同雖音逐時遷而古制猶在可以此為本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定呂律更造樂器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先遭梁陳亡亂而所存蓋尠隋室以來日益淪缺

隋開皇時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禮畢也）又雜有踈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其後牛宏請存鞞鐸巾拂等四舞與新伎並陳因稱四舞漢魏以來並施於宴饗（鞞舞漢巴渝舞也鐸舞傳云代興辭也云振鐸鳴金成公綏賦鞞鐸舞在八音且未見是拂舞即吳舞白符鳩是也巾舞者公莫舞是也）平陳後並在宴會與雜伎同設於西涼前奏之帝曰其音聲節奏及舞悉宜依舊惟舞人不須捉鞞拂等煬帝大業中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踈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為九部樂器工衣創造成大備於茲

唐高祖即位仍隋制設九部樂燕樂伎樂工舞人無變者清商伎者隋清樂也有編鐘編磬獨弦琴擊琴瑟秦琵琶臥箜篌筑箏節鼓皆一笙笛簫篪方響跋膝皆二歌二人吹葉人舞者四人并習巴渝舞西涼伎有編鐘編磬皆一彈箏搊箏臥箜篌竪箜篌琵琶五弦笙簫觱篥小觱篥笛橫笛腰鼓齊鼓檐鼓皆一銅鈸二具一白舞一人方舞四人天竺伎有銅鼓羯鼓都曇鼓毛員鼓觱篥橫笛鳳首箜篌琵琶五弦具皆一銅鈸二舞者二人高麗伎有彈箏搊箏鳳首箜篌臥

絃箜篌竪箜篌琵琶以蛇皮為槽厚寸餘有鱗甲楸木為面象牙為捍撥畫國王形又有五弦義觜笛笙葫蘆笙簫小觱篥桃皮觱篥腰鼓齊鼓龜頭鼓鐵板具大觱篥胡旋舞舞者立毬上旋轉如風龜茲伎有彈箏竪箜篌琵琶五弦橫笛笙簫觱篥荅臘鼓毛員鼓都曇鼓侯提鼓雞婁鼓腰鼓齊鼓檐鼓具皆以銅鈸二舞者四人設五方師子高丈餘飾以五方色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袜謂之師子郎安國伎有竪箜篌琵琶五弦橫笛簫觱篥正鼓和鼓銅鈸皆一舞者二人踈勒伎有竪箜篌琵琶五弦簫橫笛觱篥荅臘鼓羯鼓侯提鼓腰鼓雞婁鼓皆一舞者二人康國伎有正鼓和鼓皆一笛銅鈸皆二舞者二人工人之服皆從其國隋樂每奏九部樂終輒奏文康樂一曰禮畢太宗時命削去之其後遂亡禮畢者本自晉太尉庾亮家其卒其伎追思亮因假為其面執翳以舞象其容取謚以號之謂文康樂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為名其曲有散華樂等隋平陳得之入九部樂器有笙笛簫箎鈴槃鞞腰鼓等七種三懸為一部工人二十二人既平高昌收其樂有竪箜篌銅角一琵琶五弦橫笛簫觱篥荅臘鼓腰鼓雞婁鼓羯鼓皆二人工人布巾袷袍錦襟金銅帶畫袴舞者二人黃袍袖練襦五色條帶金銅耳璫赤鞾自是初有十部樂其後因內宴詔長孫無忌製傾盃曲魏徵製樂社樂曲虞世南製英雄樂曲帝之破竇建德也乘馬名黃驄驃及征高麗死於道頗哀惜之命樂工製黃驄疊曲四曲皆宮調也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舊以木撥彈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為搊琵琶高宗即位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采古誼為景雲河清歌亦名燕樂有玉磬方響搊箏筑臥箜篌大小箜篌大小琵琶大小五弦吹葉大小笙大小觱篥簫銅鈸長笛尺八短笛皆一毛員鼓連鞉鼓桴鼓具皆二每器工一人歌二人工人絳袍金帶烏鞾舞者二十人分四部一景雲舞二慶善舞三破陣舞四承天舞景雲樂舞八人五

色雲冠錦袍五色袴金銅帶慶善樂舞四人紫袍白袴破陣樂舞四人緋袍絳袴承天樂舞四人進德冠紫袍白袴景雲舞元會第一奏之高宗以琴曲寖絕雖有傳者復失宮商令有司修習太常丞呂才上言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今以御雪詩爲白雪歌古今奏正曲復有送聲君唱臣和之義以羣臣所和詩十六韻爲送聲其御帝善之乃命太常著于樂府才復撰琴歌白雪等曲帝亦製歌詞十六皆著樂府帝將伐高麗燕洛陽城門觀屯營教舞按新征用武之勢名曰一戎大定樂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甲持槊而舞歌者和之曰八弦同軌樂象高麗平而天下大定也及遼東平行軍大總管李勣作夷美賓之曲以獻調露二年幸洛陽城南樓宴群臣太常奏六合還淳之舞其容制不傳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後也於是命樂工製道調

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當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爲七宮越調大食調高大食調雙調小食調歇指調林鍾商爲七商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鍾角越角爲七角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鍾羽般涉調高般涉爲七羽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過節急者流蕩其後聲器寖殊或有宮調之名或以倍四爲度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鍾調乃應夾鍾之律燕設用之絲有琵琶五弦箜篌箏竹有觱篥簫笛匏有笙革有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土則附革而爲鞚木有拍板方響以体金應石而備八音倍四本屬清樂形類雅音而曲出於胡部復有銀字之名中管之格皆前代應律之器也後人失其傳而更以異名故俗部諸曲悉源流於雅樂周隋管弦雜曲數百皆西涼樂也鼓舞曲皆龜茲樂也唯琴工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蔡邕五弄楚調四弄謂之九弄隋亡清樂散缺存者纔三十六曲

其後傳者平調清調周房中樂遺聲也白雪楚曲也公莫舞漢舞也巴渝漢高祖命工人作也明君漢元帝時作也明之君漢鞞舞曲也鐸舞漢曲也白鳩吳拂舞曲也白紵吳舞也子夜晉曲也前溪晉車騎將軍沈玩作也團扇晉王珉歌也懊儂晉隆安初謠也長史變晉司徒左長史王廞作也丁督護晉宋間曲也讀曲宋人爲彭城王義康作也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作也石城宋臧質作也莫愁石城樂所作也襄陽宋隋王誕作也烏夜飛宋沈攸之作也估客樂齊武帝作也楊叛北齊歌也驍壺投壺樂也常林歡宋梁間曲也三洲商人歌也採桑三洲曲所作也玉樹後庭花堂堂陳後主作也泛龍舟隋煬帝作也又有吳聲四時歌雅歌上林鳳雛平折命嘯等曲其聲與其辭皆訛失十不傳其一二蓋唐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雜用於燕樂其他諸曲出於一時之作雖非純雅尚不至於淫放武后之禍繼以中宗昏亂固無足言者

教坊自唐武德以來置署在禁門內開元後其人浸多凡祭祀大朝會則用太常雅樂歲時宴享則用教坊諸部樂前代有讌樂清樂散樂隸太常後稍歸教坊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玄宗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上疏深以鄭聲爲戒上嘉賞之而不能用

致堂胡氏曰玄宗謂太常不應典倡優雜伎是也而更置坊院盛選宮女以實之此則煬帝所爲也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玄宗之亡也直坐好樂而已而廷臣獨張廷珪一人進諫又不見納昔顏回亞聖之資問爲邦於孔子孔子既語以四代之制且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夫以顏子尚當戒此況玄

宗戚富貴之極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以當道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也姚崇於是昧其所職矣夫鄭衛之音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淫於色而害於德而使人主玩心儲神夜以繼日雖英明剛毅或未免於移其志意況玄宗中人之質乎

玄宗時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立部八一安舞二太平樂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六上元樂七聖壽樂八光聖樂安舞太平樂周隋遺音也破陣樂以下用大鼓雜以龜茲樂其聲震厲大定樂又加金鉦慶善樂顓用西涼樂聲頗閑雅每享郊廟則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用之坐部伎六一燕樂二長壽三天授樂四鳥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小破陣樂天授鳥歌皆武后作也天授年名鳥歌者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自長壽樂以下用龜茲

舞唯龍池樂則否

明皇開元中置春院妓女謂之內人雲韶院謂之宮人平人女選入者謂之搊彈家內人帶魚宮人則否每勤政樓大會樓下出隊宜春人少則以雲韶足之帶初出幕皆純色縵衣至第二疊悉萃場中即從領上拋籠衫懷之次第而出繞聚者數匝以容其更衣然後分隊觀者俄見藻繡爛然莫不驚異凡內伎出舞教坊諸工唯舞伊州五天二曲餘曲盡使內人舞之文宗時教坊進霓裳羽衣舞女三百人

唐舊制承平無事三二歲必於盛春殿內錫宴宰輔及百辟備韶濩九奏之樂設魚龍曼延之戲連三日抵暮方罷宣宗天賦聰哲於音律特妙每將錫宴必裁新曲俾禁中女伶迭相教授至是日出數十百輩衣以珠翠緹繡分行列隊連袂而歌其聲清怨殆不類人間其曲有曰播皇猷者率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步俯仰皆合規矩于于然有唐堯之風焉有曰葱西女士踏歌隊者其詞大率言葱嶺之士樂河湟故地歸國復為唐民也有曰霓裳曲者率皆執幡節被羽服態度凝澹飄飄然疑有翔雲飛鶴變見左右如是者數十曲皆理世之聲教坊伎兒輩遂寫其曲奏於外自是往往流傳民間然錫宴宰輔百辟至於連日抵暮是不知詩人在宗載考之意也以禁中女伶連袂歌怨以盡臣下之歡豈不幾於君臣相謔邪唐之所以衰亂不振者彼誠有以召之也可不戒哉

宋朝循舊制教坊凡四部其後平荊南得樂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一十六人（江南有坐部至是不用）平太原一十九人餘藩臣所貢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執藝之精者皆在籍中每春秋聖節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座宰相進酒（文弁翰林使進）庭中吹觱篥以衆樂和之賜群臣酒皆就坐宰相飲作傾盃樂百官飲作三臺第二皇帝再舉酒群臣立於席後（凡舉御酒皆然）樂以歌起第三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以次進食第四百戲皆作第五皇帝

舉酒如第二之制第六樂工致辭繼以詩一謂之口號皆述德美及中外蹈詠之情初致辭群臣皆起聽辭畢再拜第七合奏大曲第八合奏皇帝舉酒殿上獨彈琵琶第九小兒隊舞亦致辭以述德美第十雜劇罷皇帝起更衣第十一皇帝再坐舉酒殿上獨吹笙第十二蹴鞠第十三皇帝舉酒殿上獨彈筝第十四女弟子隊舞亦致辭如小兒隊第十五雜劇第十六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第十七奏鼓笛曲或用龜茲第十八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食罷第十九角觝宴畢其御賜酺大宴崇德殿宴契丹使惟無後場雜劇及女弟子舞隊臺南設燈山每上元觀燈樓前設露臺臺上奏教坊樂舞小兒隊臺南設燈山燈山前陳百戲山棚上用散樂女弟子舞餘曲宴賞花習射觀稼凡所遊幸但奏樂行酒雜劇慶節上壽及將相入辭賜酒則止奏樂（都知色長二人攝太官令升殿對立告延周大宴則唱酒徧曲宴宰相群臣諸各舉酒通用慢曲而無三臺耳）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大曲一曰正宮調其曲三曰梁州瀛府齊天樂二

曰中呂調其曲二曰萬年歡劒器三曰道調宮其曲三曰梁州薄媚大勝樂四曰南呂宮其曲二曰瀛府薄媚五曰仙呂宮其曲三曰梁州保金枝延壽樂六曰黃鍾宮其曲三曰梁州中和樂劒器七曰越調其曲二曰伊州石州八曰大石調其曲二曰清平樂大明樂九曰雙調其曲三曰降聖樂新水採蓮十曰小石調其曲二曰胡渭州嘉慶樂十一曰歇指調其曲三曰伊州君臣相遇樂慶雲樂十二曰林鍾商其曲三曰賀皇恩泛清波胡渭州十三曰中呂調其曲二曰六么道人歡十四曰南呂調其曲二曰六么罷金鉦十五曰仙呂調其曲二曰六么彩雲歸十六曰黃鍾羽其曲一曰千春樂十七曰般涉調其曲二曰長壽仙滿宮春十八曰正平調無大曲小曲無定數不用者有十調一曰高宮二曰高大石三曰高般涉四曰越角五曰大石角六曰高大石角七曰雙調角八曰小石角九曰歇指角十曰林鍾角樂用琵琶箜篌五弦箏笙觱篥笛方響羯鼓杖鼓大鼓拍板法曲部其曲二一曰道調宮望瀛二曰小石調獻仙音樂用琵琶箜篌五弦箏笙觱篥笛方響拍板龜茲曲部其曲皆雙調一曰宇宙清二曰感皇恩樂用觱篥笛羯鼓腰鼓揩鼓雞婁鼓鼗鼓拍板鼓笛部樂用三色笛杖鼓拍板隊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兒隊凡七十二人一曰柘枝隊衣五色綉羅寬袍戴胡帽繫銀帶二曰劒器隊衣五色綉羅襦裹交腳幞頭紅羅綉抹額器仗三曰婆羅門隊衣紫羅僧衣緋掛子執錫鐶拄杖四曰醉胡騰隊衣紅錦襦繫䩞鞢戴氈帽五曰諢臣萬歲樂隊衣紫緋綠羅寬衫諢裹簇花幞頭六曰兒童感聖樂隊衣青羅生色衫繫勒帛總兩角七曰玉兎渾脫隊衣四色綉羅襦繫銀帶冠玉兎冠八曰異域朝天隊錦襖繫銀束帶冠夷冠執寶盤九曰兒童解紅隊衣紫緋綉襦繫銀帶冠花砌鳳冠綬帶十曰射鵰回鶻隊衣盤鵰錦襦繫銀䩞鞢射鵰盤女弟子隊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薩蠻隊衣生緋生色窄砌衣冠卷雲冠二曰感化樂隊衣青羅生色通衣背梳髻繫綬帶三曰抛毬樂隊衣四色綉羅寬衫繫銀帶奉綉毬四曰佳人翦牡丹隊衣紅生色砌衣戴金鳳冠翦牡丹花五曰拂霓裳隊衣紅仙砌衣碧霞帔戴仙冠綉抹額六曰採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繫暈裙戴雲鬟髻乘綵船執蓮花七曰鳳迎樂隊衣仙砌衣戴雲鬟鳳髻八曰菩薩獻香花隊衣生色窄砌衣戴寶冠執香花盤九曰彩雲仙隊衣黃生色道衣紫霞帔冠仙冠執旌節鶴扇十曰打毬樂隊衣四色窄綉羅襦繫銀帶裹順風脚簇花幞頭執毬杖大抵若此而從宜變易建隆中教坊都知李德昇作長春樂曲明年教坊高班都知郭延又作紫雲長壽樂鼓笛以奏御焉

太宗洞曉音律前後親制大小曲及因舊曲創新聲者總三百九十凡制大曲十八曲破二十九小曲二百七十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若宇宙賀皇恩降聖萬年春之類皆藩邸所作以述太祖美德諸曲多秘而平晉普天樂者平河東回所造萬國朝天樂者又明年所

造每宴享常用之殿前都虞侯崔翰嘗侍宴聞雞唱因問伶官蔚茂多曰此可被管弦乎茂多因仿其聲制曲曰雞叫子又民間作聲者甚衆而教坊不知也

陳氏樂書曰聖朝禁坊所傳不過小兒女樂三種而已女伎舞六十四人引舞二人執花四十人丱童四人從伎四十人作語一人凡總一百五十三舞名有十焉大宴酺會禁坊進二種舞每舞各進一色舞壘方半則工伎止立間以俳優戲畢嘗於崇德殿宴契丹人使但作小兒舞一種而已其他端門望夜錫慶院賜羣臣及酺宴則舞工三十六人凡此本唐宮中嬉燕之樂伶薦相傳故附曲作舞而已雖冠服小異而工員常定非如坐立二部出於當時之君有因而作也至於優伶常舞大曲惟一工獨進但以手袖爲容蹋足爲節其妙串者雖風旋鳥騫不踰其速矣然大曲前緩疊不舞至入破則羯鼓震鼓大鼓與絲竹合

作句拍益意舞者入場投節制容故有摧拍歇拍之異姿制俯仰百態橫出然終於倡優諛玩而已故賤工尊習焉鄭衛之樂也雖放之可也

雲韶部者黃門樂也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之聰警者得八十人令於教坊習樂藝賜名曰簫韶部雍熙初改曰雲韶部有主樂內品八十人歌三人雜劇二十四人琵琶四人笙四人箏四人板四人方響三人觱篥八人笛七人杖鼓七人羯鼓二人大鼓二人傀儡八人每上元觀燈上巳端午觀水嬉皆命作樂於宮中遇南至元正清明春秋祭社之節親王內中宴射則亦用之奏大曲十三一曰中呂宮萬年歡二曰黃鍾宮中和樂三曰南呂宮普天獻壽此曲亦太宗所製四曰正宮梁州五曰林鍾商泛清波六曰雙調大定樂七曰小石調喜新春八曰越調胡渭州九曰大石調清平樂十曰般涉調長壽仙十一曰高平調罷金鉦十二曰中呂調綠腰十三曰仙呂調綵雲歸樂用琵琶觱篥笛方響杖鼓羯鼓大鼓拍板雜劇用傀儡

鈞容直者軍樂也有內侍一人或二人監領有押班二人執樂二百

三十二人舊有百三十六人景德二年加歌二人雜劇四十人板十人琵琶七人笙九人箏九人觱篥四十五人笛三十五人方響十一人杖鼓三十四人大鼓八人羯鼓三人唱誕十人小樂器一人排歌四十人掌撰詞一人太平興國三年詔籍軍中之善樂者命曰引龍直每巡省遊幸親征則騎導車駕而奏樂若御樓觀燈賜酺或賞花習射觀稼則亦與教坊同應奉賜酺則載第一山車端拱二年又選捧日天武拱聖軍曉暢音律者增多其數以中使監視藩臣以樂工上貢者亦隸之淳化三年改名鈞容直取鈞天之義初用樂工同雲韶部大中祥符五年因鼓工溫用之請增龜茲部如教坊其奉大書及四宮觀皆用之又有東西班樂亦太平興國中選東西班習樂者樂器獨用銀字觱篥小笛小笙每騎從車駕而奏樂或巡方則夜奏於宮殿庭又諸軍皆有善樂者每車駕親祀迴則衣緋綠衣自青城至朱雀門列於御道之左右奏樂迎奉其聲相屬聞十數里或軍中宴設亦奏之復有掉刀槍牌翻歌等不常其數及置清衛軍選習樂者令鈞容直教之內侍主其事其園苑賜會及館待契丹使有親從親事樂及開封府衙前樂園苑又分用諸軍樂諸州皆有衙前樂營

教坊自太宗親製曲三百九十乾興以來通用之仁宗洞曉音律每禁中度曲出以賜教坊或命教坊使撰進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教坊其後隸宣徽院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長色長高班大小都知

仁宗嘗問輔臣以古今樂之異同王曾對曰古樂用于天地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而聽者莫不和悅今樂則不然徒虞人耳目蕩人心志自昔人君流連荒亡莫不繇此帝曰朕於聲伎未嘗留意內外燕遊皆勉強耳

兩朝史樂志論曰世號太常爲雅樂而未嘗施於燕享宜以正聲爲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竊觀於太常其樂縣鍾

磬塤篪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蓋皆做諸古矣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爲樂而觀者厭焉豈所謂古樂其聲真若此哉孔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亂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太常獨與教坊樂音殊絕何哉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所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鐘鎛磬宮軒爲正聲而槩謂胡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楷盂古者簟席以爲安後世

更之以楊按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桎孟樹而復於亘簫磬之
質也然則八音之器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
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
古之聲去其怗懘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
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
盡於淫聲哉當數子紛紛改制鍾律而復庶之論指意獨如此
故綴其語存之以俟知音者焉
按夫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
也先儒亦謂樂只是一箇和由是觀之所謂樂者和其本也
聲器其末也使其政和而世治則雖管弦皆教坊之新聲度
曲皆任昧之雜樂毋害其爲安且樂也如其政乖而世亂則
雖聲歌下管盡合韶部金石柷敔一循雅奏毋害其爲怨而
怒也房庶之言當矣然㢘當李照阮逸制樂之時特爲此論

後來乃復創爲古本漢書有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
之說欲改定律呂范蜀公力主其說別撰新樂上進則復效
照逸之爲而與素論背馳何耶
鈞容直嘉祐元年係籍三百八十三人六年增置四百三十四人詔
以爲額之闕即補其後監領內侍言鈞容直與教坊樂並奏聲不諧
詔罷鈞容舊十六調取教坊十七調肄習之雖間有損益然其大曲
曲破并急慢諸曲與教坊頗同矣
元豐官制行以教坊隸太常寺同天節寶慈慶壽宮生辰皇子公主
生凡國之慶事皆進歌樂詞若行幸則鈞容直奏樂以導從其制與
教坊同熙寧九年教坊副使花日新言樂聲高歌者難繼方響部器
不中度絲竹從之宜去噍殺之急歸嘽緩之易請丁一律改造方響
以爲樂準絲竹悉從其聲則音律諧協以導中和之氣詔從之十一
月奏新樂於化成殿

帝諭近臣曰樂聲降一律已得寬和之節矣增賜方響爲架三十命
太常下法駕鹵部樂一律如教坊云
政和三年詔以大晟樂播之教坊頒行天下尚書省言大晟燕樂已
撥歸教坊所有者學之人元隸大晟府教習今當並令就教坊習學
從之
四年禮部奏教坊樂春或用商聲孟或用季律甚失四時之序乞以
大晟府十有二月所定聲律令教坊閱習從之仍令祕書省撰詞
陳氏樂書曰聖朝循用唐制分教坊爲四部收荆南得工三十
二人破蜀得工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工十六人始廢坐部
定河東得工十九人藩臣所獻八十三人及太宗在藩邸有七
十餘員皆籍而內之繇是精工能手大集矣其器有琵琶五弦
箏箜篌笙觱篥笛方響杖鼓羯鼓大鼓拍板并歌十四種爲
自合四部以爲一故樂工不能徧習第以大曲四十爲限以應

奉遊幸二樂非如唐分部奏曲也唐全盛時內外教坊近及二
千員梨園三百員宜春雲韶諸院及掖庭之伎不關其數太常
樂工動萬餘戶聖朝教坊裁二百員并雲韶鈞容東西班不及
千人有以見祖宗勤勞庶政罔淫于樂之深意也然均調尚間
以讌樂胡部之聲音器尚襲法曲龜茲之陋非先王制雅頌之
音也革而正之豈非今日急務邪
高宗建炎初省教坊紹興十四年復置凡樂工四百六十人以內侍
充鈐轄紹興末復省
孝宗隆興二年天申節將用樂上壽上曰一歲之間只兩宮誕日外
餘無所用不知作何名色大臣皆言臨時點集不必置教坊上曰善
乾道後北使每歲兩至亦用樂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內
司先兩旬教習舊例用樂人三百人百戲軍百人百禽鳴二人小兒
隊七十一人女童隊百三十七人築毬軍三十二人起立門行人三

十二人旗鼓四十人以上並臨安府差相撲等子二十一人御前忠佐司差上命罷
小兒及女童隊餘用之
中興四朝樂志叙曰古者燕樂自周以來用之唐正觀增隋九
部爲十部以張文收所製歌名燕樂而被之管弦厥後至坐伎
部琵琶曲盛于時匪直漢氏上林樂府縵樂不應經法而已國
朝初置教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承平因舊典創新聲
轉加流麗政和間詔以大晟雅樂施於燕饗御殿按試補徵角
二調播之教坊頒之天下然當時樂府奏言樂之諸宮調多不
正皆俚俗所傳及命劉昺輯燕樂新書亦惟以八十四調爲宗
非復雅音而曲燕昵狎至有援君臣相說之樂以藉口者末俗
漸靡之弊愈不容言矣紹興在宥始蠲省教坊樂凡燕禮屏坐
伎乾道繼志述事間用雜攢以充教坊之號取具臨時而廷紳
祝堯務在嚴恭亦明以更不用女樂頒旨 聖子神孫世守家

法於是 中興燕樂比前代猶簡而奉君德之淵粹者良多蔡
元定嘗爲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義今采其略附于下黃鍾
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
無射應鍾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爲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鍾不可
以上下分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其黃鍾清用
六字大呂太簇夾鍾清各用五字而以上上緊別之緊五者夾
鍾清聲俗樂以爲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略也一宮
二商三角四變爲宮五徵六羽七閏爲角五聲之號與雅樂同
惟變徵以於十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變宮以七聲所不
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四變居宮聲之對故爲宮俗樂以閏
爲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爲角而實非正角此其七聲高下之略
也聲由陽來陽生於子終於午燕樂以夾鍾收四聲曰宮曰商
曰羽曰閏閏爲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鍾爲
律本此其夾鍾收四聲之略也宮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
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鍾宮皆生於黃鍾商聲
七調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小石調曰揭指調曰商調曰越
調皆生於太簇羽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
平正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鍾調皆生於南呂角聲七調
曰大食調曰高大食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揭指角曰商角曰
越角皆生於應鍾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略也竊考元定言燕
樂大要其律本出於夾鍾以十二律兼四清爲十六聲而夾鍾
爲最清此所謂靡靡之聲也觀其律本則其樂可知變宮變徵
既非正聲而以變徵爲宮以變宮爲角反紊亂正聲若此夾鍾
宮謂之中呂宮林鍾宮謂之南呂宮者燕樂聲高實以夾鍾爲
黃鍾也所收二十八調本萬寶常所謂非治世之音俗又於七
角調各加一聲流蕩忘返而祖調亦不復存矣聲之感人如風

偃草宜風俗之日衰也夫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
心術使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此正古君子所以爲治
天下之本也紹興乾道以來以清靜無欲爲天下先教坊迄弛
不復置云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六

樂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散樂百戲

散樂非部伍之正聲其來尚矣其雜戲蓋起於秦漢有魚龍曼延（作假獸以戲）高絙鳳皇安息五按（並石季龍所作見鄴中記）都盧尋橦（今之緣竿見西京賦）丸劍（一九名鈴見西京賦）戲車山車興動雷（並見李尤平樂觀賦）跟挂腹旋（並緣竿所作見傅元西都賦）吞刀履索吐火（並見西京賦）激水轉石噴霧扛鼎（並見李尤平樂觀賦）象人（見西漢書韋昭曰今之假面）怪獸舍利之戲若此之類不為不多矣然其詭怪百出驚俗駭觀非所以善民心化民俗適以滔堙心耳歸於淫蕩而已

後漢天子臨軒設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而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煇燿日光以兩繩繫兩柱相去數丈二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切肩而不傾如是雜變總名百戲　江左猶有高絙紫鹿跂行鱉食齊王捲衣笮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戲背負靈岳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伎　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而足以蹈天頭以覆地反天地之順傷彝倫之大乃命太常悉罷之其後復高絙紫鹿又有天台山伎　齊武帝嘗遣主書董仲民按孫興公賦造莓苔石橋道士捫翠之狀尋省焉　梁又設跳鈴劍擲倒獮猴幢青紫綠絲高絙變黃龍弄龜等伎陳氏因之　後魏道武帝天興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戲造五兵角觝麒麟鳳皇仙人長蛇白象白武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人車高絙百尺長趫幢跳丸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前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為鍾鼓之節角觝戲本六國時所造秦因而廣之漢興雖罷至武帝復采用之元封中既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渝都盧海中碭極（李奇曰碭極樂名）漫衍魚龍角觝以觀示之角者角其伎也兩兩相當角及伎藝射御也蓋雜伎之總稱云或曰蚩尤氏頭有角與黃帝鬪以角觝人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戴牛角而相觝漢造此戲豈其遺象耶

北齊神武平中山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　後周武帝保定初詔罷元會殿庭百戲宣帝即位鄭譯奏徵齊散樂並會京師為之蓋秦角觝之流也而廣召雜伎增修百戲魚龍漫衍之伎常陳於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　隋文帝開皇初周齊百戲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帝欲夸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於華林苑積翠池側帝令宮女觀之有舍利繩柱等如漢故事又為夏育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盆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舞忽然騰透而換易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自是皆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亙八里列為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署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繡繒綵其歌者多為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髦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服而兩京繒錦為之中虛六年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啓人以下皆國主親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凡有伎藝無不總萃崇侈器翫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罽絺繡其營費鉅億萬關西以安德王雄總之東都以齊王暕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彈絃擫管以上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近古無比自是每年以為常焉

唐高祖即位孫伏伽上言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大見崇用是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樂之服欲於玄武門遊戲臣竊思之非詒厥孫謀之道也傳曰樂則韶武以此言之散樂非功成之樂請並廢之

高宗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帝惡其驚人勑西域關津不得令入中國大抵散樂雜戲多幻術皆出西域始於善幻人至中國後漢安帝時自是歷代有之

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足舞極銛刀鋒倒植於地抵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於背上吹篳篥其腹上曲終而亦無傷又伏伸其手兩人躡之旋身繞手百轉無已漢代有橦末伎又有盤舞晉代加之以杯為之杯盤舞梁有長橋伎跳鈴伎擲倒伎跳劒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之戲車輪者透三峽伎蓋今之透飛梯之類也高絙伎蓋今之戲繩者也梁有獼猴幢伎今有緣竿伎又有獼猴緣竿伎未審何者為是又有弄椀珠伎歌舞戲有大面撥頭踏搖娘窟礧子等戲玄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於禁中以處之婆羅門樂七篳篥二齊鼓一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腰鼓三其餘雜戲變態多端皆不足稱也　代面出於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對敵

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

陳氏樂書曰象人之戲始於周之偃師而百戲之作見於後漢故太子樂少府屬官承華令典黃門鼓吹百戲師二十七人北齊清商令丞掌百戲及鼓吹樂大業中諸夷來貢方物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動以萬餘人唐宣宗每幸十六宅諸王無少長悉命預坐必大合樂列百戲則百戲之樂其所從來久矣然隋皇陳之天津街以咤夷人唐帝用之內殿以宴百辟非所以正百官而風天下也君子無取焉

撥頭出西域胡人為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為此舞以象也踏搖娘生於隋末河內有人醜貌而耽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妻美色善自歌乃歌為怨苦之詞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管絃因寫其妻之容妻悲訴每搖其身故號踏搖云近代優人頗改其制度非舊旨也　窟礧子亦曰魁礧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北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之國亦有之今閭市盛行焉

若尋常享會先一日具坐立部樂名上太常太常封上請所奏御注而下及會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蹀馬次奏散樂然所奏部伎止當時上所定

排闥戲　唐昭宗光化中孫德昭之徒刃劉季述帝反正命樂工作樊噲排闥戲以樂焉

角力戲　壯士裸袒相搏而角勝負每群戲既畢左右軍雷大鼓而引之豈亦古者習武而變歟

瞋面戲　唐有此戲其狀以手舉足加頸上時劃吃咜奴能不用手而腳自加頸何其妙邪

衝狹戲　透劒門戲　漢世卷簟席以矛插其中伎兒以身投從中過之張衡所謂衝狹燕濯胸突鋒鋌也後世攢劒為門伎者裸體擲

度往復不傷亦衝狹之變歟

蹙鞠戲　蹙毬戲　蹴鞠之戲蓋古兵勢也漢兵家有蹙鞠二十五篇李尤鞠室銘曰員鞠方牆放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當霍去病在塞外穿域蹋鞠亦其事也蹙毬蓋始於唐植兩脩竹高數丈絡網於上為門以度毬毬工分左右朋以角勝負豈非蹙鞠之變歟

踏毬戲　踏毬用木毬高尺餘伎者立其上圓轉而行也

絙戲　漢世以大絲繩繫兩柱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有相切而不傾張衡所謂跳丸劒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是也梁三朝伎謂之高絙或曰戲繩今謂之踏索焉

劇戲　宋朝戲樂鼓吹部雜劇員四十二雲韶部雜劇員二十四鈞容直雜劇員四十亦一時之制也

五鳳戲　唐明皇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守令率聲樂赴闕較勝負而賞罰焉時河內守令樂工數百人於車上皆衣以

錦綉服箱之牛蒙以猛獸皮及爲犀象形狀觀者駭目時元魯山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之文明皇聞而歎之曰賢人之言也其後謂宰臣曰河内之人其在塗炭乎促命召還授以散秩每賜宴設酺會御勤政樓昧爽陳仗盛列旗幟或被金甲或衣短後綉袍太常陳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郡邑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橦走索丸劒角抵戲馬鬭雞又令宫嬪數百飾珠翠衣錦綉自帷内出擊雷鼓爲破陣太平上元等樂又引大象犀牛入場拜舞動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樓作樂達官戚里並設看樓觀之夜闌遣宫嬪於樓前歌舞何其盛歟柰何不知好樂無荒而君臣幾於同謔卒階天寳之禍豈不誠有以召之耶

猨騎戲　鳳皇戲　石虎鄴中記述虎正會殿前作樂高絙龍魚鳳皇安息五案之屬莫不畢備有額上緣橦至上鳥飛左迴右轉又以橦著口齒上亦如之設馬車立木橦其車上長二丈橦頭安横木兩

伎各坐木一頭或鳥飛或倒掛又依伎兒作獼猴之形走馬上或在馬脇或在馬頭或在馬尾走如故名爲猨騎初晋中朝元會設卧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至神虎門皆其類也其術亦可謂妙矣柰何戎狄之戲非中華之樂也在石虎樂之可也若眞主樂之豈所宜哉今軍中亦有馬戲伎者其名甚衆但不謂猨騎爾

參軍戲　樂府雜録述弄參軍之戲自後漢館陶令石耽有贓犯始也蓋和帝惜其才特免其罪每遇宴樂即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釋謂之後爲參軍者誤也唐開元中有李仙鶴善爲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是以陸鴻漸撰詞云韶州參軍蓋由此矣武宗朝有曹叔度劉泉水咸通以來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倫馮季臯亦其次也趙書謂石勒參軍周延爲館陶令如此豈傳聞之誤耶

假婦戲　唐太中以來孫乾飯劉璃瓶郭外春孫有熊善爲此戲僖宗幸蜀時戲中有劉眞者尤能之後隨車駕入都籍于教坊

蘇葩戲　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郎中每有歌場輒自入歌舞故爲是戲者衣緋袍戴席帽其面赤色蓋象醉舞也何其辱士類邪唐鼓架部非特有蘇郎中之戲至於代面鉢頭踏搖娘羊頭渾脱九頭師子弄白馬益錢尋橦跳丸吞刀吐火旋盤筋斗悉在其中矣

都盧伎　緣幢之伎衆矣漢武帝時謂之都盧都盧國名其人體輕而善緣也又有跟掛腹旋皆因橦以見伎張衡西京賦侲童程材上下翩翩突倒投而跟掛若將絶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獨寶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此皆橦上戲作之狀至梁時設三朝大會四十九等其二十三剌長追華橦伎三十二青絲橦伎三十三一織華橦伎三十四雷橦伎三十五金輪橦伎三十六白虎橦伎三十八獼猴橦伎三十九豕木橦伎四十五案橦呪願伎雖有異名要之同爲緣橦之一戲也唐曰竿木今白上竿蓋古今異名而同實也

鳳書伎　宋齊以來三朝設鳳凰銜書伎是日侍中於殿前跪取其書舍人受書升殿跪奏皆有歌詞梁武帝即位克自抑損乃下詔罷之後魏有鳳凰伎亦其類也

藏挾伎　藏挾幻人之術蓋取物象而懷之使觀者不能見其機也

雜旋伎　蓋取雜器圓數於竿標而不墜也

弄槍伎　蓋工裸帶數環捲一工立數十步外遥擲十餘槍以度之既畢乃以一捲受其槍也

蹵瓶伎　蓋蹵其瓶使上於鐵鋒杖端或水精丸與瓶相值回旋而不失也

擎戴伎　蓋兩伎以手相抵戴而行也

拗腰伎　蓋翻折其身手足皆至於地以口銜器而復立也

飛彈伎　蓋置丸於地反張其弓飛丸以射之也

宋朝雜樂百戲有踏毬蹴毬踏蹻藏挾雜旋弄鎗鋺瓶齪劒踏索尋

橦筋斗拗腰透劍門飛彈丸女伎百戲之類皆隸左右軍而散居每大饗燕宣徽院按籍召之錫慶院宴會諸王賜會及宰相筵設特賜樂者即第四部充

鼓吹

鼓吹者蓋短簫鐃歌蔡邕曰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也周官曰師有功則凱樂左傳晉文公勝楚振旅凱而入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歌雍門周說孟嘗君鼓吹于不測之泉說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籟之屬非簫鼓合奏別無一樂之名也然則短簫鐃歌此時未名鼓吹矣應劭漢鹵簿圖唯有騎執箛箛即笳不鳴鼓吹而漢代有黃門鼓吹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與魏代鼓吹長簫伎錄並云絲竹合作執節者歌又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為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為騎吹二曲異也又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應是此鼓吹魏晉代給鼓吹甚輕牙門督將五校悉有鼓吹晉江左初臨川太守謝摛每寢夢聞鼓吹有人為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當得死鼓吹摛擊杜弢戰沒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謝尚為江夏太守詣安西將軍庾翼於武昌諮事翼以鼓吹賞尚射破便以其副鼓吹給之齊梁至陳則甚重矣各製曲詞以頌功德焉至隋亡

陳氏樂書曰隋大駕鼓吹有㧕鼓長三尺朱髹其上工人青地苣文大業中煬帝宴饗用之唐開元禮義羅曰㧕鼓小鼓也按圖鼓上有蓋常先作之以引大鼓亦猶雅樂之奏柷與金鉦相應皆有曲焉律書樂圖云㧕鼓一面十抶一曰驚雷震二曰猛虎駭三曰鷙鳥擊四曰龍媒蹀五曰靈夔吼六曰鵰鶚爭七曰壯士奮怒八曰熊羆哮吼九曰石墜崖十曰波蕩壑並各有辭其辭無傳焉太常鼓吹前部用之中宗時欲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婚葬之日特給鼓吹宮官亦然是不知鼓吹之作本為軍容也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鉦鼓有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得用之矣今夫郊祀天地唯有宮縣而無案架則知軍樂之用尚不給於神祀況可接於閨閫者哉

又曰隋書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垂流蘇羽葆唐羽葆之制縣於架上其架飾以五采流蘇植羽也蓋鐃鼓羽葆鼓皆飾以丹青形制頗類㧕鼓今太常鼓吹後部用之律樂圖云羽葆一部五色十八曲一大和二休和三七德四騶虞五基王化六纂唐風七厭炎精八肇皇運九躍龍飛十殄馬邑十一興晉陽十二濟渭陰十三應聖期十四御宸極十五寧兆庶十六服遐荒十七龍池十八破陣樂然則羽葆其節奏如此而已破陣終焉豈後世賞軍功之樂耶昔陶侃平蘇峻除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則其為賞功之樂可知矣今鼓吹騎從者自羽葆鼓等皆上馬擊之其制與隋唐異也

唐文宗大和三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謹按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樂註云獻功之樂也又司馬之職師有功則凱樂獻于社註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所以示喜也左氏傳載晉文公勝楚振旅凱以入魏晉以來鼓吹曲章多述當時戰功是則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入東都謹檢貞觀顯慶開元禮書並無儀註今參酌古今備其陳設及奏歌曲之儀如後凡命將征討有大功獻俘馘者其日備神策兵衛於東門外如獻俘常儀其凱樂用鐃吹二部（笛篳篥簫笳鐃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部之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樂應聖期賀朝歡君臣同慶樂等四曲破陣樂詞曰受律辭元首相將討叛臣咸歌破陣樂共賞太平人應聖期詞曰

聖德期昌運雍熙萬㝢清乾坤資化育海岳共休明闢土欣耕稼銷
戈遂偃兵殊方歌聖澤執贄賀昇平賀朝歡詞曰四海皇風被千年
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君臣同慶樂詞曰主聖開昌曆臣
忠奉大猷君看偃革後便是太平秋候行至太社及太廟門工人下
馬陳列於門外據周禮大司樂註云獻於祖大司馬云先凱樂獻于
社謹詳禮義則社廟之中似合奏樂伏以尊嚴之地鐃吹讙譁既無
明文或乖肅敬今請並各於門外陳設不奏歌曲俟告獻禮畢復導
引奏曲如儀至皇帝所御樓前兵仗旌門外二十步樂工皆下馬徐
行前進兵部尚書介冑執鉞於旌門內中路前導周禮師有功則大
司馬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註云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示將威
今吹律聽聲其術久廢請以秉鉞以存禮文次協律郎二人公服執
麾亦於門外分導鼓吹令丞引樂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於樂工之
前跪具官臣某奏事請奏凱樂協律郎舉麾鼓吹大振作徧奏破陣

樂等四曲樂闋協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奏樂畢兵部尚書太常卿
退樂工等並旌門外立訖然後引俘馘入獻及稱賀如別儀（別有獻俘儀注）
如俘囚引出方退伏請宣付當司編入新禮乃令樂工教習依奏
陳氏樂書曰唐六曲曰凡軍鼓之制有三一曰銅鼓二曰戰鼓
三曰鐃鼓其制皆五采爲重蓋窠觀樂圖鐃鼓鼓吹部用之唐
朝特設爲儀而不聲爾然劉𪫕定軍禮謂鼓吹未知其始漢以
雄朔野而有之鳴笳以和簫非八音也隋大業中鐃鼓十二曲
供大駕六曲供皇太子三曲供王公宴饗所用也觀漢有鼓吹
鐃歌十八曲晉有鼓吹鐃歌古辭十六篇宋有鼓吹鐃歌十篇
然則鐃歌豈非鼓吹鐃歌之鼓耶（唐自鐃鼓以下爲鼓吹部樂書圖云鐃軍樂也其鼓吹部四色七曲一曰破陣樂二曰上車三曰行車四曰向城五曰平安六曰權樂七曰太平各有辭也）
宋朝鹵簿大駕六引官開封令無鼓吹開封牧二十三人㧊鼓金鉦
各一大鼓十鐃鼓一簫笳大橫吹各二笛及簫篳篥及笳各一太常

卿同上司徒六十四人㧊鼓金鉦各一大鼓長鳴各十六鐃鼓一簫
笳大鼓吹各四節鼓一笛及簫篳篥及笳各四御史大夫兵部尚書
並同開府牧其大駕前部千六十四人鼓吹令二員府史四主帥八
㧊鼓金鉦各十二主帥二十長鳴一百二十主帥四鐃鼓十二歌拱
宸管或以篳篥充簫笳各二十四主帥十大橫吹百二十節鼓二笛
簫篳篥笳桃皮篳篥各二十四主帥四㧊鼓金鉦各十二主帥十小
鼓中鳴各百二十主帥四羽葆鼓十二歌拱宸管或以笛充簫笳各
二十四後部四百八十人鼓吹丞二員典事四主帥四羽葆鼓十二
歌拱宸管或以篳篥充簫各二十四主帥二笳二十四主帥四鐃鼓
十二歌拱宸管以笛充簫笳各二十四主帥八小橫吹百二十笛篳
篥笳桃皮篳篥各二十四若親祠輿駕出宮則宣德門太廟南郊警
場千一百一十六人鼓吹令丞各二員職掌四府典史八都知一院
官錄事一歌篳篥簫笛共百八金鉦二十四奏嚴鼓鳴角大橫吹小

橫吹各百二十歌笛各九十六節鼓三笳百四十四篳篥九十六桃
皮篳篥四十八通主轄人員共千二百七十五凡大駕鼓吹通五引
用工千五百三十法駕三分損一用二引開封牧御史大夫（各十六工）小
駕八百一十六工初太祖受命承五代之後損省浮長而鼓吹局工
多闕每舉大禮一切取於軍隸以足之（至一品以下葬給者亦取以營隸）後遂爲常
大禮車駕宿齋所止夜設警場每奏先作金鉦四次大角四次金鉦
二十四次大角鼓百二十次橫吹等作一曲如是者三疊謂之一奏
三奏少止五分其夜而奏之乘輿至青城祀前一日御閶門觀嚴警
亦勞賜焉若巡幸則夜奏以行宮前人數減於大禮用八百八十人
太祖皇帝建隆四年十一月南郊鹵簿使張昭言準舊儀鑾駕將出
宮入廟赴南郊齋宿皆有夜警晨嚴之制唐憲宗親郊時禮儀使高
郢奏稱據鼓吹局申齋宿夜奏嚴是夜警恐與槌鼓版奏三嚴事不
同況其時不作樂縣不鳴鼓吹務要清潔其致齋夜奏三嚴請不行

詳酌禮典奏嚴之設本緣警備事體與作樂全殊況齋宿之夜千乘萬騎宿於儀仗之中茍無鼓漏之徵迦何以警衆多之耳目望依舊禮施行從之

乾德四年判太常寺和峴言郊祀有夜警晨嚴六州十二時及鼓吹迴仗時駕前導引三曲見闕樂章望差官撰進下寺教習應奉詔諸樂章令峴修撰教習供應

程氏演繁露曰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聲爲弔古詞如秦亡草昧劉項起吞併者是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文之聞其歌使人慷慨良不與豔詞同科誠可喜也

本朝鼓吹止有四曲十二時導引降仙臺幷六州爲四每大禮宿齋或行幸遇夜每更三奏名爲警場　眞宗至自幸亳親饗太廟登歌始作聞奏嚴遂詔自今行禮罷乃奏政和七年詔六州改名崇明祀然天下仍謂之六州其稱謂已熟也今前輩集中大祀大卹皆有此詞

先是角工不足常取於州縣及營兵以充祥符中命籍兵二百餘工使長隸太常以閱習焉凡大樂充庭則鼓吹局設熊羆十二案於宮縣之外一案用十二工龍鳳鼓一金鉦一羽葆鼓一簫工三篳篥二笳二凡大角三曲警嚴用之大梅花小梅花曲鼓吹五曲御製奉禋歌六州十二時導引降仙臺眞宗奉眞聖亦然儀衛滋削有導引二曲也其餘大小鼓橫吹曲悉不傳唐末大亂舊聲皆盡國朝惟大角傳三曲而已其鼓吹四曲悉用教坊新聲車駕出入奏導引及降仙臺警嚴奏六州十二時皆隨月用宮

仁宗既定雅樂并及鼓吹且謂警嚴一奏不應冊用其曲親製奏禋歌以備三疊又詔聶冠卿李照造辭以配聲下本局歌之是年郊祀遂用焉皇祐親饗明堂御製合宮歌熙寧親郊導引還青城增降仙臺曲

仁宗皇祐二年帝謂輔臣曰明堂直端門而致齋於內奏嚴於外恐失靜恭之意因下太常禮議而議者言警場本古之鼓鼙所謂夜戒守鼓者也故王者師行吉行皆用之今乘輿宿齋其儀衛本緣祀事則警場亦因以警衆非徒取觀聽之盛恐不可廢若以奏嚴之音去明堂近則請列於宣德門百步之外俟行禮時罷奏一嚴亦足以稱虔恭祀事之意帝復謂輔臣曰既不可廢則祀前一夕遍於接神宜罷之

神宗元豐中獻言者論鼓吹樂以爲害雅欲調治之令與正聲相得楊傑言正樂者先王之德音所以感召和氣格降鬼神移變風俗而鼓吹者軍旅之樂耳蓋鼓角橫吹起於西域聖人存四夷之樂所以一天下也存軍旅之樂示不忘武備也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歙而歌之燕亦如之今大祀車駕所在則鼓吹與武嚴之樂陳於門而更奏之以備警嚴大朝會則鼓吹列於宮架之外其器既異先代之器而施設與正樂不同國初以來奏大樂作鼓吹備而不作同名爲樂而用實異雖其音聲間有符合而宮調稱謂不可淆亂故大樂以十二律呂名之鼓吹之樂則曰正宮之類而已若以律呂變易胡部宮調則名混同而樂相紊亂矣遂不復行

徽宗政和七年議禮局奏曰古者王師克捷必奏愷所以耀武事旌勳伐黃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凱樂以勸士諷敵故其曲有靈夔競鷙鵰爭石墜崖壯士怒之名周官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樂師凡軍大獻則教凱歌漢有朱鷺等十八曲魏晉而下莫不沿存尙皆謂鐃歌鼓吹曲各易其名以紀功烈今所設鼓吹唯備警衛而已未有鐃歌之曲非所以彰休德而揚偉績也乞詔儒臣討論撰述因事命名審協聲律播之鼓吹俾工師習之凡王師大獻則令鼓吹具奏以饗群聽從之十二月詔六州改名崇明祀十二改名稱吉禮導引改名熙事備成六引內者備而不作大禮車駕宿齋所止夜設警場用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奏嚴用金鉦大角大鼓角用大小橫吹篳篥簫笳

笛歌六州十二時每更二奏之

高宗紹興十三年太常寺言將來郊祀大禮排設大駕鹵簿儀仗并六引共用鼓吹八百八十四人內鼓吹令丞二人昨在京本寺自有令丞如闕以次充攝目今並闕人又府史典吏各四人舊係本寺人吏充攝緣人吏將來並充賛者等已上並乞差殿司指揮使以上充又指揮使二人舊係殿司差撥又帥兵官四十六人舊係殿前馬步二司差受宣人充今乞並令逐司依舊歌色四十八人金鉦十七人掆鼓十七人大鼓一百一十人小鼓六十人長鳴六十人中鳴六十人鐃鼓十七人拱宸管三十六人羽葆鼓十二人觱栗二十九人桃皮觱栗二十四人笳八十七人大橫吹七十人小橫吹六十人簫八十七人笛二十九人節鼓一名已上舊係差本寺鼓吹局樂工一百餘人不足並於逐司貼差雜攢樂人充今鼓吹局樂工即目並闕其前項合用人數並乞令逐司依名色人數下諸軍及將下剗刷精諳樂藝之人從之

先是在京排設嚴更警場用奏嚴鼓一百二十四面金鉦二十四面鳴角一百二十隻至是以地步窄狹難以排設止用鼓角各六十金鉦二十並差用殿前司中軍人物

孝宗隆興二年兵部言奉明詔大禮乘輿服御除玉輅平輦等外所用人數並從省約內鼓吹合用八百四十一人止有五百八十八人警場合用二百七十五人止用一百三十人

按漢志言漢樂有四其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之所用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則鼓吹與鐃歌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者蓋短簫鐃歌而俱以為軍樂則似漢人已合而為一但短簫鐃歌漢有其樂章魏晉以來因之大槩皆叙述頌美時主之功德而鼓吹則魏晉以來以給賜臣下上自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為葬儀盖鐃歌上同乎國家之雅頌而鼓吹下儕於臣下之鹵部非惟所用尊卑懸絕而俱不以為軍中之樂矣至唐宋則又以二名合為一而以為乘輿出入警嚴之樂然其所用掆鼓金鉦鐃鼓簫笳橫吹長鳴篳篥之屬皆俗部樂也故郊祀之時太常雅樂以禮神鼓吹嚴警以戒衆或病其雅鄭雜襲失齋肅寅恭之誼者此也又鼓吹本軍中之樂郊禋齋宿之時大駕鹵部以及從官六軍百執事輿衞繁多千乘萬騎旅宿以將事蓋雖非征伐而所動者衆所謂軍行師從是也則夜警晨嚴之制誠不可廢至於冊寶上尊號奉天書虞主祔廟皆用之則不類矣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八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樂考

夷部樂

周禮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舞之以東夷之樂）大饗亦如之（疏凡舞夷樂皆門外為之）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自有舞夷樂四夷之樂亦皆有聲歌及舞疏散樂以其不官之員內謂之為散黃門倡者漢倡優之人亦非官樂也）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疏即野人能舞者）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吹之以管籥為之聲）

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藏也又曰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樂何不制夷禮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也

陳氏樂書曰詩者民之情性歌者民之歡心是歌始於詩而樂又始於歌凡此內自中國外暨四夷其風聲氣俗雖因水土不同至於所以為情性為歡心未始少異也古人之於禽類一戮好其音猶且取之況夷歌乎故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蓋四夷之民異音而同歌先王祭祀饗燕必用之者以其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服而役之得其歡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供饗燕君子之所樂故也傳曰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其此之謂乎然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也樂者遠近所同禮樂異制而已故制其樂不制其禮恐其不能從中國禮故也豈非五方之民皆有性不可推移然邪臣觀契丹視他戎狄敢為強梁然所用聲曲皆竊取中國之伎但不能和闡婉諧彈絲擫管趨於成音而已恥其本俗所翫禁止不傳而中國第其蕃歌與舞其制小橫笛一拍鼓一拍板一歌者一二人和人其聲嘽緩促迫舞者假面為胡人衣服皆効之軍中多尚此伎太宗雍熙中惡其亂華樂也詔天下禁止焉可謂甚盛之舉矣然今天下部落效為此伎者甚衆非特無知之民為之往往士大夫之家亦喜為之誠推太宗禁止之制凡朝廷作夷樂特施於國門之外以樂蕃使可也苟用之燕饗非所以示天下移風俗之意也

東夷

高麗 其國樂工人紫羅帽飾以鳥羽黃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鞾五色絹縚舞者四人椎髻於後有絳抹額飾以金璫二人黃裙襦赤黃袴二人赤黃裙襦袴極長其袖烏皮鞾雙雙并立而舞隋唐九部樂有高麗伎（其樂器已俗中門此不詳具）唐武后時尚餘二十五曲貞元末唯能集一曲衣服亦寖衰敗失其本風俛偃并越調夷賓曲李勣破高麗所進也宋乾德四年鎮州進伶官二十八人善習高麗部樂賜衣服銀帶遣歸本道元豐間來臣求中國樂工教之今之樂大抵中國制中國使至嘗出家樂以侑酒

百濟 其國之樂有鼓角箜篌箏竽篪笛之樂投壺圍棋樗蒲握槊弄珠之戲宋朝初得之至後魏大武滅北燕亦得之而未具周武滅齊威振海外二國各獻其樂周人列於樂部謂之國伎隋文平陳并與文康禮畢而得之唐貞觀中嘗滅百濟國盡得其樂至中宗時工人亡散開元中岐王範為太常卿復奏置之其器有箏笛桃皮篳篥箜篌其歌曲八般涉調唐英公將薛仁貴破其國得而進之也歌者

有五種焉其舞用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皮履韋甫商冠也而東
夷服之豈亦得其遺制歟古人嘗謂禮失求諸夷信矣
濊貊　常以歲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爲儛天其作樂大抵與
夫餘國同特所用月異耳
三韓　其俗信鬼神常以五月祭之晝夜群飲鼓瑟歌舞踏地爲節
十月農功畢亦如之（瑟形如筑彈之亦有音曲五）馬韓國常以五月下田種畢功
因祭鬼神晝夜聚飲歌舞數十人蹋地低昂以手足相應爲節有類
鐸舞農功畢亦如之
夫餘　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行人無晝夜好
歌吟音聲不絕
新羅　每歲八月十五日設樂令群官射賞以馬布唐貞觀中遣使
獻女樂二人
倭國　其樂有五弦琴笛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爲樂隋大業

中嘗遣裴世清使其國其王設儀仗鼓角歌舞迎之
日本　自唐以來屢遣貢使三月三日有桃花曲水宴八月十五日
放生會呈百戲其樂有中國高麗二部歌詞雖甚雕刻而膚淺
勿吉　隋開皇中遣使朝貢文帝厚勞宴之率皆起舞曲折多闘容
西戎
高昌　西魏與高昌通始有高昌部之樂以備宴饗隋開皇中嘗來
獻聖明樂曲唐太宗伐其國盡得其樂其器有竪箜篌琵琶五弦箜
笛簫篳篥毛員鼓都曇鼓荅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銅鼓銅鈸貝等
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人舞人白襖錦袖赤皮鞾赤皮帶紅抹額
龜茲　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
獲之其聲後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
開皇中列於七部樂其器大盛於閭閈唐以爲十部樂奏安息疏
以下雷大鼓用龜茲樂尤盛於開元之時曹婆羅門累代傳其業世

大和初有米禾稼米萬提（其色舞藝並見俗部唐十部下故不再錄）樂工人皂絲布頭
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袴舞者四人紅抹額緋襖白袴帑烏皮鞾其
舞曲有小天疏勒鹽焉
疏勒　其樂有竪箜篌琵琶五弦橫笛簫篳篥荅臘鼓腰鼓羯鼓提鼓
雞婁鼓十種爲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亢利死讓樂舞曲有遠服解
曲有鹽曲蓋起自後魏平馮氏通西域時隋唐以備燕樂部樂工人
皂絲布白頭巾袍錦襟白絲布袴舞女白襖錦袖赤皮鞾赤皮帶曲
調有昔昔鹽一臺鹽之類
容齋洪氏隨筆曰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其詩曰昔昔鹽凡
十韻唐趙嘏廣之爲二十章按樂苑以爲羽調曲玄怪錄載遼
簾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疏勒
蒲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然則
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云今南岳廟獻神樂曲有黃
帝鹽而俗傳以爲皇帝炎長河志從而書之蓋不考也

康國　其樂器有長笛正鼓和鼓銅鈸四種爲一部工七人歌曲有
二殿農和去舞曲有賀蘭鉢鼻始末奚波地農惠鉢鼻始前拔地惠
地等四曲蓋自周閔帝聘北狄女爲后獲西戎伎樂也隋唐以備燕
樂部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領舞二人緋襖錦領袖綠綾
襠袴赤皮鞾白袴帑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
安國　其樂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簫篳篥雙篳篥正鼓和鼓銅鈸歌簫
小篳篥桃皮篳篥腰鼓齊鼓檐鼓貝等十四種爲一部工十八人歌
曲有附薩單時歌芝栖舞曲有末奚舞芝栖解曲有居和祗後魏平馮
氏通西域得其伎隋唐以備燕樂部樂工人皂絲布頭巾錦襟紫袖
袴舞二人紫襖白袴帑赤皮鞾
乞寒　本西國外蕃康國之樂其樂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箜篌
笛其樂大抵以十一月倮露形体浣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

唐神龍時并州清源令呂元泰上書曰洪範庶證謀時寒若禮曰秋行夏令寒暑不節陰陽不調政令之失休咎之應君臣所感君能謀事則時寒順之何必效胡俗而乞寒哉先天二年中書令張說諫曰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滋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道願擇芻言特罷此戲至開元元年十二月敕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浸成俗因循以久自今以後無問蕃漢即宜禁斷

西涼　晉末中原喪亂張軌據有河西苻秦通涼州旋復隔絕其樂具鐘磬蓋涼人所傳中國舊樂雜以羌胡之聲也自後魏傳隋及唐以備燕樂部樂工平巾幘緋褶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釵紫絲布褶白大袴五彩接袖烏皮靴白舞一人史不載其服色其器有編鐘編磬琵琶五弦竪箜篌臥箜篌筝筑笙簫竽大小觱篥竪笛橫吹腰鼓齊鼓檐鼓銅鈸貝為一部工二十七人其歌曲謂之涼州又謂之新涼州

皆入婆陁調中西涼府都督郭知運等所進也唐坐立二部惟慶善樂獨用西涼故明皇嘗命紅桃歌涼州謂其詞貴妃所製賞貴妃製之知運進之邪涼州進新曲明皇命諸王於便殿觀之曲終諸王皆稱萬歲獨寧王不賀明皇詢其故寧王曰夫曲者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臣見此曲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宮者君也商者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臣恐異日臣下有悖亂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禍兆於斯曲矣洎祿山南犯明皇西幸始知寧王善音而胡音適以亂華也可不戒哉

天竺　其樂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弦橫笛銅鼓毛員鼓都曇鼓銅鈸貝等九種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蓋自張重華據有涼州重譯來貢男伎者也其後國子為沙門來遊又得其方音漢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腸胃唐高宗惡其驚俗勑西域關津不令入中國亦一時英斷也南詔有大朝天小朝天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白練襦紫綾袴緋帔舞二人辮髮朝霞袈裟行纏碧麻鞋其舞曲有小朝天南蠻北狄之俗皆隨髮際斷髮今舞者咸用繩維首反約髮折內於繩下此其本也

大宛　其國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種其馬有肉角數寸或解人語言及知音樂其舞與鼓節相應觀馬如此其樂可知矣

吐蕃　其俗以麥熟為歲首圍棊六博吹蠡鳴鼓以為戲樂

于闐　其俗以十二月一日肆筵設席拍手撥胡琴唱歌胡隋代胡部舞曲亦有于闐佛曲焉宋開寶中有僧吉祥以其國王書來上自言破疏勒國得舞象一欲以為貢詔從焉

拂林　其國每歲蒲桃熟時造酒肆筵彈胡琴打偏鼓拍手歌舞以為樂焉

南蠻

九真徼外蠻　其俗尚銅鼓以高大為貴方其初成招致同類飲食

用金銀釵擊之

扶南　隋煬帝平林邑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樂轉寫其聲而不齒樂部

赤土　扶南之別種隋大業中遣常駿等使其國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吹蠡擊鼓以迓之及使至女樂迭奏并用天竺樂

婆利國　梁天監中遣使通朝貢其王姓陳憍如出則以象駕輿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以為樂

林邑　其樂有琴笛琵琶五弦頗同中國制度至於擊鼓以警衆吹蠡以即戎此其異也南蠻之樂多擊鼓吹螺

附國　在蜀郡西北其國俗好歌舞其樂器則鼓笋吹長笛有死者則子孫帶劍殺鬼報冤焉

哥羅國　漢時聞于中國其音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鐵鼓

闍婆　其樂有橫笛鼓板亦能舞

三佛齊　其樂有小琴小鼓崑崙奴踏曲爲樂

占城　其俗四月有游船之戲七月徙民作歌禳災者謝天道其樂器有胡琴笛鼓大鼓

牂牁　其俗擊銅鼓鑼以祀神宋至道中來朝太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十數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爲節詢其名則曰水曲也

張蕃　其王每歲正月一日七月一日公衙會諸蕃飲宴亦動蕃樂上戶女出嫁亦用銅鼓銅鑼焉

龍蕃　其俗凡遇四序稱賀作樂擊大鼓吹長笛批管笳律杖鼓其樂曲有賀聖朝天下樂應天長至於有物故者雷吉天鼓或偈操歌哭

石蕃　其俗每遇四季節序會官屬宴樂其樂器有琵琶篳篥大鼓其曲各有願天長感大恩感皇恩天下樂云

羅蕃　其王每日授衙凡遇祭賽眷設只於平川坡野閒其作樂不過鳴大吹笳篳笙樂人踏舞而已

撣國　漢安帝時來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大會作之於庭諫議大夫陳禪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

南詔　唐貞元中南詔異牟尋作奉聖樂舞因西川押雲南八國使韋皐以進上御麟德殿閱之是不知古夷樂作於國門右辟之義也南詔調奉聖樂曲用黃鍾之宮舞大成舞伎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執羽而舞南詔奉聖樂字曲將終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每拜跪節以鉦鼓又爲五均一曰黃鍾宮之宮二曰太簇商之宮三曰姑洗角之宮四曰林鍾徵之宮五曰南呂羽之宮其文義繁雜不足復紀德宗既閱於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自是殿庭宴則立奏宮中則坐奏有坐部伎立部伎

扶婁　周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國或於掌中備百獸之樂宛轉屈曲於指間人形長數分神怪欻忽莫可名狀後世樂府猶存此伎其歌舞之類不可得而知　見王子年拾遺記

渤泥　其國人宴會鼓樂必坎鼓吹笛擊鈸批掌歌舞以爲樂

蒲甘　邊海之國其主以木柵居海際水中百姓皆樓居俗好音樂樓而歸各置鼓飲酒即擊之男女攜手樓中踏舞爲樂在永昌城之西南

古奴　其俗晝夜作市舟中皆鳴鼓吹角以爲樂其衣被頗類中國

白狼　東漢明帝永平中宋輔爲益州刺史移檄西南夷喻以聖德白狼王唐菆等百餘國重譯來庭有歌詩三章輔所獻也東觀漢記備載其詞及夷人本語皆重譯訓詁爲華言使覽曉焉　歌三章其一遠夷樂德其二遠夷慕德其三遠夷懷德

大食勿拔　其俗每年以二月爲歲首歌者多以胡琴吹笛鳴小鼓舞唱拍

驃國　唐貞元中重譯來朝獻樂凡一十曲工三十五人其國與天竺相近故樂多演釋氏經論之詞每爲曲皆齊聲唱各以兩手斂爲赴節之狀一低一仰未嘗不相對有類中國柘枝舞焉

獠蠻　獠蓋蠻之別種其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子弟自吹擊之多執矛用竹爲簧羣聚鼓之以爲音節

虎黎　其民俗七月一次禮佛作樂動胡琴打鼓子飲宴以爲節序

陳氏樂書曰樂有歌歌有曲曲有調故宮調胡名婆陀力調又名道調婆羅門曰阿修羅聲也商調胡名大乞食調又名越調又名雙調婆羅門曰帝釋聲也角調胡名涉折調又名阿謀調婆羅門曰大辯天聲也徵調胡多名婆臘調婆羅門曰那羅延天連也羽調胡名般涉調又名平調移風婆羅門曰梵天聲也變宮調胡名阿謀調也李唐樂府曲調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來藏佛曲藥師琉璃光佛曲無威感德佛曲龜茲佛曲並入婆陀調也釋迦牟尼佛曲寶花步佛

曲觀法會佛曲帝釋幢佛曲妙花佛曲無光意佛曲阿彌陀佛曲燒香佛曲十地佛曲並入乞食調也大妙至極曲解曲並入越調也摩尼佛曲入雙調也蘇密七俱陁佛曲日光騰佛曲入商調也耶勒佛曲入徵調也觀音佛曲永寧佛曲文德佛曲婆羅樹佛曲入羽調也遷星佛曲入般涉調也提梵入移風調也

北狄

北狄之樂本馬上樂自漢以來總歸鼓吹部後魏樂府始有北歌史所謂眞人代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人晨夕歌之周隋代與西涼樂雜奏當時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而已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喻等是也梁樂府鼓吹又有大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王太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豈皆傳聞不同邪西涼節度蓋嘉運所進北庭伊州一北歌之一也唐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之祖嘗授北歌於侯將軍貴昌正觀中詔貴昌以其聲教樂府能譯者亦不能通知其詞蓋年歲久遠失其眞矣豈非荀勖所謂鄭聲久而絕者乎

大遼 有八部其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隨之更和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錘焉 宋太宗雍熙四年帝以北戎侵軼惡軍中習蕃歌以雜華樂詔諸道禁止之至道元年定州言新羅設蕃人二十人自契丹亡歸傳送闕下帝召見便殿皆手持大螺如五升器稱在契丹十一年教令學吹此者凡五十輩帝令吹之聲重濁奮厲大率如角問其曲云單于並賜衣服緡錢隸軍籍

鮮卑 周隋世北歌與西涼樂雜奏其不可解者多可汗之辭是燕魏之際鮮卑歌也後世惟琴曲傳胡笳聲云

陳氏樂書曰隋大業中備作六代之樂華夷交錯其器千百煬帝分為九部以漢樂坐部為首外以陳國樂舞玉樹後庭花也西涼與清樂并龜茲五天竺國之樂并合佛曲法曲也安國百

濟南蠻東夷之樂並合野音之曲胡旋之舞也樂苑又以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為九部必當損益不同始末異制不可得而知也觀開皇中顏之推上言今太常雅樂盡用胡聲請憑梁國舊事考尋古曲高祖曰梁亡國之音奈何遣我用邪由此觀之隋唐之樂雖有雅胡俗三者之別實不離胡聲也歷代沿襲其失如此聖朝宜講制作削去而釐正之實萬世利也

按明堂位言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周禮韎師掌教韎樂韎即昧也獨西戎北狄之樂不見於經豈周之興也肇於西北而化行及於東南故必俟東夷南蠻之樂盡入於王府然後足以言聲教之遠被耶然觀隋唐所謂燕樂則西戎之樂居其大半鄭夾漈以為雅頌亦自西周始凡清樂妙舞未有不自西出者八音之音以金為主五方之樂惟西是承雖曰人為亦莫非稟五行之精氣而然是固一說也愚又以為自晉氏南遷之後戎狄亂華如符氏出於氐姚氏出於羌皆西戎也亦既奄有中原而以議禮制度自詭及張氏據河右獨能得華夏之舊音繼以呂光禿髮沮渠之屬又皆西戎也蓋華夏之樂流入於西戎西戎之樂混入於華夏自此始矣隋既混一合南北之樂而為七部伎所謂清商三調者本中華之樂晉室播遷而入于涼州張氏亡而入于秦姚氏亡而入于江南陳亡而復入北其轉折如此則其初固本不出於西戎也

徹樂

周官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恒在并州大傀異烖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霣及震裂為害者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也劉九府

反蒲音扶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為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札疫癘也凶凶年也烖水火也弛釋

魯襄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禮也

晉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盈平公飲酒與羣臣宴師曠李調侍侍與君宴也禮記曰請徐侍臣李調之知字左傳作外嬖之叔鼓鐘樂作也無禮賓入門奏肆夏而樂闕國君燕亦如之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怪之也蕢或作屠蒯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三酌皆罰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曩向也謂來入時開謂諫爭有所發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禮記曰君於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物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大師樂師也詔告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言但食是貴近臣亦當規君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防禁放溢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闕義杜蕢洗而揚觶舉也晉於君也禮揚作騰揚舉也又送也揚之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欲後世以為戒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此爵遂因杜蕢為名畢獻獻賓與君

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自逆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酌酒請為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耳所以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注見前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於疾日女弗聞而樂是不聽也又飲外嬖嬖叔外嬖大夫嬖者曰汝為君目將司明也目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旌表也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物物類也物有其容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

言卿佐之喪而作樂歛會故曰非其物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充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

曲禮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憂樂不相干也疾病不安

陳氏樂書曰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蓋樂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為有故矣雖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必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至不絕樂其將至又可知矣若大於已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棄也

又曰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為踰月則其善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以為加於人一等矣蓋朝祥暮歌者於禮為不及故必踰月然後善禫縣而不樂者於禮為過故不謂之知禮特謂之加於人一等而已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然則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非樂當作之時也祥而踰月禫而從月樂作之時也祥禫而樂作豈先王因人情而為之節文邪

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宴樂御史大夫郗慮奏以國家齋日從古制諸祭祀皆十日致齋七日散齋三日致齋散齋之日內有嘉慶之事或言可賀會宴樂或言不可尚書令荀彧與臺郎董遇議曰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姬又云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散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樂之事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欲得會宴樂

晉有司下大常曰朝廷遇齋則懸會時云應懸而不樂博士孔恢議

曰素會宜都縣設樂為作不作則不宜懸也孟獻子懸自是應作而不作耳故夫子曰加於人一等非為不應作而應懸也周諱尚近謂全不可陳於庭也于時不從恢議正朝自懸而不作

徐廣論曰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妓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晉武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為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孝武太元六年為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錄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朞為斷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黃除吉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摯虞以為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迎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蠆丑介反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

行士喪禮葬有槀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為身而釋以為君父則無不可觀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惠帝永寧元年冬愍懷太子母喪三年制未終大司馬府參軍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舉樂引春秋傳曰母以子貴而儒者謂傳非嫡服同衆子經無明據於義為短今太子正位東宮繼体承業監國嘗膳既處其重無復議其輕制也二年正會不宜舉樂

懷帝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以為自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受重同禮禮王侯尊殊得臣諸父兄弟故以僖嗣閔左氏謂之逆祀雖代變時殊質文不同至於受重尊祖敬宗其義一也書稱遏密諒闇之事或以衰麻卒禮或以心喪終制故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曰王宴樂已早二年正會不宜作樂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元帝時為丞相在建業主簿熊遠議以懷帝梓宮未返正會不宜作樂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凶年天子撤樂減膳孝懷皇帝崩於虜廷梓宮未返人神同忿兆庶怨嗟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如矜黎庶塗炭之困又廢歡悅伎樂之事謂宜設饌以賜群下而已大將軍王敦時南閤祭酒范堅白事云伏見每元會衆樂備奏倡伎兼作愚淺多蔽竊有未安今國恥未雪梓宮幽遐不應備樂敦使州府博議參軍周式議云禮古今不同謂宜取則於朝廷敦從之

晉符問章皇后雖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當作樂不博士徐虔議引周景王有后嫡之子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猶譏之今宜不懸虞又引周禮有憂則弛懸今天子蒙塵攝主不宜作樂但先人血祀不可廢耳會稽公主已入廟閔公二年吉禘猶曰未可以吉是不係於

入廟也謂不宜設樂

晉征北將軍褚裒薨皇太后之父未葬太后居喪符問皇帝元會當作樂不尚書王彪之議今若鐘懸鼓吹皆可以作者其餘羽毛絲竹奚為廢之竊所未喻元皇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設樂恭皇后夏崩成帝咸康八年饗萬國不盡徹樂未詳二帝故事孰得孰失且恭皇后崩垂向周月朝行權制六宮煥然故以即吉經時雖尊於萬國然於帝為卑不盡徹樂之詔或指在於斯也從令咸康未不盡徹樂以為合禮亦非所以證今明喻也禮云母有喪聲聞焉則不舉樂夫人之事親尊自王者達於庶人不以貴賤異禮也皇太后始居至哀縗麻服在躬號哭無時鼓鐘歌蕭之音實聞于內殿非禮所謂不舉樂之說今所欲存者輕所為廢者重略輕崇重附禮合情敦於禮訓於是乎在竊如前議謂應設鼓懸鐘而不作

晉時廣昌鄉君喪御史中丞熊遠表宜廢小會遂言被符冬至後小

會虞呂鄉君喪殯日淺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況餘事乎冬至唯其群下奏賀而已未宜便小會有詔以遠表議示太常賀循曰咸寧二年武皇帝故事三朝發哀三日不舉樂今舊事明文鄉詳疑尉荅循言臣按禮雜記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今雖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縗以居不接吉事如遠所啓咸寧詔書雖不合古義然隨時立宜已為定制誠非群下所得議論穆帝升平元年冬至節小會廬陵公主未葬符問應作樂不博士荀訥曹耽等言君於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公主加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引晉武帝詔應作樂按武皇詔三朝舉哀者三旬乃懸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太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武王薨武皇並舉哀三日而已中興以來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月是康帝忌月于時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語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禮據當時從訥所議軍樂是軍容與常樂不等請振作於事無嫌從之

唐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詔宜以來年正月二日受朝其樂縣及享群臣並停永徽元年正月有司言依禮享祀郊廟並奏宮懸比停教習恐致廢忘伏尋故實漢魏祇祔之後庶事如舊國之大禮祠與為先今既逾年理宜從吉若不肄習不調誠敬有虧致招罪責並從之

代宗大曆十四年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奏謹按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鄭註云去謂釋下也且知哀輕者釋哀重者藏又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不設樂晉博士孔恢議朝廷遏密懸而不樂恢以為宜都去懸設樂為作不作則不宜縣國哀尚近諸金石不可陳於庭伏請三年未畢朝會都不設縣如有大臣薨殁則事輕宜懸而不作勅付所司

宋仁宗嘉祐七年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為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臣以為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煙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陰達於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

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舊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蜡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於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為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

神宗熙寧元年冬至親郊在亮闇內音樂緣享神皆不可廢於是禮院請郊廟及景靈宮用樂外鹵簿鼓吹及樓前太常鈞容等樂皆備而不作其警場但鳴金鉦鼓角而已詔可自後或有故則廢樂則用以為例

高宗紹興十二年初上居諒闇臣僚有請明堂行禮宜停罷奏樂受胙等事上亟諭禮官詳定太常寺檢照景德熙寧親郊典故除郊廟景靈宮並合用樂其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每遇警場止鳴金鉦鼓角而已即無去奏樂受胙之文大饗為民祈

福爲上帝宗廟而作樂禮不敢以卑廢尊書歛五福錫庶民況熙寧禮尤可考其赦文有曰六樂備舞祥祉來臻是也然後詔遵舊典行之其後禮部侍郎施坰奏禮經蕃樂出於荒政蓋一時以示貶抑祚內外暫止用樂今徽考大事既畢燕寧又已就養其時節上壽理宜舉樂一如舊制禮部尋言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方來賀自今冬至元正舉行朝賀之禮依國朝故事合設大仗及用樂舞等庶幾明天子之尊舊典不至廢墜有詔俟來年舉行

孝宗初踐大寶立班設仗于紫宸殿備陳雅樂禮官尋請車駕詣太廟親行朝饗用登歌金玉大樂及絲竹宮架樂舞其於受終文祖之義有光而在前朝亦爲闕典獨鼓吹樂在仗內以欽宗喪制而遏音迨安穆皇后祔廟禮部侍郎黃中首言國朝故事神主亦祔係用鼓吹導引前至太廟乃用樂舞行事宗廟薦享雖可用樂鼓吹施於道路情所未安請備而不作續給舍詳議謂薦享宗廟爲祖宗也故以

大包小則別廟不嫌於用樂今祔廟之禮爲安穆而行豈可與薦享同日語將來祔禮謁祖宗諸室當用樂舞至別廟奉安宜停而不用蓋用樂於前殿是不以欽宗而廢祖宗之禮停樂於別廟是安穆爲欽宗喪禮而屈也如此則於禮順義允遂俞其請既而右正言周操上言祖宗前殿尊無二上其於用樂無復有嫌然用之享廟行禮之日則可而用於今日之祔則不可蓋祔礼爲安穆而設則其所用樂是爲安穆而用雖曰停於別廟而爲祔后用樂之名猶在也孰若前後殿樂俱不作爲盡善盡美無可議哉詔從之

隆興元年天申節率群臣詣德壽宮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事下禮曹黃中復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春秋賊未討不書葬以明臣子之責況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上韙其言事遂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故事北使來朝例錫花宴加在大祀齋之中則不用樂辭見亦然行之久矣乾道三年虜使來朝會慶節上壽在親郊散齋之內陳正獻公時以副樞兼參預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生事多請權用樂者李文簡爲吏部郎官建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二日我藝祖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本朝舊制庶幾兩得上頗難之陳公又奏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以自盡而所以礼使人者亦不爲薄自當悅服矣上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唯於使人乃用之耳諸公顧以爲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陳公又不可獨奏言曰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諭使人再三不從乃從今詔則於禮爲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鄙夷人而遂自爲失禮以徇之也蔣子禮猶守前說陳公爭愈力上顧陳公曰可即諭閤門行之陳公退復爲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

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他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聖慮上嘉納焉既而卒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爲北使權用六年生辰使當辭復在親郊散齋之內趙溫叔丞相時以起居舍人爲館伴使面奏決不可用樂上然之十月癸酉北使辭先一日上遣中使諭溫叔云來日已決意不用樂萬一使人不順不知如何結末請舍人更加思慮來日五更奏來溫叔復奏殿陛之上忽怱行酒使人決不能省會萬一省會亦必不敢不順萬一不順臣忝備員館伴當乞直前奏稟乞宣諭使人陛下寅畏上天今既散齋決不使樂若使人必欲使樂乞移此茶酒就驛中管領所謂結末不過如此上納用焉或謂前郊虜使之來極恭順上嘉思以異禮待之故葉魏二相皆主用樂之議鄭景望劉文潛時爲館職嘗移書政府論之而不聽此[illegible]公之議始去樂論者韙之

鄱陽馬端臨

兵考

兵制

周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illegible]

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晉江李氏曰此則六鄉為六軍又按遂人職云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庚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為六軍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徵用之則常六軍故此言六軍此鄉遂制軍之法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illegible]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illegible]

凡起徒卒者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illegible]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illegible]

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甿[illegible]

陳氏禮書曰古者國有游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六鄉以三劑致民上地家七人以其餘為羨則一人為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下劑致民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而皆以下地二人任之則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不預所以優野人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故也羨卒亦謂之餘子則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曰詩曰其軍三單先儒謂公劉始遷於豳無羨卒是也

班固漢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

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賦斂之賦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提舉也舉四封之內）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沈斥水田舄鹵也術大道也川瀆水之屬也沈者沈謂居深水之下也斥鹹鹵之地）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許氏曰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法積算十同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為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迭用之耳記曰大國不過千乘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閭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為車千乘矣

又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卒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章氏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徒如彼其少蓋古人之於兵不盡用之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曾成作丘甲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為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

成周兵制圖

王 上公	六鄉六遂	六軍 七萬五千人	
大國 上公	三鄉三遂	三軍 三萬七千五百人	
次國 侯伯	二鄉二遂	二軍 二萬五千人	
小國 子男	一鄉一遂	一軍 一萬二千五百人	
伍 五人	伍長公司馬下士	一軍伍長一千五百人	六軍共一萬五千人
兩 二十五人	兩司馬中士	一軍兩司馬五百人	六軍共三千人
卒 百人	卒長上士	一軍卒長一百二十五人	六軍共七百五十人
旅 五百人	旅師下大夫	一軍旅師二十五人	六軍共一百五十人
師 二千五百人	師帥中大夫	一軍師帥五人	六軍共三十人
軍 萬二千五百人	軍將卿	一軍一人	六軍共六人

章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為鄉六鄉百里遍

十爲同爲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爲六萬四千井六十四萬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爲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爲三十五萬四百夫卒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丘爲乘故曰丘乘）積六鄉爲千乘而餘卒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爲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爲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七乘卒七十五萬人爲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牧野之師財七千方急遽所皆發）大司馬遍而征之（大司馬職數其號名有縣鄙家縣官野之異并稍有諸侯軍吏師都來采野之別以見其爲征）十年而役一適凡三家可任者卒十有一人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逸不欲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内之兵不出所以重内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而行也（王有四方之事冢宰掌師于諸侯如詩常武文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小宰掌戎是究賁氏本言以牙璋發之）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illegible]荊之旅武王克商寧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費誓）追貊以韓（韓奕）于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攷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戍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堪況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雖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齊桓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乃作内政而寓軍令焉三分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不從戎役）士鄉十五（[illegible]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農野處而不聽不在都邑之數則下云五鄙是也）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作内政而寓軍令焉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居則爲軌出則爲伍寄政）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詩云小戎俴收）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公將其一（上高之鄉謂公）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内教既成令勿遷徙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今齊一乘五十人萬人爲軍以齊法參周制車皆三百乘故損三萬人是予士五齊拓募士五爲人未詳）蓋如鄉之法五鄙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此以下與鄉內之政異）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聽大夫之治）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縣帥之治）

下政聽鄉（卿下政聽鄉帥之治）自邑以至於五屬爲四十五萬家率九家得一兵得甲十萬九千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爲三軍者四（長内）（之數桓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蓋斥地甚大非齊舊制）蓋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遍征之卒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略依周從輕便（當時地廣參用王數之制）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蔽蔽明蔽賢下比之罰其賢者則鄉長進之官長書之公嘗相之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五屬大夫復事擇其寡過者而謫之亦蔽蔽賢蔽明下比之罰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強

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五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入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非決勝無以定

劉改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万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百為行行百為陣行陣皆徹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

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林氏曰如葦昭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為工商其十五則為兵而已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則厘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為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第不使出租稅供它役庶調發雖煩而民亦不怨若其工商之六鄉為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為兵

右齊兵制

晉曲沃武公并翼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莊十六年獻公之十六年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惠公韓之敗作州兵僖十五年惠公為秦所虜呂甥言於[illegible]杜曰[illegible]甲兵益多[illegible]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僖二十七年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二軍則上軍為尊三軍則中軍為尊城濮之戰賦車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按楚蒍賈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則晉通國率亦百千乘用七百乘猶齊之法其後作三行以禦狄二十八年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成國不過三軍今復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而實則為六軍[illegible]文公[illegible]清原之蒐遂作五軍三十一年蓋文公雖增置三行自知其僭故罷之更為上下新軍也襄公蒐于夷文公六年舍二軍以復三軍之制景公邲之戰宣十二年三軍增置大夫各一人則猶三行也至鞌之戰成二年郤克請益車八百乘始作六軍賞

鞌之功（上中下各增新軍成三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僭
更王度若此　厲公鄢陵之戰罷新上軍（十六年）悼公初向四軍
（襄公八年楚伐鄭于晉已四軍無帥）其後新軍無帥公使其什吏帥其卒乘官屬
以從於下軍明年遂舍之（襄十四年）傳曰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
軍蓋自文公僭王度至悼公方革焉

右晉兵制

魯自禽父封於曲阜及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其詩曰公徒千乘
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
知三軍魯之舊其曰三萬舉成數也（千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宣公奢泰初稅
畝什二而稅既益民稅及成公謀伐齊（元年）作丘甲丘各一甲又
益民賦率一甸而加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
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矣
程氏曰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

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甸方八里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
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成方十里出長轂
一乘古者或以甸為乘或以乘為甸以甸為乘稍人掌丘乘之
政令禮記為社丘乘共粢盛是也以乘為甸衛良夫乘甸兩牡是
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概地言之成方十里
無溝洫言之其實一也今作丘甲者即丘出甲一人是一甸之
中共百人為丘也穀梁以為甲非人人之所能為杜預以為丘
出甸賦加四倍誤矣
胡氏曰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至增三之一耳
明年戰于鞌四卿並出（[illegible]）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
三軍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
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
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
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氏專將一軍而孟仲各
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根牟東夷國商宋也魯西南境衛北境也）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
蓋竭作也考之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纔大
蒐于比蒲（十一年）于昌間（二十二年）又于比蒲者再（定公十三年十四年）獨異於
它公者用見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
專兵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為強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
力可任者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蓋傷公室
削弱疾臣下恣横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又以夫四而賦軍
旅之征悉變丘乘之制民無餘力矣（丘賦之法因其田財九夫為井十六井為丘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古者田以出乘為主而兄會賦以子車為主而兄兵令間田而賦軍旅之知非矣）

右魯兵制

楚自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武王始為軍政作荊尸以
伐隨授師孑以立陳法（莊四年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宣十二年傳[illegible]）（[illegible]）
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役（僖二十八年）子玉
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從之大抵皆
非正軍制亦非古（[illegible]）
霸之後楚益強大時則嚴環衛之屬（[illegible]）穆王接晉文襄
厥貉之會陳鄭及宋受役於司馬以田孟諸時則有右孟左孟

兩𢴲之制文十年會于厥貉宋公為右盂諸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 言兩𢴲猶左右司馬 莊王霸強克庸以來文十六年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

之戰宣十二年軍制備矣蓋兆於武王備於莊王特莫詳焉三軍以為正軍二廣以為親軍游闕以為游兵

十乘從之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於陳則分左右二拒 業卒乘輯睦不奸於事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之翼日則輜重至 行軍 共王之世公子嬰齊為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創名之 凡此皆軍政之善者也若

康王以蔿掩為司馬始井衍沃牧隰皋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 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羹邑賦千乘於是有五師 平王簡上國東國之兵都外都師精練有法 至若戍丁則若申息之子弟士兵則若都君子掞之則若王馬之屬 其為舟師以待吳寇而卒莫能以得志故曰吳用木我也用華

陸是吳利在舟師楚惟恒以陸吳後十年康王為舟師以伐吳猶而吳乃歲與楚王於致舉之長令尹子木以舟師及而而逞竟無成功其後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而還師于巢以致楚師入郢之後吳大子終累又敗楚舟以逆其師蓋楚雖以舟置舟師而實莫能勝者地形用便有不同耳

右楚兵制

秦自非子為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封為附庸至秦仲始大秦仲之孫襄公當平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遂有岐豐之地列為諸侯地與戎相錯襄公修具車馬備其兵甲武車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殽之役三帥而車三百乘又置陷陣陷陣吳子秦三萬會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兵力益以強盛及孝公用商鞅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行之十年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之人耕秦地優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疇官給郡縣一月而更謂卒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獲一首賜爵一級自公士至徹侯凡二十級皆以戰功相君長于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又悲商鞅之舊矣

右秦兵制

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二郡名北有林胡樓煩二胡國名西有雲中九原二郡名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之天府也

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臣切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向而攻秦破秦必矣

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二縣名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冥山在朔州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切量大王之國不下楚切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

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

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言臨菑自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之非）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

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伯王之資也

班固漢書刑法志曰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師古曰視讀曰示）而秦更名角抵（師古曰抵音丁禮反）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埶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師古曰臏音頻忍反）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轉相攻伐代為雌雄（師古曰代迭也）齊愍以技擊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魏惠以武卒奮（師古曰奮起也）秦昭以銳士勝（師古曰銳）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荀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埶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師古曰言有間隙不諧和）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師古曰言）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師古曰）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師古曰）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虔曰作大甲三屬）

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埶隱之以阸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有數故能四者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彊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

中也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乞師也犇古奔字）秦人為之出兵（師古曰謂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也）二國并力遂走吳師（師古曰謂子蒲大敗夫槩王于沂子期又敗吳師于軍祥）昭王返國（師古曰吳師已歸郢了入郢）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族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師古曰言其貪殘也）竊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師古曰謂陳勝吳廣之徒也）猋起雲合果共軋之（師古曰猋疾風也如猋之起言其疾也合者言其會合也）斯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師古曰言與殷周同長久也）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師古曰孫武吳起商鞅白起也）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

自周室以東諸侯強大稍侵兵法軍制國自為政俱非先王之舊晉楚齊秦其尤也魯雖弱國而軍制亦屢變故撫左氏內外傳諸書略攷諸國之兵制至戰國時六王爭強軍政益無可攷而略見於蘇秦之說班孟堅西漢刑法制論兵多述春秋戰國時事頗有可攷故具載之

秦始皇既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於咸陽鑄為鍾鐻講武之禮罷為角觝是時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而勝廣起（里門之左謂閭里之左凡居者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而發之也）

山齋易氏曰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之類次發　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以嘗有市籍者次以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　母嘗有市籍者先發里門之左名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並復調材士五萬人以衛咸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是時楚兵百萬而秦發近縣不及乃赦驪山徒奴產子以擊盜及關東盜賊益熾又發關中卒以擊之而章邯三歲將兵亡失已十數萬坑於降楚者又二十餘萬沛公入關而秦遂以亡原秦之亡皆起於兵備廢弛而倚辦於倉卒高祖鑒其弊而於郡國京師兵備嚴整且內外有相制之勢蓋法之善者也

按班史以銷鋒鏑弛武備為秦之所以亡山齋因而發明其說然愚以為秦之亡非關於兵弛也當時盡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豈能為纖芥之害而發百萬之師以戍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萬健卒壯士不耗於無用之時糜爛於不切之役蓋側目倒戈相挺而並起者皆秦兵也史記言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羽乃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萬人者即十餘年前王翦王賁等將之以橫行天下誅滅六雄者也國有興廢而士心之勇怯頓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特以畏趙高之讒二世之誅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嘗甚敗衂也而此二十萬人者亦復弭耳擗甲而僧無異辭雖明知必蹈禍機反幸諸侯之入關以紓禍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九終

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惠帝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武帝王恢擊匈奴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城

易氏曰刑法志曰踵秦置材官車騎於郡國特其略耳其實不惟置材官而已又曰武帝外有樓舡特言用樓船以平百粵耳其實高祖已有樓船之制也光武紀注所引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益三者之兵各隨其地之所宜以漢史攷之大抵巴蜀三河潁川諸處止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止有車騎而廬河潯陽會稽諸處止有樓船三者之兵雖各隨其地之所宜而郡國之兵其制則一有列郡有王國有侯國郡有守有都尉郡尉佐太守典武其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有相秩比天子令長每歲郡守尉教兵則侯國之相與焉侯國之兵既為之郡而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防微杜漸皆所以尊京師也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漢舊儀殿外門署屬衛尉殿內門署屬光祿勳南軍也

南軍衛尉主之如淳曰衛尉署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掌宮城門內之兵

百官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而高后紀言周勃既入北軍尚有南軍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納呂產時呂祿為將軍掌北軍產為相國掌南軍太尉已入北軍尚有南軍故未敢誦言誅產已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欲入未央宮為亂弗得入蓋產所將南軍當在殿廬之內及宣帝用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不言南軍蓋衛即南軍也戾太子變時京師兵盡發獨不聞發南軍蓋衛士從上在甘泉故也以此知南軍為宮城兵而衛尉主之

古者環衛有二等宮伯則領貴游子弟宮正則領宮徒役事漢有衛郎衛兵亦此制歟衛尉衛郎中令武帝更名郎中令名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其屬者有諸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凡郎官皆更直執戟宿衛殿門出充車騎按表郎不在直中　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車戶騎三將是百官表

易氏曰或曰漢制有衛郎衛兵衛兵既屬衛尉為南軍而郎中令均是宿衛故表志皆列於衛尉之前而論者皆編為南軍若謂郎中令所領皆郎不可以軍言則守門戶出充車騎孰謂其非軍也郎而非軍宣帝胡為出之以擊羌哉此說殆不其然抑嘗攷之郎衛兵衛固均為宿衛之職而郎中令衛尉所掌又皆宮門內外之事按郎中令乃秦官武帝更其名為光祿勳前表光祿勳掌宮門戶衛尉掌宮殿門衛屯兵從志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衛尉掌宮門衛士宮門徼循事其職實有相關者漢儀曰殿外門舍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職之相關特有內外之別耳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宮伯之職然兵衛之屬衛尉者號為南軍固可攷而知若遂以光祿勳列於南軍則有所不可攷者漢光祿勳之職屬官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比千石以下如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職任固不輕矣而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期門羽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官別為一府非可謂之南軍也所謂守門戶充車騎者若今

之環衛出爲天子導從儀衛而已非可以軍名也宣帝之葬羌特以死事之子孫羽林孤兒用之非謂所掌之郎而盡使之從軍不然文帝自代郅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以是觀之則張武自別領郎衛之職宋昌自兼領南北軍之職兵衛郎衛分爲二職則知郎衛非南軍明矣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皆宿衛官屬南軍）

東方朔傳上始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以六郡良家子選給（六郡謂隴西天水北地上郡西河也）掌執兵送從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爲（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試弁爲期門[illegible]林）建元三年初置此郎無負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　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非令從軍）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續漢儀曰羽林有左監主羽林左騎八百右監主右騎九百人）又有羽林黃頭郎（鄧通傳注習水戰者也）平帝又更期門爲虎賁主宿衛此光祿勳所領之兵（師古曰羽林亦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吳氏能改齋漫錄曰此說非也按晉志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則漢名軍以羽林法天文耳）

章氏曰南軍有郎衛兵衛掌天子宿衛北軍止於護城輕重不侔矣漢世凡大喪自諸郎衛皆發而宣帝之葬霍光光武之葬吳漢則詔以北軍護送章懷太子曰不以南軍重之也又王國人不得宿衛親屬犯法人不得宿衛如龔遂爲樊王常侍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蕭望之以甲科爲郎坐從弟犯法則不得宿衛季冬或正月天子行幸曲臺臨饗衛士勸以農桑令就田里必覲以角觝而後遣則南軍之重可知矣

北軍中尉主之　掌京城門内之兵

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巡徼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所兵器）都船四令丞又有式道左右候候丞及左右京輔都尉之丞兵卒皆屬焉是中尉所職乃巡徼京師以此知北軍爲京城兵而中尉主之也

山齋易氏曰北軍徼循京師屬中尉別有壘垣軍門在京城按胡建傳云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爲賈區軍正丞胡建斬之而中壘校尉實掌北軍壘門内則是北軍自有壘垣軍門惟北軍有壘垣軍門必有漢節而後入高紀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顓兵秉政太尉周勃欲入北軍而不得入廼令紀通持節矯内勃北軍又武紀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又漢帝年紀大搜長安中閉城門十五日待詔征官多餓死是北軍在長安城内苟無漢節雖以太尉之尊軍門得以拒之不得輒入其法甚嚴也然北軍之壘錯列長安城内不近宮城惟南宮列於宮垣北軍亦不得入江充傳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詣北軍擊匈奴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又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黃門倡侲子和持炬火送疫出端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注云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此衛士在内北軍在外之證也

又曰或曰北軍屬太尉武帝更太尉爲大司馬以寵大將而北軍分八校以中壘領之非也武帝置八校各有校尉秩皆二千石不相統屬而中壘自掌北軍壘垣門事非兼八校此固不待辨而明矣至謂北軍屬太尉則尤不可以不辨彼獨見太尉周勃入北軍之事故舉而言之殊不知當時勃欲入北軍必令紀

通持節矯內之是以討誅呂氏非謂以太尉勒領北軍而後入
也蓋北軍自屬中尉而太尉掌武雖本兵之任然三公之職初
不常置梭司馬氏將相表高帝二年太尉盧綰五年罷十一年
周勃爲太尉以代後官省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文帝三年罷屬
丞相景帝五年復置七年罷武帝建元元年復置二年罷後改
爲大司馬是其職之或罷或置蓋以三公無所不統官不必備
惟其人而已豈專領北軍者耶
武帝增置八校（置七生）更名中尉爲執金吾（百官志補金吾秦官職騎五百二十人光武曰仕宦當至執金吾言遊徼盛也）帝用兵四夷發中尉之卒遠擊南粤恐內無重兵
或致生變於是創置七校尉兼知胡事者爲胡騎知越人事者
爲越騎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爲校尉凡八校尉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又外掌西域　屯騎校尉掌騎士
步兵校尉掌上林苑內屯兵　越騎校尉掌越騎（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爲騎也晉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此有越騎如淳說是也師古曰宣說言狀射七騎又）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屯之也）胡騎校尉掌池陽
胡騎不常置（胡騎之屯也）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者（服虔曰工射者冥冥中聞聲則射之應劭曰須詔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也）自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皆武帝
初置有丞司馬秩皆二千石（劉法曰言武帝平南粤內增七校蓋胡騎校尉不常置故言七）外又
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不在八校內有司馬八屯各）有司馬十二城
門候（門各有候屬城門校尉其十二城門各置之其東門自南數王莽以城門校尉一人領之十二城門以備盜光以太備御城門五得舉吏如五府）
山齋易氏曰按劉屈氂傳戾太子使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
胡騎皆已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
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蓋中壘在北軍而步兵在長林
苑門長水兼掌長水及宣曲胡騎則在長水及宣曲皆在長安
城外顏師古以長水在今鄠縣東長水鄉是知八校分屯不專

在一所雖同名北軍而各以校尉領之而不屬中尉之北軍此
八校尉所以自列於城門校尉之後而中壘校尉亦别掌北軍
壘門內外不屬金吾也蓋金吾秩中二千石而八校皆秩二千
石其位亦重矣光武併七校爲五營故省虎賁入射聲省胡騎
入長水又省中壘校尉而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自是五營屬
此軍以北軍中候監之謂之北軍五營
章氏曰按武帝八校爲北軍表不言屬中尉疑中壘自專統北
軍與中尉異司而北軍始不屬中尉矣武帝既增校尉恐中壘
之權太重又於光祿勳之下旋理會增添於是增羽林期門以
益南軍大縣領二軍之勢均胡廣曰衛尉巡行宫中則執金吾
徼於宫外爲表裏唐李撰曰漢以南北軍相制者此也
又曰漢初南北軍亦自郡國更番調發來何以言之黃霸爲京
兆尹坐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則知自郡國調
上衛士一歲一更更代番上初無定兵自武帝置八校則募兵
始此置羽林期門則長從始此　古者禁衛兵不出漢初猶得
古意京師之兵不以出征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霸上文帝
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則中尉之兵未始遠出
武帝元鼎六年發中尉卒擊呂嘉則失之矣至宣帝遂令羽林
佽飛諸兵遠赴金城擊羌不亦騷動之甚乎
又曰漢兵郎無實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人羽林左八
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東漢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
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至東漢亦不過六百人衛尉所領
諸宫掖門都候劍戟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門
兵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故之多至百八十
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於一校大約可見中都兵蓋僅用
四萬耳

南軍圖

上準東漢安帝紀注

南軍

三署郎 本郎中令武帝改

光祿勳

衛士 八十一人

車戶騎三將

左中郎將 主左署郎

五官中郎將 主五官郎

右中郎將 主右署郎

車戶騎三將

武 虎 主 羽 武

左監 主左騎八百人

武帝置期門平帝更虎賁

虎賁郎 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主虎賁宿衛

主殿門內

羽林郎 百八十人

武帝置建章營騎羽林騎

右監 主右騎九百人

衛尉圖

下準東漢百官志衛尉注

衛尉

主殿

外兵

公車司馬 主闕門兵

南宮衛士 衛士五百三十七人

北宮衛士 衛士四百七十二人

左都候 主劍戟衛士四百十六人

右都候 主劍戟衛士三百八十三人

南宮南屯司馬 主平城門衛士一百二人

北宮門蒼龍司馬 主東門衛士四十人

玄武司馬 主玄武門衛士三十八人

北屯司馬 主北門衛士三十八人

北門朱雀司馬 主南掖門衛士一百二十四人

東明司馬 主東門衛士一百八十人

朔平司馬 主北門衛士一百十七人

北軍圖

北軍

中壘校尉 本中尉武帝改爲 光武省置中候

掌北軍

壘門

北京

城兵

北京

城兵

越騎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越騎

步兵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上林苑門屯兵

長水校尉 領士七百三十六人掌長水宣曲胡騎

射聲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待詔射士

屯騎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騎士

胡騎校尉 光武并長水掌胡騎之屯池陽者不常置

虎賁校尉 光武并射聲既而掌輕車

章氏曰班孟堅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兵之義而以兵附刑然述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攷焉漢初兵民不甚分如馮唐謂吏卒皆家人子弟起田中從軍而後漢禮儀志謂罷遣衛士必勸以農桑由是觀之兵農尚未分

山齋易氏漢南北軍始末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遠近輕重之不倫耶嘗攷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家載公戶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姓親也於內為逼故處於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疏也於親為有間故處於內而使之正族屬南北軍調兵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為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之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為甚近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兼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獨略范蔚宗後史於此尤闕焉往往雜見一二於紀傳表志之間鄉者以管見而商推之攷其始末述以儷語其先後沿革悉疏於下而猶恨未能條列漢制之詳近猶子開得胄監學者所考南北軍且合此二書略加參訂遂使漢家一代軍制與夫內外相制之意如辨白黑瞭然在目誠攷古之一端於是乎書

又曰北軍番上與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尉為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即扶風右即馮翊京即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為甚逼則兵權為甚重故都尉之兵卒不屬郡守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君京兆發騎士詣北軍以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則知左右京輔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

又曰南軍無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傅者為之高紀如淳注云律民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傳著也立傳名籍以給公家之繇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十為正一歲為衛士即此宮門衛士而謂之南軍者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萬人是即位之初攷令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亦皆有定數其以國無

重費而民亦不以為病王尊傳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蓋寬饒為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則當時之人情可知矣致韋玄成傳則歲國所用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即罷甘泉建章宮衛士未見其為病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制而宮掖門衛士纔二千五百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饗遣故衛士儀是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仍番上平民也比南宮屬衛尉而調兵於郡國之證歟又曰杜佑通典謂漢氏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嘗以續百官志攷之衛尉衛士六千人南宮北宮衛士共一千八人左右都候衛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每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七百二人蒼龍四十人玄武三十八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

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爲九千四十六人北軍五校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又中尉緹騎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爲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攷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人況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三千人耳總是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增置則其數當益少於此也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哉故此以萬椽言之

又曰大抵南北軍之制在漢志爲甚略無所以詳然雜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攷其一二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八年之紀也攷之高后紀則見二軍之權勢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高帝之法可謂規摹宏遠矣漢初定天下京師之屯惟此二

軍諸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酈商周昌高十一年百官表書衛尉王氏中尉戚鰓王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歟鰓者毋乃戚夫人之族屬也歟高帝鍾愛趙王屈周昌使相之及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爲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耶惠帝初年呂氏固已顓國政劉澤呂氏之戚屬也嘗爲衛尉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既爲王之國然呂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祿呂產而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輩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且戒之云我即崩必據兵衛宮謹無送喪爲人所制故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

勃謀誅呂氏太尉勃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酈寄劉揭說祿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既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宮中實顓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毋內呂產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爲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哉產既顓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處南軍宜無異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爲衛尉以奪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詳載爾又不然則勃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令平陽侯告衛尉然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襄回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繼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久抗相國則

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與時陳嚭之舉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鬬者遂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報太尉勃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爲能太尉勃之憂而呂產在宮中勃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產之功竟以北軍而清宮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夫北軍討之於外南軍應之於內表裏相濟於此可驗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爲劣

褫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無復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即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翼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如淳曰律制二十三傅之疇官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

漢儀凡在官三十二年自二十三以上爲正卒每一歲當給郡縣官一月之役其不役者爲錢二千入於官以雇備者已上戍中都官者一年爲衛士京師者一年爲材官騎士樓船郡國者一年三者隨其所長於郡縣中發之然後退爲正卒就田里以待番上調發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昭帝紀如淳注

秦用商鞅之法月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郡縣月更者正卒謂中都官者漢興循未改後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

按漢書如淳注言更有三品切詳其說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其錢則不行者自以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其錢則不行者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爲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一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毋幾矣然晁錯傳明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則似明立此法非是併行程及雇募而言一歲是併行程與雇募通言之乃如淳注說殊與三日之說背馳切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係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倂之謫戍矣七科謫大有商若罪人所謂賈人贅壻及有市籍者皆無罪之人也閭左者已復除之人也詳見下是謫發中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爲過更之法耳

如發謫徒則有七科謫惡少年亡命施刑選募則有勇敢犇命伉健之爲此皆出於正卒之外

高帝十一年征英布赦天下死罪令從軍　武帝元鼎五年呂嘉反遣路博德將罪人馳義越侯遺則將巴蜀罪人咸會番禺　元封二年募天下死罪擊朝鮮　六年赦京師亡命令從軍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期至貳師取善馬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昭帝元鳳元年武都氐人反發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詣金城

武帝天漢四年發勇敢士出朔方　昭帝始元元年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犇命擊益州注云京兵不足故備選取精勇聞命奔走謂之犇命　宣帝本始二年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射者皆從軍

文帝用晁錯言募民徙塞下

錯上言：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揚粵（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土地寒故也），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理謂其肌肉也毳[illegible]），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下能暑亦同）。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服虔曰僨仆也 如淳曰僨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發之非[illegible] 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師古曰北[illegible]）。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赴[illegible]也），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師古曰復除也音方目反），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師古曰烈猛也[illegible]）。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直略反），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illegible]），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illegible]），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illegible]），為中周虎落（[illegible]）。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illegible]）；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illegible]）。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illegible]）。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illegible]），縣官為贖其民（[illegible]）。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illegible]），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illegible]），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illegible]），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illegible]），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

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之往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䘏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百五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材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讓者改耳）之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

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壹大治之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懲艾也音初亮反）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其得勝遂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其後又以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而京師南北軍如故於北軍則并胡騎虎賁二校為五營以北軍中候易中壘以監之於南軍則光祿勳省車戶騎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賁及衛士一丞

建武之初禁網尚闊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謹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閒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召兵郡國宜有重詐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建武六年詔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師兵如故

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惟更賦如故

九年省關中都尉　十三年罷左右將軍

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光武罷都尉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罷尉省校輒復臨時補置七年罷長水射聲二十校十五年復更增屯騎校九年省關都尉十九年復置函谷關都尉而天下亦往往復置都尉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為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明帝時）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和帝時）羌犯五輔則置長安雍二尉（安帝時）鮮卑寇

居庸則置漁陽營（安帝時）其後盜作緣海稍稍增兵（順帝時）而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塢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塢扶風漢陽隴道三百塢（西羌時）置屯多矣

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言京師當有大兵何進於是勸帝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甲冑稱無上將軍以厭始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袁紹為中軍校尉（傳云佐軍）鮑鴻為下軍校尉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左軍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

章氏曰高祖之世南北二軍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國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騎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魏遬為北地將軍周竈為隴西將軍）事已則罷京師止南北軍為中尉緹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北軍屬太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中尉材官出征恐京師無

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為八校以中壘領之又恐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祿勳增羽林期門之兵此武帝以南北軍相制之意嘗人蓋知之矣異時南北軍皆郡國材士無定在之兵也（[illegible]）自武帝置大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為之則長從如此（期門父死子代羽林孤兒乃子孫也見表志）蓋自是有募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調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讁吏次及贅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謫興時以隸于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調及它衆甲伍必紊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以昭宣以來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發犇命者擊益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擊氐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神爵元年又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孤兒胡越騎詣金城以益邊夫募及犇命調及惡少

發以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佽飛胡騎越騎從事是南北軍出矣紛紛無復舊制皆自武帝啓之（[illegible]）及光武之一起而變之兵制蕩然矣（開西京夷則巴蜀南北軍皆未出至宣帝擊羌而始出矣光武置黎陽兵屯聚營衛重之帝卽位後廢罷以省郡國都尉事並見前）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埸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于漢衰匈奴之冠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illegible]）連年暴露犇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至安帝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爲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矣桓帝延熹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之兵亦單弱矣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設若盜起一方則羽檄被於三邊興發甲卒取辦臨時戰非素具每出輒北於是羌寇轉盛移兵赴遠民不樂命永和二年交阯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無亦罷於犇命之過歟此其興衰勝之卒擊象林蠻里之寇李固所以力爭也永建間方且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又方募爲陷陳（[illegible]）召爲積射（[illegible]）大抵創立名號蕩無良法桓靈之世雖能委任段熲盡滅諸寇而中平元年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八都尉黃巾既殄而蕭牆之禍作蓋自中世以後令出房帷政歸臺閣宦戚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五營畏服中人陳蕃竇武欲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又夷滅何進袁紹懲其事故欲藉外兵以除之於是內置園校陽尊閹宦外重州牧實召邊將（[illegible]）閹宦雖除而董卓之禍已成義兵四起郡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爲之（[illegible]）

昭烈初置五軍其將校略如漢而兵有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之別諸葛亮卒蜀兵耗矣

諸葛亮傳街亭之敗戮馬謖以謝衆上疏曰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將何以圖敵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終

兵考

魏制略如東漢南北軍如故

魏武爲相國置武衛營於相府以領軍主之文帝增置中營於是何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併五校統之是時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師又有中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黃初中復令州郡典兵州置都督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之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移矣

吳多丹師而兵有解煩敢死兩部又有車下虎士（甘寧傳從攻合肥寇夜軍旅皆已引出帳車下虎士千餘人）丹陽青巾（孫皓傳丹揚太守沈瑩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曰青巾兵屢技）交州義士（步騭傳權遣呂岱代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及健兒武射之名調度亦無法（見諸見奉戚甘寧傳武射吏三騎數特）大率錄者爲兵羸者補戶（見陸遜傳）至有二百餘家輒皆料取以他郡羸民廷補其處（陳武傳子表領新安都尉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

其後又以五子分將而吳遂亡

晉文帝置二衛（中衛後衛）三部司馬（前驅由基強弩）以中領之軍領之武帝以伐吳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異力四部皆領於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衛左右前後驍騎七軍皆以中軍將軍羊祜領之（中軍後罷改此）帝懲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

太康元年旣平吳詔悉去州郡兵

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俱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乃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元帝南渡有大將軍都督四鎮四征四平之號然調兵不出三吳大發毋過三萬每議出討多取奴兵

自用刁協議後皆以奴爲兵王道子發諸郡奴號曰樂屬庾翼發六州奴北伐是也

漢主劉聰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爲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千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

趙王石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

鄴城舊兵滿五十萬與舡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于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興屯田括民馬得四萬餘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又制征士五人出軍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疋調不辦者斬民至鬻子以供軍須猶不能給死者相望

秦王符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大舉伐魏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三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眾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江南白丁輕進易退卒以敗師

晉氏南遷以揚州爲京畿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爲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宋孝武惡其大故分揚

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
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
齊高祖受禪自泰始以來內外多虞將帥各募部曲屯聚建康李安
上表請自非淮北常備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以隨身者聽限
人數上從之武帝末年魏孝文欲遷都洛陽聲言南伐詔發揚徐州
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
後魏明元帝置四廂大將又放十二時置十二小將詔諸州六十戶
出戎馬一疋大閱于東郊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為前軍衆三萬陽
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覽其後又詔天下戶
二十輸戎馬一疋大牛一頭六部人羊滿百口者調戎馬一疋
大武真君十一年遣師南伐園盱眙遺臧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
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
趙郡賊胡死減幷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殺之無所不利

孝文帝定都洛陽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以充宿衛其
後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為羽林虎賁司州民十二夫調一吏以供
公私力役
宣武時源懷奏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
人請一切五分損二從之
孝明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
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
為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汙之人廣開戍邏多
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
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强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
奪為已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
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
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
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
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埸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
已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
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幷所舉之
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群起遂逼舊都
犯山陵如澄所慮
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
發中原强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
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
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
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無北顧之憂矣
崇為之聞奏事寢不報
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

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
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沖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帝鄉舊門
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本鎮驅使但為虞侯白
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
即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
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
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
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
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
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
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為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
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
與臣逡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体今日所慮非

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
于明神龜二年征西將軍張彛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
人不使豫清品於是諠謗盈路立榜克期集會屠其家二月羽林虎
賁近千人直造其第焚殺彛父子遠近震駭胡太后收羽林虎賁凶
強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高歡時給使至洛歸而
散家財以結客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
如此事可知矣

按先儒因高歡之言以為當時不能伸張彛之冤馴致羽林之
驕橫可以見魏政之不綱然愚嘗考之拓跋氏起自雲朔據有
中原兵戎乃其所以為國也羽林虎賁則宿衛之兵六鎮將卒
則禦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橫行中國
者孝文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為羽林虎賁自孝文定鼎伊洛務欲以夏變夷遂至
矯枉過正崇文郁武六鎮兵卒多積抑之有同奴隸遂任浸輕

裔夷内侮魏之衰弱實肇於此任城廣陽二王之言可見當時
為國遠慮者正當少遵創造之規優假介胄之士以救其偏而
彛復欲排抑武人不豫清品且當時幼主尸位政出房闥選舉
無章賢否混雜所謂清品豈皆佳士而獨欲擯羽林虎賁使不
得預乎軍士賊殺大臣而不能討紀綱墮矣然彛父子誅之不
藏固有以取死也

北齊軍制別為内外領之二曹外步兵曹内騎兵曹十八受田二十
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

神武王將出兵拒魏行臺郎中杜弼請先除内賊歡問内賊為誰
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
按矟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
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
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

不及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
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
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疋絹為汝擊
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

周太祖輔西魏時用蘇綽言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
材力之士以為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為百府每府
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
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將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
六員衆不滿五萬人

閔帝時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一役

武帝既誅晉公護始親政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
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
盛於宮闕帝既親政始收兵權既克齊之後并相各置六府而東北

別為七總管

隋兵制大抵仍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
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諸府
之兵有郎將副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
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别置折衝果毅此府
兵之大略也

文帝開皇八年以伐陳置淮南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冬十
月出師凡總管卒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

九年平陳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
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
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
夷群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毁頒告天下咸
悉此意

十年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
地罕包桑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
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
煬帝大業八年發四方兵皆集涿郡伐高麗左右各十二軍凡一百
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帝親授節度每軍
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
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胄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
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
進止立營皆有次敘儀法
唐高祖初起兵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太宗
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
起義以相屬與降郡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
兩將軍府之析關中爲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

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
置府時以天下未定將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二年更以萬年道爲
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
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豳州
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
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
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
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
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
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
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
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
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
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
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
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
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
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䂍手步射每歲季冬折
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
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
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
合譟而進右校擊征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右擊征少却
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征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征隊各
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
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

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
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
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予其直市之每疋予錢二萬五千
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
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
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簡留直衛
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
上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
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
矢居閑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
少安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
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閒悉爲精銳

府兵圖

上府千二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同	
府兵中府千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長史一人　兵曹二人　別將一人　校尉一人	
下府八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同	
坊	坊主一人	羽林軍高宗	龍武軍玄宗
團三百人	校尉	神武軍肅宗	
兵隊五十人	隊正　副隊正	神策軍代宗	英武軍代宗
火十人	火長	天威軍德宗	神威軍德宗

章氏曰唐志言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會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議則以爲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原十六衛上府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數不同府多在關中說者以爲固本漢置都尉亦此意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十率府而折衝亦隸焉太子管軍非古制也唐只是折衝自教漢都試之日郡縣之官盡會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遙隸於諸衛乃是內任官故官志係之於諸衛之後不與外官同漢都尉不隸於衛尉乃是外任官故表係之郡守之後與唐異然而領兵則太守與都尉刺史與折衝同矣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紛擾漢以一歲更代爲善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壞也

玄宗先天元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事不克行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事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堋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祿山既反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斬逆胡之首上悅以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又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常清屯武牢以拒賊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

德宗貞元二年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為梗鄉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三年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柰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之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疋計十八萬疋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時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憲宗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開元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卒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

穆宗初即位兩河略定宰相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人之衆裴度元臣宿老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

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
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
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致堂胡氏曰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於農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召會諸侯諸侯之軍無王命不敢私用內外重輕之勢如此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桑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舉萬衆皆膺股肱決射御之士夫豈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張說變革府衛日以陵夷李鄴侯言欲修復而不果也憲宗中興所宜討論舊制而急於近效不為遠圖至蕭俛段文昌慕銷偃之美名而不知弛張之道既許以逃死則百人之中豈但八人而已蓋將貪帥利其衣糧則軍鎮之兵實亡而名在耳夫兵有國之大事也宰相既妄奏請穆宗聽之苟然則以憲宗豢養其子不知教之之過也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強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號為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則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奪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國門天子為殺大臣罪己悔過而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向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它大鎮南則吳浙荊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

唐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

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弓馬四次上翹關舉五圍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射者為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駮馬虎皮韉為遊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為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寖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

即位稍復調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它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分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為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于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為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為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

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它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太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為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為賞至有選舉旅寓而挾厚貲多橫死者朝恩得罪以希暹代為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即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鬬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為使蒐補出切郭子儀之壻端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

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為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既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彊幹弱支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狐豚特犬悉能為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為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它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為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治

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畿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侯奏報輒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軍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庇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為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赤令皆為之斂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富彊少役十二年以監句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竇

文場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句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霍仙鳴爲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尚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餉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爲詭辭請遙隸神策軍稟賜遂贏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薳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薳四十流崖州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合爲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

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須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鐬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潼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谿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瓘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瓘景宣及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門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收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

益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丕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惡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由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

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唯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弒唐乃亡

唐書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滅亡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蓋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

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安險專方面旣有其土地又有其民人兵甲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鎭不得不强京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旣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其木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滅亡可不哀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一終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攷

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帝在藩鎭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斬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逃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谷爲盜大爲州縣之患至是詔赦其罪自今文面亦聽還鄉里盜減什之七八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五代史劉守光傳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得二十萬人然蘇明允兵制篇曰兵田府兵其利旣不足以見於天下而其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至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爲之黥面涅手自後遂以爲常法 [illegible] 得與齊民齒然余按陶岳五代史補乃云從兒文面自梁太祖始梁燕皆同時則文面不待於仁恭也

致堂胡氏曰伊尹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孔氏曰鑿其額以墨涅之呂刑曰苗民無爲刵劓椓黥孔氏曰黥面也然則涅其額者乃五刑之正而黥且 [illegible] 墨涅若膚疾然雖刑而不害以字文面自 [illegible] 於有苗至劉仁恭朱全忠加其無罪民爲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去以自別於平人非至不仁者其忍爲此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勑隨駕收復汴州并扈從到洛京南郊立仗都將官員自檢校司空已下宜並賜協謀定亂匡國功臣自檢校僕射尚書常侍至大夫中丞宜並賜忠勇拱衞功臣其初帶憲銜並賜忠烈功臣已有功臣名者不在此限其節級長行軍將並賜竭節功臣

居實宗平內難賜衛士高福順等爲唐亡功臣不過十數人盡宗[illegible]天下從軍爲五功將校爲率次定衛功臣及隱家明宗[illegible][illegible]功臣差等五是福戍事非賞典也

潞王之初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至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疋而賞軍之費計用五十萬緡帝怒三司使王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又據屋爲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illegible]盡括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曰臣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爲然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爲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

晉初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歸農業多聚山林爲盜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民不堪命所在盜賊攻陷州縣長吏不能制

周太祖顯德元年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者帝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爲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羸餘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己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之徒戮之流言乃息

世宗即位既敗北漢兵于高平講肅軍政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則降其所以失國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升爲上軍老弱怯懦置剩員以處之（剩員給宮觀園苑寺廟灌[illegible]平五年七月[illegible]中外[illegible]義[illegible]者[illegible]宋[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以爲剩[illegible]）

止齋陳氏曰剩員之置不但以仁羸卒亦以省冗食也熙寧十年十月詔諸路州軍以逐州就粮禁軍廂軍通計十分立一分爲額剩員立額自此始自宣和之亂養兵益衆戰功之賞例加官資於是退兵重爲天下費蓋棟大起於紹興七年并置系差官以處之自諸司及州軍各有員多者節鎮一百三十員次州軍六十五員極邊節鎮二十六員次州軍十八員待闕員數亦準此（乾道二年二月四日勅）而州縣之力困於養退兵矣

八月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其後又以木梃爲高下之等散給諸州軍委長吏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京師諸司庫務皆有役兵其散放者即不教等）自是師旅皆精銳禁衛之籍無闕矣

止齋陳氏曰世多言國家養兵之費自藝祖時增置禁軍始致之則不然按祥符天聖編勅諸部郡自騎射至牢城屯名額一百二十三總爲本城而已則天下無禁兵也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

官所部領者也二邊之兵閒因事宜升為禁軍者則所謂四十
四處禁軍是已（咸平四年始升陝西諸州選中保捷慶曆元年升河北數閱本城為禁軍是也）
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之類於是列
郡稍置禁軍嘉祐中詔東南帥司各置威果凡二十五指揮既
云多矣然亦無過九大郡嘅守按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
亦不足戒於是教閱之法起矣教以禁軍團併為額則今之兩
浙崇節福建保寧之類是也教閱之兵因別為額而禄之將下
則今兩浙威勇福建廣節之類是也五年始并立在京禁軍
之下元豐兵令盡以雄節之類并同禁軍由是禁軍並遍天下
此不可不稽
自唐中葉以後兵在藩鎮兵防秋征行大抵皆募自往小則州鎮置
之禁衛雖金而皆非蓄禄藩鎮其帝得以為士數撲河北兵最強
故斯事不能反然至是之民類籍蕃戰陣悉徵不息人從

昔事七命者深慮之乃令諸軍選募勇悍以為親軍以資其勢今募
其制五代以來兵少藩習用為常亦有所隸之地更迭戍守
者然方鎮則設移往遠處因有家自之禁帥舍
康稍置時以家兵為強幹之術太祖太宗以雄武平一海內
猶卑藩屏之患收兵京師于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于官
皆庶克（小注）得以備時使其邊防外戍兵屯守者自京
而還故有廂軍之名其不隸者則有就糧兵為
許摯家兵往及本州兵皆更迭屯戍所舊制除軍
衛外諸州兵止從節鎮及本軍之數自唐末稍增其數至國朝削
平僭國合諸所得兵別為軍額其願歸農者聽其歸或給以土田
其後戍新斛閱或團併有餘則或特創名或因舊額增指揮之
數而無常為凡召募兵者所在設旗給賞長吏都監專視之遣吏
部送闕下至則軍頭司覆驗等第列對便坐隸諸軍（以下）

（熙寧三年詔有材勇者許隸本軍而後選）其自下軍而升入上軍者自
上軍而入諸班直者皆臨軒親閱（諸班直新召募者並於大中）
（祥符五年詔殿前司每有選補皆自陳）而每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
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猶以欲令揀拔精銳升補之
或退其衰老者凡大禮有賞給每歲實費十餘萬各有特支（技）
（有大小之差禁兵者）折減遣畫季又加給錢遷之級還親於更給者又
有薪水錢其役兵尋常或季給錢時更廂而代還者則給裝錢
川廣諸州卒或給時服錢九出外者有口券（有掛者）
闕者口在校者都指揮等衣以御馬直卑從郊祀特命增給錢人
五千而川班內殿直不如例以相率擊登聞鼓上訴帝乙上怒曰
朕所與即為恩澤安有常例新安者四十人餘悉配隸許州驍
捷置都校皆決杖降職從殿置其班
時內臣石承進者後閱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

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好田獵務姑息將士無紀律其近部禁
兵衛卒必誇居首曰兒郎望其以掠奪有善莊宗即隨所欲以
給之如此者非一夫不從因而北亂蓋威令不行賞罰無節矣上
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而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
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為兒戲也今我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但
犯吾法無所貸耳
太宗選軍中勇士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擲劍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如神每
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人袒裼鼓譟揮刃而入各獻其
技霜鋒雪鍔飛躍滿空殊駭親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令劍舞前導觀者
神懼
至道初帝因問侍臣河渠轉漕以給軍食之事語及屯兵利害參
知政事張洎退而講求故實上封奏曰國家應圖受命經營為萬
懲前王之失審形勝之地以大梁者八方所湊為天下之樞可以

皇安兆人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焉昔漢高帝云吾
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又孝武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
兵郡國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
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
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天子扈從藩衛而
已及祿山犯闕朝廷[illegible]市人[illegible]者四百餘騎兵
甲散在郡國軍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
人邠寧定武各六萬人潞汾[illegible]各五萬人襄[illegible]各二萬
餘人[illegible]之地者[illegible]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
戰馬數十萬[illegible]在京師本[illegible]之制也上覽而嘉之
真宗咸平四年[illegible]龍武軍卒[illegible]法[illegible]帝以是軍
與奉而[illegible]其[illegible]又[illegible]禁軍非征行而
因役亡者止決杖[illegible]
[illegible]

景德元年[illegible]軍賞罰[illegible]軍中[illegible]而以[illegible]令
以西[illegible]路[illegible]兵馬[illegible]用命[illegible]者與賊鬭戰
生擒[illegible]領者[illegible]能[illegible]擾亂及擒
獲人畜者[illegible]大鬭[illegible]賊者戮人
為誘兵[illegible]張受令[illegible]能[illegible]來或近大軍受命
掩襲而能擒[illegible]入賊斬刺其首領
分散其旗鼓者[illegible]并得旗鼓者加等焉
如賊已敗走所奪車馬人畜財物並給與之若赴日會戰不齊者
夜喧衆者不候賊稍前而亂射者陣成列而[illegible]軍諸校使臣擅離
一卒一騎者後馬有犯者下行陣大寨不齊者旗槍交錯隊伍者
賊至可出軍而不前戰鬭而觀望不救者兵器不修至臨陣不堪
施用者巧詐以避征役者臨陣先退者貪爭財畜而不赴殺賊違
人賊境而規避既復命言不以實者為斥候而不覺賊來者臨陣
不射賊及棄其幹將前步退步鎧甲兵器者賊棄伏降而輒殺者令
布軍號及傳令不慎密而漏洩者要命逆賊至某處報過者皆署
下牙隊軍校左右指使使臣忠佐及從人使臣軍校下押前隊圍
寨軍頭十將并從人臨陣輒離左右不受節度者並斬凡軍中皆
許斬級行賞其後頗有剽略人首以希賞者其不聞而輒戮之又
令緣邊九寨[illegible]皆須[illegible]得賞者行殺戮者許給賞如其非理
即以軍法論
二年春以契丹通好邊郡無事釋河北諸州強壯者歸農合鎮定兩
路部署為一省河北防城禁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
兩朝國史志太祖太宗平一海內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天下勁
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其分營於外者曰就糧就糧者本京師兵
而便廩食於外故聽其家往其邊防要郡須兵屯守即遣自京師
諸鎮之兵亦皆戍更真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益以完密于時天

下山澤之利悉入縣官以資賞賜將帥之臣入奉朝請以備指蹤
獷悍之民收隸尺籍以給守衛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內外相維上
下相制等級相軋雖有暴戾恣睢無所厝於其間是以天下晏然
逾百年而無犬吠之驚此制兵得其道也制兵之額有四曰禁兵
曰廂兵曰鄉兵曰蕃兵分隸殿前侍衛兩司而總於樞密院凡
名募給法訓練更戍揀選捕逃之政皆隸樞密院其禁兵者天子衛
兵也總于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而
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自熙寧後兵不復戍廂兵者諸州
之鎮兵也太祖鑒唐末方鎮跋扈選郡縣州兵壯勇者悉部送京師
以補禁衛餘留本城本城雖或戍更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鄉
兵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為防守之兵也國
朝已來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強壯河北有忠順強人陝西有保
毅寨戶強人弓手河東陝西弓箭手河北河東陝西有義

勇麟州有義軍川峽有土丁壯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廣南東
西有槍手土丁邕州有溪峒壯丁其事本末見後門蕃兵者塞下內屬
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塞
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
隰麟府其大首領為都軍主百帳已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主兵
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俸給有差其事本末見本門召募之制起於府
衛之廢蓋籍天下良民以討有罪三代之兵與府衛是也收天下
獷悍之兵以衛良民今召募之兵是也唐末士卒疲於征役多亡
命者梁祖令諸軍悉黥面為字以識軍號是為長征之兵初募時
先度人材次閱走躍試瞻視然後為黥面賜以緡錢衣屨而隸諸
軍自國初以來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團立或取營伍子弟
聽從本軍或乘歲凶募饑民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是以天
下失職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為廂軍制以
隊伍束以法令帖帖不敢出繩墨平居食俸廩養妻子備征防之
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戰鬬弱者給漕輓則向之天下失職獷悍之
徒今為良民之衛矣以兵廩給之制總內外廂禁諸軍且百萬言國費
最鉅者宜無出此雖然古者寓兵於民民既出常賦有事復裹糧
而為兵後世兵農分常賦之外山澤關市之利悉以養兵然有將
則以素所養者捍之民晏然無預征役也唐之時兵分藩鎮猶得
租稅天子禁衛之兵中外不過十餘萬人國朝收天下甲卒數十
萬悉萃京師京師八方所湊水陸四達歲漕江淮粟六百萬石而
縑帛貨泉金革百物之委不可勝紀是以軍儲饒羨太倉儲
二三歲承平既久常餘數年之食以此臨制四方猶臂指之運也
世之議者不達乃謂竭民賦租以養不戰之卒糜國帑廩以優坐
食之校是豈知祖宗所以恆役強悍銷弭爭亂之深意哉屯戍之
制凡遣上軍軍頭司引對賜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簡拔

精銳退其孱老至於諸州禁兵亦皆戍更隸州者曰屯駐隸總
管曰駐泊揀選之制有自廂軍升禁軍禁軍升上軍上軍升班直
外上軍及班直者皆親閱非材勇絕群不以應召募餘皆
自下選補云
仁宗時元昊反西邊用師多募以充軍走以所募多寡為賞罰格諸軍
子弟悉聽隸籍等軍額皆多選土城補填故慶曆中內外禁廂軍總
一百二十五萬視祖宗時為最多及西師罷天下息兵兵冗幣度不能
給樞密使龐籍奏世養兵務多一切不精請與中書議揀汰之法從之
省兵數萬人
石林葉氏燕語元昊初臣龐穎公自延州入為樞密副使首言關
中苦餽餉請揀公邊兵就食內地議者多言不可以為勇初伏情
偽難測未可遽弛備獨公等元昊已臣必不能害取此二十
萬人後為樞密使復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請汰兵罷老者時
論紛然以為必生變仁宗以為疑公曰微臣一夫之計臣請以
百口當之帝從其言遂汰八萬人
嘉祐二年復定招軍等杖自上四軍至武騎忠靖言五尺已上差以
寸坊而視其奉錢之數奉錢一千者以五尺八寸七寸三分七寸為
三等奉錢七百者降殺有差唯武嚴威勝以五寸而諸軍執
杖者不設等杖其支軍食糧料院先給三司文舍帑分而以年
月次之國初諸廂分給諸營營在國城西給于城東若南北亦
然相距有四十里者蓋恐士卒習惰使知負擔之勤久之有司乃取
受輸年月界分以軍次高下給之凡三歲大禮有賜賚有優賜每歲
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特支有大小之差亦有非時給者戍邊季加
給銀鞵邠寧環慶緣邊艱於爨汲者兩月則給薪水錢苦寒或賜絮
襦袴役兵勞苦季給鞋錢戍嶺南者增月奉自川廣戍還者別與裝錢
川廣遞鋪卒或給時服錢屨屯兵州軍官賜錢宴犒將校謂之旬

旣止特屯泊禁軍其後及于本城天聖七年法寺裁定諸軍衣裝騎兵春冬衣各七事步兵春衣七事冬衣六事敢質賣者重寘之法三司使程琳上疏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儲數匱而招募不已且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兵矣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咸平逮今二邊所增馬步軍指揮百六十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萬三千步兵所給歲約費緡錢三萬二千他給賜不預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此國用所以日屈也今同華沿河州軍積粟至於紅腐而不用沿邊入中粟價常踊貴而未嘗足誠罷河北陝西募住營兵勿復增置遇闕即選南軍精銳者補之仍弗使官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于邊緩急即調發使近塞戍守之臣毋得侵軼生事以邀恩賞違令者重寘之法如此則疆場無事而國用有餘矣帝嘉納之

嘉祐七年宰相韓琦上言祖宗時以兵定天下凡有征伐則募置事已則省併故兵日精而用不費今二虜[illegible]而西北屯邊之兵常若待敵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不於此時先慮而速救之一旦邊垂用兵水旱相繼而圖之不可及也又三路就糧之兵雖勇勁服習然邊儲貴踊常苦難贍若其數過多復有尾大不掉之患京師之兵雖雜且少精然漕於東南廣而易供就其數多乃得強幹弱枝之勢也祖宗時就糧之兵不甚多邊有事則以京師兵益之其慮也深而其費也鮮願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及三司權貨務歲入金帛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然後以可贍之數立爲定額額足罷募闕即增補額外數已盡而營數時零則省併之旣見定額則可以定兵路馬步一營以若干人爲額仍請畿開寶至道天禧慶曆中外兵馬之數蓋開寶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夷也天禧之兵眞宗所以守成備禦也慶曆之兵乃今西師後增置之數也以祖宗所養之兵視今數之多少則精冗易判裁制無疑矣於是詔中書樞密院同議樞密院按祖宗已來兵數以聞蓋開寶之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至道之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五萬八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曆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視前數其冗多自是稍加裁制以爲定額

[illegible]及[illegible]兵事[illegible]之久不可廢又自有利[illegible]無[illegible]父子兄弟等有生離死別之苦[illegible]云不[illegible]兵[illegible]不[illegible]官石審吏一詩乎調兵於民其弊如此[illegible]以爲兵兵行雖民閑稅斂[illegible]而[illegible]之衆[illegible]事又其習紀戰陣而[illegible]得[illegible]之司曰進止知[illegible]是於古[illegible]子弟及隴畝力[illegible]之[illegible]今[illegible]民甚稀賦斂甚重[illegible]也且契丹王[illegible]不[illegible]入[illegible]者金[illegible]之利[illegible]爲害則大河以北[illegible]女子皆是東城之人[illegible]力田者又將爲用而預言[illegible]以困[illegible]而不敢動矣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則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方先已困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其利害若視白黑若數一二而今以爲難者臣所以深慮也昔漢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空漠北得所欲也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養兵以至是也非以快

所欲也何苦而為是乎五口之家尚知量入以為出況天下大計其可以不校出入乎其可以無繆乎請下臣章中書樞密院大臣看詳若陛下謂御覽今招兵救大臣使具為相太宗真宗每朝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陛下今朝中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然今賦入之數其在于兵者幾何[illegible]為之節制以賦入之數十分為率以七分養兵官給朝廷祠官諸費三分以備天子郊祀非常為之十年儲可以言治古者三年耕有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自京師至天下州郡若無一年之蓄遇歲甚者或繼三數月之糴不幸有連年水旱荊湖邊事乎此兵不足以養則其憂不可勝言者也

歐陽修時論原弊曰國家自景祐以來三二十年兵籍累增其經用者老死養而役不去[illegible]然後至于[illegible]食衣衣食也其勢不得不然蓋今之兵上畜不自耕不自織而衣食之禁兵

給衆不自耕而食於人以其所食其費如此又有盡率其兵前日西邊之事始以禁軍不能用兵而議增土兵大議使兵耐辛苦而能鬬戰此兵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藉之以為廂兵（一作又）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

又本論曰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亦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十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愧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持梃而呼群聚欲擊天子之命吏[illegible]以為兵驕也兵之敢驕者以用之不得其術而法制不立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illegible]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勢[illegible]江淮閩廣吳越荊湖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於之中國又有[illegible]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暇子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illegible]不暇用者制天下之勢方若[illegible]存而已尚何暇法度[illegible]制度[illegible]之為宋八十年矣[illegible]亂[illegible]抗敵之國[illegible]天下為一海內[illegible]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然兵不足以威於外而[illegible]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

蘇軾應詔策別其一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肩而[illegible]（有[illegible]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

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
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
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
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離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
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
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以廣
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困者未嘗無事
而食也今夫[illegible]兵不耕而聚于[illegible]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
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受之[illegible]
其[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舟車所
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illegible]事而賦斂之厚至于
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
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
者昔[illegible]兵而[illegible]力戰
而取之[illegible]者上之
人見[illegible]下之[illegible]自[illegible]府
而小至於[illegible]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是天下之地一
尺一寸[illegible]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illegible]莫大於養兵
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
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纍纍來者纍纍雖
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
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
鬭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
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
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譟呼此何為者也天
下一家且數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

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蓋者蜀之有均賊近歲貝州之
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
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
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
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
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
棄于賤隸役夫[illegible]亦莫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
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
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
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
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其二曰臣聞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
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
者得以養疾者得以為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
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
卒使之足以[illegible]而手足[illegible]明足以赴[illegible]足以
犯死傷之地千乘之眾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
用省而兵[illegible]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
之敗績者如[illegible]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
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illegible]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
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
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
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
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弃
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
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

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以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
于官也自比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
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
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
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
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
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為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
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
籍平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
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益衆舉籍而拒之近世以來
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當古之十五而衣食
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
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

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
而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
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
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
之計則除其驕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
應者必衆如此縣官常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
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
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
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
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
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獨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
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
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
緩急可以無憂矣

英宗治平初兵一百一十六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六十六萬三千
治平元年宰相韓琦言古者藉民為兵數雖多而贍至薄唐府
兵最為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
幾八萬勇悍[illegible]之所係若稍
加簡練[illegible]所存無幾
且河北河東[illegible]義勇止
涅手背[illegible]義勇得十
三萬八千[illegible]六十五人
知諫院司馬光[illegible]官軍不
利已[illegible]使之守
護[illegible]刺充保捷
指揮[illegible]民皆生長

太平[illegible]人有奉
之戶戶[illegible]之無色往
往[illegible]以充購賞
曾則[illegible]以自贍須
至取[illegible]日朝月練
以至[illegible]白
加教[illegible]之際得便即思
退走不[illegible]中知其無用遂大加
沙汰[illegible]服稼穡之勞棄田
疇已空[illegible]不知所在[illegible]老至今言之猶長嗟
出游其為失策皎然可知足以為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為法也
又言祖宗平諸鎮一天下豈嘗有義勇哉自趙元昊反諸將覆師
者相繼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以討其罪不免為姑息

之計當是時三路鄉兵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議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衣廩得勝兵數十萬閱教精熟皆可以戰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謂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閱教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蓋州縣承朝廷之意止求數多閱教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即嘆美以為真可以戰殊不知彼猶聚戲若聞寇至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而給二家之事也如此民安得不困臣愚以為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還況陝西未刺之民乎

又言臣比日以來[illegible]於民有世世之害[illegible]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切見河北陝西河東[illegible]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illegible]鄉村下等人戶[illegible]自非大段[illegible]衣食父子兄弟[illegible]保捷正軍[illegible]陝西路雖免離家去鄉[illegible]房逐熟[illegible]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差點之際州縣之吏[illegible]之時軍員教頭無歛掠是以常時已[illegible]此一種科徭且今日既籍之後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然義勇之身既羸瘵以至老死而子孫差有壯丁又不免刺為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為兵故臣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者臣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乎臣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車馬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為之長者皆鄉士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眾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紀綱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鬬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彎弓弩坐作呼噪真如可以戰敵者若聞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則其不望風奔潰[illegible]竄伏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為官家[illegible]以禦寇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

韓魏公[illegible]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每人[illegible]錢三貫深山窮谷無得免者人情[illegible]而兵[illegible]不可用徒費官錢不[illegible]一人敢言其非者司馬光時為諫官極言不便詣中書魏公曰兵貴先聲今諒祚方桀驁使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懼光曰兵之用先聲為無其實也可以欺人於一日之間耳少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曆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illegible]西充正兵憂今復爾耳今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間皆未敢以此為信雖光亦未免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不敢奉信非獨不能信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耶光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異時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魏公竟不為之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為常如光言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二卷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攷[illegible]

神宗即位之初總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二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萬三千帝患兵冗不[illegible]始議銷併乃親制其額著之以法廢不周悉其立軍之制非[illegible]指揮之數無常焉

熙寧元年[illegible]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軍者降廂軍不任廂軍者免為民

先時[illegible]議銷兵[illegible]以上稍不中程者量減請受徙之淮南呂公弼上言以為[illegible]未安且事体[illegible]兵家為率[illegible]日久年四十五未

為衰老[illegible]沙汰既多人情[illegible]拘亦無能為[illegible]省事復為[illegible]然難[illegible]國家遇天下[illegible]而多屯禁軍[illegible]陣當無事則已[illegible]京師之兵既少必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為[illegible]選射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費兵尚請衣糧而新兵更請衣糧是兵已減閒經戰之兵而收市井[illegible]敵之人本欲減冗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切恐非計之得也臣愚伏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揀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令聽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沈病者尚占兵籍虛費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為虛設冗兵既去大費自省茲事繫國家安危不敢不言右正言李常亦言其不便從之

七月手詔揀諸路[illegible]四十五以下[illegible]中者陞為大分五十以上願為民者聽之[illegible]兵至六十一始免猶不即許也至是免為民者甚衆冗兵由是大省

二年詔[illegible]營二百二十七并為二百七十馬軍額以三百人步軍以四百人[illegible]者馬步軍五百四十五營并[illegible]三百[illegible]十五而京[illegible]之兵[illegible]皆會總[illegible]室給之稍費軍校溢員者[illegible]高下同領

先時[illegible]五百人為一營承平日[illegible]十騎兵一營或不

滿二百[illegible]如舊不敢少[illegible]朝廷稍加[illegible]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知[illegible]五萬緡米四十[illegible]若此邦財可勝[illegible]必召亂帝不聽[illegible]并其衆

三年樞密[illegible]禁軍數帝亦自內出治平中[illegible]除水軍一指揮外六十指揮以五百人為額總三萬四百人在京增廣勇五指揮共二千人開封府界定六萬二千八人京東五萬一千二百人兩浙四千人江東五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萬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廣南東西千二百人川陝三路四千四百

人爲額在京其餘指揮并河東陝西京西淮南路前已撥併其河北以人數尚多須後命是月詔河北禁軍以七萬爲額初河北兵籍比諸路爲多其緣邊者悉仰給三司言事者屢請損其數因撥併畸零立額爲七萬以京東土地饒沃糴廩有餘於是博賈武衞軍嚴其訓練之法不數年皆爲精兵至是亦隸河北四路後又以三千人戍揚杭州江寧府以撥隸京東禁兵太多而盜賊多故也其後又團結諸軍置將分領訓之法云

八月帝手詔[illegible]豈朕所以愛養兵卒之意[illegible]三司[illegible]河倉支廩減剋[illegible]若及付財[illegible]

十二月詔行保甲畿內之民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爲衆所服者爲都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既行之畿甸遂推之五路以達于天下

王安石欲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帝言節財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帝曰比慶曆時數已甚減矣因舉河北陝西兵數感募兵太少又訓練不精安石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臣屢言河北舊爲武人割據內抗朝廷外敵四鄰亦有禦奚契丹者兵儲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蕃息又舉天下財物奉之常苦不足以當一面之夷狄其施設乃不如武人割據時此無他惟能專用其民故也臣以爲倘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強之理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兵之敝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當預立條制以漸推行可也安石又曰陛下以周世宗能辟土地服天下者何也帝曰世宗非能果斷乎安石曰大抵世宗能使兵威復振非但高平之戰能斬樊愛能等而已天下亡賴亡命者皆募以爲禁軍史目以爲常[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其後悔之莫有償者目以爲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illegible]方中國兵弱以爲非募此輩不可以[illegible]已足[illegible]不可反故不復[illegible]宗募盜賊[illegible]今當平世[illegible]大抵世人習見募兵而不見古兵之事故[illegible]然募之法不[illegible]安石曰前代[illegible]故或可特[illegible]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戰守臣以謂[illegible]民兵無異[illegible]所用將帥何如

一日帝言[illegible]行保甲[illegible]小保中三人或五人須要弓箭[illegible]者有刑又[illegible]一[illegible]不少至有[illegible]而[illegible]者可見今之[illegible]出[illegible]可[illegible]指揮禁戢安石曰民[illegible]有[illegible]民使習弓[illegible]則法所弗許也[illegible]者[illegible]及巡檢番上唯就用官弓矢而已不煩百姓何故至於質衣也然自來民以衆兵爲[illegible]一男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明弓矢者男子之所有事蓋未[illegible]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自古未有遣

未粗弓矢以給百姓者也然則雖使百姓置弓矢未為過第陛下
憂恤百姓甚至故令立法一聽民便爾且府界素多群盜攻劫掠
一歲之間至二百火逐火皆有賞錢備賞之人即今保丁也方其
備賞之時豈無貲易衣服以給官賞者然人皆以出賞錢宜出於
百姓夫出錢之多不足以止盜而保甲之能止盜其效已見於今
日則雖令民出少錢以置器械未有損也帝曰賞錢人所習慣則
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無怨如河決壞民產民不怨決河以
壞民產則怨矣

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隸官期日於要便村都試
騎步射並以射中親疏遠近為等其最高者射親校其用器有常數而願試者
聽之第一等保明以聞帝親閱試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
當年春夫一月馬藁四十役錢二千本戶無可免或所免不及聽移
免他戶而受其直第三第四等視此有差即藝未精而願試者聽

五年知制誥判司農寺曾布言近日保戶數以巡警盜賊分番隸巡
檢司習武技隨閱習及司農寺而不敢廢農是詔主戶
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者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月給口糧薪
菜錢分番隸巡檢司上番保丁如巡檢之法
始行保甲初以防盜賊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至四年始詔畿
內保丁肄習武事其實然猶番上也至五年而習布之說始
令分番隸巡檢司開司六

樞密院言在京諸營兵士舊額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見闕六千
三百九十二人若招揀得足即不須外路勾抽以免不習水土凍餒
道塗之患欲於在京及府界京東西河北招少壯兵止供在京功役
不許臣僚差占不過二年可使充足卻對減在外招募之數措置所
減糧賜上京應省司之用從之
詔禁軍春飯至五百而亡滿七日者斬膺制滿三日者死初執政請

更定請滿十日帝令以七日
六年詔開封府畿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農寺右付其縣凡追保閱
試肄習則出契是月又詔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河東五路唯每
上番餘路止相保任毋習武藝內荆湖川廣並邊者可肄武事令監
司度之後雖全部土丁邕欽洞丁廣東槍手改為保甲者則肄焉十
二月乃罷河北西路強壯沿邊弓箭社保甲番上巡守者初開封
府畿五路保甲及五萬人二年一解發諸武藝師試合格官開封府畿
十人五路七人八年詔開封府畿及一萬五千人各許解發一人
初保甲隸司農八年改隸兵部增同判一主簿二熙寧公事十分
按諸州其政令則聽于司農寺

七年始詔總開封府畿京東西河北路兵分置將副自河北始自第
一將以下共十七將在河北西路自第十八將以下共七將在府畿
自第二十五將以下共九將在京東自第三十四將以下共四將在京西合
為三十七將而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又各置將鄜延者九在
涇原者十一在環慶者八在秦鳳者五在熙河者九合為四十二八
年又詔諸路馬軍十三指揮分京東西兩路又嘉數閱為累十指揮
在京西路各五百人共六在唐並其二在襄州元豐二年又增置土
兵勇捷兩指揮於京西路各四百人唐州方城為右第十一汝州襄
城為左第十二充馬軍十三指揮隸京東十二指揮四年又
詔團結東南路兵專領教閱之法共十三將自淮南始東路為第
一西路為第二兩浙西路為第三東路為第四江南東路為第五西
路為第六荆湖北路為第七南路潭州為第八全邵永州應援廣西
為第九福建路為第十廣南東路為第十一西路桂州為第十二邕
州為第十三總天下為九十二將而鄜延五路又有漢蕃弓箭手亦
各附諸將而統隸焉凡諸路將各置副一人東南兵三千人以下唯置
單將凡將副皆選內殿崇班以上嘗歷戰陣親民者充之亦詔監司

奏舉又各以所將兵多寡置部將隊將押隊使臣各有差又置訓練
官次諸將佐春秋都試擇武力士凡千人選十人皆以名聞而待
旨解發其願留鄉里者勿強遣此將兵之法也
五代承唐藩鎮之敝兵驕而將專務自封殖橫猾難制祖宗初定
天下懲創其敝分遣禁旅戍守邊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來道
路足以習勞苦南北番戍以均勞佚故將不得專其兵而兵亦
不至驕惰及承平既久方外郡國合為一家無復如曩時之難制
而禁旅更戍尚循其舊雖設相仍文具無實徒相為表裏若以為
更番迭戍無益於事徒知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緩急恐不可恃神
宗即位慨然更制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
士卒平居習練及將兵番出戍於本事而後遣焉謂之將兵
元豐二年以京畿保甲籍練諸軍為兵以隸開封府界京東
西將兵之闕又以在京禁兵七百以下並募為步軍萬五千人開封
府界及本路共置募兵保甲四萬人如河東五千人不足於秦鳳
路選募

四年詔五路義勇並改為保甲
上曰河東義勇強壯法又令團集保甲如何安石對曰義勇須
揀括丁數團集保甲即一勞而兩業就令兩遣官點括義勇
又點選一番團集保甲即一事分為兩事恐民不能無擾或曰保甲
不可代正軍上番否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然東京投募亦
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今京師募兵者大抵皆
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為農者皆朴力一心聽令之人以此校
之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安石
曰太祖時接五代百姓困極公侯多自軍中起故豪傑以從軍為
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軍中不復有如鄉時拔起為公侯者即豪
傑不復在軍而應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而已帝曰兵
之強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強安石曰世宗所收亦皆天下
強桀之人此兵所以驕也帝卒從安石議帝曰保甲義勇有芻糧
之費當預為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取其費供之所供保甲之費
纔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強本之勢未可
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即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逃死停
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填即可減然今廂軍既少禁兵亦不多
臣願早訓練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
是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三百六十六
正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省費一百六
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省緡錢三十三萬三千一百六十六
而團教之費為錢一百萬有奇不與焉國家遣則
謂之義勇開封以臣提舉內侍往教諸路皆
以奇材書手開封五六百人以為不足以賞

乃至十一路一部置人[illegible]宜
不可復五路義勇十五萬保甲及[illegible]
合二百十八人傷一千二百十八人
八年四月哲宗即位宣仁太后臨朝執政司馬光為相上疏乞罷保甲
光疏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
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
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為
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
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干預每一丁教閱
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為名日聚教場得賂
則縱不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
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功盡出召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夫兵者

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畎畝之人忽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耆舊歎息以為不祥事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戶騷然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弊靡所投訴流移四方襁負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遍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錙銖而聚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境征戎狄之民以騎射為業以攻戰為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大半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戎狄相遇填然鼓之鳴鏑交下其不潰

敗可以坐而決無疑也是猶驅羣羊而戰虎狼也當是時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以保甲令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鄉村盜賊悉委巡檢而巡檢兼掌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不能遍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為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以除盜乃更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況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已昌熾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饑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為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也奪其衣食使無以為生是驅民為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為盜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為盜也謀國如此果為利乎害乎且嚮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四夷開邊拓土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登極赦書節文云應緣邊州軍仰

邊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勿令騷擾此蓋聖意欲惠綏殊方休息中國華夷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復何所用哉今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為宜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略依緣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悉免其稅役除出賊地分殿加科罰及令出賞錢外其賊發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強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慕然後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計即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者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強者充或藝退者許它人指名與之比試若武藝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蔭田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

勇者既為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為盜亦不能為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嚴行典憲若召募不足即且於鄉村戶上依舊法權差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長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

五月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光欲申前說樞密院先進呈乞罷團教光再奏乞罷保甲不行監察御史王岩叟等極言之十月詔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又詔逐路監教官並罷委令佐監教

岩叟言臣初以保甲之法行之累年朝廷因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為三日之併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常存其患終在朝廷知教民以為兵而不知其教之大苛而民不能堪知別為一司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甚以一而民以生怨教之以為用也而使之至

於怨則怨一日用之有不如吾意者矣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
法之難不足以為苦也而羈縻之虐有甚焉羈縻尚足以為苦也
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為苦也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
方耕方耘而罷方幹而去此羈縻之所以為苦也其教也保長得
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撻之提舉司之指
揮與提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
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每相與言曰恨不死爾此鞭笞之以為
甚苦也創袍市巾買弓繳箭添紱換包指治鞍轡蓋凉棚畫象法
造隊牌緝架供椅卓圖典紙墨看驗人雇直均菜緡納楷粒之類
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其父老之諺曰兒曾空手不可以入教場
非虛語也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於家婚姻喪葬之問遺
秋成夏熟絲麻穀麥之邀求遇於城市一飲一食之責望此迫於
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則以藝不應法為名而捶辱之無
所不至又所謂巡檢者指使多由此徒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
有逾於保正保長者此誅求之所以為甚苦也又有逐養子出贅
婿再嫁其母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斷其指炙烙其肌
膚以自致於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
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捕之
使其有所出嘗未至於逃至於逃則困窮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
以得故鄉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訴於公庭如臣
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聖知之當如何也又保丁之外平戶之
家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至於飢羸殘壞
而抑勒誰復敢言或其主家偶因出入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笞責
之苦又或其家官遣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
人人以有馬為禍此皆提舉司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為百姓之擾
也臣切惟古者未嘗不教民以戰也而不聞其有此何則因人之

情而為之法耳夫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則愈
嚴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獸窮則搏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
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之
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一如仇讎[illegible]之人所同此者保丁執
指使[illegible]巡檢[illegible]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愚顧
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自棄犯上之惡以取禍若蓋激之至於此
極[illegible]其勢有不得於此者其欲如此不可
不先事[illegible]講武先王之
通制也臣[illegible]一月之[illegible]教三日不過一[illegible]之法併教一月
農事[illegible]人自[illegible]於講武而無[illegible]提舉司廢巡
教官一[illegible]撫司施
擇[illegible]教於地下一邑分番[illegible]一月起教
則[illegible]正長不相[illegible]何而[illegible]游以治
生[illegible]之惡矣且武
事[illegible]有功哉又[illegible]三[illegible]保甲錢糧
司[illegible]十二
兩月[illegible]作四番[illegible]不於[illegible]令安撫
司差[illegible]為[illegible]並從之
元祐元年[illegible]保甲之法雖已改更猶有二數
未便於民[illegible]二十[illegible]己下[illegible]五等戶有三丁
者皆赴冬[illegible]而[illegible]不教則有幸
與不幸今田[illegible]有二丁則[illegible]田有十畝家有三
丁則赴教[illegible]之不幸[illegible]不均於是諸府界三路保
甲人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
被籍民為兵古法也雖唐府兵猶然今熙寧之保甲則無益而
有害言其無益者則曰田畝之民不習戰鬬不可以代募兵言

有害者則曰貪污之吏並緣爲擾足以困百姓然民之未諳者可以教練而能而吏之爲姦者則雖加之禁戒而不能止故元祐諸賢議更化悉而首欲罷此者以其厲民也今觀呂陶之言以爲民之貧富不係丁之多少而教與不教有幸與不幸夫令人戶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然則豈貧者不堪爲兵獨富者堪爲兵乎蓋所取必五等以上與田及二十畝者非取其堪爲兵也將以其稍有資力堪充污吏之誅求耳蓋介甫所行刻核亟疾之意多於經恩利之意少故助役雖良法保甲雖古法而皆足以病民元祐之初苛刻小人用事中外亦能盡去知保甲之當罷而第降三等之口不及二十畝者是猶於兒戲而論以徐日朝三而易以月法亦不能盡革而又不能擯棄斥絕其法之人則姑少知天成惡以殺其毒以將父母之百姓可也以是爲經武强兵之圖不亦悖乎

尙書右僕射司馬光乞罷諸路保甲官乃詔陝西河東各將兵不出戍它路其發河北者近裏一人兩番赴河東而諸路遂廢其不隸將之兵並更互出戍而省諸路鈐轄及都監員仍以將官兼都監職事卒不能盡罷將副

光疏曰切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爲將帥設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以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備他於是有建議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爲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力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其有差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爲職事修舉在於擇人不在設官茍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卒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爲況今之將官即向之爲總管者也豈爲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爲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無益事實非惟無益兼復有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綱紀乃立今乃爲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俱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能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

又言切見近年災傷盜賊頗多州縣全無武備長吏侍衛單寡禁兵盡屬將官多與州郡爭衡長吏勢力遂出其下萬一如李順王倫王均則之寇乘間竊發攻陷郡縣豈不爲朝廷憂又祖宗以來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出戍蓋欲使之勞苦知艱難輕去其家且習山川險阻也自置將以來有非全將起發禁兵役與將官偕行其餘常在本營飲食遊戲養成驕惰歲月滋久不可復用又每

將下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一二十人而諸州又自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費廩祿天下知兵者皆知其非臣愚欲乞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等如未置將已前使州郡平居武備有餘然後緩急可責以守死

八年知定州蘇軾上疏乞存恤河北弓箭社諸將俗紛不報

軾疏言臣切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據即日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邊諸軍未嘗出征敕年坐食理合富强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軍大率貧窘妻子赤露飢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謹欲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將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修舉所以軍人例皆飲博逾盜三事不止雖是禁

軍不免寒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久安之道臣自到任以來
申嚴軍法逃軍盜賊已晝少年歲之間庶革此風然臣切謂沿邊
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
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數十里即使喘汗臣若加嚴訓練晝夜勤
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以生事臣觀祖
宗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蓋所謂先聲
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
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
晁錯與漢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空虛其
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實邊之議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
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滬种世
衡等專務整輯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盡其力者其人者非
一道藩籬既成戎狄不敢犯故元昊臣服今所知被邊州軍

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
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眾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
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
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
當番人皆有重罰遇其警急擊鼓集眾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
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虜甚畏之　先朝名臣帥
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
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請　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於熙寧
六年行保甲法准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強壯弓箭社並行廢罷
又至熙寧七年再准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旨應係地供輸人
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
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屬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
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

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
弓箭社人戶向前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全籍此等寅夜防托灼見弓
箭社實為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
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切謂陝西河
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
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
苦樂相遼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
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可以驗禁軍弓手皆不
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
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
其人輒復拾用龐籍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
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
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管自來團結弓箭
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
若朝廷以為可行立法之後更敕將吏常加拊循使三萬餘人分
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即擒獲不至狃忕以生戎心而事皆循
舊無所改作虜不疑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奏上不報

是月再奏又不報

右東坡所奏元不曾施行然疏中所言可以知當時北邊軍政
之弛中夫之禍有由來矣所言禁軍大率貧窘將校不肅斂掠
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則知當時雖所募長征之兵衣食仰
給於縣官者猶不能不為將校所漁獵況籍民之有田畝者以
為保甲貪官污吏寧無誅求乎

紹聖初樞密院建言往時軍士犯法詔許將官一面決遣以故事無
留滯自州縣官預軍事以來動多牽制不得自在今後欲仍舊法及
諸軍除特排捕並隸將司州縣毋得輒有所預其非出駐所在當揆

將副巡歷決之餘委訓練官行焉部從之至其州縣[illegible]聽其所爲
兵將愈驕無復可用矣
紹聖二年御史中丞安惇奏已教習保甲月分差官按試曾布言保
甲固當教習然陝西河東連年[illegible]河北連年水災
流民未復以此未可督責訓練[illegible]
事是時司農官親任其事督責[illegible]令保甲[illegible]
藝之類非理搔擾者亦皆[illegible]今上番[illegible]
十一月其下勸一復行畿內保甲教閱法[illegible]進
畿內保丁總二十六萬[illegible]此事固當
講求然後罷已十五年一旦復行[illegible]行則人不
至驚擾若使以元豐成法[illegible]以未教習
之人便分上番及集教則人情[illegible]行亦有漸
密臣講求施行次第以聞[illegible]

[illegible]事則其將
[illegible]欲復行何
[illegible]不得其人則[illegible]無益於
軍實[illegible]不願生
民之[illegible]
徽宗崇寧四年樞密院言[illegible]八百七十一縣乞免教
閱又二百三十餘縣[illegible]三路保甲
並於農隙時教[illegible]路團成保甲六十
一萬餘人
十月尚書省言今所在逃軍聚集至以千數小則擾動鄉邑大則公
爲劫盜累降指揮許其首身或令投換終未革絕神宗皇帝以將不
知兵兵不知將故分兵隸將統兵官司凡兵之事無所不總則逃亡
死豈得不任其責今見行敕令未有將官與人員任責之法致兵

將不加存恤勞役其身至於逃避而任職之人略不加罪近日熙河
一路逃者幾四萬將副人員坐視放縱而不問且軍中有長行節級
人員將校什長相統同營相依上下相制豈得至是遠亡漫不省察
況招軍既立賞格則逃走安可無禁今參酌修立賞罰十數條並從
之
七月洪中孚爲熙河蘭湟秦鳳路轉運使先是樞密院劄招崇威軍兵兩
軍三年十月二日中孚自河東入[illegible]中孚曰教閱易
事也臣不知[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若未嘗
減損似不須增益兵額[illegible]臣不知
默議者於經費之外別有措置[illegible]初議增
兵未嘗講[illegible]即罷去中孚[illegible]今一旦罷
選強者衆而爲益弱者精從[illegible]閱無闕
額於數外收管不一二年[illegible]

政和二年廣西路鈐轄司奏廣西兩將額一萬三百餘人事故逃亡於
湖南北江東西等路招[illegible]用心今兵額六分欲乞
本路鄰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重之人取問犯人除配沙門島廣南
遠惡并犯強盜因惡殺人故造事干化外並依法外餘並免決刺填
從之
宣和二年知婺州楊應誠言諸郡[illegible]戍當[illegible]守臣兵民之任一然後
號令不二不然將驕卒惰侵侮細民氣壓州郡有不勝其憂者於是
詔自今令守臣居無何復詔曰將兵自當遵將官節教其除前隸
守臣指揮其後江浙盜起攻陷州邑東南將兵望風逃潰無復能戰
又事平之後[illegible]奏言東南三將類皆孱弱全不知戰虛費糧廩驕
悍自恣平時主領占差營私太半皆習工藝遂致寇盜橫行毒流一
方重費經畫今事平之後當添將增兵鎮遏綏馭然大底南人怯弱
素失訓練終不堪戰今欲於內郡別置京畿將分揆續排置使陝西

軍更互戍守庶幾東南可得實戰之士於計爲便詔從之
四年三月臣僚上言伏見近者招刺闕額禁軍樞密院所限太遽以
數萬人而期一月道路洶洶相傳云諸軍捉人刺人以補闕額寧數
人驅一壯夫且曳且毆百姓叫呼以齧指求免日者金明池人大和
會忽迸門大索少長罄盡少年拳之而去云充軍數貨鬻者不敢入
城行旅市人下逮[illegible]國家閑暇必欲招
塡禁軍當明[illegible]令[illegible]應募矣捉人於
途實傷[illegible]以釋群疑詔如
有非願[illegible]斥從之
四年臣僚言[illegible]有之祖宗[illegible]甚[illegible]若在[illegible]營役避事
必有[illegible]投換不[illegible]長既立放限
又特[illegible]不得[illegible]赦外不
輕與[illegible]之不可[illegible]
五年[illegible]不以實
保長[illegible]夫役催稅
賊之類[illegible]法矣意使
成屋[illegible]一圓令專一督
責逃[illegible]如法發東
逃相[illegible]作過之人[illegible]有過致戮
匿若許人首[illegible]
欽宗靖康元年[illegible]兵合支每月糧
料春冬衣[illegible]月糧並免坐倉
自藝祖兵制[illegible]則三司外則淮[illegible]禁軍錢糧之賜取足經常
廩給皆有定數或因屯戍之勞諭發之費則謂之特支或戰士有
功將吏有勞隨事犒勞則謂之軍賞皆無定數若夫諸軍闕額未
即招塡則拘其係廩別作樁備上供入內府隸樞密院自祖宗以
來如此而特盛於熙寧間其後詔內外馬步軍自今更不封樁而
次年復依舊法封樁大率諸軍司告乏則暫從其請或稍優之則
封樁如舊久之事益滋弊路專權則闕額歸朝廷樞筦勢重則闕
額復還密院其來久矣崇寧大觀時皆爲朝廷取用政和間鄭居
中爲樞密權爭去然亦無忘又旨用未始入內帑也內帑則更無考
察兵政財用[illegible]宜[illegible]祖宗舊模而已
詔守令募[illegible]武勇者
人以上[illegible]三百人以[illegible]五十
爲統領[illegible]至州縣
投[illegible]每名先
給錢三千[illegible]令佐并
應有官人[illegible]轉一
官每加二[illegible]稍有
稽遲[illegible]情願赦
有逃[illegible]募又詔
募武[illegible]使臣不
以罪[illegible]及諸邑
有膽勇[illegible]以上皆
爲民[illegible]
自元豐而[illegible]禁兵闕額[illegible]其廩給以爲
民兵保甲[illegible]崇寧大觀以來禁兵[illegible]用事兵
弊日滋至於[illegible]不足政和之後又廢覓補軍士
死亡之餘老[illegible]健者又多冗占皆敗壞紀律遂
亡童貫握兵勢傾內外凡遇陣敗恥於人言第竄河北將兵十無
二三往往多是住招故爲闕額以其封樁爲上供之用陝右諸路
兵亦無幾种師道將兵入援止得萬五千而已靖康之初召募益

總多市井亡賴及操瓢行乞之人[illegible]管中抑招之令明秋冠之罰重末作之禁嚴寬亡之罪至於晝一之詔哀矜痛切亦已無及為童蔡者烏得不任其咎哉

六月河北制置使[illegible]奏近制置[illegible]所降[illegible]領浮到[illegible]次失利兵馬潰散師中不知存亡者[illegible]師中[illegible]懲境制[illegible]使臣等並與放罪臣契勘用兵之[illegible]行軍法行則人以主將為重緩急必須[illegible]者不行軍[illegible]如路人略不顧惜近年以[illegible]高永年[illegible]並不曾行軍法無[illegible]今[illegible]不加[illegible]戰而敗士卒獨有[illegible]而[illegible]說制封使臣已出[illegible]不出或願師中[illegible]不顧身古之患[illegible]馬[illegible]

[illegible]

呼應援[illegible]師中有偷生之心[illegible]亦必效力[illegible]意謂全軍潰散[illegible]皆得然朝廷以太原之[illegible]文過敵必不用命[illegible]先次施行依已得指揮[illegible]令後非立戰功[illegible]為忠義死事之勸詔[illegible]開具職位姓名申尚書省[illegible]材武勇銳及膽勇人并射獵之户代之

時京城四壁共十萬人黃旗[illegible]市應募者[illegible]巧寒乞之人全無閑志[illegible]用王健募奇兵[illegible]行乞[illegible]之人皆[illegible]募[illegible]未就紀律奇兵亂殿王健發伎臣數十人內前大擾王宗濋[illegible]兇數人乃定及出戰為鐵騎[illegible]望風奔潰職為是時守禦司官姓名得官者甚多如術人[illegible]姓謝[illegible]人皆冒故借小人布衣補官不問能否與官告勅使之妄用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四

兵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高宗開元帥府于南京初募兵近萬人王旅寡弱至招潰卒收群盜以補之既即位始置御營司以大臣主之四年以御營司并歸樞密院（詳見職官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御前諸軍者本高宗所收諸將部曲也祖宗以來內外諸軍惟廂禁二色而已禁軍皆隸三衙而更戍于外廂軍者所在有之以給役至郡縣弓手禁軍在邊上則文臣爲經略使者統之武臣但爲總管兼管內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神宗始有意於四夷乃置百三十將其法甚備崇觀後朝廷取其闕額之數以上供故闕而不補靖康末兵以來所存無幾上在元帥府始招潰卒至南京以爲五軍後又得王淵韓世忠等河北之兵建炎元年五月以五軍爲御營五軍然猶未大盛也三年四月又更置御前五軍劉光世所領西兵則謂之遊擊軍在五軍之外是歲又改爲神武五軍紹興元年十二月又改爲行營四護軍張俊稱前軍韓世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劉光世稱右軍併楊沂中中軍又罷爲殿前司而吳玠軍如故七年八月光世罷叛降偽齊於是川陝軍更以右護軍爲號十一年四月三宣撫司罷乃改其部曲稱某州駐劄御前諸軍十八年川陝軍亦如之其軍皆不隸三衙去是御前軍又在禁軍之外矣御前軍者雖帥臣不可得而御制將自達於朝廷今宗兵俱廝役大抵如昔之廂軍將官雖仍舊然職事但以為試臣差遣而已愚謂不若併軍於廂籍而改御前軍爲禁軍所在以帥臣節制之而都統制之官爲之副或庶幾兵民權出於一而緩急可以責成則合祖宗制兵之意矣

建炎之後諸大將之兵浸增遂各以精銳雄視海內而因時制變隨處立營遷易靡定猶未有常所者如劉光世軍或在鎮江池州太平韓世忠軍或屯江陰岳飛一軍或戍宜興蔣山惟王彥八字軍隨張浚入蜀而吳玠之兵多屯鳳州大散關和尚原大略可攷矣當是時合內外大軍十九萬四千餘而川陝不與及楊沂中將中軍專總宿衛於是江東劉光世淮東韓世忠湖北岳飛湖南王𤫊四軍通十二萬一千六百時亦未有屯駐之名五年王𤫊罷以兵五十隸韓世忠王彥以八字軍赴行在七年劉光世將酈瓊叛以七萬人北降劉豫別將王德以八千人歸張俊於是三衙之外惟張韓岳三軍為統首三大將之外八年五月巨師古留兵三十屯太平州而劉錡留兵屯鎮江焉至若四川之兵曲端死吳玠併將其兵王庶劉子羽有興元又兩兵潰散王庶所部伍子羽罷乃又併將其兵吳玠之兵十萬玠死以璘為宣撫命吳璘以二萬守興州楊政以二萬守興元郭浩以八千人守金州而吳玠之舊部三百分屯仙人關內外璘併將之是以四川之兵獨偏重於興州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寅言金人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萬乘之尊而倀倀然未知税駕之所者由將帥無人而御之未得其術也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𤫊之徒身爲大將論其官則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輿臺廝養皆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虜甚於夷狄陛下不得而問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張俊明州僅能少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遁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痛念自去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故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𤫊隸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

鎮江所儲之資盡糧海舶焚其城郭爲逃遁之計洎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𤫉卒不爲用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梠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而不知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𤫉使之也失豫章而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以負國家罪惡如此而俊自明引兵至溫道路一空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留秀州放軍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在難而不恤也𤫉自信入閩所過邀索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臣觀今日諸將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𤫉本隷杜充充敗于前而𤫉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𤫉以令天下其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臣願以爲虜退之後正大明賞罰再立紀綱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軍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旅數

擢移屯以護駕爲名者自主將以下悉論如法仍使於偏裨中擇人才之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除爲諸將之代此今日所最急者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

起居郎胡寅上疏言趙充國西漢名將曹操三國英雄其用兵無不由田積粟而今日之兵開口待哺此何理也自古臨敵有用命者有不用命者故藝祖皇帝嘗出入行間以劍斫士卒皮笠記其退縮者事定而誅之若其摧鋒陷陣則賞不旋踵是謂有賞有刑旌別勇怯而今之賞功全軍轉授未聞有以不用命被戮者此何理也自古行賞其將帥勳閥尤異者則遷其官秩或封以國邑若其士卒則犒賜而已或以金帛子之而已今自長行以上皆以真官賞之人挾券曆請厚俸至於以官名隊此何理也自古利權盡歸公上分毫擧纖惟君所命如李牧之軍市租如藝祖命邊將回易之類則衣糧器械賞設之費皆出其中今責海榷酤之入遇軍士所至則奄而有之關閭什一之利半爲軍人所取至於衣糧則曰仰於大農器械則必取之武庫賞設則盡出於縣官此何理也自古制兵有事則付之將帥無事則歸之天子光武中興可謂馬上取之之時矣猶且不假將帥以久權鄧禹取三輔總數十萬衆一旦無功奪之如探囊中物今總兵者以兵爲家若不復肯捨者曹操曰欲孫權兵則不可也無乃類此乎自建炎以來易置宰執凡四十餘人矣謀慮不臧政事不善雖台衡之重股肱之親一言而去之何獨將帥而不可進退以均勞佚之任拔沉滯之材乎此又臣所未曉也自古制兵必有賞罰戰鬭則有敗北平居則有死亡緩急則有散逸此不能免也今諸軍近者四五年遠者八九年未嘗落死損逃亡之數豈皆不死乎抑隨死隨補乎逃而不以告敗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補而不以告不可也以補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妻子不可也不然軍籍何自而無缺乎此又臣之所未曉也

自古制兵必汰冗食存精銳分爲等級如所謂百金之士千金之士則戰之所恃以必勝者其餘老弱羸劣備輜重而已則所以食之役之者不敢與戰卒班焉雖其可如是然無非軍旅之用也今諸軍則無所不有矣避賦役免門戶者往焉納賄賂求官爵者往焉有過惡不得仕者往焉犯刑憲畏逮捕者往焉違科擧失士業者往焉則又有鄉黨故舊之人百工手藝之人方技術數之人音樂俳戲之人彼所以輻湊雲集者非有勢以庇之乎非有利以聚之乎不然人生各有業何必軍之從此又臣之所未曉也

按建炎中興之後兵弱敵強動輒敗北以致王業偏安者將驕卒惰軍政不肅所致汪彥章胡致堂二疏切中時弊故備錄之

建炎四年詔神武右軍統制張俊言牙軍軍兵多係招集烏合之衆欲將上等改刺勝捷次等刺振華振武庶幾軍政歸一易於訓練詔從其後以河北人充河北振武其餘人刺陝西振華

紹興元年金人留承楚浙西大帥劉光世守鎮江欲募民之乃以金
銀鑄為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寶獲虜人則燕犒而遣之未幾降至
得數千擇皆驍勇用之如歸人因劍亦心許兵兩軍[illegible]用
二年左僕射呂頤浩請募兵非止以衛中原且謂天將人事今皆可
為制者明曰淮南之變[illegible]十七八九十萬虜分三道入寇江浙兵
皆散而歸自降下[illegible]政雄[illegible]兵[illegible]務[illegible]軍三萬
有金裝甲為鋼刀弓[illegible]世忠軍四萬[illegible]二萬三千王
燮軍一萬三千雖不如此之軍亦皆精[illegible]弱[illegible]
然避之可特[illegible]又神武中軍[illegible]萬人而
御前忠銳[illegible]軍亦[illegible]天下正
兵不過十萬[illegible]
將猶不足今為已[illegible]
於四川[illegible]淮甸
[illegible]
良由虜金[illegible]大患[illegible]頂珠
不知國家[illegible]
未可[illegible]世忠
已到行在[illegible]向今世
患由宿[illegible]元世忠[illegible]以入又於[illegible]三百[illegible]先混閤
早秉四月[illegible]不[illegible]只簡短
大兵數[illegible]所得[illegible]其地則
被出我入彼入我出數十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
中原之人[illegible]異時[illegible]此可為深惜者也及聞齊仲
進兵乃議入出師身自將軍北向且言近聞虜偽令兵以穎川陝若
於未來舉兵必可牽制陝西之患萬一王師遂豫則彼必震恐今雖
世忠自京入關此亦一奇也

按頤浩之言美矣然帝信其說而須督師之命纔至常州而卻
將救之竟豁庚不進略不能北向發一矢復還相位功業無
聞焉以所言當時軍旅事情頗備故錄之

四年三月密院言[illegible]前軍駐泗州中本所爲人雜役以五百人
為額月戶部給[illegible]月給[illegible]若依戶部所中月米三斗五升
每日不及二升麥日十八升每斗前錢二百日支食錢一百委是
贍養不足[illegible]戶部[illegible]月米一石七斗[illegible]作一斗九升
五月詔神武軍統[illegible]下山[illegible]第三等[illegible]一百六十
人[illegible]
軍防[illegible]武第二
單[illegible]五赤七寸三分[illegible]龍猛
青[illegible]三赤八寸五分[illegible]三赤
六寸[illegible]五十[illegible]等
五赤四寸五分[illegible]飛騎
[illegible]
威虎等三赤三寸五分[illegible]五寸[illegible]中廣
効忠[illegible]三路[illegible]尺二寸
七年[illegible]勸會[illegible]官
兵[illegible]致給
爭理宜措置[illegible]今日以[illegible]自後更
不許拘[illegible]
十一年四月[illegible]以[illegible]兵難[illegible]以樞密
之權[illegible]世忠岳飛入覲論功行賞皆除樞密副使張
俊首納所部兵乃命三大帥副校各統所部自為一軍更其銜曰
統制御前軍馬駐[illegible]司[illegible]出師取旨兵皆隸樞密院依舊駐劄
而四川大將亦分屯就[illegible]口興成階鳳文龍利閬金洋綿房西和
川大安軍與元隆慶潼川府凡十四郡爲故今鎮江大軍則韓世忠
之舊部建康大軍則張俊之舊部鄂州大軍則岳飛之舊部紹興末

年荆南江州池州又皆新刱兵籍荆南所屯則劉錡所招効用益以鄂州之兵江池之軍則三衙疲弱之卒屯戍者江州一軍大抵皆恭冠也而興元府興州金州三都統兵則本曲端吳玠關師古之徒關西之舊部曲乾道之末建康都統司兵五萬人池州都統司兵一萬二千人鎮江府都統司兵四萬九千人荆南府都統司兵二萬人興元都統司兵一萬七千人金州都統司兵一萬一千人其後分屯列戍增損不常並緣圖併分合不一其下有統制統領正將副將準備將之目

十三年樞密院言諸統兵官除請俸外別無供給錢田之類贍養不足遂致侵擾軍政可與逐月支破供給錢都統制月一百五十千統領官以至準備將各有差庶可贍足其家責以後効若違戾乃仍前差軍兵以回易販賣及私役禁軍所取物貨計贓坐罪所屬知而不舉與犯人同罪

二十九年殿中侍御史汪澈言斷自今內外諸軍招收人多以二十錢雇募之徒數人冒揀小形貌壯偉者充填軍數可自今並依舊格則壯健堪披帶人如違西首坐罪揀者坐之

孝宗隆興二年臣僚言諸軍揀汰兵四年及六十將校年六十五減充剩員之歲請求有戰功亦上年臨近年以來宗室也又有年及不行揀汰之責者與不令揀汰於民乞令所屬選揀遂營置籍鄉貫年甲招募月日書手指一留本營一留戶部一留總領以備關防從之

乾道元年詔三衙諸軍揀汰諸軍令後並差須依年限及日方許申請

遷補之制凡諸軍校以功勞及近功勁有優劣或職比其名而加遷擢名曰排連其有戰功或大禮郊恩以次遞補則曰轉員惟老疾過失者不在遷補之限凡防令諸軍轉補將校者指揮使闕以副指揮使充副指揮使闕以都頭充都頭闕以副都頭充副都頭闕以軍分十將諸禁軍將轉補滿三年若十人闕三人七人至五人闕二人三人闕一名雖未滿三年十八人闕五人七人闕四人五人闕三人三人闕二人者並行轉補諸禁軍將校軍頭十將應轉補者當職官躰量依揀禁軍法無病切乃試武藝內槍刀標牌手各授習為應法入揀將轉補即有病年六十以上或轉補後犯贓枉法論罪徒以上緣試忍並隔下其等若老病者委官抽量在別州者廳所在州委官並報任管取諸軍報軍闕前後應轉補首逐處各於見管一等軍分遞遷所闕人數並遷如不足即申鈐轄或安撫鈐轄總管司以本州州軍不在路比州及以次州一等軍分內選經轉補及二年者補闕又不足即申司取本處隨轉補之字且奏諸禁軍轉補並選將虞候副及正管者各依職次指揮使揀歷差管及差同管與之名目如副使一等職名者即以補若先次為次諸禁軍已經轉補並遷一等者以前功管名次轉補者先於舊處上轉補後於已前遷補轉補揀選如無闕即以隨排轉名次以額外補諸軍以過犯降一等補者乃揀隔而有戰功及優中者免隔諸廂軍應補[illegible]所存額旨給[illegible]級者給帖諸[illegible]重轉補排連限一季內各隨軍次日諸軍一年龍猛步軍龍騎上並三年撥校兵級並[illegible]不曾犯贓揀排連諸軍作坊將校所管工匠三百人以上補一名三人餘置有闕日轉補及三年依名次遞遷

家遷洪元年延壽留朝祖衛禁軍遷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遞進者謂之排連大禮後次年殿前虞候與驅郎曰推恩子其歲滿當去者補他兵本資高者以正任團練使刺史補外州總管鈐轄小者得州郡監當留者於軍職內遷補謂之轉員唯堆垛之日以疾不赴及者為害甚重紹興三十二年四月予以右史午對時將有使事與上介張才甫同飯於皇城司有一老兵幞頭紫黑杖子拜辭皇城幹辦官劉知閤泣涕更嗑劉亦為惻然予

問其故兵以杖相示消其上皆捏記士卒姓名營色事件去身
是天武第一軍都指揮使曾立戰功積官至遙郡團練使今年
消當出職若御前呈試了便得正任使名而為近郡總管不幸
小疾遂遭揀汰只可降移外藩將校在身官位一切除落方伏
事州都監聽管營部轄三十七年勤勞一旦知掃蕩命不偶至
於如是坐者同歎息憐之案崇寧四年有詔諸班直皆揀宿衛
病告而尚可療者殿前指揮使補外牢城指揮使盡舊法也
開禧元年罷元都統秦世輔言本司諸軍闕額頗多紹興之末管二
萬九千餘人乾道三年以二萬七千人為額今管二萬五千四百餘
人所差發出戍官占實一萬一百四十三人點閱所部堪披帶者僅
六百三十七人欲乞許本司酌紹興末年元額招刺補籍從之
葉適應詔兵總論二曰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而抗上令喜怒
叛服在於頃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為大諱矣然國擅於將猶可

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為惟兵之聽而遂以劫制朝廷故
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曆正元之間節度使
固已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
皆群卒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為
其憂在於藩鎮豈不疏哉太祖既收節度權柄故以兵使輕外治
兵使俛服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太祖綱紀制御之力非恃
兵以為國者也群臣不攷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奔呼擁上
無禮之患而反以為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
形勢之險而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
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為國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
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天下帝王之常道也況太祖之
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為國也必矣召募之日廣供饋之日
增益端挾讎怨以後契丹橫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謀國日誤

恃兵為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
兵而其治無可為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自以為得計為之治文
書聚財賦盡用衰世裒刻之術取於民以贍之而猶不足及其不
可用也則又為之使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
王安石為神宗謀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銷兵
之不必多數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
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為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
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為太祖設增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姦雄
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實錄所載
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為王安
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
內外俱耗本末皆弱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二法皆
弊名具實亡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挻化為

盜賊斡離不以兵才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白
徒以勤王京師不守則勤王之人雖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
以自困至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
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
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昔日所未有以數倍祖
宗之財用投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以廂禁兵自困侵削民
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則曰倉卒可慮
統制統領總管路鈐路分鈐轄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唯糜廩祿而兵
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勢敵未見有難破之
驗徒以自困於兵浸淫[illegible]不能輕刺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
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則得一利一州之兵患
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
無不可者陛下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又論四屯駐大兵曰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爲今日之深患乎抑知其爲深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横潰莫制國家無威信以馭使强悍而諸將自論雄豪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illegible]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廉恥[illegible]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禄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illegible]惜志[illegible]成而後疾去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取無莫吕[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逃其後[illegible]不及[illegible]急於求和以[illegible]者益重諸將之兵未易收[illegible]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illegible]之數分天下之財[illegible]朝臣以總領之以爲[illegible]出内之要諸軍之兵[illegible]中而[illegible]由於人之以示尊[illegible]固使之[illegible]而之大將[illegible]偏自[illegible]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illegible]其[illegible]者若此而已雖然以[illegible]不及遠也不止於[illegible]而直以[illegible]之所[illegible]者爲大功[illegible]方之財力以[illegible]四大兵[illegible]有不足之患[illegible]而不恤也於久之[illegible]者[illegible]而[illegible]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因以[illegible]困之而[illegible]則兵食[illegible]倖困之而[illegible]此而況不識[illegible]老成消耗新補[illegible]之[illegible]十無四五[illegible]弱加以役使回易[illegible]債負家小日增[illegible]不足[illegible]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illegible]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爲重以財言之則南爲多運吾之多財兵强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illegible]五六十

年之積弊以爲[illegible]將[illegible]之地則陛下之遠猷[illegible]安所托乎陛下誠[illegible]然欲大有爲於天下[illegible]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illegible]戰者之[illegible]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illegible]其兵[illegible]必[illegible]其將使不[illegible]一[illegible]當而勝負決矣[illegible]以少而後[illegible]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又[illegible]兵曰[illegible]供[illegible]役禁軍[illegible]守弓手[illegible]兵[illegible]夫供[illegible]有兵起微有兵[illegible]七州四五千人[illegible]州三千人[illegible]二千人計一兵之[illegible]其一[illegible]其上則路分鈐轄[illegible]者[illegible]其一爲緣兵之[illegible]者又[illegible]其一爲[illegible]其賦入不足[illegible]一兵今[illegible]郡[illegible]者及其所[illegible]辨酒税[illegible]以[illegible]其自當用度者又[illegible]兵又有[illegible]州郡所養然[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兵者爲其有事而戰不[illegible]事而[illegible]兵而後可令養之於[illegible]之力[illegible]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illegible]乃其[illegible]不感宿衛屯駐之大兵[illegible]力不[illegible]其[illegible]之大不寬夫立法定制[illegible]以固民爲安[illegible]以[illegible]爲仁惠以養士大夫之[illegible]爲[illegible]以人心[illegible]所守[illegible]者[illegible]以不可舉動爲[illegible]以[illegible]至於[illegible]棄諸[illegible]天命[illegible]若宿衛此駐之兵[illegible]之於上廂禁弓手[illegible]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内意行其所難而不責爲其所易者何哉

右之兵皆出於[illegible]也故民附則兵多而勃然以興民叛則兵

寡而紛焉以亡自三代以來皆然矣秦漢始有募兵然猶與民
兵參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爲募兵夫兵既盡出於召
募於是兵與民始爲一矣兵與民爲二於是兵之多寡不關於
國之盛衰國之存亡而關於民之叛服募兵之數日多養兵之
費日浩而國亡之形已基於此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
外兵則藩鎮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兵皆不隸天下而其力足以
相圖破國定天下而卒之亡以節度之兵篡之朱泚潛
亂而卒亡於神策之兵及其衰也宦官則以內兵而
劫制人主藩鎮則以外兵而陵蔑王室土地及朱溫募兵內向盡夷
中人唐之亡也而唐之兵亦於內外行相維而王建劉仁
恭李茂貞之徒以卒兵各據一方而唐之亡也亦以外兵而唐遂
亡矣五代則天下攫之以有其國於兵而亦所以然則爲人主而
國家取天下以得其民也其所以失則自離矣而國亡民非以失其

民也宋有天下監於唐五代之弊一兵將則兵愈
多而兵愈冗京小師□□□□至九年不
免於養□□置之其□凡數十萬
然其□河□太原挾手以
授金而三京□江左□右滿東
南□百里外□爲寇賊之
淵藪而所謂□民然而叛也皆不□向與敵之兵也
張韓劉岳□行營□曾無
少異然□多且剛平內寇□一過女眞
則遁□不能捕□不免用□和之下策以
成宴安江沱之□其末也□於漢口賈似道之於魯港
皆以數十萬之衆不戰自潰於是降□用者非民也皆宋之
將也先驅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於民故

兵愈多而國愈危民夫散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噫兵猶手足也
國猶身也手足強壯則身存手足拘攣則身廢兵多則國存兵
少則國亡未有以兵多而亡者今唐宋雖多強悍而不爲用猶
病狂之人奮其拳以自傷其身自屠其腸以至於殞身也宋
兵雖多然弱而不可用猶病痿之人急其拳以養擁腫之
四肢墜然雖其服而病其□以至於殞身也然則所以
殘其國者乃兵也所以殘其身者乃拳也夫古者籍民爲兵
其法不過因其井田之可賦者賦之年齒之可任者任之民固
不容於兵外而亦不可以盡入司馬也曰稽曰使曰使會使患
蓋古者兵□則君子小人皆不□強兵□自募兵之
法行□而所謂□籍之徒
則□之□民不□兵也故世之習人者曰縣卒曰
老兵□而□然則□所得□者□之小人也夫
兵所以衛國而當得不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幸也紀綱尚
立威令尚行則猶能□之□其□一旦□四出反
爲生民之禍而國亦隨之矣可勝嘆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四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

禁衛兵

周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時四時也比校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為之版以待（版其人之名籍待以待比）夕擊柝而比之（[illegible]）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illegible]）辨內外而時禁（[illegible]）稽其功緒糾其德行（[illegible]）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illegible]）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illegible]）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illegible]）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illegible]）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illegible]）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illegible]）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虎賁氏虎士八百人（[illegible]）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illegible]）王在國則守王宮（[illegible]）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遺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illegible]）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illegible]）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illegible]）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illegible]）喪紀則衰葛執戈盾（[illegible]）軍旅則介而趨（[illegible]）

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illegible]）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遮列也[illegible]）

蠻隸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罪隸 夷隸 貉隸其守王宮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林氏曰周廬千列徼道百重入守虎闈出陪豹尾此古人設衛所以深防豫杜防未然而威不輕也昔成周宿衛之制居則宮正宮伯之衛行則虎賁氏之衛僕從之衛掌於太僕守隸之衛掌於司隸其制蓋不一矣宮正有宮之徒從宮伯有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任是皆衛之制然也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行衛之制然也大僕掌[illegible]視朝則在路門之左（[illegible]）[illegible]隸掌[illegible]執兵器服兵服以衛王之門[illegible]外則守內列從守隸之衛制然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士非兵衛在內而一出虎士之衛爲重兵之衛非王出不得[illegible]之隸則環衛路門僕從之徒則[illegible]從此宿衛之[illegible]虎賁綴衣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執劍戟而[illegible]者皆用冠冕之士人夫（[illegible]）[illegible]虎門而詔王[illegible]者乃[illegible]四夷之[illegible]隸（[illegible]）[illegible]德行[illegible]其功緒勸以[illegible]也掌其糾禁嚴其誅賞[illegible]以過也由是言之腹心之衛固擇有道有德之賢而宿衛之[illegible]亦皆使賢士大夫爲之其任嚴矣而[illegible]人防微杜漸之意又不止是蓋人君處內庭之時多處外廷之時少親侍臣之意玩親大臣之意嚴今宮正宮伯之兵衛即衛同爲太宰之屬而虎賁之虎士宜於司馬司隸之任隸掌於司寇皆聽命於太宰內外相維而官否無混淆之患事權不分而政令無下移之漸此周制之所以爲善也

漢制南軍在京城門內衛尉主之北宮在軍城門外中尉主之（[illegible]）

門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 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衛士三丞又諸屯衛候司馬十二官皆屬焉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

徐氏曰[illegible]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畝有役則召以縣師至宮衛宿衛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手六軍之從一軍百人大司馬之屬凡三百有二十人又在虎賁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賁之[illegible]十足以代宿衛庸人在官者也漢期門千人而羽林亦古虎賁之遺意也

後漢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五官中郎將主五官郎[illegible]五官郎中充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虎賁中郎將主虎賁郎習射[illegible]左右陛長主[illegible]羽林中郎將主羽林郎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為之補

林氏曰[illegible]南北軍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宮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候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illegible]而衛[illegible]如入校胡騎越騎[illegible]則是募兵而衛[illegible]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朱虛入衛卒平諸呂方朔執戟坐折董偃衰盛以中郎知慎夫人之坐[illegible]難之逆[illegible]王國官[illegible]國拘不得入[illegible]同族犯法[illegible]不得與[illegible]雖以龔勝蕭望之之賢猶從退免則宿衛所任之人固無愧於周耳然始以南北軍皆隸三公而太尉周勃得入北軍以成安劉之功可也自武帝疏遠外庭之後衛尉之職領於將軍[illegible]城門之兵領於司馬[illegible]則任之而大臣皆無預焉大司馬之任又非向日六卿之比矣禁衛之地大臣皆不預聞則凡可以移人主之心志惑人主之聽者亦所不至異日之變可見耳至東漢以來文事漸重羽林虎賁以職屬光祿議郎謁者僕射以文[illegible]又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illegible]宿衛之列則為禁衛者皆郎二人之流而郎中三署為黃門之官直與尚書門戶外與政事[illegible]

[illegible]何遑誅宦者[illegible]中官領[illegible]何與士人[illegible]郎中矣[illegible]三署[illegible]入宮[illegible]郎此可見[illegible]不任三公[illegible]其流弊至是也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初起兵有元從禁軍[illegible]百騎武后時改為千騎[illegible]為萬騎玄宗時有供奉[illegible]以後有左右神策軍[illegible]左右監門衛[illegible]諸衛宿衛門籍之法左右千牛衛掌衛及供御兵仗親衛一府勳衛二府翊衛二府凡有府每府中郎將一人左右郎將各一人凡府中郎將掌領校尉旅帥親衛之屬宿衛者而總其府事左右郎將二為番上者以名簿上于大將軍而配以職

武德貞觀世重資蔭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二品曾孫三品孫四品

子職事官五品子若孫勳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國公子補勳衛及率府親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子補翊衛及率府勳衛勳官二品及縣男以上子若孫補諸衛及率府翊衛王府執仗親事執乘親事每月番上者數千人宿衛內廊及城門給糧食執扇三衛三百人擇少壯肩膊齊儀容整美者本衛印臂送殿中省鍊習仗下每番三衛一人為大僕上引轄其後入官路艱三衛非權勢子弟輒退番柱國子有白首不得進者流外雖鄙不數年給祿與故三衛益賤人罕趨之

左右衛上將軍各一人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掌宮禁宿衛凡五府及外府皆總制焉凡五府三衛及折衝府驍騎番上受其名簿而配以職

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左右千牛衛凡十六 左右千牛衛掌侍衛及供御器仗以千牛備身左右執弓箭宿衛以主仗守戎器 折衝都尉掌領屬備宿衛師役則總戎具資糧習以三百人為團一校尉領之

十六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衛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並兼掌宮中[illegible]戍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凡五府外府之番上者十二衛受其名籍而配以職除監門千牛凡左右四衛不領故但十二衛五府謂親勳翊三衛外府折衝府也五府惟左右衛兼領之餘但翊衛二府而已

林氏曰唐制有八衛各分左右自左右以至千牛皆典屯從是故宮禁宿衛是統是司內廂儀仗是臨是職者左右衛也皇城四面宮城內外諸門置兵分助其役者驍衛也正衙朝會[illegible]旅卒兩廂列仗唱警蹕者武衛也正殿之前隊立于階長樂永安隊列于廡者威衛也皇城之四面宮苑之城門則職于領軍京城烽堠之宜南衙番上之數則職于金吾禁衛名籍器仗出入則職于監門侍御兵仗宿衛弓箭則職于千牛此唐人十六衛之制也張延師之謹畏至三十年未嘗有過（[illegible]）阿史那忠之清謹至四十八年無有纖隙（[illegible]）龐玉久與宿衛習知制度（[illegible]）段志元衛章武門夜不示詔（[illegible]）則宿衛所任之人亦無愧於周然始以大臣兼領宿衛使文皇有甘寢之安可也（[illegible]）家遂以宿衛委命中人主之[illegible]（[illegible]）祿山[illegible]之輩若[illegible]禁軍外入赴難國（[illegible]）自[illegible]衛皆用南人其選始嚴（[illegible]）

（[illegible]）自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矣宋所謂禁軍者並太宗[illegible]是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而獨留宿衛者三萬人給以渭北閑田號曰元從禁軍本為兵立制非為制置兵（[illegible]）其後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及神策神威而總名北衛者蓋太宗初制哉（[illegible]）且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衛尉領南軍以金吾[illegible]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已寓其將觀白集羽林衛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南北軍其知之矣（[illegible]）而其元從禁軍亦猶官制員外之置初非禁衛正兵也今以禁軍為北衛兵為南衙以備漢制豈不過歟此衛既橫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illegible]）高元裕言之而不及用（[illegible]）

宦寺忠故大臣不得進見元稹謙曰西戰勇乃秉南衙禁兵之權遂挾宰相奮臂而不能用惜夫推原其致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其爲患至是也噫漢不以中朝屬外朝而使閹宦宿直卒成何進之亂見後漢書傳唐不以北衙隸南衙亦使宦寺典兵反致王叔文之亂見唐兵志其知周人以禁衛屬冢宰之意又何止天淵哉

梁太祖始置侍衛親軍

開平元年改左右長直爲左右龍虎軍左右內衙爲左右羽林軍左右堅銳夾馬突將爲左右神武軍左右親隨軍將馬軍爲左右龍驤軍其年九月置左右天興軍以魏王爲軍使

二年一月置左右神捷軍十二月改左右天武爲左右龍虎軍左右[illegible]爲左右天[illegible]左右天威爲左右羽林軍左右[illegible]爲左右天武軍[illegible]左右神武軍爲左右[illegible]軍[illegible]

[illegible]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勅[illegible]置[illegible]武[illegible]及親[illegible]四十[illegible]指揮宜改爲左右[illegible]指揮[illegible]一百二十[illegible]指揮使一人[illegible]左右[illegible]元年三月改左右羽林四十指揮爲嚴衛左右軍[illegible]四十[illegible]左右軍[illegible]清泰元年六月改捧聖[illegible]爲[illegible]三[illegible]右軍

晉天福六年[illegible]月改[illegible]軍[illegible]爲[illegible]至八月改奉德兩軍爲[illegible]左右[illegible]開運元年[illegible]日改侍衛馬軍曰護聖左右軍步軍曰虎捷左右軍

顯德元年詔[illegible]藝超絕者爲殿前諸班[illegible]

宋太祖[illegible]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爲上軍老弱者爲剩員又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illegible]禁軍殿前侍衛司分領之殿前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七步兵之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三御前忠佐軍頭司領步騎之額四皇城司領步兵之額二左右騏驥院領騎兵之額二廂軍亦內屬侍衛司（見廂軍門）

仁宗天聖至寶元間增募禁軍陝西蕃落廣銳河北雲翼京畿廣捷虎翼効忠陝西河東清邊弩手京西江淮荊湖歸遠總百餘營

康定初趙元昊反西邊用師詔募神捷兵既而易名萬勝爲二十營然兵多雜市井之人選懦不足以備戰守是時禁兵多戍陝西陝西並邊土兵雖不及等然驍勇善戰而以京師所遣戍爲東兵東兵雖魁碩大率不能辛苦而摧鋒陷陣非其所長又北兵戍川陝廣利湖間多不便習水土故建議者欲益募土兵爲就糧於是增置陝西蕃落保捷定功河北雲翼有馬勁勇陝西河北振武河北京東武衛陝西京西壯勇延州青澗登州澄海弩手京畿近郡亦增募龍騎廣勇廣捷虎翼步門步武復升河北招收無敵驍子馬陝西制勝并州充戎騎驍騎州飛騎府州威遠秦州建威慶州有馬安塞保州威邊

安肅軍忠銳嵐府州建安登州平海皆爲禁兵蓋用外馬步凡增數百營

揀選之制有自廂軍升禁軍禁軍升上軍上軍升班直升上軍及班直者皆臨軒親閱自非材勇絕群不以應召募餘皆自下選補

仁宗嘗詔樞密院次禁軍選補之法凡入上四軍者捧日天武弓以九斗龍衛神衛弓以七斗天武弩以二石七斗神衛弩以二石三斗爲中格恩冀員僚直驍捷勇士選中四軍則不復閱試自餘招揀中選者並引對凡員寮直騎人則以選中上軍及龍衛等棣弓射七斗合格者充仍許如龍衛例選補班直凡選禁軍自奉錢三百以上弓射一石五斗弩跳三石五斗等棣及龍衛者並親閱以號龍衛神衛凡騎御馬直驍小底則閱拱聖驍騎少壯善射者充凡弓手內殿直以下選補殿前指揮使射一石五斗御龍弓箭直選御龍直御龍骨朵子直東西班帶甲散侍選補長入祗候

御龍諸直將虞候選補十將射皆一石四斗東西班散直選補內
殿直捧日員僚直天武龍衛神衛親從選補諸班直御龍骨朶子
直弓箭直將虞候選補十將御龍諸直長行選補將虞候射皆一
石三斗員僚龍御騎御馬直小底選補散直射皆一石二斗

神宗初揀罷禁軍之不如法者入升殿諸直營（詳揀兵門）

熙寧之籍天下禁軍凡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之籍六
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

徽宗宣和五年尚書省言昨臣僚言古制六軍皆以衛王之爪牙而
羽林又禁衛之總名也今臣僚使令兵卒所稱諸分曰六軍而後有
左右衛羽林之名稱謂失實欲令措置今欲將[illegible]六軍并六軍指揮
並改為廣勇內揀中六軍作第一指揮左龍武第二左羽林第三左
神武第四右龍武第五右羽林第六右神武第七從之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始置御營司（[illegible]）
以黃潛善汪伯彥兼使副國初以來殿前侍衛馬步司三衙禁旅
合十餘萬人自高俅得用軍政遂弛靖康之初衛士三萬人及城
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
衛寡弱諸將楊惟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
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於是始置御營
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令而以其所部為五軍以淵為使司都統制世
忠俊傅等並為統制官又命光世提舉使司一行事務潛善伯彥
別置親兵各千人優其廩賜議者非之

四年三省言今府分兩府而兵權並持樞密今又置御營司是政出
于三也乃詔御營司併歸樞密院

紹興四年詔改御前五軍為神武御營五軍為神武副軍並隸樞密
院從前左僕射趙鼎言神武乃北齊官號且督府軍馬今撥隸三衙
乃廢神武中軍隸殿前司以楊沂中主管殿司公事又以都督府兵
分隸之於是殿司之兵柄始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朝舊制殿前侍衛馬步三衙禁旅合十餘
萬人宣和間僅存三萬而已京城之破多死於敵建炎元年秋驃
帥郭仲荀自東京部禁旅至南京已而還為副留守三年秋仲荀
以虜逼京城根諸營遁遂率餘兵赴行在其冬上將航海避狄而
衛士張寶等不欲行因呂元直入朝率眾以問之出語不遜上怒誅
十七人於明州市徐行門外盡廢其班明年春上至台州兵衛寡
弱惟中軍統制辛永宗有眾數千而呂頤浩之親軍將姚端眾
獨盛上甚倚之還四月上還會稽乃選中軍三百人入直殿嚴悉爲
合之衆所趙元鎮初秉政嘗爲上言建炎以來最爲留意今諸
將各擁重兵不隸三衙則兵政已[illegible]衛兵[illegible]制亦掃蕩不
存是因[illegible]而[illegible]食世[illegible]然衛兵不滿三千識者病其
以羽林[illegible]以為言紹興二年復詔三衙措置已而上[illegible]曰一衙
[illegible]
上所給司帥三四兵皆合[illegible]中[illegible]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遂
命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五年[illegible]神武中軍隸殿前司以沂中
主管殿前司公事（[illegible]）又以都督府兵分隸三衙（是月）七年夏
復合馬司[illegible]軍為六軍十二將命劉信叔主之（四月丙申）而
解承宣[illegible]與出軍如故自是三衙始復矣

神武中軍舊止三部自楊存中號殿嚴始增為五軍又置護聖踏
白選鋒神勇神騎步凡十二軍時江海盜作因分制諸軍控制
之如泉之左翼翹之右翼福之推鋒明之水軍皆隸殿司總七萬
人由是殿司兵籍為天下[illegible]

初御營五軍之外又置　御前三軍尋又改為神武五軍紹興元
年又改為行營四護軍張俊稱前軍韓世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
劉光世稱右軍楊沂中中軍已隸殿前司而吳玠軍如故七年光
世軍叛降偽齊於是川陝軍更以右護軍為號十一年三宣撫罷

乃改稱某州駐劄御前諸軍十八年川陝諸軍亦如之其軍皆不
隸三衙由是御前軍在殿前軍之外矣
二十四年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今遵依祖宗法在京所管捧
日天武拱聖驍騎驍勝寧朔神騎神勇宣武虎翼廣勇雄略指揮禁軍
內捧日天武龍衛係上[illegible]拱聖神勇以下隆興降作日天武
除逃亡事故[illegible]九百人今管日增人數日虧欲乞於今年分
定月分內[illegible]遣給號衛軍及免招人權例詔依一十七年十
二月指揮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劄子乞三衙所招軍兵効
用權行住招自紹興二十六年見闕四千四十六人及三十七年揀
汰三千四百四人見闕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人并已揀汰百四十人共
闕六千七百二十六人若不招填兵數日有虧[illegible]來弓手人陳
乞揀選投軍[illegible]令本司自來年正月一日為始[illegible]指揮情願
投軍人[illegible]刺充効用[illegible]依例支破請給
[illegible]
所部係[illegible]闕額不曾[illegible]詔依本司[illegible]依分定月分[illegible]
孝宗隆興元年[illegible]司[illegible]本司在京已招人軍額計
三萬九千五百人今來各在見管止一千二百一十九人尚闕非
[illegible]副不行[illegible]一千七百八十人通作三千人尚[illegible]刺充神
衛虎翼[illegible]等請給例物等依[illegible]行詔特依
乾道四年[illegible]軍司內有官人[illegible]刺充効用
其間不及[illegible]二三寸卻有[illegible]力强壯之人詔今後令逐司遇有闕
額除及[illegible]一二寸令[illegible]八斗力弓係三寸人射九斗力弓
委承旨司審驗[illegible]即行揀選
六年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illegible]言本司諸軍兵將官有闕自來
遴選衆所推服之人不以次序申乞理差近年以來須自副將官差
充准備將及二年陞副將副將及二年陞正將正將及三年陞統領
將及三年陞統制自[illegible]恐無以激勸士氣乞今後兵將官有闕不以
年限於本司銓量人材膽勇過人能服衆者保明申朝廷取旨差
填從之[illegible]
七年虞允文乞移馬司於建康以為出師之漸乃以李顯忠為都指
揮使統馬軍屯焉元額三萬人
乾道初殿前司[illegible]馬軍以七萬三千人為額二年陞高馬司以三
萬人步司以二萬七千人
慶元二年殿前都指揮使郭杲言自乾道以來揀日天武已下揀以三
千人為額今諸軍[illegible]七百五十九人并神衛中人共二千
二百五十二以後[illegible]詔依
[illegible]三年乃[illegible]諸軍
部[illegible]劉錡田
盛之[illegible]前司都指
揮使[illegible]指揮使
[illegible]
都知[illegible]西直[illegible]有[illegible]指
揮使[illegible]四廂[illegible]
[illegible]天武四廂都指揮[illegible]天武左右廂
各[illegible]都指揮使副指
揮[illegible]十將[illegible]承局押官
[illegible]自殿前
左右[illegible]指揮散都頭
散[illegible]新班西一班殿侍東五班散直班一
四班直上軍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

郡國兵 鄉兵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詳見兵制門

秦始皇并天下列爲三十六郡郡置材官

漢列郡王國侯國三者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甲卒其在王國者則以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長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後可發

齊王欲發兵誅諸呂魏勃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

武帝建元三年東甌告急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召兵郡國乃遣嚴助以節發會稽兵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指意遂發兵浮海救東甌　七國敗弓高侯詣膠西王印曰奉有詔虎符擅發兵王其自圖之印遂自殺　公孫戎奴爲上黨太守發兵不以聞免

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

建武六年詔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

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 詳見兵制門

晉武帝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

太康元年既平吳詔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析關中爲十二道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關中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置府六十二河東道置府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南道置府凡十隴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凡六江南道置府凡二劍南道置府凡十嶺南道置府凡三共十道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府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

高宗武后以來府衛之法寖壞變而爲彍騎彍騎變而方鎮之兵盛矣 詳見兵制門

林氏曰唐之府兵折衝都尉雖遥隸於諸衛軍城守捉實散在於諸道每歲季冬折衝將率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校習戰陣之儀步隊騎隊之有其制整鉦伐鼓之有其節國無不習之兵然府兵六百三十四所以三百六十有一在關中固爲重本計而諸道二百有餘分布錯置亦爲防外設唐初相制之意非不善也夫何更代法寖諸府之籍不補折衝之將不遷及范陽之變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如入無人之境外兵蓋失於不補耳逮至諸鎮之兵共起討賊其後安史繼亂中國雲擾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行陣者皆除節度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朝廷不能制而甘爲姑息之政是以京師有變藩鎮亦驕兵而至朱李之徒相繼犯闕唐祚遂以瓜裂此亦矯重外兵之失也嗟夫輕則盜賊以乘隙重則牧鎮以擁兵爲國者安可不權其勢歟

田承嗣鎮魏博選纂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爲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衛爲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橫小不如意輒

族舊飽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圍鳳翔也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佺作亂紹威益懼復遣牙將臧延範趣全忠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遣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佺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全忠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橐中選長直兵千人為擔夫帥之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襻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

宋太祖皇帝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詳見兵制門）

宋制軍有禁軍廂軍二等國初盡選驍勇部送闕下以補禁衛餘留本城其後開拓土宇申嚴紀律關防要害皆設屯戍漕輓營繕力役之任悉用士伍自乾德至于乾興召募增置名額漸廣凡所規畫益為節制畿甸之內蕃服雖大不以加也邊防之地堡障雖小必有備也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各隸其州之本城專以給役內總于侍衛司而尚書兵部掌其政令一軍之額有分隸數州者或一州之管兼屯數軍其教閱者始號廂禁軍後皆以為下禁軍其給使於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屬焉。禁軍月俸五百以上者皆日閱習武技其三百以下有閱習或充役者戍川廣者不習其後詔諸道騎兵頗為長吏之所役使失於教習自今止之禁軍殿前侍衛司分領（見禁衛門）廂軍總諸州騎兵之額四十八步兵之額百八十三又在京諸司之軍額有五分給畜牧繕修之役隸宣徽院州有屯兵者官給錢宴犒將校謂之旬設　凡諸州置馬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馬軍有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步軍亦如之馬步軍諸指揮各有

指揮使副指揮使（開寶中嘗置再教練使在指揮使上後廢）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都頭副都頭廂軍頭十將將虞候承局押官置都監監押以領之歲時簡練焉下州及軍監但有牢城兵則軍校之職隨宜裁置其諸州都監監押止得與司軍旅及捕逐寇賊不許關預州縣政事屯駐禁軍將校凡帶遙郡令以客禮見長吏餘如統攝之儀（其駐泊就糧禁軍將校見長吏如屯駐將校之儀）

止齋陳氏曰自建隆二年以諸郡本城共百役（淳化四年十一月宣[illegible]諸路本城兵士差直遞鋪祗應內有般家者今後並五年一替不般家者三年一替嘉祐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定州[illegible]）或更戍他郡（[illegible]兵士差在川陝駐泊[illegible]）不但以逸民户也所以勞苦其身違離其妻子使習於南北風土之異而不得坐食於本營盡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三司禁旅就糧州郡亦不得常坐食於京師（[illegible]）自列郡各置禁軍於是嚴差出占破之令（[illegible]元豐三年十月十四日宣[illegible]及諸般占役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宣[illegible]兵士不得差[illegible]）

年五月七日物主兵之官冗占雜使在外重祿仍令提轄覺察申奏而壯城元豐二年四月十二日審院劄子於廂軍內差壯城兵士大城五十人崇寧五年五月置威壯指揮作院熙寧元年置作院指揮各置指揮由是在軍禁旅無就糧者熙寧五年宣諭路教閱廂軍備負使喚不得妄差禁軍在城防托而廂軍亦升為禁軍不復戍役矣養兵之費徧天下虜人犯闕無或能發一矢者以不守　藝祖舊章也

開寶八年發渭州平涼潘原二縣民治城壕因立為保毅軍弓箭手分鎮戍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以親屬代蓋因周廣順之制周廣順中點秦州稅戶充保毅軍

止齋陳氏曰此所謂義軍也藝祖有志於民兵矣咸平五年始置營升為禁軍其後浸有點差之令而前朝名臣多言不便咸平五年五月命使臣分往邠寧環慶涇原儀渭鄜延等州於保安保毅義軍內與逐處官吏選取有力者二萬人各本州置營升為禁軍號曰振武指揮而帝曰是防秋兵朝廷府為制置蓋不得已也議者謂又寧即可續前咸平五年書於第宗差遣朝野強壯五七萬人始韓宣命只令在本城防守及至奏閱教數郎浸如起京師乃行御史知雜事田況奏康定元年差吳遵路等於河東點差共一十四萬二千餘人多刺不精願為奉事見河東轉運使文彥博奏慶曆元年宣毅就糧中兩河東京東西路點差強壯弓手添充軍人分配宣毅保捷指揮權刺不便事如左見知諫院吳奎奏治平元年十一月差役點刺權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萬為義勇如果若此人為非便自寶元慶曆之間西趙元昊叛邊於三路人戶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充弓手及強壯尋刺韓琦為陝西一路無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指揮云云凡七奏相嘗身歷西事留意兵政刺陝西義勇知諫院司馬光至六疏爭之不聽已而新法行熙寧六年十月遂罷強壯弓箭手而行保甲海內騷然要之皆以刺配為軍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可復以臣愚見條約弓箭社如龐籍蘇軾則人情不擾而邊備修矣此今日所當講也

仁宗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上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者三十餘萬臣既憫其瀕死又防其為盜遂募伉健者以為廂兵既而選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兵俸廩而得禁軍之用可使効死戰鬭而無驕橫難制之患此當世大利也詔以騎兵為教閱騎射威邊步兵為教閱壯武威勇分置青萊淄徐沂密淮楊七州軍征役同禁軍初弼請刺教閱字帝不許止加於軍額嘉祐四年復詔西路於鄆濮齊兗單州置步兵指揮六如東路法於是東南州軍多置教閱廂軍皆以威勇忠果壯武為號訓肄如禁軍免其他役

英宗治平初遣使分募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民為本城兵遇就糧禁軍闕即選補又陝西州軍悉置壯城如河北以備繕完城壘之役蓋景祐中本城四十三萬八千逮治平三年乃五十萬矣總諸州本城教閱騎軍之額四步軍之額六不教閱騎軍之額三十有五步軍之額一百九十有五

河北河東神銳忠勇強壯　仁宗時神銳忠勇廢已久而忠順保毅僅有存者康定初詔河北河東添籍強壯河北凡二十九萬三千河東十四萬四千皆以時訓練自夏人逆命王師屢衄正兵不足乃籍陝西之民三丁選一以為鄉弓手未幾刺充保捷軍為指揮一下八十五分戍邊州及西師罷多揀放為民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得二十九萬五千揀十之七為義勇盡抄民丁增廣其數河東亦揀刺如河北法其後議者論義勇為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遣其大用只以為城守之備誠能令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臣分領以時閱習寇至即兩路義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受敵則是河北三十餘所當伏銳兵群胡何恃不恐朝廷下其議河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昔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既無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則近代之顯效而或者謂民兵秖可城守難備戰陣誠非通論也但當無事時便分義勇為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

搖動衆心恐非寓兵之術也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閒武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眞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戰敵不可哉至於部分布列量敵應機這用之地繫於臨時便宜亦難預圖況河北河東皆邊胡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歲教閱以新舊籍并閱教閱

熙寧七年轉運判官黄好謙言河東強壯前已寢廢其𠫵於河北者備給唐泊河游之田力不足以耕重苦番教應募者寡請罷強壯以田募民耕毋過兩頃蠲其賦以爲保甲從之

陝西保毅　周廣順置開寶八年因之前見　咸平初秦州極邊止置千人分番戍守月給米冬賜衣五年點陝西沿邊丁壯充保毅凡得六萬千人給資糧與正兵分戍邊郡慶曆初悉刺爲保捷軍唯秦州增置及三千人環慶保安亦各置籍時諸州總六千五百十八人爲指揮三十一皇祐五年涇原都總管程勘上言陝西保毅近歲止給役州縣無復責以武技自點刺爲保捷軍而家猶不免保毅之籍或折賣田產而所售之家以分數助役今秦州僅三千人久廢農業請罷遣詔自今敢私役者計傭坐之其後詔買保毅田承名額者悉揀刺以爲義勇

熙寧四年詔廢其軍

河北忠順　自太宗朝以瀛莫雄霸州乾寧順安保定軍家戶置凡三千人自闊河至泥姑海口九百里爲二十六寨一百二十六鋪沿界河分番巡徼隸緣邊戰棹巡檢司自十月悉上人給糧二升至二月輪半營農慶曆七年夏竦建議與正兵參戍其後以多補士者稍放業農俟歲豐如故自後不復補

河北陝西彊人　咸平四年募河北民諳契丹道路勇銳可爲間伺者充強人置都頭指揮使無事散處田野遇寇入追集給器甲口糧食錢遣出塞偷斫賊壘能斬首級奪馬者如賞格虜獲財畜皆畀之慶曆二年環州亦募涅手背自備戎械并馬置押官甲頭隊長戶四等以下免役上番防守月給俸康定二年涇原路被邊城寨悉置環慶二州後有寨戶天禧慶曆閒募置番戍爲巡徼斥候日給糧人賦田八十畝能自備馬者益賦田四十畝遇防秋官給器甲下番隨軍訓練爲指揮六

河北河東強壯　自五代時瀛霸諸州已有之咸平三年詔河北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以上籍四爲強壯五百人爲指揮置指揮使百人爲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四人所在置籍擇善騎射者第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者蠲其戶役五年募其勇敢團結附大軍爲栅官給鎧甲景德元年遣使分詣河北河東集強壯借庫兵給糧訓練非緣邊即分番迭教遇虜入寇悉集守城寇退放營農至康定初州縣不復閱習多亡其籍乃詔二路選補增廣爲伍保迭糾游手不業農及作奸者二十五人爲團置押官四團爲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爲指揮置指揮使各以階級伏事年二十係籍六十免取家人或他戶代之歲正月縣以籍上州州以籍奏兵部按舉不如法者慶曆二年悉揀以爲義勇不預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而強壯自此寖廢矣

河東陝西弓箭手　周廣順初鎭州諸縣十戶取材勇者一人爲之餘九戶資以器甲芻糧建隆二年詔釋之凡一千四百餘人　景德二年鎭戎軍曹瑋言有邊民應募爲弓弩手者請給以閒田蠲其徭賦有警可參正兵爲前鋒而官無資糧戎械之費詔人給田二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出戰馬一疋設堡戍列部伍補軍置巡檢以統之其後鄜延環慶涇原并河東州軍亦各募置慶曆中諸路總三萬二千四百七十四人爲指揮一百九十二　至和二年韓琦奏昔潘美患契丹數入寇遂驅旁邊耕民內徙苟免一時失備之咎其後契丹講和因循不復許人復業遂名禁地歲久爲戎人侵耕漸失疆界今

代州寧化軍有禁地萬頃請如草城川募弓箭手可得四千餘手詔如其請縣視山坡川原地均給人二頃其租秋輸川地畝五升坡原地畝三升毋折變科搖仍指揮即擇山險為社以居止備征防毋得擅役先是麟府豐州亦以閑田募置人給屋貸口糧二石而德順軍靜邊寨壕外弓箭手尤為勁勇夏人利其地數來爭朝廷為築堡戍守至治平末河東七州軍弓箭手總七千五百人陝西十州軍并寨户總四萬六千三百人　熙寧二年兵部上河東七郡舊籍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陝西十郡并寨户舊籍四萬六千三百唯秦鳳有寨户　三年秦鳳路經略使李師中言前年築熟羊等堡募蕃部獻地置弓箭手迄今三年所募非良民初未嘗團結訓練竭力田事今當置屯列堡為戰守計置屯之法百人為屯授田於旁寨官將校領農事休即教武技其牛具農器旗鼓之屬並官予置使之法諸屯併力自近及遠築為堡以備寇至寇退則悉出耕從之　五年趙禼言鄜延

括地萬五千九百頃募漢蕃弓箭手四千九百人帝嘉禼能省募兵之費有詔褒賞　六年詔熙河路以公田募弓箭手其旁塞民强勇願自占田出租賦聯保伍或義勇願應募或民户願受蕃部地者聽　中書條例司乞五路弓箭手寨户除防托巡警及緣邊重事許差發外若修城諸役即申經略司如敢擅差及科配和顧並論違制罪從之　八年環慶路經略使范純仁言舊陝西勑弓箭手百姓不許典買租賃蕃部田土臣今體訪環慶諸州城寨熟户昨因災傷多以田土典賣與蕃部切恐既賣盡田土則無顧戀之心詔依舊勑　元豐四年涇原路經略司言本路弓箭手闕地九千七百頃渭州隴山一帶川原陂地四千餘頃可募弓箭手二千餘人或不願應募乞收其地入官從之　六年鄜延經略司言弓箭手分近裏蕃置田兩處立户及四丁以上乞取一丁為保甲一丁為弓箭手有二丁至三丁即且令充弓箭手詔保甲願充弓箭手者聽其見役弓箭手與當丁役毋得退就保甲陝西河東亦如之　八年殿前副都指揮使劉昌祚奏根括隴山地凡一萬九百九十頃招置弓箭手人馬凡五千二百六十二人騎賜敕書獎諭

紹聖元年樞密院言熙河等路經略司奏本路弓箭手以戰功補官者遺闕所屬差使仍以其地令親屬承刺如無召人承之　崇寧元年樞密院勘會陝西五路并河東自紹聖開拓以來疆土至廣遠者數百里近者不減百里罷兵以來未曾措置田多膏腴雖累降詔置弓箭手類多貧乏或至逃亡州縣鎮寨污吏豪民冒占沃壤利不及於平民且並緣舊疆侵占新土今遣官分往逐路提舉措置應緣新疆土田分定頃畝招置弓箭手推行新降條法舊弓箭手如願出佃新疆亦仰相度施行詔湯景仁河東路董采秦鳳路陶節夫環慶路安師文鄜延路並提舉弓箭手　大觀二年詔罷提舉弓箭手　四年詔復置提舉弓箭手以武臣為之以前所置文臣皆養安不能親

詣極邊躬冒寒暑經理蕃地故也　三年提舉河東路弓箭手司奏本司體訪得沿邊州軍逐處招置弓箭手多將人户舊用工開耕之地指射刬奪其舊佃人遂致失業且所出租僅比佃户五分之一於公私俱不便今欲乞應係官莊屯田已有人租佃及五年者並不在招置弓箭手請射之限其河東路察訪司切不以邊防民兵為重姑息佃户致有此弊欲乞應熙寧八年以前人户租佃官田並先取問佃人如願投刺弓箭手每出一丁許依條給見佃田二頃五十畝充人馬地若不願充弓箭手及出外尚有請占不盡地土即拘收入官從之　提舉熙河蘭湟路弓箭手何灌申漢人買田尚多比緣打量其人亦不自安首陳已及一千餘頃若招弓箭手即可得五百人若納稅租依條每畝三斗五升草二束一歲之間亦可以得米三萬五千石草二十萬束今相度欲乞將漢人買置到蕃部土田願為弓箭手者兩頃已上刺一名四頃以上刺兩名如願者依條立定租稅輸

糾其巧爲影占者重爲禁止從之七年三月詔熙河鄯湟自開拓巳
來疆土雖廣而地利悉歸屬羌官兵吏祿仰給縣官不可爲後計仰
本路帥臣相度以錢糧茶綵或以羌人所嗜之物與之貿易田土田
土既多即招置弓箭手入耕出戰以固邊圉　靖康元年臣僚上言
陜西將弓箭手爲國藩籬舊隸帥府比年始置提舉司其提舉官務
多取數目以爲功將舊人已給田分擘招刺新人貪賞欺蔽遂至選
練不精法制浸壞乞罷提舉司復隸帥司其已分擘弓箭手田土依
舊改正擲還招到新人依條別給地庶得均濟從之　河北河東陜
西義勇　慶曆三年選河北河東強壯并抄民丁涅手背爲之戶三
等以上置一當稅錢二千三等以下官給各營於其州縣教練給俸
廩犯罪斷比廂軍下番比強壯　治平元年詔陜西民除商虢二州
餘悉義勇凡主戶家三丁選一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以五百人
爲指揮置將領詳見兵制門又詔秦隴儀渭涇原邠寧環慶鄜延十二州

義勇遇召集防守日給米二升月給醬菜錢三百慶曆勅河北路總
十八萬九千二百三十一人河東路總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九人陜西路
治平初總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
熙寧元年樞密使呂公弼請以河北義勇每指揮揀人材少壯事藝
精強者百人爲上等手背添刺上等二字從之　帝言義勇可使分
爲四番出戍呂公弼曰須先省得募兵乃可議此王安石曰計每歲
募兵所死亡之數乃以義勇補之可也陳升之欲令義勇以漸戍近
州兩府共議或以爲令一月一番或以爲一季一番且令近戍文彥
博等又言難使遠戍安石辨之甚力　兵部上陜西河南河東義勇
數陜西路二十六郡舊籍十五萬三千四百益以環慶延州保毅弓
箭手三千八百總十五萬六千八百爲指揮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
三郡舊籍十八萬九千二百今籍十八萬六千四百爲指揮四百三
十而河東二十郡自慶曆後總七萬七千爲指揮一百五十九凡三

路義勇之兵總四十二萬三千五百人　三年涇原經略使蔡挺言
欲以涇渭儀原四州義勇分五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十
月罷防春以正月十五上三月罷周而復始詔從之行於諸路判延
州郭逵言陜西起發義勇赴緣邊戰守今後並令自齎一月糗糧折
本戶稅賦若不能自備則就所發州軍預請一月口食從之知永興
軍司馬光極言分義勇四番於沿邊屯守以爲挑敵勞人虛費糧餉
於是永興一路獨得免
六年詔永興軍河中府陜解同華鄜延丹坊邠寧環耀十五州軍各
依元刺義勇外商虢保安軍並止團成保甲　八年諸路義勇總二
十四萬七千五百人　元豐四年蒲宗孟言乞開封府五路義勇並
改爲保甲自此以次行於諸路義勇寖銷皆聯爲保甲云　陜西護
塞　慶曆元年募土人熟山川道路蕃情善騎射者涅臂充二百
人爲指揮自備戎械就鄉閭習武技季一集州閱教無事放營農月

給鹽菜有警召集防守即廩給之毋出本路
鼎州義軍　與弓箭手略同而不給田康定元年詔鼎府州募歸業
人助捕俾耕本戶故免其租稅
荊湖義軍土丁弩手　不見創置之始北路辰澧二州南路全邵道
永四州皆置富溪峒諸蠻種類滋熾保據巖崎或叛或服控制陳落
須其土人故置是軍皆選自戶籍蠲免徭賦番戍寨柵大率安其土
風則罕嬰瘴毒知其區落則可制狡獪其校長則有都指揮使副都
指揮使指揮使副指揮使都頭副都頭軍頭頭首採斫招安頭首十
將節級皆敘功遷補使相統領施之西南實代王師有禦侮之備而
無饋餉之勞其後荊南歸峽鼎鄂衡桂陽亦置慶曆二年北路總萬
九千四百人南路總五千一百五十八人番戍諸寨或以歲或以季
或以月上番人給口糧有功遷補自都副使指揮使歲給錦袍月給
食錢指揮使副指揮使給紫大綾綿袍都頭以上率有廩給

熙寧初籍其數凡一萬五千人　六年諸路行保甲司農寺請令全
邵二州土丁弩手共爲保甲立保正保長以統之　元祐七年湖南
路鈐轄謝麟請以邵陽武岡新化等縣中等以下户選充土丁弩手
與免科役七年一替排補將級不拘替放年分作兩番邊寨防拓不
得募人如有私役依私役禁軍敕論從之　政和七年募湖北辰沅
澧州土丁爲刀弩手授以閑山散居邊境教以武藝其隸籍者至
九千餘人靖康初全軍調發前往河東援太原陷於虜存者僅千五
百人　建炎二年罷之　紹興六年命招募以三千五百人爲額
淳熙三年敕募人教閱犒賜如禁軍例然力弩手舊田諸郡已收爲
省計有司雖募人爲之往往無田可給但虛立姓名以應命又土人
多憚點集甚患苦之李燾張栻力言其不便栻請用見數委提刑躬
行點揀候有田設官始令招足元額燾復言如此則提舉刀弩一司
又當復置而欲冒賞者必至橫没民田爲害滋大不若以見點數爲

準專委守臣寬以歲月令招及從之湖南鄉社舊制領以鄉豪有彈
壓緝捕等名大者統數百家小者亦二三百家由灃連道英韶郴桂
皆置　淳熙七年言者奏鄉社之擾請罷之帥臣辛弃疾言鄉社皆
處深山窮谷中忠實狡詐色色有之不可盡罷欲擇其首領使大者
不過五十家小者減半屬之縣尉從之
夔州路義軍土丁壯丁　州縣籍税户充或自溪峒歸投分隸邊寨
習山川道路遇蠻入寇遣使襲討官軍但據險策應之其校長之名
隨州縣補置月給衣粮犒賜有差有功者以次遷　熙寧初詔除防
拓巡警外敢擅差役及科配和顧並科違制之罪
施黔思三州義軍土丁　總六千三百六十五人隸都巡檢司施州
諸寨有義軍指揮使把截將寨并土丁總一千二百八十一人壯丁
六百六十九人又有兩路巡防殿侍兼義軍都指揮使指揮使都頭
十將押番寨將黔州諸寨有義軍正副指揮使兵馬使都頭寨將把
截將并壯丁總千六百二十五人思州洪杜彭水縣有義軍指揮使
巡檢將寨權理旁頭把截部轄壯并壯丁總千四百二十二人
渝州懷化軍溱州江津巴縣巡遏將　皆州縣調補其户下率有子
弟客丁遇有寇警一切責辦主户　治平元年詔懷化軍溱州巡遏
把截將歲支料並襖子須三年其地内無寇警乃支三年一比如有
失職或致獠寇五次即罷給有勞者增之仍使分地戍守
合州義軍　舊無之嘉祐中始補賨化縣夷人爲義軍正都頭副把
截將小節級其請給節制大率如渝溱
廣南西路土丁　嘉祐七年籍税户應常役外五丁點一爲之凡得
三萬九千八百人分隊伍行陣習槍鏢牌州縣以時按閱　紹興八
年廣西經略胡舜陟言數十年來武備弛廢土丁老弱混雜嘗乞只
就鄉村教習更不分番入州縣已得朝旨於諸縣逐鄉置教場自十
一月起教至次年正月罷教輪差縣官檢點今以一路人數計之土

丁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人保丁七萬六千一百五十九人若帥臣
不變易更一二年必爲精兵詔依　乾道二年詔土丁邕宜雅等州
籍定姓名年甲年五十則次别選户丁替（保丁則每户一名土丁皆父兄弟皆在其數役以州縣因教閲之時相留重役下令募止）
廣南東路槍手　嘉祐六年廣惠梅潮循五州以
户籍置三等以上免身役四等以下免户役歲以十月集縣教閲
治平元年詔有闕即招補招補不足選本鄉有武技者充
熙寧元年詔廣州槍手十之三教弓弩手是歲會六郡槍手爲指揮
四十一總一萬四千七百有奇　六年詔户四等以上有丁三者以
一爲保丁每百人爲一都五都爲一指揮輪番教閲　九年兵部廣
東五郡槍手請籍主户弟以上丁壯無過舊額一萬四千之數餘以
爲保甲奏可
邕州溪峒壯丁　治平二年廣西安撫司集左右兩江四十五溪洞
知州峒將各占鄰迭爲救應仍籍壯丁補校長給以旗號峒以三十

人爲一甲置節級五甲置都頭十甲置指揮使五十甲置都指揮使總四萬四千五百人以爲定額各置戎械遇有寇警召集之二年一閱察視戎械有老疾并物故名闕選少壯者填三歲一上其籍
熙寧中王安石言募兵未可全罷而民兵可漸復至於二廣尤不可緩今中國募禁軍往戍南方多死陛下誠移軍職所得官十二三或錄用土豪使趣爲兵則事甚易成於是蘇緘請訓練二廣峒丁以利祿勸獎使勸於閱習從之十年樞密院請邕欽峒丁委經略司行下訓練第爲三等軍功武藝出衆爲上蠲其徭役人材趫捷爲中蠲其科配餘爲下遇盜發則酋長相報率族衆以捍寇　元豐元年經略司請集兩江峒丁爲指揮權補將校奏可其後又增置都巡檢使兩員　五年詔廣南保甲如戎瀘故事自置裹頭無刃槍竹鏢排木弓刀蒿矢習武技遇捕盜則官給器械　六年廣西提點刑獄彭次雲言邕苦瘴癘請量留兵更戍用峒丁以季月番上給禁軍錢糧詔

從之議者謂若以代正兵恐妨農詔計戍兵三之一代以峒丁季輪二千起邕州肄習武事制可　大觀二年八月詔熙寧團集左右江峒丁十餘萬衆自廣以西賴以防守今又二十萬衆來歸已令依左右江例相度閱奏及所條法入熙河蘭湟秦鳳路敕施行　紹興四年廣東官諭明橐言邕州有左右江峒丁本防交阯比年點差赴桂州防拓其峒官及親屬及本戶丁夫未嘗被差科率錢糧擾之無所不至乞行下經略司應峒丁土丁各仰本處防守無得調發詔依

河北弓箭社　河北舊有之　熙寧三年知定州滕甫言中國夷狄之兵常患多寡不敵蓋中國兵有定數至於平民則素不使知戰夷狄之俗人人能戰舉國皆兵此其所以多勝也今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獵射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欲乞下本道逐州縣並令募諸色公人及城郭鄉村百姓有武勇願習弓箭者自爲之社每歲之春長吏就閱試之北人勁悍緩急可用從之　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上言欲將河北弓箭社照河東陝西弓箭手例官給田以供車馬事詳見兵制門　宣和七年臣寮言京東西兩路昨因提刑梁揚祖奏請勸誘民戶充弓箭社原立法之意不過使鄉民自願入社者閱習武備爲禦賊之具爾奈何邀功生事之人唯以入社之民衆多爲功厚誣朝廷而歛怨于民督責州縣急於星火取五等之籍甲乙而次之家至戶到追胥迫脅悉驅之入社更無免者法始行於西路西路既已冒受厚賞於是東路憲司前後論列詭譔滋甚近者東路之奏以數計至二十四萬一千七百人又奏武藝優長一十一萬六千餘人且云比之西路僅多一倍陛下灼知其不然雖命帥臣與廉訪使者覈實彼安肯以實聞乎今東路憲司官屬與登濰兩州當職官坐增秩者幾二十人而縣令佐不及焉不知出入阡陌間勸誘者誰歟此其誕謾可知矣審如所奏有被甲執兵之民數十萬寇鬭有方則山東之寇何至累月淹時未見殄滅哉則其所奏二十四

萬與十一萬殆虛有名不足以捍賊明矣大抵因緣追擾民不堪其勞則老弱轉徙道路強壯起爲盜賊此亦致寇之一端也近者仰賴陛下遣將出師授以方略又命近臣持詔撫諭至於發內庫之藏轉准甸之粟以賑給之寬免其稅租蕩宥其罪戾丁寧懇惻罔不曲盡方將歸伏田畝以爲遷善遠罪之民詎可以其所甚病擾之邪且私家有兵器在律之禁甚嚴三路保伍之法雖於農隙以講武事然猶事畢則兵器藏於官府今弓箭社一切兵器民皆自藏於家不幾於借寇也哉望陛下斷自聖心罷京東弓箭社之名所藏兵器悉送之官使民得免非時追呼迫脅之擾以安其生應兩路緣弓箭社推恩者並追奪改正首議之人重賜黜責後來奏請誕謾亦乞特賜施行庶幾群下悚懼不敢妄進曲說以肆其姦實今日之先務也詔並依奏梁揚祖落職其禁兵器令安撫司拘入官弓箭社人依已降指揮放散　建炎元年六月河北京東巡社鄉民結集以禦金賊詔以

忠義巡社爲名隸安撫司後樞密院立法募鄉民爲之以忠義強壯
爲名每十人爲一甲設甲長隊長部長社長都正於鄉井便處團聚
以時按試〻併非時追擾
川陝土丁　熙寧七年經制瀘州夷事熊本募土丁五千人入夷界
捕戮水路大小四十六村蕩平其地二百四十里募民耕戰其稱
夷以爲保甲　政和六年瀘南安撫使孫羲叟奏遊民冒法買夷人
田依法盡拘入官招置土丁子弟見招到二千四百餘人欲令番上
從之
福建路槍仗手　元豐元年福建轉運使蹇周輔廖恩爲盜以槍仗
手捕殺乃有冒爲槍仗手之人乘賊勢爲擾村落甚於恩詔犯者
刺配仍額定槍仗手人數以歲閱集依保甲法隸提刑司有保長保
正具教閱捕盜食直等令總一萬二千人有奇聽自置兵械寄於官
遇捕盜乃給　元祐元年御史上官均言槍仗手老弱不閑武技者

十七八監司按試多充期呼集既至往往代名充數冒賞徒有呼集
之勞而無校試之實如未欲罷乞重行考覈
靖康元年臣僚言天下步兵之精無如福建槍仗手出入輕捷敢鬪
其術一可當十乞選官前去召募從之　建炎三年六月詔令福建
初募槍仗手五千人專一備東西捕盜每百人差部轄一名有功先
次借補進武校尉　紹興五年福建帥司乞將福建縣籍槍手並行
蠲放從之
江西槍仗手　熙寧七年詔籍虔汀漳三州鄉丁槍手以制置盜賊
司言三州壤界嶺外民喜販鹽且爲盜非土人不能制故也　元豐
二年詔虔州槍仗手五百三十六人撫州建昌軍鄉丁閒軍槍仗手
各千七百七十八人爲定額每歲農隙按閱武藝以備姦盜　七年
兵部言江西槍仗手以八千三十五人爲額
河東陝西勇敢効用　亦募兵也　涇原路經略使蔡挺言涇原勇

敢三百四十四人季一點閱校其騎射能否升除補有功者以爲隊
長募極邊寨博軍子當蕃戰陣者補其闕益募熟户蕃部以爲蕃勇
敢凡一千三百八十八人騎一千一百九十四疋詔諸路如挺請施
行之　六年樞密院言勇敢効用皆以材武應募從軍廩賜既優戰
馬戎械之具皆出公上平時又得以家居以勞効賞者凡四補而至
借職校弓箭手減十資淹速相遠甚非朝廷第功均賞之意請自今
河東鄜延秦鳳環慶熙河路各以三百涇原路五百爲額第一等步
射弓一石一斗馬射弓九斗奉千錢第二等以下遞減一斗奉七百
至五百季首閱試於經略司射親及野戰中者有賞全不中者削其
奉次季又不中者罷之戰有功者以八等定賞一給公據二以爲隊
長三守闕軍將四軍將五殿侍六三班借差七差使八借職其弓箭
手有功亦以八等定賞一押官承局二將虞將十將三副兵馬使軍
使四副指揮使五都虞候六都指揮使七三班差使八借職即以闕

排連者次遷如今詔可仍頒之諸路
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
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户餘謂之生户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
延河東則石隰麟府其大首領爲都軍主百帳已上者爲軍主其次
爲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俸給有差　康定二年陝西體
量安撫使王堯臣言涇原路熟户萬四百七十餘帳帳之首領各有
職名曹瑋帥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平西羌其後邊備稍弛守將惟
務姑息復成驕黠自元昊反戎軍及渭州山外皆被侵掠近界熟户
亦遭殺虜蕃族之情最重酬賽因此豐隙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請遣
人募首領願效用者籍姓名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有謀勇者
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户所獲財畜官勿
檢覈得首級及傷者給以賞物仍依本族職名補遷及增俸錢詔如
所請　慶曆二年知青澗城种世衡奏募蕃兵五千涅右虎口爲忠勇

字隸折馬山族上封者因請募屬戶給禁廩賜使戍邊悉罷正兵下
其章四路安撫使議環慶路范仲淹上言熟戶戀土田護老弱牛羊
遇賊力鬬可以藩蔽漢戶而不可倚爲正兵大率蕃情黠詐畏強凌
弱常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去正兵必至驕蹇又今蕃部都虞候
至副兵馬使俸錢止七百至三百悉無衣廩若長行遽得禁軍奉給
則蕃官必生觖望況歲寒見敵何用長與廩給且錢入熟戶部族資
市羊馬青鹽轉入河西亦非策也以臣所見不若遇有警旋以金帛
募勇猛禦賊爲便議遂格　治平二年詔陝西四路駐泊兵馬鈐轄
梁寔等各管勾本路蕃部團結強人壯馬預爲經畫寇至則令老弱
各有保存之所仍諭寔等往來族帳受其牒訴伸其抑屈察其反側
者羈縻之勿令猜阻以萌邊患寔等至蕃部召首領稱詔犒勞責以
銀帛城寨兵馬計族望大小分隊伍給旗幟使合繕堡壘人置器甲
以備調發仍約不如令下不集抑隊首領以軍法從事　秦鳳路寨

十三強人四萬一千一百九十四壯馬七千九百九十一　鄜延路
軍城堡寨十蕃兵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五官馬二千三百八十二強
人六千五百四十八壯馬八百十　涇原路鎮寨城堡二十一強人
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六壯馬四千五百八十六爲百十甲總五百五
隊　環慶路鎮寨二十八強人三萬一千七百二十三壯馬三千四
百九十五總一千一百八十二隊　治平四年郭逵言秦州青雞川
蕃部願獻地請於川南牟谷口置城堡募弓箭手以通秦州德順
二州之援斷賊入寇之路閏三月收原州九寨蕃官三百八十一人
總二百二十九族七千七百三十六帳蕃兵萬人馬千疋是歲罷四
路內臣主蕃部者選逐路鈐轄朝使臣諳練蕃情者爲之　熙寧元年
議者謂熟羌乃唐設三使所統之党項也自邊賊不臣種落叛散分
寓南北爲首領者父死子繼兄死弟襲家無正親則又推其旁屬之
強者以爲族首多或數百雖族首年幼第其本門中婦女之令亦皆

信服故國家因其族以爲法其大首領上自刺史下至殿侍並補本
族巡檢次首領補軍主指揮使下至十將第受廩給歲久客族帳混
淆莫紀康定中嘗遣將借籍之今踰三十年主家或以累降失其先
職族首名品而客戶或以功使臣軍班超處主家之上軍興調發有
司惟視職名使號令其部曲而衆心以非主家莫肯爲用請自今蕃
官身歿秩高者子孫如例降等以爲本族巡檢其旁邊能捍賊者給
奉遠邊者如舊制限以歲月其已降等或三班差使殿侍身歿無等
可降者其子孫不降充軍主指揮使者即以爲殿侍如此則本族蕃
官名品常在衆其部曲立功當任官者非正親毋得爲本族巡檢止
增其奉其軍主至十將祖父有族帳兵騎者子孫即承其舊限年受
廩給極邊及立功者不用此令如此則熟羌之心皆知異日子孫不
失舊職世爲我用矣從之　五年王韶初納沿邊蕃部自洮河武勝
軍以西至蘭州馬銜山洮岷宕疊等州凡補蕃官首領九百三十二

人首領給飧錢蕃官給奉者四百七十三人月計費錢四百八十餘
緡得正兵三萬族帳數千時詔拓熙河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
之衆漸推之法繩其夷族然韶所募勇敢士九百餘人耕田百頃坊
三十餘所部蕃既得爲漢而其俗又賤土貴貨漢人得以貨與蕃部
易田蕃人得貨兩得所欲而田疇墾貨殖通蕃漢爲一其勢易以調
御請如諸路以錢借助收息又捐百餘萬緡養馬於蕃部且什伍其
人獎勸以武藝使其人民富足士馬強盛奮而使之則所向可有功
蕃部初附如洪荒之人唯我所御而已　七年詔言討平河州叛蕃
歸土甚廣已置弓箭手又以其餘地募蕃兵弓箭手每寨三指揮或
至五指揮每指揮二百五十人人給田百畝以次蕃官二百畝大蕃
官三百畝仍募漢弓箭手爲隊長稍衆則補將校暨蕃官同主部族
之事其蕃弓箭手並刺蕃兵字於左耳以防漢兵之盜殺而效首者
詔如其請　八年五月詔李承之參定蕃兵法十一月詔選陝西蕃

兵丁壯户九丁以上取五六取四五取三三取二二取一並年二十以上涅手背毋過五丁每十人置十將一五十人置副兵馬使一百人置軍使一副兵馬使一二百人置軍使一副兵馬使三三百人置副指揮使一軍使二副兵馬使三四百人加軍使一副兵馬使一五百人又加指揮使一副兵馬使一過五百人每百人加軍使一副兵馬使一即一砦三十人以上亦置副兵馬使一不及二十人止置十將月受俸仍增給錢指揮使二千五百至十將有差

熙河等路制置使李憲言漢蕃兵騎雜爲一軍語言不通居處飲食悉不便利昔李靖以蕃落自爲一法請蕃落漢兵兩軍相參號令軍事從之　元祐元年臣僚言舊制諸路蕃官不問官職高卑例在漢官之下所以尊中國制夷狄也行之既久今忽更制蕃漢官非相統轄者並依官序相壓即邊上使臣及京職官當蕃官之下者十有八九非人情所堪且夷狄兇驕豈可極然宜悉依舊制並列漢臣之下從之

神宗熙寧二年詔諸揀不任禁軍者降充廂軍不任廂軍者免爲民（詳見兵門）

七年分天下兵爲九十二將各總其兵（詳見兵制門）

樞密院言京城役兵不足歲取於諸路而江淮兵每饑凍道斃相屬略計歲所用外軍七千人調發增給不貲請募東西八作司壯役指揮諸司雜犯罪人情輕者並配隸以次補雜役効役代諸路役兵從之又言諸路廂軍名額猥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其間因事募人團立新額或因工作榷酤水陸運送通道山險橋梁郵傳馬牧堤防堰埭若此者事在而名未可廢及剩員直牢城皆待有犯配隸之人壯城專治城隍不給他役別爲一軍而教閱廂軍亦自爲額請以諸路不教閱廂軍併爲一額餘從省廢其務併如禁軍法奏可遂下諸路轉運司以州大小高下爲序始自某州爲第一指揮差次至某州凡爲若干指揮每指揮毋過五百人

自五代無政凡國之役皆調於民民以勞敝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作工徒營繕民無與焉故天下民力全固至今遵之

元豐四年詔升南京青鄆曹齊濮州有馬教閱廂軍及真定北寨勁勇環州下蕃落未排定指揮並爲禁軍

河北路騎軍之額自驍射而下十有一步軍之額自奉化而下二十有六並改號曰崇勝凡爲一百一十二指揮總二萬九千二百六十人

河東路騎軍之額自威邊而下二步軍之額自左衙而下十有八並改號曰雄猛凡爲五十二指揮總一萬二千四百一十人

陝西路騎軍之額自驍射而下有六步軍之額自左衙而下二十有九並改號曰保寧凡爲一百一十一指揮總二萬五百六十二人

京東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有三步軍之額自左衙而下十有七並改號曰奉化凡爲五十四指揮總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人

京西路騎軍之額自驍射而下六步軍之額自奉化而下二十有五並改號曰勁武凡爲四十五指揮總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人

淮南路騎軍之額自威邊而下六步軍之額自左衙而下二十有七並改號曰寧淮凡爲一百二指揮總四萬一千二百八十五人

兩浙路步軍之額自捍江而下三並改號曰崇節凡爲五十一指揮總一萬九千人

江南路騎軍之額揀中騎射一步軍之額自効勇而下五並改號曰効勇凡爲五十三指揮總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人

荆湖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三步軍之額自左衙而下二十並改號曰宣節凡爲四十四指揮總一萬一千三百人

福建路步軍之額自水軍而下三並號曰保節凡爲三十三指揮總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人

廣南路騎軍之額自靜山而下二步軍之額自水軍而下十並改號

曰清化凡為八十二指揮總一萬二千七百人
四川路步軍之額自開遠而下十並改號曰克寧凡為一百一十一
指揮總二萬三千四百人
元符元年九月詔罪人應配五百里以上皆配陝西河東充廂軍
曾布白帝曰此漢徙罪人以實邊之遺法也
政和四年中衛大夫童師敏奏切見東南州郡係闕廂軍凡有役使
並是逐急和顧於理未便欲望指揮諸郡守臣并提刑司措置招填
數足庶免逐急顧人之費從之
高宗紹興二年詔戍兵於本州知通依階級法
言者請令後統兵官經由州縣如屯駐法從之
中興後熙寧所置將兵在東南者總十三將淮南東路第一淮西路
第二兩浙西路第三浙東路第四江南東路第五江西路第六荆湖
北路第七湖南路第八而全部來三州準備廣西應援第九福建路
第十廣南東路第十一廣西路桂州第十二邕州第十三
慶元令諸廂軍隸尚書兵部因事立名者隨事所隸（如青務隸戶部[illegible]）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四川廂軍二萬九百七十二人禁軍二萬七
千九百九十二人土兵一千八百三十六人（已上系官軍） 義士二萬六
百五十二人（興元府興洋州大安軍） 保勝（金） 忠勝（文） 忠勇軍（階成西和鳳） 弓箭手
（西和） 良家子共六千三百九十九人（已上民兵） 保甲五萬五千一百
七十人（興州外） 凡民兵優恤之制義志忠勝軍免家業錢百五十千
至二百千止（更免五十千一家雙名者） 忠勇軍則階州免家業錢（馬軍二百三十千步軍一
百七十千） 成州免秋賦（步軍二頃馬軍二頃半） 西和鳳州皆免租（馬軍六石九斗步軍五石
三斗六升） 其更戍則月給糧人七斗有半（推忠勇保勝軍更戍） 保勝軍亦免家業（錢五百自
千至二十千止） 弓箭手則給官田（馬軍二頃半步軍二頃） 此其大較也大率西蜀大
軍廂禁軍民兵保甲總二十三萬三百六十四人仰給縣官者十

四萬餘人而民兵保甲不仰給者八萬餘人此乾道之籍也淳熙
以後土丁亦有仰給者別出于後（成都禁軍謂之飛山軍驍騎最甚紹興末王時亨為制師取會四川帥軍之籍二萬九千餘人除利夔兩路禁軍分戍沿邊城寨外東西路一萬九千人內揀到五千五百七十三人謂之威強兵時只揀兵少是謂四千人往仙人閱將樂三十二年狀也事平復罷）
土豪 建炎四年臣寮言朝廷近起鄉兵防江召募土豪乞責守臣
止使各保鄉井詔依仍詔各聽本州縣守令節制將來防托無虞當
議推恩 紹興四年十一月密院言浙西沿江見在土豪民兵無補
事功詔存留強壯餘並放散
八字軍河北土人也建炎初王彥為河北制置使聚兵太行山皆涅
其面曰誓殺金賊不負趙王故號八字軍 二年上命范瓊往山東
擊虜瓊請彥與俱已而彥以疾留真州瓊并將其兵瓊誅復以兵還
彥時彥為御營都統制既而彥以八字軍隨張浚宣撫川陝六年彥
召為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以所部八字軍萬人赴行在與馬帥解
潛不叶兩軍交鬭中外洶洶兩罷之以劉錡領馬司軍事并王解兩
軍屬之 十年錡為東京副留守將八字軍以行至順昌會金人元
朮入寇錡大敗其師 十一年復還姑孰七月錡罷為荆南帥其衆
復還臨安府今侍衛馬軍皆其子孫也
義兵 紹興十年密院言沿淮制使劉錡申陳蔡兩州團結鄉兵保
聚委是忠義今以朱昌瓶成充義兵將領團集詔依 三十一年淮
南官莊東義郎陳順忠訓郎車定方糾集義兵九百人自備器械不
支官俸可以守禦詔各轉官資 乾道四年參政陳俊卿言兩淮民
兵乞令諸州以戶口多寡三丁取強壯一名籍為義兵於農隙教之
弓弩教之戰陣給以錢糧詔依
襄路義兵 紹興末帥臣李師顏於襄州三縣保甲中選置立七資
職以分上下邑軍名團結初議揭禁軍時梁山守臣言襄環萬山民
勇過於正軍乃募鄉方元額三千四百餘人師顏既去軍無紀律大

抵夔路恭涪忠萬四州皆有義軍額或數千而施黔有勇敢及恩珍
田楊等家丁悉驍勇皆鄉兵云
義士　紹興元年興元府帥王庶以留平兵敗後籍興元諸縣良家
子弟兩丁取一與免下户物力錢二百千每二十人爲一隊號曰義
士以縣令爲軍正尉副之守臣提舉不半年有兵數萬教閱有方則
令尉改秩張浚言于朝其後合梁洋大安三郡至萬三千人軍勢寖張
三十一年戰于大散關屢在軍前爲虜人所敗僅存六千人　乾道
元年悉罷之除籍放散其衆　三年四川宣撫虞允文言興洋大安
軍見管義士二萬六千一百四十人訓練有功成効乞移皇甫倜於
興元軍專一教閱從之
民兵　建炎三年御營參議官柳約言准旨沿江地分須是民兵每
五十人爲一隊有長副以田括丁一户抽一丁五丁抽二丁官户不
免輕重不等科撥太重乞量立刑賞委官檢視如有老弱則令參劾

詔依　六年詔立兩淮民兵賞格淳熙十四年九月令湖北京西措
置民兵三丁取一
弓箭手　建炎元年赦應諸路蕃漢弓箭手合該承襲人因差使出
入事故陳乞違限限百日自陳承襲　紹興九年京城副留守郭仲
荀乞將京城外閑地依陝西沿邊例招弓箭手種蒔詔依　十年詔
據見田招刺不拘舊額
黎雅州土丁　集沿邊農人火甲户爲之蓋唐雄邊子弟之遺法舊
無行陣軍伍但以甲頭總之　祖宗以來蠲酒禁免征役凡優卹之
者無所不用其至黎州自乾道七年邊夷擾之後始置寨將押隊旗頭
之類略寓軍制每歲農隙時官給口食教之武事舊制凡千人淳熙
三年祿粹父直閣爲守請倍其數又以等級籍其少壯者月給以錢
九年春言者乞下黎州別立優卹土丁之目守臣張縯始奏以五十
二人爲一隊每邊二十隊計千四十人三邊共三千一百二十人置
教場四十九所是時三邊土丁之籍實爲五千一百二十六人而東
南邊（防托部落）一千七百八十七西南邊（防托中等青羌等族）一千三百九十一
正西邊（防托五部落）一千九百四十八凡上等一千五百九十九人歲費
錢三萬八千三百七十有六緡（每人月給一千選留等歲計四萬一千五百七十四緡）而戍兵
不與焉識者謂土丁粗有軍律統紀且熟知夷人情僞地形險阻其寔
可用爲鄉導守邊要害者乃乞將黎雅二州依利路義士法措置留
丞相爲制置使奏屬官淮傳之往二州共議各州選二千人上等六
百爲點集之丁月給錢三千五百次等千四百爲居守之丁月給錢
千兩郡歲費錢共八萬七千六百緡而教閱之費不與焉時淳熙十
年矣始定土丁者惟峨眉犍爲二縣有焉自熙豐以來峨眉八寨千
四百八十人犍爲五寨之籍二百七十五官既無以給之而又多爲
寨官所冗剥紹興十三年有言於都鈐轄司者謂宜教試而優恤之
時方諱兵迄不能用也威茂州亦有土丁各州二百威州之丁月給
米三斗驍捷可用夷人亦與之茂州之丁半市人無月給半有爲夷

人庸耕者蓋二郡皆斗入夷腹中與省地茂州每合教則土丁悉從
夷人假衣甲器械以爲用事已復歸焉爲又其
把截將　紹興二十七年夔路安撫使奏南平軍夷透漏入恭州僊
以土丁爲把截詔帥臣相度請以溱溪寨土户遂名家業錢多少均
定合置土丁二百名內選材勇爲把截將依例支破請受從之
保勝　紹興六年密院言金均房三州保甲後稱保勝三州安撫柴
武指兇結爲隊伍分成甲軍詔依　二十九年開達州安撫王彥申
保勝三千屢立戰功錢糧不足乞依正軍破支口券從之
勇敢　紹興二年知池州葉煥申招土人充守禦勇敢乞依禁軍請
給以二千人爲額從之
山水寨　紹興四年承楚泰三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擊賊詔免十
年租稅

三十一年中丞汪澈乞存恤淮南山水寨鄉豪各收其用　隆興元
年臣僚言乞行下都督府專委兩淮守臣各括責山水寨首領姓名
保明來上量補官資專一裒集鄉兵俾之團結明立賞格一有緩急
入城守禦荊襄邊郡亦乞行下制置司依此施行詔江淮都督府湖
北京西制置司措置二年十二月十日德音赦楚滁濠廬光州盱眙
光化軍管內并揚成西和襄陽德安府信陽髙郵軍應州縣山水寨
首領自備錢粮糾集把隘或戰鬬立功仰逐州軍守臣保明申省取
旨推恩乾道五年九月辛酉兩淮徐子寅言得旨將本路諸州山水
寨民兵應三丁以上選壯丁赴州教一月從之淳熙初子寅上其數
弓一萬六千九百八十人弩手凡一千四百二十五明年秋提舉張
宗允與子寅分路提督宗元奏每郡以土豪見任官一員統轄月增
給人三十千自十月下旬始州帥司教二月淮東五郡用錢十六萬
米三萬石淮西倣此惟光黄濠楚安豐盱眙七郡但就本州教閱犒
設錢減半

萬弩手　紹興元年沅州奏熙寧末始刱營田於澧辰沅靖置弓弩
四千人靖康調發不存乞以閑田募民承佃招弓弩手二千人從之
八年詔淮東西湖北京西沿江民兵萬弩手農隙教閱有武藝超越
人材智勇可以服衆者本司拍試具名申省以憑覆試推恩
淳熙二年淮南運判張士元言廬舒和蘄州無爲軍五州民兵萬弩
手教閱兩月合用錢十六萬一千餘貫乞行科降從之
壯丁民社　乾道四年知楚州劉珙言兩淮舊有壯丁民社乞依
陝西弓箭手法並免戶下苗田兩項從之
良家子　紹興四年宣撫吳玠始創興元府良家子招兩淮關陝流
寓及陣亡士主兵將子弟驍武不能存立者充月給比強弓手五十人
爲一隊休兵之後數月消減
乾道六年本路帥臣復招募人材及五尺二寸弓力及九斗通者將
傳習將條法練習弓馬者充有官人省司月給米麥各一石帥司緡
錢十五千無官人緡錢減三之一依義士法隸帥司御前統兵官不
得與及王剛中爲宣撫抽帳前良家子還宣撫司淳熙之初宣撫司
廢復隸帥司籍二百人歲費錢二萬四千米管四千八百石實無所
用但充雜役
紹興五年二月庚子楊嗣勳申嚴鹽計奏本府自有義士廂禁軍良
家子無所損益請罷鹽店六所而以良家子隸都統司
義勇　紹興中鄂州七縣主家戶六萬六千三十二口三十一萬四
千八百九十四而民兵之籍總爲萬五千二百有一人岳州義勇之
籍四千四百九十九人四邑保伍九百三十五甲計二萬八千五百
九十三人大抵荊鄂岳三郡率五家供一兵焉三十一年虜亮寇江
淮漢等郡籍民爲兵時荊南守續觱乃請籍民爲義勇其法取於
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爲甲五甲爲團甲皆有長擇邑豪爲總首歲於

農隙教以武藝糧從官給初乾道間奏荊南七州之籍主客佃戶凡
四萬二千餘戶計十萬餘丁除當差役人外義勇八千四百十九
人四年荊湖安撫王炎言荊湖義勇團結制集使之自備食用必不
能辦乞截留本所苗米萬四千石并漕司應副錢二萬緡仍從都統
司假甲三千弓矢旗幟官爲造給旨從之六年二月辛亥帥司劉珙
言荊南湖北兩路民兵訪聞諸郡起籍民兵有上三等戶取義勇一
人亦有四等五等戶取一家產多者可以技藝少者往往棄產逃走
乞充義勇者並免科役及身丁口四等戶仍差充保正長五等戶又
免三分稅役每七十五人爲一隊遇教閱日以營屯田之穀供其費
奏可仍以甲萬副與之是年九月權知荊門馮忠嘉奏本軍所教義
勇三千五百四十八人教閱各一月乞添展教之三月詔令劉珙相
度申省七年正月馮忠嘉又教閱本軍義勇因舊籍增補三百人又
籍戶馬得四百疋分爲六隊　孝宗大喜詔總領所歲以馬料千石

給之仍權忠嘉直祕閣淳熙初張拭為帥遵修劉珙之法義勇增多至萬五百人分為五軍軍分五部拭既去教法浸弛十一年冬趙雄為帥舉行其政增三百人通舊為萬三千八百人大抵湖北諸郡皆有義勇信陽有義勇又有義士惟澧州石門慈利不置籍紹興末守臣亦籍之章穎帥湖北時又乞義勇之應差保正者以家業錢多寡為限限外之數與官户編户輪差從之

忠勇 淳熙五年四川制使胡元質言關外西和階成鳳四州所聚民兵謂之忠勇皆以土兵為之向來虞允文團結四川忠勇軍計二千九十四人其後不能增募乞令四州守臣添募仍立賞格詔每州各先募五百人

鎮淮 初淮南運司招募邊民號鎮淮軍多至十萬錢米月給視効用惟不爲涅久之廩給不足公肆刼掠 嘉定初江淮制置丘崈恐其生變乃以分隸諸州聽守臣節制續又奏淮東人數少令帥漕選汰歸農外僅存八千餘人其半以充効用又補鎮江大軍與武鋒軍闕額淮西六萬餘人委官揀到二萬六千餘人充御前定武軍額分為六軍各置統制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石而定武亦成軍伍淮西賴其力居多

忠義民兵 紹興二十八年福州帥臣沈調言諸縣舊有忠義社頃鄉豪糾結推豪右衆畏服者為長別量置槍杖器甲盜由是息民賴之後官司科率擾擾遂失本意令守臣覺察監司舉職詔從其請開禧用兵淮襄忠義民兵有籍于官者甚衆歲約用百六十緡以贍一兵及和議再成始汰遣時帥臣丘崈先已汰雄淮軍五六萬何澹繼為制帥始盡放遣澹言本司近放散廬濠州忠義二萬五百八十六人各令歸業雖費錢三十二萬七千餘緡米六千餘石而每歲却省錢二百十三萬米十一萬三千石有田之人預於江南經營牛種無田之人多入城市開張店業此乃本司幹官徐夠體國任事之力詔夠特遷一官時二年四月戊子也其年六月辛卯京湖制置李大性言昨者大臣創招軍額團結忠義休兵之後依舊支請廩給已放散計二萬九千二百一十三人詔獎諭繼而江淮盜起言者謂皆前日放散之卒請罷前摘郡追所遷官皆從之時揀汰民兵無歸多散為盜大性乃命每郡擇豪首一人授以官兵使之彈壓其後餘黨始皆帖然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

教閱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以上註並見四備此不再錄）

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以順也）習威儀也

魯桓公六年大閱　公羊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　穀梁曰大閱者何閱兵車也（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脩教明諭國道也平而脩戎事非正也（因四時田獵以習用兵事平不因田獵無事而脩之）

莊公八年正月師次于郎甲午治兵　穀梁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法敵人畏其威故不敢至）兵事以嚴終故曰善爲國者不師（盡知觀敵何須之爲）善師者不陳（師衆素嚴不須陳列）善陳者不戰（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與戰）善戰者不死（投兵勝負不至覆亡）善死者不亡（民盡其命無奔背也）　公羊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也）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

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毛偃之兄）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

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

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

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膢五日 如淳曰立秋貙膢代禮曰膢音劉劉殺也師古曰貙膢當作貙劉膢劉義各通耳□□云立秋之日斬牲於東門外以薦陵廟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殿最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都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黄紈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鞪居馬上抱弩負蘭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蕭望之劾延壽上僭不道坐弃市

東漢制以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立春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文官貙劉之禮祠先虞執事 先虞已烹鮮時有司乃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

明帝永平元年六月初令百官貙膢

安帝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安帝初鄧太后臨朝俗儒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縱橫乘此無備馬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 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

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者言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涼假司馬伍宕說大將軍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為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市而還詔使進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黄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校尉淳于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為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亦領屬焉

帝自黄巾之起留心戎事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祇黷武耳

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有司奏古四時講武按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今兵戈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是冬閱兵魏王曹操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魏文帝嗣魏王位其年秋閱兵于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金鼓之節

明帝太和元年十月閱兵于東郊

晉武帝太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閱習衆軍然不自令進退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東晉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

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其地因名鬪場自後藩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

宋文帝依故事肄習衆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講武堂

後魏明帝永興五年以九月十月之交親行貙劉之禮

孝成帝和平三年因歲除大儺遂耀兵示武更爲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爲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黃別爲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迴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爲函箱魚鱗四門之陣凡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陣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千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爲威觀自後以爲常

後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萊野爲場爲二軍進止之節又別墠於北場輿駕停觀遂命將簡士教衆爲戰陣之法凡爲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旗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戰士次之槊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蹤發起之意旗臥則跪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鬬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嶮泥之塗前五日皆請兵嚴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爲和門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旐麾講武者各集於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貫甲三通步軍各爲直陣以相俟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駕鹵簿皇帝武弁乘革輅大司馬介冑乘奉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爲客主先舉爲客後舉爲主從五行相勝法爲陣以應之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旗物鼓鐸鉦鐃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中以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爲進止之節田之日於所萊之北建旗爲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旣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旣陳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帥表格於陣前以太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爲墠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三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陣遂以苗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礿仲秋教練兵如振旅之陣遂以獮田如蒐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閱如振旅之陣遂以狩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烝

隋大業七年征遼東衆軍將發御臨朔宮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百人置一纛十隊爲一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皆青絲連明光甲鐵具裝青纓拂建狻猊旗第二團絳絲連朱犀甲獸文具裝赤纓拂建貔貅旗第三團白絲連明光甲鐵具裝素纓拂建辟邪旗第四團烏絲連玄犀甲獸文具裝建纓拂建六駁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長鳴中鳴等各十八具掆鼓金鉦各二具後部鐃吹一部鐃二面歌簫及笳各四具節鼓一面吳吹一部大角十八具）又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有偏將一人（[illegible]）受降使者一人（給二馬軺車一乘白獸幡及節各一[illegible]）承詔慰撫不授大將制戰陣則爲監軍軍將發候大角一通步卒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陣四面團然後諸軍嚴駕立大角三通則鐃鼓俱振第一團引行隊間相去各十五步次第二團次前部鼓吹弓矢一隊合二百騎建蹕戟旗施槊二張大將在其次雙馬二十疋次大角次後部鐃吹次第四團次受降使者次及輜重戎車散兵等亦有四團第一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爲騎道夾以行第二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亞將領五百騎建騰豹旗殿軍後至營則第一團騎陣於東面第二團騎陣於南面鼓翊大將軍居中駐馬南面第三團騎陣於西南面第四團騎陣於北面合爲方陣四面外向步卒蟻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定四面陣者引入營亞將率驍騎遊奕督察其安營之制以車外布間設馬槍次施兵幕內安雜畜事大將亞將等就牙帳馬步陣與軍中散兵交爲兩番五日而代於是每日建

一軍發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二十四日續發而盡首尾相繼鼓角
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天子六軍次發兩部前後先置又亘八十
里通諸路合三十軍亘千四十里諸軍各以帛爲帶長尺五寸闊二
寸題其軍號爲記御營內者合十衞三臺五省九寺並分隷內外前
後左右六軍亦各題其號不得自言臺省王公以下至於兵馬私隷
悉以綴于衣領各軍記帶諸軍並給幡數百有餘軍使人交相去來
執以行執幡而離本軍者他軍驗記帶知非本部兵則所在斬之
唐太宗嘗引諸衞將卒習射於顯德殿（詳見兵制）
高宗顯慶二年十一月講武於滻水之南行三驅之禮設次於尚書
臺以觀之（漢南郡太守馬融書尚書於其地因以爲名後改講武臺）
五年三月八日又講武於并州城北上御飛閣群臣臨觀之左衞大
將軍張延師爲左右驍武等六衞左羽林騎士屬焉左武候大將軍
梁建方爲右軍左右威領武候等六衞右羽林騎士屬焉一鼓而誓
衆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爲曲直圓銳之陣右爲方銳直圓之
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復位
武太后聖曆二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請延至孟春王方慶上疏曰
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
務農一時講武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以稱
兵者兵金也金性克木春盛德在木金氣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
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按蔡邕月令章句太陰休少
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摧傷
者也入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冬也爲雪霜所傷故其
春不長今月令首推君非家）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故犯陽氣害發生之德
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宿麥不登無所收入也請至明年孟冬教
習以順天道從之
玄宗先天二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戈鋋金甲照耀
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帝親擐戎服持大
槍立於陣前以虧失軍容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纛下將斬之宰臣
劉幽求張說跪于馬前諫曰元振推戴上皇有大功雖違軍令不可
加刑乃捨之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薛訥
爲左軍節度衆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節部頗亦失序唯訥及解琬
軍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開元禮皇
帝講武儀註
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詔遂
命將帥簡軍士有司先芟萊除地爲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爲和門
又於其內墠地爲步騎六軍營域處所左右廂各爲三軍皆上軍在
北中軍次之下軍在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
行凡立五行表間前後各相去五十步爲三軍進止之節又別墠地
於北廂南向爲車駕停觀之處前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及御座於
其中如常儀前一日講武將帥及士卒集於墠所禁止諠譁依方色
建旗爲和門於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綵牙旗旗鼓甲仗威儀
悉備於墠所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如常式步軍大將被甲冑乘馬教
騎大將亦乘馬教習士衆爲戰隊之法凡教爲陣少者在前長者
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
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持矟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教
士衆習見旌旗指麾之蹤旗卧即跪旗舉即起金鼓動止之節聲鼓
進鳴金即止知刑罰之害賞賜之利持五兵之便戰鬭之備習串跪
起及行列險隘之路講武日未明十刻軍士皆嚴備五刻將士皆貫
甲步軍各爲直陣以相俟將軍依儀各依格備物大將軍各依格處
分軍中立於旗鼓之下（凡六纛鼓各一十二鉦一角四鼓於其軍後表之下）○鑾駕出宮如常
武○講武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爲一嚴（嚴備前一日侍中奏放出宮以剛日）侍中奏
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搥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文武

官應從者俱先置文武官皆公服所司爲小駕依圖陳設未明二刻
搥三鼓爲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於殿庭諸侍衛之
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俱詣西階下奉迎（侍中負寶如式）乘黃令進革輅於
太極殿前皇帝服武弁之服餘並如圓丘儀駕至墠所兵部尚書介冑
乘馬奉引至講武所入自都墠北和門兩步軍之北當墠南向黃門
侍郎奏稱請降輅還侍位皇帝降輅入大次而觀兵部尚書侍於東
廂西向三伏小退以通觀路領軍減小駕騎士立於都墠之四周侍
臣依左右廂立於大次之前東西北上文武九品以上皆公服文東
武西在侍臣之外十步重行北上諸州使人及蕃客先集於都墠北
和門外東方南方立於道東西方北方立於道西皆向輅而立於北
爲上駕至和門奉禮曰可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入次謁者引諸州
使人鴻臚卿引蕃客東方南方立於大次東北南向以西爲上西方
北方立於大次西北南向以東爲上若有觀者立於都墠騎士仗外

四周任意然後講武諸州使人及蕃客立定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
以鞞令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二軍諸帥果毅以
上各集於中軍大將旗鼓之下左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
諸軍將立旗鼓之南北面東上右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西東面
諸軍將立於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聽誓大將誓曰今行講武以教
人戰進退左右一如軍法用命有常賞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
訖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誓衆諸果毅各以誓詞遍告
其所部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從皆行及表擊鉦騎從乃止
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
及表乃止整列位定東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而舉白旗
爲方陣以應之次南軍亦鼓舉赤旗爲銳陣北軍亦鼓而舉黑旗爲
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圓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
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陣

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爲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爲圓陣以
應之凡陣皆爲主客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
陣以應之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之士五十人挑戰於兩軍之前第
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
爲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爲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五陣畢
兩軍俱爲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
起騎從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
前遂復其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俛伏興二
軍吹角擊鼓士衆俱進及表乃止皆如步軍唯無起跪耳外軍東西
迭爲主客爲相勝之陣皆如步軍之法每陣各八騎挑戰於兩陣之
間如步軍法五陣畢俱大擊鼓而前盛則相擬擊而罷遂振旅而還
凡步軍二軍之士備則滿數省則減之損益隨時唯不得減將郎凡
相擬擊皆不得以刃相及凡步士逐退過中表二十步而止不得過

也騎士不在此例（昔因田於圃今講武軍士之外並爲觀講乘馬數於禮會如別於旅受輅致齋還如儀）
講武罷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講武禮畢請還便伏興皇帝降御
輿侍衛如常儀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升訖勒車右升千牛將軍
非輅陪乘黃門侍郎奏請鑾駕發引以下如圓丘還宮儀唯不作鼓
吹不撾鼓解嚴訖將士各還明日群官奉參起居如別儀
開元八年八月勑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周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
狩習戎旅不教人戰是謂弃之宜差使於兩京及諸州簡取十萬人
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番役差科唯令團伍教練辨其
旗物簡其軍旅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少長有禮疾徐
有節將以役　懷服保大定功協于師貞以弘武備
肅宗至德二年八月御鳳翔府門大閱
三年正月御翔鑾閣習武（自後遂廢）
宣宗大中六年五月勑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兵法能弓馬人

充教戰使每年依禮教習仍於其時申兵部
以開元元年十月駕幸新豐講武至二年十月改為講武 [illegible]
[illegible]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十一月講武于近郊六軍之容甚盛
帝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其法刻木為箭練表以鐵其命中者兩兩相對避即揮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擬為馬擬旗鼓新俾騎步相對擊其尤勝者各分等級以遷補之自是師旅皆精銳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將伐太原詔選諸軍將校於西郊九月大閱上與從官登西樓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石於臺下
帝循太祖舊制親閱武藝御便坐時召上軍觀步射擊刺列為行伍或召宰相親王臨觀閱亦幸殿前班閱馬射行幸池苑亦令諸軍衛士騎射驂盤截擲枚或於庭中令射毛毬淳化五年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強平射者為上等親於引滿者別為一等其請渙軟者又為一等各賜器兵材力而遷隸之至道元年九月又閱禁兵有挽強至一石五斗連三十發而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陣挽強毅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乎

真宗咸平二年八月大閱諸軍於東郊其儀最備
詔有司擇地於含輝門外之東武村為廣場乙丑夜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軍二十萬分出諸門丙寅上乘馬以出宗室近臣尚書侍郎御史中丞給諫上將軍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並別駕從賜以窄袍上至行宮諸軍陣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諸班衛士翼從于臺後有司奏成列上升臺東向召從臣坐而觀之殿前都指揮使王超執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陣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以應之初舉黃旗則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

舉白旗則鼓作鼓作則士進凡三挑而後退次舉白旗則諸軍復拜呼萬歲有司奏陣堅而整士勇而藝精請舉上曰可矣遂舉黑旗以振旅軍於左者略右陣以還由臺南出西北隅軍於右者略左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南隅以歸御東華門閱諸軍還營賜近臣諸軍將校以下職牛錢飲其後又幸飛山觀發機石連弩及便坐日閱召募新軍時令習戰陣之狀率如兩朝舊規其事悉見兵志

仁宗時禁閱訓練之制禁軍月奉五百以上皆日習武技三百以下或習或給役其後別募廂軍亦閱武技殆教閱廂軍戍川廣者猶不訓練嘉祐以後稍習焉凡諸營已習之法以武藝為節騎兵五習步兵四習以教坐作進退非施於兩軍相當者然自祖宗已來中外諸軍皆用之明道二年樞密使王曉上言天下廂軍止給役而未嘗習以武技宜取材勇者訓肄外補禁軍天子可其奏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陣法上封者言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陣畢令解鐙以弓弩射營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十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拖帶金甲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神宗熙寧三年初置保甲四年始詔以時肄習武事 註見兵志
五年詔以涇原路蔡挺衙教陣隊於崇政殿引見仍頒行於諸路
其法五伍為隊五隊為陣陣橫列騎兵二隊亦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鼓為節東京象人而射焉中則有賞馬步皆前三行槍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弩床子弩各一射與擊刺迭出皆聞金即退預籍人馬之強者隱於隊中遇可用則別出為奇帝以其點閱周悉常有出野之備故令頒行

六年帝初置內教法旬一御便殿閱武技程其能否而勸沮之

元豐元年詔立在京狄校試諸軍技藝格第為上中下三等步射六
發而三中為一等二中為二等一中為第三等馬射五發騎馬直射
三矢背射二矢中數第如步射法弩射自六中至二中床子弩及砲
自三中至一中為及等並賞銀有差槍刀并標排手角勝負計所勝
第賞其弓弩墮落或縱矢不及堋或挽弓破體或局而不張或矢不
䇿或弩蹶不上牙或擭不發或身倒足落並為不合格即射已中賞
餘箭不合格者降一等無可降可罷之
十一月京西將劉元上言馬軍教習不成請降補步軍又不成降廂
軍詔下令諸軍約一季不能學者如所請降之
二年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以昭宣使入內侍省副都知王中正東
上閤門使狄諮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為教場十
一所大保長九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藝置教頭一凡
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為三

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為三等馬射九斗八斗為二等其
材力超技者為出等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予戎械戰袍又
其銀楪酒醪以為賞犒三年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為
教頭教保丁焉凡一都保以相近者分為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
居聚教之以大保長藝成者十人衮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
一為騎二為弓三為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
舉
三年內教法格并圖其象頒行之步射執弓發矢運手舉足移步及
馬射馬使蕃槍馬上野戰格鬭步用鎗排皆有法象凡千餘言使軍
士習誦焉
趙卨言今欲大閱漢蕃陣隊且以萬二千五百人為法旌旗麾幟
各隨方色戰國時大將之旗以龜為飾蓋取前列先知之義今中
亦宜以龜為號其八隊旗別繪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天地則狀其
方圓風雲則狀其飛揚熊虎則狀其猛厲鳥蛇則狀其翔盤之勢
以備大閱而樞密院以為陣隊旗號若繪八物慮士衆難辨且其
間亦有無形可繪者遂詔大閱旗幟上依方色仍異其形制令勿
雜而已
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雜見通典離析訛舛又官號
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
與王震曾旼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
帝論近臣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
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也文武
皆莫能識之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
甥李靖靖以時遇久亂將臣通曉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
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
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

圓陣即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
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為二虞候軍
左右廂各二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
為九軍本朝祖宗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師之
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
為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
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
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所載陣圖為法失之遠矣朕嘗覽近日
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眩惑無一可取果如此輩之說則兩敵相
遇必須遣使豫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誅草伐木如
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今可約
李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
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于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在奇

止言之則營爲止陣爲奇也於是以八月大閱八軍陣於城南荊家陂已事拆營回軍賜將等下指揮馬步兵銀絹有差

哲宗元祐元年高翔上言乞依舊教閱御陣與新陣法相兼從之

元豐七年詔已降五陣法令諸將教習其舊教陣法並罷蓋九軍營陣爲方圓曲直銳凡五變是爲五陣至是後令與舊教御陣互

教

四月右司諫蘇轍上言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將兵皆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朝請郎任公裕言軍中誦習新法屬憎者頗以爲苦夫射志於中而擊刺格鬬期於勝豈必盡能如法樞密院亦以爲元降教閱新法自合教者指授不當令兵衆仍誦詔從之

徽宗宣和八年詔川軍禁軍出戍外常留五分在州教閱

高宗建炎元年始頒密院教閱格法專習制禦鐵騎摧鋒破敵之藝習全副執帶出入短椿神臂弓長柄腰刀馬射穿甲施用提椿並每年比擬春秋教閱法別立新格行下一口短椿神臂弓給箭十隻射親去垛一百二十步長柄腰刀謂長一丈二尺以上用鞭皮裹爲頭者餘教閱擬華軍稱腰刀準此引鬬五十次不令刀頭低墜至地并每營揀選二十人閱習放砲打親旨長柄腰刀手本色相鬬并短椿神臂弓手長柄腰刀手施用提椿各擊虎三十次砲手閱習施放七稍大砲排日就營教閱凡經兩閱者每五十人爲一隊全副執帶教習分合一次教習分合隨隊多少分隸五軍謂如五百人每隊五人人即每軍兩隊之類人多依此每軍各置旗號以顔色條制物號爲別謂前軍用緋旗以飛鳥爲號後軍用皂旗以龜爲號左軍用青旗以蛟爲號右軍用白旗以虎爲號中軍用黃旗以神人爲號又別以物色様制物號錯招旗分旗差教頭掌之聚招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合而成陣垛分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分而成隊左右前卻或分藏爲伏或分出爲奇並聚旗爲號並更鳴小金爲號以備瞻望旗號不及預約伏藏之軍聽打小金即往急打鼓即奇兵出陣趁戰急打小金即伏兵出所有春秋大教推賞自依每行格法詔依

孝宗乾道二年十一月詔以二十四日幸白石教場大閱其日上幸候潮門外大教場進早膳次幸白石教場登臺上御甲冑三衙統制統領官等起居畢舉黃旗諸軍皆三呼萬歲拜訖三衙合教爲三陣馬軍上馬打圍教場舉白旗三司馬軍首尾相接舉紅旗向臺合圍聽一金止軍馬各就圍地作圓形排立射生官兵隨鼓聲出馬射獐兎聽一金止疊金射生官兵各歸陣隊舉黃旗射生官兵就御臺下獻所獲是日有將校能隻手運大刀者數人刀皆重數十斤賞賚諸將及士卒有差

四年十月四日殿前司言準已降旨揮令三司探備教閱今躬親相視龍王堂北江岸以東茅灘一帶平地可作教場已修築將壇將來三司馬步軍並各全裝披帶衣甲執色器械至日先赴教場下方營排辦伺候 聖駕作臺聽金鼓起居畢依資次變陣教閱所有 聖駕出郊除禁衛所窠差儀衛外欲於本司入陣馬軍內摘差護聖馬軍八百人騎執槍旗帶弓箭軍器作十六隊於儀衛前後各分八隊隊各五十人往回沿路各動隨軍鼓笛大樂及摘差本司入教陣隊內諸軍步親隨一千人統領將官三員執弓槍帶刀斧軍器至日先赴將臺下各分左右於後壁周圍留空地三十步以容禁衛外作三重環立依已降旨窠差人教及從駕往回并圍臺觀戰二千人騎外有用不足千一百十三人又兩忠毅軍寨馬軍共二百十人騎欲於内撥三百人騎前一日於赭山以來打圍射獐兎候教陣畢以射到獐兎至御臺下進獻從之十六日上幸茅灘抽摘諸軍人馬全裝執仗

前一日於教場東列幕宿營是日三衙管軍與各軍統制統領將佐全裝披帶導駕乘馬至護聖步軍大教場再更御甲冑到教場上登臺三衙起居畢權主管殿前司王逵奏三司人馬排舉黃旗諸軍呼拜者三逵奏請以次變陣教閱中軍鳴角倒門角旗出營馬步軍發隊收鼓訖連三鼓馬軍工馬步人撮起旗槍四鼓舉白旗中軍鼓聲旗應變方陣爲備敵之形別爲一鼓步軍四向作禦敵之勢且戰且前馬軍出陣作戰鬪之勢別爲一鼓各分歸地分五鼓舉黃旗變圓陣爲自環內向之形如前節次訖三鼓舉赤旗變銳陣諸軍相衝魚貫斜列前利後張爲衝敵之形亦依前節次訖王逵奏人馬教絕取旨擺當頭舉青旗變放教直陣收鼓訖一金止重鼓三馬軍上馬步人踏落旗竿擊刺無不中節 上大悅犒賞陪之士卒歡呼謝恩如儀鳴角發隊訖放教撥隊步人分東西引拽馬軍交頭於御臺下隨隊呈試驍銳大刀武藝繼而進呈車砲煙槍及拈山打圍射生馬步軍統制蕭鷓巴以所獲獐鹿等就御臺下進獻人馬拽絕

大閱儀註

其日皇帝至祥曦殿行門禁衛等並戎服迎駕常起居皇帝至知閤門官以下修註御帶環衛官等並戎服常起居宰執以下並戎服常起居訖皇帝乘馬出從駕官從駕至候潮門大教場御幄殿下馬入幄更衣訖（依已降旨宰執管軍知閤御帶環衛官從駕官已下免從駕）皇帝被金甲出幄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從駕官應奉官並候分導從）皇帝乘馬（皇太子親王並自大教場帶金裝甲東陽）（從駕宰執使相正任管軍知閤御帶環衛官並戎服從駕）至教場臺下馬升臺入幄從駕官宰執親王使相正任知閤御帶環衛官升臺於幄殿分東西相向立管軍並令全裝衣甲帶御器械執骨朵升臺於幄殿稍南面西立俟入內官喝排立皇帝出幄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皇帝出閤門分引殿前馬步三司統制統領官常起居訖次三司將佐以下聽鼓聲常起居次殿帥執骨朵赴御座前奏教直陣俟教閱畢拜赴御座前奏教圓陣俟教閱畢拜赴御座前奏教銳陣俟教閱畢拜赴御座前奏教閱畢歸侍立內侍傳旨與殿前太尉某諸軍謝恩承旨訖轉與撥發官引三司統制統領佐拜拜謝恩訖各歸本軍皇帝起入幄更衣訖皇帝出幄皇帝坐舍人引宰執整役立俟進御茶床舍人贊就坐宰執躬身應喏訖直身立就坐進第一盞酒起立整役俟皇帝飲酒訖舍人贊就坐躬身應喏訖直身立俟宰執酒至接盞飲酒訖付殿侍次舍人贊喫食並如儀至第四盞傳旨宣勸訖御藥傳旨不拜舍人承旨贊不要拜贊就坐第五盞宣勸如第四盞儀酒食畢舉御茶床舍人分引宰執於幄殿重行立御藥傳旨不拜舍人承旨訖揖宰執躬身贊不要拜各祗候直身立降踏道歸幕次皇帝起乘馬至車子院下馬皇帝出幄至車子院門樓上（親王使相正任並戎服從駕至車子院門樓上相向立俟宣旨管軍知閤御帶環衛官飲畢並戎服於御座前相向立）出賜親王酒拜拜謝訖次賜使相正任并管軍知閤御帶環衛官酒訖逐班拜拜謝訖依舊相向立次親王執盞進皇帝酒皇帝飲酒訖一班拜拜謝訖俟 皇帝觀看畢起降車子院門樓歸幄親王已下退（從駕臣僚等奏萬福引從駕）皇帝乘馬出車子院門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皇帝乘馬至候潮門外大教場（兩府從駕臣僚免奏萬福）應從駕官並戎服乘馬從駕回皇帝乘馬入和寧門至祥曦殿上下馬還宮（並依常儀）

淳熙四年十二月大閱殿步兩司諸軍于茅灘

十年十一月上幸龍山教場大閱

淳熙間立定槍手及射射鐵簾賞格槍手以氣力多寡爲十二等支錢兩高下有差殿步行司江上諸軍亦如之射鐵簾以步數遠近爲賞格錢亦有差

江南西路安撫司將領陳植言諸軍中陞加添進重藝的在硬弓勁弩有如弓弩手百步取勝使敵人不敢輕進而謂之長兵者是也萬一弓弩射不及遠致敵人衝突我陣之前則與無矢同矣今所在按拍

唯務持蒲為合格殊不知不過垜者為不應法既不應法雖合格從何所用乞自今以往弓手以六十步為額弩手止以一百步為額庶幾弩拾有力旋放和易按拍之時必期於蒲鐵合格過垜應法如是則朝廷可以得實効而無濫賞矣望以弓弩手降付有司重別參校擇而行之詔令承旨司同殿前步軍司看詳申樞密院

十六年光宗即位詔以十月內擇日幸城南大教場大閱

紹熙二年樞密院言殿步司諸軍弓箭手帶甲六十步射一石二斗力箭十二隻六箭中垜為本等弩手帶甲一百步射四石力箭十二隻五箭中垜為本等鎗手駐足舉手摽刺以四十寶並為本等今各處主帥委統制統領官精加比較本等外取隊加最多人每軍五千五百人以上弓手取一十五名弩手取一十五名鎗手取一十五名保明解赴主帥審實解密院取旨引試各選取出等高強二名特與補轉兩官資其餘元解到以試不中人令各司每名犒設錢五貫

依將來秀同引試如事藝一同弓弩手令射遠射親比較鎗手令格鬬勝負比較殿步軍司就來春拍試一次救副尉以下至白轄至承信郎拍軍兵自長行轄至副都頭住拍詔從之

寧宗慶元二年詔以今冬幸茅灘教閱

嘉泰二年十月上幸候潮門外教場大閱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七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八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兵考

車戰

周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三百人（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與受戰于牧野

詩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孔氏曰臨者在上臨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二車不同）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檀木之堅者以為車煌煌明也）駟騵彭彭（駵馬白腹曰騵彭彭強盛也）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六韜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率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超乘旌旗力彀八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車戰之地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新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

動即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

西麓周氏曰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相麗左傳云卒乘輯睦公乘無人卒列無長車馳卒奔乘晉師先偏後伍亦爲卒乘列故毀車崇卒必有自來而古書未有記戰騎者要之升陑入隧山澗稠阻非車所能用其必藉卒以濟而未嘗不屬於車乘耳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車外又有虎賁之士也六韜均兵分車步騎各有易險戰之法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夫險形豈有相似者乃與平地一槩塵截已是虛談易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一騎步卒八人一車當十騎險戰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一車當六騎夫車步騎相當特勢者勝安有定形不然車之所踐騎之所馳何止當幾人而已徒以易險兩字對相裁減不待知兵者知其繆也戰騎出匈奴所謂控弦引弓管子載騎寇始服專指北狄唐太宗謂蕃兵唯勁馬奔衝者六國時燕趙邊朝始用之秦遂有騎卒將皆操始爲戰騎陷騎遊騎之法且云車徒常教以工騎隊掌教以奇此書論戰騎翼其兩傍掩其前後全是後代裹陣拐子馬事非古法也

周禮巾車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 [illegible]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 [illegible]

[illegible] 會同亦如之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illegible]

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 [illegible]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illegible]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illegible]

甚肥大也騏馬青黑色駵赤身黑鬣中中服也騧黃馬黑喙驪黑色騧黑喙也車駕四馬內兩馬謂之服外兩馬謂之驂盾干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觼環之有舌者軜驂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繫軜故謂之觼軜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群言甚調和也厹矛三隅矛也有三角鋈錞矛之下端平底者亦以白金沃之蒙雜色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韔虎皮韔弓室也鏤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二弓於韔義備折毀也閉弓檠也儀禮作䩛緄繩縢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

陳氏禮書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衛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蓋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矣昔周伐鄭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繻葛名 八年）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宣十二年）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琯以車戰取敗遂以為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晉人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琯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為藝君子以射御為能故孔子曰吾執射乎執御乎詩稱叔段之多才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古人相率以射如此則登車而不能御參乘而不能射者鮮矣房琯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巫臣教吳以乘車而能取勝於楚何也戎車之制不可以考姑倣小戎以見之

又曰祥車曠左所以虛神位也乘君之乘車不曠左不敢虛君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位也蓋乘車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造車者必慎於左考工記所謂終日馳騁左不楗是也乘車者不敢曠左戎右所謂會同充革車是也器物不敢措之於左月令所謂載耒耜于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後世魏公子虛左以迎侯生秦皇虛左以迎太后皆古之遺制耳此特乘車為然若兵車則馭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晉伐齊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緩為右郤克傷矢流血及屨鼓音未絕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夫郤克傷矢而未絕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傷手而血殷左輪則御在車左矣然此將帥所乘也若士卒所乘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故書戒左不攻於左右不攻於右御非馬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御則御在中可知也左傳稱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言左右下則御在中不下可知也（僖三十三年）楚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菆是左人持弓也（宣十二年）欒鍼為晉侯右曰寡君使鍼持矛焉（成十六年）衛太子為簡子右禱曰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哀二年）蓋御無定位右有常處故將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居中右人之持矛雖將帥士卒之車不同而所居常在右所職常持矛也凡此皆三人乘車之法也大僕凡車旅田役贊王鼓王之乘車有御與戎右又有大僕則四騶乘矣春秋之時侯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為右富父終生駟乘杜預曰駟乘四人乘車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則不恥退）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不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

遝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時伏兵挾輈率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逆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殲也）戎師大奔（後狄壁軍不懷戰也）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韅靷鞅靽（大半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脩備也）

邲之戰欒武子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楚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近官之次也）以持不虞不可謂無備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

章氏曰車戰之法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之間又有倅車（見周禮車僕）春秋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秦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鄢陵之戰郤至遇楚子韓厥從鄭伯邲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戰而使敵人便得與吾元帥相接則是環衛之車不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鍊必有護衛前後行列元帥未易動搖也至春秋列國用之往往軍伍不整而元帥每以車逐利混然左右卒無定法故敵人得以及之終春秋之世致敗者未有不由車戰之無法而輕動搖也惟繻葛之戰二拒用事若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搖深得古法

晉申公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也）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卽大鹵也無終山戎也）崇卒也（崇聚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陳）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五分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按兵雖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郤至遇楚子則免冑趨風可以死則為干犫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為庚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志在於爭城爭地然於勍敵之人初不迫於險固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是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慓疾遂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灌嬰以御史大夫將軍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

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服虔曰兵車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霍去病少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外為陳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為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乃搜車中得隨軍妻婦皆斬之復戰

按先儒因考兩漢書此數條以為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與器械止則環以為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轡之法已不復存矣

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

靈帝時陽璇爲零陵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

魏武帝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田豫與虜戰亦用車而戰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陿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

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朐敗之

裕伐秦假道於魏魏遣軍徼之裕遣白直隊主丁旿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車皐使豎一白旄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旄既舉超石率二千人馳往赴之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圍之超石以大鎚及矟千餘張擊之魏師奔潰

魏太武真君四年北征柔然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度大漠柔然怖畏不復致南向

隋遣諸將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陳

唐高宗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以裴行儉爲定襄大總管統兵討之先時饋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儉乃詐爲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衛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玄宗時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狻猊

肅宗至德初李光弼守太原史思明來攻光弼徹民屋爲櫑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賊死傷十二

房琯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濤斜琯效春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人

馬燧爲河東節度使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討田悅推火車焚其將楊朝光柵進擊大破之

宋真宗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衛青李陵田豫馬隆皆以車而勝近符彥卿破虜陽城亦拒馬爲行寨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爲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軛駕以牛車上置鎗以刃外向列士卒於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居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景德初契丹入寇大將李繼隆以澶淵不足守命士卒掘濠壍以大車數十乘重疊環之步騎處中戎馬數萬來攻其營禦之遁去

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爲兵車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斂後方上置七槍爲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載兵甲上爲營陣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爲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鞔之吳起所謂革兵掩戶鞔輪籠轂是也臣以爲可用於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爲寨脚今令固自費車式進呈試之以固爲衛尉寺丞

范仲淹上議攻云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唐馬燧造戰車行載甲兵止爲營陣此路山坂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絹二十萬賞有功將吏

神宗時以北虜將入寇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爲備民大驚擾上問沈括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但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上喜曰無人如此語朕遂罷籍車之令

徽宗時涇原邢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爲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行之姦吏旁緣即日散行郡縣括民緡錢矣崇寧三年河北陝西都轉運司皆奏兵車用許彥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財皆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式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行下時熙河轉運副使李復先奏曰古者師行固皆用車然井田法廢已久且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兵不妄加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動皆有法又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而敵人不敢輕犯今之用兵盡在極邊下寨駐車各以保險爲利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車不能及或爲虜所襲遂車又不及收臣於戎馬間觀之屢矣乃至糧糗衣服器械有不能爲用者而況於車乎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上其說爲身謀朝廷但以麟邊人熟邊事遂然之而不知彥圭輕妄麟立私恩以誤國計昔唐房琯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當時在畿邑平地尚如此況今欲用於峻坂溝谷之間乎且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昨東來者牽挽不行致兵夫與貿衣物自賃牛具終日而進六七里卒多逃亡戰車棄於道路未造則有配買物材顧差夫匠之擾既成又艱於運致然則其爲諸路之患其費不知其幾千萬矣彥圭苟望一官之進上欺朝廷下害百姓此而不誅何以懲後臣今乞便罷造已造者不復運來以寬民力其後彥圭卒得罪

欽宗靖康末樞密將官劉浩在河北募兵創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用卒二十五人每車計百人

高宗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綱造戰車法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聯可爲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其法竟不及施蓋自渡江後東南沮洳之區險隘之地不以車爲主也

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爲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

上謂輔臣曰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況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驂絓而止之類盍用車於戰陣間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僨軼之慮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房琯陳濤斜是也

孝宗隆興初宰臣進呈陳敏軍中措置教習車陣陳康伯曰數年前陳敏增制造行下三衙相度有車樣陣圖見在上曰車戰古法平原曠野可以備馳突爾亦卒不用

寧宗開禧初中郎將厲仲方者爲歷陽守嘗造戰車九牛弩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或謂虎用其戰車敗虜于清水鎮不知其詳何如也

舟師水戰

魯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今謂水軍）不爲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陽匄爲令尹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艎（餘皇舟名）使隨人後至者守之環之及泉（環繞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出入道）吳公子光請於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須與吳人異形狀詐爲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昭公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吳踵楚（踵躡楚跡）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內也）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圉陽而還（圉陽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

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一上一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還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革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別在江夏界)三戰皆敗

哀公十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

漢武帝時東越數反覆朱買臣因言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越王更徙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乃拜買臣為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

元鼎五年南粵相國呂嘉反詔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有下瀨(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書有下瀨船)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擊南粵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巂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

後漢光武建武九年公孫述遣其將王田戎等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攢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距漢兵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不克十一年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

建安十三年曹操南擊劉表取荊州追劉備於當陽備遣諸葛亮求救於孫權操遺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長史張昭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周瑜曰今北土未平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而操皆犯之瑜請得精兵數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從之遣兵三萬人令瑜拒操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不利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引軍北敗

二十四年孫權使呂蒙襲關羽於江陵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𦪇𦪇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至江陵羽將士仁以城降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檝之盛自古未有時造船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皓不從

太康元年王濬伐吳攻丹陽克之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鏁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濬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徑造三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萬人禦濬象衆望旗而降晉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吳人大懼

安帝義熙六年盧循因劉裕北伐乘虛襲建康率衆數萬方艦而下裕引兵南還拒之出輕利鬬艦躬提幡鼓衆軍賜踴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摧陷裕自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萬具乘之賊衆大敗

太尉劉裕率師伐秦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檝莫不驚異以爲神

宋文帝時柘護之從王玄謨攻魏滑臺護之以百舸爲前鋒玄謨既敗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鏁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鏁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惟失一舸餘並全

梁韋叡拒魏軍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等爲水軍會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鬬艦競發皆臨魏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呼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

承聖元年湘東王繹遣王僧辯等討侯景景使侯子鑒拒之使人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若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大喜以爲西師畏之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僧辯至姑孰子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鵃舸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西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江中景兵大敗

陳武帝時徐嗣徽引齊人渡江據蕪湖帝詔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而文育反攻之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文育乘單舴艋跳入砰艦斬砰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

梁王琳引合淝巢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陳侯瑱率軍進屯柵洲明日合戰琳軍少却及夕東北風吹其舟艦並壞夜中有流星墜于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弊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來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明日齊人遣兵助琳瑱令軍士晨炊蓐食頓蕪湖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脫走以免者十二三

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乃出頓洭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用遏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其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

隋文帝將伐陳命楊素造戰艦大艦名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各有等差開皇八年伐陳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

杖而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
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唐趙郡王孝恭及李靖擊蕭銑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大破銑軍乘
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靖命盡散之江中
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柰何弃之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
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
輕進往來覘伺動踰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靖
進圍之銑內外阻絶乃降
梁王彥章攻晉晉人以鐵鎖斷德勝口彥章陰遣人具舟命甲士六
百人皆持巨斧又令舟載鞴炭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遂破南城
吳越王錢鏐大舉伐吳以錢傳瓘爲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
艘自東洲以進吳遣彭彥章陳汾拒之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
沙戰于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

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
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傳
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梁賀瓌攻德勝南城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
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引兵救之陳於北
岸不得進遣善游者入南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募能
破艨艟者親將李建及應募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
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
笮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
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殆半
周顯德三年攻唐之壽州唐人大發樓船蔽川而下泊于濠泗周師
頻不利唐將林仁肇水陸並進又以船載薪蒸乘風縱火將焚浮梁
周將張永德使習水者候其船下縻以鐵鏁急引輕船擊之唐人既

不得近溺者甚衆奪艦數十
四年帝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乃於京城汴水側開池造船艦
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命
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
帝乃將騎循北岸諸將循南岸追唐兵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
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戰船糧仗十萬數遂克壽州
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
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艦七十餘艘斬首二千
餘級又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將兵夜發水陸擊
之大破唐兵于渦口克泗洲又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渦口上自將軍
自淮北進命太祖皇帝自淮南進諸軍以水軍自中流進兵迫唐兵
衆勝爭進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追至楚州西北大破之所獲
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

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五年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渡欲鑿楚州西北鸛水
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
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
人大驚以爲神
宋太祖皇帝乾德初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以注之造樓船百
艘選精兵號水虎捷習戰池中
開寶六年詔以新池爲講武池
七年將有事於江南是歲凡五臨幸觀習水戰
九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上御水心殿命從臣列坐以觀戰艦角
勝鼓譟以進往來馳突爲迴旋擊刺之狀顧謂侍臣曰兵棹之技南
方之事也今已平定固不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訖眞宗朝歲
習不輟

高宗建炎元年右僕射李綱言當於沿河沿淮沿江帥府置水兵二軍要郡別置水兵一軍須要郡別置中軍招集善渡操舟便利之人擬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從之

四年夏四月兀朮入寇自明州回歸韓世忠先屯焦山以邀其歸路兀朮遣人約日會戰世忠伏兵擊之僅獲其衆及其舟千餘艘虜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求假道世忠不從與相持于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綆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虜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綆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酧荅如響時於所佩金瓜鞭傳酒緩飲示之兀朮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既爲世忠所阨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教以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治城西南隅

〈文獻通考 十八 十八〉

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虜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版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蒻篷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蒻篷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紹興三十一年虜亮渝盟入寇李寶以舟師禦之至東海縣時虜兵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虜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修等皆各以義旗聚衆爭應爲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虜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虜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衆喜爭奮引帆挫刃俄頃過山薄虜鼓聲震蕩虜驚失措虜帆皆以錦纈爲之彌亘數里忽爲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燄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酋首完顏鄭家奴等六人斬之惟統軍韓保衛未發舟不可獲旋聞自經死得獻誠造之倪詢等皆淮浙故民且爲虜鄉導者又獲其統軍印與偽詔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以進而聞逆亮已瀕淮遂旋師駐東海視緩急爲援遣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詔獎之除寶靖海節度沿海制置使

十一月亮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趣顯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權所留水軍舟船咸在允文督軍士決戰於是統制張振王琪等列江岸以待之而以海鰍船載精兵駐中流迎敵布

〈文獻通考 十九〉

陣甫畢亮以小紅旗麾舟絕江而來諸將盡伏山崦虜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虜舟皆旋爲之底極不平舟中之人皆不能施畫爲官軍所殺明日允文又命咸新引舟師直楊林河口駐舟江心齊力射虜虜見舟絕歸路於下流縱火自焚官軍亦於上流焚其舟九百八十虜引去

誠齋楊氏海鰌賦後序曰采石戰艦曰蒙衝大而雄曰海鰌小而駛其上爲城堞屋壁皆堊之紹興辛巳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麾其衆欲濟我舟伏于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江先使一騎偃旗於山之頂伺其半濟忽山上卓立一旗舟師自山下河中兩旁突出大江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如飛而不見有人虜以爲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爲之而實之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落水中硫黃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煙霧眯其人馬之目人物不相

見吾舟馳之壓敗舟人馬皆溺大敗之云

孝宗隆興元年九月詔諸州召募水手於手上刺某州水軍字以革冒代之敝

四年樞密院言潮州守臣傅自修欲於本軍禁軍闕額人數內撥三古揮二百人專防海道以諳識水勢人充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平江許浦水軍本明州定海水軍也隸沿海制置司防托海道乾道中改隸殿前司以三千人為額五年冬又改為御前水軍八年春併歸許浦鎮置副都統制統之淳熙四年冬詔以七千人為額五年秋又增額五百人江陰水軍舊自泉州調發乾道三年陳正獻在樞筦以其勞費奏留屯二千人於江陰軍而沿海制置司又別屯千人逮淳熙末累增至四千人分三將此外左翼軍亦有水軍三千人摧鋒軍二千人福州延祥寨千人而鎮江建康府池江鄂州御前諸帥亦各有水軍多者數千人少者千餘人其後殿司又有破敵水軍而淮陰靖安唐灣采石諸水軍則皆冠以御前之號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

馬政

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頒馬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illegible]）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illegible]）凡馬特居四之一（[illegible]）春祭馬祖執駒（[illegible]）夏祭先牧頒馬攻特（[illegible]）秋祭馬社臧僕（[illegible]）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illegible]）凡軍事物馬而頒之（[illegible]）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贊佐也正者謂[illegible]簡差也）掌駕說之頒（[illegible]）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居謂牧庌所處治謂執駒攻特之屬）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賈氏謂共所具藥直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頒馬授圉者所牧處孟春焚牧，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中春通淫，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會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萬物後動也○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焚萊者山澤之處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九者皆有政教杜子春云佚當為逸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散讀如中散之散謂騬馬耳毋令善驚也玄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駣始乘習之也攻駒制其踶齧者散馬耳以竹括其耳恐動搖則括中物後逸申習不揚驚習者圉閑之先牧正校人員選。校人員選者擇可備員者也正者平之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大罕名之號曰騋牝驪牡玄駒褭驂司農云以月令曰駕蒼龍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焉神之也鄭司農云庌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玄謂庌中而出日中而入故字庌為訓椹質所射者習射處也茨蓋也闔苫也玄謂充椹質居也茨蓋也闔苫也皆以習人為之者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役者圉師所令為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鄭司農曰皆有物色及賈直○蓋馬有六種此一馬無種買以入官府者量其馬之善者以毋書色綱惡馬。鄭司農云綱讀為以繩繫之綱謂禁其踶齧者也玄謂綱以靡常禦制習之也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鄭司農云更謂償也受之日數者十日也旬之內死者償以毛色不以其任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物更以其外否者旬之外二十日而死不任償也旬之外至二十日而死不償也謂其任之過也玄謂其事不得致死故不償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其傷馬與

陳氏禮書曰：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則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均人均牛馬之力政，縣師辨其六畜車輦之稽，遂人遂師以時登其六畜車輦，遂大夫以時稽其六畜而牛馬與焉。及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疋，此國馬也。校人掌王馬之政，辨種戎齊道田駑之六馬，此公馬也。蓋天子十二閑，馬六種，每馬一圉，每乘一師，三乘馬十二疋，三皁為繫三十六匹，六繫為廄二百一十六匹，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廄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種合一廄，廄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疋，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疋，又駑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之數，則為千二百九十六疋，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疋。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蓋諸侯及大夫廄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廄合六百四十八疋，駑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廄亦六百四十八疋，凡千二百九十六疋。家四閑二種，一良居一廄二百一十六疋，駑三之居三廄為六百四十八，凡八百六十四疋。春秋之時，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諸侯六閑之成成十八年彼衛文公之騋牝三千，齊景公之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校人駑馬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鄭氏謂八宜為六，考蓋自圉至馭夫以八計之，則為千二十四疋，與三良馬之數不合，以六計之，則適四百三十二疋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以駑不駕五路，卑之也。然後周天子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疋而已。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廄，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監，籍諸閑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疋，而與周之馬數相遠者，蓋周制八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則不然，行軍之馬一出於公，此多寡所以異也。

秦之先有造父，以善御得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盜一作溫驪本作驪音驪驊騮、騄耳之駟，義云盜驪纖驪也纖離青色溫驪黑色驊騮赤色也騄耳駿馬黃赤色也騧馬細頸黑色驊騮赤為棗騮穆天子傳八駿曰赤驥盜驪白義渠黃驊騮踰輪綠耳山子○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

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其後又有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之祀

魯僖公務農重穀牧于坰野（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書牧民居垣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illegible]）思無疆思馬斯臧（[illegible]）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騏曰騏伾伾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才（才多材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善走也）思無斁思馬斯作（作始也[illegible]）○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祛祛強健也）思無邪思馬斯徂（徂行也）

晉惠公與秦師戰于韓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化亂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強中乾（[illegible]）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及戰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秦獲晉侯以歸

林氏曰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前刑法志四丘為甸甸有戎馬一匹）平時則官給芻秣有警則民供召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蓋在官養之爾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有十二閑先儒論數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之後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未及論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詩騋牝三千與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阡陌開井田廢兵車不取之田賦戎馬各從官給於是馬政日廢而外患生矣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

徐氏曰按漢舊儀云天子六廄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路軨大廄馬皆萬匹三輔黃圖都廄天子車馬所在中廄皇后車馬所在

漢初鑄莢錢馬至匹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鈞駟（[illegible]）而將相或乘牛車至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群（仟伯謂田中之路也）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illegible]）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苑以牧馬）

四年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九尺五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綰衛綰十歲齒下平）

六年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

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有苑

武帝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芻牧採樵今罷之）

時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

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澹之兩將軍之出塞閱官馬及私馬凡十萬疋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自衛青圍單于以後以漢馬少故久不伐胡

元鼎元年令民得畜邊縣得畜牧於邊縣也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明年車騎之馬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金日磾輸黃門養馬牽馬過殿下馬又肥好拜爲馬監。上官桀遷未央廏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以我不復見馬耶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誠不在馬因泣數行上以爲忠

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貰賖也

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令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上默然

四年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旁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也作天馬之歌

太初元年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大宛騎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孟康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爲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謂罵詈宛王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乃遣兵伐之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千疋漢軍乃還其後與漢約歲獻天馬二疋

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籍者撥入籍錄之

征和中上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孟康曰先是令長吏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至此復脩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目反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

徐氏曰按晁錯疏言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卽馬復令也

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五年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應劭曰武帝令天下諸亭養馬母令蕃息也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

宣帝五鳳二年詔頗省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元帝初元元年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詔太僕減穀食馬

二年罷黃馬乘輿狗馬

五年詔乘輿秣馬毋乏正事而已

貢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廐馬百餘疋方今廐馬食粟將萬疋令民大飢而廐馬食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願減損乘輿服御廐馬亡過數十匹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太僕減穀食馬

成帝建始二年減乘輿廐馬

林氏曰漢初民出算賦以備車馬武帝加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又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疋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常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疋貨殖傳于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食貨志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注漢儀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

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疋既數
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
出馬以內郡應具出有馬者欲發與卒雛矣又令民得畜邊者
從官假馬母三歲歸其息十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
馬者有雜材以別族匹馬而騰斬者有以民欲匿也
馬不具而長安令殺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民以材輕
騎邊郡不足則發負泉騾驢負石至玉門關武帝太初二年輸其之恨
始修馬令呼亦晚矣

後漢制太僕掌車馬屬官未央廄令一人主乘輿及廄中諸馬舊有
六廄中興省約但置一廄後置左駿令廄別主乘輿御馬後或併省
又有牧師菀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
有流馬菀但以羽林郎監領

馬援好騎射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
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
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
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
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
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
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
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
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䩭中帛氏口齒謝氏
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
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馬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腸欲小季肋欲長懸薄欲厚而緩懸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鼻音居麥反劉陽曰牙欲去齒一寸按文多一欲字又千里欲深長而據文而當在長字上

和帝永元五年詔有司省減外廄及涼州諸苑馬
安帝永初元年詔廄馬非乘輿御者減半食
六年詔越嶲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置萬歲苑犍為置漢
平苑
順帝漢安元年始置承華廄東觀記曰時以遠近獻馬眾多園廄充滿故置
按當時隱士魏桓被徵不出謂人曰廄馬萬疋其可減乎蓋
當時畜馬未嘗以資軍國之用徒修服御歷廄粟而已
靈帝光和四年初置騄驥廄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榷馬一匹至
二百萬辜障也榷專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
中平元年詔公卿出馬弩廄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
任尚代班雄屯三輔臨行虞詡說尚曰今討逆寇賊三州屯兵二
十萬棄農桑疲征役而未有功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勢
也今虜皆騎馬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以步追之勢不
相及今莫如市馬尚即上言用其計以輕騎鈔擊斬首四百級獲
牛馬甚眾
晉制太僕統典牧乘黃廄驊騮廄龍馬廄等令太僕自元帝渡江之
後或省或置太僕省故驊騮為門下之職
後魏明元帝時詔天下戶二十輸戎馬一疋大牛一頭又制六部人
羊滿百口者調戎馬一疋
太武幸稒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
孝文初後軍將軍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濟以西河內以東距河凡
十里帝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以為司衛監初世
祖平統萬及秦涼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
餘萬疋橐駝半之牛羊無數及高祖置牧於河陽常畜戎馬十萬疋
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
之牧愈更蕃滋及正光以後皆為寇盜所掠無孑遺矣

尒朱榮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群
北齊太僕寺統驊騮（掌御馬及諸鞍乘）左右龍左右牝（掌駝馬）驊騮署又有奉
乘直長二人左龍署有左龍局右龍署右龍局左牝署有左牝局右
牝署有右牝局
隋太僕寺有獸醫博士員（一百二十人）統驊騮乘黃龍廄等署各置令其
後減驊騮署入殿內尚乘局改龍廄曰典廄署有左右駿皁二廄加
置主乘司庫司廩官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令祭官於祭所致齋一日
積柴於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祖仲冬祭馬步並於大
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疋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
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
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群頭有正有副凡群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

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
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
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
增置飛龍廄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
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
露三曰南普四曰北普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
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
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
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
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
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
始後又有群牧都使有閑廄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
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洛赤城南使統

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硤萬福東使統之他皆失
傳其後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
三統樓煩玄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強壯不足則取其
次錄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
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
年詔群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
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命王毛
仲領內外閑廄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
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
今諸州民勿限有無廕能家畜十馬以不免帖驛郵遞征行走戶無
以馬爲貲毛仲既領閑廄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
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
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

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
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
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
牧十三載隴右群牧都使奏牛馬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
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廄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
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
平涼蒐監牧及私群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
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暗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
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吐蕃
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
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廄貞元三年吐蕃
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
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

縣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閒善水草腴田廐旅以給貧民及軍吏閒及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廐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失業者甚衆十二年以蔡州牧地為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即位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大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為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害牧無他患乃以綏銀川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林氏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貨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之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唐兵志自高宗武后府兵之法更壞曰彍騎詔河州府馬闕之官私兵籍之今兵貨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皆見兵志）始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餘纔獲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焉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餘匹于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之有也垂拱以後馬耗太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群復與麟德馬數相等蓋此唐牧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開元禮仲春祀馬祖儀

將祀有司筮日如別儀（以下先牧馬社馬步皆筮日）前祀三日應享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如別儀前祀二日守宮設祀官次於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陳饌幔於內壝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方高五尺太官令具特牲之饌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神座於壇上席以莞南向奉禮設獻官位於壇東南西向執事位又於東南俱西向北上設奉禮

位於獻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俱西向北上望燎位當柴壇北南向設祀官等門外位於東壝外道南西上郊社令設酒罇於壇上東南隅北向洗於壇東南北向執罇罍篚者如常幣篚於罇所未明一刻太祝獻官等各服其服郊社令與良醞令入實罇罍及幣質明謁者引獻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郎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祝以下俱再拜太祝與執罇者升東階至罇所執罍洗篚冪者各就謁者引獻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在位者俱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詣饌所太祝跪取幣於篚興立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神座前北面立太祝奉幣東向授獻官獻官受幣進北面跪奠於神座俛伏興少退北面再拜謁者引獻官還本位太官令引饌入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獻官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謁者引獻官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謹遣具官臣姓名昭告于馬祖天駟之神爰以春季遊牝於牧祇膺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馬祖天駟之神尚饗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於坫獻官俛伏興太祝帥齋郎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授獻官受以授齋郎謁者引獻官降自南陛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謁者引獻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奉禮又帥贊者退立於燎壇東北位太祝進神座前跪取制幣祝版爵酒又以俎載牲體黍飯興降自西行當柴壇東南行自南陛登柴壇以幣酒祝版饌置柴上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二人

以炬燎火者以炬投壇上火半柴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奉禮贊者還本位贊引引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

仲夏享先牧儀（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同）

前享三日應享之官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享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為瘞埳於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衛尉設享官次於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太官令具特牲之饌其日未明二刻以下至設贊者位於瘞埳西南同馬祖儀設瘞埳位於壇之西南北向設享官以下門外位以下至讀祝文如馬祖儀祝文曰昭告于先牧之神肇開牧養厥利無窮式因頒馬爰以制幣云云尚饗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徹以下至燔版如馬祖儀其埳實土東西各二人（祭馬祖祝文曰惟神肇教人乘用頼於今式因肆饗爰以制幣云云尚饗馬步祝文曰惟神為馬所重在於閑牧神其屏茲凶慝使無有害敢因蠲絜爰以制幣云云尚饗）

後梁開平四年頒奪馬令冒禁者罪之（先是梁師攻戰得敵人之馬公卿官故出給命獲者有之）

後唐開光三年下河南河北諸州和市戰馬官吏除一疋外匿者有罪（將伐蜀）

長興四年勑沿邊藩鎮或有蕃部賣馬可擇其良壯者給券具數以聞

先是上問見管馬數樞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蕃賣馬者往來如市其郵傳之費中估之直日四十五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漸銷朝廷其非所利上善之故有是勑

清泰三年勑諸道州府縣鎮賓佐至錄事參軍都押衙教練使已上各留馬一疋乘騎及鄉村士庶有馬者無問形勢馬不以牝牡並皆抽借但勝衣甲並仰印記差人管押送納其小弱病患者即退字本道收管節度防禦團練等使刺史除自已馬外不得因使影占管軍都將除出軍及隨駕外見逐處屯駐者都指揮使舊有馬許留五匹小指揮使兩匹都頭一疋其餘凡五疋取兩疋十疋取五匹更多有者並依此例抽取在京文武百官主軍將校內諸司使已下隨駕職員舊有馬者任令隨意進納不得影占人私馬各下諸道准此

按清泰之距長興纔數年耳長興時樞密使范延光奏陳方患官馬太多芻秣耗用曾幾何年而括馬之令復如此豈長興之馬已俱不復存耶

晉天福九年發使於諸道州府括取公私馬（以備契丹）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

馬政

宋初有左右飛龍二院以左右飛龍使各二人分掌之時諸州監牧多廢國馬無復孳息

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以為放牧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戎市馬自是閑廄之馬始備矣先是兩河入傍界益馬臺吏猶數以關官給其直上方鎮撫不容私掠乃詔禁之悉還所益馬戎人悅服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詔市吏民馬十七萬疋以備征討是歲平太原觀兵于幽州得汾晉燕薊之馬四萬二千餘疋國馬增多內阜充牣始分置諸州牧養之

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夫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兵騎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旅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馬至于中國則縶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又有不同中國之馬服習成性食枯芻處平廄率以為常故多生息而無耗失古者田賦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苑囿凡三十六萬井不輸賦外六十四萬井出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此賦馬之數也諸侯大者馬四千疋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卿大夫者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則天下之廣諸侯之衆戎馬之賦多矣是以唐堯暨晉皆處河北而北虜不能為患由馬之多也此並取於田賦不聞市馬於戎也洎秦壞井田漢興阡陌兵車不取田賦戎馬悉從官給是以匈奴歷年為患由馬之少也故晁錯說文帝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謂免三人甲卒之賦也至武帝七十年間衆庶街巷有馬千陌之間成群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此則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也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產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愈瘠養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驅令艱厄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弊於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賞緡其如所賜無幾而尚習前弊今切揣量國家所市戎馬直之少者疋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與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之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納馬則止馬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庶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復牝以生牝駒以生駒十數

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上覽奏嘉之

淳化二年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冨上廣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內侍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馬萬五千疋逐水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子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真宗咸平元年別置估馬司掌戎人驅馬至京師辨其良駑平直以市分給諸監牧養

三年置制群牧使以內臣勾當制置群牧司京朝官為判官

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賜名鑄印以給之

四年以知樞密院陳堯叟為群牧制置使又別置群牧使副都監增判官為二員凡廐牧之政皆出於群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

其二院所管坊監仍舊諸州有牧監知通判兼領之諸監各置勾當官二人又有左右廂提點並以三班爲之其修創規制纖悉備具其後又詔左右騏驥院諸坊監監官自今並以三年爲滿如習知馬事欲留者群牧司保薦以聞當從遊他監

議者言罷兵之後頗以國馬煩耗歲費縑緡雖市得尤衆而損失亦多堯叟謂群牧之設國家巨防今膚淺之説以馬爲不急之務則士卒亦當遣而還農也作監牧議以獻勒石大名監自是率以樞臣專領以重其事

凡市馬之處河東則府州岢嵐軍陜西則秦渭涇原儀環慶階文州鎮戎軍川峽則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軍皆置務遣官以主之歲得五千餘疋以布帛茶他物準其直（舊用銅錢給之太平興國八年有司言戎人得錢銷鑄爲器乃詔以布帛茶他物易之其後發藏川茶易馬直滿高之蕃者數以爲譏學景德中戎事已息因詔禁約之）招馬之處秦渭階文之吐蕃廻紇麟府之党項豐州之藏才族環州之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泊涇儀延鄜火山保安軍唐龍鎮制勝關之諸蕃每歲皆給以空名勑書委沿邊長吏擇牙吏入蕃招募給券詣京師至則估馬司定其直自三千五千至千凡二十三等齊選三歲至十七歲者景德二年詔止市四歲至十三歲者餘聽私市其蕃部又有直進者自七十五千至十七千凡三等有獻尚乘者自百一十千至六十千亦三等凡畜馬之處有兩院曰左右騏驥四監曰天駟左右第一第二二坊曰左右天廐皆在京師在外有十四監大名（大名）廣平（洺州）淇水（衛州）並分第一第二 洛陽（河南）原武（鄭州）沙苑（同州）安陽（相州）鎮寧（澶州）安國（邢州）淳澤（中牟）單鎮（新州）

又有牧養上下監以養療京城諸坊監病馬

其孳生之所即大名洺衛相州凡七監多擇善馬爲種牝牡爲群歲遣判官一人廵行點印二歲已上者歲約八千餘疋凡京城諸州鉏馬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坊監及諸軍馬二十餘萬每歲京城草六十六萬六千圍麸料六萬二千二百四石並藥油糖九萬五千餘斤石牧諸州諸軍不預焉左右騏驥院六坊上留馬二千餘皆季春出就放牧至秋冬而入其尚乘之馬唯備用者在焉（尚乘不自出畜兩院）其牧地始自鐵田及於近郡皆遣使分行水草善地而標占之諸坊監總四萬九千四百餘頃諸班諸軍又三萬九百九十頃皆有涼棚井泉所屬縣令檢校之外坊監亦有四時逐水草以肄游牝者

凡御馬有三等其次給用又有十六等曰籠中馬曰不得支使馬曰添價馬曰國信馬曰臣寮馬（景德四年詔群臣嘗賜馬者命中使鞠定六十疋爲之額畢簿督常及其數又內出覆命出使者多求賜馬大中祥符三年以其數支不均詔樞密院定群臣出使賜馬條例）曰諸軍班馬曰御龍直馬捧日龍衛馬曰拱聖馬曰驍騎馬曰雲武馬天武龍猛馬曰雜配軍馬曰雜使馬曰馬鋪馬（咸平初諸州置馬鋪馬取民馬補之景德五年詔罷）自恩賜外皇族及內臣伎術官要司職掌皆給借之凡馬以府州爲最蓋生於子河汊者善種次環慶次秦渭雖骨格稍大而蹄薄多病文雅諸州爲下止給本處兵契丹馬骨格頗多河北孳生謂之本群馬蓋因其水土服習而少疾焉又泉福州興化軍亦有洲嶼馬皆低弱不勝具裝第以給本道廂軍及江浙驛置之用（福州四牧曰水甯龍頭歷寧泉州二牧曰東牧康牧十一牧大中祥符二年牧置監歸牧户以主之每歲籍有太僕寺其數以使臣一人掌之……興化軍二牧……三歲孳）

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監賞罰之令外監息馬一歲終以十分爲率死一分以上勾當官罰一月奉餘等第決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給賞緡有差凡生駒一疋兵校而下賞緡一疋

是歲於京師置賣馬務賞受退馬而出市之

天禧初宰相向敏中言國馬之數方先朝倍多廣費芻粟若令群牧司度數出賣散于民間緩急取之猶外廐耳是秋乃詔十三歲以上配軍馬估直出賣

仁宗景祐二年詔民間無以馬數升戶等

康定初陝西用兵馬騎不足詔京畿京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二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敢匿隱者重實之法

皇祐五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為天下無事而重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府州大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況河北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兵請下令有能畜一戰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矣言不果行

至和二年群牧使歐陽脩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洎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為民田皆

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至於估馬一司利害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寖少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請遣群牧司或禮賓院官一人至邊訪蕃部券馬利害以此三者參酌商議庶不倉卒輕為改更天子下其奏相度牧馬所李等請如脩奏

神宗即位留意馬政於是樞密副使邵亢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群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為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又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為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南者為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施行者諸監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隸於群牧制置

二年詔括河南監牧司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頃而今籍五萬五千餘數皆隱於民自是請以牧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是歲天下應在馬凡上五萬三千六百有奇

五年廢太原監

七年廢東平原武監而合淇水兩監為一

八年遂廢河南北八監惟存河苑一監而兩監牧司亦罷河苑監先以隸陝西提舉監牧至是復隸之群牧司云

時諸監牧田大抵皆見行為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廣賦入為務始議監時群牧制置使文彥博言議者欲賦牧地與民而斂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而責孳息非便詔元降蔡確較其利害上之於是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疋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僅足配郵傳而兩監牧吏卒雜費及所占地租歲為緡錢五十三萬九千有奇計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餘緡而已今九監見馬三萬若更制則日就損耗於是卒廢之以其善馬分隸諸監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給市易本錢之外寄籍常平出子錢以為市馬之直監兵五千以為廣固指揮修治京城焉後遂廢高陽真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監凡廢監錢歸市易之外又以給熙河歲計諸監既廢游田司請廣行淤溉增課以募耕者而河北制置牧田所繼言牧田沒於民者五千七百餘頃乃嚴侵冒之

法而加告發之賞是歲入增多元豐三年收廢監租錢遂至百十六萬自群牧使而下賜賚有差

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戶馬法始此

自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議者常患國馬未備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乃召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疋止馬以四赤三寸以上齒以八歲以下為斷齒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提舉司籍記之於是諸道各以其數來上開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東路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鳳等路六百四十二永興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東路三百六十六京東東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二京西南路五百九十九

北路七百一十六時初立法

帝慮商賈乘民斯會高馬直以專利命出群牧司驍騎以上千匹與養馬戶交市以平其價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

帝問其利害王安石對今坊監以五百緡乃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決當不至重費蕃部以畜牧為生且其地宜馬誠為便利既而得駒庳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寖廢至是環慶路經略司復言已誘勸諸蕃部令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疋支五縑鄜延秦鳳涇原路准此養馬之令復行於蕃部矣已而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者償直七年六月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既配兵後遂不復補京東西既更為保馬而諸路養馬指揮至八年四月乃罷然其後行給地牧馬則猶本於戶馬之意云

五年五月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又詔司農寺立養馬法於是曾布等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者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強予府界毋過三千疋五路毋過五千疋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者社人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路矣

先是中書樞密院保甲養馬事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丘乘出馬有國馬國馬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死備償恐非民願而王安石以為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為便願投牒者已千五百戶

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

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疋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為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疋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疋為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為軍騎國之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為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為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即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疋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疋為限於理為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為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

馬死倍於保甲馬而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竟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耗者由帝獨斷之審也

八年置熙河路買馬場六而原渭德順諸場皆廢又以麟府所市馬羸且多罷之岢嵐火山軍所産馬亦以敵境近邊人多盜馬越界趨利爭售罷之自是國馬專仰市於熙河秦鳳矣

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者於輸蒭藁錢不給錢布而願爲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藁二百五十束詔毋過五千疋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

元豐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拯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千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疋爲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益息錢給之令崇拯月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教者馬矣

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疋疋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吕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催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

公雅翔又請以常平息錢賞馬之充肥及孳生者且請願以私馬印爲保馬者聽養至三疋蠲除之外每疋各次丁一人許贖杖罪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疋初限十五年者乃促爲二年半京西地不産馬且又貧乏甚苦之翔又奏本路馬已及萬疋請令諸縣弓手各養馬騎贖非捕盜之罪

按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守養戶馬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史志言戶馬之將行也王介甫以爲京畿百姓投牒願應募者已千五百戶保馬之將行也霍翔以爲禹城一縣願應募者爲馬已四百四十八蓋法行之初民皆樂從初非官府抑逼夫樂從之說出於建議者之口未必有是事實然所謂投牒應募之數未必全虛蓋民本非樂爲官養馬也當時科賦征役必是繁重故苟有一役於官而得以自免則亦不暇詳慮却顧而靡然從之正柳子厚所謂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時而獻之退而甘食其土之所有以盡吾齒是也及其久也馬之斃者陪償不訾且奉行之吏務爲苛峻於是數之少者增之期之寬者促之始重爲民病矣

八年提舉茶場李杞言賣茶易馬固爲一事乞同提舉買馬詔如其請其後群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而併

茶馬爲一司臣聞頃時以茶市馬兼用金帛者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始專用銀絹錢鈔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二事事實相須乃詔專以雅州之名山茶爲易馬之用自是蕃馬之至者稍衆久之買馬司復罷兼茶事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事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哲宗嗣位議者爭言新法保馬之不便乃下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給元償翔公雅皆得罪保馬遂罷

元祐初朝廷方議興廢監復祖宗之舊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左司諫王岩叟上疏極言其事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陽等監皆復

岩叟疏言兵所恃在馬而能蕃息馬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

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令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於瀛定之間棚基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太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廢監以來牧地之在民者處處為害愚民利於一時請地之易不虞後日輸送之難投牒之初爭立高課有司復重估其價計租為錢力皆不勝歲益增欠轉運司迫於群牧督責之嚴雖水旱不在蠲放禁錮鞭撻無日無之設欲還官豈復聽許今若因復置監牧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

紹聖三年始行給地牧馬之政

先是知任城縣韓鐸等建議於邢州請以牧田募民投田一頃者

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所養之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備償已佃人願養馬者除其租於是知州張赴上其說且以為陝西沿邊弓箭手投田不過一頃既養一馬又役一丁備邊之日歲居其半今但牧一馬而無身丁之役若試之一監或一縣當有利而無害樞密院是其請乃言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之家無所抑勒又限以赤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乃具為條畫下太僕寺應有監牧州縣悉施行之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近者募人給牧田養馬若牧田鄰於居民地復膏腴宜有願者相去稍遠難就耕牧則必非所願且一頃之地所直不多馬或亡失乃償錢四五十千恐人之非願言竟不行

徽宗崇寧元年有司較諸路田養之數凡一千八百四有奇而河北西路占一千四百他路自二百疋以下至河東僅九疋而開封府界京西南路京東東路皆無應募者蓋法雖已具而猶未力行也

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訾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馬者九千餘頃芻粟官曹之費歲為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無以任騎乘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六千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瘠磽者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見直計之頃為錢五百餘緡若以一頃募養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施行時熙河蘭湟路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而一充賞詔行之是歲臣僚言岷州應募養馬者至萬餘疋於是自守貳而下遞賞有差

宣和二年手詔曰給地牧馬議者本以蕃息國馬為言今損失動以千計而自法行至今皆無出駒之數歲廢賞齎蠲除租稅科調而賦

斂日以不均為害非一其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馬及置監處並如舊制於是又復東平監凡諸監興罷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自給地牧馬之法既罷三年而復行時牧田已多所給占乃詔見管及已拘收牧田如官司輒復請占者以違御筆論雖奉御筆者皆許執奏六年又詔立賞格應養馬通一路及三千疋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迁一官倍之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為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為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二亦以兼總八路馬政迁官然北方用兵而馬政益急矣

給地牧馬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秉政奉行之益力京罷而復廢

蔡絛國史補政和二年詔於京東西河北以舊牧地募人牧馬以次推行於諸路其制以在官逃田若天荒凡二頃至三四頃

度高下肥磽而授之鐲其一頃之賦而牧一馬牝則三年而出一駒牧五年者皆官鬻易馬盡括澤潞京西山東河北等田即陜右軍蕃落馬一分給之魯公既罷於是詔以所牧馬盡給賜童貫及補陜右諸軍之闕馬者凡九萬餘疋既不加恤道毙者十八九遂盡收田以賜諸苑囿及道宮若後苑八作書藝局艮嶽擷芳園上清寶籙宮龍德太一宮祐神觀各一千或八百頃他以差給賜其後北事興郭藥師在燕山乃盡發河北諸軍及保官馬聽其所擇而國馬盡矣宣和末金人且寒盟始悟闕馬乃復給地牧馬既無馬以給民又不得元田州縣強民出馬以牧取文具而已屬金人犯闕詔盡括內外馬及取於在京騎軍不及二萬且授內臣梁方平扼大河於濬州至則大敗馬復殲焉

政和五禮新儀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擇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壇各廣九步高三尺四出陛一壝二十五步中興後以紹興三十一年於行在昭慶寺設位行祭

高宗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二年始命措置馬監後置於饒州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復置提舉俄廢

四年又置監於臨安之餘杭南蕩

上曰輔臣進呈廣馬錢似代北所生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其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於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産馬處求之則是馬政不修也

十九年夏詔馬五百疋爲一監牡一而牝四之監分四群歲生産駒三分及斃二分以上有賞罰先是川路所買馬歲付鎮江軍中養牧至上以未見孳生之數遂分江上諸軍後又置監於郢鄂之間牡牝千餘十有餘年纔生三十駒而又不可用乃已故凡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

川秦馬。秦馬舊二萬疋乾道間川秦買馬之額歲爲萬有一千九百匹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利三路漕司歲應副博馬紬絹十萬四千疋成都利州路十一州産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其後文州復隸秦司而川司增珍州之額共爲四千八百九十六秦司六千一百二合兩司爲萬有一千十有六疋此慶元初之額也嘉泰末川司五場又增爲五千一百九十六疋秦司三場增爲七千七百九十八匹合兩司爲萬有二千九百九十四然累歲所市多不及額蓋。祖宗時所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邊強壯闊大可備戰陣今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産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産於西南諸蠻格尺短小不堪行陣今黎叙等五州軍所産是也羈縻馬每綱五十疋其間良細不過三五疋中等十許疋餘皆不等不可服乘守貳貪於賞格以多爲貴起綱遠來或死道路其僅至者但存皮骨茶馬司以其將斃者責付諸路甞之至則隨死而計

綱赴江上者又爲押綱卒校竊其芻粟道斃相望焉成都府馬務每年排發江上諸軍馬五十八綱一月券食錢米二百貫五十八綱一年總計一萬一千六百貫押馬官五十三員每員六百貫共計三萬一千八百貫與元府馬務每年排發三衙馬一百十二綱所費稱此率未嘗如數蓋茶馬司靳吝錢帛蕃蠻馬至多不即償故也或謂守倅兵官有市馬賞茶司屬官亦有而都大主管官獨無之故至此舊蕃蠻中馬高下良駑各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爲黎倅欲馬溢額以幸賞高其直以市之自是夷人所欲無厭愈肆邀索癸巳變故之後邛部川蠻邀功趙彥博始以細茶錦與之至今夷人常以博馬茶錦不堪藉口淳熙中龔綜爲黎守又與邛部蠻設席于倅廳之副皆犒以酒食夷人益肆稍不如欲則詬訶官吏牽馬出場宕昌馬舊止三千淳熙中始增其數慶元中金人既爲國所侵擾之北土遂失由是馬至秦司者益寡矣。舊川秦市馬赴密院多道斃者紹興二十四年

始撥券馬付三衙，命小校牲取之，三司取馬一歲棄牲，反用精甲四千四百人，州縣頗憚其費。二十七年秋，又詔川馬不赴行在，分隸江上諸軍：鎮江、建康、荊鄂軍各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馬步司各千，而以川馬良者二百進御。凡以川秦綱馬皆遣陸。乾道初，吳璘為宣撫使，始議馬綱勞費，又均房一帶多峻嶺亂石，馬多傷蹄道斃，請以舟載馬而東。上命夔路造舟，明年夔路轉運司主管文字任續上言：造舟已畢，工役逐事山程灘險利害相當，在所不論，惟欲撥陸路之芻秣以免沿流之煩費，輟四路之軍兵以免篙梢之追擾。四路廂禁軍數目不少，若各輟五千人於沿流十郡，充水軍，其衣糧令元來處科撥。馬綱行則迎送舟舡，馬綱往則訓習水戰，莫此為便。上大喜，令制置司撥廂禁軍三千五百人，如其請。王十朋、虞允文力論其擾人，其後言者又謂馬綱所至，擾擾江村，而商販米斛之舟尤被其毒，況水路馬數校之陸行存亡相若，而於衆場大有妨礙，乃詔川路馬舡日下廢罷。蓋自璘建請之後，利夔兩路沿江十餘郡之被其害者三載而後得免焉。淳熙八年，新興國軍朱晞顏朝辭，奏四川茶馬司歲於宕昌、黎、文、階、敘、南州、珍州等處買馬一萬二千餘疋，並四尺二寸以上，十歲以下，方許起綱，不合格者雖骨相驊駿，驟超逸者亦不收買，又不許民間私買，但愚以為棄之於化外，不若養之民間，緩急收之，實朝廷之外廄。況沿邊之地去西北不遠，風土水草相類，養之易以蕃息，而有願中賣於官者，依所直之數與之，孰不樂歸於官？若是，則民間之馬皆吾廄中物。乞於茶馬司所買馬外，不堪排發起綱之馬，令官用退印，不拘軍民並聽從便收買，則不惟得夷人懽心，且俾沿邊牧馬日以蕃息，可為緩急之備，是一舉而數利也。從之。信陽軍守臣言：奏司排撥綱馬，兵士已至而馬數未足，官司每以多支日券為憂；馬數已登而兵士未至，官司復以多費草料為念。幸而人馬俱集，則督促發遣，一不暇顧，且馬產於深番

涉遠而至，力猶未充，不問羸病，遽責之以經涉險阻，沿路倒斃皆此之由。乞下奏司，今後綱馬有羸瘠病患者，且須醫療飼養十分充壯，然後撥發。從之

廣馬。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棫始請市戰馬赴行在。紹興初，隸經略司。三年春，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七年，胡舜陟為帥，歲中市馬二千四百疋，詔賞之。其後馬益精，歲費黃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端、絁四千疋、廉州鹽三百萬斤，而得馬千五百，馬必四尺二寸以上乃市之。其直為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土人云：其尤驍駿者，在其出產處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不能致此耳。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去自杞國可二十程，而自杞至邕州橫山寨二十二程，橫山寨至靜江府又二十餘程。羅殿國又遠，如自杞十程。宜州溪峒熟撥常欲赴關，持南丹州莫延甚表，乞就宜州市馬，比之橫山可省三十程，產馬地至南丹十程，南丹至靜江府十三程。張說在樞府，欲從其說，或謂：遠近人孰不知，前迂其塗，豈無意？況莫氏方橫，乃欲為之除道而擅以互市之饒，誤矣！小吏妄作，將啟邊釁。乃止。廣州例以五十疋為一綱，每年綱許推賞，然吏為姦，博馬銀多雜以銅，每銀一兩為擇剔銅撲鹽百斤為一番，腐臧至六十所，羸皆官吏共盜之。蠻常知不肯以良馬來，所市率多老病，駑下且不能登數。帥范成大善為約束，增足監奩，遠其去官之歲，市馬乃六十綱，前此未有也。嶺南自產小駟，疋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每選其良者赴三衙，而其他則付建康、鎮江府、池、鄂、太平州軍中，皆有常數。舊廣西十州民運鹽至橫山寨，民甚苦之。紹興十九年，陳璹為經略使，以官錢募小校運送，若鹽無闕失，則部良馬至行在以酬之，至今為例。

淮馬，隆興初張浚爲江淮都督，即淮上市之，浚言川廣市戰馬每疋不下三四百千，又道遠多斃，今淮馬每疋適不滿二百千，且軍中即日可得。上從之。逮督府廢乃止。然淮南馬矮小，實不可用，其可用者乃取之淮北耳。乾道以後又詔於淮郡市馬，於是多有越淮盜馬來市者。時曾昭守濠州，至以其馬起綱至行在，北人以爲言。淮西帥臣趙善俊奏其事，大臣欲下令還之，孝宗以爲失体，乃諭善俊執死罪囚付昭令斬之，曰此盜馬者也。於是一綱已至御馬院，命濠州以死囚報，而次綱未至者皆遣還之，昭坐追官放罷，自是不復買淮馬矣。

淳熙十五年，侍衛步軍都虞候梁師雄言：三衙每年取押綱馬，全藉馬驛辦其草料以時養飼。竊聞沿路驛舍例皆損弊，及將合支草料雖驛安頓，每遇綱馬到程，旋令官兵般擔，以此失時，多致羸瘦，蓋因提點驛程官吏失於檢察。乞行下所隸州縣相視驛舍，量加修葺，及時合用草料，常切應辦，各就馬驛附近樁頓，綱馬到日，隨即支給。更乞令沿路都統司分定驛程，各差素有心力將官一員，從各司量給盤費，責令與諸州軍所委官同共提點：自宕昌至興州十五驛屬興州都統司，自大桃至漢陰十五驛屬興元府都統司，自衛口至千平十三驛屬金州都統司，自梅溪至石鼈十四驛屬江陵副都統制司，自應城至石田十四驛屬鄂州都統司，自邌城至梅梅十一驛屬江州都統司，自紫宕至廣德軍十二驛屬池州都統司，自段村至臨安府餘杭門六驛屬殿前步軍司。各令所差將官往來用心巡視，務要館舍草料應辦齊整。違從提點將官申所屬都統司等移文州縣，將本驛不職官吏依公責罰，各司所差將官歲一更替，如見實有勞效，即支犒賞。從之。

嘉定六年，臣僚言：將佐之馬，往往取之馬軍，則馬軍雖合請三百止得一百食錢，而主軍者各收其三分之一。又統制官占馬至四十五疋，名料馬，豈特占請馬料，每一疋必有一卒以頂其名而盜取其錢以入已者。今欲措置立爲定額，詔統制官止許差破戰馬六疋，統領官差破四疋，馬步軍正副準備將各止差破兩疋，其減下馬拘收從公撥付入隊官兵，如法養餵約束，自後不得輒於官兵名下差撥換易。從之。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蓋踰萬疋，使臣將校得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程券食廐圍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又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以水草亦爲逐處之患。因讀五代舊史云：唐明宗問樞密使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五千疋。帝歎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爲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蓄只如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爲騎士無所施，然則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爲失計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

軍器

周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鼖鼓鼓軍事[illegible]凡軍旅夜鼓鼜[illegible]軍動則鼓其眾[illegible]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illegible]〇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illegible]

[illegible]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illegible]皆畫其象焉[illegible]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illegible]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illegible]

[illegible]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illegible]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illegible]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illegible]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illegible]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illegible]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illegible]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illegible]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illegible]其矢箙皆從其弓[illegible]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illegible]

[illegible]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illegible]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illegible]

[illegible]之儀。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illegible]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illegible]之儀。[illegible]凡亡矢者，弗用則更。[illegible]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illegible]掌詔王射，[illegible]贊王弓矢之事。[illegible]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illegible]既射則斂之。[illegible]無會計。[illegible]

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illegible]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illegible]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illegible]秋獻成，[illegible]書其等以饗工。[illegible]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illegible]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illegible]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考之，亡者闕之。[illegible]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illegible]

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illegible]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illegible]

[illegible]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illegible]是故倨句外博。[illegible]重三鋝。[illegible]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illegible]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illegible]兩從半之。[illegible]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illegible]中其莖，設其後。[illegible]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illegible]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illegible]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illegible]）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illegible]）凡爲甲，必先爲容，（[illegible]）然後制革。（[illegible]）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鄭司農云：[illegible]）以其長爲之圍。（[illegible]）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illegible]）

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illegible]）眡其裏，欲其易也；（[illegible]）眡其朕，欲其直也；（[illegible]）櫜之，欲其約也；（[illegible]）舉而眡之，欲其豐也；（[illegible]）衣之，欲其無齘也。（[illegible]）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illegible]）

（[illegible]）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illegible]）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illegible]）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illegible]）參分其長而殺其一，（[illegible]）五分其長而羽其一，（[illegible]）以其笴厚爲之羽深。（[illegible]）水之以辨其陰陽，（[illegible]）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illegible]）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illegible]）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illegible]）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illegible]）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illegible]）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illegible]）

（[illegible]）

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illegible]）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illegible]）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illegible]）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illegible]）毄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則密，是故侵之。（[illegible]）

（[illegible]）凡為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illegible]）凡為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illegible]）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illegible]）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illegible]）

（[illegible]）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illegible]幹以冬[illegible]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illegible]）六材既聚巧者和之（[illegible]）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illegible]）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為下（[illegible]）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illegible]）凡析幹射遠者用埶（[illegible]）射深者用直（[illegible]）

（[illegible]）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illegible]）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稚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illegible]）疢疾險中（[illegible]）瘠牛之角無澤（[illegible]）角欲青白而豐末（[illegible]）夫角之本蹙於𦟝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者埶之徵也（[illegible]）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illegible]）夫角之末遠於𦟝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者柔之徵也（[illegible]）

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illegible]）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illegible]）凡昵之類不能方（[illegible]）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剽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illegible]）筋欲敝之敝（[illegible]）漆欲測絲欲沈（[illegible]）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illegible]）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illegible]）寒奠體（[illegible]）冰析灂（[illegible]）

[illegible]冬析幹則易[illegible]春液角則合[illegible]夏治筋則不煩[illegible]秋合三材則合[illegible]寒奠體則張不流[illegible]冰析灂則審環[illegible]春被弦則一年之事[illegible]析幹必倫[illegible]析角無邪[illegible]斲目必荼[illegible]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illegible]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恒由此作[illegible]故角三液而幹再液[illegible]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illegible]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illegible]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illegible]斲摯必中膠之必均[illegible]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illegible]凡居角長者以次需[illegible]恒角[illegible]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illegible]恒角而達[illegible]譬如終紲非弓之利也[illegible]

[illegible]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illegible]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illegible]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illegible]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illegible]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為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為良矣[illegible]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illegible]宛之無已應[illegible]下柎之弓末應將興[illegible]為柎而發必動於閷[illegible]弓而羽閷末應將發[illegible]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illegible]維體防之引之中參[illegible]維角撐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illegible]釋之無失體如環[illegible]材美

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illegible]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illegible]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illegible]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illegible]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illegible]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illegible]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illegible]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illegible]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illegible]

[illegible]往體多而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illegible]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illegible]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illegible]

[illegible]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illegible]其次角無灂[illegible]合灂若背手文[illegible]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illegible]和

弓轂摩（和德源也轂猶也將用弓必先調之拂之摩之大射禮曰小射正授弓大射正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上時事反）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句於三体材皆惡不用之弓也覆猶察也謂用射而察之至猶善也但角善則矢雖疾而不能遠覆孚服反句九具反或音鉤）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射侯之弓也幹又善則矢疾而遠）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射深之弓也筋又善則矢既疾而遠又深○鄭鍔曰和弓大射云大射正以袂順左右隈謂以左手橫執之時上隈向右下隈向左而上再上一拂去塵乃授與君也覆弓謂弓有六材角幹筋用力多者言之若三者全善則為尤良若一善者為弓有二善者為次今此先察一善者至謂若幹筋不善直角可以為句弓此職至不用之弓尤弱雖疾不能射遠也齊次弓者非直角至筆幹善謂之侯射之弓則上矢便利近射與弋言矢疾而遠對上句弓疾而不遠以及疾者也筋至則三善者也上文唐大射深王弘三善亦射深事中以是上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

漢高帝時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以藏兵器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丞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丞（百官表注云若盧主藏兵器考工主作器械）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子為令

三八今五 小注字七

地理志河南南陽濟南泰山潁川河內蜀廣漢等郡皆有工官

徐氏曰按漢時工官雖在外郡而所作器械實輸京師故武帝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澹之也

八年令賈人毋得挾兵乘騎馬

文帝時從鼂錯之說募民徙塞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蘇林曰渠答鐵蒺藜也）

錯言兵事曰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澹之

丞相公孫弘奏言禁民不得挾弓弩侍中吾丘壽王言其不便上從之

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彍音郭師古曰引滿曰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法令為首）去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戮音六）墮名城殺豪桀（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耰音憂箠音之累反）犯法滋眾盜賊不勝（師古曰言不可勝數也）不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事四方射御之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抗舉也射夫眾射者也同同耦也言發舉大侯又張弓矢之禮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

劉四十三 仲十六字

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馬弩關 以上不得出關 至漢出弩十石

成帝陽朔三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殺長吏盜庫兵。陽朔二年嵩漢男子鄭躬等攻官寺纂囚徒盜庫兵。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反盜庫兵

哀帝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乳母王阿舍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臣請收還武庫

江都王建聞淮南衡山王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鑄將

軍都尉印遣人通越。膠東康王聞淮南王謀反私作兵車鏃矢戰守之備。燕王旦反詐言受武帝詔得領庫兵飭武備

後漢武庫令主兵器屬執金吾。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金吾入武庫魏晉一遵漢制

武帝泰始五年鮮卑樹機能攻陷涼州令司馬督馬隆往討之隆請自至武庫令與忿爭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將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乃命惟隆所取

夏主赫連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阿利性巧而殘忍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精利

唐府兵之法人具弓一矢三十刀一其介胄戎具皆藏於庫所有征行則給之番上宿衛者給弓矢橫刀而已

太宗嘗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斜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

唐初置軍器監貞觀六年廢并入少府監開元初以軍器使為監領弩甲二坊其後又罷隸少府監加少監一員以統之以後廢併不常

開元十一年置北京軍器庫二十六年廢依舊為甲坊

玄宗天寶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廢武備銷鋒鏑以弱天下豪傑於是挾軍器者有辟蓄圖讖者有誅習弓矢者有罪不肖子弟為武官者父兄擯之不齒唯邊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復用人至老不聞戰聲六軍諸衛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角抵拔河翹木扛鐵日以心鬬及北方盜起股慄不能授甲

德宗貞元元年詔鎧甲之屬不畜私家

憲宗元和元年敕京城內無故於街衢中帶戎仗及聚射者治罪

六年京兆尹王播奏諸縣軍鎮放牧人等不得帶弓箭刀劍器仗從之

晉天福二年勅禁諸道不得擅造器甲

開運元年命諸道州府點集鄉兵率以稅戶七家共出一卒兵仗器械共力營之

宋太祖皇帝開寶三年詔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畜軍器軍士素能自備技擊之器者寄掌於本軍之司俟出征陳牒以請品官准法聽置御盜之用

八年將平江南頗以簡稽軍實為務京師所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制作精絕尤為犀利其國工之署有南北二作坊弓弩院諸州有作院皆役工徒限其常課南北作坊歲造塗金脊鐵甲素甲渾銅甲畫漆皮甲鐵身皮副甲鐵褐步鍪金錢朱漆皮馬具裝鐵銅朱漆皮馬具裝鈸劍大劍手劍金槍根槍椿木槍掉刀鍋銀花

皮器械笠背鞍弩箭箙弓箭袋皮立弩榻床子弩凡三萬二千弓弩院歲造角弝弓白樺弓虎翼弩馬黃弩床子弩白皮器械水獺皮器械旗幟弩樁鎚弓弩箭弦鏃等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黃樺黑漆弓弩麻背弓素皮器械環子槍素木槍黑漆木槍朱紅木槍金漆竹槍銀裝銅裝等物竹笴箭木笴箭皮甲兜鍪鐵甲葉箭撒等凡六百十餘萬又南北作坊及諸州別造兵幕甲袋梭衫鉦鼓炮沙鍋鐵行槽鍬钁鐮斧等謂之什物以備軍行之用凡諸兵器置五庫以貯之嘗令試床子弩於近郊外矢及七百步又令別造千步弩試之矢及三里戎具精勁近古未有

王氏揮麈錄承平時揚州郡治之東廡扃鎖屋數間上有建隆元年朱漆金書牌云非有緩急不得輒開宣和元年盜起浙西詔以童貫提師討之道出維揚見之焚香再拜啓視之乃弓弩各千愛護甚至儼然如新貫命弦以試之其力比之後來過倍而製作精妙不可跂及士卒皆歎伏施之於用以致成功此蓋太祖皇帝親征李重進時所留者仰知經武之略明見於二百年之前聖哉帝也

仁宗天聖四年詔減諸路歲造兵器之半又詔作坊造纏槍一萬五千給秦渭環慶延州鎮戎軍

康定元年詔江南淮南州軍造紙甲三萬給陝西防城弓手又詔河東強壯習弩者聽自置戶四等以下官給之

慶曆二年賜河北義勇兵弓弩箭材各一百萬

四年賜鄜延路總管風羽子弩箭三十萬

五年詔諸路所儲兵械悉報三司三司歲具須知以聞仍約為程式預頒之

嘉祐八年詔士庶之家所藏兵器非法所許者限一月送官敢匿藏人告捕

神宗熙寧元年命入內副都知張若水等料簡弓弩若水進所造神臂弓

神臂弓弩類也始民李宏獻之以檿木為身檀為弰以鐵為蹬子槍頭銅為馬面牙發麻繩紮絲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帝閱試之射二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笴帝甚善之於是神臂弓始用而他弓矢弗能及

二年命河北州軍凡戎器分三等奏聞其後詔諸路各遣官分州庫戎甲兵器亦為三等如沿邊三路而川陝不與

六年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置判一人同判一人屬有丞主簿管當公事先時軍器領於三司至是罷之一總於監凡產材州置都作院凡天下知軍器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吏民獻器械法式者甚眾是歲又置內弓箭南庫而軍器監奏遣使以利器頒諸路作院為式焉

時帝頗欲利戎器而患有司苟簡王雱深知帝意奏疏曰漢宣帝號中興賢主而史官所敘獨以為技巧工匠精於元成之時然則此雖有司之事而上繫朝廷之政方今外禦兩邊之患內虞盜賊之變而天下歲課弓弩甲胄之類入充武庫之積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以為武備者臣嘗觀於諸州作院至有兵匠乏少而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具而已武庫吏亦惟計其多寡之數藏之未有責其實用者故所積雖多大抵敝惡耳夫為政如此而猶欲抗威決勝外攝夷狄之強橫內沮姦凶之竊發臣愚未見其可也臣私計其便莫若更制法度斂數州之作而聚以為一處若今錢監之比每監擇知工事之臣使專於其職且募天下之良工散為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以總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責而皆精矣聞今武庫太祖時所為弓尚有可弦如新者而近世所造往往不可用有以見法禁之張

强異也昔者垂爲共工而歷代資其竹矢然則所以爲至治比其一事也帝納雩說

時軍器監製器不一材用滋耗於是詔不以常制選官馳往州縣根牛皮角筋能令數蓋次第加獎足歲始造箭曰狼牙箭鴨觜箭出尖四楞箭一插刃鑿子箭凡四色推行之

哲宗元祐元年詔三路既罷保甲團教其器甲各選官印收之勿得以破損拘民整治又詔太僕少卿高遵惠會工部及軍器監內外作坊及諸州都作院工器之數以要切軍器立爲歲課務得中道非要切並權住勿造於是數年之間督責少弛不復以戎器爲事矣

徽宗崇寧初臣寮言元祐以來因循廢弛兵不犀利詔復令諸路都作院創造修治官吏考察一如熙寧之時又有都大提舉內外製造軍器所之名

宣和時歲歲督責軍器所用御筆處分工造不已而較數常闕繕修無虛歲每稱敝壞大抵中外相應一以虛文上下相蒙馴致靖康之禍靖康洶洶兵仗皆缺詔書屢下嚴立刑賞而卒亦無補勤王之兵經過郡縣隨身軍器若馬甲神臂弓箭槍牌之屬於市肆飾郎博易熟食或名寄頓其實弃遺逃役

高宗建炎初內庫造作累年兵械山積而諸軍各除戎器

祖宗時御前軍器所役兵有萬全軍匠三千七百人東西作坊工匠五千人紹興初役兵纔千人久之增至千六百餘人又於諸道增差二千九百餘人二十六年詔見役工匠宜減免江浙福建諸州所發物料皆蠲之有司奏物料以三分爲率減一分工匠以二千人雜役以五百人爲額

建炎中以大閹董殺提舉軍器未踰年罷之紹興五年始隸工部後復以中人典領其謂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預聞者三十年工部侍郎言非祖宗建官正名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之詔依條檢察考宗初復以內省都知李綽爲之張震爲御史力論其不然乃命復隸工部

紹興四年提舉軍器所言得旨依御實封樣造甲每季進呈訖送納樞密院甲樣係四等甲葉計用一千八百二十五片表裏磨鋥一般光細內一等披膊葉五百四片每片重二錢六分一等甲身葉子三百三十二片每片重四錢七分一等腿裙鶻尾葉子六百七十九片每片重四錢五分一等頭鍪簾葉子三百一十片每片重二錢五分并頭鍪一盃子眉子共重二斤一兩及皮線結頭事件重五斤一十二兩五錢一分每副共重四十九斤一十二兩今若須葉子每箇依元定分兩如或重或輕若皆不用恐枉費鐵炭工力乞將上件新降樣甲葉子分兩輕重品搭穿舉每副成全共重四十五斤通融造作庶幾功料易爲趁辦詔依不得過五十斤

十九年宰執言春秋教使臣效用踏射克敵弓乞依格推恩上曰克敵效最爲强勁雖被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

淳熙間淮東總領朱佺言鎮江一軍係韓世忠部曲世忠造克敵弓以當虜騎之衝突其發則可以洞重甲最爲利器前後屢以此取勝虜至今畏之今久不經用損失廢弛取會見管弩手八千八百四十二人每人合用兩張內一張日逐上教一張準備出戰共合用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四張乞行下做造湊及元額從之

淳熙六年建康府留守陳俊卿言聞殿前司及諸路都統司自隆興二年以後諸軍所管軍匠逐時造甲至今十五六年想亦稍備兼聞御前軍器所有工匠三千五百人若以百工造一甲日可得三十五甲歲可得萬副以十五年計之今不啻十四五萬甲矣及建康行官見樁管精甲數萬副又諸州新造甲至年終計之亦可得二三萬副除三司及諸路都統司外乞令有司實加檢括總計所造之數若稍足用宜候將來諸州造甲數足日於常年合納甲葉鐵炭之類闕歲

量與裁減此亦寬民力之一事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一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二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刑考

刑制

虞舜象以典刑（象法也虞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鞭作官刑（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作贖刑 眚災肆赦 怙終賊刑（註見後及詳後門）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幽州 放驩兜于崇山 竄三苗于三危 殛鯀于羽山（注見後門）四罪而天下咸服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夏華夏群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汝作士 五刑有服（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五服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有宅 五宅三居（注見後門○）惟明克允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責命○）汝作士明于五刑 以弼五教 期于予治 刑期于無刑 民協于中（合于大中之道）時乃功懋哉 皋陶曰帝德罔愆 臨下以簡 御眾以寬 罰弗及嗣 賞延于世（嗣亦世俱謂子孫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宥過無大 刑故無小 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詳見後門）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 好生之德 洽于民心 茲用不犯于有司

呂刑 苗民弗用靈 制以刑 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殺戮無辜 爰始淫為劓刵椓黥（三苗之凶善民虐之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越茲麗刑并制 罔差有辭（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也）民興胥漸 泯泯棼棼 罔中于信 以覆詛盟（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為亂棼棼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虐威庶戮 方告無辜于上 上帝監民 罔有馨香德 刑發聞惟腥（三苗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各告無罪于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發聞乃惟腥臭）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報虐以威 遏絕苗民 無世在下（皇帝帝堯也哀矜眾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為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

丁謐論曰 堯典曰象以典刑 流宥五刑 鞭作官刑 扑作教刑 金

作贖刑怙終賊刑咎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呂刑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按此則肉刑在於蚩尤之世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而五刑之數亦不具於聖人之旨也禹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凶頑因可知矣湯武之王獨將奚取呂刑之云即叔向所謂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則近君子有徵之言矣

夏作禹刑

殷湯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於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下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

紂爲無道罪人以族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又爲炮烙之刑 膏銅柱加之以炭令有罪者行焉紂笑名曰炮烙之刑 醢九侯脯鄂侯周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

周官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 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 二曰刑平國用中典 平國承平守成之國 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 以五刑糾萬民 刑亦法也糾猶察異之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 功農功力勤力 二曰軍刑上命糾守 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 三曰鄉刑上德糾孝 德六德也善父母爲孝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能能其事也職職事修理 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愿慤慎也暴當爲恭字之誤也 ○愿音願暴又音報 以圜土聚教罷民 圜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爲善也民不愍作勞有似於罷 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 害人謂爲邪惡已有過失麗於法者以其不故犯法寘之圜土繫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寘置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 ○寘之豉反 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 反于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圜職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 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出謂逃亡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詩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箇與 ○造七報反注同箇古賀反與音餘 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 ○劑子隨反 以嘉石平罷民 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使善 ○嘉石音...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麗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宥寬也 ○... 以肺石達窮民 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 ○... 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 ...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正月周正月也...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 邦典六典也以六典待邦國之治 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 邦法八法也以八法待官府之治 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邦成八成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故書弊爲憋鄭司農云憋當爲弊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弊之斷其獄訟也故春秋傳曰弊獄邢侯

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 附猶著也訊言也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十日乃斷之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 爲治獄吏褻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鄭司農云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 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鄭司農云刑諸甸師氏禮記曰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 觀其出言不直則煩 二曰色聽 觀其顏色不直則赧 三曰氣聽 觀其氣息不直則喘 四曰耳聽 觀其聽聆不直則惑

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詳見議辟門）。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上其所斷獄訟之數）。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群士（遂士以下），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士師之五禁）。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左右，助也。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爲非也。宮，王宮也。官，官府也。國，城中也。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囂讙夜行之禁，其粗可言者。[illegible]）。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先後猶左右也。[illegible]）。掌官中之政令（大司寇之官府中也），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

弊訟，致邦令（[illegible]）。掌士之八成（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一曰邦汋（[illegible]），二曰邦賊（爲逆亂者），三曰邦諜（爲異國反間），四曰犯邦令（干冒王教令者），五曰撟邦令（稱詐以有爲者），六曰爲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七曰爲邦朋（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八曰爲邦誣（誣罔君臣，使事失實）。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illegible]），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illegible]）。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illegible]）。

鄉士掌國中（謂六鄉之獄在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illegible]）。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illegible]）。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鄭司農云：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

中者，刑罰之中也。協，合也，和也，和合支幹善日，若今時望後利日也。[illegible]）。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免猶赦也。[illegible]）。

遂士掌四郊（六遂之獄在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糾其戒令（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分一遂），聽其獄訟（以下同鄉士），二旬而職聽于朝（以下同），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三公會其期。

縣士掌野（[illegible]），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以下同），三旬而職聽于朝（以下同），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

方士掌都家（[illegible]），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

月而上獄訟于國（[illegible]）。司寇聽其成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illegible]）。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illegible]）。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illegible]），諭罪刑于邦國（[illegible]）。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illegible]）。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illegible]）。

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illegible]）。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illegible]）。凡民同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illegible]）。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illegible]）。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

罪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

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為民困也

司刑掌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其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為俗古刑人之遺象與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殺死刑也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二年除肉刑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如今律家所署法矣

司盟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貳之者備其自相違約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者

司厲○司圜並見後門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鄭司農云拲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梏者兩手各一木也玄謂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弊猶斷也○梏古毒反張揖云參著曰梏偏著曰拲說文云梏手械也所以告天桎足械也所以質地拲云三家書曰拲一家居舉反漢書音義韋昭音拱云兩手共一木曰拲兩手各一木曰梏李奇晉灼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奉而適朝士將以適市也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囚時雖有無梏者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就眾也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為于偽反著丁略反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適甸師氏者亦由朝也乃往王世子刑掌戮將自甸師氏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為兄弟體異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斬以鈇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諜謂奸寇反間者之小者殺之搏當為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諜音牒膊普博反要一遙反間間廁之間昔隸注作膊同

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焚燒也易曰焚如死如棄如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辜音孤

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踣僵尸也肆猶市中也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踣皮北反墨音居良反

凡罪之麗於法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罪二千五百條上附下附一刑五而已於刑同者其刑殺之一也

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戮謂膊焚辜肆

墨者使守門黥者無妨於禁○黥音擎劓者使守關截鼻亦無妨以貌醜遠之○劓魚器反宮者使守內以其人道絕也今世或然刖者使守囿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刖音月囿音又髡者使守積鄭司農云髡當為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玄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為翦其類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隧者宮者宮人宜也○髡苦門反隧音遂注同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詔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正月布刑于天下正歲又縣其書于象魏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于四方而縣于邦國都鄙門閭所謂四夷戎狄也使四方皆行之也

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斬殺戮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傷人見血見血乃為傷人耳攘猶卻也攘獄者距當獄者也遏訟者止欲訟者也卻獄者言不受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民之好為侵陵稱詐謾誕此三者亦刑所禁也力正以力強得正也○撟居表反好呼報反謾武諫反又武山反一本或作慢誕音但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奚隸女奴男奴也其聚出入有所使也

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司寇秋官卿掌刑者也○辟婢亦反注同必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刺七賜反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也附從輕赦從重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宥罪也求可以赦者使之從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制斷也即就也論理也必即天理言與天合○論音倫注同郵罰麗於事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郵音尤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盡其情疑獄氾與衆共之衆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成獄辭史以獄成

告於正正聽之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平彼命反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其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又當作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凡作刑罰輕無赦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變更也侀音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淫聲鄭衛之屬也異服若聚鷸冠瓦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窆○鷸伊必反徐音述弁皮彥反般百間反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皆當時有所給細詐者也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此四誅者不以聽為其害大而辭不可明

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體猶連結也術法也百姓或作異姓非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詩見帝考皇門

康誥曰嗚呼封敬明乃罰凡有罰必敬明之欲其遵重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小罪非眚而故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罪雖小而不可赦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有大罪而非故犯乃其過誤偶爾如此既自道盡其罪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乃不可殺○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非汝封私用天之所以討有罪刑殺私喜無或以為可者非已施人之地而支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而以之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外事謂司寇之事言汝陳法於外也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此要囚之要也服念而之要囚數日十日時三月為囚求生道也蔽斷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陳臬事罰斷以殷之常法其刑其殺必求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以矣又慮其既以吉而不適又謂其刑其殺必

既又慮其將時而徇己又謂刑殺不可以從汝封之意既又曰遷其即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又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文敘汝當惟謂未有服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是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言己身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善心獨善也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因民之自得罪者亦先發其良心云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很之士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手吾之私心也暋不畏死罔弗憝與夫殺人而盜財者也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大惡即上文之罪言寇攘姦宄者固為大惡矣而不孝不友者尤可惡者也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之不親也天叙之大倫而不孝不敬之其兄至於兄不念鞠子之哀不友其弟是兄弟之不相愛也天倫之序而不能敬其兄是不念其父者也不能敬其兄是不念其父母者大傷之大恭而不以刑治之是天與我民彝大泯亂而奪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其教以善於人以邀其君上之由是乃長惡於下乃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其罪可不問乎汝其速由文王作罰之刑以率殺之而乃殺之外以言其罪者皆子正人小臣之上正是也可不由茲義速殺之亦以示之是非之義也曰示之以義則人知父子兄弟不孝不義之罪而其君可無不親上之國也用其刑而用法之非無法之繁也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尹氏曰速由文王作罰由茲義率殺此周公之刑其刑亦仁厚而已矣

君陳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無倚法以削也作威於上無依勢作之威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也

穆王作呂刑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主正典獄諸侯也非汝惟為天牧養民乎言任重是汝也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 麗力馳反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眾為威虐者任奪人貨所以為亂 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 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絜其所為故下咎罪謂誅之 蠲吉玄反 咎其九反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言苗民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絕其世 王曰嗚呼念之哉 念以伯夷為法苗民為戒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 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得不念我言庶幾有至命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 日人實反一音曰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美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 吁況于反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 度待洛反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 造七報反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簡孚有眾惟貌有稽 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贖 鍰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六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 閱音悅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 倍百為二百鍰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 剕扶味反 差初佳反 倍二百為四百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 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 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今所不行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 上刑適輕下服 重刑有可以虧情適輕者 下刑適重上服 輕刑有可以重情適重者 輕重諸罰有權 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並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罰懲非殺人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者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本情惟從其理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 獄成而孚輸而孚 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 敬之哉告諸侯之官長眾伯族姓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 今天治民人君為天所作配在下當明清於單辭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無敢受貨賕於獄之兩辭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眾人見罪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當長畏懼惟為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天道罰不中令眾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 受王

嘉師監于茲祥刑(布敖布上受王之書衆而治之者監于善刑欲其勸而祉之為無疆之辭)

呂刑一書先儒蔡九峰以為舜典所謂贖刑者官府學校鞭朴之刑耳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許其贖免矣蓋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亦以示戒愚以為未然蓋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而下猶使人為之感動且拳拳乎訖富惟貨之戒則其不為聚斂征求設也審矣鬻獄取貨末世暴君汙吏之所為而謂穆王為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謂贖者意自有在學者不能詳味經意而深考之耳其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蓋謂犯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鍰以示罰耳繼之曰閱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其所謂疑者何也蓋唐虞之時刑清律簡是以贖金之法止及鞭朴而五刑無贖法至於周而律之繁極矣五

刑之屬至於三千若一按之律盡從而刑之則何莫非投機觸罟者天下之人無完膚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姑以大辟一條言之夫所犯者死罪而聽其贖金以免誠不可以訓也然大辟之屬二百則豈無疑赦而在可議之列者有如殺人反逆之類則是不可不殺雖萬鍰亦難貰死矣而二百之屬其罪不皆至此也以經傳考之其在周則王制之析言破律行偽學非酒誥之群飲其在漢則列侯坐酎金不敬將帥出師失期之類於律皆死罪也而其情則可矜其法則可議豈必盡殺之乎此則死罪之疑赦者也意周所以斷斯獄必在其罰千鍰之科而漢制則不過或除其國或贖為庶人亦其遺意也蓋哀矜庶獄乃此書之大旨贖特其一事序者専以訓夏贖刑言之已失其義而此書之首又止言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夫曰作刑以詰四方者主於用刑之意也而此書所言大槩哀民之罹于法而不忍刑之恩有司之不能審克而輕用之其意蓋期於無刑而非作刑也故愚疑篇首或有脫簡如耄荒語亦難通二序既不得書之意而後之儒者復因穆王有巡游之事遂於此書肆為譏評而不復味其辭亦已疎矣以愚觀之一篇之中察獄情之隱痛鑒天道之神明而示勸戒於報應之間咨嗟惻怛諄複詳練老者之言也其作於既聞祈招之後乎是豈復有後心之可議哉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殺一法也虞書所謂罪疑惟輕此書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是也罰贖一法也虞書所謂金作贖刑此書所謂五刑之贖是也固並行而不悖也且其言曰罰懲非死人極于病蓋財者人之所甚欲故奪其欲以病之使其下為惡耳豈利其貨乎至又以為所言皐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

功皐陶不與蓋吝之也亦此書立言之疵啓之陋哉俗儒之論也夫刑以弼民古人重之謹之而非所先也故夫子以政刑不若德禮而此書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蓋曰必居以安之食以養之禮以教之然後及於刑耳豈以皐陶為劣於禹稷而後之乎然即此章先後輕重之意觀之益可以明此書之不為作刑以詰四方而作矣

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吾見子產以為己法度今則已矣)今則已矣(已止也)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聳息勇反行下孟反)教之以務(時所急)使之以和(說以使民悅音悅)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施之於事為涖音利又音類)斷之以剛(義斷恩)猶求聖哲

之上明察之官（聖哲公王者也明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之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偽）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為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戒為惠）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為之故言遂）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也）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修唐叔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民不奉上）貴何業之守（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廢今復興之是成其...）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趙鞅本非趙氏之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修德...）

杜氏通典議曰按虞舜立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按周官司寇建三典正月之吉懸于象魏使萬人觀之浹日而斂漢高帝患決獄失中置廷尉平時鄭昌上疏曰聖王立法明刑者救衰亂之起也不若刪定律令愚人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後之論者即云上古議事不為刑辟夫有血氣必有爭心群居勝物之始三皇無為之代既有君長焉則有刑罰為其俗至淳其事至簡人犯者至少何必先定刑名所以因事立制叔向之言可矣自五帝以降法教益繁虞舜聖哲之君後賢祖述其道刑章輕重亦以素設周氏三典懸諸象魏皆先防抵陷令避罪辜是故鄭昌獻疏蓋以後明其義嘗子產相鄭在東周衰時王室已卑諸侯力政區區鄭國介於晉楚法弛民怠政察俗訛觀時之宜設救之術外抗大國內安疲甿仲尼見事閱死出涕稱之遺愛非盛德歟

又按孔穎達正義云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則刑之輕重不可使人知也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臨至時事議其輕重也孔議附會叔向之書然詳左氏所載夫子之說第令守晉國舊法以為范宣子所為非善政耳非謂聖王制法不可令人知也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出子武公弟三父等共殺出子立武公）孝公初衛鞅請變法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

各以律受上賞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刑及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令之初作一日臨渭論囚刑七百餘人渭水盡赤又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

始皇即位遣將成蟜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及戮其屍（已死者戮其尸）其後嫪毐作亂敗其徒二十人皆梟首（懸首於木曰梟）車裂殉滅其宗輕者為鬼薪（取薪給宗廟為鬼薪皆曰鬼薪作二歲）

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縣稱也石百二十斤始皇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三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丞相李斯請燒詩書百家語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

三十五年始皇以盧生等誹謗使御史悉按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

二世即位以趙高為郎中令更法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群臣諸公子有罪令高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十二人戮死於市十公主矺死於社財物沒入縣官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時山東群盜大起不能禁胡亥責李斯斯懼乃阿意以書對曰夫賢主必能行督責術則人不犯故韓子曰慈父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胡亥悅行督責益嚴刑者相半死人成積於市以殺人多者為忠臣丞相去疾及李斯與將軍馮劫諫胡亥以寇盜並起皆苦於轉戍且止阿房作者胡亥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為何以在位遂下之吏去疾劫曰將相不辱皆自殺高因譖李斯子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令高按問斯高詐為御史十輩往訊斯斯以實對輒令榜掠斯急上書高令棄之不奏後胡亥使人驗斯斯懼如前使者乃誣伏遂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夷三族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二

刑考

刑制

漢高祖初入咸陽與父老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傷人有曲直盜贓有多少故言抵抵至也當也餘悉除秦苛法兆民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葅其骨肉於市菹謂醢也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請之應劭曰此輕罪不完其耏鬢曰耏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當從寸故服劭為耐言耐罪以上皆當先請也耏師古曰耏頰旁毛也音而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遂令蕭何攈摭秦法謂收拾也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廏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又制獄疑者各讞所屬官長皆移廷尉廷尉不能決具為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

孝惠即位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宦皇帝而知名謂非五大夫爵六百石而早事惠帝特為所知故亦優之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也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謂王侯內外孫也耳孫玄孫之子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肉屬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旦起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不加肉刑髡鬄也

先公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漢之待公卿大夫與士庶無等級皆習秦氣象蕭曹秦吏習見不知改而何亦身自當之惠帝雖差立條式然特以為恩惠不著法令文帝時絳侯下獄賈生極言以諫然終不能變也

高后元年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

孝文元年盡除收帑相坐律令

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勿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收之　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故便帝曰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

容齋洪氏隨筆曰漢族誅之法每輕用之袁盎陷鼂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弘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欲族解且偃解二人本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遽至族乎用刑之濫如此

孝文所行獨新垣平一事為盛德之玷然此事所關甚重蓋其寵新垣平也惑於求仙希福之說而濫謟之祀訖漢世而未能正者以此其誅新垣平也復行收孥相坐之律而濫酷之刑訖漢世而未能除者亦以此帝恭儉仁賢之主而此二事失禮失刑遂令後嗣遵而守之以為漢家制度不敢革正惜哉

二年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令今又有之則是中間曾重復此條也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背棄約中道而止總實

事也。設吏以爲大逆韋曰祝詛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謾而不直者不敢說少實也故謂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致堂胡氏曰妖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搖民惑衆有姦宄賊亂之意者及其失也則暴君權臣假此名以讋懼中外塞言路也故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爲上盡忠深計必剴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於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誹謗妖言耳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鉗口結舌人君不聞其過淪於危亡而不悟然則其所謂誹謗者乃天下之忠而其自爲者乃天下之妖也夫既以忠諫深計爲誹謗妖言則指鹿爲馬指野鳥爲鸞指菌爲芝指氛祲爲慶雲指雹曰不爲災也指彗曰所以除舊而布新也蝗生則曰不食嘉穀也

日食則曰陰雲蔽之也地震則曰官府無傷也霖雨則曰秋稼自茂也水潦泛溢則曰民無流死者也歲饑則曰路未嘗有餓者也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詭道倒言而逆說之欺惑世主使淪於危亡其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爲妖也不亦大乎嗚呼文帝除此令其享國長世宜哉

按古者庶人謗商旅議夫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則誹謗古所有也周公曰小人怨汝詈汝又曰否則厥口詛祝晏子曰人民苦病夫婦皆詛雖其善祝豈能勝億萬人之詛則祝詛亦古所有也然未嘗以此罪人至秦之亡法則犯此二者皆坐以大逆而誅夷之漢高帝入關約法三章悉除秦苛法而首及誹謗偶語之酷則當悉除之矣而卒不知除乎高后元年有詔除其法矣而又不克除文帝之時猶有此詔然自景武而後則一用秦法凡張湯趙禹江充息夫躬之徒所爲誣害忠良傾陷骨肉坐以深文中以危法者不曰誹謗不道則曰詛祝上有惡言蓋此二法者終漢之世未嘗除也

四年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時人告勃反勃下吏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書牘背示曰以公主爲證公主孝文女勃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薄太后爲言帝乃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

賈誼上疏曰古者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所改容而禮之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夫嘗已在貴寵之位今而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是時丞相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無事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

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寗成始

十三年除肉刑

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也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師古曰緹縈女名也緹音他弟反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

父母（言君子有和樂簡易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師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為庶人）具為令（師古曰使更為條制）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鈦左右止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也此當言髡者完也）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李奇曰命逃亡也復於論命中有罪也晉灼曰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師古曰趾足也當斬左足者以其罪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者也吏受賕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賤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笞亦皆棄市也今流俗書本笞三百笞五百之上又劓者之下有笞字者皆妄加之舊本無也）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師古曰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鬼薪白粲滿一歲為隸臣妾隸臣一歲免為庶人隸妾亦然也）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如淳曰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也）其亡逃及有耐罪以上不用此令（師古曰於本罪中又重犯者也）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完為城旦舂歲數以免（李奇曰謂文帝作此令之前有刑者）臣昧死請制曰可

按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詔謂今有肉刑三而姦不止註謂黥劓斬趾三者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獨不及宮刑至景帝元年詔言孝文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知文帝幷宮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而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則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後宮刑復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也

孝文時禁網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孝景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重罪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為人（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者曰三百笞三百者曰二百

孝文既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師古曰斬左止者笞五百故人多死以笞五百代斬止笞三百代劓笞數既多亦不活也）故下是詔

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師古曰信者廷尉名）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察也將謂所領也）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師古曰[illegible]）

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沒入臧縣官（[illegible]）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其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

中二年改磔曰棄市（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勿復磔

四年詔曰長老人所尊敬也鰥寡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孕者未乳（乳產）師侏儒（師古曰侏儒短人不能走者）當鞠繫者頌繫之（[illegible]）

[illegible]死罪欲腐者許之（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

中六年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如淳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毋得更人（師古曰謂行笞者不更易人也）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

民易犯之
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
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
知故縱監部主之法（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爲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緩深故之罪
（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急縱出之誅（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爲縱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其
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師古曰寖漸也其下亦同）律令凡三百五十九
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
二事（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
駮（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
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師古曰傅讀曰附）議者咸冤傷之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之法生
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湯奏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
誹論死是後有腹誹之法又作沈命法（應劭曰沈匿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曰群盜
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天下
咸斷獄以千萬數
張湯爲廷尉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上意所欲釋予
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
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
（[illegible]上裁察盡爲此人[illegible]上往往釋其人蓋未參之前口奏之也）杜周爲廷尉大抵倣湯善伺
上意所欲擠者因而陷之所欲陷者久繫待問微見其冤狀客謂周曰
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
周曰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
何古之法乎義縱以鷹擊毛摯爲治（[illegible]）爲定襄
大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
亦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鞫曰爲死罪解脫（[illegible]）是
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奏請得報而論殺）郡中不寒而慄[illegible]

爲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
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師文而入之爲罪）衆人所謂當死者一
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詭違正理而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
慄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幡）吏忠盡
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
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
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
上（總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竟以政治不道棄市
容齋洪氏隨筆曰漢武帝建元六年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
董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上召視
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
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此本傳所書而五行志載
其對曰漢當亡秦大敝之後承其下流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
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故天災若語陛下非以太平至公不能
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
殿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
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其
後淮南衡山王謀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
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凡與王謀反
列侯二千石豪傑皆以罪輕重受誅二獄死者數萬人嗚呼以武
帝之嗜殺時臨御方數歲可與爲善廟殿之災豈無他說而仲
舒首勸其殺骨肉大臣與平生學術大爲乖刺馴致數萬人之
禍皆此書啓之也然則下吏幾死蓋天所以激步舒之使其殺
戮非不幸也
按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最爲醇正然至其論諸侯王則皆主
於誅殺仲舒此對與天人三策識論迥別真西山亦謂太史

公言賈誼明申韓今讀政事書藹然有洙泗典刑未見其爲申韓之學至諸侯王皆衆髖髀等語然後知太史公之說不謬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聖賢起事固不同也蓋諸侯王雖漢初之深患然根連株逮而誅勦之於後固不若建法立制而閑防之於初以孝文時淮南濟北亦嘗構逆討而戮之罪止其身未嘗深竟黨與亦不聞復有後患何必誅及二萬餘人哉

孝宣本始四年詔郡國律令可蠲除以安百姓者條奏

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之心當輕而重無辜者反陷罪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辭決獄事爲鞠謂疑獄也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以決之

獄刑號爲平矣

時廷尉史路溫舒上言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師古曰訞古妖字也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師古曰鬱積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師古曰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曰虞書大禹謨之辭也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師古曰毆與驅同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

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師古曰指道謂示其事悉致之上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師古曰卻退也卻音丘略反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師古曰咎繇作士善聽獄以爲有餘辜也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師古曰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不對況真獄吏乎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師古曰毀壞也音許委反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也言山藪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汙濁人君寬容故亦含詬恥也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師古曰與天長久無窮極也上

善其言乃有是詔

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王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

致堂胡氏曰楊惲之死以兩言曰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爲盡力如此而已人君行事不當於人心天下得以議之豈有戮一夫鉗一喙而能弭謗者以兩言狂易而殺廉潔剛直之士若刈草菅曾無顧惜之意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方是時執天下之平民自以爲不冤者于定國也趙蓋韓楊之死定國以爲當乎不當乎以爲當則此四臣者皆良臣也後世評者謂其罪皆廉司

衆之議雖有死罪尚不可殺也以爲不當則定國當奏惇爲妖
惡言大逆不道則廣漢害饒死毒之戮亦必經廷尉之當矣然
則四臣死非其罪不特宣帝之過丞相御史執金吾皆有責而
廷尉則負責之尤者也

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婦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九月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文穎曰蕭何承秦法所作爲律令律經是也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爲令 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刑者不可息（息猶生也劓截不可復也）此先帝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如淳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音庾）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師古曰名其人名也縣其所屬縣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元康四年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逆亂之心今或罹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

黃龍元年詔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

武帝時吏二千石有罪先請

元帝初下詔曰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不逮言意所不及）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是便安百姓而已

初元元年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産之令

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他比謂引他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自明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

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爲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責而已

鴻嘉元年定律令年未滿七歲賊鬭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

哀帝即位除誹謗抵欺法

平帝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

四年詔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他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即驗問（師古曰就其所居而問）

班固西漢刑法志論曰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師古曰今謂著志時）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如淳曰率天下犯罪者千口而有一人死）耐罪上至右趾三倍有餘（李奇曰耐罪以上至右趾也）古人有言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師古曰鄉讀曰嚮）則一堂皆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爲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不輒得獄犴不平之所致也（服虔曰鄉亭之獄曰犴臣瓚曰獄岸訟也師古曰詩小雅小宛之詩云宜岸宜獄是也）書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悊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人人皆知禮然後用刑也）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爲之囊橐（師古曰言容隱姦邪若囊橐之盛物也）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師古曰狃串習也寖漸也狃音女救反）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師古曰省刑謂絕於未然故曰本也不失有罪事止斷訟所以爲末）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

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患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彊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師古曰十少其八也然而未能稱比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者無肉刑師古曰治古謂上古至治之時也治音丈吏反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師古曰菲草屨也純緣也衣不加緣示有恥也菲音扶味反純音之允反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師古曰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未也師古曰懲止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

賊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如淳曰古無象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亂者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言刑輕重各隨其時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師古曰虞書益稷載舜命禹曰方施象刑惟明言敷其次敘施其法刑皆明白也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而御駻突孟康曰以繩縛馬口謂之鞿晉灼曰鞿古羈字也如淳曰駻音捍突惡馬也師古曰馬絡頭曰羈也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師古曰罔謂羅網也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

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姦臧師古曰佚與逸同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曽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師古曰蕃多也嫚音莫元反嫚與慢同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篹二百章以應大辟孟康曰篹音撰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李奇曰欲死刑欲宮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李奇曰殷中也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矣

容齋洪氏隨筆曰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有

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亦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其髕犯宮者屝屝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其說雖未必然楊雄法言唐虞象刑惟明說者引前詔以證然則唐虞之所以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於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姦不息國朝之制減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每郡牢城營其類常溢殆至十餘萬兇盜處之恬然盡習熟而無所恥也羅隱讒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髽髽者羞而冠者勝九人髽而一人冠則冠者羞而髽者勝正謂是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則爲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謂至言荀卿謂象刑爲治古不然亦正論也

按古者五刑大辟至重墨至輕孝文除肉刑以髡鉗代墨以

笞代劓荆其後復減笞數定箠令則刑制益寬矣然景武以後習爲嚴酷死刑至多寧成傳稱成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爲不復收又王吉龔遂王式皆坐輔導昌邑王無狀減死鉗爲城旦舂何並傳並爲潁川太守時鍾元爲尚書令元弟威爲郡掾臧千金並過辭元元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如淳曰減死罪一等）蚤就髡鉗並不許卒論殺威以是觀之則知當時死刑至多而生刑反少髡鉗本以代墨乃刑之至輕者然減死一等即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即入於死而笞箠所以代刖劓者不聞施用矣

王莽居攝翟義劉信起兵討莽莽敗之夷其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其後陳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如之刑燒殺之及天下兵起董忠反莽敗之莽令剉忠收其家族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埋之

西漢獄名

中都官獄（宣紀師古曰漢百官表云孝武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

廷尉詔獄（周勃詣廷尉詔獄）

上林詔獄（成紀罷上林詔獄師古曰漢舊儀云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事）

郡邸獄（宣紀曾孫坐收繫郡邸獄注云大鴻臚屬官有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

掖庭秘獄（劉輔繫掖庭秘獄三輔黃圖云武帝改永巷爲掖庭置秘獄焉）

共工獄（劉輔傳徙繫共工獄注考工也）　若盧詔獄（王商詣若盧詔獄）

都船獄（王嘉致都船詔獄）　都司空獄（竇嬰劾繫都司空又伍被傳偽爲左右都司空詔獄書）

居室（灌夫傳劾夫繫居室註云後改爲保宮）　保宮（李陵母繫保宮）

內官（東方朔傳昭平君獄繫內官）　請室（爰盎傳[illegible]繫請室注獄也）

導官（外戚傳[illegible]繫導官）　暴室（宣紀註云暴室宮人獄）

水司空（伍被傳註云上林有水司空主囚徒官）

容齋洪氏隨筆曰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他獄亦不一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獄少府有若盧獄令考工共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船獄又有上林詔獄水司空掖庭祕獄暴室請室居室徒官之名張湯傳蘇林曰漢儀註獄二十六所東漢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東漢洎唐雖鞫囚非一所然不至如是其多國朝但有大理及臺獄元豐紹聖閒蔡確章惇起同文館獄之類非故事也

刑罰

後漢世祖建武二年詔曰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

桓譚上疏曰今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冤濫矣

三年七月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女徒顧山歸家（前書音義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顧山）

七年詔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見徒免爲庶人耐罪亡命以上除之

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十二年高山侯梁統上疏請嚴刑不報

統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初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二帝共輕殊死刑一百三十三事自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爲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爲除殘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文帝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

伐遠方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凡首匿者為謀首藏匿罪人至宣帝時除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罪餘至殊死上請知從謂見知故縱武帝時立見知故縱之罪使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宣帝履道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成即位日淺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嘉嘗及所上比數其事與嘉時代增損引而不安但史書略耳）凡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請擇其善者而從之定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為崇刑峻法非明主急務遂寢之

十四年群臣請增科禁不許

群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杜林奏曰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破矩為圓斲雕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全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

十八年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

二十八年詔死罪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女子宮（蠶室宮刑獄名宮刑者畏風須暖作窨室蓄火如蠶室因以名焉女子宮謂幽閉也）

二十九年詔令天下繫囚自殊死以下及徒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有差（[illegible]謂[illegible]云不[illegible]不[illegible]者不在此限）

三十一年復有是詔

東漢有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唯廷尉及洛陽有詔獄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謹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

明帝即位詔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中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

故隴西囚徒減罪一等十二月甲寅詔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疋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疋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疋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 永平三年正月詔有司詳刑詳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八年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其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

十五年詔亡命自殊死以下贖罪各有差（見贖刑門）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十斷其二言少刑也）

楚王英以謀逆死窮治楚獄累年坐死徙者甚眾寒朗言其冤帝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為言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詳見赦宥門）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 安帝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左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珮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納之是後九卿無復捶撲者

順帝初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鉆持也說文曰鉆鐵也其炎反鑽謂鑽去其臏骨也鑽音作[illegible]反）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也）

時承平故事吏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陳寵上疏曰陛下即位數詔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

因公行私逞縱威福今宜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全
廣至德以奉天心帝納寵言毋重務厚乃有是詔

建初五年二月詔二千石理寃獄錄輕繫三月詔曰孔子曰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
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
舉之

七年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自隨占犯殊死一切
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已上皆減本罪輸司寇作亡命
贖死罪入縑有差（見贖刑門）

元和二年正月詔曰方春生養萬物孚甲宜助陽以育時物其令有
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
順天氣立秋如故

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

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
微弱陽氣發泄招致以旱事在如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陳寵奏
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
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
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以交萬物皆出蟄蟲
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
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
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毋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
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
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
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
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他應不以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
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
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
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
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

三年廷尉郭躬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

七月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掠問也榜擊也音彭說文曰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又令
丙箠長短有數（箠長短見景帝時）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考多酷鉗鑽之屬（大獄謂楚王英等事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鑽謂鑽去其臏也）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
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按自建武以來雖屢有省刑薄罰之詔然上下相胥以苛酷
為能而考囚之際尤極殘忍獨行傳載楚王英坐反誅其所
疏天下名士有會稽太守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其功曹
陸續主簿梁宏駟勳等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
諸吏不堪楚痛死者太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

無異辭戴就仕郡倉曹掾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
遣部從事薛安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又燒
鋘斧使就挾於肘腋每上彭考（[illegible]）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
墮地者掇而食之又令臥覆船下以馬通薰之（馬通馬矢也）一夜
一日不死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杷土爪悉墮落
訖明公浮之誣乃舍之且與不過以姓名冒里反形未具公
浮為人誣以臧罪陸續戴就所坐不過以郡功曹不肯證成
太守之罪又非同謀之人而乃窮極慘酷如此則罪情稍重
而不肯誣服者榜死於狴犴之下蓋不可勝計矣

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縣妻子自隨（餘如七年詔）

十二月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
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
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

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宿衛而已

章和元年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金城犯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以上減罪一等輸作贖縑有差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三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四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刑考

刑制

和帝永元三年帝加元服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死罪贖縑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

六年以旱詔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謫其未竟五月以下皆免遣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

時廷尉陳寵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寵子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有輕侮法張敏駁議以爲開相殺之路又輕侮之比寖繁至有四五百科臨以垂訓請除其敝詳見詳讞門

九年復置若盧獄官若盧獄屬少府主鞫將相大臣

又後又有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都內令丞屬大司農

十一年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癃老小女徒各除半刑未竟三月者

免歸田里
十五年有司奏以爲夏至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是歲初令郡
國以日短至按薄刑
安帝永初二年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賜河南尹廷
尉卿及官屬各有差即日降雨
和帝末下令麥秋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
斷獄魯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
罪非殊死且勿案驗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
制至立秋廼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
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追召農人拘對
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
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一人之罪
根連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易五月遘用事經曰后以施令

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始命令止四方行者斷以助微陰也行
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夫
斷薄刑者謂其輕罪也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
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順時節育成
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
以下會議魯恭議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
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
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
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
吹噓萬物養其根荄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
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

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
之道助三正之微者令蕃孳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
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
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
嗟王道爲虧況於衆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
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
如故事後卒施行
元初二年詔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馮翊扶風屯妻子自隨
占著所在女子勿輸亡命死罪以下贖各有差其吏人聚爲盜賊有
悔過者除其罪
順帝永建元年詔減死罪以下徙邊其亡命贖各有差
永和五年漢安二年各有此令
沖帝即位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徙邊謀反大逆不用此令

桓帝建和元年詔郡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唯謀反大逆不用此書
三年及和平元年永興元年二年俱有減死罪及贖罪之令
靈帝建寧元年令天下繫囚未決入縑贖各有差
三年熹平五年六年光和三年中和四年各有此令
桓帝延熹九年中常侍侯覽等令牢脩上書告李膺等養太學游
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帝怒
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
今所按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之豈有
罪不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
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
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蕃上言極諫帝怒策免之自後無敢
復爲黨人言者賈彪霍諝等復以爲言帝意稍解乃詔黨人二百
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

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善良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解所脫甚衆靈帝初即位時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廚之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乃令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曹節因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郡縣考治時上年十四問

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對曰皆相舉群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者何對曰欲危社稷上乃可其奏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州縣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又六七百人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布偏天下宗親並皆殘滅郡縣為之殘破

按黨錮之獄出於宦官之惡直醜正然欲加之罪則必從而為之辭靈帝之問曹節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善哉問也帝時年方童幼未知姦佞容悅之可親忠賢鯁直之可惡故發此問至對以欲不軌危社稷則不復能窮詰其所以謀之說所以危之狀而遽可其奏矣自昔昏暴之君誅諍臣戮直士若龍逢比干之儔皆以諫諍於朝而嬰禍而竊議於野者則未有罪之也至本朝斯始有偶語之禁張湯始有腹誹之律皆處以死罪今觀黨錮諸賢所坐即偶語腹誹之罪而曹節王甫輩所為蓋襲張湯之故智也至於根連株逮坐死者不可勝計雖曰主昏政亂凶璫得以肆其威虐然亦有由來矣蓋漢家之法以殊死為輕與而治獄之吏則以深竟黨與為能事義縱為定襄太守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鞫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成瑨為南陽太守宛富賈張汎倚恃後宮中官之勢縱橫里中功曹岑晊等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夫重囚之罪可殺也張汎之罪可殺也至其宗黨賓客數百人豈皆有可死之罪乎而一槩殺之義縱酷吏所為固不足道成瑨岑晊名士也亦復若此雖曰其心出於嫉惡然淫酷

亦太甚則夫張儉亡命其所經歷伏重誅者數十家至於宗親殲殄郡縣殘破蓋亦漢世之法耳夫子曰始作俑者亦無後乎傳曰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信哉

崔寔政論曰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此可監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政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鑾請節奏哉昔文帝除肉刑當斬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致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

司馬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務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

按崔寔政論主於嚴刑而其論發於桓帝之初年司馬溫公亦以爲矯一時之枉然愚嘗考之漢自冲質而後政日以圯其敝蓋原於人主昏庸戚閹相繼秉政紀綱日亂刑罰不中而國隨以亡其咎不在於刑輕也且二帝之時屢有詔書輕減死罪或止於髡鉗或徙邊或贖縑唯謀反大逆不用此令然坐忤梁冀而亡命者死坐張儉親知及所經過者死此二者所誅甚衆豈亦反逆乎蓋牧守皆戚閹之黨故於其所疾惡者公違詔書而誅殲之且當時姦凶得志患貫受禍民不見德亡形已具猶幸刑制稍寬於西都時有寬恤之詔故其

所誅殄及於黨錮之清流而不及於無辜之百姓若使一用武宣之法則狼牧虎冠之徒其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必又有不可勝言者自古人主之淫刑嗜殺者如漢之孝武唐之則天寵用張湯義縱王溫舒周興來俊臣之徒恣爲威酷然不旋踵而以法誅戮之蓋二主亦知人之不可多殺特不能勝其好殺之心而至於用此曹旋覺其非而誅之以謝天下張而能弛故不至於亡其國桓靈之昏庸豈足以語此以昏庸之主而復欲其行嚴酷之法則土崩瓦解之勢當如亡秦亦不待建安之末而漢鼎始移矣

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刪定律令爲漢儀奏之

劭奏曰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臣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複重爲之節文又集駮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偉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雖未足綱紀國體宜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帝善之

建安中議者欲復肉刑孔融建議不可從之

融議曰古者淳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得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

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其後魏公曹操復欲行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陳群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於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是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体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

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群議同餘皆以為未可行復以軍事未罷寢議而止

按是時肉刑之不用已三百餘年而卒欲復之識者固論然陳群所謂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時傷人者不過坐髡鉗之罪又曰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蓋自孝文立法以笞代剕刖而笞數太多反以殺人後雖減笞數定箠令然笞者猶不免於死於是遂以笞為死刑其不當死者則并不復容之如孝章以來屢有寬刑之詔俱言減死一等者勿笞徙邊蓋照其笞則必至於死也然鬬狠傷人與姦盜不法之徒若抵以死則太酷免死而止於髡鉗則視弱其毛髮而略不罹箠楚之毒又太輕矣則莫若斟酌笞數使其可以懲姦而毋至於殺人乃合中道而肉刑固不必議復矣

魏武帝既建魏國乃定甲子科犯釱（音弟又音大）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嫌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

詩表讓時民憚役而士令不得降頃之士民有詣門自首者公謂之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毋為吏所得民垂泣而去

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下死毒殺人減死之令（詳見詳讞）又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

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

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眾庶不知猶為倉卒願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之死也不汙宮闈不為搢紳驚使不為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

青龍二年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又令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

四年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眾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斃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為之陷穽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已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已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

詔更定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

時承用秦漢舊制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音恢）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所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為篇結事為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律連句上下相蒙雖大

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人又反)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是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下其奏司徒王朗議又不同時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又寢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爲魏法

其序略曰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掠恐猲(許葛反)(恐也起去)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劫掠律賊律有欺謾(武安反)詐僞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令丙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廐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鞫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呼何反)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賕律盜律有勃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爲興擅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廐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爲法故別爲之留律秦世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而律猶著其文則爲虛設故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爲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爲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二峯音)及科令者以爲驚事律盜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爲償贓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

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坐繁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苦昆反)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瀦或梟菹(側魚反)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鬭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讎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毆(烏口反)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

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
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強爲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
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魏
世所改其大略如此

致堂胡氏曰家天下當以仁理天下當以義律令者所以記刑
名之數非宜所恃以爲治也惟明於經術者乃能用法律皆古
法之意而深保國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矣大世儒之
侮經者尚多有之况習法而不知仁義之道其侮法將十人而
二五苟如是曷若付百官有司於胥吏哉自後世觀魏之所以
存豈係於有律博士而其所以亡者豈係於律令之繁省乎衛
覬之言非經邦之令猷也

齊王時司馬師輔政坐毋丘儉以大逆之罪誅夷之乃改出適女從
死之律

晉武帝泰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
大赦天下乃頒新律

初文王秉魏政患前代律令煩雜陳群劉劭雖經改革而科網太
密於是命賈充等定法令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
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賕
詐僞水火毁亡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
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於益時其餘
未宜除之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
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
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
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補
士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重
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爲正

不治私約峻禮教之防準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
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
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是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
減之等差明發眾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
犯盜賊詐僞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
求之作本名告訊爲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例
齊其法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
離于法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不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
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
鬬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逆節絕理
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
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
略三人謂之群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
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
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
鬬皆爲賊鬬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爲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
逕射不得爲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爲賊賊之
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鬬鬬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
呵人取財似受賕因辭所連似造劾諸勿聽治似故縱持質似恐
喝如此之比爲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
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罰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
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
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
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
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

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踈公私不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爲強盜不自知亡爲縛守將中有惡言爲恐喝不以罪名呵爲呵人以罪名呵爲受賕劫召其財爲持質此六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爲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爲盜贓輸入呵受爲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爲擅賦加毆擊之爲戮辱諸如此類皆爲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鬬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懽貌在聲色姦真猛弱候在視

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則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室廬舍積聚盜贓五疋以上棄市即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爲公爲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略以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使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機略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

典者操刀執繩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也故爲敕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凋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也

劉頌爲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

頌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之不用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人族也夫家懸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爲盜賊矣況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輸財計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

起爲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群惡橫肆爲法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數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賊盜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

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
刑殘不爲虛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
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
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
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
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誡人見其
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爲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爲惡之具此
爲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蹴（取六反）居必死
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疏上
又不見省
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獄各出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
裴頠劉頌上疏論之
頌疏曰自近代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

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爲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
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失法者固以盡理爲法而上求盡善則
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
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
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法之多
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
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
理詳匪他盡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
於文則循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
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
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
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爲故
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

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群下大臣小
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爲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
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
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群
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
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
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爲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
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爲教方求
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
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
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徵
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
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

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
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
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閡至於非
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
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
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
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爲經制終
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
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
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
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
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
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爲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

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乃得爲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爲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爲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輕重隨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以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爲議則有所開長以爲宜如頌所啓爲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已下應復出法駁按隨事以聞也

懷帝永嘉元年除三族刑

東晉元帝爲丞相在江東承制時百度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爲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爲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案法蓋粗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壞法法之不以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爲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爲斷耳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爲晉王大理考摘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圮符鄙反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是以明罰勑法先王所愼自元康以來事故薦臻法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也

帝即位衛展爲廷尉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彫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愚謂宜復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詔內外通議

王導賀循等議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或者乃曰死猶不懲而況於刑然則者寡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爲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爲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詠爲惡之永痛惡者覩殘刖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明誠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等議以今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設肉刑實法以齊人然懼群小愚弊習翫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甘死者殺則心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惟允尚書周顗等議以爲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覆然竊以爲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

人少死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死刑而濟之肉刑平代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姦習惡之徒為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為惡者輕犯官刑蹈罪更衆是為輕其刑誘其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毒也昔之畏死刑以為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為犯輕而致困此皆何異斷刖常人以為恩仁也恐受刑者轉廣而為非者日多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殺以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為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

大興四年著作佐郎郭璞以帝用刑過差上疏以為陰陽錯繆皆濫刑所致赦不欲數然子産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庾翼言大晉江東之政以嫗煦豪強常為民蠹時有行法輒施於之寒劣按史稱元帝好刑名郭璞復有斃刑之諫璞傳載全疏數百言然指陳實事不過言建興四年督運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上流以為寃酷之異蓋自江左中興以來姑息立國北征大事以之興殺一督運未為過也而當時究之史氏書之以為濫刑嗣時之後習為寬弛劉隗刁協庾亮相繼欲以綜核而召變稔禍矣

明帝太寧三年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

成康之時庾冰好為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從寬縱疏密自由律令無用矣

石勒既稱趙王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貫志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續咸為律學祭酒咸用法詳平國人稱之

安帝元興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

蔡廓上議以為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代風淳人多惇謹罔像既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崇無為季末澆偽設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姦況乎黥劓豈能反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均所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為留愍今英辟翼贊道邁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時議多與琳同遂不行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四

刑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宋文帝時侍中蔡廓建議以爲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義莫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因相見無乞鞫之詞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從之

衛將軍王弘言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疋並加大辟其法太重宜進主守偷五十疋死四十疋降以補兵既得小寛人命亦足以爲懲戒從之

明帝太始四年詔定黥刖之制有司奏自今凡劫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攻剽亭寺及傷害吏人并監司將吏自爲劫皆不限人數悉依舊制斬刑若遇赦黥及兩頰劫字斷去兩脚筋徙付交梁寧州五人以下止相逼奪者亦依黥作劫字斷去兩脚筋徙付遠州若遇赦原斷徙猶黥面依舊補治士家口應及坐悉依舊結讁及帝崩其例乃寢孫爲湼時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爲救疾實行冤暴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因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上從之

武帝永明九年令刪定郎王植之集註張杜舊律合爲一書凡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殆滅

初晉張斐杜預共注律三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吏得爲姦上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註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乃集定二注表奏之詔公卿八座參議考正竟陵王子良總其事衆議異同不能壹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山陰孔稚珪上表以爲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褰裏寃魂猶結於獄中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走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即加擢用以補内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崔祖思言漢時習律有官子孫並傳其業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户刑之不曆乃此之由詔從其請事竟不行

梁武帝制依周漢故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齊時舊郎蔡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本以爲梁律天監初令又王亮等定爲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曰賊叛五曰詐僞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户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毁亡十五曰衛宫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廐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刑爲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爲死罪大罪梟其首次棄市制二歲以上爲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髠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以上爲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髠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爲此十四等之制又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四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四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十論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士爲隔若人士犯罰違捍不款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啓然後科行斷食三日聽家人

進粥二升女及老小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因有械杻斗械及鉗並立輕重大小之差而為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靼之丁反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尺二寸杷長二尺七寸廉三寸靶長尺五寸杖皆用生荊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頭圍寸三分小頭八分半法杖圍寸二分小頭五分小杖圍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行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以熟靼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以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負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靼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杖法鞭自非特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反叛大逆以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子妹未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為

奴婢資財沒官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黥面為劫字黥音鯨髡鉗補冶鎖士終身其下又讁運讁配材官冶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錮禁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下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以上非檻徵者並頌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參共錄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錄人之月者與尚書參共錄之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

天監十一年詔自今逋讁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

上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舉家質作民既窮窘姦宄益深嘗因郊祀有秣陵老人遮車駕言曰陛下為法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上乃思所以寬之

十四年制除黥面之刑

帝篤尚文雅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為意姦吏柄權弄法賄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以上歲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因徒或有優劇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中大同元年詔自今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自是禁網漸疏百姓安之而貴戚之家不法甚矣

陳武帝令尚書刪定郎范泉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唯重清議禁錮之科若縉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先與人為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帥士人

惡逆雖經赦免死付冶鎖將妻入役不為年數又存贖罪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一用梁法其有贓驗顯然而不款伏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土為垛高一尺貞劣容因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杻上垛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鞭凡經鞭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鎖二重其五歲刑下並鎖一重五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者有官者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寒庶人准決鞭杖囚並著械徒並着鎖不計階品死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拲手至市脫手械及拲手焉拲音拱手曰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為北獄建康縣為南獄並置正監平一人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冤屈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冶署理察囚徒冤枉

後魏昭成帝始制法令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
者聽與死家馬牛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四部大
人共坐王庭決訟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
道武既平定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分郎王德除其酷法約定科令
季年被疾刑罰酷太宗承之吏文亦深
太武帝神䴥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
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轘之為蠱
毒者男女皆斬女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淵當刑者贖貧
則加鞭二百畿內民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圊溷女子入舂稾其
痼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
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以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
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具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定按
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五　五

其後因官吏贓貨太延中詔吏人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凡停者
求得牧宰之失乃含蠹於閭閻真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
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初盜律贓四十疋致大辟人多慢政乃峻至
三疋
太平真君十一年誅司徒崔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
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黨盡夷其族
浩修國史標立石銘刊國記書事備而不典既列在衢路往來行
者以為言浩及秘書郎吏以下並死浩之將誅也幽禁置之檻內
送於平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
之被害未有如浩之酷者
正平中又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凡三百
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
獻文帝太安中以士民多因酒致鬭及議國政乃設酒禁釀酤飲者

皆斬之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
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百官贓
滿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
十二
孝文除口誤開酒禁故事斬皆裸形伏質太和初制不令裸形又令
高閭修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
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群行剽劫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
首
大和五年沙門法秀謀反誅詔曰法秀妖詐亂常妄說符瑞蘭臺御
史張求等一百餘人招結奴隸謀為大逆有司科以族誅誠合刑憲
但矜愚重命猶所不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門門誅止身
帝勤於為政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以囚繫積年群臣頗以為
言帝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卒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五　六

故智者以囹圄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耳由是因
係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
時法官及州縣多為重枷復以縋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
服帝傷之乃詔非大逆有明證而不疑辭者不得大枷
大和八年始班俸祿以十月為始季別受之舊律枉法十匹義贓二
十疋罪死至是義贓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仍分命使者糾按守宰
之貪者秦益二州刺史恒農李弘之以外戚貴顯為治貪暴班祿之
後洪之首以贓敗帝命鎖赴平城集百官親臨數之猶以其大臣聽
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蹐賕賂殆
絕然吏民犯他法者帝率寬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
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簡
十五年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丁子孫又無周親者
仰按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

宣武帝正始初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造大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準法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以上皆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邢巒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得降階而叙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既甄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爲縣公公爲侯侯爲伯伯爲子子爲男至于縣男則降爲鄉男五等爵者并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散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從之

文帝大統十三年詔自今應宫刑者直没官勿刑亡奴婢應黥者止亡罪

北齊神武秉魏政遷都於鄴群盜頗起遂嚴立制諸強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爲樂户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疋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爲雜户小盗贓滿十疋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

文宣受禪後命群官刊定魏朝麟趾格又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式

自六年以後帝遂以功業自矜恣行酷暴昏狂酗酒任情喜怒爲大鑊長鋸剉碓之屬並陳於庭意有不快則手自屠裂或命左右臠噉以逞其意時僕射楊遵彥乃令憲司先定死罪囚置于仗衛之中帝欲殺人則執以應命謂之供御囚經三月不殺者則免其死帝嘗幸金鳳臺受佛戒多召死囚編籧篨爲翅命之飛下謂之放生墜皆致死帝視以爲歡笑時有司折獄又皆酷法訊囚則用車輻㧜杖夾指壓踝又立之燒犁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釭既不勝其苦皆致誣伏七年豫州檢使白檦爲左丞盧斐所劾乃於獄中誣告斐受金文宣知其姦罔詔令按之果無其事乃勑八座議立案劾格負罪不得告人事於是挾姦者畏糾乃先加誣以擬當格吏不能斷又妄相引大獄動至千人多移歲月然帝猶委政輔臣楊遵彥彌縫其闕故時議者竊云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武成帝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户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欺七曰鬭訟八曰賊盗九曰捕斷十曰毁損十一曰廐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三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音患）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百髡之投于邊裔以爲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六歲者加笞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鎖輸作左校而不髡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十之差凡三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贖罪舊以金皆代以中絹死百疋流九十二疋刑五歲七十八疋四歲六十四疋三歲五十疋二歲三十六疋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贖絹一疋至鞭百則絹十疋無絹之鄉皆準絹收錢自贖笞十以上至死又爲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内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疋及杖十以下皆名爲罪人盗及殺人而亡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户宗室則不注盗不入奚官不加宫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以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頌繫之罪刑年者鎖無鎖以枷流罪以上加杻械死罪者桁之（户郎反）決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瘡長一尺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頭逕二分半

小頭逕一分半決三十以下者杖長四尺大頭逕三分小頭逕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為一負鬪局六負為一殿平局八負為一殿殿負十負為一殿加於殿者復計為負焉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勑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為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

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須有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別條權格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重法姦吏因之舞文出沒至於後主權幸用事有不附者陰中以法綱紀紊亂卒至於亡

周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拔迪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

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衞宮十曰市廛十一曰鬪競十二曰劫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廐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偽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曰流刑流衞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百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也凡惡逆肆之三曰盜賊羣攻鄉邑及入人家者

殺之無罪若報讎者造於法而自殺之不坐經為盜者注其籍唯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拲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鏁之徒以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拲而殺之市唯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為差等贖死刑金二斤鞭者以百為限加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笞者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以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乃坐當減者死罪流蕃服以下俱至徒五年以下各以一等為差為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皆甄一房配為雜戶其為盜賊發逃亡者無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疋死罪者百疋

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大略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又勑除復讎之法犯者以殺論帝又以齊之舊俗未改昏政賊盜姦宄頗乖憲章其年又為刑書要制以督之其大抵持杖群盜一疋以上不持杖群盜五疋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疋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疋以上正長隱五戶及丁五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澆詐頗息焉

宣帝性殘忍暴虐自在儲貳惡其叔父齊王憲及王軌宇文孝伯等及即位並先誅戮由是外內不安俱懷危懼其後荒淫日甚惡聞其過誅戮無度疏斥大臣又數行肆赦為姦者皆輕犯法政令不壹下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衞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沒上書字誤者科其罪又作礔礰車以威婦人其決人云與杖者即百二十云多打者即二

百四十名曰天杖帝既酣飲過度有下士楊文祐因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無次鄭譯奏之帝怒命賜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後更命中士皇甫猛又諷諫鄭譯又奏之又賜猛杖百二十是時下自公卿內及妃后咸加捶楚上下愁焉

隋文帝初令高熲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爲五年徒刑五年改爲三年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

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銅一斤爲負負十爲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法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鞋底壓踝杖桄之屬盡除之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爲之程而行杖者不得易人又勑四方辭訟有枉屈縣不治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治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爲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勑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

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户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其後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駮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奏取裁

帝性猜忌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內外小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庭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令斬之十四年尚書左僕射高熲理書侍御史柳彧等諫以爲朝堂非殺人之處殿庭非決罰之地帝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曰陛下子育群生務在去弊而百姓無知犯者不息致陛下決罰過嚴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乞自退屏以避

賢路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者比常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懌乃令殿內去杖欲有決罰各委所由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上言帝寵高熲過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庭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帝不從竟於殿庭行決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群寮之不諫者也

開皇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爲配防

十五年制死罪三奏而後決

十六年有司奏合川倉粟少七千石命斛律孝卿鞫問其事以爲主典所竊令孝卿馳驛斬之沒其家爲奴婢鬻粟以填之是後盜邊粮者一斗以上皆死家口沒官

十七年詔所在官人不相敬憚多自寬縱事難克舉諸有殿失雖備

科條或據律乃輕論情則畜不即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屬官若有愆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幹能以守法為懦弱

時帝意每尚慘急而姦回不止又定盜一錢棄市法聞見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共竊一瓜事發即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盜取一錢棄市之法帝常發怒六月棒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既於炎陽之時震其威怒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帝猜忌益甚臣僚用法尤峻御史以元正日不劾武官衣劍之不齊者或以白帝帝謂之曰爾為御史何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左領軍府長史考校不平將作寺丞以課麥䴵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獨孤師以私受蕃客鸚鵡帝察之知並親臨斬決仁壽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常不復依准科條時楊素正被委任素又禀性高下公卿股慄不敢措言素於鴻臚少卿陳延不平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庶僕氈上摴蒲旋以白帝主客令與掌故皆死棒殺而搒捶陳延殆至於斃大理寺丞楊遠劉子通等性愛深文每隨衙奏獄能順帝旨帝大悅並遣於殿庭三品行中供奉每有詔獄專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則按以重抵無殊罪而死者不可勝計遠又能附楊素每於途中接候而以囚名白之皆隨素所為輕重其臨終赴市者莫不塗中呼枉仰天而哭

煬帝即位以高祖禁網深刻乃勅修律令除十惡之條開皇舊制坐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先時蕭巖以叛誅崔君綽坐連庶人勇事家口籍沒巖以中宮故君綽緣女入宮愛幸帝乃下詔革前制

令諸州犯罪被戮之門周以下親仍令合仕聽預宿衛近侍之官大業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為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鬭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廄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偽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內降從輕典者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厭嚴刻喜於刑寬後帝乃外征四夷內窮嗜欲兵革歲動賦斂滋繁有司皆臨時迫脅苟求濟事憲章遐棄賄賂公行窮人無告聚為盜賊帝乃更立嚴刑勅天下竊盜已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百姓轉相群聚攻剽城邑誅罰不能禁帝以盜賊不息乃益肆淫刑又詔為盜者籍沒其家自是群盜大起郡縣官人又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及楊玄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轘裂梟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以下臠噉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刑考

刑制

唐高祖入關除苛政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刧盜背軍叛逆餘悉蠲之

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唯吏受賕詐冒盜府庫物赦不原凡斷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

四年高祖躬錄囚徒以人因亂冒法者衆盜非刧傷其主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已而又詔僕射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大畧以開皇爲準凡律五百麗以五十三條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爲書因隋之舊爲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户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爲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恥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朴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任之以事寘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罄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爲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于二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

轘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

諸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頰長二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共闊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徑三寸以上四寸以下杻長六寸以上二尺以下廣三寸厚一寸鉗重八兩以上一斤以下長一尺以上一尺五寸以下鏁長八尺以上丈二尺以下

諸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頭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三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決笞者腿分受決杖者背腿臀分受須數等拷訊者亦同笞以下願背腿均受者聽即殿庭決者皆背受

太宗即位以爲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下令三公九卿即其職也乃詔死罪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尚書平議之

帝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乃詔罪人毋鞭背

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時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雖有罪官品不卑豈可以諸囚爲伍乃詔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致堂胡氏曰三品以上貴近之臣也大臣不欲與諸囚同引得特臣以恥之道矣然諸囚蒙引而貴近之臣反不見引設有誣罔冤抑欲面訴於君而上于朝堂無由自進其所失又多矣隋史萬歲實在朝堂而楊素以私謁東宮讒之朝堂雖近天子之居至是遠於萬里故太宗不欲使三品以上與囚同引者別引可也

二年詔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復定律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又駮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遂除斷趾法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樣有司定

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於隋代㪅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七十一條

既定免死斷右趾法帝又哀其斷毀支体謂侍臣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復斷人趾吾不忍也王珪蕭瑀陳叔達對曰受刑者當死而復生豈憚斷一趾去趾所以見者知懼今以死刑爲斷趾蓋寬之也其後裴弘獻駁律令房玄齡等又以爲古者五刑刖居其一今肉刑既廢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於是除之

五年帝以大理丞張蘊古奏罪不以實斬之既而大悔詔死罪雖令即決皆三覆奏（詳讞門）六年帝親錄囚徒縱死罪三百九十人歸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如期皆來乃赦之（詳見赦）

十一年頒新格于天下凡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定律一千五百四十六條爲三十卷又刪武德以來勑三千餘條有七百條以爲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爲式

凡州縣皆有獄而京兆河南獄治京師其諸司有罪及金吾捕者又有大理獄京師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每歲立春至秋分及大祭祀致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及夜未明假日斷屠月皆停死刑京師決死涖以御史金吾在外則上佐餘皆判官涖之五品以上罪論死乘車就刑大理正涖之或賜死于家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瘞于京城七里外壙有磚銘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諸獄之長官五日一慮囚夏置漿飲月一沐之疾病給醫藥重者釋械其家一人入侍職事散官三品以上婦女子孫入侍天下疑獄讞大理寺不能決者尚書省衆議之錄可以爲法者送秘書省奏報不馳驛經覆而決者刑部歲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閱獄囚杻校糧餉治不如法者

十六年詔盜賊之作爲害是深州縣官人多求虛譽苟有盜發不煩陳告鄉村長正知其此情遞相勸止十不言一假有披論先劾物主爰及隣伍久嬰縲紲有一於斯實虧正化自今以後勿使更然

十七年刑部以反逆連坐律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勑八座議之議者以爲秦漢魏晉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所請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且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上從之

高宗即位詔律學之士撰律疏又長孫無忌等增損格勑其曹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龍朔儀鳳中司刑太常伯李敬玄左僕射劉仁軌相繼又加刊正

趙冬曦上書言臣聞夫今之律者昔乃有千餘條近者隋之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憎受罰者不知其然

舉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爲之慟哭矣立法者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哉夫科條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便下人難知則暗陷機穽矣安得無犯法之人哉法吏得便則比附而用之矣安得無弄法之臣哉臣請律令格式復更刊定其科條言罪直書其事無假文飾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爲而爲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則相率而遠之矣亦安肯知而故犯哉苟有犯者雖貴必坐則宇宙之內肅肅然咸服矣故曰法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書曰刑期于無刑誠哉是言

永徽以後武氏得志而刑濫當時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大理寺雜按謂之三司而法吏以慘酷爲能至不釋枷而笞捶以死者皆不禁律有杖百凡五十九條犯者皆至死而杖未畢乃詔內有盜竊及蠱害尤甚者量留一十二條自餘四十七條並宜停然無益也

武后時內史裴居道鳳閣侍郎韋方質等又刪武德以後至于垂拱詔敕為新格藏於有司曰垂拱留司格中書令韋安石又續其後至於神龍為散頒格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時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向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而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

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字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為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又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人戲呼為例竟門時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致堂胡氏曰自古酷刑未有甚於武后之時其技與其具皆非人理蓋出於佛氏所說地獄之事也佛之言本以恐懼人使之信也然其說自南北朝瀰漫至唐未有用以治獄者何獨武后之時效之也佛之言在冊知之者少刑于繪畫則人人得見而慘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聞之前輩周興獄變相至今尚有之況當時釋僧得志偽作經像之盛彼可知矣是故附仁人之言其利博佛本以善言之罪福治與於陰間耳不顧其弊使人直受此苦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長壽元年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禮卿崔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仁傑密裂衾帛書冤狀令其子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褫其巾帶寢

處甚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綝視之綝不敢視唯東顧唯諾而已俊臣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可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悟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俱坐流貶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希功賞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構

隋若思坐流貶

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爲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脅籤爪懸髮熏耳號曰獄持或累日

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爲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爲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爲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曏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爲魏元忠訟冤者太后復召爲御史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羹臣安所避之

玄宗開元三年黃門監盧懷慎等著開元格其後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損益數千條宋璟等後格皆以開元名書天寶初又詔刑部尚書蕭炅稍增損之

十年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侍郎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勳貴在焉今伷先亦不可輕不宜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若貴臣盡當受杖但恐吾輩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况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明皇開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姚崇爲宰相弗能止盧懷慎亦爲相疾亟表言璟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録上深納之太宗明皇本厚賢君也而以杖人輕之故加罪大將軍御史大夫可謂失政刑矣

吳氏能改齋漫録曰陳政敏遯齋閒覽言杜子美脫身簿尉中始與箠楚辭韓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箠楚塵埃間杜牧之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鞭箠身滿瘡謂唐時參軍簿尉有過不免受杖觀此則詳考杜韓所言推有罪者也

殺之亦已爲見有罪者如此非身受枉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
栖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況親犴獄敲搒發奸偷此是身受杖
者耶然太平廣記載李逢吉何仲舉杖十下及於唐書子頎爲
明州刺史段蘇州追赴州有詔杖杖以計強決之則鮑溶亦
未嘗

按以昔曲先之東觀之則唐三品官間有受杖者又成士贊
宋璟所監治者其受刑必皆伸先之流則捶楚非特施尉未
嘗而已

十六年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贓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絹賤河
南絹貴賤處計贓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貴處至七百以上方至死刑
即輕重不侔刑典安寄請天下定贓估絹每疋計五百五十價爲限
勅依其應徵贓入公私依常式至上元時勅先準格例每例五百五
十價估當緡一定自今以後應定贓數宜約當時絹估並準實錢厥
叶從寬律在不易

十八年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

致堂胡氏曰以文觀之四海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二十有四人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敎有邦則獄訟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無乃慕刑措之名飾太平之盛有當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慘舒一視上之好惡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下從之故詩云誘民孔易苟欲措刑不用雖囹圄常空可也然訟獄曲直不得其分姦猾逋誅亶害脫死而平人冤抑者衆矣是故善爲治者必去華而務實則不爲人所罔也

三十三年殿中侍御楊汪爲張瑝等所殺先時瑝父張審素爲巂州都督人告其贓汚制遣汪按之總管董元禮將兵七百圍汪殺告者謂汪曰善奏審素則生不然則死會救兵至擊斬之汪奏審素謀反審素坐斬籍沒其家時瑝及弟琇俱幼坐流嶺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讎二十三年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謀構陷其父者至氾水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稚年孝烈能復父讎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如此壞國法上亦以爲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途不可啓也乃下勅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

致堂胡氏曰復讎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讎而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淪亡故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君之讎視父張審素未嘗反爲人妄告楊汪受命往按遽以反聞審素坐斬此汪之罪也瑝與琇忿其父死之冤亡命報之其失在不訟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張九齡欲宥之豈非爲此乎而裴李降勑之言何其戾哉設法之意固欲止殺然子志不伸豈所以爲教且曰曾參殺人亦不可恕是有見於殺人者死而無見於復讎之義也楊汪非理殺張審素而瑝琇殺汪事適均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三人之命不亦頗乎

二十五年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体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太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棲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爲幾致刑措上表稱賀

按通鑑紀此事於開元之二十五年然當時李林甫方用事崇獎姦邪屏斥忠直監察御史周子諒以彈牛仙客杖死殿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以失寵被讒無罪同日賜死皆此
年事也其為濫刑也大矣而方以理院鵲巢為刑措之祥何
耶

天寶初李林甫為相起大獄以誣陷異己者寵任吉溫羅希奭為御
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
吉網所殺數十百人

六載勑自今已後所斷絞斬刑者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詳
定處分又詔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械繫杖古以代肉刑或
犯非巨蠹而棰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諸軍自効民年八十以上及重
疾有罪皆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終養

肅宗至德二載廣平王俶克復東京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
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崔器
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其府縣所
由祗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收繫之上御丹鳳樓下制士庶受官
祿為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
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為賊所污者勿問以禮部尚書李峴兵
部侍郎呂諲為詳理使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峴以殿
中侍御史李栖筠為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之刻
深而峴獨得美譽器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準律皆應處死上
欲從之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
勳舊子孫今一概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
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
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諲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
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
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
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代宗寶應元年詔曰凡制敕與

一頓杖者其止四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痛杖一頓者皆至六
十並不至死

帝性仁恕河洛平詔河北河東吏民任偽官者一切不問得史
朝義將士妻子四百餘人皆赦之僕固懷恩反免其家不緣坐
諫者常諷帝政寬朝廷不肅帝笑曰艱難時無以逮下顧刑法
峻急有威無恩朕不忍也即位五年府縣寺獄無重囚故時別
勑決人捶無數有司言應決重杖之人令式先無分別京城知
是蠹害決者多死外州見流嶺南決不至死決有兩種法開二
門請詳處分故有是詔

德宗建中三年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惡中謀反大逆叛惡逆四等
請準律用刑其餘犯別罪合處斬者今後並請重杖一頓處死以代
極法重杖既是死刑諸司使不在奏請決重杖限勑旨依貞元八年
勑比來所斷罪拘守科條或至死刑猶先決杖處之極法更此傷殘
惻隱之懷實所不忍今後罪至死者先決杖宜停

按鞭朴在有虞之時為至輕之刑在五刑之下至漢文帝除
肉刑始以笞代斬趾而笞數既多反以殺人其後以為笞者
多死其罪不至死者遂不復笞而止於徒流自魏晉以下笞
數皆多笞法皆重至唐而後復有重杖痛杖之律只曰一頓
而不為之數行罰之人得以輕重其手欲活則活之欲斃則
斃之夫生之與死笞之與刀鋸亦大有間矣今重杖痛杖
之法乃出入乎生死之間而使姦吏得因緣為市是何理也
至於當斷絞者皆先決杖或百或六十則與秦之具五刑何
異建中始定重杖為死刑貞元時始令死刑不先決杖蓋
革其前之弊然云

憲宗時刑部侍郎許孟容等刪天寶以後敕為開元格後敕
時李吉甫李絳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

謝振職因循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
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
至暴亂之世始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帝以爲然司空于頔亦
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欲朕失人心也
元和八年詔兩京關內河東河北淮南山南東西道死罪十惡殺人
鑄錢造印若強盜持杖劫京兆界中及它盜贓踰三疋者論如故其
餘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孫欲隨者勿禁
唐史刑法志論曰刑者政之輔也政得其道仁義興行而禮讓成
俗然猶不敢廢刑所以爲民防也寬之而已今不隆其本顧風俗
謂何而廢常刑是弛民之禁啓其姦猶積水而決其防故自玄宗
廢徒杖刑至是又廢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爲幸也
穆宗時每有司斷大獄令中書舍人一人參酌而輕重之號參酌院
其後罷之

中十七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六》　十三　文

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國家法度高祖太宗定制二百餘年矣周禮
正月布刑張之門閭及都鄙邦國所以屢丁寧使四方謹行之大
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別設參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議其出入
是與奪係於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職昔子路問政孔子曰必也
正名乎臣以爲參酌之名不正宜廢乃罷之
文宗時命尚書省郎官各刪本司勅而丞與侍郎覆視中書門下參
其可否而奏之爲太和格後勅
太和九年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不克仇士良等擒宰相王涯舒元輿
等入左軍械以桎梏掠之不勝苦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
鄭注於是以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
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
市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
疎皆死孩稚無遺妻女不死者沒爲官婢

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
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爲
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
委之有司正其典刑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
被殺傷流血千門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恫疑臣欲身詣闕庭
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
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甚
憚之
武宗時詔竊盜贓滿千錢者死
故時竊盜無死所以原民情迫於飢寒也武宗有此令宣宗立乃罷
之
會昌五年制節文准律已去任者公罪流以下勿論公罪之條情有
輕重苟涉欺詐豈得勿論向後公罪有情狀難恕並不在勿論之限

五十四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六》　一四　文

宣宗時左衛率府倉曹參軍張戣以刑律分類爲門而附以格勅爲
大中刑律統類詔刑部頒行之
大中五年勅今後有官典犯贓及諸色取受但是全未發覺已前能
經官陳首即准律文與減等如知事發已有追攝雖未被追捕勘問
亦不許陳首之限
七年勅法司斷罪每脊杖一下折法杖十下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
則吏無逾濫法守常規
八年勅估絹結贓天下一例依上都以一千一百文九十爲陌計贓
絹一疋
僖宗乾符四年勅法律有去任勿論之條頗爲僥倖今後應諸縣官
吏所犯贓私五年之後去任勿論五年內同見任官例追收擬重定
例
梁太祖開平四年中書門下奏新删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

格律并目錄十三卷律䟽三十卷共一百三卷請目爲大梁新定格式律令頒下施行從之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刑部及御史臺奏請廢偽梁新格行本朝舊章令其衆商量開元格多是條流公事開成格關於刑獄今欲且請使開成格從之

三年大理寺奏準斷獄律諸立春後秋分以前不得奏決死刑違者徒一年今寺司相次有按牘若準律文候秋分後申奏必慮刑獄遲滯者詔曰刑以秋分雖關惻隱罪多連累翻慮淹延若或十人之中止於一夫抵死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時言念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並宜各委本司據罪詳斷輕者即時踈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然後行法如是事繫軍機須行嚴令或謀爲逆惡或蘊蓄姦邪或行刼殺人難於留滯並不在此限

明宗天成二年大理寺奏按斷獄律諸死罪不待覆奏報而決者流二千里即奏報應決者聽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滿而行刑者徒一年伏以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近年已來全不奏覆或蒙赦宥已被誅夷乞敕所司應在京有犯極刑者令決前決日各一覆奏聽進止有凶逆犯軍令者亦許臨時一覆奏奉勑依

容齋洪氏隨筆曰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爲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援救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鬬之事帝即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詔自咎以爲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碩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子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

長興四年大理正張仁瑑奏伏見諸道州府刑殺罪人雖有骨肉當時不容收瘞皆給喪葬行人棄於城外或殘害尸髮多致邀求準獄官令諸大辟罪並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日未後行刑注云決之經宿所司即爲埋瘞若有親故亦任收葬又條諸囚死無親戚者官給棺於官地埋瘞置磚銘於壙內立牌於冢上書姓名請依令指揮從之

閩王曦欲扶御史中丞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辟豈宜加之箠楚乃釋之

致堂胡氏曰庶人賤不能備禮故不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非固欲然因其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意故引投鼠忌器之諭自是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殺而臨川王氏反此義爲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爲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爲上而不施其意非爲化民成俗而興禮教也直欲殺戮故老以制異己耳豈非邪說害義之大乎以區區之閩

無道之曦猶能爲鄭元弼正論而自屈談經佐王乃祖韓非商鞅之術曾元弼之不若而世猶尊信之何哉

晉天福十二年勑應天下凡關強盜捉獲不計贓物多少按驗不虛並宜處死

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捕逐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及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爲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逢吉爲人文深好殺在河東幕府嘗令帝靜獄祈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

漢法既殘酷而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尤殘忍寵任孔目官解暉凡入軍獄者使之隨意鍛鍊無不自誣及三叛連兵民間震動驚訛弘肇部禁兵巡邏京城得罪人不問情輕重於法如何皆專殺不請或決口斷舌斮筋折脛無虛日雖姦盜屏息而冤死者甚衆

周太祖廣順二年勅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無得挾私妄訴

世宗顯德四年中書門下奏准宣法書行用多時文意古質條目繁細使人難會兼前後勅格差繆重疊亦難詳究宜令中書門下並行刪定務從簡要所貴天下易爲頒行者伏以今奉制旨刪律令之書求政理之本經聖賢之損益爲今古之章程歷代已來謂之彝典朝廷之所行用者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成格一十卷大中統類一十二卷及皇朝制勅等折獄定刑無出於此律令則文辭古質看覽者難以詳明格勅則條目繁多檢閱者或有疑誤加以邊遠之地貪猾之徒緣此爲姦寖以成弊方屬盛明之運宜伸畫一之規所冀民不陷刑吏知所守臣等商量望准聖旨施行仍差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十人編集新格勒成部帙律令之有難解者就文訓釋格勅之有繁雜者隨事刪除止要詣理省文兼且直書易會其中有輕重未當便於古而不便於今矛楯相攻可於此而不可於彼盡宜改正無或牽拘候編集畢日委御史臺尚書省四品已上官及兩省五品已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奏取進止從之至五年七月七日中書門下及兵部尚書張昭遠等奏其所編集勅成一部別有目錄凡二十一卷目之爲大周刑統伏請頒行天下與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統類開成編勅等採掇既盡不在法司行使之限自來有宣命指揮公事及三司臨時條法州縣見今施行不在編集之數應該京百司公事逐司各有見行條件望令本司刪集送中書門下詳議聞奏者奉勅宜依

五年勅州縣自長官已下因公事行責情杖量情狀輕重用不得過臀杖十五因責情杖致死者具事由聞奏又勅諸盜經斷後仍更行盜前後三犯並曾經官司推問伏罪者不問赦前後贓少多並決殺

容齋洪氏隨筆曰周世宗英毅雄傑以衰亂之世區區五六年閒威武之聲震懾夷夏可謂一時賢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沒半歲國隨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驅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殺用法太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正舊史紀載翰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爲勘斷帝大怒遣竇儀乘驛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州趙礪坐除名此事本只馬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於族誅二十四家其它可以類推矣見竇儀傳

又曰周世宗用法太嚴予既書於續筆矣薛居正舊史記載其事甚備而歐陽公多芟去今略記于此樊愛能何徽以用兵先虜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璘以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刑部員外郎陳渥以檢田失實許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以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啗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以不奉使者命檢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造軍士袍襦不辦楚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錢皆抵極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定大辟詳覆法

上懲五代藩鎮專殺之弊初令諸州奏大辟按委刑部詳覆既又令諸州錄參與司法掾同斷獄

二月詔曰王者禁人爲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世屬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恥格則濟之以寬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甚非愛人之旨自今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

唐建中定令竊盜滿三匹者死會昌之後竊盜贓錢一貫以上抵

捶法大中初以其太重復遵建中之制漢乾祐以來用法嚴急民
盜一錢者死周太祖深懲其弊定令竊盜贓滿三疋弃市建隆二
年增為錢三千陌以八十為限至是又有是詔法益寛矣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朝削并僭僞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
舊弊未暇更張者故須賴於賢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太宗
選張齊賢為江南西路轉運使諭以民間不便事令一一條奏
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緣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齊賢
至靳州見南劍州吏送罪人索得州帖視之二人皆坐販私鹽
者為荷塩籠得塩二斤又六人皆嘗見販塩而不告者並黥決
傳送而五人已死于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經過寄禁
罪人計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戶嘗於主家塘
內以錐刺得魚二斤半並杖脊黥面送闕下齊賢上言乞候至
京擇官慮問如顯有負屈者本州官吏量加微罰自今只令發

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四嘗市得牛肉幷家屬十二人悉詣闕而
殺牛賊不獲齊賢閔之即遣其妻子還自是江南送罪人者減
太半是皆相循習所致也一賢改為其利民如此
三年定折杖法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
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徒刑
五徒三年脊杖二十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
十五一年脊杖十三杖刑五決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
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
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顯德五年制長
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
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
四年判大理寺竇儀上重定刑統三十卷削去令式宣勅一百九十
增入制勅十五又錄律内餘律准此者凡四十四條附於名例之次

後別取格令宣勅之削出及後來續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條編為四
卷曰新編勅其廳事一司一務一州一縣之內類不在焉詔與刑統
並刊行儀等酌參輕重尤為詳備世稱其平允是後削平諸國州府
皆頒下之
開寶二年五月上以暑氣方盛深念縲繫之苦乃下手詔兩京諸州
令長吏督長獄椽五日一撿視灑掃獄戶洗滌杻械貧不自存者給
飲食病者給醫藥輕繫小罪即時決遣無得淹滯自是每歲仲夏必
申明是詔以誡官吏
八年三月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上注
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虞書歎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
近代憲綱之密耶蓋有意於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
深害者多貸其死云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改司寇參軍為司理參軍以司寇院為司理院

令於選部中選歷任清白能折獄辨訟者為之秩滿免選赴集又置
判官一員委諸州於牙校中擇幹局曉法律高貲者為之給以月俸
秩滿上其殿最以定黜陟有踰濫者坐長吏而下其後又詔諸州容
司理參軍有不明推鞫致刑獄淹滯具名以聞蔽匿不舉者罪之是
歲命有司取國初以來勅條纂為太平興國編勅十五年行于世大
平興國時始用士人為司理判官
六年詔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詔自今繫囚如證
左明白而捍拒不伏合訊掠者集官屬同訊問之勿令胥吏拷決上
頗慮天下有滯獄復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
日有不須追捕而易決者不過三日
九年三月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禁繫日數以聞刑部專
加糾察
時上閱諸州所奏囚簿有禁繫至三百人者乃下詔申嚴淹獄之

戒令今後門留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養疾人等並準禁囚例件
析以聞其鞫獄違限及可斷不斷事小者並劾奏者有司奏劾之
六月詔遣殿中侍御史李範等四十人分往江南江浙西川荊湖嶺
南等道案問刑獄情得者即決之若須證逮者並具獄論如律吏之
弛慢者劾其罪以聞其臨事強明刑獄無滯者亦以名來上
十年五月令竊盜滿十貫者奏裁七貫決杖黥面隸本城五貫配役
三年三貫二年一貫一年它如舊制
九月詔自今京朝幕職州縣官並須習讀律令格式秩滿至京者當加
試問其全不明習者量加殿罰
淳化元年令刑部定置詳覆官五員專閱天下所上按牘勿復公遣
鞫獄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
傳就鞫將辭日上必臨遣諭旨曰無滋蔓無留滯或賜以裝錢還必
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為式

二年二月判司天監苗守信等請正月一日及每月八日太歲三元
天赦日及上慶誕日皆不斷極刑事下有司有司言晉天福七年詔
書應大辟罪遇大祠冬正受朝立春立夏及大雨雪並不論決自今
請太歲三元及上慶誕日應京諸州不決死罪餘如故從之
五月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常命參官主之管內州府十日一具囚帳
供報有疑獄之未決者即騎傳以視之州郡敢稽留大獄久而不
決及以偏辭按獄情不得實并官吏附情者悉以聞
八月始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兼置詳議
官六員凡獄具上奏先由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
乃下審刑詳議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當者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
覆以聞如命論決令左右巡使五日一按視開封司錄司左右軍巡
及四推司繫囚因督促之有寃滯者以聞
三年令諸州決死刑有號呼不伏及親屬稱寃者即以白長吏移司

推鞫

是年春京江浙大飢民多相率持杖劫掠豪家取其粟坐強盜
棄市者甚衆蔡州民張緒等二百一十八人皆當死知州張榮推
官江嗣宗共議取其為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以其事上聞上感
悟下詔褒之令本州大發廩以振飢民遂遣使分詣諸道巡撫自
臨遣而謂之曰彼皆平民因艱食取強饑糧以圖活命爾若其情
非巨蠹悉為末減其法不可從強盜之科其兇惡難制為患閭里
者固便宜從事務於除惡蘇其獲全活者殆千計
十月詔曰比者申命使臣分聽獄訟徒終歲序茂有平反冨助哀矜
祇增煩擾其諸路提點刑獄司宜罷以其事歸轉運司
至道二年勅大理寺所決天下按牘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
小事十日審刑院詳覆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
真宗咸平三年判大理寺王欽若言本寺公按常有五七道今者踰

月之內絕無案牘足彰恥格之化式漸太和之風請付史書用昭聖
政從之
四年知黃州王禹偁奏令諸路置病囚院持杖劫賊徒流以上有疾
者與之餘悉責保于外是年天下斷死罪八百人
上覽囚簿撫然動容語宰執曰雜犯死罪條目至多官吏倘不
盡心豈無枉濫故事死罪獄具三覆奏蓋甚重慎何代罷之遂
命檢討沿革終慮淹繫不克行
六年詔有盜主財者五貫以上杖脊黥面配牢城十貫以上奏裁勿
得私黥涅
舊制士庶家僮僕有犯或私黥其面上以今之僮僕本傭顧良
民故有是詔
景德元年詔諸道州軍斷獄內有宣勅不定刑名止言當行極斷者
所在即寘大辟頗乖平允自今九言處斷重斷極斷決配朝典之類

未得論決具獄以聞

二年詔大理寺刑部所舉詳斷詳覆官止試斷獄按五道差官與二司互考又詔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官副法直官令吏部銓選流內官一任三考以上諳幹無過犯書判官具名引對試斷按五道中格者授之三司大理寺一年刑部二年無私罪者授京官先是皆自令史遞補端拱中寇準典選奏用士人至是復舉前詔

三年四月樞密院直學士劉綜等詣三司開封府御史臺殿前侍衛司編敘因繫翌日上御崇政殿臨決殺人者論如律雜犯死罪流徒第降一等杖以下釋之日旰既罷令軍頭引見司獲奏所決刑名皆視訖乃行是後每歲暑月上必親臨慮問率以為常

四年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官所在專察視囚禁審詳按牘州郡不得迎送相與聚會內出御寶印紙為曆書其績效中書樞密院籍其名代還考課議功行賞如刑獄枉濫不能擿舉官吏曠弛不能彈奏務從畏避者寘以深罪

知審刑院朱選上言官吏因公事受財許為曲法決遣之際依法科刑規避枉法之罪證左明白者望以枉法論至死者加役流從之

河北提點刑獄陳綱上言杖罪械繫者甚衆未有定制望令特置以十五斤為準從之

太中祥符二年詔御史臺開封府及在京凡有刑按之處令特置司糾察令金部員外郎知制誥周起等充凡徒以上罪即時具狀禁移報內未盡理及淹延者追取款詞詳閱駁奏

尉衛卿權判刑部慎從吉言準淳化三年敕諸州所奏獄空須是司理院州司倚郭縣俱無繫囚又准後敕諸路自今獄空更不降詔獎諭奏至委刑部以逐處旬奏禁狀點勘不謬即具以聞狀是提點刑獄司所奏獄空本司比對多不應舊敕外州妄覬獎飾沽市虛名近者邠滄二州勘鞫大辟囚干誅數人裁一夕即行斬決伏況前代京師決獄尚五覆奏蓋欲慎重大辟豈宜一日之內便決死刑朝廷比務審詳恐有寃濫非有求於急速其邠州府不體朝旨邀為己功但務獄空以無所益欲望依準前詔不行獎諭其諸州府監以公事多少分為三等第一等公事多處五日其次十日其次二十日並須州司司理院倚郭縣全無禁囚及責保寄店之類方為獄空委提點刑獄司據等第日數勘驗詣實書於印曆從之

四年詔自今決杖令衆者舊十日減為三日半月以上勿過五日暑月免之

七年殿中侍御史曹定上言諸州長吏有罪恐為訟訴即投牒自首雖情狀至重亦以例免詔自今如實未有蹤露即以狀報轉運使如格當原免亦書手曆

十月御史臺鞫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隨請磔害之上曰五刑自有常制何必為此况此賊本情已見一死足矣　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陜西督捕賊因請擒獲強盜至死者望以付臣凌遲用戒後來詔所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為慘毒

按以此二則觀之則知法外凌遲之刑祖宗時未嘗用也

天禧二年上封者言今斷天下之獄皆在大理詳天下之法總在審刑二者海內之準繩也且今之律令則具有明文制敕即當有更改迴配情輕而法重則近侮文按狀重而處條輕則為失實此之審克尤在盡心凡定罪之要違勅則多指故失他罪則皆坐公私四者定刑重輕殊入私則犯徒追官為公則贖金記過故則不得末減稱失則依有降法承前斷公私故失之名止具法官臨時裁處既無著定深慮差殊欲望今應經歷刑法司定公私罪名參詳盡一其違制稱失者亦須審詳失錯情輕者明件條奏使不能因緣為奸輕重其法枉其前濟實在於斯詔審刑院大理寺刑部開封府同議定以聞既而法官參詳自今捕盜掌獄官不稟長吏而推因不甚傷而得情

者止以違制失公坐過差而不得情挾私榜决有所規求者以違制私坐又捕盜官承前有捕捉稽時不即聞州者咸以違制論罪涉太重望今犯者以違制失論又律分公私罪云私謂不緣公事私自犯者雖緣公事不吐實情心挾隱欺亦同私罪公謂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雖私曲相須公事得正違法猶以公坐望今斷獄並以上文審定又律有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今詳官斷罪除海行條貫元勑指定違制外自餘情輕失錯者止從違制失論其公私相半而私情重者奏裁從之

四月勑命官犯贓不以輕重並劾舉之私罪杖以下勿論

四年詔自今天下犯十惡劫殺謀殺故殺鬬殺放火張劫正枉法贓僞造符印厭魅呪詛造妖書妖言傳授妖術合造毒藥禁軍諸軍逃亡爲盜罪至死者每遇十二月權住區斷遇天慶節即决之餘犯至死者十二月及春夏未得區遣禁錮奏裁

咸平中殿中侍御史趙湘上言聖王行法必順天道漢制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臣切以爲古之善政亦有當於今舉而行之無虧大體伏況十二月陛下聖誕之月萬方祝頌之時而大辟罪人决斷如故又十一月一陽始出其氣尚微以至微之陽處重陰之下並議獄緩刑所以助陽抑陰也伏望特降明詔以十一月十二月內天下大辟正者更令詳覆已結正者未令决斷所在州府厚加矜恤掃除獄房供給飲食薪炭之屬而嚴加防護無致他故情可憫者奏聽勑裁合依法者盡冬月乃斷在京大辟人况當春孟之月亦行度施惠之時伏望萬機之暇臨軒躬覽情可憫者特從末減亦所以布聖澤於無窮極愚民之抵罪並未斷兩月亦未至淹延如此則議獄詳刑助順生氣若用刑順於陰陽則四時之氣和氣和則百穀豐實水旱不作矣上覽之曰此誠嘉事然古今異制沿革不同行之則慮有淹滯或因緣爲姦矣至是乃有是詔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六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刑考

仁宗天聖四年有司言勅增至六十餘條請命官刪定從之建隆初編勅四卷纔百有六條太平興國中增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條芟其繁亂定其可為勅者二百八十有六條總十一卷又別為儀制令一卷當時便其簡易大中祥符七年又增至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條又有農田勅五卷與勅兼行是至後增至六千餘條命官刪定帝謂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朝詔令十存一二蓋去其繁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為不可帝然之於是下詔中外使得言勅之得失時以唐令有與本朝事異者亦命脩定有司乃取咸平儀制乃制度約束之在勅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號曰附令勅七年令成頒之是歲編勅成合農田勅為一書視祥符勅損百有餘條其麗于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詔下諸路閱視聽言其未便者既而又詔須一年無改易然後鏤版至明道元年乃頒焉

刑部侍郎燕肅奏唐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財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蓋以奏讞之法廢失朝廷欽恤之意（詳見詳讞門）

五年陝西旱災因詔民持杖劫人倉廩非傷主者減死刺隸它州非首謀者又減一等且諭長吏密以詔書從事自是諸路災傷即降不下司敕而民飢盜取穀食多蒙矜減賴以全活

知諫院司馬光言臣切聞降勅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為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体務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勅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飢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

六年集賢校理聶冠卿請罷杖笞而徒以上雖不繫獄皆附奏從之先是天下奏獄狀雖杖笞皆由覆而徒流罪繫乃不以聞又自定折杖之法杖之長短廣狹皆有尺度而輕重無准官吏得以任情至是有司以為言詔毋得過十五兩

是歲改強盜法不持仗不得財徒二年得財為錢萬及傷人者死持仗而不得財流三千里得財為錢五千者死傷人者殊死不持仗得財為錢六十若持仗罪不至死者仍刺隸千里外牢城又詔告劫盜劫殺人者第賞之及十人者予錢十萬既而有司言竊盜不用威力得財為錢五千即刺為軍兵反重於強盜請竊盜罪亦第減之至十千刺為兵詔可

又詔京城持仗竊盜得財為錢四千亦刺為兵自是盜法惟京城加重餘視舊益寬矣

詔如聞荊湖殺人祭鬼自今首謀若加功者凌持斬募告者悉畀犯人家貲捕殺者重其賞

先時江淮捕盜官奏獲劫盜六人皆凌持朝廷以非有司所得專
因詔獲劫盜雖情巨蠹毋得擅凌持凌持者先斷斷其支体決絕
其吭國朝之權法也
詔京師正旦四立分至及庚戌己巳日毋決大辟
故事天慶等五節有司不奏大辟具獄者十日天聖初詔止三日
餘罪一日而已開封府舊禁刑人正旦冬至三日端午節一日亦
詔罷之國忌日舊亦禁刑是至詔聽決杖罪
容齋洪氏隨筆曰刑統載唐大和七年敕今國忌日唯禁飲酒
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即不
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笞責在禮律固無所妨從今以後縱有此
類臺府吏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
兒國忌日於私第科決杖人故降此詔蓋唐世國忌日休務正
與私忌義等雖刑獄亦不決斷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今在京

百司唯雙忌作假以其拜跪多又寘滿已數列若單忌獨三省
歸休耳百司坐曹決獄與常日亡異視古誼爲不同元微之詩
云縛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又可
證也
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綖言一歲之中死刑無慮二千五百六十其殺
父母世父母兄弟兄弟之妻夫殺妻殺妻之父母妻殺夫九百四十
故謀鬬殺千有二百劫盜九百七十殺亡命一百十夫風俗之薄無
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
止姦而教化未能導民爲善歟願詔刑部類次天下所斷大辟歲上
朝廷以助觀省從之
七年斷大辟千六百八十三人
帝愼恤用刑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死有司當仲約公罪
贖帝曰死者不可復生而獄吏雖暫廢它日復得敘官何可不重
其罰命特停之會赦未許敘用尚書比部員外郎師仲說請老自
言恩得任子孫帝以仲說嘗失入人死罪不予其重人命如此
英宗治平二年斷大辟千八百三十二人
四年十二月（時神宗已即位）令應諸州軍巡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在獄病
死及二人者推吏獄卒皆杖六十增一人者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如
五縣以上州歲死三人開封府司軍巡院死七人如死二人法加等
亦如之典獄之官如推獄經兩犯即坐仍從違制大縣三萬戶以上
依五縣以上州法提點刑獄司歲終會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檢察
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更黜責
神宗熙寧元年詔開封府請以京朝官分治左右廂凡鬬訟杖六十已
下情輕者得專決從之
二年知金州張仲宣坐受賕論時金州金坑發仲宣發檄巡檢体
究無甚利土人憚興作以金八兩求仲宣不差官比較法官坐仲宣

枉法贓抵死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海島知審刑院蘇頌言仲宣所
犯可比恐喝條且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刑
爲徒隸恐污辱衣冠耳其人則無足矜也仲宣遂由免杖黥上流海
外自是命官無杖黥者
三年命尚書都官郎中沈衡鞫前知杭州祖無擇于秀州遣內侍乘
驛追逮監察御史張戩言無擇三朝近侍而驟被囚繫國朝以來
恥風屬臣下之意請免其就獄止就行衙問不從詔責戩等又命權
御史臺推直官張景直鞫前知明州光祿卿苗振于越州獄成無擇
坐貸官錢及借公使酒責授忠正軍節度副使振坐故
入裴士堯罪及所爲不法責授復州團練副使獄半年及決詞所連逮
官吏坐勒停衝替編管又十餘人蓋王安石以私怨諷御史王子韶
發其過自後多興詔獄矣
凡因事置推已事而罷若詔[illegible]之[illegible]勘院大諸獄謂之推勘院

其體大者則下御史臺獄或即開封府大理寺究治

三年編修中書條例所請委逐路提點刑獄司歲於冬夏上旬檢舉監州長吏勿留獄牒訖奏閣祖宗故事每歲冬夏降詔恤刑帝遵行之旣委各路提點刑獄自是不復降詔

八月詔曰在京班直諸軍請糧斛斛不足出戍之家尤甚倉吏自以在官無祿恣爲侵漁非朕所以愛養將士之意也於是三司始立諸倉丐取法已而中書請主典役人歲增祿至一萬八千九百餘緡丐取不滿百錢徒一年每百錢則加一等千錢流二千里每千錢則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行貨及過致者減首罪二等徒者皆配五百里其賞百千流者皆配千里賞二百千滿十千爲首者配沙門島三百千自首者除其罪凡更定約束十條行之其後內則政府外則監司多倣此法內外歲增吏祿至百餘萬緡皆取於坊場河渡市利免行役剩息錢久之議臣欲稍緩倉法編敕所修立告捕獲倉法給賞

條自一百千分等至三百千而按闕者減半給之中書請依所定詔仍舊給全賞雖係案問亦全給

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條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比前代殊多如強劫盜並有死法其間情狀輕重有絕相遠者使例抵死良亦可哀若豫爲從情輕之人別立刑等如前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正惡而除害禁軍非在邊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寬首限以收其勇力之效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網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傷肌體爲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若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遇赦第減月日使良善者知改過自新兇頑者有所拘繫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間情理輕者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決刺充軍其配隸並減就本處或與近地兇頑之徒自從舊法編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時限無得髡鉗其四令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爲衆所知者給帖付身偶有之令情輕可恕者特議贖罰其不悛者科決其五奏裁條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刪定詔付編敕所詳議立法

韓絳曾布請用肉刑布上議曰先王之制刑罰未嘗不本於仁然而有斷支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非得已也蓋人之有罪贖刑不足以懲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剕宮大辟然審適輕重則又有流宥之法至漢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後世因之以至律令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剕宮之法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人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因而爲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況杖之法於古爲鞭扑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衆其終必至於殺戮是欲輕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貸者處之以肉刑則人之獲生者必衆若軍士亡去應斬盜贓滿應絞則削其足犯良人

於法應死而情輕者處以宮刑至於劓墨則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後爲流徒杖笞之罪則制刑有差議旣上帝問可否於執政王安石馮京互有論辯迄不果行

樞密使文彥博言臣聞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唐末五代刑用重典以救時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於死國家承平百年當用中典然猶因循有重於舊律者若僞造文書律止流二千里今斷從絞近臣僚奏請凡僞造印記再犯不至死者亦從絞坐若貴其不悛則持杖強盜再犯贓不滿者不死則用刑甚異於律文矣請檢詳見用刑名有重於舊律者以敕律參考裁定其當詔送編敕所

四年令盜賊囊橐停宿之家立重法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地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貲之半爲賞妻子遞降等有

差屢編配者雖會赦不移不釋囊橐之家劫盜死罪情重者斬餘皆
配遠惡地籍其家貲之半爲賞盜罪當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貲
三之一爲賞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鄰州雖非重法之地而囊橐
重法之人並以重法論其知縣捕盜官皆用舉者或以武臣爲縣尉
盜發十人以上者限內捕不獲半劾罪取旨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
人焚舍屋百間或群行於州縣之內劫掠於江海船栰之中雖非重
法之地亦以重法論
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後稍及曹濮澶滑等州是年以開封府
東明考城長垣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
齊徐濟單兗鄆沂州淮陽軍亦立重法著爲令至元豐時河北京
東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縣寖益廣矣
七年詔品官罪犯案察之官並奏劾聽旨毋得擅捕繫罷其職俸
四月設置律學設教授四員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案生員

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先是
已置刑法科詔法寺主判官諸路監司奏舉京朝官選人兩考者上
等進秩補法官餘試中或磨勘循資射選陞推恩有差法官闕員亦以
次補之其考試關防如試刑法
元祐中司馬光論之曰律令敕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
一科使爲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爲士者果能知
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
文致之事爲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
厚風俗也
八年沂州民朱唐告前越州餘姚縣主簿李逢有逆謀提點刑獄王
庭筠等言其無跡但謗讟朝政語涉指斥及妄說休咎請法外編配
仍治告人之妄帝疑之遣權御史推直官蹇周輔劾治中書以庭筠
等所奏不當并劾之庭筠懼縊死逢辭連右羽林大將軍秀州團練
使世居醫官劉育等詔捕繫御史臺獄令范百祿徐禧雜治差官即
世居及育家索圖讖簡牘獄具世居賜死逢育及河中府觀察推官
徐革並凌遲處死將作監簿張靖武舉進士郝士宣皆腰斬司天監
學生秦彪百姓李士寧杖脊湖南編管
按凌遲之法昭陵以前雖兇強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自詔
獄既興而以口語狂悖者皆麗此刑矣詔獄盛於熙豐之間
蓋柄國之權臣藉此以威縉紳祖無擇之獄王安石私怨所
誣也鄭俠蘇軾之獄杜絕忠言也世居之獄則呂惠卿欲文
致李士寧以傾王安石陳世儒之獄則賈種民欲文致世儒
妻母呂以傾呂公著至王安石欲報呂惠卿而特勘張若
濟之獄蔡確欲撼吳充而特勘潘開之獄其事皆起於纖微
而根連株逮坐累者甚衆蓋其置獄之本意自有所謂故非
深竟黨與不能以逞其私憾而非中以危法則不能以深竟

黨與此所以濫酷之刑至於輕施也
元豐元年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乃詔曰大理有獄尚矣今中都
官有所劾治皆寓繫開封諸獄囚既猥多難於隔訊盛夏疾疫傳致
瘐死或主者異見輒淹歲時不決朕甚愍焉其復大理獄置卿一人
少卿二人丞四人專主鞫訊檢法官二人主簿一人應三司諸寺監
吏犯杖笞不俟追究者聽決即餘悉送大理獄其應奏者並令刑部
審刑院詳斷應天下奏按亦上之還寺於馳道之西
國朝舊制刑部審刑院大理寺主斷內外所上刑獄與凡法律之
事又有糾察在京刑獄司以參糾審覆官制既行審刑院糾察司
皆省而歸其職於刑部四方之獄非奏讞者則提點刑獄主焉官
司之有獄者在開封則有府司左右軍巡院在諸司則有殿前馬
步軍司及四排岸外則三京府司左右軍巡院諸州軍院司理院
下至諸院皆有之時官制既行斷獄還大理於是左斷刑右治獄

以分吏事斷刑則詳事檢法詳斷丞議正審治獄則丞與推勘主
簿掌按籍少卿分領其事而卿總焉
二年編刺所上新修敕式始分敕令格式為四
帝熙寧初置局修敕詔中外集議擇其可采者用之有未便於事
理而應修改者上之尚書省議奏取而得旨若一時巡分應著為
令及應衝改者隨所屬上二府奏當至是上之熙寧敕令視嘉祐
則有減元豐敕令視熙寧則有增而格式不與焉
容齋洪氏隨筆曰法令之書其別有四敕令格式是也神宗聖
訓曰禁於未然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
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
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
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
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楷模

者皆為式元豐編敕用此後來雖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
今假寧一門實載於格而私文書行移並名為式假則非也
成都府和州路鈐轄司申往時川陝絹匹為錢二千六百以此編敕
估贓兩鐵錢得銅錢之一近歲絹匹不過千三百估贓二匹乃得一
匹之罪至多重法法寺請以一錢半當銅錢之一從之
三年正月詔審刑院刑部斷議官自今歲終具嘗失入徒罪五人以
上或失入死罪者取旨連名者二人當一人京朝官展磨勘年募職
州縣官展考或不與任滿指射差遣或罷本年斷絕支賜去官不免
先是嘗詔歲終比較取旨而法未備故有是詔
七年七月御史黃降言朝廷修立敕令多用舊文損益其去取意義
則具載看詳卷藏之有司以備參照比者議法之官於敕令文意有
疑或不取看詳舊卷參照多以臆見裁決請申飭攸司自今申明敕
令及定奪疑讞並須參以看詳舊卷考其意義所歸庶幾法定於一

無敢輕重本臺亦得據文考察從之
十月詔舉故事大暑大寒或雨雪稍慮錄囚決獄
八年牛羊典吏李偉坐贓抵罪光祿卿呂嘉問言朝廷捐數十萬緡
行一重法於天下而無忌憚之吏已漸弛於法行之初蓋由本法予
錢之人緣減取錢之人二等請定丐貸法斷遣刑名自陳告首之賞
與引領過度一切如舊下刑部刑部議如嘉問所定
詔自今應諸州鞫訊強盜情理無可愍刑名無疑慮而輒奏並令刑
部舉駁重行朝典毋得用例破條從司馬光之請也詳見詳讞門
哲宗元祐元年詔御史中丞劉摯右正言王覿等刊修元豐敕令格
式
先是摯言元豐中命有司編修令凡舊制載於敕者多移之於令
蓋違法敕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聖之德而有司
不能推廣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而立一法因一事而生

一條意苛文晦不足以該事物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今所續
降者半歲一頒與應數殊宜選衍術儒臣明於治體練達民情者
取慶曆嘉祐以來新舊敕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右
諫議大夫孫覺亦言元豐編敕細碎煩多難以檢用甚為今日之
患朝廷立法簡易當使人人通曉宜特置局擇通經義明法律者
為修敕官命大臣典領則朝廷仁厚之意可以宣布四方矣
帝從其請故有是命至紹聖以後詔並用熙寧元豐舊例元符中
復參用元祐元豐條例崇寧元年乃詔編敕所並依元豐敕令格
式勿復編修其元祐以後所修者並毀板
三年詔罷大理寺右治獄戶部如三司故事置推勘檢法官治在京錢
穀事尋詔大理獄既廢開封府軍巡院事衆其復置判官一員府司
妨礙公事體小者送戶部取勘先是元豐初置大理獄本以懲革因
繫淹滯但獄事有所統而省台符移不能本承德意士大夫小有連

逮輒捕繫雖命婦亦不免肯揺邏者所探報下之於獄俾會鍛鍊無
不詔服人皆惕息至是台符等皆得罪獄亦罷
五年詔諸路兵官及使臣有罪自樞密院以下所屬勘治者奏案申
樞密院取旨又詔刑部命官犯罪事干邊防軍政文臣申尚書省武
臣申樞密院
刑部言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
一等謀殺盜詐及有所規求避免而犯者不減因歐致死者不刺面
配鄰州情重者奏裁從之
七年臣僚言法寺斷獄大辟失入有罰失出不坐常人之情自擇利
害誰肯公心正法者請自今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
罪三人比失入一人著爲法從之
八年中書省言昨詔內外歲終具諸獄囚死之數物無禁繫多寡之
限至元祐七年諸路所上刑部獄死之數遂以禁繫二十而死一則

不具即是歲繫二百人許以十人獄死恐州縣殖意獄事甚非欽恤
之意詔刑部自今不許輒分禁繫之數
紹聖四年治同文館獄
章惇蔡卞用事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及謫呂大防等過嶺意
猶未快仍用黃履疏高士京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
寖及宣仁上頗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時太府
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碩嘗於邢恕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
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彥博子也必知姦狀詔翰林承
旨蔡京吏侍安惇同究問初及甫與恕書自謂畢禫當求外入廟
之計未可必聞已逆爲機穽以榛塞其塗又謂司馬昭之心路人
所知又云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及
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
俗稱駙馬都尉爲粉侯人以王師約故呼其父彥臣爲粉父忠彥
乃彥之兄也及甫除都司爲劉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
三省長官故止爲平章重事及彥博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
守郡母喪除與恕書請補外因爲詆怨毀之辭及置對則以眇
比摯如爲眇躬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謂指王岩叟而如傅粉故曰
粉燾字況之以況爲兄故曰昆斥摯將謀廢立不利於上躬京卞
言事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無他證佐望別差官審問乃詔中
書舍人蹇序辰審問仍差內侍一員同往蔡京安惇等共治之將
大有所誅戮然卒不得其要領會星變上怒稍息然京惇極力鍛
鍊不少置既而梁燾卒於化州劉摯卒於新州衆皆疑二人不得
其死明年五月詔摯燾據文及甫等所供言語偶逐人皆亡不及
考驗明正典刑摯燾子並勒停永不收敘先時三省進呈帝曰
摯等已謫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
元符元年置看詳元祐訴理局

元祐初嘗置訴理所申理冤濫至是中丞安惇言臣下未親政時
奸臣置訴理所凡得罪於熙豐之間者咸爲除雪歸怨先朝收恩
私室乞取公按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時章惇猶豫
未應蔡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惇懼即日置局命蹇序辰同
安惇看詳案內文狀陳述及訴理所看詳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
名以聞自是以伸雪復改正或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
三年詔強盜計贓應絞者贓數並增一倍贓滿不傷人及雖傷人而
情輕者奏裁其用兵仗湯火之類傷人及殘虐主家情狀凶毒或污
辱良家或入州縣鎮寨行劫不在奏裁之限若驅虜官吏巡防人等
罪不至死仍奏裁
先是曾布建議爲盜之罪情有輕重贓有多少若劫貧家情理雖
重偶以贓少而減免劫富室情理雖輕偶以贓重而論死是盜之
生死係於主家之貧富也至於傷人情狀輕重亦殊其以手足毆

人偶傷肌體與夫兵刃湯火固有間矣而均謂之傷殘朝廷雖許奏裁州郡之吏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與不幸爾不若一概作法凡以贜定罪及傷人情狀不至切害者皆聽從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湯火之類情狀酷毒及汙辱良家或入州縣鎮寨行劫若驅虜官吏巡防人等不以傷與不傷凡情不可貸者皆處以死刑如此則輕重不失其當王古徐彥孚鍾正甫亦以為請及是布為相遂由前議改焉侍御史陳次升言祖宗仁政加於天下者廣刑罰之重改而從輕者至多惟是強盜之法特加重者蓋以禁姦宄而惠良民也近者朝廷改法以強盜計贜應絞者並增一倍贜滿不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如闘法行之後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盜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鄰里亦不為之擒捕恐怨仇報復故賊徒益熾重法地分尤甚切恐養成大姦以貽國家之患請復行強盜舊法又言朝廷取諸路所申盜賊之數比較新法未行

之前為少遂以為賊盜衰息刑罰可減此正與臣之論相反也夫有盜不申則刑部之數為少有獲不敢以聞則刑部之數少臣恐自此盜賊充斥而朝廷不知也從官今臣方嘗論列非獨臣區區之私見也曾布罷相翰林學士徐勣復言其不便乃詔強盜應絞者計贜如舊法前詔勿行

刑部言祖宗以來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紹聖之法以失出三人比失入一人則是一歲之中偶失出死罪三人即抵重譴夫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請罷理官失出之責從有司讞議之間務寬恕從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大理卿周鼎言律闘殺人者絞故殺人者斬蓋兩相爭競者謂之闘不因爭競者謂之故義理甚明今法寺斷按每於故闘之際議論不一蓋泥刑統所謂非因闘爭無事而殺是名故殺殊不知所謂無事而殺者以言無彼此爭闘之事而殺人者是名故殺非謂不必闘爭但無他事而殺者不當為故且律之立文殺不曰有事殺人絞而云闘殺人絞不曰無事殺人斬而云故殺人斬以此質之法意可見請自今凡斷奏故闘按依令有司指定而推闘爭是否若止辨論往復即非爭闘則故闘情狀判然矣刑部亦是鼎議詔申明行下

崇寧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顧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詔從之

三年宰臣蔡京請倣周官司圜之法令諸州築圜土以居強盜貸死者（詳見徒流門）

大觀元年詔計贜之律以絹定罪絹價今貴贜故論罪有輕重今四方絹價增貴而計絹之數猶循舊制以定一貫三百為率計價既低抵罪太重非仁民恤獄之意可以一貫五百定罪

二年更定笞法自今並以小杖行決笞十為五二十為七三十為八四十為十五五十為二十不以大杖比折未及定制

八年大理少卿任良弼言州縣推勘盜賊多以止宿林野為詞不究窩藏之家請自今應推強盜而不究窩藏所止之地各徒二年不盡者減二等為令從之

四年詔河北河東群賊所經歷縣及十次以上知縣降一官衝替縣尉降一官勒停不及十次知縣衝替縣尉勒停

政和二年臣僚言比來大理近令觀望曲法用情使倖免有犯在開封而願移大理者今號法寺公休和所其非是非獄務平之義詔大理卿少並罷免

四年詔立聚問審錄之限死囚五日流罪三日杖笞一日

五年詔今後不法官吏已為按察官所劾而輙論告按察官者雖指斥等事亦候結勘斷罪畢再推勘如不實誣告之人特於法外別行

重訓

七年，詔品官犯罪，三問不承，即奏請追攝；若情理重害而拒隱，方許枷訊。所以示別也。若不有以發之，不候三問追攝，不依輕重枷訊，與常人無異，將使人有輕視縉紳之心，可申明將令以稱欽恤所私之意。又詔宗室犯罪與常人同法，有司承例，公請不依三問，未承即加訊問，非厚族以篤親睦之恩，自今有犯除情理巨蠹別該生令外，許止以眾證為定，仍取伏辯，無得輒加捶拷，若罪至徒以上方許依條，罪敢其合推訊者，並送大宗正司以副朕敦睦九族之意

由宗女有官犯罪去官勿論，亦為命官立文，其後勅文相用修立，宗女犯罪解役，亦用去官免罪例，而有犯則解役歸宗，寬重罪以致和救宗女解役者，雖從去官法，勿行

重和元年二月，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廣奕言：州縣虐吏輒備杖為箭，用鐵鉗項，以竹實沙而責之，非理慘酷。詔令禁止，犯者以違御論

四月，詔：因刑發而為杖，笞而折杖之數，多寡不倫，民抵重杖而傷及肌膚，宜約其數以喜天下。自今徒二年半杖九十者折十七，徒二年杖八十者十五，徒一年半杖七十者十三，徒一年杖六十者十二，笞五十者十，笞四十者八，笞三十者七，笞二十者六，笞十者五。宣和元年詔：處州近斷大辟二人，其元犯人乃於斷後首獲，人命至重，失刑如此，深可憫傷，其令本路提點刑獄勘官吏，並先勒停，不以赦原，誤斷之家優加存恤

二年，右司員外郎翁彥深言：陛下欽恤庶獄，無所不至，而州郡不能察究，吏得以並緣為姦，刑及于民，而官吏觀免，殊失天下之平。今奏牘之首，纖息畢載，而略其戶等，請自今奏按並列其戶之高下，察吏姦而懲之，使寡弱之民不見凌暴。從之

臣僚言：比年官吏希求恩賞，治獄者務作獄空，輒不受詞，又寄留囚徒於它所，致有逃逸；斷刑者務作斷絕，減裂囚案，用刑失當，有以婦人配隸千里者。昨詔大理寺開封府不得輒奏獄空，近復有旨不許輒作斷絕，然開封府復有斷絕獄官吏冒賞者，詔令御史臺覺察彈奏

故事，法寺斷絕，必命付史館，獄空降詔獎諭，或加錫賜章服。後以開封府多獄空，而斷絕乃常事，不足書，罷付史館，仍不降詔獎諭

都官員外郎翁彥深上言：伏見淮東十一州軍，政和六年、七年坐殺人而死者總十有二人，刑部稽其數，計二年之獄，蓋一百三十二人，而獨此十二人者死，問之有司，則曰不死者有情理者也。自五帝三代至于漢唐，未有殺人不死之法，在律罪人者皆四十。借如以一罪之故即遭歐殺，是殺人者不死，罪人者顧當死，輕重倒置，莫此為甚。且百有二十人皆大辟也，州郡奏而免之，可謂仁心矣。彼其遭殺者受無辜之屠而銜不報之冤，亦不足恤乎？廷尉天下之平

乃仁於強暴使寡弱者不保其生，烏在其為平也。以一路二年計之已如此，天下僅當幾何？所謂好生者，將以省刑而召和氣也。今舍止殺之具，致被殺者滋多，非所以省刑也；寬殺人之人，使銜冤者益眾，非所以召和氣也。朝廷見歲斷大辟之少，以為刑將措矣，蓋亦并奏按而計之乎？致治猶元氣也，刑之禁民為非猶藥疾也。慕措刑之虛名而忘失刑之實患，是猶慕治古之無札瘥而但去其藥，民知擠于溝壑矣。令之官吏外希寬活之賞，內冀陰德之報，迭相驅煽，遂成風俗。一作暴寡無敢異議，奸吏乘之，姦弊萬能，文致情理，莫可究詰，讞狀徑上，不由憲司，其就東市者大抵貧民耳

詔州縣官不親聽囚而使吏鞫訊者徒二年

高宗中興，著令：諸獄具當職官依式檢校，枷以乾木為之，長者以經重刻識其上，不得留節目，亦不得釘飾及加筋膠之類，仍用火印，從官給杻鉗鎖杖制各如律，不得徵有增損者。月每五日一濯枷杻，禁

囚因得少休刑寺遇浣濯之日輪官一員躬親監視州縣獄犴不得
輒為非法之具違者論如律制詔諸獄司並旬申禁狀品官命婦在
禁別具單狀合奏按具情款招伏按奏聞法司朱書檢坐條列推司
錄問檢法官吏姓名于後各州每年開收編配羈管奴婢人各置籍
本州斷過編配之數亦如之各路提點刑獄司每年具本路州軍斷
過大辟申刑部諸州倣此申提點刑獄司其獄事應書奏牘而不書
應申所屬而不申奏按不依式檢坐開具違令若回報不圓致妨詳
覆與提點刑獄司詳覆大辟而稽留失覆大辟致罪有出入者各抵
罪
建炎元年大理正權刑部郎官朱端友言舊例以絹計贓者千三百
為一匹今所在絹直高合議增估乃詔自今以絹定罪者並以二千
為準
三年詔自今並遵用嘉祐條法內擬斷刑名嘉祐與見行條法輕重
不等並從輕賞格即從重其官制所掌事務格目及役法等有引用
窒礙者該載未盡者並令有司條具以聞

熙寧中神宗厲精為治議置局修敕盡謂律不足以周盡事情凡
邦國沿革之政與人之為惡入于罪戾而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
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存乎敕之外自元祐毀熙寧之法紹
興復熙寧之制以後衡前以新攻舊各自為書而刑書寖繁至是
乃有此詔又詔重修敕令所應仁宗法度理合舉行自今遵奉嘉
祐將法將嘉祐敕與政和敕對修紹興初張守等上對修嘉祐政
和敕令格式一百二十卷及看詳六百四卷詔以紹興重修敕令
格式為名頒行於是熙寧元祐紹聖法制與所偏徇者從之
自渡江以來有司圖籍散失凡所施行多出胥吏省記吏因得
予奪至是監察御史劉一止奏曰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司凡所
用法令初無書一之論類以人吏省記便為予奪蓋法令具存數
吏猶得而舞之今乃一切騐其省記傾撥弊何所不有陛下聖明
灼見此弊嘗見處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省記之文刊定放行然
左右司職事號為最繁切恐於此不能專一無由速成伏望政差
詳定一司敕令所立限刊定鏤版頒降施行詔如其請
四年二月詔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以前所降御筆多出於法令之外
奉行抵牾甚非恤刑之意自今除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以前御筆有
出於法之外者依累降旨揮施行其餘臧杖配刑之類並合遵守
自蔡京當國請降御筆手詔以快己私自畔法令有司莫知適從
至是釐正之
八月詔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贓吏死徒未嘗末減自今官吏犯贓
雖未欲誅戮若杖脊流配決不可貸又詔贓罪至死者籍其家
上宣諭欲極治贓吏仍欲檢舉祖宗舊法詳悉告諭使行之不暴
毋驟聞聽其後三省進呈臣僚論列贓吏弃市事上曰不必至此

但杖遣足矣自後贓吏皆杖脊流配
紹興二年詔知州兼統兵去處非出師臨陣自今毋得輕用重刑
先是秘書少監傅崧卿言軍興異容刑亦殊制不可槩以軍法從
事比聞州軍有捕獲軍兵劫盜殺人者至族其家望加戒飭有是
詔
三年詔自今犯私塩並依紹興敕斷其去年十二月甲午敕旨及今
年六月辛丑尚書省批送旨揮更不施行
先是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私販刑名太重其略曰紹興敕私
有塩一斤徒一年三百斤配本城前煉者一兩比二兩刑名不為
不重後來復陟指揮又因官司申請不以赦原減雖遇特恩不原
為法可謂嚴矣去年之冬臣僚申所在官有軍卒私販百姓因之
故有亭户亦以多寡杖徒配流指揮塩一時禁止亦通天下永
久之法也昨因權貨務有詳以謂諸路亦合一體施行遂擬狀行

提領官張純一堂吏耳但欲附會丟相之意朝廷不誅之廷臣不付之戶部不稟之聖旨遂以批狀行之何其易哉自此法之行州郡斷配日日有之破家蕩產不可勝計主議之臣但曰刑不峻不足以致厚利夫峻刑章而不恤民害此蔡京王黼之術也奈何今遂用之自古及今刑之所犯必稱罪之輕重豈有罪無等降一用重刑之理今私鹽一斤至杖脊配廣南則與不相率而爲百千斤之多哉祖宗仁德在人猶人之有元氣今天下之勢可爲病矣奈何遂欲傷元氣乎法令之行繫乎國本不使有識搢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非國之福也望付三省熟議故有是詔

詔捕獲強盜雖無被主姓名贓滿已經論決者許推賞

大常少卿唐愨言舊法獲盜不知被主姓名則不該賞故江湖間有舉舟盡遭屠戮蹤跡絕滅官司雖知終亦掩蔽蓋既無激勸之方又欲逃捕盜之責法久姦生望賜更改故有是詔

五年尚書省言州縣治獄之吏專事慘酷待其垂死皆托之疫患殺之未嘗依條醫治乞嚴行歲終比較計分斷刑法是年比較得宣州衢州福州無病死當職官各轉一官舒州病死者及一分惠州病死者二分六釐當職官各特降一官

十年詔諸獄並一更三點下鎖五更五點開鎖違者杖八十獄官令佐不親臨及縣令輒分輪餘官並徒一年知通監司覺察按劾著爲令

十八年撫州泉州誤決重囚官吏各置重憲

大理寺丞石邦哲上疏曰伏覩紹興令決大辟皆於市先給酒食聽親戚辭訣示以犯狀不得窒塞口耳蒙蔽面目及喧呼奔逼而有司不以舉行視爲文具無辜之民至是殞斃之法如近年撫州獄案已成陳四閒合斷放陳四合依軍法又如泉州獄案已成陳翁進合決配陳進哥合決重杖姓名略同而罪犯迥別臨決遣之日乃誤以陳四閒爲陳四以陳翁進爲陳進哥皆已配而事方發儻使不窒塞蒙蔽其面目口耳而舉行給酒辭訣之是二人者豈不能呼冤以警官吏之失哉欲望申嚴法禁否則以違制論從之

臣僚言比年諸路推究翻異公事或朝廷委之鄰勘例差初官蔭補子及新第進士於法令實未暇習其勢必委之於下老胥猾吏得以爲姦請行下諸路應有鞫勘公事並須擇曾經歷任人從之

二十六年吏部尚書周麟之言臣聞之傳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切見吏部續降申明條冊乃有須年都省批狀指揮參於其間向之修書官有所畏忌並與成法並立以理推之誠爲未允望令逐具紹興二十五年以前批狀皆捋令勅令所看詳可削則削毋令與三尺混有辭之所言皆指秦檜也詔依

秦檜自得政以來動興大獄脅制天下岳飛獄死檜勢焰愈熾賢士大夫時繫詔獄死徙相繼天下冤之又置察事卒數百游市間聞言其姦者即送大理獄殺之大開告訐之門至檜老病日深忌嫉愈甚排除異己者乃令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論趙汾張柄交結事先捕汾下大理考掠無完膚令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大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而檜已病不能書乃寢

詔刑部郎中依元豐法分左右廳治事

先是右司郎中汪應辰言國家謹重用刑是以參酌古誼並建官師在京之獄曰開封曰御史又置糾察司以幾其失斷者曰大理曰刑部又置審刑院以決其平鞫之與讞各司其局初不相關是非可否有以相濟及赦令之行有罪者得之叙復無辜者謂之湔洗內則命侍從館閣之臣置司詳定而其鞫與讞者皆無預焉外人之川峽去朝廷遠則委之轉運鈐轄司而提點刑獄之官亦無預焉及元豐更定官制始以大理兼獄事而刑部如故然而大

理少卿二人一以治獄一以斷刑刑部郎官四人分為左右或以詳讞或以敘雪同僚而異事猶不失祖宗分職之意本朝比之前世刑獄號為平治蓋其並建官師所以防閑考覆有此具也中興以來務從簡省大理少卿止於一員而刑部郎中初無分異則獄之不得其情法之不當於理者又將使誰平反而追改之乎今雖未能盡復祖宗之舊亦當遵用元豐舊制庶幾官各有守人各有見反覆詳盡以稱欽恤之意上善其言故有是旨

孝宗乾道二年刑部侍郎方滋上乾道新編特旨斷例七十卷

四年正月臣僚言杖笞之制著令具存輕重大小之制不得以私意易也比年以來吏務酷虐浸渾仁恕之意凡訊囚合用荊子一次不得過三十共不得過二百此法意也今州縣不用荊子而用藤條或用雙荊合而為一或鞭股鞭足至三五百刑罰冤濫莫此為甚願飭有司申嚴行下凡守令與掌行刑獄之官並令依法製大小杖當官

封押乃得行用不得增添換易過數訊囚恣為慘酷從之

五月臣僚言民命莫重於大辟方鍛鍊時何可盡察獨在聚錄之際官吏聚於一堂引囚而讀示之死生之分決於頃刻而獄吏憚於平反摘紙疾讀離絕其文嘈囋其語故為不可曉解之音造次而畢呼囚書字茫然引去指日聽刑人命所干輕忽若此臣竊照聚錄之法有曰人吏依句宣讀無得隱瞞令囚自通重情以合其款此法意蓋不止於只讀成款而已臣謂當精參自通重情以合其款之文於聚錄時委長貳點無干礙吏人先附囚口責狀一通覆視獄案果無差殊然後亦點無干礙吏人依句宣讀務要詳明令囚通述庶幾伏辜者無憾冤枉者獲伸從之

六年秘書少監權刑部侍郎汪大猷等重修敕令格式百二十二卷存留照用指揮二卷詔以乾道重修敕令格式為名

淳熙元年五月詔頒浙西提刑鄭興裔檢驗格目於諸路提刑司

初興裔言諸州縣檢驗之弊遂指畫格目行下所屬州縣每一次檢驗依立定字號用格目三本一申所屬州縣一付被害之家一申本司照會州縣受詞差官檢官受牒起發皆注日時於上關防詳密州縣不得為欺朝廷善之乃行於諸路

十月詔六部除刑部許用乾道所修刑名斷例及司勳許用編類獲盜推賞例并乾道元年四月十八日輕罪修例敕專指揮內立定合引例外其餘並依成法不許用例

先是臣僚言今之有司既問法之當否又問例之有無法既當然而例或無之則事皆沮而不行夫法之當否人所共知而例之有無多出吏手往往隱匿其例以沮壞良法甚者賄賂既行乃為具例為患不一請詔有司應事有在法灼然可行而未有此例者不得以無例廢法事下六部看詳至是來上乃有是詔

六年知湖州長興縣茹驟坐贓免真決編管台州仍籍沒家財參知

政事錢良臣奏臣昨任淮東總領日失舉茹驟改官今以贓敗法當同坐詔聞良臣所奏乃欲以身行法國有常憲朕不敢私勉從所請可鐫三官於是陳峴張宗元趙磻老徐本中並坐舉驟各降三官

八年詔自今強盜抵死特貸命之人並於額上刺強盜二字餘字分刺兩頰

十六年臣僚言在律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比年中外之獄附於狀外求罪推尋根株勤勘平生旁及他人干連禁繫豈無冤濫乞申明行下令自今獄事無得於狀外求罪如有違戾重寘于法從之

光宗紹熙五年臣僚言廣東一路十有四州惟英德府煙瘴最甚有人間生地獄之號諸司分在廣韶二州皆目英德府界乎廣韶之間故諸司凡以公事送獄者多送英德人人一聞生地獄之名則已心懾凡罪不至死與未必有罪之人每至獄則皆引伏其意以為久繫子

獄未必辨明而不免于死不若亟就刑責猶得一生由是獄之欲速成者必之英德而英德之吏以善治獄名今一路之中東有潮惠西有二廣北有南雄連州皆風土之不甚惡者請行下本路諸司應今後公事合送別州根勘者不許送英德府庶獄無冤濫人獲生全從之

寧宗嘉泰二年臣僚言近日大辟行兇之人鄰保逼令自盡或使之說誘被死家賂之財物不令到官當求其故始則保申憚檢驗之費避證佐之勞次則巡尉憚於檢覆又次則縣道憚於鞫勘結解上下蒙蔽只欲省事不知置立官府本何所爲今若縱而不問則是被殺人者反爲妻子親戚乞錢之資甚可痛也請明降旨揮凡有殺傷人處如都保不曾申官州縣不差官檢覆及家屬受財私和許諸色人告首並合從條究治其行財受和會之人更合計贓論罪從之

二年刑部侍郎林栗言嘉泰改元一年天下所上死按共一千八百一十一人而斷死者纔一百八十一人餘皆貸放夫有司以具獄來上必皆可論刑之人陛下貸其罪辜者凡一千三百六十人豈爲細事請詔秘書省修入日曆上以示陛下好生之德下以戒有司用刑之濫從之

四年詔頒湖南廣西刊印檢驗正背人形圖於諸路提刑司

先是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推鞫大辟之獄自檢驗始其間有因檢驗官司指輕作重以有爲無差訛交互以故吏姦出入人罪弊倖不一伏見湖南廣西見行刊印正背人形隨格目給下檢驗官司令於傷損去處依樣朱紅書畫橫斜曲直仍於檢驗之時唱喝傷痕令罪人同共觀看所畫圖本衆無異詞然後著押則吏姦難行愚民易曉於是詔行之

臣僚言切見縣獄苦無囚糧而城下之邑尤甚故計於運司錢內支往往縣道不敢支破例多陪辦於推獄私取於役戶分甘於同禁之人窶食入獄攫拏紛然極可憐憫乞從請縣申州就於常平米內支撥從之

十三年詔凡在官財物不應用而用之依律科坐贓罪之人自今私自入已者爲贓罪私自饋遺者爲私罪用充公用者爲之公罪創始者爲首坐以全罪循例者爲從與減一等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七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刑考

徒流（流配）

虞舜流宥五刑（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流共工于幽州（幽州，北裔。水中可居曰洲。），放驩兜于崇山（崇山，南裔。），竄三苗于三危（三苗，國名。三危，西裔。），殛鯀于羽山（羽山，東裔，在海中。），四罪而天下咸服。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周官大司寇之職：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贓，加責沒入縣官。）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鄭司農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槁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為之奴。罪隸之奴也。）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齔，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弗使冠飾者，著黑幪，若古之象刑與。鄭司農云：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為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不虧體者，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鄭司農云：以此知其為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故大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圜土聚教罷民，言為民所患苦入也。玄謂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

掌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詳見刑制門）

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也。）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民，五隸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為積聚之也。玄謂任猶用也。）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煩，猶劇也。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涅廁。）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遮列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役，給其小役。）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官主為送致之也。）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罪隸，古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戮，男女緣坐，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蠻隸，南夷所獲也。……百二十人者，以為之員數，為服其徭役，以為隸。）

秦始皇時，嫪毐作亂，討誅之，其徒皆梟首車裂，輕者為鬼薪。（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律說曰：鬼薪作三歲。）

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城旦者，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

漢文帝詔除肉刑，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釱左右止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也。此當言髡者完也。）；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師古曰：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鬼薪白粲滿一歲為隸臣，隸臣一歲免為庶人，隸妾亦然也。）。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如淳曰：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也。）。其亡逃及有耐罪以上，不用此令（於本罪中又重犯者也。）。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完為城旦舂歲數以免。（李奇曰：謂文帝作此令之前有刑者。）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帝即位而赦之。）

平帝元始二年，令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如淳曰：已論者，罪已定也。

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說以為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功直故謂之顧山應劭曰舊刑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顧薪故曰顧山也師古曰顧山如說近之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為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於婦人）

後漢光武建武三年詔令女徒顧山歸家（注見上）

七年詔罪囚非犯殊死勿案其罪見徒免為庶人

二十九年詔罪囚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有差

輸作司寇（前書音義之罰作一歲刑也）

輸作左校（前書音義注云左校署名屬將作）

輸作右校（屬將作）

輸作若盧（[illegible]）

施刑（[illegible]）

明帝即位詔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

八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朔方五原之邊縣

肅宗建初七年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妻子自隨占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已上皆減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

元和七年令如前

和帝永元三年詔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謫其未竟五月以下皆免遣

八年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敦煌戍

十一年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癃老小女徒各除半刑其未竟三月者皆免歸田里

元初二年詔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馮翊扶風屯妻子自隨

延光三年詔死罪囚繫減死一等詣敦煌隴西及度遼營

順帝漢安二年令繫囚殊死以下入贖其不能入贖者遣詣臨羌縣居作二歲

沖帝即位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徙邊謀反大逆不用此令

魏明帝定律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

晉武帝制新律累作不過十一歲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聞

劉頌為廷尉請復肉刑疏曰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縣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為盜賊況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解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為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群惡橫肆若是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為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

成帝時邵廣盜官幔三張坐死其子宗雲自沒為奚官奴以贖父命（事詳見[illegible]門）

宋制為劫者身斬家人棄市同籍周親謫補兵（事詳見[illegible]門）

梁制謀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斬父子同產男女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為奴婢貲財沒官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黵面為劫字髡鉗補冶鎖士終身其下又讁運配材官冶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

天監十一年詔自今捕讁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將送

時百姓有罪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則舉家質作人既窮急姦宄益深帝患之所以寬之乃下是詔

時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大同中皇太子在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曰臣以

比時奉勑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壇材官車府太官以下皆
在禁等處上啓並請四五歲以下輕因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等
憖曰不異而甲付簽署乙配郊壇錢署三所恣辛為劇郊壇六處
在役則優今聽獄官詳其可否鍛文之路自此而生公平難遇其
人流泉易啓其齒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冊筆
愚謂宜詳立條制以為永准帝手勑報曰頃年以來處處之役唯
資徒讁逐急充配若科罪細義同節緣切須之處終不可得引例
興訟紛紜方始防杜蠹巧自是為難更當別思取其便也竟弗之
從

陳制獲賊帥及士人惡逆免死付冶聽將妻入役不為年數其髡鞭
五歲刑降死一等鎖二重其五歲刑以下並鎖一重五歲四歲刑若
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

後魏太武定律令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人富者燒炭於山

貧者役於圃囿女子入舂槀其癈疾不逮乎人者守苑囿

孝文時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合門充役從延上書
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
之罪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帝善之乃停其制

齊神武秉政以制諸強盜殺人者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小盜贓滿
十疋以上雖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

武成時制齊律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百髡之投于
邊裔以為兵卒未有道理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
並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
等各加鞭六歲者加笞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
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鎖輸作左校而不見無保者鉗
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盜及殺人而亡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
驛戶

周制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
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一百笞
五十流刑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六十流要服去
皇畿三千里者鞭一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一
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一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
四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一百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為
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皆甄一房配為雜戶其為盜賊
發逃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自魏晉相
承死罪其重者妻子皆以補兵魏虜西涼之人沒入名為隸戶魏武
入關隸戶皆在東魏後齊因之仍供廝役建德六年齊平後帝欲施
輕典於新國乃詔凡諸雜戶悉放為百姓自是無復雜戶

隋文帝令高熲定新律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千
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徒刑五有一

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為
五年徒刑五年改為三年犯法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
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
公罪者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追徒過九年者從二千里其後
改徒及流並為配防

唐勑徒流之刑皆因隋制武德四年詔裴寂等更定律令流罪三皆
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悉為一歲居作者著鉗若校京師隸將
作女子隸少府縫作旬給假一日臘寒食一日毋出役院病者釋鉗
校給假疾差陪役謀反者男女奴婢沒為官奴婢隸司農七十者免
之凡役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于廚饎流移人在道疾病婦人免乳祖
父母父母喪男女奴婢死皆給假授程糧非反逆緣坐六歲縱之特
流者三歲縱之有官者得復仕

太宗勑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既又哀其毀傷支体乃

除斷趾流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又比隋朝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
條減入徒七十一條
貞觀二年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
十四年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數量配邊要之州
十五年勅犯反逆免死配流者六歲之後仍不聽仕
武后長壽元年有人上封事言嶺南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司刑評
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案之若得反狀便許斬決國俊至廣州徧
召流人擁之水次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鍜錬曲成反
狀仍誣奏云諸道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爲變不遙后然其奏又
命攝監察御史劉光業王德壽鮑思恭王大正屈正筠等分往劒南黔
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案鞫流人於是光業誅七百人德業五百人其
餘少者不減數百人
玄宗開元十年勅自今以後准格勅合應決杖人若有使流移左貶
之色決訖許一月內將息然後發遣其緣惡逆指斥乘輿者臨時發遣
天寶五載勅流貶人多在道逗留自今左降官情罪稍重者日馳十
驛以上自是流貶者多不全矣
肅宗乾元元年勅左降官非反逆緣坐及犯惡逆名教枉法強盜贓
如有親年八十已上及患在牀枕不堪扶持更無兄弟者許停官終
養其流移人亦準此
德宗建中三年勅諸色貶流人及左降官身死並許親屬收之本貫
殯葬其造蠱毒移鄉人不在此限
憲宗元和八年刑部侍郎王播奏天德軍五城及諸邊城配流人等
臣切見諸處配流人每逢恩赦共得歸還唯前件流人皆被本道重
奏稱要防邊遂令沒身終無歸日臣又見比年邊城犯流者多是胥
徒小吏或是鬭打輕刑據罪可原在邊無益請自今流人准格例滿
日六年後並許放還所冀抵法者足以改懲滿歲者絕其愁怨從之

穆宗長慶元年制應左降官失爵及放還流人如先有莊田不經沒官
被人請射作主如本主及子孫已歸並委州府却還務令安業
武宗會昌六年赦書節文應徒流人在天德振武者官中量借糧種
俾令耕田以爲生業
僖宗乾符三年勅流徒之人殘疾者聽贖（詳見贖刑門）
後唐清泰三年尚書刑部郎中李元龜奏准開成格應斷天下徒流
人到所流處本管畫時申御史臺候年月滿日申奏方得放還本貫
近年凡徒流人所司雖奏不申御史臺報大理寺所以不知放還年
月望依律格處分從之
宋太祖皇帝開寶時定刑制凡流刑四徒刑五（詳見刑制門）
流配舊制止於遠徙不刺面晉天福中始創刺面之法遂爲戢姦
重典宋因其法
開寶五年御史臺上言伏見大理寺斷徒罪人非有官當贖銅之外
送將作監役者其將作監舊兼充內作又有在校右校中校署比來
工役並在此司今雖有其名無復役使或遇祠祭供具水火之人使
令狹窄令大理寺依格斷遣徒罪人後並送作坊應役從之
太宗以國初諸方割據沿五代之制罪人率配隸西北邊然多亡投
塞外誘羌戎爲寇乃詔自今當徒者勿復隸秦州靈武通遠軍及緣
邊諸州時江南湖廣已平於是罪人皆流南方
太平興國五年詔配役者分隸鹽亭役使
先是國初以來犯死罪獲貸者多配隸登州沙門島通州海島皆
屯兵使者領護而通州島中凡兩處豪強難制者隸崇明鎮懦弱
者隸東布州兩處悉官煮鹽是歲始令配役者分隸鹽亭役使之
而沙門如故
端拱二年詔免嶺南流配人荷校執役又令婦人有罪至流者免配
役

真宗咸平二年先是江浙荆湖廣南遠地配強盜及持杖不死者並部其屬至京師多殞於道路乃詔自今止決杖黥面配所在五百里外牢城

仁宗景祐中以罪人貸死者舊多配沙門島在登州海中至者多死乃詔當配沙門島者第配廣南遠惡地牢城廣南罪人乃配嶺北然其後亦有配沙門島者

神宗熙寧三年詔決配強盜無以全黨置之一路

刪定編敕官曾布請復肉刑其略曰今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剕宮之法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重輕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固不爲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況折杖之法於古爲鞭朴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衆其終必至於殺戮是欲輕反重也

六年審刑院言登州沙門島寨配隸以二百人爲額餘則移置海外衆禁姦之意詔自今以三百人爲額

吳充建請流人冬寒被創上道多凍死請自今非情理巨蠹過本月聽留役本處至春遣之奏可

九年詔以交趾犯順應配廣南東西路罪人並權配三千里外

元豐八年罷就配法並如舊制行

初帝以流人去鄉邑疾死於道而護送禁卒往來勞費用張誠一之議隨所在配諸軍重役至是中丞黃履言其報仇非便罷之

詔犯盜刺環於耳後徒流以方杖以圓三犯杖移於面徑不得過五分

元祐六年刑部言配諸隸沙門島強盜殺人縱火贓滿五萬錢強姦毆傷兩犯至死累贓至二十萬錢謀殺致死及十惡至死罪遇赦已殺人者不移配強盜徒黨殺人不同謀贓滿二十萬遇赦移配廣南溢額者配隸遠惡餘犯遇赦移配荆湖南北福建路諸州溢額者配隸廣南在沙門島滿五年遇赦不該移配與不許縱還而年及六十以上者移配廣南在島十年者依餘犯格移配篤疾在身年及七十在島三年以上移配近鄉州軍犯狀應移而老病者同其永不放還者各加二年移配從之

紹聖三年詔配沙門島人已溢額者並配瓊州萬安軍昌化朱崖軍定爲令

徽宗崇寧二年宰臣蔡京請做周官司圜之法令諸州築圜土以居強盜貸死者晝則役作夜則拘之視罪之輕重以爲久近之限許出圜土充軍無過者縱釋詔從其請五年罷之大觀元年復行四年復罷

石林葉氏曰前世常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監驅之勞而配隸者有道路奔亡困踣之患蘇子容元豐中建議請依古圜土取當流者治罪訖髡首鉗足晝夜居作夜則置之圜土滿三歲而後釋未滿歲而遇赦者不原既釋仍送本鄉譏察出入又三歲不犯乃聽自如崇寧初蔡魯公始行之人不以爲善也

高宗建炎二年以盜賊竊發所在道梗乃詔諸州罪人斷配訖權送本處重役候盜息路通日遣行

四年詔臨安府四至州郡犯罪合配之人毋得配本府候田墾日如舊

紹興十九年刑部看詳捕獲沿海劫盜並係持杖兇徒理宜措置關防今將合該刺配廣南及三千里之人斷訖權行刺配鄂州都統制軍下二千五百里以下之人斷訖量地里遠近權行刺配池州太平州建康府都統制軍下並收管重役其配字欲以配州府屯駐軍重役字爲文候盜賊衰息日依舊例從之

二十四年詔諸路州軍有編管之人願充廂軍者聽

上因宣諭大臣曰朕昨在元帥府見河朔州軍將編管人穿鐵鎖
逃竄店三五相聯乞匄於市蓋緣不給之食至於此甚可憫惻可
申嚴約束行下
孝宗隆興元年臣僚言諸州斷配海賊倒洗歸兩遠惡州軍緣瀕海
之郡多爲賊船嘯聚處長姦惡請自今並分隸兩淮水軍收管從之
淳熙十一年校書郎羅點言比年以來所在流配人其衆强盜之獄
每按必有逃卒積此不已爲害不細臣嘗推原其端蓋由配法太繁
本朝析杖之制視前代用刑爲輕而刺配之法視前代用刑爲重因
初救令尚簡入配者少承平既久防禁益密在仁宗朝張方平嘗言
其弊從議減除迨今百有餘年有增無損切謂欲戢盜賊不可不銷
逃亡之卒欲銷逃亡之卒不可不寬刺配之法望詔有司將見行刺
配情輕者從寬減降別定居役或編管之令其應配者檢會海寧元
年五月指揮揮其强壯刺充屯駐大軍廣東州郡縣配之卒自此削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八　二〉

少上曰近歲配隷稍多久後當如何準等奏如雜犯死罪稍可從輕
至如刼盜六項指揮之行爲盜者莫不賂得府欲爲盜必先虛立爲
首之名殺人姦濫之罪皆歸之以故爲首者不獲而犯者免死盜何
由懲上曰可令刑寺集議聚聞既而刑部大理寺奏言象以典刑墨
爲其一流放之法用宥五刑是墨刑不施而後宥以流也鞭作官刑
說者曰鞭以爲治官事之刑是流墨不施而後及於鞭也蓋曰墨曰
流曰鞭三者俱爲九刑之一自帝舜以迄三王未聞有兼施並用者
漢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惟劓與刖方及於笞則黥之
與笞漢時亦不兼用也歷代遵尚鞭笞度數雖有不同止用其一無
復他法隋文始改百王之制而用其二然亦不兼施今簡冊可考也
流刑從之遠方則在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之外止於離其鄉井徒
刑役於當處則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之限止役作其所
亢是二者皆不笞決惟杖刑自六十至一百笞刑自十五至五十是二

者皆決其身隨即縱遣至唐高祖加千里之流太宗乃加役之流除
因隋舊而已晉天福始創刺配合用其二仍役而不決逮我藝祖一
洗五代之苛猶以隋制爲重於是悉易以決爲流徒杖笞之法名特
贊故自加役流至流二千里其刑四並決脊杖配役有所謂配役
非今之所謂配古所謂徒役是也自徒三年至徒一年則有五並
決脊杖有差而盡免其徒役之年自杖一百至六十則九十至十
其刑各五悉易以臀杖而減其數如杖一百止決二十六八十之
數是也由杖九十以下至于笞十悉從末減於是帝王之法已
始不用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而九刑之意
遂冠百王其後坐特貸者方決杖黥面配遠州牢城而舜之九刑始
併用其三黥爲墨配即流杖延鞭三者始萃於一夫之身蓋其制將
以宥死罪合三爲一特爲生刑端本爲過至太宗皇帝始詔竊盜贓
滿五貫者決杖黥面配役其意亦以宥死蓋國初之制竊盜三貫棄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八　三〉

市故也累聖相承固未嘗有慊於用刑之意而人情狃於見聞法令
易以滋彰撫張方平所奏特共聖慶曆其數至倍是也今以刑書
致之其麗於配者幾五百條中間有數項比之慶曆又復數倍積少
成多殆非一朝一夕之故然固視藝祖創法之始特以宥死者固已
遠矣又有罪不至配而用情重決配者亦有從言決配而因以決配
者嘗推原其故爰自建隆以及淳熙二百餘年之間決配既多視以
爲常不復知有前代之遺制與夫祖宗之美意臣僚奏請動以決配
爲言有司建立亦以決配爲可而配法始滋矣近者李椿嘗建此議
陛下特詔近臣各述所見其間亦有爲陛下畧言及此者而講之不
詳亦卒以廢格良可惜也竊謂今罪之麗于大辟者宥其一死俯從
決配乃藝祖之遺制固不容輕議自餘流罪以下情理重害未可遽
去者且仍舊其次重者當如方平之請代以役年其輕者並行判削
如此既不失藝祖創法之本意亦稍復前代沿襲之舊畫非細故也

但方平之請止具四等而今世配法乃至十四等今欲推廣方平之意永不放還者役終身海外者役八年遠惡處者役七年三千里二千五百里者並役六年二千里一千五百里者並役五年千五百里者並役四年特旨配鄰州者役三年本州本城者並役二年不刺面者役一年免其文面並役當處雖累赦不許原免則方平之意得矣上尋謂輔臣曰朕思之配法雖已削罪只配本州牢城犯私茶鹽之類不必遠配只刺充本州廂軍令充役若是叔盜已經三次便可置之死可諭刑寺熟議奏來

十四年八月臣僚言刺配之法始於晉天福間國初加杖用貸死罪其後科禁寖密刺配日增考之祥符編敕止四十六條至於慶曆已一百七十餘條今淳熙配法凡五百七十條則配法既多犯者自衆黥隸之人所至充斥近臣僚建請改定居役之法已降指揮看詳至今未見定論盡緣刺配情理稍輕既欲降居役則編管乃爲從坐不應

却令從鄉輕重不倫議乃中格竊謂前後創立配條不爲無益若止令居役不離鄉井則幾於惠姦不足以懲惡若一槩用配法不恤黥刺則面目一壞誰復顧藉強民適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檢照元豐刑部格諸編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條限政和編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輕稍輕四等色目莫若依倣舊格稍加參訂將犯配法人如入情重則依舊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輕則與免黥刺面放還之格其次最輕則降爲居役別立年限縱免之格倘使居役本條或有從坐編管則置之本城減其放限如此則於見行條法並無抵牾且使刺面之法專處情犯兇蠹而其他偶麗於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有顧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銷姦黨誠天下之切務惟陛下留神速詔有司裁定施行後迄如舊制

光宗紹熙二年知瓊州黄揆言今中外之姦民以罪抵死而獲貸者必盡投之海外以爲互是聚千百虎狼而共置之一丘也今日積者已多而黥配遞送者方來未已　且檢照積黨潰散四出臣恐偏州之民頃刻不能帖席而卧也請自今凡貸死而隸於千流籍者許分之於江諸屯及其它遠惡之地無專指海外以爲定數庶幾陰消潛削不至滋蔓流毒偏方從之

三年臣僚言配法自有年限方許放停近來更不照應一二年間隨即放便是致人皆玩法以配爲常請行下諸路應犯法刺配人如至本州須依條限方許放停如限內再有所犯乞撥入屯駐軍中重役永不放便從之

寧宗嘉泰四年正月臣僚言後世衣食之路日蹙犯法者衆配隸之人中路多逸及到配所州郡惟於贍養往往故縱不捕此徒雖幸脫免而其身實無所容於天地間飢寒切身若非群衆販賣私商即是聚爲強盜配隸之人盡有兩等其間鄉民一時誤觸殺傷及胥吏犯

贓貸命流配等人設使逃逸未必皆是強勇能爲大過欲止徒配本州牢城重役立爲條限限滿給據復爲良民至於胥吏犯強盜及豪與販賣私商習經殺傷當徒之人皆能跳梁山溪運動兵杖非村民胥吏之比欲並配屯駐軍立爲年限限滿改刺從正軍末[illegible]誠爲利便從之

開禧元年閏八月臣僚言國朝品式條章粲然備具謂人之難於離鄉井也於是有配隸羈管編管之條然非姦贓強盜殺人貸命與夫鬬傷情重者不以是罪之今世酷吏曾不是思於配隸編管羈管之外自創爲押出外界之條使之殤折離居流遊失所未免有客死異鄉之嘆欲嚴飭中外自配隸編管羈管之外惟他郡作過之人許勒歸本貫其餘息從本條科罪不得輒將土著之家人爲押出外界從之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八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九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刑考

詳讞（反平）

虞舜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辜，罪也。經，常也。）

周官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麗，附也。附猶著也。辟，法也。）一曰議親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二曰議故之辟，（故謂舊知也。）三曰議賢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玄謂賢有德行者。）四曰議能之辟，（能謂有道藝者。）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勳力立功者。）六曰議貴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七曰議勤之辟，（謂憔悴以事國。）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訊，言也。）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上服殺與墨劓，下服宮刖也。）

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附從輕，赦從重。（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

君陳：王曰：君陳，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穆王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是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也。）

大戴禮：刑法者，御人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筴，以人為手，而御天下，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塗不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又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者，則曰簠簋不飾；婬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脩；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以正呼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曰刑不上大夫。

漢高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

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時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之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皆用法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孝景中五年詔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後元年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 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 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時廷尉上因訪年繼母陳論殺訪年父訪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為太子在旁帝命問之太子答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與大逆論從之

文帝時詔除收帑相坐法

景帝時詔高年鰥寡幼弱及孕婦師侏儒有罪當鞠繫者頌繫之 詳見刑制門

武帝時兒寬為廷尉史以古法義決疑獄張湯甚重之時上方向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得博士弟子於尚書春秋補廷尉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士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

宣帝時置廷平 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 詳見刑制門

成帝詔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 詳見刑制門

沛縣有富家翁貲三千餘萬小婦子年纔數歲頃失其母父無親近其女不賢翁病困思念惡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劒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果不肯與兒詣郡自言求劒時太守何武得其條辭因錄女及婿省其手書顧謂掾史曰女性強梁婿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寄之耳不當以劒與之夫劒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婿必不復還其劒當關縣官縣官或能証察得見申展此凡庸何能思慮弘遠如是哉悉取財以與子曰蔽女惡婿溫飽十歲亦以幸矣論者大服武

薛宣為丞相時弟脩為臨菑令後母常隨脩居官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 晉灼曰駁者意不同也師古曰駁如色之間雜 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後宣免丞相加特進之哀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封列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 [illegible] 會司隸缺況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議御史中丞衆等議 史失其名 奏曰況朝臣父故宰相封列侯不相勅承教化而骨肉相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 [illegible] 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

與凡人忿怒爭鬭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 [illegible] 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 [illegible] 上浸之源不可長也 [illegible] 況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 [illegible] 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駁議曰律曰鬭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 [illegible] 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疻人之罪鈞惡不直也 [illegible] 咸厚善脩而數稱宣過惡流聞不可謂直 [illegible] 況以故謀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 晉灼曰趣謂促 非以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人爭鬭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而人無所錯手足也 錯置 今以況

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謂尋其本)

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以其身自傷而殺)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以其有爵故得減罪而為完也況身及同謀之皆然)上以問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死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鄉

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何武議曰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此其引令條之文也)明有所訖也(訖止也)長犯大逆時乃始等見為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無以免)請論廷尉孔光獨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自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乃始等棄去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王尋為美陽令美陽女子告假子以我為妻妒笞我尋驗問辭伏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言非常刑名造設獄之法)乃使騎吏五人射殺之

哀帝時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雲為……)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天子以為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丞相王嘉薦相等明習治獄又封還益董賢戶事上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光祿大夫孔光等希指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召嘉詣廷尉詔獄嘉[illegible]死獄中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為下御坐則起(師古曰……)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師古曰言大臣之死……行之)按嘉本以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師古……)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入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為故事(師古曰由道也)君侯宜引決(師古曰……)使者危坐府門上(師古曰……)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

後漢制治書侍御史二人選明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

明帝永平十四年楚王英以謀逆廢徙自殺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

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朗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

汝南袁安為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肅宗初陳寵為尚書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迺上疏言宜降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奉天心帝納寵言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

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王莽時謝病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寵明習法家少為郡吏辟司徒鮑昱府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寵子忠為廷尉正司徒劉愷舉明習法律擢拜尚書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忠略依寵意奏為二十三條為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

元和三年廷尉郭躬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

明帝時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問郭躬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無斧鉞何得專殺人躬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且漢制棨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於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

躬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元和初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孔季彥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若如母則與親母

不等欲以義解之也昔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絕不
為親禮也絕不為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之與知情知情猶不得
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亦宜以非司寇而擅
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逆也擬相從其言
和帝即位初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
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張敏駮議曰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春秋之義子
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
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
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
垂之萬載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伏見
孔子垂經典皐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
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

其姦枉願陛下考覽利害廣令平議和帝從之
永元十六年詔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
安帝即位鄧太后臨朝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
多駁異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魯恭議曰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
章皇帝深為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著令以奉天心順物性命以致
時雍然後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
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
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衆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
罪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
囚如故事後卒施行
吳祐為膠東太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
長殺之而亡捕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
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
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因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
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
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
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因
投繯而死

按此即所謂世仇而殺人者肅宗時貰其死刑和帝時除
之故吳祐疑此人而容其投繯以死而不明正典刑蓋猶在
可議之列也

獻帝建安時應劭刪定律令見刑初文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
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
故尚書陳忠以為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駮之曰夫時化則刑
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今次玉以清時逞其
私忿阻兵安忍僵尸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

死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晁氏之父
非錯刻峻自陷其令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
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
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
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
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
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
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凡有駁議三
十篇皆此類
魏文帝時有大女劉朱撾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
輸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

按所謂怨毒殺人者蓋行兇之人遭被殺之人苦毒故不勝
其忿憤起而殺之今劉朱之事史不言子婦有勃逆其姑之

跡則非然婦殺人也要之姑撾其婦婦因撾而自殺非姑手
殺之則自可以免死但以爲然毒則史文不明未見其可坐
以此律耳
齊王時司馬師輔政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
妻荀氏應坐死族兄顗通表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
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
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臣以爲女人有三
從之義無自專道出適它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
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女既產育則
他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
戮於二門臣以爲在室宜從父之誅既醮可隨夫之罰於是詔改定
律令

晉惠帝之時政出群小每有疑獄各出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
書裴頠劉頌上疏論之劉頌
元帝承制江左時主簿熊遠上書以爲軍興以來處事不用律令競
作新意臨事立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非爲政
之體也愚謂凡爲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
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
宜專用也
成帝時廷尉奏殿中帳施吏邵廣盜官幔二帳合布三十疋有司正
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撾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
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官朱暎議以爲天下之人無子者少一人
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兒
沒入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
廣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尚書右丞范堅駁
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

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
廣死罪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
按主者今奏云唯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
嚬笑之間尚慎所加令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
宗今既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人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
例交興怨讟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從之
宋文帝元嘉七年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後遇赦王有父
母及息男稱法徙趙二千里司徒左長史傅隆議曰禮律之興蓋本
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
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世令之一體未有分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
讎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若云稱可殺趙當何以處
載若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皋陶立法之本旨也向使
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

得純臣於國孝義於家矣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
孫祖明矣趙當避王周功千里外耳令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
隨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既流移載爲人子何得
不從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稱雖內愧終身永痛沒齒孫祖之
義不得絶事理固然
孝武於元嘉中出鎮歷陽沈亮行參征虜將軍事人有盜發冢者有
罪所近村人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冢之情事止竊
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迹劫掠
之黨必讙呼以威其事故赴救者易了雖潛深盜者難知且非爲
無人之鄉丘壠非常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鄰督實劾名理
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之限而無遠
近之斷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千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
人之禁不可不慎夫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憲謂相去百步內赴告不

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咎
孔淵之大明中為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黃忿恨自經死遇赦律文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婦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遇赦免刑補兵江陵罵母母以之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同毆傷及罵科則疑輕准制唯有於父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遇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咒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兵有枉正法詔如淵之議
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為劫制同籍朞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為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為朞親則子宜隨母補兵何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朞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人

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為劫若其叔尚在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為劫之時叔父已殁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為朞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朞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此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尚書何尚之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人為非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共逃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合赦之
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朱起母彭家飲酒還得病吐蠱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刳腹出病死後張手自破視五臟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止事起赦前法不能決按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妻痛遵往言兒識不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吏部尚書顧凱之議曰法移露尸猶為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為斷謂副不孝張同不道詔如凱之議也
梁武帝天監三年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其子景慈對鞫辭云母實行此是時法官虞僧虬啓稱案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為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凡乞鞫不審降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忍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詔流于交州
後魏太武制論刑者部主具狀公車鞫辭而三都坐之當死者部按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絕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其獄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

孝文帝時吏民犯它法者帝常寬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
宣武帝景明中冀州人費羌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女子與張迴為婢迴轉賣與梁定之而不言狀按律掠人和賣為奴婢者死迴故買羌女謀以轉賣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賣人者死謂兩人詐取他財今羌賣女告迴稱良張回利賤知良公買誠於律俱乖而各非詐然迴轉賣之日應有遲疑而決從真賣於情可處絞刑三公郎中崔鴻議曰按律賣子一歲刑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賣周親及妾與子婦者流蓋以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又尊卑不同故殊以死刑且買者於彼無天性支屬罪應一例明知是良決便真賣因此流漂家人不知追贖無蹤永沈賤隸按其罪狀與掠無異太保高陽王雍議州處口檢迴所買保證明然處以和掠實為乖當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

功者死不加者流詳沈賊之與身死流漂之與隨胥一存一亡爲害孰甚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科盜人賣買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爲准例所以不引殺人減之降從強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強盜俱得爲例而以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源遏姦盜之本非謂買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愆竊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有等差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疏爲差級尊卑爲輕重依律諸共犯罪者皆以發意爲首明賣買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羌皮不云賣則翹無買心則羌皮爲首和爲從可也且既一爲婢賣與不賣俱非良人何必以不賣而可原轉賣爲難恕張翹之愆宜鞭一百賣子葬親孝誠可美而表賞之議未加刑罰之科已及恐非敦風化之謂詔曰羌皮賣女葬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張翹雖買之於父母不應轉賣可刑五歲

河東郡人李憐坐行毒藥按以死坐其母訴稱一身老更無周親例合上請檢籍不謬及憐母身亡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主簿李瑒駮曰按法例律諸犯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無成人子孫旁無周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且憐既懷鴆毒之心母在猶宜闔門投畀況今已死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不合更延可依律處斬流其妻子詔從之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人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慧猛姦亂毆主傷胎遂逃門下處奏容妃慧猛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防限處以流坐詔曰容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官餘如奏崔纂執曰伏見旨募若獲輝者職人賞二階白身人聽出身進一階廝役免役奴婢爲良按輝無叛逆之罪未可募同反者夫王者理天下不爲喜怒增減不由親疏改易按鬬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及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子又依朾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及罪死者皆首末判定然後處決且事必因本若以輝逃避應便懸募未有梏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擅容妃等罪止姦私律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役按智壽口訴妹適人已生二女是他家之母他人之妻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謂在室之女從母父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戮律許周親相隱法蠢私之醜使同氣謚之按律姦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借失輝之愆加兄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不私於天下也右僕射游肇等奏如纂言詔曰輝悖法亂理罪不可縱厚賞懸募必望擒獲容妃慧猛與輝私亂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誅將何懲肅智壽慶和初不防禁招引劉輝共成淫醜敗風穢化宜得同於常人且古有造獄曹後一歸大理而尚書理本納言所爲弗究悖法之淺深不詳損化之多少有孤執憲殊乖任寄崔纂可免郎都坐尚書悉奪祿一秩

隋文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駁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省奏裁仁壽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

唐制天下疑獄讞大理寺不能決尚書省衆議之錄可爲法者送秘書省奏報諸疑獄法官執見不同者得爲異議議不得過三

太宗即位其年九月（武德九年改元）盛開選舉或有詐爲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偽事洩大理少卿戴冑斷流上曰朕下勅不首者死今斷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冑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冑曰法者國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而不可而寘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順忿違信臣竊爲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貞觀元年同州人房仕統軍於岐州以謀反伏誅任兄強從坐當死舊條兄弟分後蔭不相及連坐俱死祖坐罪死孫配流帝令百官詳

議房玄齡等定議曰按禮孫爲王父尸按令祖有蔭孫之義然則視孫親重而兄弟屬輕應重反流合輕反死據禮論情深未爲愜請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流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爲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配流爲允從之

帝欲止姦賚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饋絹一疋上怒將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人於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

二年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曉諸閣曰其間罪亦有情可矜容者皆以律斷對曰原情宥罪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曰古人云鞫獄者欲成之寢匿欲害人利於售詐故爾今法司覆理一獄心求深刻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奏曰但選良善平恕人斷獄允當者賞之即姦偽自息上善之

五年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爲好德病狂瞀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相州人好德兄厚德方爲相州刺史故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大悔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群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故自蘊古之死法官以失出爲戒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律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失出爲大罪故吏皆深文帝矍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自此吏亦持平十八年九月瀛州童子張仲文忽自稱天子口署其流輩數人爲官司大理以爲指斥乘輿雖會赦猶斬太常卿攝刑部尚書韋挺奏仲文所犯止當妖言今既會赦准法免死上怒挺曰去十五年懷州人吳至浪入先置劍隊口稱太子大理刑部皆言指斥乘輿咸斷處斬今仲文稱妖乃同罪異罰卿作福於下而歸虐於上耶挺拜謝趨退自是憲司不敢以聞數日刑部尚書張亮復奏仲文請依前以妖言論上謂亮曰韋挺不識刑典以重爲輕朕當時怪其所執不爲處斷卿今日復爲執奏不過欲自取剛正之名耳曲法要君朕所不取亮默然就列上因謂之曰爾無恨色而我有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於我可申君所請屈我所見其仲文宜處以妖言

帝嘗因錄囚謂侍臣曰反逆有二興師動衆一也惡言犯法二也輕重固異而鈞謂之反連坐皆死豈定法耶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刑考

詳讞

高宗上元三年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斫昭陵柏木大理奏以官減外並除名上特令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執奏稱罪不當死上不從仁傑執奏曰法懸象魏徒罪死罪具有差等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二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何臣不敢奉詔上乃止

武后革命大開告密之門以誅異議者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為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嘗謂有功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后默然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推事使奏瀛州人李仁恒等三十七人被告稱謀反曾斷並處斬父母妻子流三千里有功執曰玄泳里正元得戶人緣祖紛爭因相言告或以反逆相喚或將奔叛相牽反逆須有同謀奔叛寧無叶契無謀無契口語口陳即以實論頗亦苛酷據元無影響星文本自參差縱使實有反言只根換其宗姓因根稱有正是口陳徒侶絕無明非實反賊盜律云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真實之計流三千里蹠云口陳欲叛者杖八十准依告狀並是口陳之言原究犯情皆非心實之計忝居商慶用此當宜如不使推請從剔見如將未允終須重推錄奏赦依得宗君哲狀稱無反可知請依徐丞見流三千里奉敕依會

赦免

魏元忠為張易之等所譖坐貶官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為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鞫之曰此事甚實略問速以聞中使督促數四曰反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耶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為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不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耶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

許州人楊元嗣告張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弘泰妖言請收行法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即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請收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儻不即收繫恐其搖動眾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檢詳文狀璟退左拾遺江都李邕進曰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敕璟揚州推按又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贓污又敕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高則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為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

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詳且昌宗既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福禳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爲逆此乃姦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爲可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爲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暐亦屢以爲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玄暐弟司刑少卿昪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温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玄宗開元十八年冀州武強縣令裴景仙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事發上大怒令集衆殺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曰景仙緣是乞贓罪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參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誅夷唯景仙獨存今見承嫡據贓未當死坐准犯猶入議條十世宥賢功實宜録一門絶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勳不弃平典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爲贓數千匹止當流坐若今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常又景仙曾祖寂爲元勳恩倍常數若寂勳都弃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遂決杖一百配流

張瑝爲父復讎殺楊汪事見刑制門

肅宗至德二年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壬辰敕免死以白衣於陝郡効力中書舍人賈至不即行下上表以爲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然則它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陛下若以礮石一能即免誅死今諸軍伎藝絶倫者其徒實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令百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爲法者天地

大典帝王猶不敢擅殺而小人得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也去榮既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伎能者亦自謂無憂所在暴橫爲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爲天下主愛無親疏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邪今陝郡雖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内無憂不克況陝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治得之何益而去榮末技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家國乃爲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

德宗時詔中書門下選律學之士取至德以來制勅奏讞擬其可爲法者藏之而不名書

憲宗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讎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

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減死宜決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復讎議曰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見於周官見於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讎也如百姓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

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禮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由下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

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民莫誠救兄莫蕩以竹刺莫果右臂經十二日身死其莫誠禁在龍城縣准律以它物毆傷十二日辜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宗元上桂管觀察府狀右奉牒准律文處分者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它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斷手方追於深衷周身不遑於遠慮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

安守吏切惟輕之願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去全微命以慰遠黎

穆宗長慶二年四月刑部員外郎孫革奏准京兆府申雲陽力人張蒞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徵理之蒞乘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蒞角觝力人不敢搏解遂持木鍤擊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者准律父為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鬭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則買得合當死刑伏以律令者用防兇暴孝行者以開教化今買得救父難是性孝非暴擊張蒞是心切非兇以髫丱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以原父子之親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所以訓諸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職當讞刑合申善惡謹先具事由陳奏伏冀下中書門下商量勑旨康買得尚存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長慶二年白居易上言據刑部及大理寺所斷准律非因鬭爭無事而殺者名為故殺今姚文秀有事而殺者則非故殺據大理司直崔元式所執准律相爭為鬭相擊為毆交鬭致死始名鬭殺今阿王被打狼籍以致於死姚文秀檢驗身上一無傷損則不得名為相擊阿王當夜已死何名相爭既非鬭爭又蓄怒怨即是故殺者又按律疏云不因鬭爭無事而殺名為故殺此言事者謂鬭爭之事非該他事今大理刑部所執以姚文秀怒妻有過即不是無事既是有事因而毆死則非故殺者此則唯用無事兩字不引爭鬭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殺人殺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豈有無事而殺人者足明事謂爭鬭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鬭毆死者謂事素非憎嫌偶相爭鬭一毆一擊不意而死如此則非故殺以其本原無殺心今姚文秀怨妻顏深挾恨既久毆打狼籍當夜便死察其情狀不是偶然此非故殺孰為故殺若以先因

爭罵不是故殺即如有誤殺人者先引相罵便是交爭一爭之後以物毆殺即曰我因事而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況阿王既死無以辨明姚文秀自云相爭有何憑據伏以獄貴察情法須可久若崔元式所議不用大理寺所執得行實恐被毆死者自此長冤故殺人者從今得計奉勅姚文秀殺妻罪在十惡若從宥免是長兇愚其律縱有互文在理終須果斷宜依白居易狀委所在重杖一頓處死

敬宗寶曆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婦致死者奏請斷以償死刑部尚書柳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鬬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敎也遂減死論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御史臺刑部大理寺等奏准名例律諸斷罪而無正條者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疏云斷罪而無正條謂一部律內犯無罪名者准雜律不應得為而為者笞四十謂律令無條理不可為者杖八十疏云雜犯輕罪觸類弘

多金科玉條包羅難盡其有在律在令無有正條若不輕重相明無文可以比附臨時處斷量情為罪庶補遺闕故立此條其情輕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奉勅宜依

其年七月洺州平恩縣百姓高弘超其父暉為鄉人王感所殺弘超挾刃殺感攜其首自陳大理寺以故殺論尚書刑部員外郎李殷夢復曰伏以挾刃殺人案律處死投獄自首降罪垂文高弘超既遂報讎固不逃法戴天罔愧視死如歸歷代以來事多貸命長慶二年有康買得父憲為力人張莅乘醉拉憲氣息將絕買得年十四以木鍤擊莅後三日致死勅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減死處分又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殺父之讎投縣請罪勅旨復讎殺人固有彝典以其伸冤請罪自詣公門發於天性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宜減死方今明時有此孝子其高弘超若使須歸極法實虧未敎欲懲奉勅可減死一等

長興二年四月大理正劇可久奏准開成格應盜賊須得本贓然後科決如有推勘因而致死者以故殺論臣請起今已後若因而致死無故即請減一等別增病患而死者從辜限正贓減本罪五等中書門下覆奏今後凡關賊徒若推勘因而致死者有故以故殺論無故減一等如拷決因增疾患候驗分明如無他故雖辜內致死亦以減等論從之至晉天福六年五月十五日尚書刑部員外郎李象奏據刑法統類節文云盜賊未見本贓推勘因而致死者故者以故殺論無故者減一等又云今後或有故者以故殺論無故者或景跡顯然支證不謬堅恃姦惡不招本情以此致死請減故殺罪三等其或妄被攀引終是平人以此致死請減故殺罪一等臣案上文云有故殺者以故殺論此即是矣其無者亦坐減罪即恐未當假如官司或有刑獄未見本情不可全不詰問據言有故者則是曾行拷捶及違令式或處枷大棒彊相抑壓以此致死者並屬有故無故者則是推勘

之司不曾拷掠又不違法律亦不堅有抑壓此則並屬無故不可坐刑假若有犯事人舊患疾病推勘之際卒暴身亡不可亦坐推司減等之罪又據斷獄律云若依法使杖依數拷決而邂逅致死者勿論邂逅謂不期致死而死且彼言拷決尚許勿論此云無故卻令坐罪事實相背理有未通請今後推勘之時致死者若實無故請依邂逅勿論之義詳定院奏臣等參詳若違法拷掠及託法挾情以致其死但有情故者依故殺論若雖不依法拷掠即非託法挾情以致其死而無情故者請減故殺一等若本無情故又依法拷掠或未拷掠或詰問未詰問及不抑壓因他故致死並屬邂逅勿論之義從之

按有罪者拘滯囹圄官不時科決而令其瘐死此誠有國者之所宜矜閔然既曰盜賊則大者可殺小者可刑其推勘之時而不即引伏者皆大猾巨蠹也邂逅致死而以故殺論過矣

宋太祖皇帝開寶三年詔諸道州府應大辟罪決訖錄其案朱書格

律斷餘禁係月日官典姓名以聞委刑部詳覆
五代用兵以來藩侯跋扈率多枉法殺人朝廷務行姑息之政多置不問刑部案覆之制廢矣至是乃有是詔又金州防禦使仇超等坐故入死罪除名流海島自是人知奉法矣
五年陝州言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人常古真家十二口古真小子留留幸而得免至是擒義超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口而可以赦論即命斬之
太宗興國五年涇州言安定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斷其喉而殺之下詔曰刑憲之設蓋厚於人倫孝慈所生實由乎天性矧乃嫡繼之際固有愛憎之殊法貴原心理難共貫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姑殺婦者並以凡人論
九年鳳翔司理參軍鄭□許州司理參軍張□坐掠治平人及亡命卒致死大理處鄭等公罪刑部覆以私罪詔曰法寺以鄭等本非用情宜從公過議法刑部以其理行掠治合從私罪定刑雖所執不同亦未為平當國家方重惜人命欽恤刑章苟無辜之人死於酷吏之手宜如刑部之議自今諸道敢有違犯以致死者悉以私罪論
端拱元年廣安軍民安崇緒隸禁兵訴繼母馮嘗與父知逸離今來占奪父貲產欲與己子大理定崇緒訟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寺張佖固執前斷遂下臺省集議徐鉉議曰伏詳安崇緒詞理雖繁今但當定其母馮與父曾離與不離如已離異即須令馮歸宗如不曾離即崇緒准法訴母處死今詳案內不曾離異其證有四崇緒所執父書只言遂州公論後母馮自歸本家便為離異固非事實又知逸在京阿馮却來知逸之家數年後知逸方死豈可並無論訴遽斥其證一也本軍勘有族人安景遷證云曾離異諸親具知及欲追尋諸親景遷便自引退其證二也知逸有三處莊田馮却後來自占兩處小妻高占一處高來取馮隸課曾經論訴高即自引退不曾離

其證三也本軍曾收崇緒所生母蒲勘問亦稱不知離絕其證四也又自知逸入京之後阿馮却歸以來凡經三度官司勘鞫並無離異狀況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崇緒請依刑部大理寺元斷處死右僕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議曰據法寺定斷以安崇緒論嫡母馮罪便合處死臣等深為不當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雖賤乃是安崇緒之親母崇緒本以田業為馮強占親母衣食不充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負何辜而絕嗣阿蒲處何地而託身臣等參詳田業並合歸崇緒馮亦合與蒲同居終身供侍不得有闕馮不得擅自貨易莊田并本家親族亦不得來主崇緒家務如是則男雖庶子有父業可安女雖出嫁有本家可歸阿馮終身又不乏養所有罪犯並准赦原詔從昉等議鉉等各奪一月俸
真宗咸平三年天下斷死罪八百人上覽囚簿憫然動容語宰執曰雜犯死罪條目至多官吏儻不用心豈無枉濫故事死罪獄具三覆奏蓋其重慎何代罷之遂命檢討沿革終慮淹繫不克行也
仁宗天聖初燕肅判刑部上奏言唐大理卿胡演進月囚帳太宗曰其間有可矜者豈宜一以律斷因詔凡大辟罪令尚書九卿讞之又詔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自是全活甚眾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財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大辟雖一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閔者至上請而法寺多所舉駁官吏率得不應奏之罪故皆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恤之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議者必曰待報淹延臣則以為漢律皆以季秋論囚又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刑未聞淹延以害漢唐之治也下其章中書王曾以謂天下皆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徒充滿狴犴而久不得決請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遂下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眾法有高下情有重輕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

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今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時天聖四年也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草率以恩釋著為例名曰貼放於是吏無所牽制請讞者多為減死賴以生者蓋莫可勝數焉

熙寧間單州董子年九歲毆殺人當棄市帝以童孺爭鬬無殺心止命罰金入死者家開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擊斃死者為其父母所訟府上具獄當民死辜相以為可矜帝曰情雖可矜法亦難屈命杖脊捨之

神宗熙寧元年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言有婦云於母服嫁韋阿大嫌陋謀殺不死案問欲舉自首審刑大理論死用違律為婚奏裁敕貸之知州許遵言當減謀殺罪二等請論如敕乃送刑部刑部斷如審刑大理遵不服請下兩制議詔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不同遂各為奏光言凡議法者當

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斷獄案律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得謂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者蓋以於人損傷既不在自首之例而別因有犯如為盜劫囚略賣人之類本無殺傷之意而致殺傷人者慮有司執文并不許首故申明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殺傷之中自有二等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則謂之謀直情徑行略無顧慮公然殺害則謂之故謀者重故者輕今因犯他罪致殺傷人他罪得首殺傷不原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鬬殺則太輕故參酌其中從故殺傷法也其直犯殺傷更無他罪者惟未傷可首已傷不在首限今許遵欲以謀與殺分為兩事案謀殺故殺皆是殺人若以謀與殺為兩事則故與殺亦為兩事也彼平居謀慮不為殺人當有何罪而可首者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為所因之罪若以劫鬬與謀皆為所因之罪從故所傷法則是鬬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云獲貸死已是寬恩遵為之

請欲天下引以為例開姦兇之路長賊殺之源非教之善者也臣愚以為宜如大理寺所定安石言刑統殺傷罪名不一有因謀有因鬬有因劫囚竊囚有因略賣人有因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有因強姦有因厭魅呪咀此殺傷而有所因者也惟有故殺傷則無所因故刑統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其意以為於法得首所因之罪既已原免而法不許首殺傷刑名未有所從唯有故殺傷為無所因而殺傷故令從故殺傷法至今因犯過失殺傷而自首則所因之罪已免唯有殺傷之罪未除過失殺傷非故殺傷不可亦從故殺傷法故刑統令過失者從本過失法至於鬬殺傷則所因之罪常輕殺傷之罪常重則自首合從本法可知此則刑統之意唯過失與鬬當從本法其餘殺傷得免所因之罪皆從故殺傷罪科之則於法所得首之罪皆原而於法所不得首之罪皆不免其殺傷之情本輕者自從本法本重者得以首原今刑部以因犯殺傷者謂別

因有犯遂致殺傷竊以為律但言因犯不言別因則謀殺何故不得為殺傷所因之犯又刑部以始謀專為殺人即無所因之罪竊以謂律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謀殺與已傷已殺自為三等刑名因有謀殺徒三年之犯然後有已傷已殺絞斬之刑名豈得稱別無所因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謀殺與法不得首免之已傷合為一罪其失律意明甚臣以為亡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合從謀殺減二等論然竊原法寺刑部所以自來用例斷謀殺已傷不許首免者蓋為律疏假有因盜殺傷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遂引為所因之罪止謂因盜殺傷之類盜與殺傷為二事與謀殺殺傷類例不同臣以為律疏假設條例其於出罪則當舉重以包輕因盜傷人者斬尚得免所因之罪謀殺傷人者絞絞輕於斬則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然議者或謂謀殺已傷情理有甚重者若開自首則或啓奸臣以謂有司議罪惟當守法情理輕重則敕許奏

殺者有司輒得捨法以論罪則法亂於下人無所措手足矣御史中丞滕甫猶請再選官定議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於是公著等言安石光所論敕律悉已明備所以者惟謀爲傷因不爲傷因而已臣等以爲律著不得自首者凡六科而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釋謂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蓋自首者但免所因之罪而尚從故殺傷法則所因之謀罪雖原免而傷者還得傷之罪殺者還得殺之刑也且律於器物至不可備償則不許首今於人損傷尚有可當之刑而必使償之以死不已過乎古初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抵罪後世因劫殺而傷者則增至於斬因謀殺而傷者則增入於絞倘不因先謀則不過徒杖三等之科而已豈至深入於絞斬乎若首其先謀則從罪仍在是傷不可首而因可首則許爲傷因亦已明矣律所以設首免之科者非獨開改惡之路恐犯者自知不可免死則欲遂其惡心至於必殺今若由此著爲

定論塞其原首之路則後之首者不擇輕重有司一切案文殺之矣朝廷雖欲寬宥之無可得矣竊以爲謀殺情重律意不通其首則六科之中當著謀殺已傷不在自首之例也爲敕所載但意在殺人於死並同已傷及傷與不傷情理兇惡不至死者許奏裁今令所因之謀得用舊律而原免已傷之情復以從故而奏決則何爲而不可也臣等以爲宜如安石所議便制曰可大理寺審刑刑部法官皆釋罪於是法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以公著等所議爲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安石與師元冠卿反覆論難師元等益堅其說明年二月庚子詔自今謀殺人已死自首及案問欲舉並奏取敕裁而判部劉述丁諷奏庚子詔書未盡封還中書於是安石奏以爲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若已殺從故殺法則爲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爲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文不須復立新制與唐介等數爭議於帝前卒從安石議是月甲寅詔自今謀殺人自首

及案欲舉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其謀殺人已死爲從者雖當首減依嘉祐敕凶惡之人情理巨蠹及謀殺人傷與不傷奏裁收還庚子詔書劉述等又奏以爲不當以敕頒御史臺大理寺審刑院及開封府而不頒之諸路入觀引刑一司敕請中書樞密院合議中丞呂誨御史劉琦錢顗皆請如述奏下之二府帝以爲律文甚明不須合議而曾公亮等皆以博盡同異厭塞言者爲無傷乃以衆議付樞密院文彥博以爲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即已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爲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已後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陳升之韓絳議與安石略同會富弼入相帝令弼與安石議弼謂安石以謀與殺分爲二事以破析律文宜從衆議安石不可弼乃辭以疾八月遂詔謀殺人自首及案問欲舉並依今年二月甲寅敕施行判開封府推官王堯臣劾劉述丁諷王師元以聞述等皆貶司馬光言阿云之獄中外之吏能立斷而命兩制兩府定奪者各一

敕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從横至今未定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法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殺因不爲殺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爲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兇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不報初安石議行司勳員外郎崔台符舉首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己明年六月擢判大理寺

蘇州民張朝之同堂兄以槍戳死朝父逃去朝執而殺之審刑大理當朝十惡不睦死罪案既上參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爲從兄所殺而朝報殺之罪止加役流會赦應原帝從安石議特釋朝不問

初曾公亮以中書論正刑名爲非安石曰有司用刑名不當則審

刑大理當論正審刑大理用刑名不當則差官定議議既不當即
中書自宜論奏取決人主此乃所謂國體豈有中書不可論正刑
名之理
八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斷杖者其餘罪會恩免官吏失出當劾中書
堂後官劉袞駮議以為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準罪人原法
洪州官吏當原之請自今官司出入人罪者皆用此令而審刑院大
理寺以謂出入人罪乃官司誤致罪於人難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
袞議從之
六年御史臺言大理寺斷劉武僧與元府奏案刑部郎中杜紘議以
為不當詔下御史臺審定自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皆曰無所可否獨
紘獻議語台符等各罰金初部戍卒妻與人姦謀殺其夫已定
大因醉歸姦者殺之法寺當婦謀殺為從而紘議婦加功罪應死又
興元府奏梁懷吉往視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輒取食之懷吉毆
其子死法寺以盜粟論而當死雖犯死理可引赦原而紘議出妻受
寄粟而其子輒費用不入捕法既上御史臺論紘議不當亦詔罰
金仍展年磨勘
八年尚書省言諸獲盜有已經殺人及元犯強姦強盜貸命斷配之
人再犯捕獲者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問自首減免法且律文知
人欲告及按問者欲舉自首之類減等斷遣者為其情非巨蠹有改
過自新之心故行寬貸至於姦盜與餘犯不同難以例減請諸強盜
已殺人并強姦或元犯強盜貸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問
欲舉而自首因人首告應減者並不在減等之例從之
元豐八年詔自今應諸州鞫訊強盜情理無可愍刑名無疑慮而輒
奏請並令刑部舉駮重行朝典無得用例破條從司馬光之請也
光言殺人不死傷人不刑堯舜不能以致治近刑部奏鈔死極難
三州之民有鬬殺者皆當論死今乃妄作情理可憫或刑名疑慮

奏裁刑部即引情例一切貸之凡律令敕式或不盡載則有司引
例以決今鬬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承例不問可否盡免死決
配作奏鈔施行是殺人者不死其鬬殺條律無所用也請自今諸
州所奏大辟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令刑部還之使依法處斷
若實有可憫疑慮即令刑部具其實於奏鈔後先擬處斷令門下
省審覆如或不當及用例破條即令門下省駮奏取旨勘從之
元祐元年閏二月給事中范純仁言四方奏讞去年未改法以前歲
奏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
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案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纔
及六分已上臣固知未改法前之活者多其間必有曲貸然猶不失
罪疑惟輕之仁自改法後所活者少其間必有濫刑則深為可虞失不
經之咎請自今四方奏大辟案並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審覆略具所
犯及元奏因依令執政承旨裁斷或所斷不當亦原其罪如此則無
冤濫之獄詔大辟刑名疑慮情理可憫令刑部看詳無得枉濫四月
尚書省言遠方奏讞待報淹繫甚者川廣福建荊南路罪人情輕
法重當奏斷者申安撫或鈐轄司酌情決斷訖奏從之
門下侍郎韓維言天下奏案必斷於大理詳議於刑部然後上之中
書決於人主近歲有司昧於知法比多奏請但因州郡所請依違其
言即上中書貼例取旨故四方奏讞日多於前欲望刑清事省難矣
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案其有刑名疑慮情理可憫須具情法輕重
條律者則指所斷之法令刑部詳其當否次第上之詔刑部立法以聞
紹聖元年權刑部侍郎杜紘言諸州大辟本非疑慮其間有因奏裁
得獲免死而已決者不得蒙有奏之生死惟奏與否而已詔刑部
大理寺申明立法
徽宗崇寧三年大理寺言熙寧四年詔獄案不當奏而奏者大辟疑
不可憫免勘其餘並具官吏所坐刑法於案後取旨原之元祐初流

罪以下不應奏而奏者勿坐故有司皆知免咎不復詳讞用刑率多
奏上是致奏牘遝多有煩朝廷處斷請自今並依熙寧法從之五年
詔民以罪麗法情有重輕則法有增損故情重法輕情輕法重舊有
取旨之令今有司惟以情重法輕則請加罪而法重情輕則不闗奏
減是樂於罪人而難於用恕非所以為欽恤也自今宜遵舊法取旨
使情法輕重各適其中否則以違論從之
宣和六年臣僚言元豐舊法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若大辟刑名疑
慮並許奏裁比來諸路以大辟疑獄決于朝廷者大理寺類以不當
劾之夫情理巨蠹罪狀明白奏裁以幸寬貸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難
決者一切劾之則官吏莫不便文自營臣恐天下無復以疑獄奏矣
願詔大理寺並依元豐法從之
高宗紹興元年以道路不通詔川陝奏案者權令降等斷遣應疑
獄也
三年詔諸路大辟罪奏之州提刑司具因依奏委
四年詔宣州奏檀偕殺號疑案令刑部看詳擬斷申尚書省
初宣州民葉全二者盜檀偕窖錢偕令佃客葉先殺全二等
五人棄屍水中當斷偕死不服經驗奏裁詔提刑趙覆奏三千里偕
貸死杖脊配瓊州刑部遂為中書舍人駮之命更鞫始以定獄浙東
刑獄也紹興民俞富者盜而併殺其妻女奏富與盜別無私讎願
貸死詔從之法寺援以為比執前擬不變近又言富節本縣判狀
捕劫盜殺捕拒之人此又妻偕乃私用威力被殺者五人所犯不
同乃詔御史臺看詳侍御史辛炳等言偕殺衆證分明以近
降申明條法不應奏而臣僚呈乞誅非曰疑獄不當奏而輒奏者
法不論罪緣近以宣州有觀望狀併罪之上曰宣州可貸令若加
罪則後來實有疑慮者亦不復奏陳矣乃詔偕論如律法寺當職
丞評刑部郎官各贖金有差

二十六年詔申嚴州郡妄奏出人死罪之禁
右正言凌哲上疏曰臣聞高祖入關悉除秦法與民約三章耳所
謂殺人者死實居其首焉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
致治斯言可謂至當矣臣竊見諸路州軍勘到大辟雖刑法相當
者類以為可憫奏裁多獲貸配前此臣僚累當論列而比年尤甚
無他居官者無失入之累之虞為吏者有故意鬻獄之事上下相
蒙冀之倖幸貸死愈多不殺人命姦殆非以辟止辟之道也臣嘗取
會到自去歲郊祀後以令大辟奏裁者無慮五十有餘人姑摭其
略而言之汀州寧七光州徐清兒郭公彥道州冉笙此四人者情
理兇惡實犯故殺鬭殺之條蓋常赦所不原者於法既無疑慮於
情又無可憫令各州出結刑寺看詳並作疑奏裁貸減被殺人者可
謂幸矣殺人者幸以免死不知何時而已也臣恐強暴之風日
益滋長善良之人莫能自保其於刑政為害非細欲望特降睿旨
應今後諸州軍大辟若情犯委實疑慮方得具奏其情法相當實
無可憫者自合依法申本路憲司詳覆施行當職官吏及刑寺日
後將刺與疑慮情非可憫奏案輒引例減貸以破正條並許臺臣
彈劾安置典憲庶使用刑平允惡人重於犯法上覽奏曰但恐諸
路滅裂實有疑慮情理可憫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令刑
部坐條及所屬措揮行下
寧宗時臣僚言曰州郡疑獄許奏讞蓋朝廷之仁恩然不問所
犯重輕及情理蠹害一切讞之則為壞法獄延年提點江東刑
獄專務全活死囚其用心固善然南康婦人謀殺其夫甚明曲
貸其命累勘官翻以失入被罪子守韓一將兵逃至外邑殺村
民於深林民兄後知之以畏申官之費即焚其尸事發係獄以殺
時無證尸不經驗奏讞刑寺輙定為斷配子持勑不下復奏論
之未下而此兵死於獄因記元豐中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

其妻而殺之又殺兄子而强其父與姊約契不訟於官鄰里發
其事州以情理可憫為上請審刑院奏欲貸神宗曰罪人已前
死姦亂之事特出於妻子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雖為無知
抵冒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既殺其兄仍戕其姪又罔
其父背逆天理傷敗人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此旨可謂至明
矣

二十七年十月監登聞鼓院王公袞母冢為人所發公袞手殺盜事
聞其兄佐為吏部員外郎乞以所居官贖公袞之罪詔令給舍議時給
舍楊椿等大略謂[illegible]盜不敢殺而歸之
吏獄成而吏止之[illegible]則也下之辱沉痛鬱
結終莫之伸為人子者[illegible]公袞殺掘冢法應死
之人為無罪[illegible]有司之罪宜如律上
是之詔公袞降一官[illegible]官皆抵罪

孝宗乾道六年臣僚言國家[illegible]大抵共毆傷殺人
必有首有從甲為首則乙以下[illegible]合坐死罪自乙而下並
當先次決遣[illegible]如駐蹕之地凡罪
應死者必奏[illegible]今有司不務
遵行成法[illegible]以下多作情重看詳
取旨則合先[illegible]大辟只許以為
首坐應死罪者奏為從而不應坐死者先次決遣流徒罪不許奏引
情重取旨不然則坐以不應奏而奏之罪從之

淳熙十三年臣僚言恭覩國朝法令諸大辟情理昭然不應奏者具
奏欲申提刑司詳覆論決其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刑名疑慮應奏
裁者徑從本州申奏錄副本申提刑司訪聞諸路憲臣間有固執偏
見凡所部獄案不問應奏當否令申上候其看詳之後方許聞奏推其
本心固欲審覆力不逮志竟成淹滯至有一郡之獄九十八案申上
累月不報逮役一路之獄積四百餘件終歲待報而不決請令刑部
檢坐詳元敕令遍牒諸路州軍合應奏者州郡徑自照條聞奏不必
候提刑司回報庶使獄無淹滯從之

中書舍人葛邲言乾道六年旨揮強盜並依舊法議者以謂持杖會
人以盜財者亦死是重人與殺人等死恐非所以為良民地後來遂
立六項並依舊法處斷餘依比附名類歷奏裁自此旨揮已行之
後非特刑名疑慮者不死而有六項者亦為不死法出姦生徒為胥
吏受賕之地若以為盜者不[illegible]重而一於死則死者必多又非所
以示好生之德也今[illegible]法從之其後言者又謂強
盜苟不犯六項[illegible]以上並[illegible]百千貫皆可以貸
命謂宜除六項[illegible]法以三[illegible]為從亦合依舊
法處斷乃詔自今[illegible]其為首者累行劫至兩次以
上雖是為從亦[illegible]方行奏裁所謂六項者
謂為首[illegible]下手傷人[illegible]加功已曾貸命再犯
之人也

寧宗開禧元年八月知[illegible]詳審苟有疑慮
奏裁則推勘有殺人無證一款斷殺既云殺人既不經驗與無證佐
者若勘鞫證佐逃死及無首從而必法不許為證者同夫屍不經驗
與證佐逃死事因顯然推勘州郡引用失當遂致抵捂蓋謀殺劫殺
則有佐而必無證鬭殺故殺則有證必無佐夫謂之證者當證之詞
也謂之佐者助己之謂也曰證曰佐自是二事苟有其一皆可以奏
殺人之然否至於不許為證正謂被害人親屬等人爭其私於實與
法故不許近日曲法者只是重囚多作無證具奏且行免之時相助協
力到官之後自相供通謂之有佐可也何必更求有證至如行兇之
人親屬旁搜到官固無由證之理倒拘親屬不許為證承如對論無
以決者請行下刑寺及敕令所明施行刑寺奏以如所請行下諸路

自今後不許將無證有佐無佐有證之獄入疑慮之色奏裁從之
三年三月吳曦以反逆誅族屬悉當連坐詔付從官給舍刑部大理寺集議合得刑名吏部尚書兼給事中陸峻等議曰竊詳反逆罪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伯叔父兄弟之子合流三千里自有正條外所有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祖孫兄弟姊妹並無罪名律止沒官比之伯叔父兄弟之子服屬尤近即顯沒官重於流三千里蓋緣坐沒官雖貸而不死世為奴婢律比畜產此法雖存而不見於用其母女妻妾子妻妾祖孫兄弟姊妹合於流罪上議刑竊緣上條所載止為謀反既文云臣下將圖逆節者今吳曦建號稱備極僭擬反逆已成上件條未足以盡其罪請特出睿斷施行詔吳曦叛逆族屬悉合誅戮朕念其先世不忍更戚除吳曦妻男並決重杖處死外其男十五以下并女及生子之妾並分送二廣遠惡州軍編管內女已出嫁者免親兄弟有官人除名勒停應吳璘位下子孫並移徙出蜀分往湖廣諸州居住吳玠位下子孫與免連坐通主吳玠墳墓祭祀令四川宣撫置司取見服屬官職照應施行訖聞奏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一上

鄱陽馬端臨

刑考

贖刑

虞舜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贖出金以贖罪）

周官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貨泉貝也罰罰贖也書曰金作贖刑是也）

穆王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詳見刑制門）

蔡氏曰舜典之金作贖刑蓋官府學校鞭朴之刑爾夫刑莫輕於鞭朴入於鞭朴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朴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則皆及五刑雖大辟亦許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時而有是贖法哉

愚論見刑制門

漢惠帝元年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疋縑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

孝文時納晁錯之說募民入粟塞下得以除罪

武帝天漢四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時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

宣帝時西羌反遣師征之京兆尹張敞議國兵在外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乏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

各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
贖罪(差次也入穀者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少府
蕭望之等以爲不可乃止
望之等言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
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
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
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
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
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
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古
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弟爲父兄死以令其生也)
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
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一〉 二

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
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閒漢但
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師古曰橫
音胡孟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
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以其罪輕而法重故常
欲寬比所行)今因此令贖罪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
薄罪贖(師古曰呂侯爲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本謂之呂刑後改爲甫侯故又稱甫刑也)有金選之品(應劭
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鋝鋝即鍰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
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是其品也)所從來久矣
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皁衣)嘗聞罪人贖
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
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
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

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
法爲無窮之規永爲邊竟之不贍(師古曰惟思也竟讀曰境其下同)故金布令甲
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郡數被兵離飢
寒(師古曰離遭也)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共給之也自先以上令
甲之文)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爲軍旅卒暴而施設)聞天漢四
年常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師古曰貸
音吐得反)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逆羣盜並起(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至攻
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
(師古曰軍興之法也)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
不便時丞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相給遂不
施敞議

元帝時貢禹上疏請除贖罪之法

禹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一〉 三

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師古曰白明也)疑者以與
民(師古曰罪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
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
大威行遂從耆欲(師古曰從讀曰縱耆讀曰嗜)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
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
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
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
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音千高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
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武連反)誖逆而勇猛者貴
於官(師古曰誖亂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
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
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師古曰動目以
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

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謂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尚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師古曰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貴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九年令天下罪囚殊死以下及徒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有差

明帝即位詔罪囚中二千石下至黄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

又詔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疋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疋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疋其未發覺詔書到日先自告者半入贖

八年詔犯罪亡命者贖罪各有差

十五年詔亡命殊死以下贖死罪縑四十疋右趾及髡城旦舂十疋完城旦至司寇五疋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

十八年詔天下亡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三十疋右趾髡鉗以下各有差

肅宗建初七年詔亡命贖死罪入縑二十疋餘各有差

永元六年廷尉陳寵言今律令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七十九事（詳見刑制門）

順帝漢安二年令罪囚殊死以下出縑贖各有差其不能入贖者遣詣臨光縣居作二歲

桓帝建和三年詔死罪及亡命以下贖各有差

靈帝建寧元年令天下繫囚未決入縑贖各有差　三年及熹平六年光和三年中和四年俱有此令

橋玄乞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以財貨開張姦路詔下其章

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金　太和五年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

魏律贖刑十一贖金六

晉新律意善功惡以金贖之金等不過四兩

梁武帝依周漢故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杖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以上爲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六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爲此十兩等之差將吏以上及女子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

致堂胡氏曰按舜典五刑之目一曰象以典刑二曰鞭作官刑三曰扑作教刑四曰金作贖刑五曰怙終賊刑何爲設贖謂罪之疑者也三代相承至周穆王其法尤密乃有罰鍰之數皆爲疑刑也鞭施於官蓋胥吏徒隸也扑施於教蓋學校夏楚也是則鞭重而扑輕鞭以痛懲扑以愧耻而已夫當官典刑教臨將之用有何可疑而使贖乎無疑而贖則頑者肆怠者縱法不嚴而人易犯其末流乃至於惟贖之利變亂正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且使士流與卒伍同條豈刑不上大夫之義乎

按虞書言金作贖刑而已九峰蔡氏則以爲贖特爲鞭扑輕刑設五刑本無贖法而以穆王贖鍰之事爲非致堂胡氏則以爲贖本爲五刑之疑者而鞭扑輕刑則無贖法二論正相反

然以書之本文攷之固未見其專為五刑設或專為鞭扑設也愚嘗論之五刑刑之大者所以懲創其罪狀鞭扑刑之小者所以課督其慵怠五刑而許之論贖者蓋矜其過誤之失書所謂罪疑惟輕所謂五刑之疑有赦是也鞭扑而許其論贖者蓋養其愧恥之心記所謂刑不上大夫東坡所謂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是也二者皆聖人忠厚之意也

天監三年詔以金作權典宜在蠲息於是除贖罪之科

十一年復開贖罪之科

陳存贖罪之律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公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

後魏起自朔方其初刑法甚峻死罪至多後乃令當死者其家獻金馬以贖

北齊律贖罪舊以金皆代以中絹死百疋流九十二疋刑五歲七十八疋四歲六十四疋三歲五十疋二歲三十六疋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贖絹一疋無絹之鄉皆準絹收錢自贖笞十以上至死又為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疋及杖十以下皆各為罪人

後周制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贖死刑金二斤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疋死罪者百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

隋制官品第九以上犯罪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銅一斤為負負十為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絞斬二死刑皆贖銅百二十斤

煬帝即位以文帝禁網深刻每加減降然斗秤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二倍為差其實不異開皇舊制

唐玄宗天寶六載勑節文其贖銅如情願納錢每斤一百二十文若欠負官物應徵正贓及贖物無財以備官役折庸其物雖多限三年一人一日折絹四疋若會恩其物合免者停役

僖宗乾符三年勑應殘疾篤疾犯徒流罪或是連累即許徵贖如身犯罪不在免限其年十五以下者準律文處分

晉天福六年尚書刑部員外郎李象奏請今後凡是散官不計高低若犯罪不得當贖亦不得上請詳定院覆奏應內外文武官有品官者自依品官法無品官有散試官者應內外帶職廷臣賓從有功將校等並請同九品官例其京都軍巡使及諸道州府衙前職員內外雜任鎮將等並請准律不得上請當贖其巡司馬步司判官雖有曾歷品官者亦請同流外職准律杖罪已下依決罰例徒罪已上仍依當贖法

宋太祖皇帝開寶四年大理正高繼申上言准刑統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親屬犯罪各有等用蔭減贖恐年代以深子孫不肖為先祖曾有官品不畏憲章欲請自今犯罪人用祖父親屬蔭減贖者即須祖父曾任望朝官據品秩得使前代官即須有功及國有惠及民為時所推官及三品方得上請從之

端拱二年詔諸州民犯罪或入金以贖長吏得以任情而輕重自今後並決杖遣之不得以贖論

真宗景德二年審刑院大理寺上折杖贖金條犯加役流而下一罪先發已經論罰餘罪後發又計前杖科決上以細民膚革傷殘非

哀矜之意詔申定其制止贖金以滿餘數若情理兇惡者即復決杖
仁宗慶曆三年詔曰先王用法簡約使人知禁而易從後代設茶鹽酒稅之禁奪民厚利刑用滋章今之編敕皆出律外又數改更官吏且不能曉百姓安得聞之而一陷于理身躰髮膚以之毀傷父母妻子以之離散情雖可哀法不得贖豈禮樂之化未行而專用刑罰之敝歟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漢文帝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而幾于刑措其後京師之錢累百鉅萬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其議科條有非著以律者或細民難知或人情不免或冒利犯禁或奢侈違令或過誤可閔之類別為贖法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使人重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富壽可期矣詔下論者以為富人皆得贖罪而貧者不能以自免非朝廷用法之意不果行

至和初詔前代帝王後嘗仕本朝官不及七品者祖父母父母妻子罪流以下聽贖雖不仕而嘗被賜予者有罪非巨蠹亦如之

神宗熙寧四年前單州碭山縣尉王存立言嘉祐中同學究出身以父坐事配隸納官贖自使而鄉縣不免丁役願同舉人例詔復賜出身仍注合入官

中書言刑名未安者五條其四令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為衆所知者給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輕可恕者特議贖罰其不悛者科決後竟不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一上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一下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刑考十

赦宥 寬恤

虞舜眚災肆赦【眚過也災害也肆緩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

周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郡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註見刑門】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玄謂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玄謂蠢愚生而癡騃童昏者】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上服殺與墨劓下服宮刖也司約職曰其不信者服墨刑凡和中刑先覈見刑門之吏乃後行之】

穆王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詳見刑制及贖刑門】

王制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

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人之仇讎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煩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楚陶朱公中子殺人繫獄乃令其長子賫千金遺楚王所信善莊生請之莊生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獨以德為可以除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庫楚人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赦盜之故以封庫備盜也】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重千金虛棄莊生以為殊無短長也乃復見莊生以為王且赦莊生乃還其金莊生羞為所賣復入言王曰臣前言某星王言欲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王非為楚國而赦乃

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

按唐虞三代之所謂赦者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然後赦之蓋臨時隨事而爲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者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所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作姦犯科者不詰於是赦遂爲偏枯之物長姦之門今觀管仲所言及陶朱公之事則知春秋戰國時已有大赦之法矣

秦二世元年陳涉將周文兵至戲下二世大驚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破之

漢高帝二年正月赦罪人

六月立太子赦罪人

五年正月兵事畢赦天下殊死以下

六月都長安大赦天下

六年以豪傑未習法令故犯法其赦天下

九年正月丙寅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

十一年正月立代王大赦天下

七月征英布赦天下死罪以下令從軍

十二年帝崩發喪大赦天下

右高帝在位十二年凡九赦

惠帝四年皇帝冠赦天下

右惠帝在位七年唯此一赦

呂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八年遺詔大赦天下

右呂后臨朝八年凡三赦

文帝初即位赦天下　七年赦天下

十五年郊見五帝赦天下　後四年日食赦天下

右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凡四赦

景帝元年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中元年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後元年赦天下

右景帝在位十六年凡五赦

武帝建元元年赦天下　元光元年赦天下

四年地震赦天下　元朔元年赦天下與民更始

三年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元狩元年赦天下　三年赦天下

元鼎元年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元封二年甘泉產芝赦天下　五年修封禪赦天下

天漢元年赦天下　三年修封禪赦天下

太始元年赦天下　四年修封還赦天下

征和三年赦天下　後元元年郊泰畤赦天下

右武帝在位五十五年凡十八赦

昭帝始即位赦天下　始元元年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赦天下　元鳳元年赦天下

二年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右昭帝在位十三年凡七赦

宣帝即位大赦天下　本始元年鳳凰集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赦天下　地節二年鳳凰集赦天下

三年立皇太子赦天下

元康二年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神爵二年鳳凰甘露降集赦天下
四年嘉瑞並見赦天下
五鳳三年要蒙嘉瑞赦殊死以下
甘露二年赦天下
右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凡十赦
元帝初元元年大赦天下　三年地動赦天下
三年白鶴館災赦天下　永光元年赦天下
二年二月大赦天下　六月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建昭二年赦天下
四年斬郅支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右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
元帝時匡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切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

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
成帝即位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火災大赦天下
河平元年赦天下　陽朔二年大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鴻嘉三年赦天下
永始元年赦天下　元延元年赦天下
綏和元年大赦天下
右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凡九赦
成帝時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云云天子下御史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有詔左遷
哀帝即位大赦天下　建平元年赦天下
二年六月改元赦天下　元壽元年大赦天下
右哀帝在位六年凡四赦
帝即位詔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
平帝即位大赦天下　元始元年日食大赦天下
三年立皇后大赦天下　五年帝崩大赦天下
右平帝在位五年凡四赦
帝即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絜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爲虧恩以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赦徙

文帝二年民讁作縣官及貸種食米入備者皆赦之
景帝中四年赦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
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赦所過徒
宣帝元康元年鳳凰集赦天下徒
五鳳元年赦徒作杜陵者
元帝初元四年祠后土赦汾陰徒
永光元年幸甘泉赦雲陽徒
成帝建始二年祀南郊赦奉郊縣及中都官耐罪徒
三年赦天下
四年單于朝赦天下徒
陽朔元年赦天下徒
鴻嘉元年幸初陵赦作徒
哀帝建平二年赦天下徒

平帝元始元年赦天下徒　二年赦天下徒

別赦

漢五年遣使者赦田横

八年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

十年太上皇崩葬萬年赦櫟陽囚死罪以下（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

十二年擊盧綰居去來歸者赦之

惠帝六年八月赦降（司馬氏大事記）

文帝三年七月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臣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

八月赦諸與興居反者

景帝三年赦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六月詔吳王濞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

六年赦鴈門代郡軍吏不循法者

元封四年祭后土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

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

太初二年用事介山祭后土赦汾陰安邑殊死以下

昭帝元鳳元年赦燕王太子建公主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為庶人其吏為桀等所詿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

宣帝地節四年諸為霍氏所詿誤未發覺者皆赦之

元康二年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

後漢光武建武元年大赦天下（即位）

二年三月大赦天下

六月戊戌大赦天下（立太子）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月壬戌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五年正月大赦天下　七年四月大赦天下（日食）

中元元年大赦天下（封禪）

明帝永平二年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祀明堂）

十年四月大赦天下

十五年四月大赦天下其謀反大逆及諸不應宥者皆赦除之

章帝建初三年大赦天下（祀明堂）

元和二年大赦天下（祀明堂）

時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郭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赦前犯罪死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

和帝永元十一年大赦天下

十四年三月大赦天下（立鄧后）

元興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殤帝延平元年大赦天下

安帝永初元年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加元服）

四年四月大赦天下（立太子）　元和三年二月大赦天下

永寧元年大赦天下　建光元年大赦天下

延光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四年六月大赦天下

順帝永建元年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陽嘉元年大赦天下　三年五月大赦天下

永和三年四月大赦天下　漢安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建康元年大赦天下

質帝即位大赦天下　本初元年六月大赦天下

桓帝建和元年大赦天下　二年大赦天下加元服
和平元年大赦天下　元嘉元年大赦天下
永興元年大赦天下　永壽元年正月大赦天下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延熹元年六月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四年六月大赦天下
六年三月大赦天下　八年三月大赦天下
九年六月大赦天下
靈帝建寧元年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熹平元年五月大赦天下　二年二月大赦天下
三年二月大赦天下　四年五月大赦天下
五年四月大赦天下　六年正月大赦天下
光和元年三月大赦天下　二年四月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四年四月大赦天下

五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年三月大赦天下
中平元年十二月大赦天下
三年二月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年四月大赦天下　八月辛未大赦天下
獻帝初平元年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興平元年正月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建安元年正月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光武時吳漢言願陛下謹勿赦而已

安帝永初中尚書陳忠上言母子兄弟相代死者聽赦所代者從之

王符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赦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十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可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冠賊姦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大賊也夫

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昭烈章武元年即皇帝位大赦
後主元年即位大赦
建興十二年丞相亮北征卒于軍中師還大赦
延熙元年立皇后大赦　九年秋大赦

大司農河南孟光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禕謝

之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

陳壽評曰諸葛亮爲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致堂胡氏曰赦之無益於治道也前賢言之多矣而終不能革至按以常典而行之於其閒有吉慶克捷祥瑞祈禱之事則又放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後世之制是何也其說多矣始受命則赦改年號則赦獲珍禽奇獸則赦河水清則赦刻章璽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生皇孫則赦平叛亂則赦開境土則赦遇災異則赦有疾病則赦郊祀天地則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三年一赦或比歲一赦或一歲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負者蠲之有滯者通之或得以廕補子孫或得以

封爵祖考大槩如是而已耳明哲之君則赦希而實昏亂之世則赦數而文希者尚按故事而不能盡去也數者則意在邀福而歸諸己也實者有罪必除有負必蠲也文者雖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澤也復有姦宄擅權者以急征暴賦多獄無罪歸之上而施行寬宥亦宣惠心自我請之由是數者而論赦爲有益乎人君誠以明哲自期而以昏亂爲戒則所謂按故事而釋有罪者尚在所議故事有是有非豈可盡循罪人若審有罪豈可盡實有罪而貸則善人柰何甲殺乙而遇赦乙已不可復生而甲得不死以赦爲偏枯者此也若曰乙已不辜而死矣吾未知甲之果當殺之乎抑疑似也則援寧失不經之文而赦之以爲從厚而終不恤乙之無辜以赦爲偏枯者此也百姓有租或以旱或以貧或以已納而不爲之除籍或爲官司所抑代人而輸其事非一每下赦令未嘗不蠲也而百姓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言

自古如此則以著於甲令者曰凡蠲旱秋不得過若干分而赦令則曰歲大旱其盡蠲之百姓喜於盡蠲之文而不知令甲之有限也則相與怨其上曰黃紙之放特紿我耳此又偏枯之甚者也姦宄亂賊之人知赦之可擬也則甫期而爲姦宄亂賊之事僥倖貸釋不可勝數矣亦或病其然則下令曰凡距赦若干日而殺人是待赦也不得以赦原先爲遠期焉而姦宄亂賊之人有財可行有力可援有反可恃有來可使一入囹圄用是數者遷延稽故終以無事而捕獲之吏被傷之主發覺之人往往反坐於是善良困於姦宄閭里怵於亂賊喑嗚飲氣無路伸吐此又偏枯之甚者也靈帝行冠禮大赦天下而黨人不與焉自是後凡五赦而益增五族之錮又五赦而黃巾起不得已乃赦黨人黨人縱有罪不輕於十赦之惡逆乎況黨人無罪而願忠於君志除姦凶以清天下者也乃經十赦不得已而後赦此豈

直偏枯而已舉四肢皆廢矣四肢盡廢頭首兀然其能不爲人所扣擊或挽而仆乎於是董卓角之袁紹犄之曹操靡之獻帝爲所挾而不得赦伏后爲所弑而不得赦二皇子爲所殺而不得赦語赦至此無益明矣明哲之君監失而思得舍非而從是莫若兼用虞舜大易呂刑周官之法則雖曠歲而不一赦一年而十百赦無不可者舜之法曰眚災肆赦謂有目病而害加乎人者也大易之法曰君子以赦過宥罪過誤則直肆之非眚則稍寬之而已呂刑之法曰五刑五罰之疑而不明者則赦無疑則不赦矣周公之法曰赦幼弱老耄惷愚非此三者則不赦矣魯國肆大眚春秋非之以其無謂而盡赦也取正乎孔子畧法乎虞周大易之訓則刑罰盡道可以代天之春生秋殺矣夫吳漢攻戰之士也臨終獻言勸光武以勿赦陳壽於孔明有憾者也而稱譽不赦之卓況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如吳漢陳壽之見乎

十二年四月大赦　十四年冬大赦

十七年春大赦　十九年大赦

二年大赦　景耀元年大赦改元

四年冬大赦　六年大赦改元炎興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刑考

赦宥

魏文帝即位改元黃初大赦

五年東巡幸許昌宮水軍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以下皆原除之至廣陵赦青徐二州

明帝即位大赦　二年赦繫囚非殊死以下

五年皇子生大赦　青龍二年大赦

景初元年大赦　二年大赦

齊王即位正月大赦　八月以帝親政大赦

四年立皇后大赦　嘉平元年誅曹爽大赦

三年大赦　四年立皇后大赦

六年二月誅李豐夏侯玄大赦　四月立皇后大赦

高貴鄉公即位大赦　二年誅毋丘儉文欽特赦淮南士民爲儉欽所詿誤者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不安者特赦之

甘露二年五月誅諸葛誕赦淮南將吏士民爲誕所詿誤者

九月大赦

陳留王即位大赦　景元四年平蜀特赦益州士民

咸熙元年誅鍾會特赦諸在益土者　二年大赦

晉武帝泰始元年受禪即位大赦逋債宿負皆勿收除舊嫌解禁錮亡官失爵者悉復之　四年大赦

五年曲赦交阯九真日南五歲刑

六年赦五歲刑以下　七年雍梁秦三州饑赦其境內殊死以下又曲赦益州南中四郡殊死以下

八年大赦　咸寧元年春大赦改元
二年二月赦五歲刑以下　十月立皇后大赦
五年大赦　太康元年平吳大赦
九年大赦　十年太廟成祫祭大赦
惠帝即位大赦　永平元年誅楊駿大赦
二年大赦　四年赦壽春上谷居庸上庸地震
被災者　六年大赦
十月曲赦雍涼二州　八年大赦
永康元年正月大赦　四月趙王倫等廢賈后大赦
八月曲赦洛陽　十一月立皇后大赦
永寧元年四月趙王倫誅帝復位大赦
六月立皇太子大赦　八月大赦
太安元年赦司兗豫四州　十二月河間王顒表誅齊王冏大赦

二年赦五歲刑　八月張方入京師大赦
十月張方殺長沙王乂大赦　永興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月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大赦　七月戊戌陳眕討穎大赦
庚申穎敗王師大赦　八月張方迎帝幸其營大赦
十一月方劫帝幸長安大赦　十二月立豫章王熾爲太弟大赦
二年大赦
光熙元年大赦
懷帝即位大赦　永嘉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月立皇太子大赦　二年正月大赦
十二月大赦　三年曲赦河南郡
四年正月大赦
愍帝永嘉六年入長安爲皇太子大赦建興元年即位大赦
二年大赦　三年四月大赦

六月大赦
元帝建武元年即晉王位大赦　太興元年即皇帝位大赦
二年大赦　永昌元年大赦改元
四月王敦反入石頭大赦
明帝即位大赦　二年正月赦五歲刑以下
七月誅王敦大赦惟敦黨不原　三年立皇太子大赦
成帝即位大赦　咸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月赦百里內五歲以下刑　三年二月蘇峻反入石頭大赦
四年誅蘇峻大赦　五年正月大赦
七年正月大赦　八年正月赦五歲刑以下
咸康元年帝加元服大赦　二年立皇后大赦
五年正月大赦　六年三月大赦
八年正月大赦

康帝即位大赦　建元元年十一月大赦
穆帝即位大赦　永和二年正月大赦
三年大赦　五年正月大赦
九年正月大赦　升平元年正月帝加元服大赦
八月立皇后大赦通租宿負皆勿收
五年正月大赦
哀帝即位大赦　隆和元年正月大赦
興寧元年二月大赦
廢帝即位大赦　大和元年曲赦梁益二州
三年三月大赦　六年四月大赦
簡文帝即位大赦
孝武帝即位大赦　寧康二年正月大赦
三年正月大赦　太元元年正月帝加元服大赦

五月以地震大赦　四年正月大赦
五年四月赦五歲刑以下　六月以比歲荒歉大赦自太元三
年以前逋租宿債蠲除之　六月赦五歲刑以下
七年八月大赦　八年三月大赦
十一月以破苻堅大赦　九年十月以玄象乖度大赦
十一年三月大赦　十二年正月大赦
十五年三月大赦　十七年正月大赦除逋租宿債
安帝即位大赦　隆安二年十月大赦
四年正月大赦　七月大赦
元興元年正月大赦
十二月桓玄擅政曲赦廣陵彭城大逆以下
三年二月劉裕討桓玄置留臺承制大赦惟桓玄一族不宥
五月帝反政於江陵大赦凡諸畏逼事屈逆命者一無所問

義熙元年大赦改元唯桓玄桓振一祖及同黨不在原例
三年春大赦　五年正月大赦
六年五月大赦　八年八月大赦
十一年正月大赦　九月大赦
十二年以伐姚泓大赦　十四年正月大赦
恭帝即位大赦
宋武帝即位大赦改元逋租宿債勿收其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
皆蕩滌與之更始長徒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
準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下
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矣
其年八月立皇太子以見罪人　二年正月祀南郊大赦
裴子野曰夫郊祀天地修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爲哉

三年詔刑罪無輕重悉原之
少帝即位大赦　景平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五月傅亮等以太后令廢帝是日赦死罪以下
文帝即位大赦改元　元嘉二年帝親政祀南郊大赦
三年正月討謝晦大赦　四年正月曲赦建鄴百里內
六年立皇太子大赦　八年六月大赦
十年正月大赦　七月曲赦梁益秦三州
十一年曲赦梁南秦二州劍閣以北　十二年正月大赦
十三年三月大赦　十四年正月祀南郊大赦
十六年皇太子冠大赦　十七年十月大赦
十九年四月大赦　二十一年親耕籍田大赦
二十三年四月大赦　二十四年正月大赦
二十六年三月大赦　二十七年十一月大赦

孝武帝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即位大赦
六月曲赦建鄴二百里內　孝建元年大赦改元
三年皇太子納妃大赦　大明元年大赦改元
三年討誅竟陵王誕大赦　七年二月大赦
十一月曲赦南豫州殊死以下　十二月大赦
前廢帝即位大赦　景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月大赦
明帝即位大赦　三年曲赦豫南豫青冀四州
後廢帝即位大赦　元徽元年大赦改元
順帝即位大赦
齊高帝受禪即位大赦弛逋債及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者蕩滌如
宋初　二年大赦
武帝即位大赦　永明元年祀南郊大赦改元

三年祀南郊赦三百里內罪應入重者降一等餘依赦制
四年宥殊死以下　七年祀南郊大赦
八年大赦　十一年曲赦南兗兗豫司徐五州
廢帝即位大赦　隆昌元年大赦改元
海陵王即位大赦
明帝即位大赦改元　建武四年大赦
東昏侯永元元年大赦改元　二年曲赦都下及徐兗二州
三年祀南郊大赦
和帝即位大赦
梁武帝受禪即位大赦一如宋齊
天監二年祀南郊降死囚以下曲赦益州
三年大赦　四年祀南郊大赦
五年大赦　七年以皇子繹生赦大辟以下未

結正者　八年祀南郊大赦
十年祀南郊大赦　十一年曲赦揚徐二州
十二年祀南郊赦大辟罪以下　十四年皇太子冠大赦
十六年耕籍田赦罪人　十七年大赦
十八年受佛戒赦罪人　普通元年正月大赦
二年祀南郊大赦　三年大赦
四年祀南郊大赦　六年正月祀南郊大赦
七月大赦　七年赦死罪以下
大通元年曲赦東豫州　中大通元年正月祀南郊大赦
十月設無遮會大赦　三年祀南郊大赦
五年祀南郊大赦　大同元年大赦
三年正月祀南郊大赦　八月設無碍食大赦
四年大赦　六年曲赦司豫徐兗四州及都下

十年大赦　中大同元年大赦
太清元年正月祀南郊大赦　四月捨身大赦
二年曲赦交愛德三州及南豫州
簡文帝即位大赦　大寶元年大赦改元
元帝即位大赦
敬帝即位大赦　太平元年大赦
陳武帝受禪即位大赦一如宋齊梁故事
永定二年祀南郊大赦
文帝即位大赦　天嘉元年大赦改元
二年大赦　四年九月曲赦都下
十二月大赦　五年曲赦都下及建安晉陽二郡
六年曲赦都下　天康元年大赦
廢帝即位大赦　光大元年大赦改元

宣帝太建元年即位大赦　二年大赦
三年大赦　四年大赦
六年赦江右淮北諸州　十年大赦
十一年大赦
後主太建十四年正月即位大赦　七月大赦
至德元年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
十一月大赦　三年大赦
四年大赦　禎明元年大赦
後魏道武帝天興元年定國號爲魏大赦改元遷都平城
二年赦京師　天賜元年大赦
明元帝永興元年即位大赦改元　神瑞元年大赦
泰常元年大赦
太武帝即位大赦　神麚元年大赦

延和元年大赦　二年大赦
太延元年大赦　四年大赦
太平真君元年皇孫生大赦　九年大赦
十一年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以下　正平元年大赦
文成帝即位大赦　興光元年二月曲赦京師
七月皇子生大赦　太安元年曲赦京師死囚已下
二年立皇太子大赦　四年大赦
五年赦京師死罪已下　和平元年大赦改元
六年大赦
獻文帝即位大赦　天安元年大赦改元
皇興元年皇子生大赦改元　四年大赦
孝文帝元興二年曲赦京師及河西秦涇枹罕凉州及諸鎮
四年曲赦仇池　五年曲赦京師死罪

承明元年六月大赦　九月曲赦京師
太和元年大赦　二年曲赦京師
三年三月曲赦京師　十月大赦
四年曲赦京師　五年大赦
七年皇子生大赦　十年大赦
十二年大赦　十六年頒新律令大赦
十九年曲赦徐豫梁相四州　二十年曲赦京師
二十三年大赦
宣武帝景明元年大赦改元　二年二月大赦
七月大赦　正始元年大赦
三年正月皇子生大赦　八月曲赦涇秦岐涼河五州
永平元年大赦　三年皇子生大赦
延昌元年大赦

孝明帝即位正月大赦　八月大赦
熙平元年大赦改元　二年大赦
神龜二年大赦　正光三年大赦
五年大赦　孝昌元年大赦
二年大赦　武泰元年大赦
敬宗即位大赦改元　二年七月大赦
三年誅尒朱榮大赦
節閔帝即位大赦改元
廢帝即位大赦改元
孝武帝即位大赦改元　永熙三年入長安大赦
文帝即位大赦改元　大統三年以獲神璽大赦
四年立皇后大赦　九年大赦
十三年大赦　十四年皇孫生大赦

十六年大赦
孝靜帝即位大赦改元　天平三年大赦
四年大赦　元象元年大赦
興和元年五月立皇后大赦　十一月新宮成大赦
二年大赦　武定元年大赦
三年大赦　五年大赦
六年以旱赦罪人有差　七年大赦
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即位大赦改元
十月曲赦并州
北齊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閶闔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
前撾鼓千聲脫枷鎖遣之
九年四月大赦　十一月大赦
廢帝即位大赦

孝昭帝即位大赦　河清元年立皇后太子大赦
武成帝即位大赦　後主大統三年二月加元服大赦
四年傳位太子大赦　四年太上皇崩大赦
十一月以大明殿成大赦　三年立皇后大赦
武平元年皇子生大赦　七年正月大赦
五年大赦
十二月大赦
周孝閔帝即位大赦
孝明帝即位大赦　二年大赦
武成元年大赦
武帝即位大赦　保定四年大赦
天和三年大赦　建德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月立皇太子大赦　三年大赦

五年以取齊并州大赦　六年平齊詔去年大赦從宜未及之處悉從赦例
宣帝大象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月傳位皇太子大赦
時帝以高祖刑書要制爲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爲虞書所稱眚災肆赦謂過誤爲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豈可數施非常之恩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不納
靜帝二年天元崩大赦
隋文帝受禪即位大赦改元　開皇三年正月將遷新都大赦
九月大赦　六年大赦
七月曲赦江陵及同州　八年以伐陳曲赦陳國
九年以平陳大赦　十五年二月大赦
四月大赦　十九年大赦

開皇末王伽爲齊州參軍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流人並枷鎖傳送次滎陽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旣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傳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絶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士之人非爲難

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仁壽元年大赦　二年曲赦益州
煬帝大業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月赦江淮以南
三年頒律令大赦　五年大赦
九年大赦　十年大赦
十一年曲赦太原鴈門死罪以下
恭帝即位大赦改元
唐制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宮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訖宣制放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下律曰曾赦及降者盜者准枉法徵正贓餘贓非見在收贖之物限內未送者並從赦降原諸赦前當罪不斷者若處輕爲重宜改從輕處重爲輕即依輕法其常赦所不免者依常律常赦所不免謂雖會大赦猶處死及流若除名免所居官移鄉者赦書定罪名

合從輕者不依引律比附入重違者各以故失論 諸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官司
受而為理者以故入人罪論至死者各加役流若事須追究者不用
此律追究謂婚姻良賤赦限外蔽匿應改正徵收及追見贓之類
高祖武德元年五月上受隋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四年七月以王世充竇建德既平天下略定大赦
時赦令既下而王世充餘黨尚有遠徙者治書侍御史孫伏伽諫曰
令茲大赦既云常赦不原者皆赦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
更新因何既赦而復徙之且世充尚蒙寬宥況於餘黨所宜縱釋
上從之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誅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赦天下
八月太宗即皇帝位赦天下
貞觀四年以克突厥赦天下
六年上親錄囚徒放死罪三百九十人歸于家令明年秋來就刑其

後應期畢至乃詔悉赦之
歐陽氏曰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
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
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
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
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
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
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
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
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
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
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
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

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
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
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
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
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
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
高不逆情以干譽
九年赦天下　十四年赦雍州長安繫囚大辟以下
十七年立晉王治為皇太子赦天下　二十三年三月赦天下
六月上崩高宗即位赦天下
上嘗謂侍臣曰凡赦唯及不軌之輩古言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
幸也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人
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
甚放赦今四海安靜禮義興行數赦則愚人常冀僥倖唯欲犯法

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高宗永徽三年立陳王忠為皇太子赦天下
六年立武氏為皇后赦天下　顯慶元年改元赦天下
四年太子加元服赦天下　五年平百濟赦天下
龍朔二年赦天下　乾封元年封泰山赦天下
咸亨元年赦天下　上元元年赦天下
二年立雍王賢為皇太子赦天下　儀鳳元年赦天下
三年赦天下　調露元年赦天下
永隆元年立英王哲為皇太子赦天下
永淳元年赦天下　弘道元年赦天下
武后光宅元年正月改元赦天下　二月睿宗立赦天下
九月赦天下　垂拱元年赦天下

二年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天授元年十一月赦天下　九月改唐為周赦天下（是年用周正以十一月為歲首）
長壽元年赦天下　延載元年赦天下
天冊萬歲元年正月大赦　九月加尊號赦天下
獲嘉縣主簿劉知幾上表言皇家權與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
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
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
輩編戶則寇攘為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
陽之節佇降皇恩如期忖度咸樂釋免咸為名垂結正罪當斷決
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
隅為善者不預國恩作惡者獨承徼幸若乃方直正言之士守善
嫉惡之夫每欲攬轡抑輪效職而報國家惟露冕去盜賊以安
人而遇赦無以效其功開恩所施其巧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

之不幸斯之謂也望令後頗節於赦使黎民知禁姦宄肅清又海
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遂使緋服衆於青衣象板
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望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効忠勤
無才者咸知勉勵疏奏太后頗嘉之
萬歲通天元年赦天下　神功元年赦天下
聖曆元年正月大赦天下　九月復立廬陵王為皇太子赦天下
二年赦天下　久視元年五月赦天下
十月赦天下　長安元年赦天下
二年祀南郊赦天下
中宗神龍元年正月壬午朔赦天下　甲辰太子監國赦天下
丙午中宗復立赦天下　二年立皇后甲子赦天下
二年赦天下　景龍元年赦天下
二年二月赦天下　十一月赦天下

三年祀南郊赦天下　二年制太子監國赦天下
睿宗即位赦天下　五月祭北郊赦天下
三年正月耕籍田赦天下　十月謁太廟赦天下
玄宗即位八月赦天下（即神龍二年改先天元年）
開元元年誅太平公主赦天下　五月赦天下
九年赦天下　十一年祀南郊赦天下
十三年封泰山赦天下　十七年赦天下
二十年祀后土汾陰赦天下　二十七年赦天下
天寶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月合祀天地南郊赦天下
三載祀九宮貴神赦天下　六載合祭南郊赦天下
七載上尊號赦天下　十載合祭南郊赦天下
肅宗即位於靈武赦天下　二載克復兩京赦天下惟與安祿
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在不免例

乾元元年二月赦天下改元　上元元年赦天下改元
四月新太廟成享廟赦天下　寶應元年上皇崩赦天下
二年赦天下　廣德元年上尊號改元赦天下
代宗即位赦天下　永泰元年改元赦天下
二年赦天下　五年誅魚朝恩赦京師囚繫
大曆元年赦天下改元　九年赦天下
七年赦天下　建中元年改元赦天下
德宗即位赦天下　七月平朱泚復長安大赦
興元元年正月上在奉天大赦　四月赦天下
貞元元年赦天下改元
九年祀圜丘赦天下
順宗即位赦天下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群臣以微過譴逐者皆不復敘用至是始得

憲宗元和元年赦天下改元　二年祀圜丘赦天下

三年受尊號赦天下　十三年赦天下

十四年受尊號赦天下

穆宗長慶元年正月赦天下改元　七月受尊號赦天下

敬宗即位赦天下　寶曆元年赦天下改元

文宗太和元年赦天下改元　三年祀圜丘赦天下

開成元年赦天下改元

武宗即位赦天下　會昌元年祀圜丘赦天下

二年受尊號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宣宗即位赦天下　大中元年赦天下改元

二年受尊號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七年祀圜丘赦天下　十三年赦天下

懿宗即位赦天下　咸通元年祀圜丘赦天下

三年受尊號赦天下　四年祀圜丘赦天下

十一年受尊號赦天下

僖宗即位赦天下　乾符二年祀圜丘赦天下

中和元年上在成都赦天下改元　光啓元年上還京赦天下

文德元年赦天下改元

昭宗龍紀元年赦天下改元　二年赦天下

景福元年大赦改元　乾寧元年大赦天下

光化元年五月赦天下　天復元年赦天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刑考

赦宥

梁太祖開平元年即位大赦改元　開平三年正月祀圜丘大赦

十一月告謝圜丘大赦　乾化元年大赦

郢王友珪即位大赦

均王乾化三年祀圜丘大赦

唐莊宗同光元年即位大赦　二年祀南郊大赦

容齋洪氏隨筆曰赦過宥罪自古不廢然行之太頻則惠姦長惡引小人於大譴之域其爲害固不勝言矣唐莊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官典犯贓不在此限

此制正得其中當亂離之朝乃能如此亦可取也而今時或不然

明宗天成元年即位大赦　長興元年祀圜丘大赦

閔帝即位大赦

潞王清泰元年即位大赦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即位大赦　十二月入洛陽大赦

二年至汴州大赦　三年大赦

左散騎常侍張允進駁赦論曰切覩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放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一人有罪一人無罪遇赦則有罪者幸免無罪者銜冤銜冤者何辜見赦者何親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弭災也小民遇天災則喜皆勸爲惡曰國家好行赦必赦我以救災如此則赦者教民爲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以赦爲惡之人而變災爲福是則天助惡

民毋令冒法是後將祀郊丘必申明此詔

三年平蜀赦其地　開寶元年郊大赦

四年二月平廣南赦其地　十一月郊大赦

八年平江南赦其地　九年郊大赦

太宗即位大赦改元　太平興國三年郊大赦

詔自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後（即位赦）京朝幕府州縣官犯入己贓除名配諸州者縱逢恩赦不在放還之限

帝嘗因郊禮議赦有秦見者上書願勿赦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時趙普對曰凡郊肆眚聖朝彝典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若劉備區區一方臣所不取上善其對赦宥之文遂定

四年平河東赦其地　二年五月以旱大赦

十一月郊大赦　雍熙元年郊大赦

端拱元年大赦

少府監言犯贓配役人郭晃等九人皆嘗任京朝官會赦當敘用上曰晃等贓吏不可復涌仕版止令釋還之

淳化四年郊大赦　五年大赦

至道元年立皇太子大赦　二年郊大赦

真宗即位大赦　咸平二年郊大赦

詔如聞小民知有恩赦故爲劫盜自今不在原免之限

五年郊大赦　景德元年大赦

二年正月大赦　十一月郊大赦

大理寺言郊禮在近諸州奏按多不精詳冀於躧駮延留以俟恩宥請自今有侵損贓私事狀明白公然抗拒當駮退者即具情由定斷以絶僥倖詔可

太中祥符元年正月以天書降大赦

十月封禪禮成大赦　四年祀后土脽上大赦

五年聖祖降大赦　七年恭謝東郊大赦

八年正月上玉皇聖號大赦　閏六月以日食大赦

天禧元年上玉皇聖祖寶冊大赦

江南提點刑獄苑應辰上言伏覩辛亥制書常赦不原者咸除之謹按呂刑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繇是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來詳矣臣今所部州軍過誤而被宥者雖多竊害而蒙釋者亦衆蓋以姦凶之輩審斷赦期百計是爲萬端斯起發其夙憾狃于忿心單弱受辜强梁肆暴或舉家隕命罄室虜財或持刃殺人肝腦塗地或縱火焚舍積蓄蕩空至有糾輕生之徒爲强剽之盜公行戕害以奪貲儲怨警之官上逼下逐設謀緝捕冒險鬭敵科罰者伍溥貲令尉以茲敗殞合正典刑逢此霈恩亦蠲其罪悉又

配爲卒伍咸給衣糧今力耕之人有受其寒餒者而此輩率賜以服月賦以粟又何異賞人爲盜者耶與夫疑則赦之言殊矣望自今應有知赦在近而因爲罪戾若赦後彰顯情理切害者死罪以下止處減一等赦前殺人剽財赦後雖不得爲若因事捕獲決隸遠惡州軍其殺人放火虜劫財貨已依赦配本城者如更配逃亡飲博之罪依禁軍例科斷其重罪該原而情理切害者所在長吏籍其犯由若再黷憲綱不以罪之大小禁錮奏裁其州縣官吏侮刑受賂望止原其罪而削其官以申警戒焉上覽之頗嘉其盡心然以赦數則不可無之實難也

二年七月彗見大赦　八月立皇太子大赦

三年八月以天書再降大赦　十一月郊赦

四年大赦　五年赦

乾興元年大赦

仁宗即位大赦

天聖二年郊大赦

五年郊大赦

八年郊大赦

明道元年八月大赦

十一月大赦改元

二年二月躬耕籍田大赦

三月以皇太后不豫大赦

景祐元年以星變大赦

二年郊大赦

寶元元年郊大赦

慶曆元年郊大赦

四年郊大赦

五年大赦

皇祐二年大饗明堂大赦

四年郊大赦

至和二年八月赦京輔

先是正月已降德音知諫院范鎮言京輔歲一赦而去歲再赦今歲三赦又在京諸軍歲再賜緡錢姑息之政無甚於此夫歲一赦者細民謂之熱恩以其必在五六月間也姦猾爲過指以特免况再赦三赦乎今備塞之兵五六十萬使聞京師端坐受賜者能不動心哉請自今罷所請一赦以摧姦猾而使善良得以立也罷兵士之特賜以均內外而使民得以寬也

嘉祐元年正月大赦

二年大饗明堂大赦

八年上不豫大赦

帝在位久明於人之情僞尤惡人訐陰事一時士大夫亦習爲惇厚而小人衆間密上書疏過失又數按人赦前事翰林學士張方平言中外官多發人積年罪狀及奏劾事輙請不以赦原咸快一時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相訟滋甚寖成險俗棄瑕録善義則不然自今有類此者請以故違制書坐之其後御史呂誨復以爲言詔曰比者中外多上章言人過失暴揚難驗之罪告案無證之辭或外託公言內緣私忿詆欺曖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與天下更始而有司多舉按赦前事殆非信命令重刑罰使人洒心自新之意也自今有上章告人罪及言赦前事者訊之至於言事之官宜務大體非事關朝政自餘小過細故勿須察舉

英宗即位大赦

治平二年郊大赦

三年大赦

仁宗世大赦二十二曲赦五德音十五録繫囚五十八英宗世大赦二德音三録繫囚七其赦常赦所不原罪唯仁宗英宗即位及明道中太后不豫行之然明道所行人以爲濫旣而詔殺人者雖會前赦皆刺隷千里外牢城世或謂三歲一赦於古未有景祐中言者以爲三王歲親祀圜丘未嘗輙赦自唐兵興以後事天之禮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蕩亂獄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爲惡不能無怨將悔爲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長惡政教之大患也願罷三歲一赦使良民懷惠凶人知禁或謂未可盡廢卽請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過誤者引而赦之州縣須詔到倣此疏奏朝廷重其事第詔自今罪人情重者毋得一以赦免然亦未嘗行

神宗即位大赦

詔曰夫赦令國之大恩所以蕩滌瑕穢納於自新之地是以聖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興起訟獄苟有詿誤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誼使吾號令不信於天下其申詔內外言事按察官司毋得依前舉劾具按取旨否則科違制之罪知諫院司馬光上言切惟按察之官以赦前事興起獄訟枉繫平民及以輕淺之罪奏乞不原聖恩禁之誠爲大善至於言事之官事體稍異恐難以一例指揮何則御史之職本以繩按百辟糾擿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爲國家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於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箝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

不懼比乃人臣之至幸非國家之長利也請追改前詔刊去言事
兩字光論復數至再帝諭以言者好以赦前事誣人光曰若言之
得實誠所欲聞若其不實當罪言者帝命光送詔於中書
熙寧元年郊大赦　四年大饗明堂大赦
七年帝以旱欲降赦時已兩赦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
不節歟若正歲三赦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乃止
七年郊赦　八年彗出軫大赦
十年郊赦　元豐三年大饗明堂赦
五年景靈宮成大赦　六年郊赦
大理少卿劉賡言赦書以赦降日昧爽以前為限非次恩霈人雖
預期請依德音例以赦到日為限從之
八年上不豫大赦　立皇太子大赦
哲宗即位大赦　元祐元年大饗明堂赦

門下省言當官以職事墮曠雖去官不免猶可言至於赦降大恩
與物更始雖劫盜殺人亦蒙寬宥豈可以一事差失負罪終身今
刑部所修不以去官赦降原減條所留尚多所刪尚少請更刪改
存留從之
四年大饗明堂赦　七年郊大赦
八年赦
門下侍郎韓維言請自今每近郊赦令刑部大理寺開封府並依
常時決遣獄訟不減日限其情重難釋者別為一等奏斷從之
紹聖二年大饗明堂赦　四年四月西邊進築赦陝西河東
九月彗出氐大赦　元符元年郊赦
二年以西邊進築畢功赦陝西河東　三年上不豫大赦
中書省言元祐編敕惟傳習妖教託幻變之術及故盜決河堤堰
不以赦降原減餘犯一再遇非次赦或兩經大禮者聽從原免元

符新敕刪去遂使犯法者無由自新詔依元祐法
徽宗即位大赦元符三年正月　四月皇太子生大赦
建中靖國元年郊赦　崇寧二年大赦
三年郊赦　五年彗出西方赦
大觀元年正月大赦　九月大饗明堂赦
二年受八寶赦　四年五月星孛奎婁大赦
十一月郊赦　政和元年受元圭大赦
三年四月赦梓夔路　十一月郊赦
四年祭地赦　五年立皇太子赦
知興仁府夏鮨言諸路奏獄有因祖父母為人所毆而子孫毆之
以致死者並作情理可憫奏裁多免流配若遇赦則不復奏裁即
作鬭殺情理減等流配是不遇赦者為幸遇赦者為不幸請自今
雖遇赦亦令奏裁從之

六年上玉皇號大赦　修京西大內成赦京西路
十一月郊赦　七年大饗明堂赦
重和元年受定命寶大赦　三月赦四川及陝西河東
九月大饗明堂赦　十一月改元大赦
宣和元年赦陝西河東　三年討方臘大赦
方臘平赦江浙淮南等路　四年郊赦
五年入燕赦兩河燕雲路　六年大赦
七年五月赦山東河北　十一月郊赦
欽宗即位大赦　靖康元年五月赦河北
神宗大赦凡十一即位覃恩一南郊四明堂二星變一景靈宮成
奉安一帝不豫祈福一立皇太子一曲赦凡十一兩京鄭州河陽
以山陵畢功河北諸州以水災地震西京以奉安二后神御河東
陝西以師旅熙河秦鳳以恢復而熙河獨再廣東西湖南以交趾

平潁昌府以　帝藩邸受封拜州路以夷人平德音凡八以冬無雪以皇子生以日食正陽之月者再以奉安中太一以　慈聖光獻皇后帝豫以山陵復土以四后升祔親錄在京繫囚凡十五及諸路者一及四京者二　哲宗大赦凡八即位覃恩一南郊二明堂三太皇太后不豫一星變一帝不豫一德音凡九兩京畿河陽以永裕陵復土西京以脩奉應天禪院會聖宮影殿成兩京畿河陽鄭州以宣仁皇后山陵復土陝西河東兩路以西邊進築九城以建西安州而連雪久陰上清儲祥宮成受傳國寶皇子生皆及天下　徽宗大赦二十六即位覃恩一南郊八明堂三皇子生親謁原廟九鼎成星變二受八寶受元圭方澤皇子上玉冊尊號受定命寶太一宮成罷方田收復燕雲曲赦十四荊湖北路以平荊湖猺賊熙河秦鳳永興軍路以收復湟州熙河蘭湟路以撫定鄯廓熙河陝西河東京西路以興復解鹽池寶籙宮成西以郎康居之屬納

土熙河蘭湟秦鳳永興軍路以關陝西疆土四川以平西南夷淮南西路以平淮南賊陝西河東路以破西夏陝西河東路以夏人納款河北河東路以收復燕京燕山府雲中路德音二十七四京畿內以日食以皇太后罷同聽政兩京畿河陽鄭州以永泰陵復土以陞端州為興慶府以　皇太后服藥以日食正陽之月兩京畿河陽以　欽聖憲肅皇后園陵復土四京畿內以景靈西宮成西京畿內河陽鄭州以　欽成皇后園陵復土西京畿以　哲宗神御殿成四京畿內以延福宮火以陞澶州為開德府江光壽舒和宿泗楚揚亳蘇常湖潤杭秀越穎徐拱州高郵無為軍漣水軍潁昌府河南應天府及陳留縣管內以妖賊張懷素平兩京河陽鄭州以帝疾康寧以收復溱播州梓夔路兩京畿河陽鄭州管內以昭懷皇后園陵復土河北京西京東路以修三山河橋成兩浙江東福建淮南路以方臘伏誅京東河北路以盜賊而北郊凡三以

禁中神御成以皇帝元命之月以神霄宮成北郊及天下　欽宗大赦二即位覃恩金國講和德音一河北路以金人出境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即位于南京大赦改元

六月以皇長子生大赦

右僕射李綱言登極赦獨遺河東北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路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勤王之師雖未嘗用然在道半年亦已勞矣況疾病死亡者不可勝數恩恤不及後將有急何以使人上嘉納故此赦於二者特詳

二年十一月郊赦　　二年二月上如杭州大赦

三月苗傅劉正彥叛請太后聽政大赦

四月上復位大赦　　四年三月以虜退大赦

紹興元年正月上在越州大赦改元

九月大饗明堂大赦　　二年九月以彗出大赦

四年大饗明堂大赦　　七年大饗明堂大赦

九年正月以大金講和大赦　　十年大饗明堂大赦

十二年以皇太后至臨安大赦　　十三年郊赦

十五年四月以彗出東方大赦　　十六年郊赦

十九年郊赦　　二十二年郊赦

二十五年郊赦

右正言凌哲言陛下深念比年臣僚有緣誣告不測之罪投竄遐裔無路自明遂因郊祀赦輒然與之昭雪或除罪籍或復元官冤憤既伸萬物吐氣甚盛德也至於姦贓狼藉已經按治蹟狀顯著人所共知者亦復巧飾詞理公肆誕謾咸以違忤權臣爲辭今陛下方開公正之路小人乃欲啓僥倖之門此正清議之所不容也又況此曹嗜利之人與生俱生未易悛革倘復齒仕途再臨民社且益務掊斂以殘虐吾民其害將有甚於前日矣請特詔有司應

白今陳雪過名之人並須檢會元犯事因如係贓罪已經勘劾者
乞止依元斷條法施行詔刑部看詳本部言命官犯罪若元因論
訴按發鞫勘贓證結錄別無者異者並欲具元斷因依告示其餘
特放罪或因緣違坐之人後來有司看詳委有冤抑者即行開具
因依申取朝廷指揮從之

二十八年郊赦　二十九年以太后不豫大赦

三十一年大饗明堂赦　十二月以虜犯盟上親征赦淮甸復州軍

孝宗受內禪即位大赦　隆興二年十一月赦沿淮諸州

乾道元年正月郊赦　八月立皇太子大赦

三年七月以皇太子疾大赦　十一月郊赦

六年十一月郊赦　七年二月立皇太子大赦

淳熙二年行上皇慶壽禮大赦　三年十一月郊赦

六年大饗明堂赦　九年大饗明堂赦

大理卿王尚之言近以民間詞訟官司按劾多有連及赦前事者
徒送有司根勘如此則與不曾經大赦無以異非所以示信也請
降旨揮應今後送所司推勘者只令將大赦後罪犯依法結斷若
所犯在大赦前倘非惡逆以上並不許推究從之

十年行太上皇帝慶壽禮赦　十二年郊赦

十三年行上皇后慶壽禮赦　十四年上皇違豫大赦

十五年大饗明堂大赦

光宗受內禪大赦　紹熙二年郊赦

殿中侍御史張釜言國家三歲一郊常曠蕩之澤以幸天下德至
渥也然赦文與令甲抵牾者有失參攷乞預飭省部令將各按具
到赦文內合行事件逐一比照見行條法法意寬而赦或從窄則
改定赦文令捨窄而就寬赦文本寬而法或從窄則明載赦書令
捨法而從赦毋令引法以沮赦無令因赦以傷恩如此則國家曠
蕩之澤不爲虛文從之

容齋洪氏隨筆曰熙寧七年旱神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
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非
所以弭災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論務與衆異獨此說爲至公近
者六年之間再行覃霈婺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
僕之居爲僕父子四人所執投寘杵臼內搗碎其軀爲肉泥既
鞫治成獄而遇己酉赦恩獲免至復登盧氏之門笑侮之曰助
教何不下莊收穀並事可爲冤憤而州郡失於奏論紹熙甲寅
歲至四赦凶盜殺人一切不死惠姦長惡何補於治哉
又曰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
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失之者人
不以爲便何澹爲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小人無義
幾至喧譟紹興五年七月明堂赦乃只爲蠲三年以前者案高

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債負取利及倍者並放此最爲得
又云天福五年終已前殘稅並放而今時所放官物常是以前
二年爲斷則民已輸納無及於惠矣唯民間欠債負則從一
年以前皆免比之區區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五年壽皇不豫赦天下

寧宗七月即位赦天下　九月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

是歲五月以孝宗大祥肆赦七月上登極九月宗祀明堂尚書
省契勘一歲之間三行赦放恐有兇惡累犯之人指恩作過內曾
犯徒流罪已經登極赦因免罪後再犯徒流以情理深重者未曾
斷遣別聽朝廷指揮其指揮與赦文同降但以白紙連書於黃牒
前云盡前所未有

慶元三年十月以冬霈赦　十一月郊赦

六年八月以太上皇不豫赦　九月祭明堂赦

嘉泰三年十一月郊赦　開禧二年六月以北伐曲赦四州

九月祭明堂赦　三年四月以誅吳曦曲赦四川

五月以皇大后違豫赦天下　十一月以立皇太子赦天下

嘉定二年祀明堂赦天下　五年郊赦

八年祀明堂赦　十一年祀明堂赦

十四年祀明堂赦　十五年受玉寶大赦

十七年上違豫赦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總叙

伏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玄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大也）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索求也）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按古書之流傳於今者惟六經六經之前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是已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國家之所職掌者此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學士大夫之所誦習者此也今其書亡而其義則略見於孔氏尚書之序故錄之以為經籍之始索隱史記三皇紀言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九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則上古之書蓋不可勝計然其說荒誕故無取焉

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灋以逆官府之治八則以逆都鄙之治（太史日官也）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各寫一通出太史亦副寫一通故云以貳六官）内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illegible]書太史氏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内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

會計(以六史入法入歲)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敘六敘也納訪納謀於王者也太宰六曰以敘聽其情)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如春秋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之類)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若今尚書入省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贊為之辭也以方版書而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副寫藏之)

外史掌書外令(王令下畿外)掌四方之志(志記也謂若晉之乘)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謂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書王令以授使者)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凡五者受灋令焉(為書寫其治之法)

小行人掌五物者([illegible])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按成周之時自太史以至小行人皆掌官府之典籍者也其名數亦多今除實訓及太平六典之外亦無可攷者矣

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删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

程子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

九峯蔡氏曰今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

僞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删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也

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失謂不能節其教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遂相賊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 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名曰經解也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長樂劉氏曰此經言周衰之時諸侯之國雖不能遠文武之時猶能各通一經以化其民故孔子歷聘之時入其國而其教可知

山陰陸氏曰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經無失也學者之失而已

金華應氏曰醇厚者未必深察情僞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寬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沉潛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弄筆褒貶易紊是非且或召亂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删定讚繫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夫子既廣其傳而又慮其所敝故有此言然入其國即知其教非見遠察微者不能也觀其教即防其失非慮遠防

微者不能也

莊子天下篇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事也判天下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之人大体道術爲天下裂

按莊生之時六籍未經秦火其書具在也而諸子百家各以其說舛馳而淆亂之是以有闇而不明鬱而不發之憂周以荒唐謬悠之言著書蓋亦百家之一也而此段議論醇正無異聖賢之格言東坡謂莊子蓋助孔子者於此見之所謂後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似逆知將有坑焚之禍而深悲之矣嗚呼

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灋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灋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灋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群臣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而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學法令則以吏爲師制曰可

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夾漈鄭氏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既亡之後而魯爲守節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阬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

又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覩全

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固爲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臣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絶蓋爲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用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按秦雖出自西戎然自非子秦仲以來有國于豐岐者數百年春秋之時盟會聘享接于諸侯秦誓紀於書車鄰小戎之屬列於詩其聲名文物蓋藹然先王之遺風矣今下令焚詩書而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則秦誓秦風亦秦記也獨非詩書乎李斯者襲流血刻骨之故智而佐之以人頭畜鳴之僞辯固世所羞稱者然斯學於荀卿荀卿之道蓋祖述六經憲章仲尼者也是其初亦自儒者法門中來然則始皇既非聲教不通之蠻夷而嬴有中華李斯亦非椎朴少文之俗物而

肓處高位今乃以焚滅經籍坑戮儒生爲經國之遠猷者其說有二曰愧曰畏愧則愧其譏已也畏則畏其害已也自載籍以來詩書所稱桀有暴德而天下歸殷紂有暴德而天下歸周幽厲有暴德而周室東遷寖微寖滅五伯迭興七雄分據始皇既已習聞其說矣今雖諛曰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而其所行則襲桀紂幽厲之跡耳夫豈不自知之而儒者記載明以語人曰如是而興如是而亡不啻燭照數計龜卜而示後來以軌範蓋始皇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自夫子歷聘列國孟氏以儒術游於諸侯思濟天下之溺而引時君於當道者至拳拳也雖不肯枉道以求售然思濟天下之溺至拳拳也繼而蘇張之徒專以口舌干時君雖其所挾者詭遇之術妾婦之道與孔孟之學如黑白薰猶之相反然其汲汲皇皇求以用世之意則類也而范雎之於魏冉蔡澤之於范雎皆逞

其辯口扼其吭而奪之位於是士生斯時皆以讀書游說爲可以得志而取高位李斯亦以說客進身者也故韓非入秦以策干始皇則忌而誅之天下豈無尚如非者欲踐其後乎蓋李斯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詩書百家語之在人間者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蓋亦知其本不可廢也罷侯置守者私其土地於己也焚書而獨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經術於己也主相之心務欲滅經籍以愚天下峻法律以威天下而使之莫予毒以爲鞏固不拔之計然陳勝項梁項籍劉季之徒本非有祖述湯武弘濟蒼生之夙志俱以罷於禁網遁跡亡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奮挺而起以成土崩瓦解之勢趙高熏腐小醜亦非有文墨詞辯足以傾動上聽徒以少習獄文依於攸忍故陷扶蘇蒙恬戮諸公子夷李斯如出一律蓋犯法而作亂者陳吳劉項也倚法而作姦者趙高也然則聚

秦七廟而具斯五刑者非詩書也乃秦之法律也

秦以儒者爲博士每國家有大事則下博士議之然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時事而下坑儒之令蓋此二事者皆激於博士之正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皆將面諛順指如周青臣叔孫通輩然後能持祿茍免耳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披逆鱗觸奇禍是書雖存而實亡博士官雖設而實廢矣　又按史記言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然則始皇所謂不中用者所焚之六籍是也所謂召文學方術士求奇藥者所存之醫藥卜筮等書是也然六籍雖厄於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未嘗有一卷流傳於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爲之興廢也

西漢書儒林傳序曰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闕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子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師古曰孔光傳云孔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今此云孔甲者名鮒而字甲也）陳涉起匹夫毆適戍以立號（師古曰毆與驅同適讀曰謫）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豨盧綰韓信黥布之類相次反叛征伐也）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師古曰言少用文學）

之士。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謂備員而已）。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轅，姓；固，名），燕則韓太傅（師古曰：名嬰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母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西漢書藝文志序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十二人，舉其成數，故言七十）。故春秋分為五（韋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詩分為四（韋昭曰：謂毛氏、齊、魯、韓），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師古曰：編絕散落，故簡脫。脫音土活反），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如淳曰：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師古曰：占卜之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師古曰：醫藥之書）。每一書已（師古曰：已，畢也），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子括反）。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師古曰：卒，終也）。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有六藝略（師古曰：六藝，六經也），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師古曰：刪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其每略所條家及篇數，有與總凡不同者，轉寫脫誤，年代久遠，無以詳知）。

夾漈鄭氏曰：班固藝文志出於七略者也。七略雖疏而不濫，若班氏步步趨趨，不離於七略，未見其失也；間有七略所無而班氏雜出者，則蹟矣。揚雄所作之書，劉氏蓋未收，而班氏始出，若之何以太玄、法言、樂箴三書合為一總，謂之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入於儒家類。按儒者舊有五十二種，固新出一種，則揚雄之三書也。且太玄，易類也；法言，諸子也；樂箴，雜家也，奈何合而為一家？是知班固胸中元無倫類。

劉歆為侍中，遷光祿大夫，領五經，卒父前業。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曰：謂不與歆言，故不肯。置對，謂以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曰：以古事為是者，即罪之），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師古曰：先師，前師也），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師古曰：言廢絕以久，不可開其遺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

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脫簡謂簡脫失之間編謂編絕散更次之錯亂也間音古莧反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師古曰罷讀曰疲究竟也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師古曰冥幽暗昧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蘇林曰備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師古曰依違言不專決也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師古曰比合也冀蒙有廢遺之學得與立之也比音頻寐反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師古曰猥苟也不誦習其文而欲絕去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師古曰專執己所見苟守殘缺之文也黨同門妒道真師古曰黨同門之學妒道藝之真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劉歆總群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亂焚燒無遺

程氏演繁露曰漢世藏書諸知有禁中外臺之別今讀劉向敘載所定列子之書而知中書之外又有太常太史與中祕而三也向言所校三藏本稿章大半中書多外書少知漢留意中祕故比他本特備也史遷紬金匱石室以成史記豈嘗許其稽閱中祕耶或太史所藏于漢家事頗具金匱石室以加嚴耶然不知正在何地也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書部明帝幸三雍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顧命史臣著為通議[illegible]即白虎通議是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靈帝熹平時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illegible]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滕囊[illegible]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

三曰景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

晉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

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為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設眾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

宋武帝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文帝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

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

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

梁初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眾書華林園中總集■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秘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沉靜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辭義淺薄不經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

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

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道武嘗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帝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乃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尒朱之亂散落人間

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

後周始基關右外逼強鄰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武帝平齊先對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

隋文帝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

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

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典與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

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譔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

漢世鄭玄並為眾經註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註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註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恆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註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註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註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儁田元鳳馬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於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註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時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註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

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右北史儒林傳序言南北諸儒明經傳授學術之詳最為明備故錄于此

隋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祕書內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並以學士補之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為帝前後近二十載修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捕博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祕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

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redacted]目錄其正御書皆裝翦華淨寶軸錦標於觀文殿前爲書室十四間窻戶牀褥廚幔咸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僊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僊下收幔而上戶扉及廚扉皆自啟帝出則復閉如故

唐分書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愈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今著于篇其有名而亡其書者十

蓋五六也可不惜哉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糅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泝河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于內庫以宮人掌之玄宗命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爲修圖書使與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褚無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無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頲同署如貞觀故事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尠昭宗播遷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斂書本軍寓教坊於秘閣有詔還其書命監察御史韋昌範等諸道求購及徙洛陽蕩然無遺矣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蜀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千餘卷而已明宗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石林葉氏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

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爲秘書丞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同取秘閣古本參校遂爲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又曰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爲之爾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致堂胡氏曰易書詩春秋全經也先聖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

之變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經之管轄也孝經非曾子所爲蓋其門人纂所聞而成之故整比章指又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多出於孔氏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漢儒之王制仍擇其名儒撰冠昏喪祭燕鄉相見之經與曲禮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爲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記閒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爲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若周官則決不出於周公不當立博士使學者傳習姑置之足矣古有經而無數遠孔子刪定繫作然後易詩書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世分禮樂爲二與四經爲六數抑合禮樂爲一與四經爲五與廢仲尼親筆所註之春秋而取劉歆所附益之周禮列之學官於是六經名實益亂矣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

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木本行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頒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詡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時戎虜猾夏之後官族轉徙書籍罕存詔下鮮有應者

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人校讐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自諸國分據皆聚典籍惟吳蜀爲多而江左頗爲精真亦多修述

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元年平荆南盡收其圖書以

實三館三年平蜀遣右拾遺孫逢吉往收其圖籍凡得書萬三千卷四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詔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開寶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自是群書漸備兩浙錢俶歸朝又收其書籍先是朱梁都汴正明中始以今右長慶門東北廬舍十數間列爲三館湫隘卑庳纔蔽風雨周廬徼道出於其側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歷代以來未遑改作每諸儒受詔有所論譔即移於他所始能成之太平興國初太宗因幸三館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以蓄天下圖籍延四方之士耶即詔經度左升龍門東北舊車輅院別建三館命中使督其役棟宇之制皆親所規畫三年二月書院成詔曰國家聿新崇構大集群書宜錫嘉名以光策府其三館新修書院宜目爲崇文院自經始至于畢功臨幸者再輪奐壯麗甲于內庭西序啟便門以備行幸於是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書庫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矣九年正月詔曰國家宜明憲度恢張政治敦崇儒術啟迪化源國典朝章咸從振舉遺編墜簡當務詢求眷言經濟無以加此宜令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詔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自是四方書籍往往間出端拱元年詔分三館之書萬餘卷別爲書庫目曰秘閣以禮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右司諫直史館宋泌兼直秘閣右贊善大夫史館檢討杜鎬爲校理淳化二年五月以史館所藏天文曆算陰陽術數兵法之書凡五千十二卷天文圖畫一百十四卷悉付秘閣八月賜宴於秘閣右僕射李

昉吏部尚書宋琪左散騎常侍徐鉉及翰林學士諸曹侍郎給事中諫議舍人等皆預焉大陳圖籍令觀之翌日又詔御史中丞王化基及直館並賜宴復令觀書是歲李至等上言曰王者藏書之府自漢置未央宮則有麒麟天祿閣命劉向揚雄典校其書皆在禁中謂之中書即內庫書也後漢之東觀亦禁中也至桓帝始置秘書監掌禁中圖書秘記謂之秘書及魏文帝分秘書立中書而秘書監專掌藝文圖籍之事後以秘書屬少府王肅為秘書監表論曰魏之秘書即漢之東觀也由是不屬少府而蘭臺亦藏書故薛夏云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然則秘閣之書藏之於內明矣晉宋以還皆有秘閣之號故晉孝武好覽文藝敕秘書郎徐廣料秘閣四部書三萬餘卷宋謝靈運為秘書監補秘閣之遺逸齊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梁江子一亦請歸秘閣觀書隋煬帝寫秘閣之書分為三品於觀文殿東西廂貯之然則秘閣之設其來久矣及唐開元中繕寫四部書以

充內庫命散騎常侍楮無量秘書監馬懷素總其事事成列於乾元殿之東廂然則秘閣之書皆置之於內也自唐室陵夷中原多故經史文籍蕩然流離僅及百年斯道幾廢國家承衰弊之季開政治之源三館之書購求漸廣經籍之道於是復興陛下運獨見之明下惟新之詔復建秘閣以藏奇書總群經之博要資乙夜之觀覽斯實出於宸心非因群下之建議也況齋藻神翰盈溢編帙其所崇重非復與群司為比然自創置之後載離寒暑而官司所處未有定制望降明詔令與三館並列敘其先後著為永式其秘書省既無籍元隸百司請如舊制詔可其奏列秘閣次於三館三年八月館閣成上製贊親書并篆額勒石立于閣前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蕩了無子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于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及其錄以今攷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則是承平有七十年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況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為可歎

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秘閣在左昇龍門北是為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錄總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樓本補寫既多損蠹更命繕還天聖三年成萬七千六百卷歸于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院館閣復而外院廢時已增募寫書吏專事完緝景祐初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郊編四庫書判館閣官覆視錄校二年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子集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差賜官吏器幣就宴輔臣兩制館閣官進管句內侍官一等詔購求逸書復以書有謬濫不完始命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慶曆初成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者嘉祐四年右正言

秘閣校理吳及言內臣監館閣久不更書多亡失補寫不精請選館職分吏編寫重借書法求訪所遺事並施用令陳襄蔡抗蘇頌陳繹編定四館書不兼它局二年一代遂用黃紙寫印正本以防蠹敗又選京朝官州縣官四人編校二年遷館職闕即隨補歲餘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僅纔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遣使人屢下詔令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此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明年冬奏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賜宴如景祐自是編寫不絕收獻書二百一十七部千三百六十八卷合崇文總目除前志所載刪去重複訛謬定註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熙寧四年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宋敏求言前代崇建冊府廣收典籍所以備人君覽觀以成化天下今三館秘閣各有四部書外經史子集其

書類多訛舛累加校正尚無善本蓋逐館數四萬卷校讎之時務存速畢每帙止用元寫本一冊校正而已更無兼本照對第數既多雖得精密故藏書雖富未及前代欲乞先以前漢書藝文志所載者廣求其本令在館供職官重複校正校正既畢然後校後漢時諸書觸緣戰國以後及于兩漢皆是古書文義簡奧多有脫誤須得他本參定乞依昨來十七史例於京師及下諸路藏書之家借本謄寫送官俟其已精方及魏晉次及宋齊至唐則分為數等取其堪傳者則校正庶幾秘府文籍得以全善事雖不行然補寫校定訪求闕遺未嘗廢也七年命三館秘閣編校所看詳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所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為將作監主簿自是中外以書來上凡增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九卷元豐三年改官制廢館職以崇文院為秘書省刊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秘閣經籍圖書以秘書郎主之編緝校定正其

脫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歲於仲夏曝書則給酒食費諫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畢赴元祐中詔秘書省見校對黃本書籍可添一員以選人秦觀充黃本書即嘉祐中寫印正本紹聖初罷不復置崇寧中詔兩浙成都府路有民間鏤板奇書令漕司取索上秘書省大觀二年詔大司成分委國子監太學辟雍等官校本監書籍候畢令禮部覆校四年秘書監何志同言漢著七略凡為書三萬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慶曆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為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慶曆距今未遠也按籍而求之十纔六七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缺逸之數浸多謂宜及今有所搜採視其錄有未備者頒其名數於天下選文學博雅之士求訪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借傳寫或官給劄即其家傳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即從其請政和七年校書郎孫覿言太宗皇帝建崇文殿為藏書之所景祐中仁宗皇帝詔儒

臣即秘書所藏編次條目所得書以類分門賜名崇文總目神宗皇帝以崇文院為秘書省釐正官名獨四庫書尚循崇文舊目頃因臣僚建言訪求遺書今累年所得總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乞依景祐故事詔秘書省官以所訪遺書討論譔次增入總目合為一書乞別製美名以更崇文之號延命觀及著作佐郎倪濤校書郎汪藻劉彥通譔次名曰秘書總目宣和初提舉秘書省官建言置補寫御前書籍所於秘書省稍訪天下之書以資校對以侍從官十人為參詳官餘官為校勘官進士以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四年四月詔曰朕惟太宗皇帝底寧區宇作新斯文屢下詔書訪求亡逸冊府四部之藏庶幾乎古歷歲浸久有司玩習多致散缺私室所閟世或不傳可令郡縣諭旨訪求許士民以家藏書在所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秘書省以聞聽旨遣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或有所秘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議加崇獎其書錄竟

給還若率先奉行訪求最多州縣亦具名聞庶稱朕表章闡繹之意又詔曰三館圖書之富歷歲滋久簡編脫落字畫訛舛校其卷帙尚多逸遺甚非所以示崇儒右文之意延命建局以補全校正文籍為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俾提舉秘書省官兼領凡所資用悉出內帑毋費有司庶成一代之典三詔同日而下四方奇書自是間出五年二月提舉秘書省言有詔搜訪士民家藏書籍悉上送官參校有無募工繕寫藏之御府近與三館參校榮州助教張頤所進二百二十一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係闕遺乞加褒賞詔頤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年提舉秘書省又言取索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然自熙寧以來搜訪補緝至宣和盛矣至靖康之變散失莫考今見於著錄往往多非曩時所

訪求者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高宗渡江書籍散佚獻書有賞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錄鬻者悉市之乃詔分經史子集四庫仍分官日校又內降詔其略曰國家用武開基右文致治藏書之盛視古爲多艱難以來網羅散失而十不得其四五今監司郡守各諭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賞又復置補寫所令秘書省提舉掌求遺書詔定獻書賞格自是多來獻者淳熙四年秘書少監陳騤等言中興館閣藏書前後搜訪部帙漸廣乞倣崇文總目類次五年書目成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所載實多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復參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兩朝所志多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十三年以四庫之外書復充斥詔秘書丞張攀等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諸郡諸路刻板而未及獻者不預焉蓋自紹興至嘉定承平百載遺書十出八九著書立言之士又益衆往往多充秘府紹定辛卯火災書多闕今據書目續書目及搜訪所得嘉定以前書詮校而志之

葉氏過庭錄曰前世大亂之後書籍散亡府君多用意搜求自漢成帝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而命劉向等校之至隋煬帝設二臺募以金帛開元後元載當國亦命拾遺苗發等爲江淮括圖書使每以千錢易書一卷故人以嗜利僞作爭獻時無劉向輩論攷即並藏之但以卷秩多爲貴往往承平時三館崇聚書吾每預其間凡世所不傳者類冗陋鄙淺無足觀及唐末五代書尤甚然好奇者或得其一爭以誇人不復更攷是非此亦藏書一僻也漢武帝時河間獻王以樂書來獻乃周官大司樂章當時六經猶未盡出其誤尚無足怪齊高帝時雍州發古冢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世既無此書僧虔何從證之乎此亦好奇以欺衆爾本朝公卿家藏書惟宋宣獻最精好而不多蓋凡無用與不足觀者皆不取故吾書每以爲法也

又曰古書自唐以後以甲乙丙丁略分爲經史子集四類承平時三館所藏不滿十萬卷崇文總目所載是也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獻李邯鄲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饒州吳氏荊州田氏等吾皆見其目多止四萬許卷其間頗有不必觀者惟宋宣獻家擇之甚精止二萬許卷而校讎詳審皆勝諸家吾舊所藏僅與宋氏等而宋氏好書人所未見者吾不能盡得也自六經諸史與諸子之善者通有三千餘卷讀之固不可限以數以二十年計之日讀一卷亦可以再周其餘一讀足矣惟六經不可一日去手吾自登科後每以五月以後天氣漸暑不能泛及他書即日專誦六經一卷至中秋時畢謂之夏課守之甚堅宣和後始稍廢歲亦必一周也每讀不惟頗得新意前所未達者其先日差誤所獲亦不少故吾於六經似不甚滅裂南史記徐盛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徧吾殆不愧此前輩說劉原父初爲窮經之學寢食坐卧雖謁客未嘗不以六經自隨蠅頭細書爲一編置夾袋中人或效之後傳書者遂爲雕板世傳夾袋六經是也今人但隨好惡苟誦一家之說便自立門戶以爲通經內不求之己外不求之古可乎後生揔習聞見所以日趨於淺陋也

王氏揮麈錄曰承平時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傳錄仕宦稍顯者家必有書數千卷然多失於讎校也吳明可帥會稽百廢具舉獨不傳書明清嘗啓其故云此事當官極易辦但僕既簿書期會賓客應接無暇自校子弟又方令爲程文不欲以此散其功委之他人孰肯盡心漫盈箱篋以誤後人不若已也

又曰唐著作郎杜寶大業幸江都記云煬帝聚書至三十七萬卷皆焚于廣陵其目中蓋無一帙傳於後代靖康俶擾中秘所藏與士大夫家者悉爲烏有南渡後惟葉少蘊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十萬卷寘之霅川弁山山居建書樓以貯之極爲華煥丁卯年其宅與書俱蕩一燎李泰發家舊有萬餘卷亦以是歲火豈厄會自有時耶

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之詩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已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右歷代收書之數藏書之所備見前志而葉氏王氏所言又近代士大夫藏書之大槩也坡翁一記可以警有書而不讀者故併載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四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　易

昔伏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是為三易夏曰連山（言似山出內氣）殷曰歸藏（言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曰連山伏犧歸藏黃帝闕疑帝堯學二女以舜妃又見鄭卦云殷王其因帝母谷若依子春說歸藏黃帝何得有帝堯及殷王事蓋子春之竟失據黃帝蓋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也）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又作爻辭孔子為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傳即十翼也（先儒說重卦及爻辭并十翼不同）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商瞿姓）以授魯橋庇子庸（橋姓庇名子庸字）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馯姓也音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嘗立後罷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註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註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歸藏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唐元中備有三易至宋惟歸藏略存而不傳昔漢募群書多散逸而易獨完學者傳之遂分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彖與文言說卦等離為十

二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本其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文言等參卦爻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最盛費氏初微但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衆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興而田何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及王弼為註亦用卦象相雜之經自晉之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

西漢志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隋志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通計亡書合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九卷）

唐志七十六家八十八部六百六十五卷（失姓名一家李鼎祚以下不著錄一家三百二十九卷）

宋三朝志二十七部二百四十卷

宋兩朝志十一部七十三卷

宋四朝志三十七部二百一十九卷

宋中興志一百四十家一百八十四部一千三百六十六卷

丁寬易

本傳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詁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孟喜易

本傳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也（耀榮也）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疏通猶言分別也證明明其偽也）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滋也（師古曰易明夷箕子之明夷利貞箕子者紂之諸父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為之說云荄滋言其根荄滋茂也荄音該又音皆）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

法也〔服心不〕云授孟喜喜爲名之〔名之者承取其云實及蜜也〕後寶死莫能持其
說喜因不肯仞〔仞亦名也〕以此不見信

京房易傳四卷

本傳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主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晁氏讀書記曰漢藝文志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經籍志有京氏章句十卷又有占候十種七十三卷唐藝文志有京氏章句十卷而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略見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今傳者曰京氏積算易傳三卷雜占條例法一卷名與古不同所謂積算易傳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雜占條例法者疑隋唐志之逆刺占災異是也景迂嘗曰是書兆乾坤之二

象以成八卦卦凡八變六十有四於其往來升降之際以觀消息盈虛於天地之元而酬酢乎萬物之表者炳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四氣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爲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耦相與據一以起二而爲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肆者謂之飛陰陽肇乎所配〔乾與坤震與巽坎與離艮與兌〕而終不脫乎本〔以飛其卦之位以伏其宮之位〕以隱顯佐神明者謂之伏起乎世而周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終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含〔於中而以四爲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乾坤甲子於初坤建甲午於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爲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爲遊魂之世五世之初乃爲歸魂之世而歸魂之初乃生後卦之初其建剛日則節氣柔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八盈則三十有六蓋其可言者如此若夫象遺乎意意遺乎言則錯綜其用唯變所適苟非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者曷足

以與此易學自商瞿至孟喜授受甚明房受之喜而瞿牧自生者不肯仞京房曰京非孟氏學也劉向亦疑京託之孟氏予不知當時爲何說也今以當時之書驗之蓋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同爲一家之學則其源委孰可誣哉

石林葉氏曰世傳京房易學據漢書傳易自商瞿至田王孫皆自有次第故言易者以田王孫爲正孟喜從王孫學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王孫死時枕喜股膝獨傳已爲梁丘賀所排矣京房受學焦延壽延壽受學孟喜孟喜且不爲當時所信況延壽乎史謂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易家不相同皆京氏爲異黨而受梁丘賀學者亦京房類師古謂别一人亦受學田何今世有京房易皆陰陽曆數之書又有京氏雜算數十篇其言尾雜尊主占筮兩人莫知爲誰當爲受延壽學者今考京房傳本以卦氣直日爲說與其書不類占事知來房力犯弘恭石顯自不能

保其身亦何貴於占乎易於它經孔子最所致意蓋言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而自司馬遷以來學者皆言孔子傳商瞿瞿本非門人高弟略無一言見於論語性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聞而謂商瞿得之乎

朱子語錄曰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季通云康節亦用六日七分但不見康節說處

又曰京房輩說數捉它那影裏才發見處便算將去且如今日一箇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算得這箇是好人不是好人用得來精密它只是動便算得靜便算不得

陳氏書錄解題曰京房易傳三卷積算雜占條例一卷吳郡林太守陸續註京氏學廢絕久矣所謂章句者既不復傳而占候之存於世者僅若此按之前志什百之一二耳今世術士所用世應飛伏遊魂歸魂納甲之說皆出京氏晁景迂嘗爲京氏學也用其傳

爲易式云或作四卷而條例居其首又有參同契律歷志見陰陽
家專言占候
焦氏易林十六卷
說見占筮門
費直易
本傳直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
琅邪王璜平中（音仲）能傳之
鄭康成易註
崇文總目今唯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逸指趣淵確本
去聖之未遠
王弼易註畧例繫辭註十卷
鼂氏曰上下經魏尚書郎王弼輔嗣註繫辭說卦雜卦序卦弼之
門人韓康伯註又載弼所作畧例通十卷易自商瞿受於孔子六

傳至田何而大興爲施讎孟喜梁丘賀其後焦贛費直始顯而傳
受皆不明由是分三家漢末田焦之學微絕而費氏獨存其學無
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
者皆祖費氏東京荀劉馬鄭皆傳其學王弼最後出或用鄭說則
弼亦本費氏也歐陽公見此遂謂孔子古經已亡按劉向以中古
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
則古經何嘗亡哉
陳氏曰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溺於象占之學至弼始一切掃去暢
以義理於是天下宗之餘家盡廢然王弼好老氏魏晉談玄自弼
輩倡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去三存一於道闕矣況其所謂辭者
又雜異端之說乎范甯謂其罪深於桀紂誠有以也
連山十卷
北史劉炫傳時劉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題
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
坐除名
夾漈鄭氏曰夏后氏易至唐始出今亡
歸藏三卷
崇文總目晉太尉參軍薛正註隋世有十三篇今但存初經齊母
本著三篇文多闕亂不可詳解
夾漈鄭氏曰連山亡矣歸藏唐有司馬膺註十三卷今亦亡隋有
薛正註十三卷今所存者初經齊母本著三篇而已言占筮事其
辭質其義古後學以其不文則疑而棄之往往連山所已亡者復
過於此矣獨不知後之人能爲此文乎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
文哉以周易校商易則周商之質可知也以商易校夏易則商夏
之文質又可知也三易皆始乎八而成六十四有八卦即有六十
四卦六十四卦非至周而備也但法之所立數之所起皆不相爲

用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四十五策周易四十九策誠以人事代
謝星紀推移一代一謝衍繁衍文又何必近耳目而信諸遠耳目
而疑諸
按連山歸藏乃夏商之易本在周易之前然歸藏漢志無之
連山隋志無之蓋二書至晉隋間始出而連山出於劉炫之
僞作北史明言之度歸藏之爲書亦此類耳夾漈好奇獨尊
信此二書與古三墳書且欲世人以其晚出而疑之然殊不
知毛氏書左氏春秋小戴氏禮與古文尚書周官六典比之
當時皆晚出者也然其義理其文辭一無可疑非二易三墳
之比不謂之六經可乎故今叙二易不敢遂指爲夏商之書
姑隨其所出之時置之漢之後唐之前云
孔穎達正義十四卷
鼂氏曰唐國子祭酒孔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趙

乾叶王談于志寧等同撰蘇德融趙弘智覆審序稱江南義疏有
十餘家辭尚虛誕皆所不取唯王弼之學獨冠古文以弼爲本採
諸說附益之
崇文總目唐太尉長孫無忌與諸儒刊定國朝端拱初國子司業
孔維等奉詔是正其言主申王學云
陳氏曰序云十四卷館閣書目亦云今本止十三卷按五經正義
本唐貞觀中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贊後改爲正義博
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二年中書門下于志寧等考正增損書
始布下其實非一手一足之力世但稱孔疏耳其說專釋一家註
文爲正
甘棠正義三十卷
崇文總目梁陝州大都督府左司馬任正一撰孔穎達正義申演
其說

李鼎祚周易集解十卷
晁氏曰鼎祚唐人集解經皆避唐諱又取序卦各冠逐卦之首所
集有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
于寶王肅王輔嗣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冲侯果蜀才翟玄韓
伯劉巘何妥崔憬沈驎士盧氏崔覲孔穎達三十餘家又引九家
易乾鑿度義所謂蜀才者人多不知按顏之推云范長生也其序
云自卜商之後傳註百家唯王鄭相沿頗行於代鄭則多參天象
王乃全釋人事易之道豈偏滯於天文哉而天象難尋人事易習
折楊黃華學徒多從之今集諸家刊輔嗣之野文輔康成之逸象
以貽同好蓋宗鄭學者也隋書經籍志所錄易類六十九部公武
今所有五部而已關朗不載于目乾鑿度自是緯書焦贛易林又
屬卜筮子夏書或云張弧僞爲然則隋志所錄捨王弼書皆未得
見也獨鼎祚所集諸家之說時可見其大旨唐錄稱鼎祚書十七
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無所亡失豈後人併之邪
陳氏曰隋唐以前易家諸書逸不傳者賴此書猶見其一二而所
取於荀虞者尤多九家者漢淮南王所聘明易者九人荀爽嘗爲
之集解陸氏釋文所載說卦逸象本於九家易
中興藝文志李鼎祚易宗鄭康成排王弼
易舉正三卷
崇文總目唐蘇州司戶參軍郭京撰京世授五經得王輔嗣韓康
伯手寫易經比世所行或頗差駁故舉正其訛而著于篇
晁氏曰京自稱家藏王韓手札周易及石經校正一百三十五處
二百七十三字蓋以爻象相正有闕爲處可推而知訛云得王韓
手札與石經耳
容齋洪氏隨筆曰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註定
傳授眞本比校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入註

用註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註內移後義却處於
前兼有脫遺兩字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
今畧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
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
字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
禽利執之無咎元本之字誤作言觀註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
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
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註云剛
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
脫坎字姤九四包失魚註二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無魚蹇
九三往蹇來正今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
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正文多而
大亨三字故註文亦誤增大亨二字震彖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

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本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象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象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誤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註陽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註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既濟象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註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爲正文而註中又脫懼字雜卦蒙稚而著今本稚誤作雜字子　須於福州道藏中見此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罕有其書也

巽岩李氏曰京此書使經傳不相混亂殘闕復爲眞全頗有益於學者然能妍諸侯之慮衍侯之字成言乎艮當作誠若此等京蓋未知豈王韓舊本固不免訛舛耶京開元後人故所爲書不得著録本末亦未詳要可惜云

陸希聲易傳

崇文總目唐右拾遺陸希聲撰希聲作易傳十篇易圖指說釋變微旨四篇初隴西李阮學其說以爲上下經傳二篇思屬近妙故希聲自爲之解餘篇差顯不復爲著蓋近世之名家歟今二篇外餘篇逸

晁氏曰微旨三卷皆設問答

陳氏曰按唐志有易傳二卷中興書目作六卷別出微旨三卷今所謂解說者上下經共一冊不分卷有序言著易傳十篇七篇以上解易義之淵微八篇以下廣易道之旁行第爲六卷又撰易圖指說釋變微旨各一卷通爲十卷其上下經者第一第二篇經文一句傳一句門人以爲難曉故復爲之解然則其全書十卷不盡傳矣家舊惟有微旨續得解說一編始知其詳

衞元嵩元包十卷

崇文總目元嵩唐人撰武功蘇源明傳趙郡李江註包以坤爲首因八純之宮以生變極於六十四自繫其辭言外卦體不列爻位以謂易首乾尚文包首坤尚質蓋連山商歸藏周易唐包其實一也雖欲馳騁而放言趣理近止易家之區鄙云

陳氏曰其書以八卦爲八篇首而一世至歸魂各附其下先坤次乾兌艮離坎巽震坤曰太陰乾曰太陽餘六子有孟仲少之目每卦之下各爲數語意僻怪文險澀不可深曉也

張氏曰衞元嵩作元包義取於歸藏元包粗贊卦名之大指未極人事之精義辭畧數隱世多不傳乃作元包數義二卷以明衞元嵩之易詳見十易序

子夏易十卷

崇文總目此書篇第畧依王式決非卜子夏之文又其六日近而不篤然學者尚異頗傳習之

晁氏曰舊題卜子夏傳唐藝文志子夏書已亡今此書約王弼註爲之者止雜卦景迂云張弧僞作

陳氏曰按隋唐志有卜夏傳二卷殘闕陸德明李鼎祚亦時稱引考漢志初無此書有孫坦者爲周易析組此漢杜子夏也未知何據使其果然何爲不見於漢志其爲依託明矣隋唐時止二卷已殘缺今安得有十卷且其經文彖象爻辭相錯正用王弼本決非漢世書以陸德明所引求之今傳則皆無之豈惟非漢世書亦非隋唐所傳書矣其文辭淺俚非古人語姑存之以備一家按晁以道傳易堂記曰古今咸謂子夏受於孔子而爲之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子玄知其僞矣書不傳於今今號爲子夏傳者崇文總目知其爲僞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爲唐張弧之易也晁之言云爾張弧有王道小疏五卷見館閣書目云

唐大理評事亦不詳何時人

容齋洪氏隨筆曰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它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周易新論傳疏

崇文總目唐陰洪道撰洪道世其父顥之學雜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說參訂其長合七十二篇於易有助云

周易物象釋疑一卷

崇文總目唐東鄉助撰取卦互體開釋言象蓋本始自康成之學而著此書焉

陳氏曰東鄉一作東陽館閣書目又云守江陵尹東陽東鄉皆復姓也其序言隨事義而取象若以龍敘乾以馬明坤凡註疏未釋者摭出為此書

周易口訣義六卷

崇文總目河南史證撰不詳何代人其書直鈔孔氏詳以便講習故曰口訣

晁氏曰唐史證撰抄註疏以便講習田氏乃以為魏鄭公撰誤也

陳氏曰三朝史志有其書非唐則五代人也避諱作證字

周易正義補闕略例疏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說自謂裨穎達之闕

陳氏曰唐四門助教邢璹撰按蜀本略例有璹所註止有篇首釋

略例二字文與此同餘皆不然此本亦淺近無義理姑存之

關子明易傳一卷

晁氏曰魏關朗撰元魏太和末王虬言于孝文孝文召見之著成筮論數十篇唐趙蕤云恨書亡半隨文詮解才十一篇而已李邯鄲始著之目云王通贊易蓋宗此也

朱子語錄關子明易偽書也

陳氏曰唐趙蕤註然隋唐志皆不錄或云阮逸偽作

周易啓源十卷

晁氏曰蔡廣成撰李邯鄲云唐人田偉置于王昭素之下今從李說卷首德恒伯言德齊德翰四月皆設為問對凡三十六篇

周易開玄關一卷

晁氏曰唐蘇鶚撰自序云五代祖晉官至吏部侍郎學兼天人嘗製八卦論為世所傳遭亂遺墜而滿簡尚有存者鶚乃畧演其旨於此

周易流演五卷

晁氏曰唐成玄英撰錯綜六十四卦演九宮以直年月日推國家之吉凶玄英道士也故道藏錄之或云釋仁英撰未知孰是

周易窮微一卷

陳氏曰稱王輔凡為論五篇館閣書目有王弼易辯一卷其論彖論象亦類略例意即此書也又言弼註此書已亡至晉得之王羲之承詔錄藏於秘府世莫得見未知何所據而云

周易釋文一卷

陳氏曰唐國子博士陸德明撰本名元朗以字行多援漢魏以前諸家說蓋唐初諸書皆在也卦首註某宮某世用京房說

石經周易　周易指略例共十一卷

晁氏曰偽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說卦乾健也

以下有韓康伯註畧例有邢璹註此與國子監本不同者也以蜀中印本校邢璹註畧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石經誤而無它本證正姑兩存焉

夾漈鄭氏曰按石經之學始於蔡邕始也秦火之後經籍初出諸家所藏傳寫或異故傳之儒皆憑所見更不論文字之訛謬邕校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爲書而刻石于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所取正奈當漢之末祚所傳未廣而兵火無存後之人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謂石經者但刻諸石耳多非蔡氏之經

易軌一卷

晁氏曰僞蜀蒲乾貫撰專言流演其序云可以知否泰之原察延促之數蓋數學也

王昭素易論三十三卷

晁氏曰昭素居酸棗太祖時嘗召令講易其書以註疏異同互相詰難蔽以己意昭素隱居求志行義甚高史臣以王烈管寧比之

易證墜簡一卷

晁氏曰皇朝天禧中毗陵從事范諤昌撰其書酷類郭京舉正如震卦彖辭內云脫不喪匕鬯四字程正叔取之漸卦上六疑陸字誤胡翼之取之自謂其學出於湓浦李處約廬山許堅竟者豈果有師承哉程胡取之

陳氏曰其上卷如郭京舉正下卷辨繫辭非孔子命名止可謂之贊繫今文辭乃可謂之繫辭又重定其次序又有註補一篇辨周孔述作與諸儒異爲乾坤二傳末有四時畧刻圖一篇館閣書目止一卷又有源流圖一卷言納甲納音者即此下卷補註序中語也世或言劉牧之學出於諤昌而諤昌之學亦出种放未知序否晁以道邵子文朱子發皆云爾

王東周易意學十卷

晁氏曰東字端夫皆名東寶元間以此書奏御勑書嘉獎東嘗通判蜀州首篇論易之名頗采參同契之說

陳氏曰其說多異先儒穿鑿無據

胡安定易傳十卷

晁氏曰此解甚詳蓋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註故序首稱先生曰

陳氏曰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云爾然雜物撰德具於中爻互體未可廢也南軒之說雖如此要知程氏專治文義不論象數三家者文義皆坦明象數殆於掃除畧盡非特互體也

周易言象外集

崇文總目皇朝王洙原叔撰洙以通經侍講天章閣乃集前世諸儒易說所裹其理依卦變爲類其論以王弼傳爲內故自名曰外傳

陳氏曰其序言學易於處士趙期論次舊義附以新說凡十二篇十卷

又曰古易十二卷亦去王原叔家上下經惟載爻辭外卦辭一彖辭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葉石林以爲此即藝文志所謂古易十二篇者按隋唐志皆無古易之目當亦後人依倣錄之耳

古周易解五卷

晁氏曰古字天叟雍之父也世本范陽而卒於洛其學先正音文云

皇甫泌易解十四卷

晁氏曰泌官至尚書右丞有述聞一卷隱訣一卷補解一卷精微三卷又有紀師說辨道通爲八卷

陳氏曰其學得之常山抱犢山人而蕭陽游中傳之劉蘇鍼蕭皆

爲之序山人不知名蓋隱者也泌嘗守海陵治平以前人

石徂徠易解五卷

晁氏曰景迂云易古文十二篇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孔穎達云王輔嗣又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卒大亂於王弼惜哉今學者曾不之知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繫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家本不見此文豈介後覺其誤改之歟

陳氏曰所解止六十四卦亦無大發明晁景迂言守道曰云云見前敘今觀此解義言王弼註易欲人易見使相附近他卦皆然惟乾不同者欲存舊本而已更無他說不知景迂何以云爾也按宋咸補註首章頗有此意晁殆誤記耳

劉長民易解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劉牧長民撰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慶曆初吳秘獻其書于朝優詔奬之田況爲序又有鉤隱圖三卷皆易之數也凡五十五圖并遺事九有歐陽永叔序而其文殊不類

陳氏曰黃黎獻爲之序又爲略例圖亦黎獻所序又有三衢劉敏士刻於浙右庾司者歐公序文淺俚決非公作其書三卷與前本大同小異牧易學盛行於慶曆時

删定易論一卷

陳氏曰直講盱江李觀泰伯撰凡六篇蓋删劉牧易圖而存之者三焉館閣書目作六卷十九篇觀先註易論十九篇皆見集中與此自爲二書當是合爲十九也

宋咸易訓　易補註王劉易辨

晁氏曰咸自序云予既以補註易奏御而男億請餘義凡百餘篇端因以易訓名之蓋言不敢以傳世特教其子而已凡三卷頗論陸希聲劉牧解子佚得失云

陳氏曰咸嘗撰易明凡一百九十三條以正王誤及得郭京舉正於歐陽公遂參驗爲補註十卷皇祐五年表上之別有易訓未見易辨凡二十篇爲一卷劉牧之學大抵求異先儒穿鑿破碎故李宋咸删之或辨之

周易聖斷七卷

晁氏曰皇朝鮮于侁子駿撰本之王弼劉牧而時辨其非且云衆言淆亂折諸聖故名其篇曰聖斷

陳氏曰其書乾坤二卦不解爻象欲學者觀彖象文言而自得云

易意蘊凡例總論一卷

晁氏曰皇朝徐庸撰庸以春秋凡例易亦有之故著書九篇號意蘊凡例總論其學祖劉牧陸秉云

陳氏曰庸皇祐時人凡爲論九篇館閣書又有卦變解未見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經易

伊川易傳十卷

程子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遺書張閎中以書問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荅曰謂義起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所尚非儒者之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已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者也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亦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朱子曰自秦漢以來攷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

程子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道者求於此足矣不必旁觀它書蓋語錄或有它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

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

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却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耳

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程易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

按伊川之易精於義理而畧於卜筮象數此固先儒之說然愚嘗以為易之象數卜筮豈出於義理之外蓋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而卜筮之說其所謂趨吉避凶惠迪從逆云者又未嘗不一出於義理平時本諸踐履則觀象玩辭此義理也一旦謀及卜筮則觀變玩占亦此義理也初不必歧而二之然言出於聖賢之口則單辭片語皆有妙理假借旁通悉

為至教往往多借易以明理初不拘於說易也自夫子而然矣何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為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九二豈有學問寬仁之義乎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為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九四豈有歲時代謝之義乎蓋其初因講易遂借易以言理言理雖精而於易此卦此爻之旨則遠矣如程子因君子豹變而發為自暴自棄之論因君子得輿而發為匪風下泉之論亦是意也晦菴所謂不看本文自成一書者是已

晁氏曰朱震言頤之學出於周敦頤敦頤得之穆脩亦本於陳摶與邵雍之學然攷正叔之解不及象數頗與胡翼之相類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其後武平傳其學于家茂叔則授二程與震之說不同

按伊川之學出自濂溪，此先儒通論也，而晁、朱之說以爲濂溪所師本於希夷及一僧，則固老釋之宗旨矣，此論未之前聞。

陳氏曰：伊川止解六十四卦，不解大傳，而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唐李鼎祚集解亦然。

王介甫易解二十卷 龔原、耿南仲註易各二十卷

晁氏曰：介甫三經義皆頒學官，獨易解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復與龔原、耿南仲註易三書偕行於場屋。

東坡易傳十一卷

晁氏曰：東坡自言其學出於父洵，且謂卦不可爻別而觀之，其論卦必先求其所齊之端，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貫者，未嘗鑿而通之也。

朱子語錄曰：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它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讎相殺底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它恁地太麄疏，却添得些佛老在裏，其書自做兩樣，亦間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得它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著處。

又雜學辨曰：乾上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天之命 烝民彝）書（泰誓 湯誥）中庸、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說，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爲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爲閃倏滉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措其辨。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爲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爲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然道衰學絕，世頗惑之，故爲之辨，以待後之君子。而其它言死生鬼神之不合者，亦并附焉。

橫渠易說十卷

晁氏曰：其解甚畧，繫辭差詳。

溫公易說一卷

晁氏曰：雜解易義，無詮次，蓋未成書也。

乾生歸一圖二卷

晁氏曰：皇朝石汝礪撰。先辨卦彖爻象之別，後列數圖，頗雜以釋老之說。

陳氏曰：嘉祐初人，序取乾爲生生之本，萬物歸於一也。有論有圖，亦頗與劉牧辨然，或雜以釋老之學。其所謂一者，自註云：一則靈寂真元。首篇論道，專以靈明（靈字刃智 或寫作虛）無體無生爲主，又曰因靈不動而生寂體，豈非異端之說乎？

周易義海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房審權撰。集鄭玄至王安石凡百家，摘取其專明人事者爲一編，或諸家說有異同，輒加評議，附之篇末。

陳氏曰：審權編義海凡百卷，近時江都李衡彥平刪削而益以東坡、伊川、漢上之說，爲撮要十卷。若房氏百卷之書，則未見也。衡，乾道中由侍御史爲起居郎。

張弼葆光易解十卷

晁氏曰：弼，莆田人，字舜元。紹聖中章惇薦于朝，賜號葆光處士。後黃裳等再薦，詔以爲福州司戶、本州教授。其學頗宗鄭氏。

陳氏曰：其學多言取象。

鄭揚庭周易傳十三卷

邵伯溫辨惑云：沈存中筆談言江南人鄭夬，字揚庭，曾爲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云云。至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漸，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得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即邵氏先天圖）夬之爲書，皆荒唐之論，獨有此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予後見兵部員外郎秦玠論夬所談，駭然曰：何處得此法？玠云：嘗

遇一異人受此曆數推往古興衰運曆無不皆驗嘗恨不能盡其
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畧已能洞知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
有天譴此非世人所得聞也切惟我先君易學微妙玄深不肖所
不得知也其傳授本末則受易於李之才挺之挺之師穆脩伯長
伯長師陳摶圖南先君之學雖有傳授而微妙變通則其所自得
也平時未嘗妄以語人惟大名王天悅滎陽張子望嘗從學又皆
蚤死秦玠鄭史嘗欲從先君學先君以玠頗好任數史志在口耳
多外慕皆不之許玠嘗語史以王天悅傳先君之學史力求之天
悅不許天悅感疾且卒史賂其侯於卧内竊得之遂以為已學著
易傳潤色範五經明用數書皆破碎妄作穿鑿不根嘗以變卦圖
示秦玠史竊天悅書入京師補國子監解試策問八卦次序史以
所得之說對有司異之擢在優等既登第以所著書投贄公卿之
門後以賊罷竄秦謂必有天譴恐指此秦既知史竊書乃謂史何
處得此法又謂西都邵某聞大畧近乎自欺矣然謂得之異人蓋
指希夷而言也

晁氏曰姚嗣宗謂劉牧之學受之吳秘秘受之种放又作明數明
象明傳道明次例明範五篇

周易析藴二卷

陳氏曰孫坦撰凡二卷其首言子夏釋不甚粹或取左氏傳語證
之晚又得十八占稱天子曰縣官嘗疑漢杜子夏之學及讀杜傳
見引明夷對策疑始釋然坦不知何人國史志及中興書目皆不著

阮逸易筌六卷

陳氏曰逸字天隱每一爻各以一古事繫之頗多牽合

易童子問三卷

陳氏曰歐陽永叔撰設為問答其上下卷專言繫辭文言說卦而
下皆非聖人之作

周易義類三卷

陳氏曰顧叔思撰未詳何人序言先儒論說甚衆而其旨未嘗不
同卦爻或有不同而辭意固常不一名立標目總而聚之

沈存中易解二卷

陳氏曰所解甚畧不過數卦而於大小畜大小過獨詳

陳了翁易說一卷

陳氏曰了翁晚年所著止解六十四卦辭旨深晦

王逢易說十卷

晁氏曰逢嘗為國子直講著易傳十卷其學宗王弼

龔原易講義十卷

陳氏曰原字深之嘉祐八年進士初以經學為王安石引用元符
後入黨籍

呂氏易章句一卷

晁氏曰呂大臨與叔撰其解甚畧有統論數篇

呂微仲周易古經二卷

陳氏曰呂大防微仲所錄上下經並錄繫辭彖象隨經分上下共
為六卷上下繫二卷文言說卦各一卷
晁氏曰其序云彖象所以解經始各為一書王弼專治彖象以為
註乃分於卦爻之下學者於是始不見完經而文辭次第貫穿之
意亦缺然不屬因按古文而正之凡十二篇別無解釋

晁以道古易十二卷

晁氏曰從父詹事公諱說之撰以諸家易及許慎說文等九十五
書是正其文字且依漢田何本分易經上下并十翼通為十二篇
以矯費氏王弼之失謂劉向嘗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
蜀李譔又嘗註古文易遂名之曰古易
陳氏曰以道之說曰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費氏始孔穎達又

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各附逐爻則費氏初
變古之時猶若今乾坤㪅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奈
何後儒者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散太玄測贊
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淡同叙
傳揚雄法言叙篇云爾卷首列名氏二十餘家文字異同則散見
於諸卦云
巽岩李氏曰晁氏專主北學凡故訓多取許叔重說文解字陸德
明音義僧一行李鼎祚陸希聲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黃聲隅輩
所論亦時采掇呂公書則文字句讀初無增損景迂則輯諸家異
同或斷以己意有增有損篇第則放費長公未解輔嗣未註以前
舊本并十二篇爲八篇呂晁各有師承初不祖述而其指歸則往
往暗合
晁以道太極傳外傳因說共八卷

陳氏曰其學本康節自言學京氏易紹聖間遇洛陽楊賢寶得康
節一易圖又從其子伯溫得其遺編始作易傳名曰商瞿傳兵火
後失之晚年復爲此書又有易云星紀譜易規二書見本集中又
有傳易堂記述漢以來至本朝傳授甚詳
漢上易集傳　易圖　叢說共十五卷
晁氏曰朱震子發撰自謂其學以程頤爲宗和會邵雍張載之論
合鄭玄王弼之學爲一云其書多采先儒之說以成故曰集解然
頗舛誤
陳氏曰漢上經筵表中具述源流云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
穆脩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
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
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
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敦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三兩
等篇臣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
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專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
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數頗加詳焉序稱九卷蓋合說
序雜卦爲一也
朱子語録曰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
某更推盡去方通如無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只是初剛自訟
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挨上去此等類按漢
上卦變則通不得　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朱子發互體一
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伏兩卦林黃中便倒轉推
成四卦四卦裏又伏四卦此謂互體這自那風爲天於土上有箇
艮之象來互體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一卦
互換是兩卦伏兩卦是四卦反看又是兩卦又伏兩卦共成八卦
梁谿易傳　外篇共十九卷

陳氏曰丞相昭武李綱伯紀撰按序內外篇凡二十三卷內篇訓
釋上下經繫辭說序雜卦并總論合十卷外篇釋象七明變一訓
辭二類占一衍數二合十有三卷今內篇闕總論外篇闕訓辭及
衍數下卷存者十卷蓋罷相還謫時所作其書未行於世館閣亦
無之莆田鄭寅子敬從忠定之曾孫得其藏本傳倅莆田借鄭本
傳錄今攷梁谿集紹興十三年所編其訓辭二序已云有録無書
則雖其家亦亡逸久矣豈其有序而書實未成耶其書於辭變象
占無不該貫可謂博矣
吳園易解十卷
陳氏曰秘閣脩撰邵陽張根知常撰卷後有序論五篇雜說泰誥
各一篇
先天易鈐太極寶局二卷
晁氏曰皇朝牛師德撰自云傳邵雍之學於司馬溫公其說近於

術數未知其信然否
陳氏曰未詳何人蓋爲邵氏之學而專乎術數者也

兼山易解二卷傳家易說十一卷

晁氏曰郭忠孝撰忠孝字立之河南人頗明象數自謂得李挺之卦變論于陳子惠因悉讀有得焉靖康中持憲闕右死于難故其書散落太半

陳氏曰傳家易說十一卷冲晦處士郭雍頤正撰自言其父忠孝受學於程伊川伊川示以易之艮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於此自是方覺讀易有味牓其室曰兼山立身行道皆自止始兵興之初先人舊學掃地念欲補續其說中心所止者艮止也潛稽易學以述舊文用傳于家忠孝字立之名將郭逵之子自言得先天卦變於河陽陳安民子惠其書出李挺之由是頗通象數仕爲求與軍路提刑死於狄難其書散逸雍隱居陝州長陽山中帥守屢薦召之不至由處士封頤正先生其末提舉趙善譽言于朝還官受所欲言得其傳家兵學六卷以進時淳熙丙午也

王湜易學一卷

晁氏曰皇朝王湜同州人早潛心於康節之學其序曰康節有云理有未見不可強求使通故愚於觀物篇之所得既推其所不疑又存其所可疑亦以先生之言自愼不敢輕其去取故也

河圖解二卷

晁氏曰皇朝康平撰凡五十二篇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

李潛序曰此書頃得之廬山一異人（或云許堅）或有疑而問者余應之云何疑之有顧其議論可也昔黃帝素問孔子易大傳世尚有疑之嘗曰世固有能作素問者乎固有能作易大傳者乎雖非本眞是亦黃帝孔子之徒也余於正易心法亦曰世固有能作之者乎雖非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觀其文辭議論乎一滴眞金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翩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實物外眞仙之書也讀來十年方悟浸漬觸類以知易道之大如是也得其人當與共之

南軒張子曰嗚呼此眞麻衣道者之書也其說獨本於羲皇之畫推乾坤之自然考卦脉之流動論反對變復之際深矣其自得者歟希夷隱君實傳其學二公高視塵外皆有長往不來之願抑列禦寇莊周之徒歟雖然槩以吾聖門之法則未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或者有未察歟其說曰六十四卦惟乾與坤本之自然是名眞體又曰六子重卦乾坤雜氣悉是假合無有定實子則以爲六子重卦皆乾坤雜氣之妙用眞實自然非假合也希夷述其說曰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脚足下盤旋子則以爲學易者須於周孔脚足下尋求然後羲皇心地上可得而識推此可槩見矣然其書之傳固非產於文義鑿於私意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朱子曰此書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文字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於卯月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乃佛者之幻語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此書後二年守南康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來謁即及麻衣易因復扣之宛然此老所作欲馳報敬夫敬夫已下世時當塗守李侍郎壽翁雅好此書亟以書來曰即如君言斯人而能爲此書亦吾所願見幸爲津致之戴不久即死而壽翁亦得請西歸矣　麻衣易是戴師愈所作太平州刊本第二跋即其人也昨親見之甚稱此易以爲得之隱者問之不肯明言其人其適到其家見有一冊雜錄乃戴公自作其言皆與麻衣易說相類及戴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眞戴所自

作也

陳氏曰舊傳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寧間廬山隱者李潛得之凡四十二章蓋依託也朱侍講云南康戴主簿師愈撰乃不唧嚠底禪不唧嚠底修養法不唧嚠底時日法王炎曰洛水李壽翁侍郎喜論易炎嘗問曰侍郎在當塗板行麻衣新說如何李曰程沙隨見屬炎曰恐托名麻衣耳以撲錢背面喻八卦陰陽純駁此鄙說也以泉雲雨爲陽水以澤爲陰水與夫子不合李曰然然亦有兩語佳炎曰豈非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當於周孔脚跡下盤旋耶然此二語亦非也無周孔之辭則羲皇心地學者何從探之李無語李名椿

易正誤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但稱其名曰敷又稱元祐以來云云則近世人也据序爲書三篇曰正誤曰脫簡曰句讀今所存惟正誤一篇大抵增益鄭范之說故并附二書冊後

周易外義三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載於三朝史志則其來亦久矣大抵於易中所言及於制度名物者皆詳註之於易之本旨無所發明故曰外義

廣川易學二十四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東平董逌彥遠撰

周易窺餘十五卷

陳氏曰資政殿學士金華鄭亨仲撰專取象義不解乾坤二卦獨自屯卦始聞中嘗得罪秦檜豈其於乾坤之義有所避耶

鄭東卿易卦疑難圖二十五卷

自序富沙丘先生告某曰易盡在畫中當求諸畫中始得其理若易之用則畫有所不盡於是畫一卦置之座則六十四卦周而復始積日累月幾五年而後有所入醫卜筭曆之書黃老丹竈之說

經傳子史凡與易相涉者皆博觀之不泥其文字而、探其意旨以求於吾之卦畫則始之六十四卦皆一理也、理皆本於吾之一心心外則無理混融與象數體用冥而爲一言乎天地之大蚊蟲之細皆不出於吾之心內焉聖人豈欺我哉

陳氏曰其書以六十四卦爲圖外及六位皇極先天卦氣等圖各附一論說末有繫辭解自言其學出於富沙丘先生以爲易理皆在於畫中於是日畫一卦周而復始久而後有所入沙隨程迥可久曰丘程字憲古嘗有詩曰易理分明在畫中又曰不知畫意空箋註何異丹青在畫中其學傳之東卿云永嘉所刊本作二冊不分卷無繫辭解東卿三山人字少梅

先君曰此書本五行卦氣之說而象數義理出焉無朱子發之瑣碎戴師愈之矯僞讀之時有會心者必宿儒所著

張汝明易索十三卷

陳氏曰汝明字舜文撰上下經六卷外觀象三觀變玩辭玩占叢說各一汝明元祐壬申進士大觀初爲御史省郎蔣酺定夫誌其墓

凌公弼易解義十卷

陳氏曰其書十卷善解析文義頗簡潔有所發明館閣書目有集解六卷稱朝奉大夫凌唐佐撰亦不著本末豈即其人耶

沈該周易小傳六卷

陳氏曰釋六爻兼論變卦多本春秋左氏傳占法卦爲一論又有繫辭補註十餘則附之卷末

昭德易故訓傳十八卷

陳氏曰晁公武子正撰博採古今諸家附以己間又攷載籍行事以明諸爻之變其文義音讀之異者別之逐條曰同異考乾道中上之其議論精博不主一家然亦畧於象數

讀易老人解說十卷

陳氏曰參政李光泰發撰光忤秦檜謫海外爲此書李嘗受學於
劉元城
易傳拾遺十卷
陳氏曰敷文閣直學士胡銓邦衡撰銓謫新州作此書大槩宗主
程氏而時出新意於易傳之外李泰發爲之序其曰拾遺謙辭也
逍遥公易解八卷
陳氏曰直學士院李椿年仲永撰其門人鄱陽吳說之景傳所述
胡邦衡爲作序疑問者說之所錄其問答之語也
晦菴易傳易本義易學啓蒙傳十一卷本義十二卷啓蒙一卷
朱子語錄曰易只是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粗不得
如某之說雖麄然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某一人說則
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如此元來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
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要說道理縱饒說得好只是

與易元不相干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之易觀象設卦繫辭焉以
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說易只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問讀本
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畧提破此是
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註脚矣曰某當初作此文字
時正欲如此蓋彖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亦可
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解者能如此本意否又曰某作
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畧說至其所以然之故
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
占得大畜卦者爲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而尚
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
又可見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頓耳　某之易簡畧者當時只
是畧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皆已說了某只就語脉中畧牽過
這意思近得趙子欽書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大畧此譬如燭籠添

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蓋著
不得許說也上經猶可曉易解下經多有不可解難曉處不知是
某看到末梢懶了解不得爲復是難解又曰繫辭也如此只是上
繫好看下繫沒理會
陳氏曰晦菴初爲易傳用王弼本後以呂氏古易經爲本義其大
指畧同而加詳焉首列九圖末著揲法大畧兼義理占象而言啓
蒙之目曰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凡四篇
周易變體十六卷
陳氏曰吏部郎中都潔聖與撰用蔡墨言乾六爻之例專論之卦
爲主
繫辭精義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伯恭集程氏諸家之說程傳不及繫辭故也館閣
書目以爲託祖謙之名

大易粹言十卷
陳氏曰知舒州曾穜獻之集二程張游酢楊時外及二郭之學爲
一書穜嘗受學於郭白雲
呂伯恭古易　音訓共十四卷
陳氏曰伯恭所定篇次與呂微仲同音訓則其門人王莘叟筆受
晦菴刻之臨漳會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說所著本義據
此本也
吳仁傑古周易十二卷
陳氏曰仁傑所錄以爻爲繫辭今之繫辭爲說卦其言十翼謂彖
傳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爲十二篇
按漢世傳易者施孟梁丘京費費最晚出不得立於學官其學亡
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解上下經自劉向校中古文易經諸家或
脫無咎悔亡惟費與古文同東京名儒馬鄭皆傳之其後諸家皆

廢而費學孤行以至于今其合彖象文言於經蓋自康成輔嗣以來展轉相傳學者遂不識古文本經甚至於今世考官命題或連彖象爻辭爲一對大義者志得而已往往穿鑿傳會而經旨破碎極矣凡此諸家所錄雖頗有同異大較經自爲經傳自爲傳而於傳之中彖象文言亦各不相混稍復古文之舊均有補於學者宜並存之又有九江周燔所次附見吳氏書篇末今古文參用視諸本爲無據云又有程迥可久古易考十二篇見後

程大昌易原十卷

陳氏曰首論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參之河圖洛書大衍之異同以此爲易之原也以及卦變揲法皆有圖論往往斷以已見出先儒之外

李舜臣隆山易本傳三十三卷

陳氏曰其自序以爲易起於畫捨畫無以見易因畫論心以中爲用如捨本卦而論它卦及某卦從某卦來者皆所不取洪景盧爲之序

沙隨易章句十卷　外編一卷　占法一卷　古易考一卷

陳氏曰程迥可久撰其論占法雜記占事尤詳迥嘗從喻樗子才學登科仕至邑宰及與前輩名公交游多所見聞故其論頗有源流根據古易考十二篇闕序雜卦

楊誠齋易傳二十卷

陳氏曰其序以爲易者聖人通變之書惟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又言古未有字八卦之畫即字也

林黃中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

朱子語錄曰林黃中以互體爲四象八卦　林侍郎栗言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體爲太極內外爲兩儀內外及互體爲四象又顛倒取爲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始畫卦時只是箇陰陽奇耦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爲太極未有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爲兩儀未有四象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爲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以爲包則是未有太極已先有兩儀未有兩儀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曰惟其包之所以生之也先生曰包如母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母之產子子在母外

陳氏曰黃中淳熙中表進其書末卷爲六十四卦立成圖言聖人以八卦重爲六十四未聞以復姤泰否臨遯變爲六十四也以辨邵堯夫朱子發之說其與朱侍講違言以論易不合爲朱公所闢也

數學一卷

陳氏曰雜錄象數諸圖說不知何人所錄

趙善譽易說二卷

陳氏曰善譽爲潼川漕進易說每卦爲論一篇

何萬易辨三卷淵源錄三卷

陳氏曰萬爲辨三十三篇大抵多與先儒異淵源錄者蓋其易解未成書僅有乾坤二卦而已萬受知阜陵官至右司郎中知漳州

戴溪易總說二卷

陳氏曰每卦爲一篇溪嘉定初爲東宮端尹作此以授景獻

項安世周易玩辭十六卷

陳氏曰安世當慶元中得罪時論居江陵杜門潛心不出諸書皆有論說而易爲全書其自序以爲讀程易三十年此書無一字與之合合則無用乎此書矣世之君子以易傳之文觀吾書則本末條貫無一不本於程氏者以易傳之理觀吾書則恐有西河疑女之誚大抵程氏一於言理盡畧象數而此書未嘗偏廢程氏於小

象頗欠發明而此書爻象尤貫通蓋亦徧考諸家斷以己意精而
博矣

林至易裨傳二卷外篇一卷

陳氏曰至撰凡三篇曰法象本之太極曰極數本之天地之數曰
觀變本之揲蓍十八變外篇則曰反對世應互體納甲卦氣之類
凡八條

述釋葉氏易說一卷

陳氏曰葉正則爲習學記言易居其首門人建安袁聘儒述而釋
焉聘儒紹興進士

王炎易筆記　總說共九卷

陳氏曰炎嘗以上下經解表進作十卷今但六卷并繫辭二卷爲
八關說卦於象數頗有發明

鄭汝諧易翼傳二卷

陳氏曰翼云者所以爲程傳之輔也大抵以程傳爲主而附以己
見之異然汝諧立朝多爲善類所不可至互相排擊仕至吏部侍郎

趙南塘易說三卷

陳氏曰專辨十翼非夫子作其說多自得之見

真西山復卦說一卷

吳如愚準齋易說一卷

馮椅厚齋易學

中興藝文志椅爲輯註輯傳外傳蓋以程沙隨朱文公雖本古易
爲註猶未及盡正孔傳名義乃改彖曰象曰爲贊曰以繫卦之辭
即爲彖繫爻之辭即爲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與爲
飛卿說同又改繫辭上下爲說卦上中以隋經籍志有說卦三卷
云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六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七

經籍考

經 書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
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
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
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
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illegible]
[illegible] 漢室龍興
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
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
聞 [illegible]

[illegible] 至魯共王好治宮
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
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
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
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
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
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

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illegible]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五十八篇[illegible]既畢會國有巫蠱事[illegible]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隋經籍志曰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為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為三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泰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與古文異說者以為伏生口傳而晁錯所屬讀者其引泰誓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之偽作者也

九峯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

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

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歙魯共王壁中書孔安國為之傳漢與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口授晁錯錯雜齊魯音或不能盡辨他經專門每輙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古易科斗自以其意為訓解不及列於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

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魯共王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一召誥亡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異同復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懿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為聖賢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為也視前為有間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役後何可盡據其流為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為博考經傳採摭群言其所發明信為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其謬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為田觀寧王以庶言同則士繹字其乖牾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於是知求六經殘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忽哉

先公曰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澀短刀何足云詳此詩似謂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傳於彼也然則秦人一燼之烈使中國家傳人誦之書皆放逸而徐福區區抱編簡以往能使先王大典獨存夷貊可嘆也亦可疑也然今世經書往往有

外國本云

漢志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 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七略同

隋志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 通計亡書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 王元感以下不著錄四家二十卷

宋三朝志十一部一百一卷

宋兩朝志二部一十三卷

宋四朝志一十二部一百二十卷

宋中興志四十二家五十一部七百一十六卷

尚書大傳三卷

崇文總目漢濟南伏勝撰後漢大司農鄭玄註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諸儒故博引異言援摭經而申證云

晁氏曰勝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音聲猶有訛誤
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
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
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
陳氏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然亦
未必當時本書也印板刓闕合更求完善本

牟長章句

本傳長習歐陽尚書建武時為博士遷河南太守註尚書章句皆
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

周防尚書雜記

本傳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建武時以明經舉孝廉
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後仕至陳留太守

孔安國尚書註十三卷

晁氏曰安國古文尚書至晉齊閒始顯[illegible]唐孝明不喜古文以
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頗今改為陂之類是也按安國既
定古文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藏于私家而已是以鄭康成註禮
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氏趙岐註孟子遇引今尚書所有之文
皆曰逸書蓋未嘗見古文故也然嘗以禮記校說命孟子較泰誓
大義雖不遠而文不盡同意者安國以隸古定時失之耳
陳氏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弟第相承以及塗惲
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註解而逵父徽實受書
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
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註經傳有援大
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
文蓋伏生書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
時河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烏之祥實偽書也然則馬鄭所解
豈真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三十三篇即伏生書
也亦未得為孔學矣穎達又云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於亂
其紀綱以為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
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鄭沖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
賾賾為豫章內史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姚
方興者得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搜索遺典始得其篇夫以
孔註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耶
然終有可疑者
石林葉氏曰今孔氏尚書本所謂古文尚書出魯共王毀孔子宅
所得也孔安國為之傳會巫蠱事作不得列於學官故漢儒雖揚
雄之徒多未之見兩漢所傳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已揚雄法言
稱酒誥之篇俄亡矣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
侯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者也惟太史公嘗從安國授書

故班固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史
記所引書及敘皆與孔氏本合其餘諸儒所引字與訓詁或不同
者皆出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
氏傳所引者杜預輒註為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曰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
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
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云云其
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註釋至于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為證
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
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
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攷
朱子語錄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 因

說書云其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平易
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
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
會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爲治
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
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難是爲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
然況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它今大序格致極輕却疑是晉宋
間文章況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孔穎達尚書正義二十卷

晁氏曰穎達因梁費甝疏廣之唐儒學傳稱穎達與顏師古司馬
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
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馬嘉運駮正其失求微中于
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始布天下藝文志云穎達與李子

雲王德韶等撰朱長才蘇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趙弘智審覆長孫
無忌李勣等二十四人刊定唐史志傳記事多參差此爲尤甚所
記撰者人姓氏穎達往往不同

陳氏曰其序云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安國
所註寢而不用及魏晉稍與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江左學咸悉
祖焉隋初始流河朔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文義皆淺
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穿鑿煩雜炫就而刪焉雖復微稍
省要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未爲得也

陸德明尚書釋文一卷

崇文總目皇朝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刊定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
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駮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顏
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

陳氏曰德明言伏生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是也可證馬鄭非見

古文又言梅賾所上亡舜典一篇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註
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言若稽古至重華協于帝
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止乃
命以位總二十八字

石經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僞蜀周德貞書經文有祥字皆闕其畫亦闕民字之類蓋
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乂作土夢字
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綱字按沈括筆談云雲土夢作乂太宗時得
古本因改正以綱爲網未知孰是

古文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籒故謂之
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
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

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
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夾漈鄭氏曰按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
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
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鄭玄爲之註亦不廢古文使天下後學於
此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開元文字者謂
之野書然易以今文雖失古意但參之古書於理無礙亦足矣明
皇之時去隸書既遠不通變古之義所用今文違於古義尤多臣
於是考今書之文無妨於義者從今有妨於義者從古庶古今文
義兩不相違曰書考迫武成而未及終編又有書辨訛七卷皆可
見矣

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
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

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隷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隷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隷書秦漢閒通行至唐則久變而爲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爲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閒方顯往往人猶以僻書奇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隷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藏書之家有奇異之書世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晦肯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此閒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復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爲科斗書傳於唐者爲隷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者蓋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尚書廣疏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先撰以穎達正義爲本小加己意

尚書斷章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案其書取序衆篇大旨

尚書集解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顧臨序之奇姚闢孔武仲劉敞王會之周範蘇子才宋正夫吳牧所撰後人集之爲一編然非全書也

胡瑗之洪範解一卷

晁氏曰胡瑗翼之撰皆其門人所録無銓次首尾

張晦之洪範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景晦之撰景當景祐三年爲房州參軍者論七篇

楊元素書九意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繪元素撰其序云詩書春秋同出於史而仲尼或刪或修莫不有筆法焉詩春秋先儒皆言之書獨無其法邪故作

斷堯虞書夏書禹謨稽古商書周書費誓秦誓意九篇

蘇明允洪範論圖一卷

晁氏曰三論皆援經擊傳斥末以歸本二圖一以指歆向之謬一以形其意或云非洵作

孫莘老書解十三卷

晁氏曰覺仕元祐謂康王以喪服見諸侯爲非禮蘇氏之說本此

新經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王雱元澤撰熙寧時頒是書于學官用以取士或少違異輒不中程由是獨行於世六十年而天下學者喜攻其短自開黨禁世人罕稱焉

陳氏曰其父安石序之曰熙寧三年臣安石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進八年下其說大學頒焉雱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熙寧六年命知制誥呂惠卿充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修定又以安石子雱惠卿弟升卿爲修撰官八年安石復入相新傳乃成雱蓋主是經者也王氏學獨行于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熟於此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墼然按其形模而出之爾士習膠固更喪亂乃已

朱子語録曰荊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荊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後來人解書却須要盡解　王說傷於鑿然其善亦有不可掩處

王氏洪範傳一卷

晁氏曰王介甫撰以劉向董仲舒伏生明災異爲蔽而思別著此傳以庶徵所謂若者不當訓順當訓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寒燠風而已大意謂天人不相干雖有變異不足畏也

東坡書傳十三卷

晁氏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爲多

陳氏曰其於亂征以為羲和貳於羿而忠於夏於康王之誥以釋衰服冕為非禮曰予於書見聖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有二可謂卓然獨見於千載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恥哀痛之語平王當傾覆禍敗之極其書與平康之世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論偉矣

朱子語錄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　東坡書解却好它看得文勢好

書義辨疑一卷

晁氏曰楊時中立撰其書專攻王雱之失

古三墳書一卷

晁氏曰張天覺言得之於比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為天覺僞撰

陳氏曰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辭詭誕不經蓋僞書也三墳之名惟見於左氏右尹子革之言蓋自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無徵不信不復采取于時固已影響不存去之二千載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況皇謂之墳帝謂之典皆古史也不當如毛所錄其僞明甚人之好奇有如此其僻者晁公武云張商英僞撰以比李筌陰符經

石林葉氏曰古三墳書爲古文奇險不可識了不知其爲何語其妄可知也

夾漈鄭氏曰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三曰形墳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雖不畫卦而其名皆曰卦爻大象連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歸藏之大象有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以氣坤乾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而八之為六十四其書漢魏不傳至元豐中始出於唐州比陽之民家世疑僞書然其文古其辭質而野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之能為也如緯書猶見取於前世況此乎且歸藏至晉始出連山至唐始出則三墳始出於近代亦不為異事也

按夫子所定之書其亡於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者蓋不知其為何語矣況三墳已見削於夫子而謂其書忽出於元豐間其為繆妄可知夾漈好奇而尊信之過矣又況詳孔安國書序所言則墳典書也蓋百篇之類也八索易也蓋彖象文言之類也今所謂三墳者曰山墳氣墳形墳而以為連山歸藏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謂大象六十四卦則亦是易書而與百篇之義不類矣豈得與五典並稱乎

顧吳范司馬無逸說命解三卷

晁氏曰皇朝吳安時范祖禹司馬康元祐中侍講筵顧復說書崇政殿日所進講說也

伊川書說一卷

晁氏曰伊川之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

洪範會傳一卷

晁氏曰皇朝孫諤撰諤元祐中博士其說多本先儒頗攻王氏之失

二典義一卷

陳氏曰陸佃農師撰佃為王氏學長於考訂

石林書傳十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蘊撰少蘊博極群書強記絕人書與春秋之學視諸儒最為精耳

中興藝文傳曰其書頗採諸家之說而折衷其是非

石林自序曰自世尚經術博士業書者十常三四然篤守一說莫能自致其心余竊悲之因參綜數家推原帝王之治論其世察其

人以質其所言更相研覈折衷其是非頗自紀輯爲書二十卷十
二萬有餘言
書裨傳十三卷
陳氏曰太常丞吳棫才老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
臣辨曰考異曰詁訓曰差牙曰孔傳凡八篇考據詳博
書辨訛七卷
陳氏曰樞密院編修官鄭樵漁仲撰其目曰糾謬四闕疑一復古
二樵以遺逸召用博物洽聞然頗迂僻
陳博士書解三十卷
中興藝文志紹興時太學始建陳鵬飛爲博士發明理學爲陳博
士書解
陳氏曰秦檜子熺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熺爲侍郎文書不應令鵬
飛輒批還之熺浸不平鵬飛說書崇政殿因論春秋母以子貴言

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沒今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序於文
侯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啓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己而不知其
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友死於難而武公復娶于申君臣如此
而望其振國恥難矣嗚呼其得罪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
無垢尚書詳說五十卷
陳氏曰張九成子韶撰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博文意瀾翻似
乎少簡嚴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聞使不墮於淺狹故讀其書者
亦往往有得焉
程大昌書譜二十卷
陳氏曰本以解經而不盡解有所發明則篇爲一論
程大昌禹貢論圖共四卷
陳氏曰凡論五十三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其於江河淮漢濟黑
弱水七大川以爲舊傳失實皆有辨證之淳熙四年上進宇宙廣矣

上下數千載涵負數萬里身不親歷耳目不親聞見而欲決於一
心定於一說烏保其皆無牴牾然要爲卓然不詭隨傳註者也
東萊書說十卷
大愚叟書後曰尚書說自秦誓至洛誥凡十八篇伯氏太史己亥
之冬口授諸生而筆之冊者也惟念伯氏退休里中之日居多以
詩書禮樂訓授學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嘗爲書也然聽
之有淺深記之有工拙傳習既廣而漫不可收拾伯氏蓋深病之
一日客有來告者曰記錄之易差固也各遂其所聞而復有詳畧
得失之異則其差爲甚矣非有以審其是學者何從而信之於是
然其言取尚書置几間而爲之說先之秦誓費誓者欲自其流而
上泝於唐虞之際也辭旨所發不能不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於
覽習而有以會其歸也訖於洛誥而遂以絕筆者以夫精義無窮
今始欲以是而廢夫世之所筆錄蓋非所以言夫經也未再歲伯

氏下世整次讀詩記猶未終篇書及三禮皆未及次第考論而書
則猶口授而非傳聞南康史君曾侯取而刊之學官書來求紀其
本末義不得辭也因書其所知以附于卷末
陳氏曰今世有別本全書者其門人續成之非東萊本書也
朱子語錄曰呂伯恭解書自洛誥始某問之曰有解不去處否曰
也無及數日後謂某曰書也是難說今只是強解將去爾要之伯
恭却是傷於巧
晦庵書說七卷
陳氏曰晦庵門人黃士毅集其師說之遺以爲此書晦庵於書一
經獨無訓傳每以爲錯簡脫文處多不可強通今惟二典禹謨召
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辨其它皆文集語錄中摘出
書古經及序共五卷
陳氏曰晦庵所錄分經與序仍爲五十九篇以存古也

蔡九峯書集傳

自序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攷衆說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辭奥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云

尚書講義三十卷

陳氏曰叅政張綱彥正撰綱政和時及第仕三朝歷蔡京王黼秦檜三權臣乃不爲屈紹興末預政此書爲學官時所作

林少頴拙齋書集解五十八卷

陳氏曰少頴從呂紫微本中居仁學而太史呂祖謙則其門人也其自序謂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它務不輟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

朱子語錄曰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其所解

黃度文叔書說七卷

陳氏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閫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爲友朋道之

袁燮潔齋家塾書鈔十卷

陳氏曰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

袁氏家塾讀書記二十三卷

陳氏曰題四明袁覺集未詳何人大畧倣呂氏讀詩記集諸說或述己意于後當是潔齋之族

尚書精義六十卷

陳氏曰三山黃倫彝卿編次或書坊所託

梅教授書集解

陳氏曰其書三冊不分卷不著名未詳何人

柯山書解十六卷

陳氏曰柯山夏僎元肅撰集二孔王蘇陳林程頤張九成及諸儒之說便於舉子

書少傳十八卷

陳氏曰新安王炎晦叔撰

南塘書說三卷

陳氏曰趙汝談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此之決也然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掊擊觝排則似過甚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攷

經詩

漢藝文志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　歐陽氏曰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又曰刪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為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漢書註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詁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註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為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為衆所宗此無它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偽之說可入越者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為證而學者遂得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雜集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言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真偽未可知也

東萊呂氏曰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真也

詩序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後漢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

傳於世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

石林葉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為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為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為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又曰世以詩序為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為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為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為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亦有序卦象象文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揚子雲法言皆其遺法況詩皆記其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為鄭忽與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不能強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為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徽學毛詩於謝曼卿至顯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略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為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道人采之可以知[illegible]成學者論之則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職在有司孔子刪詩既[illegible]）

（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後為之則於理為近矣）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鑿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註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

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旣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為一編一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又論邶柏舟序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

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為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為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攷者謚亦無其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為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衒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為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

以為陳古而刺今是使讀書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

又論桑中序曰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也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為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

心耶以是為刺不惟無益殆又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

於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樂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人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皆可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

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畧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下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

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人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之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

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因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玩索詩辭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

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為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它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文公謂序者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刺其君愚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淫詩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為序者之意以為詩無一篇不為刺時君國政而作輕肆險薄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愚謂言者虞人實商蔵才子設之方詩見變風變雅之世實無可美者而壹義肖亡皇賢人行亦可詩謂非其君之過幾使識訓之辭大如教亂諸之紛悲亦不書宜為愛君之憂國不能自已之辭今以涉使其遭亂之名而自鬻於淫諸之鬼則夫身為淫亂而後自作詩以贊之正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者不可以人類目之其罪浮於亂上矣反得為溫柔敦厚乎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為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為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輩作為樂府備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采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詞家不畜其書懼其為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於經又煩儒先為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惟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為學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

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豈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為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慙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為惡也禁之使不得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為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為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為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為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為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為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誚讓者蓋以非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繆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為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為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為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為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鄭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

而況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佚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為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害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夫子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亂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為美齊桓公不以采葛為懼讒不以遵大路風雨為思君子不以褰裳為思見正不以子衿為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為閔無臣而俱指為淫奔謔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者乎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

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今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為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

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病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

國史皆無明文可考然鄭氏謂毛公始以寘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容因其一語之贅疣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為之訓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皇帝二載初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茲惟群山囿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盡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饑嗔笑殺儂鳳皇未必勝狙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頗倦於學嚴君督過之竟至仳離某氏別適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園目成而

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三乞祠有感而賦以爲雖脫吏責尚縻閒廩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即三詩之序也後村之於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長老之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別爲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下折之巧亦終於臆說而已或曰文公之於詩序於其見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鴟鴞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祇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爲異論哉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

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閒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序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祇見其理短而詞哇愚於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攷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以錄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闕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闕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攷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其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

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同道挺挺我心㤭㤭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詩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爲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以特立之己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祗見其齟齬而不合踈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爲後人臆度之說則此與諷詠之詞其所爲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謷虎高之隱語鼓邑黄絹幼婦之廋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緇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甚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雖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爲然故復援述而不作多聞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删詩之意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經籍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 詩

漢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隋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二十二卷（失姓名三家許叔牙以下不著錄二家三十三卷）

宋三朝志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

宋兩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

宋中興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

韓嬰詩 外傳共十卷

本傳嬰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

晁氏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經蓋寡而遺說往往見於它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書稱外傳雖非其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容齋洪氏隨筆曰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首卷第二章載孔子南游適楚見處子佩瑱而浣乃令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其謬戾甚矣它亦無足言

陳氏曰今所存惟外傳而卷多於舊（舊六卷今十卷）蓋多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毛詩故訓傳二十卷

晁氏曰毛公詩世謂其解經最密其序蕭統以爲卜子夏所作韓

僉嘗以三事疑其非蓋本於東漢儒林傳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韓詩序宗旨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是況文意繁雜其非出一人手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歟

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鄭氏曰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註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遵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故稱爲箋又按後漢傳注引張華博物志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爲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爲敬雖未必由此然漢魏閒達上之辭皆謂之牋則其爲敬明矣其閒與毛異義者甚多王肅嘗述毛非鄭云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崇文總目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爲機非也機自爲晉人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爲正然書但附詩釋誼窘於采獲似非通儒所爲者將後世失傳不得其眞歟

陳氏曰館閣書目稱璣字元恪吳郡人據陸氏釋文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孔疏呂記多引之

毛詩正義四十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太尉長孫無忌諸儒刊定國朝端拱初國子司業孔維等奉詔是正詩學之家此最爲詳

晁氏曰穎達據劉玄劉焯疏爲本刪其所煩而增其所簡云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始著義疏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自茲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婚喪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也

詩譜一卷

兩朝國史志歐陽脩於絳州得注本卷首殘闕因補成進之而不知注者爲太叔求也

歐陽公自序曰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閒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詁）盛衰治亂美刺之力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閒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辨）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

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公至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顚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幷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於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

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一有字）

毛詩小疏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為本刪取要義輔益經注云

毛詩指說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略序作詩大指及師承次序

毛詩斷章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鈔取詩語彙而出之

石經毛詩二十卷

晁氏曰偽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刻石

毛詩解題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總叙詩義次述章旨蓋近儒之為者歟

詩折衷二十卷

陳氏曰皇祐中莆田劉宇撰凡毛鄭異義折衷從一蓋倣唐陳岳三傳折衷論之例凡一百六十八篇

歐陽詩本義十六卷

晁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考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為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為怪說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為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朱子語錄曰歐公詩本義煞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為詩之本何者為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也無妨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有了也害事

陳氏曰其書先為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己見末二卷為一義解取舍義時世本末二論豳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于卷末

新經詩義三十卷

晁氏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大學布之天下云

蘇子由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其說以毛詩序為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楊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溟涬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

伊川詩說二卷

晁氏曰伊川門人記其師之所談之經也

毛詩辨疑一卷

晁氏曰楊時中立撰一卷

陳氏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陳少南撰凡二十卷

詩學名物解二十卷

陳氏曰蔡卞元度撰卞王介甫壻故多用字說其目自釋天至釋雜凡十類大略如爾雅而瑣碎穿鑿於經無補也

詩物性門類八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多取說文今攷之蓋陸農師所作埤雅發也詳
見埤雅

廣川詩故四十卷

中興藝文志董逌撰逌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它書時得之齊詩所存不全或疑後人託爲然章句間有自立處此不可易者韓詩雖亡闕外傳及章句猶存毛詩訓故爲備以最後出故獨傳乃据毛氏以攷正於三家且論詩序決非子夏所作建炎中逌載是書而南其志公學博不可以人廢也

陳氏曰逌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齊詩尚存可據按逌藏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逌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託爲之然則安得便以爲齊詩尚存也然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微絕云

毛詩補音十卷

陳氏曰吳棫撰其說以爲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爲釐慶之爲羌馬之爲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爲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揚之水以沃韻樂徐邈讀沃鬱縛切德明亦所不載顏氏糾繆正俗以傅毅郊祀賦積有而成切張衡東京賦激有吉躍切今之所作大略倣此其援據精博信而有證朱晦翁注楚辭亦用棫例皆叶其韻棫又有韻補一書不專爲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爲確論不必一一改字詳見韻補

朱子語錄曰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尋得當時不曾記今皆忘之矣如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迨遑才老欲音嚴爲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來讀楚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只恁地打過去也　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來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

夾漈詩傳　辨妄共二十六卷

自序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三家遂廢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致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爲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陳氏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爲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按夾漈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爲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書中間見一二而眞僞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爲不可信乃採之於傍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

李樗毛詩詳解三十六卷

陳氏曰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名物文意末用己意爲論以斷之樗閩之名儒於林少穎爲外兄林李出也

詩風雅頌四卷序一卷

陳氏曰晦庵所錄以為序出後不當引冠篇首故別錄為一卷
晦庵詩集傳詩序辨說共二十一卷
陳氏曰以大小序自為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謂
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
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幾什一云
呂氏讀詩記三十二卷
陳氏曰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截貫穿如出
一手已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也
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岷隱續讀詩記三卷
陳氏曰戴溪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旨悉而篇
意未貫故以續記為名其實自述已意亦多不用小序
黃度文叔詩序三十卷

水心葉氏序曰公於詩專敘倫紀致忠達敬為信古文旁錄衆善
博厚憯怛而無迂重之累緝結悠久而有新美之益然則性情不
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公其有志於是哉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
詩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群義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
未知性情何如耳今公之書既與並行讀者誠思其教存其性明
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
項安世毛詩前說一卷
陳氏曰攷定風雅篇次而為之說其曰前說者末年之論有少不
同故也
陳鵬飛詩解二十卷
陳氏曰不解商魯二頌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
王景文詩總聞三卷
陳氏曰自序云研精覃思於此幾三十年其書有聞音謂音韻聞
訓謂字義聞章謂分段聞句謂句讀聞字謂字畫聞物謂鳥獸草
木聞用謂凡器物聞跡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事
謂凡事實聞人謂凡人姓號共十聞每篇為總聞又有聞風聞雅
聞頌等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白石詩傳二十卷
陳氏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所居白石岩因以為號
詩古音辨二卷
陳氏曰從政郎信安鄭庠撰
詩攷五卷
浚儀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
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僅
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為宗未有參攷三
家者獨朱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

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
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
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
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
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
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
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因輯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為一編
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經籍考

經 禮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漢藝文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師古曰委曲防閑每事為制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臣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師古曰禮經三百韋說是也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時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師古曰瘉與愈同愈勝也 劉氏曰孔氏學七十篇即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當作與十七五十六篇除十七正多四十八三十廿九二十九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漢志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按三代之禮其流傳於漢世周官儀禮戴記三書而已藝文志所述皆三書也然其末則以古封禪群祀二十二篇封禪議對十九篇漢封禪群祀三十六篇議奏三十八篇繼之而皆以為禮家按封禪秦漢之事難厠其書於禮經之後今析入儀注門凡削四家一百一十五篇云

隋志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家（通計亡書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

唐志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失姓名七家元行沖以下不著錄十六家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志四十部一千五十六卷（內十一部入儀注門）

宋兩朝志三部五十二卷（內二部入儀注門）

宋四朝志二十五部三百六十七卷（內一部入儀注門）

宋中興志六十四家九十一部一千二百六十五卷

儀禮注十七卷

韓文公讀儀禮余嘗苦儀禮難讀且又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於是孔

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
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竒辭奥旨著于篇學者可
觀焉惜吾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嗚呼盛哉
晁氏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篇高
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爲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爲其說曰周禮
爲本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聖人履之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
五禮以吉凶賓軍嘉爲次爲末則輕者在前故儀先冠婚後喪祭
朱子語錄知看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
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禮書如儀禮尚完備如它書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
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
之禮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
劉原甫補成一篇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它儀禮　儀禮不是古

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是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
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經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録成書　今儀禮
多是士禮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
却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
是班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今注疏中有引援
處不知是甚時失了可惜漢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
暇講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溫公論
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爲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
陳振叔亦儘得見其說儀禮云此乃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
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
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
儀禮疏五十卷
晁氏曰唐賈公彦撰齊黄慶隋李孟悊各有疏義公彦刪二疏爲
此書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
朱子語録曰儀禮疏説得不甚分明
先公儀禮注疏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一日從敗
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
其下蓋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如儀禮經注學者童而習之不待屑
屑然登載本文而已執其謂數矣王介甫新經既出士不讀書如
余之於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冥將尋訪本書傳抄
庶幾創通大義然余老矣懼其費日力而卒無所補也長兒跋曰
家有監本儀禮經注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觀覽愈欣然命之整緝
釐爲九帙手自點校并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黄氏楊氏諸
家續補之編分章析條題要其上遂爲完書捐而歎曰茲所謂儀
禮者歟韓昌黎之言豈欺我哉其爲書也於奇辭奥旨中有精義
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

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
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
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
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
也康成之注公彦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誤三卷
陳氏曰永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之首有
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
本校定識其誤而爲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
子諸侯卿大夫禮决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偶同自陸德明賈公彦
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
朱子曰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而今儀禮
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

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攷於劉説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朱子語録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説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䟽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　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却於目録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它本爲最勝又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

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集注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撰以古十七篇爲主而取大小戴及它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闕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删改曰集傳集注云者蓋此書初名也其子在刻之南康一切仍

其舊云

中興藝文志熹書爲家禮三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儀禮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歲所親定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其曰儀禮集傳集注者即此書舊名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卜筮篇亦闕熹所草定未及删改

朱子語録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它説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䟽中有説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　禮書異時必有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語雜書迂僻蔓衍之説者吾書也其黜周禮使事無統紀合經傳使書無間别多取國語雜記之書使傳者疑而習者蔽非吾書也　答應仁仲書曰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

先公曰愚按記不隨經注疏各爲一書讀者不能遽曉此猶古易之彖象文言繫辭各自爲書鄭康成所以欲省學者兩讀而爲今易也文公於禮書之離者合之於易書之合者離之是亦學者所當知也

古禮經傳續通解二十九卷

陳氏曰外府丞長樂黄榦直卿撰榦晦庵之壻號勉齋始晦庵著禮書喪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榦續成之

朱子語録賀孫因問祭禮附祭儀如説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兼祭儀前所説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是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若附儀禮此等皆無

入頭處意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説天子皆編出因云某已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起得个頭在及見其成與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係甚大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祭之時獻神處少只説酌奠卒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又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贊衆賓等交相勸酬甚繁且久所以季氏之祭至於繼之以燭竊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溫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爲閑辭多長篇浩翰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修祭儀只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

信齋楊氏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勉齋黄先生編之先生伏膺遺訓取向來喪禮稾本精專修

改書成凡十有五卷復伏讀曰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誦習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今因其篇目之僅存者爲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弃經而任傳遺本而宗末王侯大夫之禮關於綱常者爲尤重儀禮既闕其書後世以來處此大變者咸幽冥而莫知其原取具臨時沿襲鄙陋不經特甚可爲慨嘆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以補其闕而王侯大夫之禮莫不粲然可考於是喪禮之本末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散闊欲撰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沒矣嗚呼此千載之遺憾也先生所脩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禮則釁廟已上四卷未分章句入注疏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狩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

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爲詳備先生嘗爲榦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書繙閱而推明之間一二條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也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於二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指擊後世蠹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而喪服圖式祭禮遺稾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生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榦又聞之先生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它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定之嗚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也豈不痛哉同門之士以榦預聞次輯之略不可以無言也榦因敬識其始末以告來者喪禮一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今別爲一卷附於正卷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

又曰嘉定己卯喪禮始克成編以次將脩祭禮即以其書稾本授榦曰子其讀之蓋欲榦通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榦受書而退啓緘伏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關係甚重其條目甚詳其經傳異同註疏抵捂上下數千百載間是非淆亂紛錯甚衆自此朝披夕閱不敢釋卷時在勉齋左右隨事咨問抄識以待先生筆削不幸先生即世遂成千古之遺憾日邁月征今十餘年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虙續刊喪禮又取祭禮稾本併刊而存之以待後之學者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禮稾本未有取其書而修定之者顧榦何人敢任其責伏自惟念齒髮浸衰日幸有所聞不可不及時傳述竊不自揆遂据稾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云

集釋古禮十七卷釋宮一卷綱目一卷

陳氏曰廬陵李如圭寶之撰紹興癸丑進士嘗爲福建撫幹釋宮

者經所載堂室門庭今人所不曉者一一釋之

中興藝文志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爲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爲集釋出入經傳又爲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爲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周禮十二卷

晁氏曰鄭玄注漢武帝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列著于録略爲辟儒排弃歆獨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永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鄭衆鄭興亦嘗傳受言皆引之以參釋異同云

陳氏曰按藝文志周官經六篇本注云王莽時劉歆置博士顔師古曰即今之周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足之愚嘗疑周禮六典

與書周官不同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空掌邦土居
四民時地利二官各有攸司善乎唐虞九官爲契所職則已然矣
今地官於教事殊略而田野井牧鄉遂稼穡之事始皆司空職耳
則冬官初無邦土之名今所謂事典者不知爲何事其闕亡而以
考工記足之天下之事止於百工而已耶先儒固有疑於是書者
若林存孝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
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甚者或謂劉歆附益以佐王
莽者也惟鄭康成博覽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其學遂行於世
愚按此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攷不誣其爲先秦古書似無
可疑愚所疑者邦土邦事灼然不同其他繁碎駁雜與夫劉歆王
安石一再用之而亂天下猶未論也玄之學出於扶風馬融而參
取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子春河南緱氏人生漢末至永平
初尚在年九十餘鄭衆賈逵皆受業焉大夫者河南鄭興少贛也

司農者鄭衆仲師興之子也融字季長

朱子語錄曰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許但未敢
令學者看此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爲學有先後先須理
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自後一截事而今把來說看還有
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　周禮規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語
是它人做如今時宰相提舉勅令豈是宰相一一下筆有不是處
周公須與改至小可處或未及改或是周公晚年作此書其所疑
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後世皆以周禮非聖人書
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潁濱蘇氏曰言周公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
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
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
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
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
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
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
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
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
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
而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
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
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
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
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
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

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
乘之國爲方數圻矣故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
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
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者矣
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謂一
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
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
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
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
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
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爲也楚
蔿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畜平川廣澤可以爲井者井之原阜
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爲小頃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

畧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說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峯胡氏曰謹按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劉歆所成周禮攷之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太宰統五官之典以爲治者也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歆之妄也太宰之屬六十小宰也司會也司書也職內也職歲也職幣也是六官之所掌辟繁而事複類皆期會簿書之末俗吏掊克之所爲而非贊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古之君國子民者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今天官有宰夫者考郡都鄙縣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夫君相守恭儉不尚末作使民務本此足用長財之要也百官有司謹守其職豈敢踰越制度自以足用長財爲事若劉歆之說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下交征利椎剝其民以危亡其國之道非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古之王者守禮寡欲由義而行無所忌諱不畏災患今天官甸師乃曰喪事代王受眚災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爲者也而謂周公立以爲訓開後王忌諱之端乎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于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乃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又曰去其奇衺之民則是妃嬪官吏衆庶雜處廉陛不嚴而內外亂矣宮伯掌王宮之事庶子鄭玄以爲諸吏之適庶宿衛王宮者也天子深居九重而朝後市謹之以門衛嚴之以城郭溝池環之以鄉遂縣都藩之以侯甸男邦采衛守之以夷蠻戎狄周匝四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周公乃於宮中置諸吏又以其士庶子衛王宮何示人不廣而自削弱如此也

王后之職恭儉不妬忌帥夫人嬪婦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矣今內宰凡建國左右立市豈后之職也哉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說者以爲二官奄者墨者也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爲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群下則將安用君矣夫人臣尚無境外之交曾謂后而可乎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諸塗弗與之言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邠左右綴衣虎賁欲其皆得俊乂之人今反以隱宮刑餘近日月之側開亂亡之端乎寺人內豎賤人非所貴也內祝掌宮中禱祠禬禳之事夫祭祀之禮天子公卿諸侯大夫士行之於外后妃夫人嬪婦供祭服籩豆於內凡天地宗廟山川百神祀有典常又安用此么麼禱祠禬禳於宮中此殆漢世女巫就左道入宮中來妃嬙爭妬與爲厭勝之事耳劉歆乃以爲太宰之屬置於王宮其誣周公也甚矣冢宰當以天

下自任故王者內嬖嬪婦敵於后外寵庶孽齊於嫡宴遊無度衣服無章賜與無節法度之廢將自此始雖在內庭爲冢宰者真當任其責也若九嬪之婦法世婦之宮具女御之功事女史之內政典婦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職也王安石以爲統於冢宰則王所以治內可謂至公而盡正矣夫順理而無阿私之謂公由理而無邪曲之謂正修身以齊家此王者治國平天下之定理所自盡心者也苟身不能齊家而以付之冢宰爲王也悖理莫甚焉又可謂之公正乎噫安石真姦人哉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爲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以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有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者乎王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貨賄之藏不幾有如漢桓靈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王褒服宜夫人

嬪婦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縫人屨人等九官則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職固不可廢又有腊人鹽人等十有六官則皆掌飲食者也醫師之職固不可廢又有獸醫等五官皆賤事也惟掌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皂隸之所作也亦置五官焉凡此既不應冗濫如是且皆執技以事上役於人者也而以爲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屬何也漢興從五伯七雄聖道絕滅大亂之後陳平爲相尚不肯任廷尉內史之事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爲太師乃屑屑置官領褻衣服飲食技藝之官以爲屬必不然矣其末則又有宦奚之官爲冢宰等王崩後上者也嗚呼安得是不祥之人哉禮官臨大變一時行之可矣乃預置官以俟王崩而行其職何不祥之甚也太宰之屬六十有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五鄉之屬可知矣而可謂之經與易詩書春秋配乎

按周官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閽寺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爲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闊略爲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爲歆莽之偽書而不可行或以爲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爲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拗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

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王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爲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如上農家七人之類是也）貨財則盈而斂乏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孳孳焉察察焉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癢常相關脈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爲一體既視爲一體則姦斂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爲郡縣爲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誘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爲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朞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綱甫舉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懦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授成於吏手既授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嬈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爲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爲便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爲

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爲經國庇民之遠
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
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毋失其教斯可矣蓋壤
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
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
務則不勝其瀆亂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爲者曰都
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此但周官之法也然
一年而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誦之曰子
產而死誰其嗣之按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
以子產之賢智而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僞
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
苟且從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廢但未能悉復先王
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磨以歲月

然後昔之謗讟者轉而爲謳歌耳況賢不及子產所蒞不止
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有乃不
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變
常平而爲青苗議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
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
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
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隣保蘇少公之言曰出
納之際吏緣爲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
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箠必用而州
縣多事矣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糶糴之
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糶糴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
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簡便賒貸之法捐錢
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
反爲紛擾然糶糴之說始於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
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豈周
公經制顧不爲其簡易者而欲爲其紛擾者乎謂周禮爲不
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鄭飢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
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
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齊陳氏以家量
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也
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爲然熙寧諸賢所言非
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爲貧者願貸貸與之而不能償則虧
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并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適則損
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爲簡易
兩得也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以爲美談未嘗
見其有厲豊之敝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

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
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
則皆干進徇時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
黨盡不肖也蓋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
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
民情常疏疏則情僞不能洞究故去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
以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
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適
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經禮

周禮疏十二卷

晁氏曰唐賈公彥撰公彥洺州人永徽中仕至太學博士史稱著此書四十卷今併為十二卷世稱其發揮鄭學最為詳明

陳氏曰其序周禮廢興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又言鄭衆以為書周官即此周官也失之矣書止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非書類是則然矣但周禮六官實本於周官周官舉其凡周禮詳其目則鄭衆之說未得為失而其大可疑者則邦土邦事之不同也館閣書目按藝文志謂之周官經此禮器所謂經禮者是也志有周官經六篇傳四篇但曰經傳云爾通便以為經禮尤為可笑

廣川藏書志云公彥此疏据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為之二書並見唐藝文志今不復存

石經周禮十二卷

晁氏曰偽蜀孫朋古書以監本是正其注或羨或脫或不同至千數

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熙寧中設經義局介甫自為周官義十餘萬言不解考工記按秦火之後周禮比他經最後出論者不一獨劉歆稱為周公致太平之迹鄭氏則曰周公復辟後以此授成王使居雒邑治天下林孝存謂之黷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書昔北宮錡問孟子周室班爵祿之法孟子以謂諸侯惡其害己滅去其籍則自孟子時已無周禮矣況經秦火乎孝存休非之良有以也不知劉鄭何所據而言然又自違異不同王莽嘗取而行之斂財聚貨瀆祀煩民冗碎詭異雖去人情遠甚施於文則可觀措於事則難行凡莽之所致大亂者皆以此厥後唯蘇綽王通善之諸儒未嘗有言者至於介甫以其書理財者居半愛之如行青苗之類皆稽焉所以自釋其義者蓋以其所創新法盡傅著之務塞異議者之口後其黨蔡卞蔡京紹述介甫期盡行之圍土方田皆是也周姬姓故其女曰王姬其臣如宋齊之女亦不曰姬而各氏其姓曰姜氏曰子氏趙氏姬姓京乃令帝女稱帝姬噫至於姓亦從焉何其甚也卒之禍難並起與莽曾無少異殆書所謂與亂同事者邪

陳氏曰其序言自周衰至今歷載千數而太平之遺迹掃蕩殆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又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尤難新法誤國於此可推其原矣熙寧八年詔頒之國子監且置之義解之首

周禮辨疑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時中立撰凡一卷攻安石之書

周禮中義八卷

陳氏曰祠部員外郎長樂劉彝執中撰彝於諸經皆有中義

周禮詳解四十卷

陳氏曰王昭禹撰未詳何人近世為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

周禮講義四十九卷

陳氏曰林之奇撰四十九卷

陳君舉周禮說三卷

陳氏曰其書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

中興藝文志稱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註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令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令以

鄉田制漢官制皆雜秦今以此周官徐筠學於傅良記所口授而為書曰微言傅良為說十二篇專論綱領

朱子語錄曰於丘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菁華下半冊徐元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說先生云孝宗嘗問君舉聞卿博學不知讀書之法當如何陳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嘗用心推考今周官數篇已屬稿容臣退繕寫進呈遂寫進御大槩推周官制度亦稍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如云冢宰之職不特朝廷之事凡內而天子飲食服御宮掖之事無不畢管蓋冢宰以道詔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說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宗伯典禮司寇典刑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空乃掌於司馬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復疑之邪或問如何先生曰賓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

刑司寇主刑所以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封疆如職方氏皆屬夏官蓋諸侯有變則六師移之所以屬司馬也又問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蓋司馬職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於申畫井田創置纖悉必屬於司空而今亡矣

周禮井田譜二十卷

陳氏曰進士會稽夏休撰紹興時表上之淳熙中樓鑰刻之末嘉

止齋陳氏序曰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棋然蓋祖王制王制蓋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盡為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為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為廬舍蓋人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最內廣以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雖不能鄙即成縣者與之為縣成甸者與之為甸至一丘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閒田以其不可為軍為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亡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於是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為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繆嘗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駁盡為偽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致則天下庶幾於治矣

周禮丘乘說一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

黃度周禮說五卷

陳氏曰度字文叔不解考工記

水心葉氏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遂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

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升測於遠聚酌飲焉惟其量稱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為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也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也經其緯者也公卿敬群有司廢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為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為之說要豈再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惜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釋經也守天下者非私智也設邦家者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為下甚逸為上甚勞洗滌二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從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之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

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爲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准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叙鄉遂溝洫卞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豪芒不可損益也

史浩周禮講義

中興藝文志孝宗爲建王浩分講周禮多啓發孝宗稱之然止於司關

鄭鍔周禮解義

中興藝文志周禮一經說者僅一二家又多舛或鑿淳熙中鍔爲解義詳制度明經旨學者宗其書

周禮綱目八卷據說一卷

陳氏曰紹興府教授括蒼林椅奇卿撰嘉定初上之朝

鶴山周禮折衷二卷

陳氏曰樞密臨邛魏了翁華父之門人稅與權所錄條列經文附以傳注鶴山或時有所發明止於天官餘未及凡二卷

禮記二十卷鄭玄注

晁氏曰漢戴聖纂鄭康成注即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令明堂位合四十九篇

陳氏曰漢儒輯錄前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純獨大學中庸爲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爲禮作也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蓋有以也

夾漈鄭氏曰戴聖爲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何武爲揚州刺史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盜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戴聖爲禮家之宗身爲贓吏而子爲賊徒可不監哉學者當先其言而已矣

朱子語錄曰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後雜亂不切於日用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內則曲禮少儀看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無全書其全皆是講說如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非聖人之書乃戰國賢士爲之　有許順之者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禮記有王肅注煞好太史公樂書載樂記全文注家兼

存得王鄭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氏勝陸氏如後世禮樂全不足取但諸儒議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六朝人多精於此必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便用此等人議之　鄭康成是个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　王肅議禮必反鄭玄

禮記正義七十卷

晁氏曰唐孔穎達等貞觀中奉詔撰其序稱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甚多唯皇甫侃熊安生見於世然皇甫爲勝今据以爲本其有不備則以熊氏補焉

朱子語錄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答曰鄭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

禮記外傳四卷

晁氏曰唐成伯與撰義例兩卷五十篇名數兩卷六十九篇雖以
禮記為目通以三禮言之劉明素序張幼倫注

唐月令一卷

晁氏曰唐明皇刪定李林甫等注序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
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於是重有刪定俾林甫同陳希烈等八
人為之解國朝景祐初改從舊文由是別行

宋三朝國史藝文志初禮記月令篇第六即鄭注唐明皇改黜舊
文附益時事號御刪月令升為首篇集賢院別為之注厥後學者
傳之而釋文義疏皆本鄭注遂有別注小疏者詞頗卑鄙淳化初
判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注詔兩制三館秘閣集議史館修撰韓
丕張佖胡旦條陳唐本之失請如至奏餘皆請且如舊以便宣讀
時令大中祥符中龍圖閣待制孫奭又言其事群論復以改作為
難遂罷

石經禮記二十卷

晁氏曰偽蜀張紹文所書不載年月經文不闕唐諱當是孟知祥
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蓋明皇也林甫等注蓋李
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議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毋不敬一言
足以蔽之故先儒以為首孝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

明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程頤撰陳瓘得之江濤濤得之曾天隱天隱得之傅才儒
云李丙所藏

楊中立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楊時撰時載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蓋
亦循王氏之說也

晁以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叔父詹事公撰近世學者以中庸為二事雖程正叔亦然
故說是書者皆穿鑿而二之於是本諸胡先生司馬溫公程明道
張橫渠王肅鄭玄作是傳焉

游氏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游酢定夫亦程正叔門人

中庸大學廣義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一卷

芸閣禮記解十六卷

晁氏曰呂大臨與叔撰與叔師事程正叔禮學甚精博中庸大學
尤所致意也

陳氏曰按館閣書目作一卷止有表記冠昏鄉射燕聘義喪服四
制凡八篇今又有曲禮上下中庸緇衣大學儒行深衣投壺八篇
乜每庵朱氏所傳本刻之臨漳射垛書坊稱芸閣呂氏解即其書
別載之

方愨禮記解二十卷

陳氏曰政和三年表進自為之序以王氏父子獨無解義乃取其
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著為此解由是得上舍出身其所
解文義亦明白

朱子語錄曰方馬二解合當參攷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其新學
而黜之

馬希孟禮記解七十卷

陳氏曰希孟自彥醇未詳何人亦宗王氏

禮記新義

宋中興藝文志陸佃撰亦牽於字說宣和末其子宰上之

破禮記

中興藝文志夏休以禮記多漢儒雜記於義有未安者乃援禮經
以破之然中庸大學實孔氏遺書也

燕山中庸說一卷

陳氏曰太中大夫河南郭忠孝立之撰

張無垢中庸說六卷大學說二卷（少儀解附）

朱子雜學辨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為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欛柄入手開道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住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見大慧禪師與張侍郎書今不見於語錄中蓋其徒諱之也）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也竊不自揆嘗欲為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既殊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姑摘其尤甚者什一二著于篇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暇遍為之辨大抵忽遽急迫其所以為說皆此書之類也

呂氏大學解

朱子曰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遊故其家學最為近正然未能不惑於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弊（按王蘋公神道碑載公嘗讀上語及釋老虛寂之旨公曰竟辟如此乃以知人安民為意此其所存之要也先聖之道體用本末一以貫之其所由者似與釋老不相似也以為所知在此而所以存在彼是二本也本原如此則其末流之失豈可勝道哉）今論其一二以補其闕蓋其他說之近正者則君子猶有取焉

中庸集解二卷

陳氏曰會稽石𡼏子重集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凡十家之說晦庵為之序

大學章句或問中庸章句或問各三卷

陳氏曰朱熹撰其說大略宗程氏會眾說而折其中又記所辨論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皆自為之序至大學則頗補正其脫簡闕文

朱子語錄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或問看來看去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其許多工夫亦看其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伊川舊日教人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而今有注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子細去看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　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

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書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時復有個子曰字讀得熟後方知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沉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是恁細密　中庸全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恐未必是　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剗難他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有人說

中庸輯略二卷

陳氏曰晦庵既為章句復取石子重所集解刪其繁亂名以輯略其取舍之意則或問詳之

曲禮口義二卷學記口義二卷

陳氏曰戴溪撰

中庸說一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陳氏曰直祕閣崑山衛湜正叔集諸家說自注疏而下為一書各著其姓氏寶慶二年表上之由是寓直中祕魏鶴山為作序

孔子閒居講義一卷

陳氏曰慈湖楊簡敬仲撰

大戴禮十三卷

晁氏曰漢戴德纂亦河間王所獻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德删其煩重爲八十五篇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蓋因舊闕録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

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爲信都王太傅蓋後人誤題

陳氏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受禮於后倉謂大小戴禮者也漢初以來迄于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殆數百篇戴德删其煩重爲八十五篇聖又删爲四十九篇相傳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自隋唐志所載卷數皆與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其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存當四十三而於中又闕第七十二復出

一篇實存四十篇其闕者即聖所删耶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傅傳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攷禮察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録漢昭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爲之故駁雜不經决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亦非戴聖所歷官尤非是

朱子語録曰大戴禮無頭其篇目缺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僞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　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尤舛誤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武王諸銘有直做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絶不可曉者想它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耳不似今人爲此銘便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其間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切似个船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　淳問大戴保傅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曰保傅中說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採賈誼策爲之亦有孝昭冠詞

周氏西麓涉筆曰大戴禮公冠篇載漢昭帝冠辭及郊天祀地迎日三辭皆典馴簡樸有史佚余公風味班固徒取麟馬以下夜祠諸篇文詞峭美者入禮樂志此皆不録可恨也

三禮義宗三十卷

崇文總目梁明威將軍崔靈恩撰其書合周禮儀禮二戴之學敷述貫穿該悉其義合一百五十六篇推衍閎深有名前世云

晁氏曰靈恩武城人少篤學尤精禮傳仕魏歸梁爲博士甚拙朴及解析經理盡極精致正始之後不尚經術咸事虛談公卿士大夫蓋取文具而已而靈恩經明行修製義宗詩易春秋百餘卷終桂州刺史此書在唐一百五十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兩戴

王鄭異同皆援引古誼商略其可否爲禮學之最

陳氏曰凡一百四十九條其說推本三禮參取諸儒之論博而覈矣本傳四十七卷中興書目一百五十六篇皆與今卷篇數不同書目又云慶曆中高陽許閑論爲之序家本亦無此序也

禮略十卷

崇文總目唐京兆府櫟陽尉杜肅撰採古經義下逮當世概舉沿革附禮見文以其言約旨詳故自題略云

禮粹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穿州參軍張頻纂凡一百三十五條直鈔崔氏義宗之說無它異聞

喪禮極義一卷

崇文總目唐商价集雜序先儒五服輕重之論然首末不倫

三禮圖二十卷

晁氏曰聶崇義周世宗時被旨纂集以鄭康成阮諶等六家圖刊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賜紫綬犀帶獎其志學竇儼爲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命崇義著此書不以世代遷改有所抑揚近古云

陳氏曰蓋用舊圖本六條定故題集注詔國學圖于先聖殿後北軒之屋壁至道中改作於論堂之上以版代壁判監李至爲之記吾鄉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創論堂繪三禮圖當是依倣京監今堂壞不存矣

編禮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編三卷以士喪禮爲本取三禮附之自始死至祥練各以類分其施於後學者甚惠尚恨所編者五禮中凶禮而已

禮象十五卷

陳氏曰陸佃撰以改舊圖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祕府所藏古遺器與聶圖大異歲紙隱分教吾鄉作閣齋館池上盡此圖於壁而以禮象名閣與論堂禮圖相媲云

太常禮書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陳祥道用之撰祥道元祐初以左宣義郎仕太常博士解禮之名物且繪其象甚精博朝廷聞之給札繕寫奏御今世傳止五十卷予愛之而恨其闕少得是本於敘州通判盧彭年家其象且以五采飾之於是始見其全書云

陳氏曰論辨詳博間以繪畫於唐代諸儒之論近世聶崇義之圖或正其失或補其闕元祐中表上之

丁丑三禮辨

中興藝文志李心傳撰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十四周禮之說與鄭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據大戴之書疑者三十小戴之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鄭氏之注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辨其所以而詳識之

夾漈鄉飲禮七卷

陳氏曰鄭樵撰計七卷

喪服加減

崇文總目凡一卷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周公謚法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謚法始於周學者録之因託以名篇

晁氏曰其序曰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發建功于牧野及終將葬乃制謚計一百九十餘條七謚皆志附論語類中今遷于此

春秋謚法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法差多於周公謚法

晁氏曰與周公謚法相類而小有異同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一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經（春秋）

漢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徵成也獻賢也孔子自謂能言夏殷之禮而杞宋之君文章賢材不足以成之故我不得成此禮）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師古曰仍因也）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師古曰謂人執所見各不同也）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埶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隋經籍志曰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攷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虔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

先公曰論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踰再歲而夫子夢奠矣故歐陽公謂此夫子既老而成之書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以九月而成

漢志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按班固七略無史門故以古來及秦漢之史附於春秋之末後世史書漸多故志藝文者以史自為一部難以頂之聖經之後矣故今析班志春秋略內世本十五篇至漢大年記五篇入史門凡削九家四百一十一篇云

隋志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一卷）

唐志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失姓名五家王玄度以下不著錄二十三家四百三卷）

宋三朝志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

宋兩朝志十七部一百一十四卷

宋四朝志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

宋中興志一百二十九家一百七十四部二千二百七十一卷

春秋正經十二卷

晁氏曰以左氏經為本其與公穀不同者注于下

春秋經一卷

陳氏曰每事為一行廣德軍所刊古監本晦庵又刻於臨漳四經之一其於春秋獨無所論著惟以左氏經文刻之李燾仁甫又定

春秋古經一卷

眉山李氏古經後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二家所傳吳士燮始爲之注隋氏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訓詁十二卷宋三家經二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伉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子監修定春秋加減一卷士燮賈逵宋及李馮元和諸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者莫適爲正蓋公羊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逵殁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舉唐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陸德明音義隋經籍志皆云自杜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爲一正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修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義丘明傳學愈益盛矣而仲尼遺經無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抄出獨存左氏攅落二家幸陸

德明與穎達同時於太學自落音義兼存二家本書仍各注左氏別字顧亦無決擇德明爲國子博士正觀十七年卒惟正元末陸淳纂例列三傳經文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繆不止二百四十一條惜啖趙集傳今俱失墜無從審覆耳唐志陸質集注春秋二十卷又集傳春秋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辨疑七卷今存者惟纂例微旨辨疑耳余患苦此久矣嘗欲即三家所傳純取遺經心以爲是者則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者於其下數十年間游走東西志弗獲就會潼川謝疇元錫來從余遊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書成旁蒐遠引不一而足反說以約厥功彌著余撫其書喜甚亟刻板與學者共之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歲易見者尚爾錯誤何況聖人筆削之旨乎今鄉所謂心以爲是者衆未必以爲是也亦獨纂例考校從其有義理者云耳既心以爲是則於證據捨必具成說其說自當別出茲第刻春秋純經庶學者相與盡心焉仍用漢志舊名題曰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爲一篇不復分爲十一卷蓋眷第於經義初無當也

按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爲蔑公穀以爲眛則不知夫子所書者曰蔑乎曰眛乎築郿左氏以爲郿公穀以爲微則不知夫子所書曰郿乎曰微乎會于厥慭公穀以爲屈銀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慭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於大義尚無所關也至於君氏卒則以爲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爲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

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爲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爲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爲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爲得聖

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易有彖象本與卦爻為二而王弼合之詩書有序本與經文為二而毛長孔安國合之春秋有三傳亦本與經文為二而治三傳者合之先儒務欲存古於是取其已合者復析之命之曰古經然彖象之與卦爻序之與經毛孔王三公雖以之混為一書尚未嘗以己意增損於其間苟復析之即古人之舊矣獨春秋一書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而所載之經文又各爭異蓋事同而字異者及邾儀父盟于蔑于昧之類是也事字俱異者尹氏君氏之類是也元未嘗書其事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則自三傳中所取出之經文既有爭異又有增添遂指以為夫子所脩之春秋可乎然擇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則左氏為優何也蓋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以作傳文攙入正經不曾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

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解序文以為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為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然獲麟而後引經以至仲尼卒則分明增入杜注亦自以為春秋本終於獲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然則既續之於獲麟之後寧保其不增益之於獲麟之前如公穀所書孔子生之類乎是亦未可盡信也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劉子駿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杜元凱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趨七住反　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陳氏曰自昔相傳以為左丘明撰其好惡與聖人同者也而其末記晉智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年不應年少後亡如何又其書稱虞不臘矣見於當時及秦庶長皆戰國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稱左丘明別自是一人為史官者

其釋經義例雖未盡當理而具得當時事實則非二傳之比也

朱子語錄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嘗謂左氏是箇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　左氏傳是箇博記人做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它事皆功利之說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

石經左氏傳三十卷

晁氏曰不題所書人姓氏亦無年月按文不闕唐諱及國朝諱而闕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晁氏曰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母子都著以

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鄭玄曰公羊善於讖休之注引讖為多

石經公羊傳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田況皇祐初知成都日刊石國史藝文志云偽蜀刻五經備注傳為世所稱以此言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毀耶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晁氏曰應邵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則以為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為名俶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石經穀梁傳十二卷

晁氏曰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闕唐及偽蜀諱而闕恒字以故知刊石當在真宗以後意者亦是田況也

朱子語錄問公穀如何曰據他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考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　公羊穀梁考事甚疎然理義却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國史　問公穀傳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黃中說止是一人但看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已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

晁氏曰晉杜預元凱集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潁子嚴之注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故題曰經傳集解其發明甚多古今稱之然其弊則棄經信傳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戰傳載秦敗績而經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後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於左傳之例皆不合不曰傳之繆而猥稱經文闕漏其尤甚者至如此

陳氏曰其述作之意序文詳之矣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後世以為左氏忠臣者也其敝或棄經而信傳於傳則忠矣如經何

夾漈鄭氏曰杜預解左氏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左氏未經杜氏之前凡幾家一經杜氏之後後人不能措一辭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如此之人方可以解經苟為文言多而經旨不見文言簡而經旨有遺自我說之後後人傳有說者皆非注釋之手也傳注之學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幾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為書之理意難明也實為書之事物難明也非為古人之文言難明也實為古人

之文言有六　之難明也能明乎爾雅之所作則可以知箋注之所當然不明乎爾雅之所作則不識箋注之旨歸也善乎二子之通爾雅也顏氏所通者訓詁杜氏所通者星曆地理當其顏氏之理訓詁也如與古人對談當其杜氏之理星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則不識蟲魚鳥獸草木之名顏氏則不識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杜氏於星曆地理之言無不極其致至於蟲魚鳥獸草木之名則引爾雅以釋之顏氏於訓詁之言甚暢至於天文地理則闕略為此為不知為不知也其他紛紛是何為者標是何經明是何學

公羊傳詁解十二卷

陳氏曰漢司空掾任城何休邵公撰休為太傅陳蕃屬蕃敗坐禁錮作解詁覃思不窺門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

夜黨禁解拜議郎終諫議大夫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爲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三科九旨詳具疏中

穀梁傳集解十二卷

晁氏曰自漢魏以來穀梁注解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演江熙等十數家而范甯皆以爲膚淺於是帥其長子泰中子雍小子凱從弟邵及門生故吏商略名例博採諸儒同異之說成其父汪之志嘗謂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

陳氏曰晉豫章太守順陽范甯武子撰甯嘗謂王何之罪深於桀紂著論以排之仕爲中書侍郎其甥王國寶憚之乃相驅扇因求外補丞罪會赦免甯以爲春秋惟穀梁氏無善釋故爲之注解其序云升平之末先君税駕于吳帥門生故吏兄弟子姪研講六籍三傳蓋甯父汪爲徐兗二州北伐失利屏居吳郡時也汪沒之後

始成此書所集諸家之說皆記姓名其稱何休曰及鄭君釋之者即所謂發墨守起廢疾也稱邵曰者甯從弟也稱泰曰雍曰凱曰者其諸子也汪范晷之孫晷在良史傳自晷至泰五世皆顯於時甯父子祖孫同訓釋經傳行於後世可謂盛矣泰之子曄亦著後漢書以不軌誅死其家始亡

春秋繁露十七卷

晁氏曰漢董仲舒撰史称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譌舛

崇文總目其書盡八十二篇義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亡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陳氏曰按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本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辯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攷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爲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程氏演蕃露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輙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

通典曰劒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享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荅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之冕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名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當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祠祀

宇周仲舒曰為公□□□□□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言如此類亦皆附於其書□□□□□者然後益自信其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此時繁露之書尚有今遂逸不傳可嘆也已

春秋決事比

崇文總目漢董仲舒撰丁氏平黃氏正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至吳太史令吳汝南丁季江夏黃復平正得失今頗殘逸止有七十八事

按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爲幾焚棄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爲言至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尤爲深得聖經賢傳之旨而獨災異之對引兩觀桓僖亳社火災妄釋經意而道武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相反西山眞公論之詳矣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爲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爲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王何以老莊宗旨釋經昔人猶謂其罪深於桀紂況以聖經爲緣飾淫刑之具道人主以多殺乎其罪又深於王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有此意

春秋釋例十五卷

晁氏曰晉杜預注凡四十部其左傳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皆顯其同異從而釋之欲明尤多昔人稱預爲左氏忠臣而預自以爲有傳癖此之信

陳氏曰唐劉蕡爲之序

崇文總目凡五十三例

左氏膏肓九卷

崇文總目漢司空掾何休始撰若證其謬事例記左氏所短遂頗流布與老術之後更刪補爲定今每事左方輒附鄭康成之學因引鄭說寫何書云書今殘逸第七卷亡

陳氏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書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今此書並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錄館閣書目闕第七篇今本亦正闕宣公而於第六卷分文十六年以後爲第七卷當并合其十卷止於昭公亦闕定哀固非全書也而錯誤殆未可讀未有它本可正

春秋述議傳

崇文總目隋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本四十篇唐孔穎達正義蓋據以爲說而增損之今三十九篇亡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按漢張蒼賈誼尹咸劉歆賈逵皆爲詁訓然殊用公穀二家至晉杜預專治左氏其後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貞觀中穎達據劉學而損益之長孫無忌等又復損益其書乃定皇朝孔維等奉詔是正

晁氏曰自杜預專治左氏學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有義疏而炫性矜伐雅好非毀規杜氏之失一百五十餘事義特淺近然此

諸家猶有可觀今書捃以爲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補焉
陳氏曰自晉宋傳杜學爲義疏者沈蘇劉沈氏義例粗可經傳極
疏蘇不體本文惟攻賈服劉炫好規杜失比諸義疏猶有可觀
春秋公羊疏三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證淺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彥撰皇朝
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令太學傳授以備春秋三家之旨
晁氏曰其書以何氏三科九旨爲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三科九
旨正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
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
辭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
旨也
陳氏曰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不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
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士勛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令太
學傳授
春秋摘微四卷
晁氏曰唐盧仝撰其解經不用傳然旨意甚疏韓愈謂春秋三傳
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蓋實錄也但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
目所不載
巽巖李氏曰仝治春秋不以傳害經最爲韓愈所稱今觀其書亦
未能度越諸子不知愈所稱果何等義也舊聞仝解惠公仲子曰
聖辭也而此乃無之疑亦多所亡逸云
春秋集傳　纂例　辨疑共十七卷
崇文總目唐給事中陸淳纂初淳以三家之傳不同故采獲善者
參以啖助趙匡之說爲集傳春秋又本褒貶之意更爲微旨條別
三家以朱墨記其勝否又摭三家得失與經戾者以啖趙之說訂
正之爲辨疑
晁氏曰啖助字叔佐關人趙匡字伯循天水人微旨自爲序公武
嘗學春秋閱古今諸儒之說多矣大抵啖趙以前學者皆專門名
家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其失也固陋啖趙以後學者喜援經擊傳
其或未明則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均之失聖人之旨而穿鑿之
害爲甚啖氏纂統例分別疏通其義趙氏損益多所發揮今纂而
合之凡四十篇
陳氏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
東趙匡伯循質從助及伯淳傳其學助攷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
賢注釋補以己意爲集傳集注又撮其綱目爲統例助卒質與其子
異纂錄以詣伯淳淳損益焉質隨而纂會之大曆乙卯歲書成質
本名淳避憲宗諱改焉故其書但題陸淳助之學以爲左氏叙事
雖多解意殊少公穀傳經密於左氏至趙陸則直謂左氏淺於公

穀誣謬實繁皆孔門後之門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其體異爾
丘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
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爲丘明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序事多乖定
非一人所爲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解春秋子弟門人見事
迹多不入傳或復不同故各隨國編之以廣異聞自古豈止一丘
明姓左乎按漢儒以來言春秋者惟宗三傳三傳之外能卓然有
見於千載之後者自啖氏始不可沒也唐志有質集注二十卷今
不存然纂例辨疑中大略具矣又有微旨二卷未有質郡陸澄七
世孫仕通顯黨王叔文侍憲宗東宮會卒不及貶然則其與不通
春秋之義者相去無幾耳
春秋加減一卷
崇文總目唐元和時國子監承詔修定以此經字文多少不同故
誌其增損以防差駁

陳氏曰稱元和十三年國子監奉勅定不著人名校定偏旁若五經文字之類此本作小楨冊財十餘板前有睿思殿書籍印末稱臣霽校定蓋承平時禁中書也不知何為流落在此

春秋折衷論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陳岳撰以三家異同三百餘條參求其長以通春秋之義

晁氏曰其書以左傳為上公羊為中穀梁為下比其異同而折衷之岳唐末十上春官晚乃從鍾傳辟為江西從事

春秋指掌

崇文總目唐試左武衛兵曹李瑾撰瑾集諸家之說為序義凡例各一篇稱孔穎達正義為五篇采摭餘條為碎玉一篇集先儒異同辨正得失為三篇取劉炫規過申證其義為三篇大氏專依杜氏之學以為說云

巽巖李氏曰其第一卷新編目錄多取杜氏釋例及陸氏纂例瑾所自著無幾而序義以下十四卷但分門抄錄孔穎達左氏正義皆非瑾所自著也學者第觀正義及二例則此書可無且瑾之意特欲以備科試應猝之用耳初不為經設也其名宜曰左氏傳指掌不當專繫春秋本朝王堯臣崇文總目及李淑圖書志皆以先儒異同規過序例等篇為瑾筆削蓋誤矣篇本或訛舛復用正義刪脩之乃可讀惟篇首數序瑾所自著者既無參致亦不敢以意改定姑仍其誤云

春秋通例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因三家之例裁正其宄以通春秋之旨

春秋圖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以春秋所載車服器用都城井邑之制繢而表之

春秋指元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摘左氏傳文申釋其義

春秋精義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彙事於上分抄杜氏孔穎達言數家之說參釋文

演左氏傳謚族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左氏學世譜增廣之貫穿系序差無遺略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先撰以春秋官諡名字裒附初名之左

晁氏曰左氏所書人不但稱其名或字或號或爵謚多互見學者苦之繼先皆取以繫之名下云

巽巖李氏曰昔丘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或至四五始學者蓋病其紛錯難記繼先集其同者為一百六十篇音同者附焉於左氏抑亦微有所助云宋大夫莊堇秦右大夫詹嘏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先輙增之所見異本若子韓晳者蓋齊頃公孫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先獨以為韓子晳與楚鄭二公孫黑共篇蓋誤也

陳氏曰左傳所載君臣名氏字謚互見錯出故為此圖以一之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八宋九陳十蔡十一曹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小國二十

左氏傳引帖新義

崇文總目偽蜀進士蹇遵品撰擬唐禮部試進士帖經傳式較經具對

春秋纂例

崇文總目偽唐人姜虔嗣撰以春秋左氏公穀三家之傳學者鈔

集之文

帝王曆紀譜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它國孔子修春秋而譜其世系上採帝王曆紀而條次之蓋學春秋所錄

今本題云荀卿撰者非也

晁氏曰題曰秦相荀卿撰載周末列國世家故一名春秋公子血脉圖頗多疎畧決非荀卿所著且卿未嘗相秦豈世別有一荀卿耶

巽巖李氏曰其載帝王曆紀殊少序諸侯卿大夫之世頗詳而崇文總目止名帝王曆紀譜今從之舊題云秦相荀卿撰荀卿未嘗相秦其繆妄立見蓋田野陋儒依託以欺末學耳故筆削最無義例前後牴牾不可徧舉而所著族繫又與世本不同賀之司馬遷杜預亦復差異不知撰者果證據何書也其血脉間有強附横入灼然非類者要當釐正之顧不敢輕改姑仍其舊使學者自擇焉

篇首尾雜引左氏傳中語事既殘缺不屬字畫譌舛尤甚往往不可句讀參考左氏傳畧加是正十僅得四五云其他攻如棼絲結髮未易一二爬梳也

春秋論

崇文總目皇朝秘書監胡旦撰多摭杜氏之失裨經旨

春秋龜鑑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春秋周及諸侯世次魯大國公子公孫初不詳備其後傳寫又失其次序今存以備討閱

春秋世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凡七卷起黄帝至周見於春秋諸國世系傳久稍失其次矣按隋唐書目春秋大夫世族譜十三卷顏啓期撰而杜預釋例自有世族譜一卷今書與釋例所載不同而本或題云杜預撰者非也疑此乃啓期所撰云

晁氏曰不著撰人名氏譜左氏諸國君臣世系獨秦無世臣

春秋宗族名諡譜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畧采春秋三傳諸國公卿大夫姓名諡號

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莒薛小邾按館閣書目有年表二卷元豐中楊彦齡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國仍總記蠻夷戎狄之事又按董氏藏書志年表無撰人自周至吳越凡十國又有附庸諸國別爲表凡征伐朝覲會同皆書今此表止記即位及卒皆非二家書也

春秋集傳十五卷

崇文總目皇朝王沿纂沿患學者自私其家學而是非多異失聖人之意乃集三傳之說刪爲一書又見秘書目有先儒春秋之學頗多因咨求之得董仲舒等十餘家沿自以先儒猶爲未盡者復

以己意發之

晁氏曰集三傳解經之文沿字聖源大名人好春秋所至以春秋斷事此書仁宗朝嘗奏御詔直昭文館後官至天章閣待制

春秋經社六卷

晁氏曰皇朝孫覺撰其學亦出於啖趙凡四十餘門論議頗嚴

陳氏曰覺從胡安定游門弟子以千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相服此殆其時所作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二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春秋

春秋經解十五卷

陳氏曰孫覺撰其自序言三家之說穀梁最為精深且以為本雜取二傳及諸儒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安則以所聞於安定先生者斷之楊龜山為之後序海陵周茂振跋云先君傳春秋於孫先生嘗言王荊公初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書已出一見而忌之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云

春秋尊王發微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孫明復撰史臣言明復治春秋不取傳注其言簡而義詳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治亂之跡故得經之意為多常秩則譏之曰明復為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謂其失於刻也胡安國亦以秩言為然

石林葉氏曰孫明復春秋專廢傳從經然不盡達經例又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於經者雖槩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為膚淺

朱子語錄曰近時言春秋皆是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他雖未曾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聖人箇意思春秋之作蓋以當時人欲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今之事送在法司相似極是嚴謹一字不輕易若如今之說只是箇權謀智略兵書譎詐之書爾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為此書豈肯恁地纖巧豈至恁地不濟事

陳氏曰復居太山之陽以春秋教授不惑傳注不為曲說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為多石介而下皆師事之歐陽文忠公為作墓誌

春秋演聖統例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副撰田偉書目副作嗣未知孰誤其序云經有例法一家所至較然重輕杜預釋例專主左氏而未該唐陸淳纂例雖舉經而未備纖悉絓羅而咸在者其惟此書乎

春秋權衡　意林　劉氏春秋傳共三十四卷

劉敞原父撰其自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讀者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於權權雖移必平於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也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邪且昔者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常相與爭此三家矣上道堯舜下据周禮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于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邪故利服說者害公義便私學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鐵鉌之以其稱則童子不欺平之以其權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牽於所聞而目迷於所習恐懷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而訴權如贏或利其多而訴權如縮若此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

晁氏曰權衡論三傳之失意林叙其解經之旨劉氏傳其所解經也如桓無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類皆古人所未言

石林葉氏曰劉原甫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從傳據義考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者治經不精

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其失者不能遽見故皆信之而劉以其難入則或詆以為用意太過出於穿鑿彼不知經無惟其然也

陳氏曰原甫始為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衆說斷以己意而為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其傳用公穀文體說例凡四十九

黎氏春秋經解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黎錞希聲撰錞蜀人歐陽公之客名其書為經解者言以經解經也其後又為統論附焉

横渠春秋說一卷

晁氏曰張子厚為門人雜說春秋其書未成

穎濱春秋集傳十二卷

晁氏曰蘇轍子由撰大意以世人多師孫復不復信史故盡棄二傳全以左氏為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傳啖趙自熙寧謫居高安至元符初十數年矣暇日輒有改定十居龍川而書始成

石林葉氏曰蘇子由專據左氏言經左氏解經者無幾其凡例既不盡經所書亦多違牾疑自出己意為之非有所傳授不若公穀之合於經故蘇氏但以傳之事釋經之文而已傳事之誤者不復敢議則遷經以成其說亦不盡立凡例於經義皆以為求之過

朱子語録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時世既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據史冊寫出耳

陳氏曰其書專取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啖趙蓋以一時談經者不復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伊川春秋傳二卷

程子自序曰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一本無心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朱子語類曰或問伊川春秋傳曰中間有說好處如難理會處它亦不為決然之論如說滕子來朝以為滕本侯爵後微弱服屬於魯自貶降而以子禮見魯則貢賦少力易供此說最好程沙隨之說亦然

陳氏曰略舉大義不盡為說襄昭後尤略序文崇寧二年作蓋其

晚年也

劉質夫春秋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劉絢質夫撰絢學於二程伯淳嘗語人曰它人之學敏則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正叔亦曰游吾門者多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有李參序

陳氏曰所解明正簡切

中興國史志絢傳說多出於頤書而頤以為不盡本意故更為之未及竟故莊公以後解釋多殘闕

春秋得法忘例論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馮正符所撰熙寧八年何郯取其書奏之久而不報意王安石不喜春秋故也其書例最詳悉務通經旨不事浮辭正符頗與鄧綰陳亨甫交私後坐口語被斥

陳氏曰蜀州晉原主簿遂寧馮正符信道撰其父堯民希元為郷

先生正符三上禮部不第教授梓遂學十年著此書及詩易論語解蜀守何郯首以其春秋論上之熙寧末中丞鄧綰薦之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厚其書首辨王魯素王之說及杜預三體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怪妄穿鑿皆正論也

巽巖李氏曰信道當熙寧九年用御史鄧文約薦召試舍人院賜出身文約尋責守號略信道亦坐附會奪官歸故郡後又得馮允南所爲墓銘信道實軍安逸處士何羣其學蓋得之羣羣學最爲國史有傳其師友淵源果如此則謂信道附會進取或以好惡言之耳王荆公當國廢春秋不立學官而信道學經顧於春秋特詳鄧御史嚴事王荆公不敢易乃先以得法志例論言於朝初不曰宰相不喜此也此亦可見當時風俗猶淳厚士各行其志不專以利祿故輟作御史殆加於人一等然信道要當與何羣李聰書國史鄧御史偶相知適相累耳余舊評如此今無子孫其書則爲鄧

書者擅易其姓名屬諸李陶陶字唐夫嘗學于温公號通經李氏諸子唐夫最賢而得法志例則實非唐夫所論也不知者妄託之

繹聖傳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任伯雨德翁所撰解經不甚通例如解桓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取穀梁之說戰稱人敗績稱師重衆之說殊不知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何獨不重衆也

王氏春秋　列國諸臣傳共六十三卷

晁氏曰皇朝王當撰當眉山人嘗爲列國諸臣傳効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三十有四人十萬餘言今又釋春秋其可謂有志矣

陳氏曰當元祐中復制科以蘇轍薦試六論廷對切直置下第與堂除簿尉所傳　臣皆本左氏有見於它書則附其末繫之以贊諸贊論議純正文辭簡古於經傳多所發明

馮氏春秋通解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馮山允南撰普州人澥之父也

春秋會義二十六卷

晁氏曰皇祐間進士杜諤集釋例繁露規過膏肓先儒同異篇指掌碎玉折衷指掌議纂例辨疑微旨摘微通例胡氏論箋義總論尊王發微本旨辨要旨要集議索隱新義經社三十餘家成一書其後仍斷以己意雖其說不皆得聖人之旨然使後人博觀古今異同之說則於聖人之旨或有得焉

陳氏曰自三傳及啖趙諸儒記于孫氏經社凡三十餘家集而繫之時述以己意有任貫者爲之序

春秋口義五卷

陳氏曰胡瑗之撰至宣十二年而止戴氏隱在胡學嘗續之不傳

春秋皇綱論　明例隱括圖共六卷

陳氏曰太常博士王晳撰至和間入館閣自有通義十二卷未見

左氏解一卷

陳氏曰專辨左氏爲六國時人其明驗十有一事題王安石撰其實非也

左氏邦典二卷

陳氏曰唐既濟再撰質肅之姪自號真愚翁與其子慈問答而爲此書鄒道鄉爲之序

左氏鼓吹一卷

陳氏曰彭門具元緒撰

春秋後傳　補遺共二十一卷

陳氏曰陸佃撰補遺者其子宰所作也宰字元鈞游之父也

春秋通訓　五禮例宗共二十六卷

陳氏曰直祕閣吳興張大亨嘉父撰其自序言少問春秋於趙郡

和仲先生其初蓋嘗作例通論立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廼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使學者自得之予從事斯語十有餘年始得其彷彿通訓之作所謂去例以求經略微文而視大體者也東坡一字和仲所謂趙郡和仲其東坡乎然例宗致究亦爲詳洽

胡文定春秋傳　通例　通旨共三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胡安國被旨撰安國師程頤其傳春秋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採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橫渠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其序略曰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以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銷其効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

陳氏曰紹興中經筵所進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說爲據近世學春秋者皆宗之通旨者所與其徒問答及其它議論條例凡二百餘章其子寧輯爲一書

中興史志曰安國書與孫覺合者十六七

朱子語錄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忉怛　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春秋指南十卷

晁氏曰吳園先生張根知常撰以征伐會盟年經而國緯汪藻爲之序

陳氏曰專以編年旁通該括諸國之事如指掌又爲解例亦用旁通法其他辨疑雜論諸篇畧要義多所發明

春秋新傳十一卷

晁氏曰皇朝余安行撰采三傳及孫復四家書參以己意爲之

四家春秋集解二十五卷

晁氏曰或人集皇朝師協石季長王棐景先之解爲一通具載本文

春秋機括一卷

晁氏曰皇朝沈括存中撰春秋籍也

石林春秋傳　春秋考　春秋讞共七十二卷

陳氏曰葉夢得撰各有序其序讞曰以春秋爲用法之君而已聽之有不盡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范啖趙論三家之失爲辨疑劉氏廣啖趙之遺爲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誤而補其疏畧目之曰讞其序攷曰君子不難於攻人之失而難於正己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自是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爲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攷自其攷推之知吾之所擇爲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其序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

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攷於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爲書辨訂考究無不精詳然其取何休之說以十二公爲法天之大數則所未可曉也

春秋經解　本例例要共十七卷

陳氏曰涪陵崔子方彥直撰紹聖中罷春秋取士子方三上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黃山谷稱曰六合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不游諸公然則賢而有守可知矣其學辨三傳之是非而專以日月爲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也

春秋本旨二十卷

陳氏曰知饒州丹陽洪興祖慶善撰其序言三代各立一王之法其末皆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又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跡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爲度

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類多先儒所未發其解經義精而通矣與祖嘗爲程瑀作論語解序忤秦檜貶昭州以死

春秋正辭　通例共三十五卷

陳氏曰知盱眙軍東平畢良史少董撰良史爲東京留守屬官東京再陷留虜中三年著此書已而得歸表上之

息齋春秋集注十四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鄭高閎抑崇撰其學專本程氏序文可見

夾漈春秋傳　春秋考　地名共十四卷

其通志中自述曰按春秋之經則魯史記也初無同異之文亦無彼此之說良由三家所傳之書有異同故是非從此起臣作春秋考所以是正經文以凡有異同者皆是訛誤古者簡編艱繁學者希見親書惟以口相授左氏世爲楚史親見官書其訛差少然有所訛從文起公穀漢之經生惟是口傳其訛差多然有所訛從音起以此辨之了無滯礙又有春秋傳十二卷以明經之旨備見周之憲章

陳氏曰其學大抵工於考究而義理多迂僻

春秋經解　指要共十四卷

陳氏曰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譜例於前其序專言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更周歷而爲魯史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九年年四十其爲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蓋甫　十歲云

朱子語錄曰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幾日成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閭史又如趙盾崔杼事皆史臣所書

春秋集傳十五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王葆彥光撰朱新仲爲作序葆周益公之婦翁也其說多用胡氏

春秋集解十二卷

陳氏曰呂本中撰自三傳而下集諸家之說各記其名氏然不過陸氏及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翰胡文定數家而已大略如杜諤會義而所擇頗精却無自己議論

朱子語錄曰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

左傳類編六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分類外內傳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首有綱領數則兼採它書

左氏博議二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方授徒時所作自序曰春秋經旨不敢僭議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也

左氏說三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於左氏一書多有發明而不爲文似一時講說門人所抄

朱子語錄曰東萊有左氏說亦好是人記錄它言語

左氏國紀

徐得之撰止齋陳氏序曰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爲書謂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其關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爲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爲一書今書是也被之弦歌謂之樂章爲一書今詩是也有司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爲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也自天子至大夫士民族傳爲一書若所謂帝繫世本是

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為書至編年則必以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它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類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二史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經誼則別為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為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為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在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袁荀二子為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為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為侯詩人美為而經不書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頹之禍視帶為甚襄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

苦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閔左氏史與國紀略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矣余故不復贅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為之序

春秋比事二十卷

陳同甫序之曰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為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攷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攷此其為志亦大矣惜其為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為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常為婺之校官因為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鋟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陳氏曰按湖州有沈文伯名長卿號審齋居仁為常州倅忤秦檜貶化州不名棐也不知同甫何以云然豈別名棐而字文伯者乎然則非湖人也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三卷

陳氏曰林栗撰其學專主左氏而黜二傳故為左氏傳解者尤上之

止齋春秋後傳　左氏章指共四十二卷

陳氏曰陳傅良撰樓參政鑰為之序大略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它發明多新說序文畧見之

徐湖州春秋解十二卷

知湖州徐某德操撰水心序略曰殷傳之學惟春秋為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之綱條不專於史

也濟西河曲丘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因明也逸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湖州此類皆卓信明而篤矣至於攷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錄夷狄之變先略後詳諸侯擊誅大夫衆疑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來書為義例名分字別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顯協中如湖州始鮮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礙蹴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未敢從也

春秋經辨十卷

陳氏曰廬陵蕭楚子荊撰紹聖中貢禮部不第蔡京用事與其徒馮澥言蔡將為宋王莽誓不復仕死建炎中自號三顧隱客門人謚為清節先生胡邦衡師事之以春秋登甲科歸拜床下楚告

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吾春秋乃佳邦衡
誌其墓

春秋集善十一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廬陵胡銓邦衡撰銓旣事蕭楚爲春秋學後學于胡文定公安國南遷後作此書張魏公爲之序

春秋考異四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錄三傳經文之異者

春秋類事始末五卷

陳氏曰朝請大夫吳興章沖茂深撰子厚之曾孫葉少藴之壻

左氏發揮六卷

陳氏曰臨川吳曾虎臣撰取左氏所載事時爲之論若史評之類

春秋直音三卷

陳氏曰德清丞方淑智善撰劉給事一止爲作序以學者或不通音切故於每字切脚之下直注其音蓋古文未有反切爲音訓者皆如此服虔如淳文穎輩於漢書音義可見

左傳約說 百論共二卷

陳氏曰奉議郎新昌石朝英撰又有王道辨一書未板行僅存其書於此篇之末其爲說平平無甚高論

左氏紀傳五十卷

巽巖李氏曰不著撰人名氏取丘明所著二書用司馬遷史記法君臣各爲記傳凡欲觀某國之治亂某人之臧否其行事本末畢陳于前不復錯見旁出可省繙閱之勤或事同而辭異者皆兩存之又因以得文章繁簡之度雖編削附離尚多不滿人意然亦可謂有其志矣獨所序世族譜繫旣與釋例不同又非史遷所記質諸世本亦不合也疑撰者別據它書今姑仍其舊以俟考求

又題後在陵陽觀沈存中自誌乃知此書存中所著存中喜述作而此書終不滿人意史法信未易云

春秋分記九十卷

陳氏曰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說伯剛撰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爲年表世譜歷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夷狄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或一家之學公說積學苦志早年登科值逆曦亂憂憤以死年纔三十七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中書舍人公許其季也

春秋三傳分國紀事本末

夾江句龍傳明甫撰後漢劉氏序畧曰句龍君博習詳考文分國而紀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出小國滅國附見不獨紀其事與其文而兼著其義凡采其說者數十家君蓋嗜古尊經之士確乎其能自信者也

春秋通說十三卷

陳氏曰永嘉黃仲炎若晦撰端平中嘗進之于朝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崇文總目左丘明撰吳侍中領左國史雲陽侯韋昭解昭參引鄭衆賈逵虞翻唐固（二人吳人）合凡五家爲注自所發正者三百十事

晁氏曰班固藝文志有國語二十一篇隋志云二十二卷唐志云二十一卷今書篇次與漢志同蓋歷代儒者析簡併篇互有損益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志審矣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爲蓋未必然范甯云左氏富而艷韓愈云左氏浮夸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艷且浮夸矣非左氏而誰柳宗元稱越語尤奇峻豈特越哉自楚以下類如此

巽巖李氏曰昔左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爲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語草藁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丘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直

峻犍甚者駁雜不類如出它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丘明特爲此重複之書何耶先儒或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作誤矣惟本朝司馬溫公父子能識之

陳氏曰自班固志言左丘明所著至今與春秋傳並行號爲外傳今考二書雖相出入而事辭或多異同文體亦不類意必非出一人之手也司馬子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又似不知所謂唐啖助亦嘗辨之

朱子語錄曰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　國語文字極困善振作不起

國語補音三卷

陳氏曰丞相安陸宋庠公序撰以先儒未有爲國語音者近世傳舊音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蓋唐人也簡陋不足名書因而廣之悉以陸德明釋文爲主陸所不載則附益之

非國語二卷

晁氏曰唐柳宗元子厚撰序云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而其說多誣淫懼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本諸理作非國語上卷三十一篇下卷三十六篇

左傳國語類編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與左傳類編略同但不載綱領止有十六門又分傳與國語爲二

汲冢師春一卷　陳氏曰晉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知其魏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敘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呂爲圖又雜錄謚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三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四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　論語　孟子

論語

西漢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師古曰輯與集同篹與撰同）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隋經籍志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爲之章句馬融又爲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爲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爲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註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爲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註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其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并五經總義附于此篇

孟子

趙氏題辭曰孟子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然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

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倣而作者也秦焚經籍其書號爲諸子得不泯絕孝文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按前史藝文志俱以論語入經類孟子入儒家類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于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爲一類今從之

漢志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隋志二十九家一百九十八卷

唐志三十家三十七部三百二十七卷 失名並三家韓愈以下不著錄二家十二卷

宋三朝志十六部一百三十九卷

宋兩朝志二部二十卷

宋四朝志十三部七十八卷

宋中興志五十五家六十三部四百九十八卷

漢志孟子十一篇

隋志三家二十八卷 古書九卷

唐志六家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五家二十七卷

宋四朝志九家九十二卷

宋中興志二十二部二百八十五卷

何晏論語注十卷

晁氏曰魏何晏集解其序自云採魯論包咸周氏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與孫邕鄭沖曹羲荀顗集諸家訓解爲之按漢時論語凡有三而齊論有問王知道兩篇詳其名當是必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邪正其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以軒輊一世使斯文遂喪惜哉

按齊論多於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史稱爲張禹所刪以此遂無傳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刪之然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自孔壁出者章句與魯論不異唯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爲一篇共二十一篇則問王知道二篇亦孔壁中所無度必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本眞此所以不傳非禹所能刪也

皇侃論語疏十卷

晁氏曰梁皇侃撰古今論語之註多矣何晏集七家後采古論語註爲集解行於世侃今又引衛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惇蔡奚李充孫綽周瓌范寧王珉凡十三家之說成此書其序稱江熙所集世謂其引事雖時說異而援證精博爲後學所宗云

韓李論語筆解十卷

晁氏曰唐韓愈退之李翺習之撰前有秘書丞許勃序云韓李相與講論共成此書按唐人通經者寡獨兩公名冠一代蓋以此然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愈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此書題曰筆解而兩卷亦不同

陳氏曰館閣書目云秘書丞許勃爲之序今本乃王存序云得於錢塘汪充而無許序

石經論語十卷

晁氏曰右僞蜀張德釗書闕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脫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

論語井田義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周井田之法其曰論語者蓋爲論語
學者引用云

論語正義十卷

晁氏曰皇朝邢昺等撰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成書

陳氏曰唐人止爲五經疏而不及孝經論語至昺始奉詔爲之

按唐藝文志亦有賈公彥論語疏十五卷當攷

王令論語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令逢原撰解堯曰篇云四海不窮困則天祿不永
終矣王安石書款義取之

王介甫論語解十卷 王元澤口義十卷 陳用之論語十卷

晁氏曰王介甫撰其子雱口義其徒陳用之解紹聖後皆行於
場屋或曰用之書乃鄒浩所著託之用之云

東坡論語解十卷 潁濱論語拾遺

潁濱曰予少爲論語解子瞻謫居黃州爲論語說盡取以往今
見於書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閒居潁川爲孫籀簡講論語子瞻
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爲籀等言凡二十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
得質之子瞻也

晁氏曰蘇軾子瞻爲論語解沒後子由以其說之未安者辨正之

伊川論語說十卷

晁氏曰伊川門人記其師所解論語也不爲文辭直以俚語記之

范醇夫論語說十卷

晁氏曰元祐中所進數援引劉敞程頤之說

謝顯道論語解十卷

晁氏曰顯道少師程正叔

朱子語錄上蔡論語解言語極多看得透時他只有一兩字是緊
要　問謝氏之說多華掖先生曰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以
其文字上多有發越處

呂與叔論語解十卷

晁氏曰與叔雖程正叔之徒解經不盡用其師說

尹彥明論語解十卷

晁氏曰彥明程氏門人紹興中自布衣召爲崇政殿說書被旨訓
解多採純夫之說

朱子語錄曰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上添一兩字甚
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他意味方好　問精義中
尹氏說多與二程同何也曰二程說得已明尹氏只說出處

王定國論語十卷

王鞏定國撰秦少游序略曰定國坐罪斥海上罷還詣東上閤門
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臣之故獲齒仕版不能慎事陷于罪戾念
無以自贖閒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註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

陛下裁鑒之明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嗚呼
自熙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太學凡置博士試諸
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時處
放逐之中蠻夷瘴癘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論著成一家之言至天
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姑撮其大槩使夫覽之者
知定國著書之時爲如此又知神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汪氏論語直解十卷

晁氏曰汪革信民撰撫州人紹聖中試禮部爲天下第一嘗語人
曰吾鄉有二相一爲天下之福一爲天下之禍蓋指晏元獻王荊
公也即此可見其解經淵源所自云

景迂論語講義十卷

晁氏曰從父詹事公撰多取古人之說以正近世之失

楊氏注論語十卷

晁氏曰楊時中立伊川門人也

游氏論語解十卷

陳氏曰游酢定夫伊川門人

論語釋言十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蘊撰

張氏論語解二十卷

陳氏曰張九成撰

五峯論語指南一卷

陳氏曰胡宏仁仲撰評論黃祖舜沈大廉之說

竹西論語感發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江都王居正撰凡十卷

論語探古二十卷

陳氏曰畢良史撰二十卷

洪興祖論語說

中興藝文志其說多可采謂此書始於不慍終於知命蓋君子儒

論語續解 考異 說例 共十二卷

中興藝文志兵械撰自謂考研甚最獨於何晏集解邢昺疏所得爲多又謂孔門弟子之言多未盡善而註信經疏信註太過嘗作指掌十卷亡於兵火僅追記大略以解何晏集解之未盡安者故曰集解又考他書之文之說異於論語者爲考異又爲說例有集語明原微言畧例答問正統權道弟子雜說凡十篇多發明

陳氏曰其所援引百家諸史傳出入詳洽所稱欒肇駁王鄭之說間取一二肇晉人隋唐志載論語釋二卷駁二卷按董逌藏書志釋已亡駁幸存而崇文總目及諸藏書家皆無有校蓋嘗見其書也館閣書目亦不載

玉泉論語學十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喻樗子才撰樗與張子韶諸公友善坐此得罪秦檜汪端明應辰其壻也

[illegible]一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曾幾撰胡文定公門人也

南軒論語說十卷

陳氏曰侍講廣漢張栻欽夫撰

論語集義三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撰集二程張氏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周孚先凡十二家初名精義後刻於豫章郡學始名集義其所言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蓋指張無垢也無垢與宗杲遊故云爾

朱子語錄曰讀論語須將精義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而盡

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有兩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疏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識只得就這裏挨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記亦多有好處蜚卿曰若只將程子之說爲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爲主然後看他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

讀書考義理似是而非者難辨且如精義中惟程先生說得的當雖至其門人非惟不盡得夫子之意雖程子之意亦多失之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借他做箇梯階去尋求將來自見道理知得他是非方是自家所得處

論語集注十卷

陳氏曰朱熹撰大畧本程氏學通取注疏古今諸儒之說間復斷

以己意晦庵先生平生講解此爲第一所謂毫髮無遺憾者矣

朱子語録曰集註如秤上秤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如看得透存養熟甚生氣質

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　看集註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秤等輕重方敢寫出　集註乃集義之精髓問集註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說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註脚　問集註中有兩存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爲二說皆通故並存之然必有一說合聖人之本但不可知耳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　集註某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

朱在過庭所聞曰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

論語或問十卷

陳氏曰朱熹撰集註既成復論次其取舍之所以然別爲一書而篇首述二書綱領與讀者之要法其與集註實相表裏學者所當並觀也

朱子文集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只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考集註更自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

石鼓論語答問三卷

陳氏曰戴溪岷隱撰溪初仕領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也其說切近明白晦庵亦稱其近道

論語通釋十卷

陳氏曰黃榦撰其書兼載或問發明婦翁未盡之意

論語意原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

論語本旨一卷

陳氏曰建昌軍教授永嘉姜得平撰

論語大意二十卷

陳氏曰海陵卞圜撰

晦庵語類二十七卷

陳氏曰蜀人以晦庵語録類成編處州教授東陽潘墀取其論語一類增益其所未備刊于學宮

論語紀蒙六卷

陳氏曰國子司業臨海陳耆卿壽老撰葉水心爲之序耆卿學於水心者也嘗主麗水簿嘉定初年成此書

孔子家語十卷

王肅註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録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辯流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絶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

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博士孔衍言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為名以儒雅為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為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訖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為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況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為滅其原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為宜如此為例皆記錄別見故敢昧冒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晁氏曰序註凡四十四篇劉向校錄止二十七篇後王肅得此於孔子二十四世孫猛家

朱子語錄曰家語雜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又與呂伯恭書曰遺書愚意所刪去者亦須抄出逐段略註刪去之意方不草草若只暗地刪却久遠易惑人記論語者只爲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

陳氏曰孔子二十二世孫猛所傳魏王肅為之注肅闢鄭學猛嘗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與肅所論多合從而證之遂行於世云博士安國所得壁中書也亦未必然其間所載多已見左氏傳大戴禮諸書

趙岐註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岐字臺卿後漢人為之章指析為十四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絕又為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非孟子本真也按韓愈以此書為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為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邪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

四註孟子

中興藝文志題揚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家註旨意淺近蓋依託者

陸善經註孟子七卷

崇文總目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為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註之繁重者復為七篇云

孟子音義　正義共十六卷

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註

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與撰正義以趙註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太中祥符中書成上于朝

陳氏曰舊有張鎰丁公著爲之音俱未精當更方奉詔校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疑滯備其闕遺

石經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席旦宣和中知成都刊石寘于成都學宮云僞蜀時刻六經于石而獨無孟子經爲未備夫經大成於孔氏豈有闕耶其論既繆又多誤字如以頻顣爲類不可勝紀

五臣解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講義貫穿史籍雖文辭援涉豐縟然觀者誠知勸講自有體也

伊川孟子解十四卷

晁氏曰程正叔撰

橫渠孟子解二十四卷

晁氏曰張子載撰并孟子統說附于后

百家孟子解十二卷

晁氏曰集古今諸儒自裴曰休至强至賈同百餘解孟子成一編

王安石王雱許允成孟子解共四十二卷

晁氏曰介甫素喜孟子自爲之解其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註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

穎濱孟子解一卷

陳氏曰其少年時所作凡二十四章

王逢原孟子解五卷

陳氏曰所講纔盡二篇其第三篇盡二章而止

尹氏孟子解十四卷

陳氏曰尹彥明所著十四卷未成不及上而卒

張無垢孟子解十四卷

張南軒孟子說十七卷

晦庵孟子集註或問各十四卷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

陳靜老孟子紀蒙十四卷

說並見論語條下

續孟子二卷

崇文總目林慎思撰慎思以爲孟子七篇非軻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

刪孟二篇

晁氏曰皇朝馮休撰休觀孟軻書時有叛違經者疑軻沒後門人妄有附益刪去之著書十七篇以明其意前乎休而非軻者荀卿刺軻者王充後乎休而疑軻者溫公與軻辯者蘇東坡然不若休之詳也

疑孟一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撰光疑孟子書有非軻之言者著論是正之凡十一篇光論性不以軻道善爲然

翼孟

朝奉大夫臨川陸筠嘉材撰周平園序曰嘉材平生篤志孟子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氏傳莊列楚辭西漢書說文之存古文者深思互考遂成此書如以折枝爲磬折腰肢讀樂酒若樂山樂水角招爲韶畔子爲牟殺三苗本作竄二女果作婐之類皆鑿若白黑至論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視漢儒所記檀弓蒼梧之語孰近孰遠孰信孰疑此古今學識論所未及也且舜

居河東歷山嬀汭各有其地而越人別指歷山舜井象田仍以餘
姚上虞名縣風土記曲爲之辭人不謂然若諸異端之作其來也久
於舜乎居附會已類此況身後乎所謂九疑之葬二妃之溺究退
之黄陵碑云皆不可信彼孔安國解書以陟方訓升道其說尤拘
書固曰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陟豈專訓升乎然退之近捨孟
子而遠引竹書紀年何也予每嘆恨不得質疑於韓門而寘品材
嗜古著書有益後學藏其本迨三十年今嗣子新融水尉孝溥追
叙先志請題卷首始爲推而廣之昔唐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
著翼孟三卷白樂天記其事頗以不朽嘉材視劉何愧特予非樂
天比其能使嘉材不朽乎

尊孟辯七篇

陳氏曰建安余允文隱之撰以司馬公有疑孟及李遘泰伯常語
鄭厚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辯之爲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

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辯焉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四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五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孝經 經解

孝經

漢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
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
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
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
文字讀皆異臣瓚曰孝經云嗇夫大夫孫氏說劉之說各不安處之也師古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隋經籍志曰孔子既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
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焚書爲河

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
少府后倉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
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
闕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
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
爲之註又有鄭氏註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註餘書不同
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
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
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
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
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
孝經之旨教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今取以附此篇之末

宋三朝藝文志曰古文孝經世不傳歷晉至唐所行唯鄭氏者世

以爲鄭玄唐開元中史官劉子玄證其非鄭玄者十有二諸儒非子玄之說天寶中玄宗自註元行冲造疏按學官凡今儒者傳習爲五代以來孔鄭二註皆亡周顯德末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註者皇朝咸平中命祭酒邢昺取行冲疏刪定正義行焉

漢志八家一十二篇本志十一家五十九篇今以五經雜議以下見經解門

隋志十八部合六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五十九部一百四十卷

唐志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失姓名一家尹知章以下不著錄六家一十三卷

宋三朝志六部十卷

宋兩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六部五卷

宋中興志二十一家二十一部二十九卷

古文孝經一卷

崇文總目漢侍中孔安國註班固藝文志有孝經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本出屋壁中前世與鄭康成註並行今孔註不存而隸古文與章數存焉

鄭康成註孝經一卷

崇文總目先儒多疑其書唯晉孫昶集解以此註爲優請與孔註並行詔可今大學所立陸德明釋文與此相應五代兵興中原久逸其書咸平中日本僧以此書來獻議藏秘府

陳氏曰世傳秦火之後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今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註而鄭志目錄不載故先儒疑之古文有孔安國傳不行於世劉炫爲作稽疑一篇序所謂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者也及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諸儒非之卒行鄭學秘三朝志五代以來孔鄭註皆亡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註者而崇文總目以爲咸平中日本僧奝然所獻未詳孰是世少有其本乾道中熊克子復從袁樞機仲得之刻于京口學宮而孔傳不可復見

唐明皇孝經註一卷

崇文總目取王肅劉劭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今行於大學

晁氏曰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信斯言也則孝經乃孔子自著者也今其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則非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書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柳宗元謂論語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參不然蓋曾氏之徒樂正子春子思相與爲之耳余於孝經亦云

陳氏曰今世所行本也始刻石太學御八分書末有祭酒李齊古所上表及荅詔且具宰相等名銜寔天寶四載號爲石臺孝經乾道中蔡沈知鎮江以其本授教授沈必豫熊克使刻石學宮云歐陽公集古錄無之豈偶未之見耶家有此刻爲四大軸以爲書閣之鎮按唐志作孝經制旨

元行冲孝經疏一

崇文總目明皇既作註故行冲奉詔作疏

孝經正義三卷

崇文總目皇朝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撰初世傳行冲疏外餘家尚多皆猥俗褊陋不足行遠咸平中詔昺及杜鎬等集諸儒之說而增損焉

司馬君實古文孝經指解一卷

自序先儒皆以爲孔氏避秦禁而藏書愚切疑其不然何則秦世科斗之書廢絕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眞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疏遠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眞而疑孝經

之僞是何異信膾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
晁氏曰古文蓋孔惠所藏者與顏芝十八章大較相似而析出三章又有閨門一章不同者四百餘字劉向校書以十八章爲定故世不大傳獨有孔安國註今亡然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推此言之未必非眞也司馬公爲之指解并音
中興藝文志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國朝司馬光始取古文爲指解
陳氏曰按唐志孝經二十七家今溫公序言秘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古文有經無傳以隸體寫之而爲之指解仁宗朝表上之

王介甫孝經解一卷
晁氏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而孟子謂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夫豈然哉今介甫因謂當不義則諍之非責善也噫不爲不義即善矣阿其所好以巧[illegible]侮聖人之言至此君子疾夫

范淳夫古文孝經說一卷
晁氏曰元祐中侍經筵時所上

晦菴孝經刋誤一卷
中興藝文志刋誤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爲經後爲傳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文勢聯貫實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爲六七又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今乃合爲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以順則逆已下凡九十字餘從古文
跋尾云嘗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荅書曰頃見王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察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書之旨者別爲外傳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之類即附於事親之傳顧未敢耳
語錄孝經疑非聖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然下面都不曾說得切要處着但說得孝之効如此如論語中說孝皆親切有味都不如此士庶人章說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親切
陳氏曰抱遺經於千載之後而能卓然悟疑辯惑非豪傑特起獨立之士何以及此後學所不敢倣傚而不敢擬議也

張無垢孝經解一卷
中興藝文志九成依今文爲解其謂人各有入道處曾子則由孝而入亦名言也

黃勉齋孝經本旨一卷
中興藝文志幹推原之志解六經論孟之言孝者爲一書釐爲二

十四篇名爲孝經本旨

馮椅古孝經輯註
中興藝文志椅祖朱氏刋經文所引詩書之妄而傳則盡刪其所託曾孔荅問與其增益之辭爲古孝經輯註并引[illegible]六註

柳恐湖古文孝經解
中興藝文志解中如從性無生何從有死之語蓋近於禪

袁廣微孝經說二卷
陳氏曰廣微爲鄱宦日爲諸生說孝經旁及諸子諸生錄之爲此編凡三卷

經解
漢志一家十八篇 五經雜議
隋志二十九部三百五十九卷 亡書四家十七卷

唐志十九家二十六部三百八十一卷失姓名一家趙英以下不著錄十家一百二十七卷

宋兩朝志二家七十九卷

宋四朝志四家一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志十五家一百七十一卷

宋中興志二十二家一百四十九卷

白虎通德論十卷

崇文總目後漢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詔集其事凡十四篇

陳氏曰章帝詔諸儒講議五經同異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蓋用宣帝石渠故事者渠議奏今不傳矣班固傳稱撰集凡四十四門

容齋洪氏隨筆曰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

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為詁字失真耳小學有杜林倉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如洼丹易通論名為洼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唯白虎通風俗通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其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五經鉤沉

崇文總目晉王芳撰荅難申暢自謂鉤取五經之沉義篇第亡缺今缺五篇

匡謬正俗八卷

崇文總目唐秘書監顏師古撰采其傳及當世之言參質以義而矯正之未終篇而師古歿其子始上之詔付藏秘閣

晁氏曰師古以世俗之言多謬誤故質諸經史刊而正之永徽中子揚庭上之

陳氏曰莆田鄭樵有刊謬正俗跋八卷汪玉山亦言揚庭表以為藁草纔半部秩未終則是書初非定本也今前後乖刺極多玉山集中所辯甚詳

六說五卷

崇文總目唐右補闕劉迅作六書以繼六經故采槩作書之誼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叙

晁氏曰此其叙篇也凡五卷

經典釋文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陸德明撰德明為國子博士以先儒作經典音訓不列註傳全錄文頗乖詳略又南北異區音讀罕同乃集諸家之讀九經論語老莊爾雅者皆著其錄語以增損之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自五經三傳古禮之外及孝經論語爾雅莊老兼解文義廣采諸家不但音切也或言陸吳人多吳音綜其實未必然按前世藝文志列於經解類中興書目始入之小學非也

經史釋題

崇文總目唐李肇撰起九經下止唐氏所錄列篇帙之凡繁釋其題

五經文字三卷

陳氏曰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曆中刻石長安太學

崇文總目初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漢蔡邕石經許慎說文呂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命孝廉生顏傳經校疑互取定為師部為一百六十非緣經見者皆略而不集

經典分毫正字一卷

崇文總目唐太學博士歐陽融撰訂正經典字文使不得相亂篇帙今闕今篇止春秋中帙餘篇悉亡

九經字樣一卷
崇文總目唐翰林待制唐元度撰開成中元度奉詔覆定太學石經字文以來補張參之闕更作九經字樣為七十六

五經字樣一卷
陳氏曰唐沔王友翰林待制唐玄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二書郡當在小學類以其專為經設故亦附見於此往宰南城出謁有持故紙鬻於道者得此書乃古京本五代開運丙午所刻也遂為家藏書籍之最古者

授經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叙易詩書禮春秋三家論語孝經之學師承相第系而為圖

九經餘義
崇文總目皇朝處士黄敏撰採諸家之說是非者裁正之

演聖通論六十卷
崇文總目皇朝秘書監致仕胡旦撰以易詩書論語先儒傳註得失參稽故作論而辯正之易百篇書五十六篇詩七十八篇論語十八篇凡二百五十二天聖中獻之
晁氏曰其所論易十六卷書九卷詩十卷禮記十六卷而春秋論別行天聖中獻于朝俾辯精詳學者宗焉
陳氏曰易十七書十詩十禮記十六春秋十其第一卷為目録旦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一人恃才輕躁累坐擯斥晚尤淪賁持吏短長為時論所薄然其學亦博矣

群經音辯七卷
陳氏曰丞相真定賈昌朝子明撰康定中侍講天章閣所上凡五門

七經小傳三卷
晁氏曰皇朝劉敞原甫撰其所謂七經者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祐史官謂慶曆前學者尚文詞多守章句註疏之學至敞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公武觀原甫說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之類經義多勦取之史官之言不誣
陳氏曰前世經學大抵祖述註疏其以己意言經著書行世自敞倡之惟春秋既有成書而書詩三禮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氏國語三則附焉故曰七經

河南經說七卷
陳氏曰程頤撰繫辭說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語一改定大學一程氏之學易傳為全書餘經具此

龜山經說八卷
陳氏曰楊時撰易三詩春秋孟子各一末二卷則經筵講義也

三經義辯 辯學

中興藝文志三經義辯楊時撰辯學王居正撰居正為舉子時不習王氏新經字說流落十餘年時出義辯示之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三經辯學凡安石父子言不合道者悉正之紹興間於上前論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處上正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居正退序上語係辯學書首上之與時義辯並列秘府自是天下不復言王氏學矣

六經圖七卷
陳氏曰東嘉葉仲堪思文重編按館閣書目有六卷昌州布衣楊甲鼎卿所撰撫州教授毛邦翰增補之易七十今百三十書五十五今六十三詩四十七今同周禮六十五今六十一禮記四十三今六十二春秋二十九今七十二然則仲堪蓋又以舊本增損改定者耶

群經論說集錄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門人所錄平日說經之語下三卷則爲史說雜說
東萊於諸經亦爲讀詩記及書說成書而未終也
畏齋經學十二卷
陳氏曰宣教郎廣安游桂元發撰凡十二卷桂隆興癸未進士歷
官至制司機宜
項氏家說十卷附錄四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九經皆有論註其第八卷以後雜說文史正學
附錄孝經中庸詩篇次丘乘圖見各爲一書重見諸類
山堂疑問一卷
陳氏曰起居郎簡池劉光祖德修撰凡一卷慶元中謫居房陵與
朱子講說諸經因筆記之以其所問於詩爲多遂取呂氏讀詩記
盡觀之而釋以己意附疑問之後
六經正誤六卷

陳氏曰柯山毛居正誼甫校監本經籍之誤所欲刊正者魏鶴山
爲之序而刻傳之大抵多偏傍之疑似者凡六卷
西山讀書記三十九卷
陳氏曰真德秀景元撰其書有甲乙丙丁甲言性理中述治道末
言出處大抵本經子格言而述以己意今但有甲三十七卷丁二
卷乙丙未見
考信錄三十卷
賈鑄撰後溪劉氏序略曰友人賈君成己少于十三歲未脫羈子
累且教授生徒所至坐席常滿而能歷年篤以成書世之學者於
六經之疏能一閱焉者蓋寡況能參稽其類大之如天地氣形之
初微之如服食器用之末先儒該洽兼綜凡古書之雜出者徵之
而靡不在分之而靡不貫也其書曰考信錄考諸古而信於心又
以質於余而證於後世用意遠矣

卷一百八十五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六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　樂

西漢藝文志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周衰禮樂俱壞樂尤微
眇以音律爲節（師古曰眇細也言其道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於書眇音妙亦讀曰妙）又爲鄭衛所亂
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
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
公（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獻其書乃周官太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
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
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
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

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師古曰寖漸也）
晁氏曰古之爲國者先治身故以禮樂之用爲本後世爲國者
先治人故以禮樂之用爲末先王欲明德於天下深推其本必
先脩身而脩身之要在乎正心誠意故禮以制其外樂以養其
內內之不貞之心無自而萌外之不義之事無由而蹈一身既
脩而天下治矣是以禮樂之用不可須臾離矣後世則不然設
法造令務以整治天下自適其暴戾恣睢之心謂躬行率人爲
迂闊不可用若河內平定好名之主然後取豊之威儀樂之節奏
以文飾其治而已則其所謂禮樂者實何益於治亂成敗之數
故曰後世爲國者先治人以禮樂之用爲末雖然禮文在外爲
易見歷代猶不能廢至於樂之用在內微密要眇非常情所能
知故自漢以來指樂爲虛器雜以鄭衛夷狄之音雖或用於一
時旋即放失無復存者況其書哉今裒集數種姑以補書目之

闕爲闕

陳氏曰劉歆班固雖以禮樂著之六藝略要皆非孔氏之舊也然三禮至今行於世猶是先漢舊傳而所謂樂六家者影響不復存矣竇公之大司樂章既已見於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已録於小戴則古樂已不復有書而前志相承廼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類與聖經並列不亦悖乎晚得鄭子敬氏書目獨不然其爲說曰儀註編年各自爲類不得附於禮春秋則後之樂書固不得列於六藝今從之而著於子録雜藝之前

按古者詩書禮樂皆所以垂世立教故班史著之六藝以爲經籍之首流傳至于後世雖有是四者而俱不可言經矣故自唐有四庫之目而後世之所謂書者入史門所謂詩者入集門獨禮樂則俱以爲經於是以歷代典章儀註等書廁之六典儀禮之後歷代樂府敎坊諸書廁之樂記司樂之後猥雜殊甚陳氏之言善矣然樂者國家之大典古人以與禮並稱而陳氏書録則置之諸子之後而儕之於技藝之間又太不倫矣雖後世之樂不可以擬古然既以樂名書則非止於技藝之末而已況先儒釋經之書其反理詭道爲前賢所擯斥者亦因經之名得以入於經類豈後世之樂書盡不足與言樂乎故今所叙録雖不敢如前志相承以之擬經而以與儀註讖諱並列於經解之後史子之前云

漢志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隋志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四十部一百六十三卷

唐志三十一家三十八部二百五十七卷失姓名九家張文收以下不著錄二十家共九十三卷

宋三朝志四十五部四百九卷

宋兩朝志三十三部一百七十四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一十卷

宋中興志六十四家七十一部六百五十五卷

樂府雜録一卷

崇文總目唐段安節撰其事蕪駁不倫

晁氏曰記唐開國以來雅鄭之樂并其事始

歷代樂儀

崇文總目唐叶律郎徐景安撰總序律呂起周漢訖于唐著唐樂章差爲詳悉

大樂令壁記

崇文總目唐叶律郎劉貺撰分樂元正樂四夷樂合三篇

古樂府　樂府古題要解共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吳兢撰釋古樂曲所以名篇之意

晁氏曰兢纂采漢魏以來古樂府詞凡十卷又於傳記及諸家文集中采樂府所起本義以釋解古題云

樂府解題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與吳兢所撰樂府古題頗同以江南曲爲首其後所解差異

玉臺新録十卷

晁氏曰陳徐陵纂唐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東朝詩見優遇時承平好文雅尚宮體故采西漢以來詞人所著樂府艷詩以備諷覽且爲之序

玉臺後集十卷

晁氏曰唐李康成采梁蕭子範迄唐張赴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後編序謂名登前集者今並不録唯庾信徐陵仕周陳既爲異代理不可遺云

後村劉氏曰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寶間李康成所撰自陳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

七十首彙爲十卷與前集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作
尚存其中多有佳句

樂府古今解題

崇文總目唐郗昻撰或云王昌齡撰未詳孰是舊云古今樂府解
題又云古題所載曲名與吳兢所撰樂府解題頗異後有唐李百
藥辭今定爲樂府古今解題

聲律要訣十卷

崇文總目唐田琦撰推本律吕及制管定音之法文雖近俗而於
樂禮尤詳焉

晁氏曰唐上黨郡司馬田畸撰序謂一切樂器依律吕之聲皆須
本月眞聲若但執累黍之文則律吕陰陽不復諧矣故據經史參
校短長爲此書云

羯鼓錄一卷

崇文總目唐南卓撰羯鼓與樂與都曇答鼓皆列於九部至唐開
元中始盛行於世卓所記多開元天寶時曲云
陳氏曰卓唐爲黔州刺史

琴操三卷

崇文總目晉廣陵相孔衍撰述詩曲之所從總五十九章
陳氏曰止一卷不著氏名中興書目云晉廣陵守孔衍以琴調周
詩五篇古操引共五十篇述所以命題之意今周詩篇同而操引
財二十一篇似非 書也

琴譜三均手訣

崇文總目宋謝莊撰叙唐虞至宋世善琴者姓名及古典名言琴
通三均謂黃鍾中吕無射

琴經

陳氏曰托名諸葛亮淺俚之甚

琴手勢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道士趙邪撰記古琴指法爲左右手圖二十一種
陳氏曰一名彈琴古手法

金風樂一卷

崇文總目唐玄宗撰蓋琴曲名

琴書三卷

崇文總目唐翰林待詔趙惟暕撰畧述琴製叙古諸典及善琴人
姓名
陳氏曰惟暕稱前進士滁州全椒尉

琴譜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陳康士撰按康士作琴曲一百章譜十三卷宮調二
十章商調十章角調五章徵調七章琴調五章黃鍾十章離憂七
章沉湘七章側蜀七章緩角七章玉女五章其譜散亡今書目

有琴調六卷琴譜一卷殘缺無首尾所載乃楚角宮黃鍾側蜀琴
調數篇餘皆亡

琴譜序一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等撰康士字安道以善琴知名嘗撰琴曲百篇
譜十三卷進士姜阮皮日休皆爲序以述其能康士譜今別行

琴調四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撰楚調五章黃鍾調二十章側蜀琴調皆一章

離騷譜一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撰依離騷以次聲

大唐正聲新址琴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陳拙纂集琴家之說不專聲譜

廣陵止息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呂渭撰晉中散大夫嵇康作琴調廣陵散說者以魏

氏散亡自廣陵始晉継琴與終止息於此康避魏晉之禍託之於
鬼神河東司户參軍李良輔云袁孝已竊聽而寫其聲後絕其傳
良輔傳之於洛陽僧思古傳於長安張老遂著此譜總三十三拍
至渭又增爲三十六拍

東杓引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叶律郎李約撰約患琴家無角聲乃造東杓引七拍
有犧聲繹聲以備五音

無射商九調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蕭佸撰佸因胡笳推無射商自創爲九弄

琴雅畧一卷
崇文總目唐殿中侍御史蔡翼撰琴言創制音器之畧

琴聲律圖一卷
崇文總目唐恭陵署令王大力承詔撰因琴制度以六十律旋宮

之法次其上商序盡引諸家律呂相生之術

琴德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國寺僧道英撰述吳蜀異音及辨析指法道英與趙
邪利同時蓋從邪利所授

沈氏琴書一卷
崇文總目沈氏撰不著名首載嵇中散四弄題趙師法撰次有悲
風三峽流泉淥水昭君下舞閒弦弄胡笳四弄題盛通師撰蓋諸
家曲譜沈氏集之

琴說一卷
陳氏曰唐工部尚書李勉撰

琴說一卷
陳氏曰唐待詔薛易簡撰衢州來陽尉

教坊記一卷
晁氏曰唐崔令欽撰開元中教坊特盛令欽記之率鄙俗事非有
益於正樂也

琵琶故事一卷
晁氏曰未詳何人所纂
陳氏曰段安節撰

張洨正琴譜一卷
崇文總目茅仙逸人張洨正撰不詳何代人解琴指法

琴譜二卷
崇文總目梁開平中王邈撰

小胡笳子十九拍一卷
崇文總目偽唐蔡翼撰琴曲有大小胡笳大胡笳十八拍沈遼集
世名沈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
不詳何人所載乃小胡笳子

阮咸譜一卷　琴調一卷
崇文總目偽唐蔡翼撰

琴雜說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蓋琴家雜集器圖聲訣之畧

琴調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無射商角諸調皆亡其曲名

琴譜四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凡四大曲一曰別鶴林其三皆失其名
而譜存今留以待知琴者

琴畧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序有七例頗鈔歷代善琴者各爲門類
文載拍法及雜曲名

琴式圖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琴制度為圖雜載趙邪利指訣又有
白雲先生三訣
陳氏曰三訣凡一卷稱天台白雲先生
三樂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載商調三樂譜
琴譜纂要五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圖琴制度及載古曲譜曲名
琴書正聲九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集游春淥水幽居坐愁思秋思楚明光
易水鳳歸林接輿白雲凡十四譜
琴譜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錄琴譜大小數曲其前一大曲亡其
名舊本或云李翱用指法與譜琴法無異而云翱者豈其所傳歟

阮咸調弄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
阮咸金羽調一卷　降聖引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載降聖引一篇詩一首不詳何代之曲
阮咸譜二十卷　阮咸曲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有宮商角徵無射宮無射商金羽碧玉
淒涼黃鐘調凡十篇總十二卷
琴義一卷
陳氏曰稱野人劉籍撰
琴曲詞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凡十一曲辭皆鄙俚
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
崇文總目周翰林學士竇儼撰顯德中儼奉詔集綴其書傳而無次

樂苑五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敘樂律聲器凡二十篇
周優人曲辭二卷
崇文總目周吏部侍郎趙上交翰林學士李昉諫議大夫劉濤司
勳郎中馮古纂錄燕樂優人曲詞
景祐大樂圖二十卷
崇文總目皇朝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聶冠卿撰景祐二年大樂
署以律準考定雅樂獻之上召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照問鐘
律大要照請用黍尺求聲遂命照制新樂冠卿討論故事採經義
多所損益以御製樂曲及鐘律議訣制器之法與古今樂器圖象
之興為書一百二十六篇上之
大樂圖義二卷
崇文總目皇朝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撰受詔考試太常樂工因

集古樂鐘律器用之說上列為圖從釋其義并今樂署閼典所當
脩補者更為雜論七篇奏之
皇祐樂記三卷
晁氏曰皇朝胡瑗等撰皇祐二年下詔曰國初循用王朴樂太祖
患其聲高令和峴減下一律然猶未全命瑗同阮逸等二十餘人
再定四年樂成奏之上御紫宸殿觀焉此其說也
陳氏曰阮逸胡瑗撰凡十二篇首載詔旨次及律度量衡鐘磬鼓
鼎鸞刀圖其形製刊板頒之天下虎丘寺有本當時所頒藏之名
山者也其末志頒降歲月實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用蘇州
觀察使印長貳押字余平生每見承平故物未嘗不起敬因錄藏
之一切依元本摹寫不少異
景祐廣樂記
陳氏曰翰林侍講學士馮元等撰闕八卷景祐元年判太常寺燕

龕建言鐘律不調欲以王朴律準更加考詳詔宋祁與集賢校理
李照共領其事照言朴律太高比古樂約高五律遂欲改大樂制
管鑄鐘并引校理聶冠卿爲檢討官又詔元等修撰樂書爲一代
之典三年七月書成然未幾照樂廢不用

景祐樂府奏議一卷　皇祐樂府奏議一卷

陳氏曰胡瑗撰

三聖樂書一卷

陳氏曰宋祁子京撰

補亡樂書三卷　大樂演義三卷

晁氏曰皇朝房庶撰古律既亡後世議樂者紛紛爲之則尺長律
管容黍爲有餘王朴是也擴黍爲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爲不足胡
瑗是也故庶欲造以一千二百黍納之律管中黍盡乃得九十分
爲黄鐘之長其說大要以律生尺耳范蜀公本之以製雅樂

石林葉氏曰元祐中詔後命胡瑗阮逸更造新樂將成宋景文得
蜀人房庶所作樂書補亡三卷上之以爲知樂庶自言嘗得古文
漢書律曆志言其度起於黄鐘之長川子穀秬黍中者一黍字下
脱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乃與下文之廣字相接而人不悟故
歷世皆以累黍爲尺當如漢志以秬黍中者千二百實管中爲九
十分以定黄鐘之長而加一分以爲尺則漢志所謂一爲一分者
黄鐘九十分之一而非一黍之一也又言樂有五音今無正徵音
國家以火德王而亡徵尤非是范景仁力主其說時方用累黍
尺故庶但報聞罷崇寧中更定大晟樂始中景仁之說而增徵音
然漢書卒未嘗補其脱字蓋不知庶之所自本也

陳氏曰庶說惟范鎮是之時胡瑗阮逸制樂已有定議遂格不行
元豐四年庶子審權作演義以述父之意其後元祐初范蜀公自
爲新樂奏之於朝蓋用其說云

范蜀公樂書一卷

晁氏曰景仁論樂宗房庶潛心四十餘年出私財鑄樂器元祐中
上之

五音會元圖

晁氏曰未知何人撰謂樂各有譜但取箕栗譜爲圖以七音十二
律使俗易見

樂書二百卷

陳氏曰秘書省正字三山陳暘撰建中靖國初進之爲禮書陳祥
道其兄也其書雅俗胡部音器歌舞下及優伶雜戲無不備載博
則博矣未免於穢蕪也暘紹聖初制科終禮部侍郎楊誠齋序曰
其書遠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下逮子史百氏内自王制外
逮戎索綱羅放失貫綜煩悉放鄭而一之雅引今而復之古使人
味其論玩其圖忽乎先王金鐘天球之音鏘乎前代鷺羽王戚之

容後有作者不必求之於野證之於杞宋而禎益可知焉

大晟樂書二十卷　雅樂圖譜

陳氏曰太中大夫開封劉炳子蒙撰大晟者本方士魏漢津妄出
新意以裕陵指節定尺律傳會身爲度之說炳爲大司樂精爲緣
飾又有圖譜一卷

隆韶道百和集一卷

陳氏曰保義郎大晟府按協律姚公立撰以律呂節氣陰陽爲說
凡四十九條

樂府詩集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郭茂倩編次取古今樂府分十二門郊廟歌辭十二
燕射歌辭三鼓吹曲辭五横吹曲辭五相和歌辭十八清商曲辭
八舞曲歌辭五琴曲歌辭四雜曲歌辭十八近代曲辭四雜謠歌
辭七雜樂府詞十一通爲百卷包括傳記辭曲畧無遺軼

琴筌十卷

晁氏曰皇朝荀以道撰記造琴法彈琴訣并譜

琴史六卷

陳氏曰吳郡朱長文伯原撰唐虞以來迄本朝琴之人與事備矣

斲琴法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撰

大胡笳十九拍一卷

陳氏曰題隴西董庭蘭撰連劉商辭又云祝家聲沈家聲不可曉也

琴譜八卷

陳氏曰勤學錢熙舊書有之已卯分教傳錄亦益以他所得譜

琴操譜十五卷調譜四卷

陳氏曰參政歷陽張巖肖翁以善鼓琴聞一時余從其子价得此譜

琴譜十六卷

陳氏曰新昌石孝隆君大所錄

律呂新書二卷

中興藝文志曰蔡元定季通撰其法以律生尺如房庶范鎮之論亦祖兩漢志蔡邕說及我朝程子張子又主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以九分爲寸

朱子序曰南渡今六十年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爲意者吾友蔡君季通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寘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附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出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鐘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數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書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挐無復定論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頓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旨意之彷彿季通亦許予能知已故屬以序而不得辭焉

朱子語錄曰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暗說自有按據

樂舞新書

中興藝文志吳仁傑撰論關雎者二論風雅頌者九論笙鏞雅頌者二論大雅小雅者一論二南者二論雅者九凡二十六篇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六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 儀註

隋經籍志儀註之興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九族各有上下親疏之別養生送死弔恤賀慶則有進止威儀之數唐虞以上分之爲三在周因而爲五周官宗伯所掌吉凶賓軍嘉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太史執書以協事之類是也是時典章皆具可履而行周衰諸侯削除其籍至秦又焚而去之漢興叔孫通定朝儀武帝時始祀汾陰后土成帝時初定南北之郊節文漸具後漢又使曹褒定漢儀是後相承世有制作然猶以舊章殘闕各遵所見彼此紛爭盈篇滿牘而後世多故事在通變或一時之制非長久之道載筆之士删其大綱編于史志而或傷於淺近或失於未達不能盡其旨要遺文餘事亦多散亡今聚其見存者以爲儀註篇

漢志四家一百一十五卷

隋志五十九部一千二十九卷 通計亡書合六十九部三千九十四卷

唐志六十一家一百部一千四百六十七卷 知姓名三十二家[illegible]以下不著錄四十九部八百九十三卷

宋三朝志三十一部一百二十九卷

宋兩朝志二十一部四百三十九卷

宋四朝志五十五部三千七百七十三卷

宋中興志七十九家九十四部一千六百七卷

宋志又十部三百八十三卷元入禮門今厘入儀註門

宋志謚志十二家一百七十四卷

按謚者國家送終之大典今歷代史志俱以謚法入經解門則倫類失當今除周公謚法春秋謚法二項入禮門而歷代之謚法則俱附于儀注之後庶以類相從云

叔孫通朝儀

本傳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請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爲學者左右謂近臣也爲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緜蕞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群臣習肄七年長樂宮成行之

先公曰按史言通制禮大抵皆襲秦故少所改變其書後與律令同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臣民莫有見者夫天高地下而禮制行矣豈專爲尊君抑臣哉叔孫之制禮也不過度帝所能爲高帝之觀之也不過曰吾今知皇帝之貴而已夫豈知其出於人心天理之本然哉故書之錄也與律令同其藏也在理官然則非禮也刑禁之書而已

曹褒漢禮

本傳肅宗章和二年欲制定禮樂褒乃上疏請著成漢禮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群僚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定乃下詔曰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說者各盡所能褒乃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

二篇勑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爲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後太尉張酺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致堂胡氏曰孔子删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何也禮因人情爲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繼周者皆不免於有損有益夏質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義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雖知非仁且智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慨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矣誠博徵名儒遲以年歲俾其幾乎不大違戾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决以獨見纔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讖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其駁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按三代之禮亡於秦繼秦者漢漢之禮書則前有叔孫通後有曹褒然通之禮雜秦儀褒之禮雜讖緯先儒所以議其不純也然自古禮既亡今傳於世者惟周官儀禮戴記而其說未備鄭康成於三書皆有註後世之所欲明禮者每稽之鄭註以求經之意而鄭註則亦多雜讖緯及秦漢之禮以爲說則亦必本於通褒之書矣此二書者漢隋唐三史藝文志俱無其卷帙則其書久亡故後世無述焉然魏晉而後所用之禮必祖述此者也故摭二傳中所言二家著述之旨以爲儀註之首

漢舊儀四卷

衛敬仲撰隋志四卷今本止三卷

獨斷二卷

晁氏曰漢左中郎將蔡邕纂雜記自古國家制度及漢朝故事王莽無髮蓋見於此公武得孫蜀州道夫本乃閣下所藏

陳氏曰言漢世制度禮文車服及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禮樂舒台二郡皆有刊本向在莆田嘗錄李氏本大畧與二本同而上下卷前後錯互因並見之

江都集禮一百四卷

崇文總目隋諸儒撰初煬帝以晉王爲揚州總管鎮江都令諸儒因漢以來禮制因襲下逮江左先儒論議命潘徽爲之序凡一百二十卷今亡闕僅存一百四卷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

陳氏曰唐集賢院學士蕭嵩王仲丘等撰唐初有貞觀顯慶禮儀註不同而顯慶又出於許敬宗希旨傅會不足施用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請删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爲禮記不可改易宜折衷貞觀顯慶以爲唐禮乃詔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蕭嵩王仲丘繼之書成唐之五禮之文始備於是遂以設科取士新史禮樂志大略采摭著于篇然唐初已降凶禮於五禮之末至顯慶遂削去國恤一篇則敬宗諂諛惡邪隨亡稽卒不正也

開元禮百問二篇

陳氏曰不著氏名以古今異制設爲問答凡百條

開元禮義鑑一百卷

崇文總目唐蕭嵩撰既定開元禮又以禮家名物繁夥更取歷代

□華清文釋義與禮並行

開元禮京兆義羅十卷

晁氏曰不著撰人名氏採開元已前禮義錯出者衍其說以附此又綱羅其出處云

開元禮類釋二十卷

晁氏曰不著撰人名氏以唐禮繁重故采其名物類而釋之

大唐郊祀錄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禮院修撰王涇撰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貞元中上之

禮閣新儀三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博士韋公肅撰錄開元以後禮文損益至元和十一年其一卷為目錄按館閣書目云卷數雖存而書不全又後卷互重出今本不爾但目錄稍訛

南豐曾氏序曰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史館秘閣及臣書多複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禁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眾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未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衣薪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謂人之所以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

俗之便習亦與之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酒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

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著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續曲臺禮三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博士太原王彥威撰元和十三年嘗獻曲臺新禮三十卷至長慶中又自元和之末次第編錄下及公卿士庶婚姻喪祭之禮并目錄為三十卷通前為六十一卷按此惟續書而亦無目錄前書則未之見也館閣書目亦無之文宗朝彥威仕為尚書郎度使

五禮精義十卷

崇文總目唐太常博士韋彤撰皆載唐禮參引古義申釋其文

服飾圖二卷

晁氏曰唐李德孫編共五十五事

咸鎬故事一卷

晁氏曰唐韋愼徽撰纂長安自元日至除夜朝廷慶賀事

崇豐二陵集禮

太常丞裴瑾封敘撰柳子厚序略曰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掇拾殘闕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陵（德宗崇陵順宗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黃裳）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攢與殯同徒丸切殯也秘器作棺槨象物車輿之屬）外之則復土斥上因山之制（復土將軍穿壙下棺又覆土斥開也謂開土地為冢壙又文帝贊因其山不起墳）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方國（[illegible]）下之則制服節文須其宜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且本作具）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援揚剪截而卑得其中頗問關決而不悖於

章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所刊定又奏從于上將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

五服志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據江都開元二禮參引先儒所論輕重之制蓋唐人所紬次云

喪服加減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又無倫次

開寶通禮二百卷

晁氏曰皇朝劉溫叟等撰開寶中詔溫叟同李昉盧多遜扈蒙楊昭儉賈黃中和峴陳鄂損益開元禮為之附益以國朝新制

朱子語錄曰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畧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祀山川者只開元禮內有　祖宗時有開寶通禮科學究試默義須是念得禮熟是得禮官用此等人為之介甫一切罷去盡令做大義故今之禮官不問是甚人皆可做某嘗謂朝廷須留此等專科如史科亦當有

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

崇文總目皇朝翰林學士盧多遜等撰多遜既定新禮復因開元禮義鑑增益為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上之詔與通禮並行

太常新禮四十卷

陳氏曰提舉編修賈昌朝子明等上景祐四年同知太常禮院浦城吳育春卿言本院所藏禮文故事未經刊修請擇官參定至慶曆四年始成凡通禮所存者仍其舊其異者列之為一百二十篇編修官孫祖德李宥張方平呂公綽曾公亮王洙林瑀余靖刁約

太常因革禮

陳氏曰皇朝姚闢蘇洵撰嘉祐中歐陽修言禮書文舊放軼請禮

官編修六年用張洞奏以命關詢至治平二年乃成詔賜以名李
清臣云開寶巳修三輯禮書推其要歸嘉祐尤悉然繁簡失中詭
顯不補豈有拘而不得騁乎何控馭之甚也
原州李氏跋古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自後世以禮著書者僅存
其大槩或闕其彌大經稍粗詳曲禮盡廢以故往往不可復考嘉祐
獨於損益其取同異之際莫不咸在時知制誥張瓌奏以為國朝
禮不合古制欲命大臣與禮官釐正紬繹然後傳之永久蘇先生
爭之以為今亦編集故事使後世毋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遂使
遵而行之也遇事而載之不擇善惡是記事之體也蓋其凡例條
目之定論若此而昧者顧謂繁簡失中以粗醜目之抑未之思歟
其書以開寶通禮為本而以儀註例冊附見之且參以實錄封禪
記鹵簿記大樂記及他書經禮曲禮於是兩備張文定謂其事業
不得舉而措之於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為太常施用者此也

封禪記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謂等撰大中祥符元年詔謂與李宗諤陳彭年以
景德五年正月三日天書降於左承天門鴟吻之上迄十月泰山
修封事迹儀註詔誥編次成書上之御製序冠之於首
祀汾陰記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謂撰大中祥符三年八月降祀汾陰御札至明年
春禮成四年詔謂與陳彭年編次事迹儀註踰二年成書上之
吉凶書儀二卷
晁氏曰皇朝胡瑗纂之撰略依古禮而以今體書疏儀式附之
天聖鹵簿記十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常山宋綬公垂撰始太祖朝鹵簿以繡易畫號
繡衣鹵簿真宗時王欽若為記二卷闕於繪事弗可詳識綬與馮
元孫奭受詔質正古義傳以新制車騎人物器服之品皆繪其有
者名同飾異亦別出焉天聖六年十一月上之其考訂援證詳洽
可稽
大饗明堂記二十卷紀要二卷
陳氏曰宰相河汾文彥博寬夫等撰國朝開剏以來三歲親郊未
嘗躬行大享之禮皇祐二年詔以季秋擇日有事于明堂而罷冬
至郊祀直龍圖王洙言國家每歲大饗上於南郊寓祭不合典禮
古者明堂宗廟路寢同制今大慶殿即路寢也九月親祀當於大
慶殿行禮詔用其言禮成命彥博又次相宋庠參預高若訥編修
為記上親製序文已而彥博以簡牘繁多別為記要首載聖訓欲
以大慶為明堂禮官之議適與聖意合云
元豐郊廟禮文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楊完撰元豐初以郊廟禮文訛舛詔陳襄李清臣王
存黃履何洵直孫諤楊完就太常寺檢討歷代沿革以詔考其得

失又命陸佃張璪詳定後以前後所進禮文獨令完編類五年成
書奏御其書雖援據廣博而雜出衆手前後屢見繁復為甚云
閤門儀制十二卷
陳氏曰學士李淑等修定皆朝廷禮式也
政和五禮新儀二百四十卷目錄五卷
陳氏曰議禮局官知樞密院鄭居中尚書白時中慕容彥逢學士
強淵明等撰首卷祐陵御製序文次九卷御筆指揮次十卷御製
冠禮餘二百二十卷局官所修也
石林葉氏曰國朝典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卷太祖
開寶初始命劉溫叟盧多遜扈蒙三人補緝遺逸通以今事為開
寶通禮二百卷又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且依開元禮設科取
士嘉祐初歐陽文忠公知太常禮院復請續編以姚闢蘇洵掌其
事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議者病其太簡元豐中蘇子容復議以

開寶通禮及近歲詳定禮文分有司儀註沿革爲三門爲元豐新禮不及行至大觀中始修之鄭達夫主其事然時無知禮舊人書成頗多牴牾後亦廢

朱子語錄曰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爲之本朝修開寶初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修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畧牴牾更没理會又不如開元禮

政和五禮撮要十五卷

陳氏曰紹興中有范其姓者爲湖北漕取品官士庶冠昏喪祭爲一編刻板學宮不著名以武昌志考之爲漕者有范正國范寅秩不知其爲誰也

政和冠昏喪祭禮十五卷

陳氏曰紹興中南康黄灝商伯爲禮官請於政和五禮内掇取品官庶人禮摹印頒之郡縣從之其實即前十五卷書也

訓俗書一卷

陳氏曰許洞天撰述廟祭冠笄之禮而拜掃附于末謝絳希深王舉正皆有序跋淳化三年進士希深之舅也

孟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侍御史平昌孟詵撰曰正祭節祠薦新義例凡四卷

徐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左金吾衛倉曹參軍徐潤撰

鄭氏祠享禮一卷

陳氏曰唐侍御史鄭正則撰

范氏寢堂時饗禮一卷

陳氏曰唐淨緣尉南陽范傳式殿中侍御史傳正修定

賈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武功縣尉賈頊撰

劉岳書儀

歐陽氏歸田錄曰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婿之馬鞍父母爲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爲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畧整齊之固不足爲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皆苟簡粗畧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繆可爲大笑者坐鞍一事耳

新定寢祀禮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中興館閣書目有此書云前後有序題太常博士陳致雍撰今此本亦前後有序意其是也致雍晉江人及仕本朝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七

經籍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儀註

孫氏祭享禮一卷

陳氏曰檢校左散騎常侍孫日用撰周顯德中博士後仕本朝開寶時作此書

杜氏四時祭享禮一卷

陳氏曰丞相山陰杜衍世昌撰

韓氏古今家祭式一卷

陳氏曰司徒兼侍中相臺韓琦稚圭撰

横渠張氏祭禮一卷

陳氏曰張載子厚撰末有呂大鈞和叔說數條附焉

朱子語錄曰横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

伊川程氏祭禮一卷

陳氏曰程頤正叔撰首載作主式

伊洛禮書補亡　伊洛遺禮

臨川陳氏序曰吾友陳君擧爲余言薛季宣士隆嘗從袁道潔游道潔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不及授士隆而死今不知其書[illegible]在何許伊川嘗言修六典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殆是書也其書之散亡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為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或者其書尚可訪也

又曰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祭僅存其一二今以附諸禮亡之後夫禮雖先王之未有可以義起也補亡所集其義也苟精其義則當時之所參定者尚可考而闕裂不全之制豈必以是為冗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存其義之可見者以惜其不可見者而已

呂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丞相京兆呂大防微仲正字大臨與叔撰

朱子語錄曰與叔集諸家禮補儀以儀禮為骨

范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范祖禹淳甫撰

溫公書儀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前一卷為表章書啓式餘則冠婚喪祭之禮詳焉

朱子語錄胡叔器問四先生禮晦菴先生曰二程與横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溫公本諸儀禮最為適古今之宜

先公曰溫公此書專本儀禮其大者莫如婚喪婚禮婦見舅姑條下註若舅姑已歿則有三月廟見之禮此儀禮記也儀禮凡單言廟皆謂禰廟非祖廟也公謂婦入門拜先靈則三月廟見之禮可廢此於禮為稍略而朱文公遂以為惑於陳鍼子先配後祖之說故以婦入拜祖先為未然此禮當考（按鍼子所譏自謂當迎婦時不先告廟註家引公子圍告莊共之廟而後行為證即非婦入門時事）喪禮卒哭而祔亦儀禮說也儀禮三虞明日以其班祔公直用之此於禮為大減檀弓明言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而云周已戚公於註文但略言而不詳述蓋練而祔公所不敢故耳大槩溫公誠篤之學嘗答許奉世秀才書云自幼誦諸經讀註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從之此其大指也

居家雜禮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

呂氏鄉約一卷鄉儀一卷

陳氏曰呂大鈞和叔撰

高氏送終禮一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高閌抑崇撰

四家禮範五卷

陳氏曰張栻朱熹所集司馬程張呂氏諸書而建安劉珙刻於金陵

古今家祭禮二十卷

陳氏曰朱熹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祭禮皆在焉

朱文公家禮

朱子自序曰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務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

李氏曰先生居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蓋自始死以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共成一編命曰家禮既成為一童行竊之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故未嘗為學者道之

楊氏曰愚按家禮一書今之士大夫家冠婚喪祭多所遵用然此書始成輒復失之先生未嘗再加審訂則世或未之知也初先生所定家鄉邦國王朝禮專以儀禮為經及自述家禮則又通之以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婚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之書為最善及論祔遷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疏略而用儀禮祭禮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為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於此尤拳拳也惜其書既亡至先生既沒而後出先生不及再修為一定之成儀以幸萬世而反為未成之闕典愚嘗與朋友讀而病之於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若婚禮親迎用温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之類是也有後來議論始定不必守家禮之舊儀者若祭禮祭始祖初祖而後不祭之類是也有超然獨得於心不用疏家穿鑿之說而默與鄭註本義契合若深衣之續衽鉤邊是也有用先儒舊義與經傳不同未見於後來之考訂議論者若喪服辟領婦人不杖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悉附於逐條之下以待朋友共相考訂庶幾粗有以見先生之意云

十書類編三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集十書者曾氏弟子職曹昭女誡韓氏家祭式司馬温公居家雜儀呂氏鄉禮范氏義莊規高氏送終禮高登修學門庭朱氏重定鄉約社倉約束也雖不專為禮而禮居多故附之於此

廟議一卷

陳氏曰吏部侍郎趙粹中撰進專為太祖未正東鄉之位乃裒董棻王普趙漢首議與一時討論本末上之時淳熙中也

家常雜錄一卷樂章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雜錄禮書牲牢樂舞祝祠其樂章則祠祭見行用者

服飾變古元錄三卷

陳氏曰唐翰林學士汝南袁郊之儀撰郊宰相滋之子唐志作一卷

古今服飾儀一卷

陳氏曰題蜀人費樞紹興丙序

考古圖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與叔裒諸家所藏三代秦漢尊彝鼎敦之屬繪之于幅而辨論形制文字

陳氏曰其書作於元祐七年所紀自御府之外凡三十六家所藏古器物皆圖而錄之

博古圖說十一卷

陳氏曰祕書郎昭武黄伯思長睿撰凡諸器五十九品其數五百二十七印章十七品其數二百四十五李丞相伯紀爲長睿志墓言所著古器說四百二十六篇悉載博古圖說考之圖多出於伯思亦有不盡然者又其名物亦頗不同錢鑑二品至多此所載二錢二鑑而已博古不載印章而此印章最夥豈長睿没於政和八年其後修博古圖頗采用之而亦有删改云爾其書大抵好傅會古人名字說已見前

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楚集三代秦漢彝器繪其形範辨其欵識增多於呂氏考古十倍矣

陳氏曰宣和殿所藏古器物圖其形製而記名物錄其欵識品有總說以舉其凡而物物考訂則其目詳焉然亦不無牽合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匜因取一冊讀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于此父癸匜之銘曰爵方父癸則爲說曰周之君臣其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干爲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夏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爲周物且以爲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匜之銘曰仲姞義母作則爲之說曰晉文公杜祁讓偪姞而已次之趙孟云母義子貴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姞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姞姓女多矣安知此爲偪姞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爲母哉既言仲姞自名又以爲襄公爲杜祁所作然則爲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水匜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爲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爲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當是明年也按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即眞位遂以其日爲始建國元年安有明年却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則爲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末諸侯自王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爲國各數百年豈必當湣王時從親乎且湣王在齊諸王中最爲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銗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爲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鑄爲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即山鑄錢乃吳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何預焉其可笑五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又曰博古圖近復盡觀之其謬妄不可殫舉政宣間蔡京爲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春秋三傳眞束高閣故其所引用絕無來歷然至以周吁爲衛大夫高克爲衛文公將是此書局學士亦不曾讀毛詩矣可笑也

鍾鼎欵識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薛尚功編考古博古圖之類然尤爲詳備

按考古圖諸書晁氏以入小學門陳氏以入書目門皆失其倫類既所考者古之禮器則禮文之事也故厘入儀注門

中興禮書

中興藝文志中興禮書者淳熙中禮部太常寺編次中興以來所行之禮也其間如内禪慶壽之類亘古所無可謂盛矣

謚別十卷

崇文總目宋沈約撰上采周秦下至晉宋君臣謚號而以周公謚法爲本云

謚法四卷

崇文總目梁賀琛撰初約本周公之謚法至琛又分君臣美惡婦人之謚各以其類標其目曰舊謚者周公之謚法曰廣謚者約所撰也曰新謚者琛所增也

晁氏曰約撰凡七百九十四條琛又加婦人謚二百三十八條

續古今謚法十四卷

崇文總目唐戶部郎中王彥威撰因舊謚品援集故事依沈約謚例記梁已來至唐得謚官稱姓名又以單複謚爲別

嘉祐謚法三卷

晁氏曰皇朝蘇洵明允撰洵嘉祐中被詔編定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六家謚法於是講求六家外採今文尚書汲冢師春蔡邕獨斷凡古人論謚之書收其所長加以新意得一百六十八謚芟去者百九十有八又爲論四篇以叙其去取之意

六家謚法

陳氏曰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周沆等編六家者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也今按周公即汲冢書之謚法解春秋即杜預釋例所載也廣謚不著名氏沈約書一卷賀琛書四卷扈蒙書一卷皆祖述古法而增廣之琛字國寶山陰人梁尚書左丞蒙字日用幽州人國初翰林學士此書嘉祐末編集英宗初始上

鳳淵李氏跋六家謚法二十卷嘉祐中范忠文與老蘇公及姚闢等所修六年十月始奉詔刊定八年上之蘇公之意有所未盡又別爲謚法三卷謚錄三十五卷於是古今謚法始粲然大備謚者行之表所以成德蓋考名易行使既沒之後是非較然先王所以深勸沮所從來遠矣後世循私之習勝士一登大官身顯不問賢否例得美謚褒貶至是幾廢猶賴學士大夫時起爭之公之此書雖格於一時異議卒不果行而書之意爛如日星固不害其傳百代之明法也惜謚錄之書今獨皇朝者存而所次歷代十五卷俄空焉六家之得失公辨正既無遺矣然亦嘗考之名周公者即汲冢周書謚法篇名春秋者即杜預釋例謚法篇唐及國史藝文志皆不載近世學者就二書中採出公固以疑其非古然猶未明其爲汲冢書與釋例故并及之

集謚總錄一卷

晁氏曰皇朝孫緯撰凡一卷春明退朝錄嘗集類國朝謚幾二百人緯仕宗正寺丞日因宋氏之舊纂元豐以後遂得三百餘人自宗室宰相以下分爲九等其序畧云有爵位已高當得謚而未聞者若范質呂餘慶韓崇訓王博文晏遘王沔是也

政和修定謚法

陳氏曰禮制局詳議官蔡攸等承詔修定全書八十卷大率祖六家之舊畧爲沿革統論一卷參照二十六卷看詳二十五卷增立十卷合而爲詳定六卷今惟修定六卷存而以沿革繫之篇首按館閣書目亦闕參照二十六卷

鄭氏謚法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上卷序五篇中卷謚三等下卷後論四篇

讖緯

隋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證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祕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爲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記曆樞含神務孝經勾命決

按神契雜識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爲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爲讖律之註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爲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人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踰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今錄其見存列于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陳氏曰按後漢書緯候之學註言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氾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讖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傅會符命其源寔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寖微矣考唐志猶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者如此及孔氏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删去之以絕偽妄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況其殘闕不完於偽之中又有偽者乎姑存之以備凡目云爾唐志數內有論語緯十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讖者豈其是也御覽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歷序孝經左方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攷

致堂胡氏曰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寖廣要之各有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夷考其行事蓋儒流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牢不可破耶

又曰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於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也

隋志十三部合九十二卷 通計十書合三十二部共二百三十二卷

唐志二家九部八十四卷

宋三朝志四部三十二卷

宋中興志三家五部十二卷

易乾鑿度二卷

晁氏曰右舊題蒼頡修古籀文鄭氏註按唐四庫書目有鄭玄註詩書緯及有宋均註易緯而無此書其中多有不可曉者獨九宮之法頗明昔通儒謂緯書僞起哀平光武既以讖立故篤信之陋儒阿世學者甚衆鄭玄何休以之通經曹褒以之定禮歷代革命之際莫不引讖爲符瑞故桓譚張衡之徒皆深嫉之自符堅之後其學殆絕使其尚存猶不足信況此又非其真也

坤鑿度二卷

晁氏曰題曰包犧氏先文軒轅氏演古籀文蒼頡修按隋唐志及崇文總目皆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當是國朝人依託為之

周易緯稽覽圖二卷是類謀一卷辨終備一卷乾元序制記一卷坤靈圖一卷通驗卦二卷

晁氏曰漢鄭玄註按隋志有鄭氏註易緯八卷唐志有宋均註易緯九卷李氏本註與隋志同卷數與唐志同家本蓋出李氏獨不載乾鑿度二卷而有乾元叙制一卷按後漢註七緯名亦無乾元叙制

陳氏曰其間推陰陽卦直至唐元和中蓋後世術士所附益也按七緯之名無乾元序制

易稽覽圖三卷

陳氏曰與上易緯前三卷相出入而詳備不同

乾坤鑿二卷

陳氏曰一作巛鑿度題包犧氏先文軒轅氏演籀蒼頡修晁氏讀書志云崇文總目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當是國朝人依託為之

禮含文嘉

宋兩朝藝文志舊有讖緯七經雜解今緯書存者獨易而含文嘉乃後人著為占候兵家之說與諸書所引禮緯絕異不合故以易緯附經移含文嘉于五行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八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經 小學

漢藝文志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師古曰保氏地官之屬也保安也）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師古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象事即指事也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象意即會意也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象聲即形聲謂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文字之義總歸六書故曰立字之本焉）漢興蕭何草律（師古曰草創造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韋昭曰若今尚書蘭臺令史也臣瓚曰史書今之太史也）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師古曰各任私意而為字）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文字有疑則當闕而不說孔子自言我初涉學尚見闕文今則皆無任意改作也）蓋傷其寖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之也易音弋豉反）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師古曰并合也總合以為蒼頡篇也）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師古曰復重也）元帝時黃

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
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
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
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師古曰臣固自謂也作
十三章後人不別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章中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
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
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
隋經籍志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
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
借六義之別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
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習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
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
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

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
書署書殳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
篆蟲鳥并藁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
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
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
自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
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體勢之
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
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又後漢鐫刻
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
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洛陽值
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
載入長安置于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

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
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宋三朝藝文志曰漢志六藝以爾雅附孝經六書為小學隋沿其
制唐錄有詁訓小學二類爾雅為詁訓偏傍音韻雜字為小學今
合為一自齊梁之後音韻之學始盛顧野王玉篇陸法言切韻尤
行於世
漢志十家三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
漢志爾雅以下四部二十六篇漢志元附孝經今更入小學
隋志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
唐志六十九家一百三部七百二十一卷失姓名二十三家徐浩以下不著錄二十三家二千
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六十七部六百八卷
宋兩朝志二十部一百四十二卷
宋四朝志二十二部二百七十七卷

宋中興志一百二十八家一百五十五部一千一百十三卷
爾雅三卷
晁氏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
晉郭璞注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
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雅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
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
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
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而藝文志獨以爾雅附孝經類經籍
志又以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目置于小學之首
陳氏曰晉弘農太守河東郭璞景純注按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
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璞序亦但稱興於中古隆於漢氏
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為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所

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前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氏行於世

朱子語錄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註　爾雅非是只是據諸處訓釋所作趙岐說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書亦無可考

爾雅釋文一卷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

爾雅音訓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孫炎郭璞二家音訓爲尙狹頗增益之

爾雅疏十卷

晁氏曰舊有孫炎高璉疏皇朝以其淺略命邢昺杜鎬等別著此書

陳氏曰邢昺撰其叙云爲注者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郭景純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惟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今奉勑校定以景純爲主共其事者杜鎬而下八人

止齋陳氏跋爾雅疏曰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爲作也漢興除秦之禁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尙以注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爲之疏爾雅稍稍出比于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而爾雅益廢余憶爲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蟛蜞爲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爲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學官多殘闕金華趙君子良來爲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因叙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爲同年進士名善珍

爾雅音略三卷

晁氏曰僞蜀毋昭裔撰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朗釋文昭裔以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於所讀及釋其文義最明者爲定

小爾雅一卷

晁氏曰孔氏古文也見於孔鮒書

陳氏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氏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爲十三章當是好事者抄出別行

爾雅新義二十卷

陳氏曰陸佃撰其於是書用力勤矣自序以爲雖使郭璞擁篲清道跂望塵躅可也以愚觀大率不出王氏之學與劉貢父所謂不

徹薑食三牛三鹿戲笑之語殆無以大相過也書云玩物喪志斯其爲喪志也弘矣須在南城傳寫凡十八卷其曾孫子遹刻於嚴州爲二十卷

注爾雅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其言爾雅出自漢代箋註未行之先蓋憑詩書以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釋者也言語稱謂宮室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所不能識者故爲之訓釋義理人之所本有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反舍經之言而疑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己之意以爲經意此其爲說雖偏而論注釋之害則名言也

博雅十卷

晁氏曰隋曹憲撰魏張揖嘗採蒼雅遺文爲書名曰廣雅憲因揖之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之爲博云後有張揖表憲後事唐太

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問憲憲具為音注援驗詳覆帝歎賞之

陳氏曰魏博士張揖撰凡不在爾雅者著于篇仍用爾雅舊目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今書十卷而音附逐篇句下不別行揖又有埤蒼三蒼訓詁雜字古文字訓凡四書見唐志今皆不傳

蜀爾雅三卷

陳氏曰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按李邯鄲云唐李商隱採蜀語為之當必有據

埤雅

晁氏曰皇朝陸佃農師撰書載蟲魚鳥獸草木名物喜採俗說然佃王安石客也而學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者

陳氏曰釋魚釋獸以及於鳥蟲馬木草而終之以釋天所以為爾雅之輔也此書本號物性門類其初嘗以說魚說木二篇上之朝續修奏將就而永裕上賓不及再上既注爾雅遂成此書其於物性精詳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字說

急就章一卷

晁氏曰漢史游撰唐顏師古注游元帝時為黃門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此故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于世

陳氏曰其文多古語古字古韻有足觀者

方言十三卷

崇文總目漢揚雄子雲撰晉郭璞注今世所傳文或訛缺與先儒所引時有差云

晁氏曰雄嘗素油問上計孝廉異語采集之題其首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予傳本於蜀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存之然監本以秩佳為秩侯以更為吏引傳糊其口於四方作翔于口未必盡得也

陳氏曰首題輶軒使者絕代語末載答劉歆書具詳著書本末其畧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常抱三寸弱翰齎素油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葛洪西京雜記言子雲好事常懷鉛題槧從諸計訪殊方絕域之語蓋本雄書所云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今世所傳揚子雲輶軒使者絕域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為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為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

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故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釋名八卷

陳氏曰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序云名之於實各有類義百姓曰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篇

說文解字三十卷

晁氏曰漢許慎纂李陽冰刊定偽唐徐鉉再是正之又增加其闕字

陳氏曰凡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各分上下卷凡五百四十部九千

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雍熙中右散騎常侍徐鉉奉
詔校定以唐李陽冰排斥許氏爲臆說未有新定字義三條其音
切則以唐孫愐韻爲定

容齋洪氏隨筆曰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摭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爲艸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爲犕(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爲若夕寅其文蔚也爲斐也乘馬班如爲驙如天地絪縕爲天地壹壺所引書帝乃殂落爲勛乃殂竄三苗爲𡫹(塞也音倅)三苗又闢圛升雲半有半無狟有爪而不敢以撅又以相陵懱維緢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所引詩既伯既禱爲既禡既禂新臺有泚爲有玼焉得諼草爲安得藼艸論語荷蕢爲荷臾褻裘爲祮衣又有路子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爲源源接淅爲滰淅(滰其兩反漬米也)左傳崔涼爲犍涼芟夷爲癹(音撥)夷周語觥飯不及壹飧爲侊飯不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說文字源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騰集初李陽冰爲滑州節度使李勉篆新驛記賈耽鎮滑州見陽冰書歎其精絕因命陽冰姪騰集許慎說文目錄五百餘字刊于石以爲世法云

說文解字韻譜十卷

晁氏曰南唐徐鍇撰鍇以許氏學絕取其字分譜四聲殊便檢閱然不具載其解爲可恨頗有意再編之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陳氏曰南唐校書郎廣陵徐鍇楚金撰爲通釋三十篇部叙二篇通論三篇袪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篇鍇至集賢學士右內史舍人不及歸朝而卒鍇與兄鉉齊名或且過之而鉉歸朝通顯故名出鍇上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及之者

巽岩李氏序曰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許叔重始爲說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後二十一年當安帝建光元年叔重子沖乃且以獻晉東萊掖令呂忱繼作字林五卷以補叔重所闕遺者於叔重部叙初無移徙忱書甚簡顧爲它說揉亂且傳寫訛脫學者鮮通今往往附見說文蓋莫知自誰氏始(古文籀文或是呂忱始增入今或以附見說文或在漢末以前若說文元自有此則林罕不應歸忱補許氏遺闕也及字當時增入上字則說文元自有矣更詳之)陳左將軍顧野王更因說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帝大同末獻之其部叙既有所升降損益其文又增多於叔重唐上元末處士孫強復修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於俗間者強所修也叔重專爲篆學而野王雜以隸書用世既久故篆學愈微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逐世好非復叔重之舊自強以下固無譏焉大曆間李陽冰獨以篆學得名時稱中興更刊定說文仍祖叔重然頗出私意詆訶許氏學者恨之南唐二徐兄弟實

相與反正由舊故鍇所著書四十篇總名繫傳蓋尊許氏若經也惜其書未布而鍇亡本朝雍熙三年鍇兄鉉初承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詳校說文今三十卷內繫傳往往錯見豈其家學同源果無異派歟鍇亡時鉉苦許氏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因令鍇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檢閱力省功倍鉉又爲鍇篆名曰說文韻譜其書當與繫傳並行今韻譜或刻諸學官而繫傳迄莫光顯余蒐訪歲久僅得其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蓋嘗謂小學放絕久矣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爲宗而鉉鍇兄弟最其親近者如陽冰林罕郭忠恕等輩僅當收拾採掇聚爲一書使學者復觀純全似非小補顧力有所不及耳韻譜仍便於檢閱然局以四聲則偏旁要未易見乃因司馬光所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安排使若魚貫然開編即可了也說文所無而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

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氏皆以類篇為定類篇者司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祐初宋祁鄭戩建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丘雍等景德末重脩繁省失當有誤科試乞别刋定即詔祁戩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寶元二年書成賜名集韻度等復奏集韻添字極多與彭年雍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參協乞别為類篇即以命洙洙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錫張次立同加校讎宿遷又命范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乃上其書自集韻類篇列於學官而廣韻玉篇微矣然小學放絶講習者寡獨幸其書具存耳所謂廣韻則隋仁壽初陸法言等所共纂次而唐儀鳳後郭知玄等又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者以切韻為繆略復加刋正别為唐韻之名在本朝太平興國及雍熙景德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今號集韻則又寶元改賜也切韻廣韻皆莫如集韻之最詳故司馬光因以修類

篇集韻部敘或與廣韻不同舒修韻譜尚因之今五音先後並改從集韻蓋類篇亦以集韻為定故也嗚呼學無小而古則謂字書之學為小何哉亦志乎學當由此始爾凡物雖微必有理存何況斯文幼而講習磨礱浸灌之久逮其長也於窮理乎何有不則躐等陵節君子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祿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弃捐不省臨字書者求其心畫端方已絶不可得但肆筆趍姿媚耳偏旁橫豎且昏不知别其文之理耶先儒解經固未始不用此匪獨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說文覃思頗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為少獨恨求之太鑿所失更多不幸驟貴附和者益衆而鑿愈甚蓋字有六義而彼乃一之雖欲不鑿得乎科試兢用其說元祐嘗禁之學官導諛紹聖復用嗜利祿者靡然風從鑿說橫流汨喪道真此吾蘇氏所以力攻王氏而不肯置也若一切置此弗道則又非是今國家既不以此試士為士者可以自學矣乃未嘗過而問焉

余竊哀之雖老矣猶欲與後生共講習此故先為此五音韻譜且敘其指意云

又後序曰某在武陵嘗與賈直孺之孫端修因徐楚金兄弟說文解字韻譜别以類編所次五音先後作五音譜其部序仍用許叔重舊次蓋楚金兄弟本志止欲便於檢閲故專以聲相從叔重當時部敘固不暇存既不存當時部敘則於偏傍一切都置之宜矣然偏傍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而未審厥聲者豈不愈難於檢閲乎此寶元所以既修集韻必修類篇修類篇蓋補集韻之不足處也集韻類篇兩者相順則字之形聲乃無所逃檢閲之難果非所患故其初作五音譜不敢紊叔重部敘舊次其偏傍皆按堵如故獨依類篇取集韻翻切所得本音以序安頓纍然珠連不相雜揉古文奇字畢陳立見頗自謂於學者披閲徑捷不媿楚金兄弟之言矣書既成未敢出也會得請歸眉山惟吾鄉家氏三世留意象

學多所纂述每欲持此書相與考評精擇或增或損而去鄉踰一星終又歸則舊遊零落盡矣後生雖多後才頗不復肯以小學為事所謂五音譜者遂束之高閣兹來遂寧適與餘杭虞仲房相遇仲房能為古文奇字聲猛東南凡江浙扁榜與其它金石刻多仲房筆其乘暇則出五音譜求是正焉仲房喜曰此要書也便可刋刻與後學共之復何待某曰姑徐之試為我更張其不合者已而仲房謂某曰五音譜發端實因徐氏則此譜宜以徐氏為本以徐氏為本則所謂以聲相從其平上去入自有先後固不容顛倒叔重部敘亦何可獨異蓋即用徐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起東終甲而偏傍各以形相從悉依類篇今若此則說文解字形聲具存此譜於檢閲豈不愈徑捷但不免移徙叔仲部敘耳某曰叔重部敘舊次起一終亥世固未有能通其說者楚金實始通之其書要自別行兩不傷賦詩斷章取所求而已復何待亟謂仲房鋟版流布

嗟夫小學放絶久矣自是其復興乎若論小學源委則戴侗止矣錄崇寧以來用篆籀名一時者其興則張有謙仲歷陽則徐兢明叔而仲房最所善者獨張謙謂其曰明非謙敵也謙作復古編其篆法實繼斯氷其辨形聲分點畫剖判眞僞計較毫釐視楚金兄弟及郭忠恕尤精密其有功於許氏甚大其書今具在明何敢望耶某曰明非謙敵信然謙不務進取用心於內成此書時年五十餘矣晚又兼家爲黃冠師殆世外士陳了翁實愛之重之特識篇首夫豈若明之攀援姻戚苟入書局爲登進未幾旋遭汰斥乎兩人相去何翅九牛毛因是亦可得吾仲房曾懷本趣遂并復古編重刋刻云

又曰舊編五音譜凡許氏而無類篇新入者皆弃取若有重光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氏皆以類篇爲定今編既改部敘從徐氏則其五音先後亦不復用類篇但取許氏本音次第之庶學者易曉二書要須各行乃曲當云

字林五卷

陳氏曰晉弦令呂忱撰太一山僧雲勝註按隋唐志皆七卷三朝國史志惟一卷董氏藏書志三卷其集說文之漏畧者凡五篇然雜揉錯亂未必完書也

巽巖李氏曰隋唐志皆云七卷恐誤今五卷具在此說文部敘初無欠闕不應五卷外更有兩卷崇文及邯鄲總目並無忱書余獨得之遂章但恨轉寫脫誤且它說雜揉其間非復忱書舊本也忱所增古文籀文今說文多已附見疑後人因忱書悉收繫許氏若許氏先自有之忱又何補焉隋氏又載宋楊州督護吳恭字林音義五卷忱書今閒有音獨無吳恭姓名仍無卷標畧隨篇次第篇首又題太一山僧雲勝註亦不知雲勝者何許人忱書要爲可惜除古文籀文已附見說文外他字亦多收繫類篇尚有未收繫者故忱本書不可遂使散落須求善本校正之

玉篇三十卷

晁氏曰梁顧野王撰唐孫彊又嘗增字僧神珙反紐圖附于後

陳氏曰大約本說文以後漢反切音未備但云讀如某其反切皆後人所加多疎樸脫誤至梁時四聲之學盛行故此書不復用直音矣其文字雖增多然雅俗雜居非如說文之精覈也又以今文易篆字益以姦訛世人以篆體難識今文易曉故說文遂罕習要當尋其本原也

像文玉篇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釋慧力撰據野王之書裒益衆說皆標文示象

玉篇解疑三十卷

崇文總目道士趙利正撰刪略野王之說以解字文

重修玉篇三卷

崇文總目皇朝詔翰林學士陳彭年與史館校勘吳銳直集賢院丘雍等重加刋定

證俗音字四卷

崇文總目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正時俗文字之謬援諸書爲據凡三十五目

廣韻五卷

晁氏曰隋陸法言撰其後唐孫愐加字凡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前有法言長孫訥孫愐三序

陳氏曰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共爲撰集長孫訥言爲之箋注唐朝轉有加增至開元中陳州司法孫愐者成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修中興書目云不知作者按國史志有重修廣韻皇朝陳彭年等景祐集韻亦稱眞宗令陳彭年丘雍等因陸法言韻

欽為刊益今此書首載景德祥符勅牒以大宋重修廣韻為名然
則即彭年等所修也

景祐集韻十卷

陳氏曰直史館宋祁鄭戩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本於
文餘凡例詳見於序說文所無則引它書為解字五萬三千五百
二十五比舊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

名苑

丞相温文正公司馬光撰自序竊以為備萬物之體用者無過於
字包眾字之形聲者無過於韻今以集韻本為正先以平上去入
眾韻正其聲次以說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異辨其理次以
經傳諸書之言證其實命曰名苑其有法制云為時遷物變者亦
畧敘其沿革欲人知其源流變態云爾至於魚蟲草木之類雖纖
荇頻碎非忼慨君子所當用心然亦重名之一節爾至於三才道
德禮樂善惡眞偽之名輔佐世治其功亦不細哉所謂文武之道
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將來君子好學
樂道庶幾亦有取焉

類篇四十九卷

晁氏曰皇朝景祐中丁度受詔修類篇至熙寧中司馬光始奏書
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以說文為本
陳氏曰丁度等既修集韻奏言今添字既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
參協乞委修韻官別為類篇與集韻並行自寶元迄治平及成書
歷王洙胡宿范鎮司馬光始上之熙寧中頒行凡十五篇各分上
中下以說文為本而例有九云
潁濱蘇氏序曰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
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十百而亂有以待
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為多矣然而從其有形
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
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
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中諸儒始受詔
為集韻皆成以其有形存而聲亡者不可以責得於集韻也於是
又詔為類篇凡受詔若干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此於
字書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為
政登龜取黿攻梟去蛙之說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
而一有者皆預為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
使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為類篇以說文為本而其
例有八一曰舉據同部而吻肉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見也
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眞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叟之在
艸金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氖古气類也
而今附雨齡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
五曰臺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眞者皆從古也六曰兂
之附天王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王
之為玉朋之為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
加邑白之加𤾾凡集韻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推此八者以求
其詳可得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文若干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小學

禮部韻畧五卷

晁氏曰皇朝丁度等撰元祐中孫諤蘇軾再加詳定

陳氏曰雍熙中殿中丞丘雍景德龍圖閣待制戚綸所定景祐制詔丁度重修元祐太學博士增補其曰畧者蓋舉子詩賦所常用蓋字書聲韻之畧也

干禄字書一卷

晁氏曰唐顔元孫纂以經史所用爲正世所行爲俗二者之間爲通凡三體

林氏小說三卷

晁氏曰唐林罕撰凡五百四十一字以說文部居隨字出文以定偏旁其說頗與許愼不同而亦有得失邵必緣進禮記石經陛對仁宗顧問罕之書如何必曰雖有所長而微好怪說文歸字從堆從止從帚以堆爲聲罕云從𠂤於聲爲近此長於許氏矣說文哭從吅從獄省罕乃云象犬嘷此怪也有石刻在成都公武嘗從數友就觀之其解字殊可駭笑者不疑好怪之論誠然

復古編二卷

晁氏曰吳興道士張有謙中撰有自幼善小篆年六十成此書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爲正其點畫之微轉側從横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冰前後名人揩以古文往往而失其精且博如此

陳氏曰有工篆書專本許氏說文一點畫不妄錯林中書攄母魏國夫人墓道俾有書之魏字從山攄以爲非有曰世俗以從山者爲魏不從山者爲魏非也其實二字皆當從山蓋一字而二音爾說文所無手可斷字不可易也攄不能強曉者此書專辨俗體之訛手自書之陳了齋爲之序

古文四聲五卷

晁氏曰皇朝夏竦撰博採古文奇字分四聲編次以便檢尋

龍龕手鏡三卷

晁氏曰契丹僧行均撰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字注十六萬三千一百餘字僧智光爲之序後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按紀年通譜邪律隆緒嘗改元統和丁酉至道三年也沈存中言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此書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刻版其末舊題云重熙二年序蒲公削去之今本乃云統和非重熙字存中不見舊題妄記之耶

英公字源一卷

晁氏曰皇朝釋夢英撰夢英通篆籀之學書偏傍五百三十九字郭忠恕云按說文字源唯有五百四十部子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旁少晶惢至䖵弦五字故知林氏虚誕誤後進其小說可焚夢英因此書正之柴禹錫爲立石

釋鑒聿韻總五篇

洛陽僧鑒聿撰歐公序畧曰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它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一取焉洛僧鑒聿爲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攷次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

忽微椒(一有者字)之於鬚繽(一有者字)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
學者莫能難也惟其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
帝岐伯之書其於盡心者歟總也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
其文字雖以奧爰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一有而字)正焉(一無此字)書
之書旨(一作)非偶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字說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晚年閑居金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於此書與易相表裏而元祐中言者指其糅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特禁絕之

王氏自序曰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而許愼說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存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石林葉氏曰凡字不爲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專主義或聲或形其類不一先王略別之以爲六書而謂之小學者自是專門一家之學其散凝遽未易盡通又更篆隸損益變易必多乖失許愼之說文但據東漢所存以偏旁類次其造字之本初未嘗深究也王氏見字多有義遂一槩以義取之雖六書且不問矣況所謂小學之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鑿附會有一字析爲三四文者古書豈如是煩碎哉學者所以鬨然起而交詆譏不爲無罪然遂謂之皆非是取則過也

王元澤爾雅

王雱撰項平甫跋云讀王元澤爾雅爲之永歎曰嗚呼以王氏父子之學之苦卽其比物引類之博分章析句之工其用力也久其爲辭也精以此名家自足垂世視揚子雲許叔重何至多遜而必欲用此說也成五帝而登三王縛頡利而臣高昌則口燥矣度不能勝而乃濟之以愎輔之以狡招合一時之群小盡逐累世之舊臣以變吾國而覆之其遺凶流毒至使後之擅國者世師焉以專上益辟之說悅人主以邦朋國是之說空逐臣則王氏父子實爲之津梁可不痛哉

唐氏字說解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唐耜撰耜聖以來用字說程試諸生解者甚衆耜集成此書頗注其用事所出書一時稱之耜知邛州日奏御

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叠解備檢一卷

晁氏曰不見撰人名氏

切韻指玄論三卷四聲等第圖一卷

晁氏曰皇朝王宗道撰切韻之學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其學本出西域今其法類本韻字各歸於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脣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娘舌音也曉匣影喻牙音也來日半齒半舌也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于是矣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常本等聲盡泥入別等者謂之類隔變也中國自齊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約以後始以之爲文章至于近時始有專門者矣

韻補五卷

陳氏曰吳棫撰取古書自易書詩而下以及本朝歐蘇凡五十種

其聲韻與今不同者皆入焉朱侍講多用其說於詩傳楚辭注其
爲書詳且博矣又有毛詩補音一書別見詩類大歸亦如此以愚
攷之古今世殊南北俗異語言音聲誠有不得盡合者古之爲詩
學者多以風誦不專在竹帛竹帛所傳不過文字而聲音不可得
而傳也又漢以前未有翻切之學許氏說文鄭氏箋注但曰讀若
某而已其於後世四聲七音又豈能盡合哉反切之學自西域入
中國至齊梁間盛行然後聲病之說詳焉韻書肇於陸法言於是
有音同韻異若東冬鍾庚魚模庚耕清青登烝之斷斷乎不可以
相雜若此者豈惟古書未之有漢魏之前亦未之有也陸德明於
燕燕詩以南韻心有讀南作泥心切者陸以爲古人韻緩不煩改
字此誠名言今之讀古書古韻者但當隨其聲之叶而讀之若來
之爲釐慶之爲羌馬之爲姥聲韻全別不容不改其聲韻苟相近
可以叶讀則何必改字如燔字必欲作汾沿反官字必欲作俱員

反天字必欲作鐵因反之類則贅矣

廣干祿字書五卷

中興藝文志婁機撰機取許慎說文及諸家字書按以蔡伯諧五
經備體張參五經文字田敓九經字樣與夫經典釋文子史古字
參以本朝丁度所書集韻爲廣干祿字書蓋唐人顏元孫之書也
陳氏曰唐韻元孫爲干祿字書其姪真卿書之刻石吳興爲世所
寶辨正通俗三體目以干祿謂舉子所資也機熟於小學嘉泰中
教授資善堂景獻時爲惠國公數問字畫之異因爲此書續唐之
舊故仍干祿之名既而悟其非所以施於朱邸也則以干祿百福
之義傅會焉

脩校韻略五卷

陳氏曰秘書省正字莆田劉孟容以說文字林干祿書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佩觿復古編等書脩校

韻略分毫補注字譜一卷

陳氏曰進士耒陽秦昌朝撰附前韻略之後皆永嘉教授臨安錢
厚所刻也竊謂小學當論偏傍尚矣許叔重以來諸書是也韻以
略稱止施於禮部貢舉本非小學全書於此而校其偏傍既不足
以盡天下之字而欲使科舉士子並用篆籀點畫於試卷不幾於
迂而可笑矣哉進退皆無據謂之贅可也

附釋文互注韻略五卷

陳氏曰以監本增注而釋之

押韻釋疑五卷

陳氏曰進士廬陵歐陽德隆易有開撰凡字同義異字異義同者
皆辨之尤便於場屋

正字韻類

謝季澤撰止齋陳氏序畧曰季澤家學長於詩禮頗欲有所

論次而未就僅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偏傍訓故學者易入焉韓昌
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歐陽公序韻總亦曰儒者莫暇精
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它余方悲季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
足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書如二公之云也於是道其平昔大
槩序之篇端焉

字通一卷

陳氏曰彭山李從周肩吾撰

切韻義一卷纂要圖例一卷

陳氏曰汴陽謝暉撰紹興十年序

三十六字母圖一卷

夾漈鄭氏曰僧守溫撰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
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
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爲經音

爲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體縱故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
者七音也其體橫故爲緯經緯錯綜然後成文愚所作韻書備矣
釋氏讀此學爲小悟學者誠不可忽也

智永千字文一卷

晁氏曰梁周興嗣撰釋智永所書

後村劉氏曰嘗疑千字文世以爲梁散騎常侍周興嗣所作然法
帖中漢章帝已嘗書此文殆非梁人作也

經典釋文三十卷

晁氏曰唐陸德明撰德明名元朗以字行釋易書詩并三禮三傳
孝經論語爾雅老莊頗載古文及諸家同異德明蓋博極群書者

群經音辨七卷

晁氏曰皇朝賈昌朝撰先是大臣稽古不過秦漢引經義議政蓋
自昌朝始此書以古文多通借音詁乃辨正之凡五門

佩觿三卷

晁氏曰皇朝郭忠恕撰取字文相類者別其所從以檢訛舛上篇
論今傳訛小學異同極爲辨博

陳氏曰忠恕爲國子司業博士觿者所以解結也忠恕恃酒狂縱
毀犯法忤物得罪其死時頗異世以爲尸解

翰林禁經八卷

晁氏曰唐李陽冰撰論書勢筆法所禁故以名書

墨藪十卷

晁氏曰高陽許歸與編未詳何代人李氏書目止五卷而梁武評
書王逸少筆勢皆別出

陳氏曰不知何代人所集凡十八篇又一本二十一篇

臨池妙訣三卷

晁氏曰未詳何人撰後有江南李煜述書

周越書苑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周越撰越以善書名世天聖八年四月成此書奏御
故其序稱臣越臣兄起於柳公權書又云亡兄間稱名而不臣似
未精討論也

陳氏曰主客郎中臨淄周越與其兄起皆有書名起書未見越書
間有之俗甚

廣韻經音義四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分四聲以類相從蜀中印本也

鍾鼎篆韻七卷

晁氏曰皇朝薛尚功集元祐中呂大臨所載僅數百字政和中王
楚所傳亦不過數千字今是書所錄凡一萬一百二十有五

陳氏曰不著名氏按館閣書目此書有二家其一七卷其一一卷
七卷者紹興中通直郎薛尚功所廣一卷者政和中主管衡州露

仙觀王楚也則未知此書之爲王楚歟薛尚功歟尚功有鍾鼎法
帖十卷刻於江州當是其篆韻之所本也

漢隸字源六卷

陳氏曰婁機撰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魏碑附寫焉
者僅三十之一首爲碑目一卷每字先載今文而以漢字著其下
一字數體者並列之皆以碑目之次第著其所從出洪邁作序

象類書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鄭樵撰中興後安石之字說既廢樵復理其緒餘初
有象類之書復約而歸於六書象形類六百八指事類百七會意
類七百四十轉注類三百七十二諧聲類二萬一千八百十假借
類五百九十八

隸釋二十七卷 隸續二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洪适撰适取古今石刻法其字爲之韻辨其文爲之

釋以辨隷書曰隷釋隷續

陳氏曰凡漢刻之存於世者以今文寫之而為之釋又為之世代譜及物象圖碑形式悉具之魏初近古者亦附焉年來北方舊刻不可復得覽此猶可慨想

字始連環二卷

陳氏曰鄭樵撰大畧謂六書惟類聲之生無窮音切之學自西域流入中國而古人取音制字乃與韻圖脗合

論梵書一卷

陳氏曰鄭樵撰

樵論華梵曰諸蕃文字不同而多本於梵書流入中國代有大鴻臚之職譯經潤文之官恐不能盡通其音不可不論也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華以正錯成文梵以偏纏成體華則一字該一音梵則一字或貫數音華以直相隨梵以橫相綴華

蓋以目傳故必詳於書梵以口傳如曲譜然書但識其大畧華之讀別聲故就聲而借梵之讀別音故即音而借

又曰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不過數個屈曲耳差別不多亦不成文理而有無字之音若華人若不別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西域流入中土所以韻圖之類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識起例以其源流出於彼耳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中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為賢智不識字人為庸愚

石鼓文考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其說以為石鼓出於秦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

嘯臺集古錄二卷

陳氏曰王球子弁撰李邴漢老序之稱故人長孺之子未詳何王氏也皆錄古彝器款識自商迄秦凡數百章以今文釋之疑者闕焉

前漢古字韻編五卷

陳氏曰侍郎宣城陳天麟季陵撰取漢書所用古字以今韻編入之

班馬字類二卷

陳氏曰參政嘉禾婁機彥發撰取二史所用古字及假借通用者以韻之洪邁景盧作序

閣本法帖十卷

樂靜李昭玘跋太宗皇帝治定餘暇遊意翰墨遣使購古帝王名蹟墨帖集為十卷詔鏤版藏禁中每大臣登二府即賜焉歲久寖不復賜元豐中嘉王嘗從神考借其板模搨數百本主府官盡得

之士大夫間亦見一二初長沙僧希白填本刻石河東潘氏御史劉次莊又作別本識者謂希白善書不甚失真潘復易以它書御史所模尤疏闊夫獨前者縱學步者拘因人之迹而又加意焉則曰亂而心疑神已爵矣故終不近也

法帖釋文十卷

晁氏曰淳化法帖既已焚板元祐中有劉次莊者模刻之石復取帖中草書世所病讀者為釋文行於世

陳氏曰劉次莊元祐中為官帖釋文刻石臨江而武岡又嘗傳刻絳州潘氏帖嘉定中汪立中取劉本分二十卷中官帖所無者增附之

法書要錄十卷

陳氏曰唐大理卿河東張彥遠愛賓撰彥遠弘靖之孫三世相閱其父文規嘗刺湖州著吳興雜錄

金壺記一卷

陳氏曰僧適之撰集書家故事以二字爲題而注所出於其下凡三百餘條

飛白叙錄一卷

陳氏曰錢惟演希聖撰天聖四年序進

法帖刊誤二卷

陳氏曰黃伯思長睿撰淳化帖出於待詔王著去取時秘府墨蹟真贋雜居著不能辨也但欲備晉宋間名蹟遂至以江南人一手僞帖竄入其間鄙惡之甚米南宮辨之十已得七八至長睿益精詳矣

籀史二卷

陳氏曰翟耆年伯壽撰蒐諸家鐘鼎圖說爲一編頗有考究

絳帖評二十卷

陳氏曰鄱陽姜夔堯章撰

山谷黃氏跋絳本法帖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它異但能用筆耳元豐八年五月戊申趙正夫出此書於平原官舍會觀者三人石庭簡柳子文黃庭堅

蘭亭博議十五卷

陳氏曰淮海桑世昌撰世昌居天台陸放翁諸甥博雅能詩

蘭亭考十三卷

山谷黃氏蘭亭跋曰王右軍褉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似藏在秘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好迹唯有蘭亭故爲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彷彿古人筆意耳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劚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己有而非彼也

陳氏曰即博議也浙東庾司所刻視初本頗有刪改初十五篇今存十三篇去其集字篇後人集蘭亭字作書帖詩銘之類者又附見篇篇末及右軍他書蹟於樂毅論尤詳其書始成本名博議高内翰文虎炳如爲之序及其刊也其子似孫主爲刪改去此二篇固當而其它務從省文多失事實或戾本意其最甚者序文本亦條達可觀亦竄改無完篇首末闕漏文理斷續於其父猶然深可怪也此書累十餘卷不過爲晉人一遺帖自是作無益玩物喪志本無足云其中所錄諸家跋語有明然僞妄而不能辨者不暇疏舉

法言撮要十卷

陳氏曰吳興桑㫋山父撰以書家事實分門條類亦無所發明淳熙中人

書苑菁華二十卷

陳氏曰臨安書肆陳思者集刻

按以字書入小學門自漢志已然歷代史志從之至陳直齋所著書錄解題則以爲書品書斷之類所論書法之工拙正與射御同科特削之俾列於雜藝不以入經錄夫書雖至於鍾王乃游藝之末者非所以爲學削之誠是也然六經皆本於字字則必有真行草篆之殊矣且均一字也屬乎偏旁音韻者則入于小學屬乎真行草篆者則入于雜藝一書而析爲二門於義亦無所當矣故今並以入小學門仍前史之舊云

蒙求三卷

晁氏曰唐李瀚撰纂經傳善惡事實類者兩兩相比爲韻語取蒙卦童蒙求我之義名其書蓋以教學童云

陳氏曰本無義例信手肆意雜襲成章取其韻語易於訓誦而已

今舉世誦之以為小學發蒙之事
補注蒙求八卷
陳氏曰徐子光撰以李瀚蒙求句為之注本句之外兼及其它人事
左氏蒙求三卷
晁氏曰皇朝王舜俞序不知何人所作過於綱領者
左氏綱領四卷
晁氏曰皇朝文濟道撰排比事實為偶句蒙求之類也
兩漢蒙求十卷
陳氏曰樞密吳興劉班希范撰紹聖中所序
十七史蒙求二卷
陳氏曰題王先生不著名或云王令也
宋朝蒙求二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成都范鎮景仁撰

唐史屬辭五卷　南北史蒙求十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皆効李瀚也
班左誨蒙三卷
陳氏曰程俱致道撰
趙氏家塾蒙求二十五卷　宗室蒙求二卷　幼學須知五卷
程氏曰鋒符孫應符仲潛撰次此書本書坊所為以教小學應符
從而增廣之
童蒙訓一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撰
少儀外傳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雜取經傳嘉言善行切於立身應世者皆小學
切問之事也而大要以謹厚為本
大愚呂氏跋曰少儀外傳一編先兄太史所自次輯者也首命其
名曰帥初次更其名曰辨志而其中則定以是名焉其嘗侍先生蓋
熟聞所以為此編之意蓋以始學之士徒玩乎見聞汩乎思慮輕
自大而卒無據故指其前言往行所當知而易見者登之於冊使
之不待致索而自有得於日用之間其於求易達知而非可卒見
者則皆略而不載苟讀是編而無所厭忽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
之地則先兄之本心庶乎其不泯矣
辨志錄一卷
陳氏曰皆已見上書而無次第當是草創本
小學書四卷
陳氏曰朱熹所集古聖格言至論以教學者皆成童幼志進學之
序也內篇曰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外篇曰嘉言善行
朱子語錄曰脩身之法小學備矣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這箇
是做人底樣子學之小大雖不同而其道則一小學是事如事君

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　游倪曰自幼既失
小學之序願授大學先生曰授大學甚好也須把小學書看只消
旬日工夫
小學字訓
程端蒙撰
朱子曰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卻是一部大爾雅也
弟子職等五書一卷
陳氏曰漳州教授張時舉以管子弟子職篇班氏女誡呂氏鄉約
鄉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合為一篇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

鄱陽馬端臨 著

經籍攷

史 正史

隋經籍志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已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說推尋事跡似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黃帝迄於炎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鄙淺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并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為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為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為郎典校秘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記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并有史官晉時巴西陳壽刪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為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為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頵表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為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

晁氏曰後世述史者其體有三編年者以事繫日月而總之於年蓋本於左丘明紀傳者分記君臣行事之終始蓋本於司馬遷實錄者其名起於蕭梁至唐而盛雜取兩者之法而為之以備史官採擇而已初無制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編年紀傳則各有所長殆未易以優劣論雖然編年所載於一國治亂之事為詳紀傳所載於一人善惡之跡為詳用此言之編年似優又其來最古而人皆以紀傳便於披閱獨行於世號為正史不亦異乎

王氏揮麈錄曰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曆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為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秘書省國史按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執政之所日錄於一時政事最為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為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之類以為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足以為信可也所載事跡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盡廢云

正史

漢志九家四百一十一篇（凡附春秋今釐入史門）

按班孟堅藝文志七略無史類以世本以下諸書附于六藝略春秋之後蓋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後惟秦漢之事編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後來傳代既久史言漸多而述作之

體亦不一隋志史之類已有十三門唐以後之志皆因之然漢志所錄世本以下九書隋志則以太史公書入正史門戰國策楚漢春秋入雜史門而其餘諸書則後學所不盡見無由知其合入何門矣故姑以此九者盡置之正史之前云

隋志六十七部三千八十三卷（通計亡書合八十部四千三十卷）

唐志正史集史共七十五家九十六部五千一百令七卷

宋三朝志二十六部二千一十卷

宋兩朝志六部五百五十六卷

宋四朝志一十三部一千一百六十七卷

宋中興志三十九家四十二部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編年

隋經籍志自史官放絶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等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但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叙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

宋三朝藝文志編年之作蓋春秋傳自東漢後變名滋多至比齊或曰紀或曰春秋或曰畧或曰典或曰志梁有皇帝實錄唐正觀中作高祖實錄自是訖皇朝為之

隋志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唐志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失姓名四家，㴱著以下不著錄十九家三百五十五卷）

唐志實錄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劉知幾以下不著錄四百五十七卷）

按實錄即是倣編年之法惟唐志專立實錄一門隋史以實錄附雜史宋志以實錄附編年今從宋志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二百一十卷（宋敏求武宗以下元入雜史門今附此）

宋中興志七十一家八十七部二千四百九十一卷

起居注

隋經籍志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晉時又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近代以來別有其職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後編而次之其僞國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別出附之於此

宋三朝藝文志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厥後有起居注蓋記動也時政紀蓋記言也又有日曆兼言動而成之淳化以來悉備其書唐錄編年之外又有起居注類前代詔誥今惟唐創業起居注存焉餘悉亡逸國朝起居注時政記日曆秘在有司不列于此

隋志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唐志六家三十八部一千二百七十二卷（失姓名二十六家，開元起居注以下不著錄三家）

唐志詔令十一部三百五卷（失姓名十家，溫彥博以下不著錄十一家二百二十二卷）

按唐志特立詔令一門歷代史皆無之按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後來官制中起居郎起居舍人即左右之任也故以詔令併入起居注門庶從其類云

宋中興志七部四千三百一十二卷本六元以實錄日曆俱入編年今分音註入編年外以日曆附於起居注

史記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右漢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創爲義例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靳蒯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遷書舊裴駰爲之解云班固嘗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愛遷者多以此論爲不然謂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所激而爲此言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

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反不若文景尚黃老時人主恭儉天下饒給此其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也武帝用法刻深群臣一言忤旨輒下吏誅而當刑者得以貨免遷之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遊莫救卒陷腐刑其進姦雄者蓋遷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己於禍故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邪其羞貧賤者蓋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於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故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陳氏曰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撰宋南中郎參軍河東裴駰集注按班固云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斯以勤矣十篇闕有錄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武紀禮樂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顏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今按此十篇者皆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書二列傳皆猥釀不足進而其餘六篇景紀最疏略禮樂書謄荀子禮論河間王樂記傅靳列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褚先生者名少孫裴駰即注三國志松之之子也始徐廣作史記音義駰本之以成集解竊嘗謂著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藝之後有四人焉撰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憑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及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者前未有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李方叔師友談記曰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爲多故其用意遠揚雄班固之論不得實見司馬遷傳 秦始皇本紀皆譏武帝也可以推求 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也

朱子語錄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 太史公三代本紀皆

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帝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固好以劉季爲之則亦未濟事在 曹器遠云黃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長陵此事大事所以書在後先生云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叙有疏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 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然下面工夫又皆空疏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

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行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又如伯夷傳孔子正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可惜子由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説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疏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東萊呂氏曰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其指意

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起義於彼乃若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讀是書者可不參致互觀以究其大指之所歸乎

夾漈鄭氏曰仲尼既沒諸子百家興焉各効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迹無所紀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于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曆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八種書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雖雜而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詞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俗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余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新言所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為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檮杌無善後之人故其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

先公曰太史公整齊世傳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於是述陶唐以來至麟止是史記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書（年數中缺）以七年而成

前漢書一百卷

晁氏曰後漢玄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

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既瘐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唐太宗子承乾令顏師古考衆說為之注范曄譏固飾主闕蓋亦不然其稱多微文顧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譏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鬻筆固雖謟附匪人亦何至是然識者以固書皆因司馬遷王商揚雄歆向舊文潤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間頗冗瑣良由固之才視數子微劣耳固之自叙稱述者豈亦謂有所本歟

陳氏曰漢尚書郎扶風班固孟堅撰唐秘書監京兆顏師古註本傳稱字稿恐當名籀而以字行也因父彪叔皮以司馬氏史記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作後傳數十篇固以所續未詳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二百三十年為

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受詔至建初中乃成按班昭傳云八表幷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今中興書目以爲章帝時非也固坐竇憲死永元初不在章帝時師古以太子承乾之命總先儒注解服虔應劭而下二十餘人刪繁補略裁以己說遂成一家世號杜征南顏監爲班史忠臣

李方叔師友談記曰左氏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止十九萬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黃帝下至漢武三千餘年止七十萬言而班固漢書十二帝間二百三十年乃一百萬言雖稱良史善叙事至於桉牘之文卑陋之事悉皆載之其失春秋之旨遠矣春秋盖三萬言而已

夾漈鄭氏曰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倘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倘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才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却以古今人物強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是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帝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胷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史修書道旁築室掠人之文竊鍾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深淺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武昭至于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己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閫奧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間有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褒貶善惡足爲鑒戒何必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何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況謂爲贊豈有褒詞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

又曰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詳見經籍左氏傳條下）

容齋洪氏曰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後之爲史者莫能及其髣髴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

又曰顏師古注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爲精盡然有失之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字之假借從而釋之既云它皆類此則自是以降不煩申言然有字義不深祕既爲之辭而有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再見者如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四言之此類繁多不可勝數顏自注叙例云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繁翰墨殆與今書相矛盾也

後漢書九十卷志三十卷

晁氏曰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革希元等作註初曄令謝儼撰志未成而曄伏誅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舊本因補註三十卷觀曄與甥姪書叙其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論常以此擬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其自負如此然世多譏曄創爲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

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傳又贊辭佻巧以史之體云

陳氏曰按唐藝文志爲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曄乃刪取衆書爲一家之作其自視甚不薄然頗有略取前人舊文者注中亦著其所從出至於論後有贊尤自以爲傑思殆無一字虛設自今觀之幾於贅矣

又曰志三十卷晉祕書監河內司馬彪紹統撰梁剡令平原劉昭宣卿補注曄本書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書紀傳共九十卷蓋未嘗有志也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云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別爲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但云補亡借闕而不著其爲彪書也館閣書目乃直以百二十卷併稱曄撰益非是今考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爲彪書不疑彪晉宗室高陽王睦之長子多所注述注莊子及九州春秋之類是也

朱子語錄曰劉昭補志於冠幘車服尤詳前史所無

水心葉氏曰前漢雖有太史令司馬遷以爲百年之間遺文古事靡不畢集紬石室金匱自成一家然朝廷之上本無史官可攷班固亦不過綴緝所聞爲書稍其時天下一家風俗稍質流傳不至甚謬要之兩書之不可盡信者亦多矣至後漢始有史官東觀著說前後相承范曄所以能述史於二百年之後由有諸家舊書也然東漢雖有著記而當時風俗之質則不如前漢而所載多溢詞又胡廣蔡邕父子竟不能成書故一代典章終以放失范曄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爲可恨耳其序論欲於班固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繡以就篇帙而自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怪也

三國志六十五卷

晁氏曰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注傳採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王通數稱壽書今細觀之實高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惇及淵於諸書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爲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於謂其銜諸葛孔明髡父而爲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不立儀廙傳之類亦未必然也

陳氏曰壽書初成時人稱其善敘事張華尤善之然乞米作佳傳以私憾毀諸葛亮父子難乎免物議矣王通謂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黜異端然要爲率略松之在元嘉時承詔爲之注鳩集傳記增廣異聞大抵本書固率略而注又繁蕪要當會通裁定以成一家而未有屬然以爲已任者豐祐間南豐呂南公銳意爲之題其齋曰衮斧書垂成而死遂弗傳又紹興間吳興鄭如幾維心嘗爲之鄉里前輩多稱其書而書亦不傳近永康陳亮亦頗有意焉僅成論贊數篇見集中而書實未嘗修也

水心葉氏曰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但少文義緣飾爾要終勝固也近世有謂三國志當更修定者蓋見注所載尚有諸書不知壽盡取而爲書矣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也後生誦讀不詳輕立議論最害事

續後漢書四十卷

廬陵貢士蕭常撰周平園序略曰陳壽身爲蜀人徒以仕屢見黜父又爲諸葛亮所髡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爲帝而指漢爲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祫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略而弗書方且乞米於人欲爲佳傳私意如此史

筆可知矣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爲正魏爲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爲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是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太平御覽之目逮仁宗時脩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幸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本朝歐陽脩論正統而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見於國史近世張栻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爲漢而附魏吳于下方皆是物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爲漢書范曄史爲後漢書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爲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併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別爲音義四卷惜乎壽蹟略於前使常不得追記其賢寔章于後以釋裴松之之遺恨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一